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五二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山樵暇語十卷

〔明〕俞弁撰

首都圖書館藏民國商務印書館影印明朱象玄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樵暇語十卷》提要

山樵暇語序

漁樵對問康節之寓言拾樵收稚荊之作句余少也賤窮居僻處力不勝斧斤背弗克負荷飽食無所用心惟喜覽百家書開卷與聖賢游歷山川覩興廢咀嚼古人之膏腴得以澆沃胷臆即韓子所謂採山茹美者是已弔古感今或有一得之愚隨手筆記以備遺忘積久盈帙不忍棄去釐爲十卷名曰山樵暇語云

山樵暇語卷一

高皇愛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
屛間朝夕諷誦其詩云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苔煙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一日　高皇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六

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楹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不治於是見焉於乎盛哉

六言詩最難得佳者宋洪景盧選萬首唐人絶句六言僅得三十八首我朝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

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堯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眞帝王之言也

潜溪宋學士景濂云詩之格力崇卑隨世變遷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烏得謂之詩哉予後閲詩話總龜始知潜溪此論本宋景文云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云近之作者嫫母蹙西施之顰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呶聱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嘆也余記東坡答明上人求作詩捷法其一云字字

覔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二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元人房白雲瀕詩云後學爲詩務鬬奇詩家奇病最難醫欲知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丘文莊公濬荅友人論詩云吐語操辭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周少隱竹坡詩話云作詩止欲寫所見爲妙不必過爲奇險也此論得之

古人作詩皆由所養而不假雕琢故其氣象非後世所能及如葛覃言告師氏一章在當時不過直言其實事耳然熟玩之便可見其勤儉孝敬之實他詩大率多類此初非有意而作也今人所養旣不如古顧乃勞心焦思於一字一句間愈工而愈難也善學詩者盍亦養之於始乎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其開合呼喚悠揚委曲

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亦當深戒予閱梅純備忘錄云詩最忌用虛字蓋虛字多則涉議論非所以吟詠性情也宋人所以不逮唐者正爲主於議論爾間有矯其習者又多刻削太甚不復有渾然之氣智巧日滋太朴日散雖有作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二公之論不同如此識之以俟太博閱者質焉

都玄敬詩話云李群玉黃陵廟詩名掩掃地

周伯弜三體唐詩不該入選思意正不當以此論取詩之法不以人廢言竊怪其拘拘於前實後虛四虛四實之體惟其拘此體未錄所以七言律中初唐盛唐好者多遺漏殊不知古人作詩偶耳有此豈規行矩步之比哉學詩者當以楊仲弘唐音爲法

何景明荅李獻吉論詩千餘言其畧云崆峒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

軼俗之見自僕獲覩述作今且十餘年來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下焉者已踐近代之作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崆峒其誰也崆峒李夢陽別號

古人善用助語作詩者如王介甫送人下第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近時謝方石有兩漢以來皆智力六經之外幾删脩又云秦晉以來寧有治虞周之上不同風莊定山又云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王彝常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更無書其他尚多不能枚舉詩之正體有如是耶余不敢議亦不敢從

詩中用經書全語而不滯於經書者如楊誠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唐子西曉山仁者靜夜月聖之清又云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柰何東坡有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方秋崖公之樂者

山林也咨亦知夫水月乎如是等句則佳若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則滯矣

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葛常之云欲下筆自讀書始不讀書則其源不長其流不遠欲求波瀾汪洋浩渺之勢不可得矣蕭千巖云書不讀詩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千巖之語猶葛氏之意也嚴滄浪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恐非確論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者其爲詩文疎暢洞達必君子也若澳認詭恠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蓍蔡之不謬如唐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有慈孝最隆也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

果如其言

近世好高者喜學晉魏間詩然極力摸寫終不可及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誠學者之大病如謝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混然天成不假雕琢者也曾何奇怪之有

揚南峯云作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叙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爲好詩其他飯飣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萬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斯造作家之奥

凡人作詩要用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者方妙如徐師川贈張仁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殊不覺用事按南史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詩至於此可謂工矣戴式之有梅花丈人行柳色少年時殆亦此類

賈島詩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溫公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棊子落燈花之句本此

魏野詩冲淡閑逸警句前輩稱之甚多如上陳史君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亦佳句不若唐張說贈蘇頲云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尤警拔

人之於詩嗜好不同如孟東郊之詩唐史言韓退之性倔强任氣傲物少所許可至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東坡讀孟郊詩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蟛蜞竟日嚼空螯二公皆才豪而好惡不同乃如此元遺山有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百年公案

梅聖俞五言律詩對聯中十字作一意如送

張子野詩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不
若李太白如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老杜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任蕃碑已無文
字人尤敬子孫何為百年内不見一人閒
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語意渾
然
沈啓南周詩學陸放翁故造語艱淺亦多佳
句吳文定公云聖俞旣仕而得乎窮名啓
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唐子
畏寅詩早年甚精嚴晚歲平易疎暢盡學
元白吳體而微者許子襄安議云石田詩
畫肩虛誇子畏才名亦浪加若說中吳誰
膾炙高楊千古擅行家子蒼子襄有云放
得放翁語太誇惡詩直把古人加丈夫恥
向隨人後要立文章自一家
詩人善用意而不蹈襲句語者惟西涯李公
見之如東坡詩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
耕桂有餘辛西涯壽滄南屛則曰節似松

芍寒未改味如薑桂老還辛東坡有無官
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西涯則曰萬事有孫
何但足一身無病即為仙杜詩云眼前無
俗物多病也身輕西涯則曰長對此花還
此客縱教多病也身輕東坡一笑那知是
酒紅西涯則曰莫道歡顏是酒紅太白解
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西涯則
曰詩成却笑張公子解道中流兩岸鐘梅
聖俞云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西涯則
曰歸來漫作燈前話却喜妻兒是賞音此
西涯善於用意而不失為好語也
大復何景明云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
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近世作詩者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
實疎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景明詩不
脫元習李獻吉詩間入于宋巨眼必能識
之
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

學之差不及也李西涯謂樂天賦詩用老嫗解遂失之麄俗此語盖出于洪覺範之妄論殆無是理也近世學者往往承襲遂滅裂弗視吳文定公校白集詩云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王文恪公亦有云覔句年來無一長日携白集嗅餘香一篇自可讀幾過諸格今仍得未嘗當日秦吟能伏李後來嵬體漫稱揚平生却恨韓員外只識張家奉禮郎指張文昌也

王文恪公鏊云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頗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有不可強者矣

文與可以畫掩詩米元章以字掩詩二公詩往往多見傳記失于紀録文與可有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坡公常稱賞之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東坡尺牘中語

祝希哲允明曰或以宋可並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余常見希哲有詩死於宋論極有理

李西涯云劉静脩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輕陸鼎儀論劉恒以左袒西涯有讀虞郡庵詩云少陵門下多蹊徑五百年來見幾人之句

陶彭澤詩顔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今人評論古今人詩累數十言其意不足湯惠休評謝靈運詩如初日芙渠纔四字便見靈運諸詩非人力所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後之人不能及也

南峰楊君謙與友小酌云杯柈草草免空去飲酒無多閒話長沈石田謂有放翁思致余愛南峰先生夏夜宿信心庵躡屐長廊

下安心得暫時暖分香水浴凉借好風吹旱地蝦蟆語高棚豆葉垂寧求世人識自有月明知秋夜小酌云月色寶珠瑩酒頽枯木春誠佳句也胡可多得

熊士選卓豐城曲江人也中弘治丙辰進士除平湖知縣後擢監察御史會劉瑾用事黨論驟起士選即懇致仕歸故里鍊詩工文力追古作其送許給事中使交趾云鑾王拜　帝勅草木識人文白髮云已訏入梳紛滿面毎於臨鏡一傷神懷友云高天埜寺煙花豁細雨河橋草樹渾春水和杜子美韻仍效其體云何處水來驟爾强漲號徹夜誰能當開門江檻已不見幾箇輕鷗浮席傍李崆峒夢陽評曰楊鐵崖昔擬老杜作絶句詩輙自咤曰吾為此詩將以教後之學杜者也余誦其言悲焉夫鐵崖豈眞至杜者邪試以士選此作較之則瑜瑕見矣吁天不假之以年未見其所至戚

為惜之

謝文肅公鐸天台黄巖人文章功業天下知之余何言哉往歲借友人桃溪淨稿暑中讀之不覺爽然而凉偶記憶數聯恐久遺忘因筆於此寄陳士賢云江海交情青眼在乾坤憂髩壯心消懐林一中病起云青雲着步今全别白髮論交老更難入鴈山云名應耳熟如曾到路亦心貪不怕艱春懐云也知依様元非畫未信無絃不是琴梅花云垂涎竟墮姦雄口調鼎門空憐鐵石心歲終云不知世外綦千變又是人間歲一終詠松云老松莫漫誇頭角已汚秦封五大夫又述懐云清世且須開笑口好官何必賽多錢九日云興猶未敗催租雨病忽先驚落帽風又云故教黄葉催人老依舊青山不世情又云人向老來難免病地於忙處好偷閒但覺流出凌雲之氣非拙黄對白者之可到也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髙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桑思玄西昌雜言云大抵作詩固難知詩尤難唐詩傳後者幾三百家予少年不試亦曾泛覽之杜甫李白韓愈諸集乃傑然者他如王維儲光羲等輩其於詩道皆如管中窺豹得其一斑而凡三百篇之全體大用多所未喻古今應和謂詩莫善於唐盡無九方皐之目能相其骨格耳人有恒言曰吾不能作詩乃能知詩其妄語也夫

宋人丘璿字道源號迂愚叟著牡丹榮辱志者是也本朝丘文莊公濬字仲深號瓊臺宋王陶謚文恪吾鄉守溪王公鏊亦謚文恪宋李昉謚文正　本朝李西涯東陽亦謚文正姓氏與謚皆同恐記者之誤故集中多以號稱

山樵暇語卷第一

山樵暇語卷第二

浦陽吳清翁嘗結月泉吟社延故鄉遺老方鳳謝翺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清翁乃屬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清翁乃錄其選中者之詩自一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啟及其事之始末爲一帙而板行之其一名羅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壠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噫安得清翁復作余欲入社厠諸公之末亦幸矣

哉
劉夢得詠玄都桃花而被謫鄴侯詠東門柳
楊國忠謂其譏已而得禍劉後村詠落梅
詩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
讒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此閒廢十載後
村有病後訪梅十絶句其一云夢得因桃
却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
柳也被梅花累十年愚謂簡齋因梅詩而
致魁台後村因梅詩而罹廢黜蓋有幸不
幸也
梅花格高韻勝見稱於詩人吟詠多矣自和
靖香影一聯爲古今絶唱近時王履仁守
詩云傍水濃開落影斜依稀遥認雪中花
何如西子春江上淡掃蛾眉自浣紗許錦
詩話謂其詠梅當以神仙比之可以自況
比之婦人則非矣余謂范德機木天禁語
有借喻格如詠婦人者必借花爲喻詠花
者必借婦人爲比錦何陋也吾友曹方湖

弘詠梅詩云清香疎影獨踟躕脉脉黄昏
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
如亦借喻也
朱用明昺吳之隱逸也爲人静退有守喜吟
詠不入城市識者高之詩多佳句其秋日
寓懷云日夕望秋郊人家隔煙莽觸物知
意移窮高覧心廣出岫雲獨孤失群鳥遺
雨殘陽閣樹明落葉涉籬響奇險且勿探
聊爾適幽賞又東浦云暮鳥隨潮落春帆
帶雨飛秋日山居云斷鳥破煙湖水碧殘
陽收雨豆花紅九日渡浙云斷雲隔樹孤
村雨落日船開兩岸風和友人春遊云誰
家絃管鶯兒對何處樓臺燕子雙句語清
絶多類此
李西涯與衆客會讌用各姓依序賦詩云陳
根今歳發新枝喬木陰中偶見之汪藻正
停揮制手趙奢方及罷兵時何於水部元
同調劉以豪名本爲詩崔鷁勝遊皆妙士

李邕多客豈空厄往歲家君與虛齋曹翰
卿先生結詩社亦以座中客姓氏賦云此
約寥寥秪七人湯詳莫濟總儒紳張芝字
妙書通聖沈約詩高句有神文數陸雲歸
簡古才誇俞尚得清新不才愧我非曹植
也向詩壇繼後塵於乎臺閣山林固不同
然其樂則一也
張脩譔泰詩云東風潑地掃煙埃桃李無情
柳乏才留不住春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

來此格本無可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之句
丘大佑春夜詩云香燼銅爐火不增一床寒
被卧春氷不知明月將人夢去落江樓第
幾層余嘗見詠梅詩云翠鳥飛來夢未眞
枝頭殘雪伴香魂分明記得橫斜處忘却
江南第幾村意頗相類不知何人詩也
古人謂絕倡不當和近顏暐和張繼楓橋夜
泊詩云南北游人萬里天黃昏橋畔聽鐘

眠江村近日無漁火幾處笙歌月滿船昔
有人和老杜驛亭天字韻詩後人嘲之云
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
皆笑之
容齋三筆載吳僧茂有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教鎖寺門之句或譏之曰人謂吳獃
信不誣也山亦可能掩乎守溪王公登樓
望諸山爲雲霧所隱有當時何處忽飛來
夜半何人偷負去余曰若使昔人見之又

致疑矣癡人前不可說夢正此之謂也
正德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吾鄉黃訓抗疏諫
武宗出巡東南由是得罪罰跪午門外時
六月十五甚暑同諫者若干人訓身肥大
不勝其熱中暍暴卒于午門外陳正卿經
以詩哭之云名登黃甲拜黃門抗疏何期
遽斷魂三十始成男子志　九重深負
帝王恩迢迢旅櫬來　燕國耿耿碑銘表
故園寡婦孤兒哀哭處空山月慘嘯清猿

石田喜翻古人詩案如看山圖詩云白雲無
雨草無塵滿眼青山一老身我欲題詩報
靈徹如今林下有閑人朱用明昌亦有一
絕云白雲深處訪禪關行過溪橋便見山
今日若教靈徹在始知林下有人閒詩亦
清絕可誦
范石湖秋日詩云細擣橙虀買鱠魚西風吹
上四腮鱸雪鬆酥膩千絲縷除却松江到
處無謝方石云憶着鱸魚便拂衣秋風不

待雁南歸相逢莫怪君先得此味從來識
者稀各有理趣造語俱工
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力劇種田猶
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
受饑范文穆秋日田園雜興詩云垂成稼
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牒訴天公休
掠剩半償私債半輸官又云租船滿載候
開倉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兩鍾輸一斛
尚贏糠覈飽兒郎余讀此詩未嘗不爲之

長太息也
唐解元寅詩多類白樂天善於模寫深得人
情物態悲懽窮達其慨日歌云人生七十
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
時又有陰晴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
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
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
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
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換埋青草草裡

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鄭九成與倪元鎮齊名詩亦清麗其春暮云
春色三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中墻東
兩箇桃花樹恨殺朝來一番風又云世事
總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人多稱誦
唐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山谷有一霎社
公雨數番花信風皆作平聲今九成作去
聲必有所自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
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

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筭詩云庸
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石湖范文穆詩云誰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
時亦夢中若向夢中尋夢覺覺來還入大
槐宮西涯李文正詩云舉世空驚夢一場
功名無地不黄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向
癡人夢轉長二公之詩同一夢也
余友蔣希正伊傳學工詩尤旁通軒岐術其
寓燕都述懷云收拾殘書别故園蕭蕭行

李舊青氈艱難作客愁支日老大逢人耻
問年宮闕舉頭天咫尺鄉關極目路三千
别來兩月猶飄泊無處容棲借一廛感事
云買得時鮮始薦親宋門嘗遍我嘗新也
知不減前年味多少江南未食人噫希正
抱負材術而不遇者如此可勝歎哉
海虞錢工部仁夫字士弘號東湖工於詩博
洽好古詩殊有可喜嘗記其一二湖中賞
月云天道固應常忌滿人心何苦欲求圓

汎湖云笑看孤雲陪野鶴高吟秋水共長
天長至日云君子道從今日長老夫懷向
此時開苕溪夜宿云湖山見面非生客風
月於人有夙緣和寄懷云半生事業囊中
藁百歲光陰鏡裏絲又云許國一心常耿
耿欺人雙鬢任毿毿詩皆清新無一點塵
俗語年八十一而終
海隅桑公瑾詩多警句如云葉稠蠶足倖花
盡蝶休糧好花空自老幽鳥爲誰啼雨來

池驟富花落樹旋貧沈石田謂其景不得
留美物不得匿情信然
許子襲以家藏梅花圖索顧允暉題云隴頭
春信久無憑畫裏題詩思不勝月白西湖
水清淺一枝寒影瘦於僧僧思承和云紛
紛桃李有何憑肯雪孳霜総弗勝若要比
渠清出類直須尋箇作詩僧詩頗自負子
襲一日出畫索家君和即席賦云氣含疏
筭句難憑欲比梅花恐不勝野鶴孤雲志

豪邁眼前誰是貫休僧按唐貫休謁錢鏐
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王喜甚令改十四為四十貫休答曰州亦
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飄
然而去遂入蜀事孟知祥
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
桃花山鳥圖皆國初名公所題而頗謹中
題一絶於鐵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淺堪憐
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貞魂招不起鳥啼

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正德辛未日本國遣使入貢道經姑蘇屬使
留題于皇華亭云鐘送黃昏客泊船咿咿
呀呀櫓聲連一雙霧鳥滄浪外數箇人家
楊柳邉紅日照殘鉤掛月白雲飛盡鏡磨
天我來萬里朝　天子權借郵亭一夜眠
噫諸夏亦知詩書可見我　朝　列聖王
化之及有如此夫
太湖中有大小千山秋官馬愈詩云大千山

小千山兩山突兀湖中間世態炎涼說不
盡义手千人千萬難仲宣不遂依劉願作
賦懷鄉淚如霰蒙正朱門九不開歸家懶
見妻兒面大千山高嶔崟小千山青嶙峋
徒去千人勞爾神不如壁立千萬尋孤標
直上千青雲下視蟻子何足云噫嘻高哉
予素心兩千山莫千人此詩想有所感而
題之也余謂豪邁跌宕不減劉改之
海虞王銘庵鼎字元勳詩多清拔如田園雜

興云庭空竹露響逕夕草蟲喧蒲圻道中
云有山皆似畫無地不宜詩白龍寺云廬
荒半為官租迫鴉巢不禁霜月饑寄僧云
龕燈銷焰風回蹬布被增寒露滴松九日
云百年觴詠幾今日萬里風煙初白頭贈
人云身賤怕逢生客問居貧甘為里兒輕
詩多類此官至參政即致仕云余謝薛子
忠惠銘庵吟槀詩云半年名譽著人間愧
我無緣侍範顏細味篇章真可愛科封簡

悏遠相須官居要路偏清䌷詩比唐人不
隔閡自是先生成物化虞山英氣復全還
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溶化耳
至有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又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二聯皆用俗語屬對也故友唐子畏亦喜
用俗語如忙身脫計投閒地冷眼看人做
熱官贈人云世間惟有好男子口裏能言
公是非西城散步云得一日閒無量福做

千年調笑人癡詠方床云無燈不做瞞心
夢有酒何愁縮脚眠詠懷云殘夢無多有
滋味中年到底沒心情上巳日宴云白日
不消雙鬢雪黃金難鑄百年身皆用俗諺
點化而成亦自有味
元人云錢塘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
折得一枝城裏去始知城外已春深沈石
田嘗稱誦之徐天全雪湖賞梅云梅開催
雪雪催梅梅雪催人擧酒杯折取瓊枝插

船上滿城知是探春回二詩殆一意也
邵康節閒吟云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
非聖書近世人口傳誦一聯云要爲天下
奇男子須讀人間未見書不知何人句
宋詩深去唐遠元詩淺去唐近元人張易仲
疇送許魯齋歸山詩云袞袞諸公入首闈
先生承詔獨南歸道逢時否貧何病老得
身閒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二月
故山薇到家已及蠶生日布穀催耕隴麥

肥予謂不減唐人
張夢晉靈有儁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
詩文多不存槁春盡送人絕句云三月正
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
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余嘗聞都南濠誦
其臨終之詩有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
雪一林松其胷中灑落亦自不凡
江陰卞戶部榮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
敏捷無比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薜詩名

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閽者曰
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其迂如
此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
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艎降湘爲韻卞
諒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艅
艎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
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遂倒
屣迎入傾蓋如故

桑寄生傳迺蕭鳳儀所作予獨愛其中藥名
詩清新俊麗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
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
冷月娟娟其二云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
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
自重陽其三云兔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
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
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
頭學空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其四
云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

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開鎖鬱金裳石蓮未
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
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
余謂陳亞復生亦不過此

菽園雜記載一詩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
愚時國已虛只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
讀兵書陸文量云惜不知何人所作予閱
韋居安石磵詩話載蕭水崖立之詠秦詩
云燔經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國未墟無
奈有人愚不得夜師黃石讀兵書第二句
不若陸公所記有義味

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詩云村酒香甜魚
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
兒子傍扶阿父歸髩短何妨花插帽身強
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
醒日稀向使亨父入吳清翁月泉吟社吾
知羅公福又讓子一頭地矣

山樵暇語卷第二

山樵暇語卷第三

偶周用黄敬夫蔡彦文葉德新爲參軍謀國事三人皆篤才也初吳人爲十七字詩誚之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黄菜葉一夜西風來乾鼈後丁未春蔡葉伏誅于南京風乾其屍於竿一月時黄已死故瓊臺丘公姑蘇懷古云西風黄菜葉乾時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龍或躍萬三無復燕于飛玉虹百尺形空壯金虎千年氣已微何事章縫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禪機結句用姚少師事也

張以寧詠白頭翁云蜀魄啼時吻血流斷雲荒樹不勝愁山禽不管人間事也向春風自白頭徐天全詩云世人頭易白應只爲多愁何事花間鳥無愁也白頭語簡而工白樂天白鷺詩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爲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乃知天全詩本此

守谿王公詠白蓮詩吳中和者甚衆就敵殊罕守谿獨稱賞祝京兆允明一章云賓館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闇凉枝孤寒未必遺真賞開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肖徒聞十丈亦何爲徐摇白羽開新詠想對薇花獨坐時守谿公詩見震澤文集中不復録

曹以寧讕言長語記釣臺詩云嚴陵臺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惜遺作者姓氏余近見丘瓊臺一絶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詹二詩屬意相類故并識之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

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云盧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義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漢高祖歌風臺前後題詠者多矣無不推頌功德獨宋張安道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為蘊藉含蓄有餘味　本朝顧祿謹中松江人亦有詩曰龍阿一揮白蛇死關中人迎赤帝子荊卿歸詠擊筑歌風雲改換秦山河身後貽謀何太促可惜韓彭俱受戮卻思猛士守四方不知諸口品將為王句亦豪放可誦

壺山宋謙父詠蚊詩云羽比趙炎態度輕禦

人口給屢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幾竟殺身此詩諷當世小人奔競不達者然大露無含蓄意　本朝夏文靖原吉詠秋蚊云白露瀼瀼木葉稀癡蚊猶自傍人飛信伊舐鮮趨炎熱未識行藏出處機有規諷警戒之意存焉

方正學先生扇賛云大火流金天地為爐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噫先生忠義之操已見於平日賦詠之間豈徒言之而已哉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僭大月中無地著奸雄莫教强聒終宵在正爾蘧蘧蝶夢中余友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腫微茫閣閣群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

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强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北人聞烏聲爲吉鵲聲爲凶南人聞鵲噪則喜烏聲則詛呪而禳之白樂天荅友人聞烏聲云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元微之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南北之好惡不同如此沈石田一絕云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烏聲中

國初詩僧泐季潭復見心皆有詩集傳世獨栢子庭詩不多見其詠梅花燈籠云五出寒光面面分一枝挑月照黄昏玲瓏滿地横斜影吹滅東風不見痕語意脫灑又題布袋和尚像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聚來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

吳中落花詩自沈石田起一詠三十律一時詩人倡和皆郁然至有和韻者未免東坡搗辛之誚王文恪公詠落花絕句云魚鱗滿地雪斑斑蝶怨蜂愁鶴慘顏只有道人心似水花開花落總如閒觀此詩一洗山林陳腐之陋奚以多爲

白賺方言也可對赤憎杜詩云赤憎輕薄遮人懷赤憎亦方言也沈石田贈僧立雪庭詩云熱鬧場中不着脚却於冷地作根基何如一掃都乾淨留與人間白賺誰亦自脫灑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臺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

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南州徐用理庸嘗題楊妃舞翠盤詩云曲按霓裳舞翠盤滿身香汗怯春寒淩波步小襪三寸傾國貌多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心目莫怪三郎倚醉看用理之詩大抵似香奩體不脫裙裾臙脂語近見元人題明皇觀楊妃吹笛圖一詩云笛弄霓裳月正秋三郎側耳復凝眸當時聽諫如聽曲車駕應無幸蜀憂頗得風人之旨

陳太史嗣初題月下裁衣圖詩云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得言外之意非尋常作者可及

古杭西湖之勝騷人墨客遊觀無虛日金陵徐子仁霖長於詩晚歲如杭幽探深抵寓三月足趾所及悉紀以詩名曰古杭清遊稿多警句予嘗記其湖州阻雨云風雨家山夢江湖盜賊憂初過湖上云波吞落照鷗知晚堤結濃陰柳待春拜岳鄂王墓云愁雲千樹黑戰血滿袍紅登放鶴亭云生有梅花句死無封禪書書所見云路生每問同游伴物異偏驚乍到人又云景物撩人歸未得十年詩債欠西湖永樂中清江俞清之題西湖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煙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煙猶鎖亂啼烏二詩葉文莊公每稱誦之予聞人誦西湖詠曰十里平湖水接天芙蓉楊柳亂秋煙不知湖上峯多少一箇峯頭住一年不知何人詩也亦有新意

詩有關風教者如楊孟載陌上桑云青青陌上桑葉葉帶春雨已有催絲人咄咄桑下語沉石田詠蠶云衣被深功藏蠶動碧筐

火煖起眠時頤言努力加飡葉二月吳民
要賣絲書之以備觀風者采焉
群照王尚文詠棉花云采采西風雪滿籃禦
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
民也自慙馬秋官拆之詠蠶豆云蠶忙時
節豆離離爛煑堪充老肚皮可笑牡丹如
斗大幾曾生子濟人饑二詩可並傳也
范文正公高太史皆有卓筆峰詩范云笠澤
硯池小穹空架石戕仰憑天作紙寫出太
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
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公之詩其氣象大
小不同如此
沈石田周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
題一絶於竹云買書賣畫出春城看破青
衫白髮生四海固無知我者空教啼殺樹
頭鶯又過武昌登黃鶴樓適有數客飲其
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
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依舊水東

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秋借
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
書于壁而去客見其詩驚謂衆曰此必仙
也何不凡如此尋物色之迺知爲石田云
高太史啓題徽宗畫眉百合圖云百合花殘
六合塵汴宮啼鳥怨無人不知風雪龍沙
地還有圖中此樣春詩意頗寓刺李雪菴
題顯宗墨竹云春滿承華曆思舒墨君別
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臯陶大
禹謨雪菴詩似爲得體
何籌齋昭君詩云春到穹廬雪未融日高氊
帳暖如烘當時不遇毛延壽應恨孤眠老
漢宮其意祖王荆公漢恩自淺胡自深人
生樂在相知心之句皆不得詩之正者也
吾鄉高太史詩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
没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
夢裏賢瓊臺丘文莊詩亦祖高意云使回
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寫商

巖叟其意兼有引君求賢之意深得詩家
風旨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
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如陸龜
蒙云一艇輕樺肖晚濤接䍦抛下漉春醪
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擘蟹螯鄭谷
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
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下
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

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不受
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
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
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
艱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
晚風吹浪濕鬅鬙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
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
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
湖濱雨笠風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

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
不同寫景詠物而各極其妙

今人往往以古今詩句編入詞曲者甚多不
服枚舉如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
明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杜荀鶴詩
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胸
中礨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尤延之
詩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
劉攽之詩也繁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王荊公詩也雨打梨花深閉門古
樂府也

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
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
入金瘡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慘然

李思式嘗為府掾後流落京師與陳內翰緝
熙為友一日內翰南還諸公餞行雲集獨
思式不得預因獻詩曰冠蓋紛紛出潞河
祖筵無分聽驪歌雖云案牘司三載曾向

文場戰五科版築豈無商傳說雲臺亦有
漢蕭何司戍門下同鄉客出處雖同感慨
多諸公得詩遂延入座
盱江李覯詠野人云村落蒼茫半草茅路無
車轍水無橋婚姻取足唯春繭盜賂歸來
待晚樵一様寛衣疑效古幾人華髮未經
猺招逢不會寒温話借問官家合是堯鋪
陳太平氣象藹然言外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

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
草蟲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絡緯啼李白
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蓋二人未嘗讀
李詩故也已上陸語余讀老杜竹詩云雨
洗娟娟静風吹細細香太白雪詩云瑤臺
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以世眼論
之竹雪何嘗有香二公必有所據學者不
可不知
永樂間柳莊袁珙以相人之術顯於時姚少

師廣孝贈柳莊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
形不若相心優凌煙閣上丹青裏未必人
人畫虎頭詩意祖荀卿相形不如論心之
語
成化丙戌芒種前海虞吳文恪公訥率家僮
力耕自覩饑民艱苦因成一律以惻斯民
之辛苦也澤國三年被水荒望中民物甚
堪傷草房破漏難禁雨菜色萎黃久絕粮
旋取青荄煨土竈共分水荇塞饑腸纊衣

使者當垂惻早體　皇心爲發倉正德
庚午歳又大歉錢工部仁夫九日書事云
四尺稻苗三尺水兩年逋負一年徵又口
占一絶云高鄉不住住低鄉何事先人欠
主張今日東湖船也賣賣來陪納水災粮
東湖仁夫別號縣尹偶見是詩遂爲蠲免
吳聿觀林詩話記無名氏題江上客店粉壁
云一江春水碧揉藍船趂歸潮未上帆渡
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梅磵詩

話載盧申之道中云粉黃蛺蝶逺踈籬山
崦人家掛酒旗細雨嫩寒衫袖薄客中知
是菊花時予見唐人杜儼客中云書劍催
人不暫閒洛陽羈旅復秦關客顏歲歲愁
邉改鄉國時時夢裏還三詩善寫羈旅牢
落之狀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徽宗時有附之者
而得美官頗自矜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
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
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随也上天則其人
可知矣然靈素有一詩可取云蘇黃不作
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
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噫靈素乃左道異端
之流乃肯爲是言亦可貴也

吴文定公詩多渾厚平夷無斧鑿痕題沈石
田過吴江畫圖云吴松江腹太湖頭帷霓
連蹺卧碧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
下滄洲讀之令人胷次灑然真佳句也

古漁王授字子予江陰人也予未之識見其
送常熟李瑞卿詩云柳暗花明春雨天鵓
鳩聲裏一歸船重遊已是十年後爲問人
生幾十年顧况一别二十年人堪幾回别
雖本諸此亦自有味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
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
五靈脂即其糞也瓊臺丘公有禽言詩云
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干山頭東
羽乾真信鳳皇不如我得過且過東海張
汝弼亦有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爾爲未知是福還是禍二公
之作雖禽言亦緜蠻篇之遺意歟

山樵暇語卷第三

山樵暇語卷第四

元何貞立長沙人歐陽原功之壻少有俊才既舉進士原功欲拔入翰林於虞揭諸公極稱道之及相見適僧景初持墨菊卷詣翰林求題諸公遂請貞立賦之貞立出倉猝且恇怯勉强賦云陶令歸來不受官黃花采采晚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向東籬子細看所作殊負所聞諸公意頗不愜虞公詩云過了黃河無此種江南秋老萬

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莫作尋常草木看江南舊有僧葛公多畫墨菊　歐公詩云苡蒴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僧舊衣黑謂之緇流元文宗寵春訢笑隱始賜着黃貞立以詩故竟不得入翰林歐公亦不復言虞邵庵嘗語門人曰人之出處固自有定若貞立者講學之功恐亦有未至焉近見卞華伯亦爲僧題云聞說緇衣獨好賢墨花香裏對談玄玄霜雖改黃金色老氣

横秋尚凛然雖不用故事亦警拔

述異記云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大悉爲斑杜牧之斑竹箪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卧淚痕近時偶武孟太倉人嘗有題黃陵廟詩云楚些難招帝子魂黃陵遺廟至今存要知痛哭蒼梧恨都在斑斑淚竹痕　國初楊廉夫亦有詩云八音遏密放勛殂二女當年有淚無斑盡瀟湘江上竹愛親端的不如夫余謂廉夫往往

立意求異於人而多失於刻薄如清風嶺詩是也武孟詞意殊有忠厚之風

歲寒堂詩話云古今大手筆諸公得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中六朝徐庾唐李義山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謂邪思者也

金華王忠文褘論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

韓子爲合理若李翺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荆公朱徽公爲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元百年之間當至元大德時有柳城姚文公樞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有廬陵歐陽文公玄之文殿其終兩文之謚吾無間然矣

王忠文禕云世代迭更朋黨之名何自而起歟豈天人實爲之抑其人自致之耳漢之朋黨其人以德勝唐之朋黨其人以才勝以德勝者群而不黨之君子也以才勝者同而不和之小人也及宋之朋黨則又君子小人迭爲勝負矣嗚呼朋黨之名起國家未有不至於危亡者也

少保李文達賢嘗謂近世仕途中能尚理學者纔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著讀書二録皆身心體用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人所能及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

可謂知所務矣王文恪公震澤長語論本朝道學者始于吳與弼繼以陳公甫而薛文清不之及何耶

陸文量云山陰夜興一事見稱於人尚矣或筆之書或繪之圖或形之詠歌雖以杜少陵之博雅其於卜居篇終亦致意焉蓋二子人品不凡而事復奇異故没世之後仰其風流標致而樂道之如此愚竊有議焉夫朋友之交也義與信而已矣故君子於其往來過從之際必視義之可否而誠心以行之未嘗率意任情以爲高也如子猷之於安道義不當往耶不往可也義當往耶則造其門而不入其室豈人情乎今而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是則朋友之交非出於此心之誠特所以適吾興耳推此類也君臣父子何莫而非適興之具哉是其猖狂自恣凌躐大閑其流之弊必將以弁髦芻狗視人倫而不知怪矣何足以爲訓

哉噫晉之士大夫其風致如此當時之人歆慕而傳記之如此則晉之爲晉可知已予故書此以補前人之未發且以爲士大夫曠達之規倘有以殺風景讓我者則所不辭也余受陸公之議論得古人未道不知蕭陳已先得矣韋居安梅磵詩話載蕭山則一詩云訪戴何如莫訪休清談生忌晉風流渡江一楫無人畫多重王家剡雪舟元人陳子上亦有一絶云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

秦少游侍兒朝華年十九少游欲脩眞遣朝華歸父母家使之他適既别三十餘日父復來云此女不願改節少游憐而復歸之明年倅錢唐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臨别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别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未幾竄南荒近時唐子畏以詩嘲之

云淮海脩眞遣麗華他言道是我言差金丹不了紅顔别地下相逢兩面沙又題陶穀遺像云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聊以識泥鴻當初我做陶丞旨何用樽前面發紅語意新奇譬如食宣州雪梨爽口可愛

麓堂詩話近世作者莫及但其間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力如何到得又云西涯最有功於聯句又云西涯所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班二韻西涯詩且載詩話中吳公詩竟不録及文定未第時有贈西涯大篇時復見文章之句此詩全篇載之噫西涯公天下士也何必著此語雖非自矜恐不免他議

古人服善往往推尊於朋友如杜子美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至高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岑參云謝朓每篇

堪諷詠如太白過黃鶴樓則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又云令人却憶謝玄暉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宋韓維詩云自愧效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古人如此遜讓令人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至有李白無多讓陶潛亦浪傳之句是何等語或有駁云老杜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又云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亦高自稱許予曰在杜則可餘則不可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緜促於是乎係亦豈偶然哉

菽園雜記云華亭民有母改適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不得聞於邑宰某判云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塋

難見前夫之面宜令後子收瘞近見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而刲股療繼父之疾有司以孝聞吾鄉劉公纓適掌京堂判云棄本姓而冐他姓義已不明毁父體以活父讐孝將安在時皆服其明識

吾鄉趙處士同魯豪邁能文辭性剛直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弘治辛丑吳中大饑同魯上書於巡撫三原王公恕其畧云宋元間蘇郡歲入苗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之數以土地言之昔之土地也今有司欲倍常數而逼徵民如之何矧今天時人事不利黔庶積雨累月民幾為魚鱉矣財盡於私賦加於官莫此為甚王公讀之甚加稱賞其年歲粮大減公欲薦之于　朝同魯力辭不允

劉貢父詩話云詩以意為主詞次之或意深而義高詞語平易自是奇作

陸放翁宿北巖院詩云車馬紛紛送入朝北

巖燈火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
程宿灞橋岑參送鄭義詩云初程莫早發
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此趙與虤詩話
指爲參寮詩不考之過也

西施姓施其所居在西故曰西施寰宇記有
東施家西施家故云東家醜婦效顰西家
美婦有自來矣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
去應記儂家舊住西刋本住字改易姓字
傳寫誤謬不可不知也

古人好詩多遭俗人改易楊誠齋傷春詩云
年年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福改
易眼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
月明年何處看明月改作明日殊失詩人
旨趣

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詩有空齋不語坐
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遥見夕陽春淮南子
云日經於虞淵是謂高春注云虞淵地名
高春時加戌民碓春時也黄潤玉萬象録

云日出于淵隅曰高春又云日入處皆非
乃巳時也二說不同余讀梁元帝詩暮春
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凉云高春斜日
下佳氣滿欄盈豈皆誤也當以日入處爲
入

震澤長語云月宮有影以閻浮提樹高大影
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雞王棲其
上彼鳴則天下雞皆鳴世謂日中烏是也
王文恪公必有所據余讀爾雅邢昺疏云

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
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二說未
知孰是

蒼茫字古人用皆平聲白樂天詩野道何茫
蒼並音上聲東坡詩六日蒼茫瞰奔流又
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
茫背殘臘江路逶迤逢舊春自注蒼茫仄
聲

杜詩云江蓮摇白羽天棘蔓青絲王菉猗春

晲詩云絲絲天棘出莓墻天棘天門冬也
如蘹香而蔓生洪覺範以爲柳誤矣

王楙野客叢書云樂天有兩小蠻如楊柳小
蠻腰入公侍姬也如曰還携小蠻去試覓老
劉看此酒榼名耳其說誤矣小蠻即侍姬
也因諱之乃曰酒榼老劉即禹錫也如元
微之鶯鶯曰雙文賈耘老之妾東坡名曰
雙荷葉錢伯瞻侍兒名倩奴山谷詩集中
皆曰青人亦諱之也

離騷云落英或謂菊老而不落何爲落英一
云落大也一云落始也謂始開之英姚寬
西溪叢語引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
菊落芳英沈約云英華也言食秋菊之華
余讀韋蘇州詩云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
家乃知姚寬之說爲當

容齋三筆載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剎
喜其旦暮見山作絶句云四面峯巒翠入
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落先敎鎖寺門亦二句惟茂蹈襲張籍容
齋失於不辯張籍虎丘詩云望月登樓海
氣昏劍池無底鎖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
日暮先敎鎖寺門今誤刻高季迪槎軒集
中是皆不攷之過

宋人詩話中載子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
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乃云譏太白
蹈襲諸人之詩故云然也引據陰鏗等詩
與太白偶相似者爲證噫老杜曷肎爲是

言以相詆毀恐後人信之烏得不辯

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
波佛書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韓渥
詩窓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非
也

古人以黄紙抄書誤則用雌黄塗抹今以白
紙宜用粉塗此說甚謬刮洗則傷紙糊貼
又易脫粉塗三五次不能漫滅惟雌黄一
塗則滅況悠久不脫古人謂鈆黄蓋用之

有素矣

俗諺云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曰逢庚雙變遇甲雙晴蓋逢庚於雙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又云重陽無雨立冬晴立冬無雨一冬晴今人訛傳重陽無雨一冬晴者誤也

論語點法近世多誤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合於之字上點句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可知之杞點法爲是如吾不復夢見周公程子註曰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合於者字下點詞理明白洞達或以心字下點恐乖本義

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俊主嬖之拜爲貴妃號花蘂夫人後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天厨禁臠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任山令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多有此格迺知子儋失於不審

擊節二字謂擊几爲節若擊缶爲節之謂也世人不曉此義往往以彈指爲擊節何其謬歟

林逋詩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歐陽公稱賞之鉤輈鷓鴣聲也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輈猿叫歇李群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經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然則林逋用事亦誤矣余荅周國程惠蟹詩云誰封公子內黃侯百里殷勤屢見投左手持

鰲右持酒懷君縮地術無由詞甚鄙淺但
内黄侯三字甚新出羅大經鶴林玉露

唐

龍江錦夢餘録云梅聖俞碧雲騢録論范
文正文潞公二事龍江云二公盛德可以
師表百世雖販夫牧豎皆能道之而聖俞
又素號謹厚與六一公為友乃所見若此
豈其知果販夫牧豎之不若哉縱與二公
或有私隙亦不宜為是畔道之言以自取
罪於名教也予嘗攷前書乃臨漢魏道輔

所著嫁惡名於聖俞龍江深責梅公吾安
得不為之辨葉文莊水東日記云碧雲騢
西廂記別是一等書然則文莊公亦未見
其書也今傳於世弁亦得而藏之

山樵暇語卷第四

山樵暇語卷第五

古今人用事有信筆快意而誤用之者雖大
手筆亦所不免徐武功感懷詩云閒心自
覺功名淡却笑留侯勝鄭侯留鄭二音皆
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
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肝切按班固十八侯
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
於鄭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
麟閣上識鄭公皆押平聲武功押去聲誤

矣又送張御史永翰之南京詩云講堂曾
見三鱣集雲路初看一鶚飛用楊震故事
按顏之推曰楊震傳雀啣三鱣當作鱓音善
按郭璞云鱣鱣音大鯉也似鱓而短口在頷
下無鱗肉黄大者二三丈與鯉全異今江
東呼黄魚是也若如是之大鸛雀豈能啣
其三頭乎武功亦偶失考

更衣出漢書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顔師古注
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

變也今人醫書以如厠爲更衣謬也
徐秋雲宫詞有紅錦只只音扨孫團晚風之句
元枚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冠衣
制飭如一謂之只孫如玩齋貢公趙汸家
傳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陸文量菽園雜
記云只孫直駕校尉者團花紅緑衣戴飭
金漆帽名曰只孫二說未知孰是恐我
大明制度與元不同而所見亦有何耶
房白雲皞字希白與元遺山爲友其別西湖

詩云聞說西湖可樂饑十年勞我夢中思
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麓堂
詩集引後二句爲白樂天詩誤矣
張來儀徐幼文皆工於詩與高楊相倡和時
稱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南濠詩詩謂四
人皆吳産按姑蘇志張本潯陽人元季徙
家湖州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再徙于
吳徐本蜀之劍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居蘇
之望齊門則二公非吳産明矣

灞橋雪自是鄭綮事今人恒以爲孟浩然誤
也或問綮詩思答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
子上浩然惟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遞
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
山川落鴈迷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空佇
立不見有人煙此詩於灞橋事無干涉
臥雪有二安袁安字文相胡定字元安時雪
滿深戸外縣令排雪往問定定已絶穀妻
子皆臥二安俱臥雪皆縣令就舍撫問子

和子襲雪詩安字韻數往復最後用對妻
僵臥有元安之句子襲謂余杜撰殊不知
胡元安事出王楙野客叢書
余一日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塢別業子
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青藜拄杖尋詩處
多在平橋緑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
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
聲未安子畏曰汝何處余答以老杜云黃
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子畏躍

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與世之強辨飾非者殆遲庭矣

老學庵筆記云故諸侯薨必遷於路寢路寢猶言正廳也謂不死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謂死於堂奧爲終於正寢非是

能改齋漫錄云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於沙丘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唐子畏四庫碎金云皇帝崩後未有謚號故曰大行行者德行之行讀作去聲二說未知孰是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悲多恨漫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此羅隱詩也今載甲乙集中吳虎臣漫錄謂權常侍詩誤矣

麓堂詩話載天台王古直述懷云窮將入骨

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之句予少時記宋人詩云纔到中年百念輕獨於風月未忘情貧將入骨詩方好事不縈心夢亦清萬卷難圖金馬貴一生長與白鷗盟幸然不作諸侯客猶恐江湖識姓名古直一聯僅易三字是暗合者耶抑竊用之耶古直全篇惜未之見

沈石田臨終時神氣清爽索筆賦詩云萬事從今一旦休又承仙命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閑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放開身子安然卧不管乾坤幾百秋余觀是作石翁眞達生委命之士其詩話載眞州儒醫殷叔用製壽木詩云天地逍遥有此州人間不着返瀛洲清風明月吾三友野草閑花土一丘夢短夢長俱是夢憂生憂死亦空憂身前打算併身後萬事悠悠萬古愁右詩題蓬島歸舟石田詩人豈蹈襲者想愛是詩合爲

已有亦未可知也

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晏原叔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祖杜意

吳虎臣能改齋漫録云樂天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祖李太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噫如是而言虎臣過於刻矣

東海張武部汝弼云中國古無摺扇王秋澗惲玉堂雜記載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

扇當時皆笑之我 朝永樂初始有摺扇但僕隷下人所持以使事人耳及倭國充貢 太宗徧賜羣臣内府又倣其制以供賜與天下遂遍行之而團扇古製廢矣江南婦人僅存其一二余按容齋續筆載朱新仲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摇摇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摺扇宋時已有其來尚矣汝弼在當時最

號博洽不知何以云然想未見續筆故也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王封齒日忠如蜀相砍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氣節風霜天地知只恐史官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史云翰林王磐作盛如梓庶齋叢談又云太常徐威卿近閱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徐世隆作即威卿無疑也

文山廟題詠多矣近丘文莊公詩云舉世紛紛拜犬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

天應怒特命眞人出鳳陽眞人謂我 朝高廟也殊有新意

劉後村詠史云紀録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宋史信國公與陳宜中同傳不預忠義之列吳文定公有謁文信公祠詩云當時正氣亘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柴市宜爲南向像崖山應有北歸魂已酬鄉里睎賢志能報朝廷養士恩一讀六歌人便哭天

敎遺墨燬無存海虞錢氏藏文信公六歌
眞蹟近燬于火文定末句及之文信公忠
義表表在天地間而史書不預何耶余誦
劉詩重增慨喟
成化辛丑中貴人索取奇玩騷擾東南挾王
瘸子爲羽翼東吳珍玩寳玉爲之一空吾
鄉沈某所藏米元章墨蹟亦爲取去未幾
王瘸子坐誅傳首江浙都憲徐公源題其
臨卷云赫赫威聲振地雷江南珍貝滿車

回來家詩畫眞無價直與王瘸賭首來用
以紀時事之實而益見天道之好旋云
泰山有捨身崖歲有男婦往焉以身投於崖
下謂之捨身太傳王世昌越有詩云捨身
崖下深難測每恠輕生世上人我亦有身
偏自重捨時除是爲　君親叅政陸文量
容題劉阮廟云神仙蹤跡本無稽劉阮奇
談總是迷此事於民竟何補也留祠屋占
山溪二詩有關世敎不爲徒作併筆於此

秦檜姦雄賣國百世之下三尺童子聞其名
氏亦知唾罵以是知天理人心未嘗泯滅
當時本欲掩飾罪惡三世史官皆令子弟
爲之上虞謝文肅公鐸詩云欲蓋彌彰理
則然是非公案可欺天史官任爾能三世
遺臭依然到萬年昔人江海自蔡州回令
軍士於秦檜塚上便溺以快意人故謂之
遺臭塚云丘文莊公濬題武穆墳詩詞極
警拔其詩曰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

樹枝皆南向草木猶知表盡臣君王乃爾
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
人忠勳翻見遭殺戮胡兒未必能亡秦嗚
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
夜報四太子臣構拜詔從此始嗚呼二公
之詩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者歟
吾鄉武功伯徐天全翁嘗赴友人讌醉狎歌
妓戲成絕句云潞公長醉成都宴范老猶

懷慶朔堂千古風流成一慨只今莫笑老夫狂能改齋漫錄載文潞公於慶曆間以樞密直學士出知成都時年未四十蜀中風俗喜行樂潞公多妓席會客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蜀上遣廉之何將至境上潞公為之動容彼有張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予友也無足念因迎於漢上因集會有營妓善舞何喜之問其姓曰楊何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題詩其上云蜀國佳人號細腰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太過潞公大作樂以燕何復使楊枝雜府妓中歌少愚詩以送觴何每為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遂息文正范公守鄱陽郡有慶朔堂籍中有小妓名小鬟公屬意既去郡以詩寄魏介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

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詩義鬻以娛公文范名公將相事業不復可議至於眷狎伶侍幾於曠達天全解嘲當矣

楊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有人生只合楊州死之句以為天下勝境莫有過於此者今廣陵視淮陰反若不及地之盛衰無常由於天數昔之繁華今之寂寞今之寂寞安知他日不至於繁華乎有識者寧不為一慨也瓊臺立公夜泊淮安西湖嘴有感詩曰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楊州千載繁華事移在西湖嘴上頭

名山大川登臨形勝多在乎西然東北未必乏勝覽之地恐不多暇耳吾鄉金秋野鋐一日侍徐天全游靈巖山天全即席出沽鱸圖三韻令賦詩金口占云船到橫塘酒再沽行廚烹出四腮鱸好山都在西南上一路推篷看畫圖天全翁大加稱賞

稱常舉金城記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

桃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耳洪盤州海棠
詩云雨濯吳粧臙風催蜀錦裁自嫌生較
晩不得聘寒梅此詩正祖黎語石田沈翁
有一絶云粉合臙脂作曉粧冨於顏色吝
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梅花各斷腸
其詞意頗與前人暗合
正德庚午逆瑾用事少師木齋謝公遷致政
歸時年六十有二嘉靖丁亥
今上復召用徵書接踵時年已七十九矣

今上以為顧命大臣優渥殊甚公辭弗克
赴　京之日携壽木以備不虞予記范蜀
公鎮於家辭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
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年數偶與謝
合故附記之
宮保刑書林見素俊閩人自幼好作古文戊
戌同考編脩莆田李學士仁傑好時文見
素在場屋始傚之文成見其體卑弱嘆曰
得失有命何必苦拘座主之意也乃就題

改作如燈窓下文字呈之自謂雖不中亦
無愧矣分卷在西涯李公處公識此文遂
擢高第不負所學且有幸也如此
劉敎正思齋雜記云　長陵重沈度弟粲翰
墨以其豐腴温潤畫重永嘉郭文通喜其
布置茂密錢塘蔣暉字學歐陽率更屢不
稱　旨於夏珪馬遠小幅則斥謂殘山剩
水有宋偏安之物　憲廟尤愛沈字其法
祖一端也上皆劉語嘗見蔣萬竹山房帖

字甚肥俗劉公言學率更清勁之體豈别
有所見也古今評書畫固自不同如山谷
道人和蘇頴濱觀韓幹馬詩云曹霸弟子
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
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
肥貴瘦人未知東坡與孫莘老求墨妙亭
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
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
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　長陵

品鑒書畫眞　帝王英偉之論彼墨戲畫
評高下爲說者胷懷之見矣劉公昌思之

金山寺題詠最多佳句絶少惟張祐一詩播
頌今古葉文莊公云　國朝惟甫里趙宗
文一詩可誦已載水東日記近瓊臺丘公
詩云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
斷淮山水蕩回潮聲雜鍾磬波影動樓臺
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西涯李公詩云
長向名山憶所逢偶來南國問仙蹤潮聲

夜潮江心寺雲氣朝浮海上峯玄圃樓臺
通日月石壇風雨護蛟龍詩成却笑張公
子鮮道中流兩岸鐘二公詩皆悠遠無夸
大意視孫魴之自負又何如哉

郡閣雅談載廖凝字熙績十歲時有詠棋詩
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曰
必垂名於後世先大父醉菊翁與客奕棋
家君侍立命賦詩即口占云兩行分黑白
二叟賭輸贏落子爭先着松間睡鶴驚

坐客見詩賞嘆不已呼爲小友家君時年
方十一歲也

宋張平叔自謂遇眞人授以金丹藥物火候
之訣可以還嬰返少變化飛昇著悟眞篇
五卷其閒所載律詩十六首絶句六十四
首西江月十二首又歌頌樂府及雜言各
數首其意將使後人讀之庶幾盡還本明
性之道而見本以悟末捨妄以從眞噫世
豈有是理哉今瓊臺丘公乃用其詞反其

意作詩以闢之云眞鉛眞汞結眞丹簡易
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眞應未悟悟眞寧用
許多言又云天然義理本來眞自古原無
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
人誦是詩決無此理明矣

昔人云凡花五出惟雪花六出太陰之數子
考其說冬至後陰極陽生觀梅桃李杏皆
五出也夏至後陽極陰生觀威靈仙鹿葱
射干淨瓶蕉梔子皆六出也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
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
蕉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
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
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
陸安甫叢殘録云郭都督鉞近在廣西親
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噫讀天下書
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山樵暇語卷第五

山樵暇語卷第六

祝希哲允明[illegible]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
虎丘浮屠躋至絶頂但見八荒洞然萬慮
屏息飲酒樂甚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
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下煙霞掌握
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
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幾付與
東風夢晉云慮遠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
詩三百首句句答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峯
杪春横一鏡中携壺藨荷鍤不減晉人風
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
太虛如神物掀舞行將擲地重爲蒼鷹所
舉竟不知其所止也遂名爲飛詩會衆客
請紀其事希哲援筆而就不加點竄其詞
云丁未之春甲辰之望集江表之五子繼
山陰之群賢於時山水在望鶯花媚人度
匏樽于輕舟豪興未已飛蠟屐於疊巘觀高
懷轉增送目蒼煙飛詩碧落鏗鏘金石琳

琅天樂之音歷落珠璣宛轉春葩之彩楮
生將命走秋蛇於毫端風伯知心托霜鷹
於掌上迴翔多態俯仰可觀俄而一蜚冲
天遂爾悠然而逝地非塵世不殊金母之
青鸞人是謫仙竊比玉堂之黃鶴爰列字
氏歸之緗緗推予鄙言用爲游券梁幸附
驥不恥續貂因爲引之如右

吾鄉蔡九逵羽抱經濟才惜乎不第王文恪
公素推重之近試禮部得貢元予嘗愛其

惠山茶會序曰渡江而潤金焦甘露勝由
潤入句容三茅山勝由句容至毗陵白氏
園勝由毗陵至無錫惠麓勝余之之金陵
必經是傍程迫事脇或不得一造造或不
得遍觀觀或不得與朋友共而私獨踟躕
焉因是怏怏嘗與衡山文徵明中山湯子
重太原王履約王履吉謀行而諸君各有
典守又不敢舍己業以越人境正德丙子
之秋長洲博士古閩鄭先生掌教武進居下脫

可以贈之其秀得予畫輒以與人故書坡
語以戒之噫徵明之自貴重其筆跡如此
余家君與徵明素交善往歲作風雨圖一
幀并繫絕句以寄意云碧樹足秋雨懷君
不得俱雨窗想無客校得幾編書屈指又
廿載餘矣吾之後人宜永寶之

沈元周答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栝祈
而不知尚慙寡學見皇甫謐玄晏春秋曰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

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號撐犁猶漢人
稱天子也

世史正綱云元世祖賜楊漢英名以賽因不
花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嗚呼君
之賜臣將以爲榮也稱之曰楊好牛榮邪
辱邪

陳季常自號龍丘先生喜畜聲妓其妻柳氏
絕兇妬東坡詩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
落手心茫然者是也黃山谷與季常簡云

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旣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下解事邪觀二帖可見古人友道之篤如此

李廷暉繼室陸氏多賢能歸廷暉時前室子甫四歲撫愛甚篤人莫辨其爲前室子陸氏沒其子哭之甚哀亦不類世之喪後母者其子名鎡旣長讀書力學是皆賢母之助也楊南峯作陸氏墓誌銘曰伯奇遂王祥辱繼母而慈古不足賢哉今人李家福予也哀啼夫也哭扶柩于歸此山麓畧其衆能銘其獨

東坡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楊誠齋自贊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國初王忠文禕自贊小像云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視自贊詩中龍文中虎者有間矣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某侯家卽席爲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顧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使大加稱賞前句出李延年歌後句出詩君子偕老篇由是其名愈著

徐節孝云凡人爲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爲佳耳爲文正如爲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廣孝與大學士胡公廣始國初雖誠意伯劉公亦未嘗得也姚謚恭靖又封榮國公胡謚文穆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欣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

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煖留春靄石鉢雲寒卧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

自古文人雖處艱危縲絏之中未嘗廢吟詠如劉長卿在獄中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又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東坡在獄寄子由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

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眞吾子身授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見而憐之遂得釋近陳大和獄中云縲絏深居閉虎牢致身無奈雜羶臊三關不度人消息四壁惟聞鬼叫號月入破窗燈焰短風回孤枕柝聲高故園親舊如相問日望墻頭過濁醪時獄吏以詩聞太守憐其才而宥之吁詩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謂歟

洞庭山之東有翠峯寺寺有悟道泉吳文定公與李貞伯偕遊飲泉甘美相與賦詩以紀其事後廿年吳鳴翰使人舁巨甕以贈文定公公以詩謝之云試茶憶在廿年前碧甕舁來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屐迎風遙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憐諸友悟道分明見老禪自愧無能爲水記徧將名品與人

傳近見文定公遺墨藏于吳承翰家謹錄
之余友張原學以慧山泉一罌及茶爐一
事見贈余謝以詩云故人分贈慧山泉仍
試茶爐活火煎玉色漫傾肩起栗清香搖
落口流涎千翻浪滚聲疑雨兩腋風生喜
欲顛珍重高情勞遠寄好將奇事向人傳
非敢方駕前賢聊以自適云耳
諺云亥日漁人撒網比常倍之元微之謫通
州白樂天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

頭始賣魚又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
足虎貙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為市山谷亦
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亥日得魚之語其來
尚矣李淳風易鏡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
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有
陳唯室嘗書桃符云但願兒孫勤筆硯不妨
老子自婆娑又云賓客不來門戶俗詩書
無教子孫愚皆無夸大之意若賈似道桃
符云英雄天下無雙士忠義長沙第一家

不知忠義何在人皆笑之近臨川聶大年
為司訓時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
嚴如按察司人嫉之由是不得大用如杜
東原安分心常足無求志自伸用以自警
人何尤焉
宋政和中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伯謹者
不敢發一語故張芸叟有酒閒李杜皆投
筆地下班揚亦引車之句
吳人飲茶入塩少許其來尚矣薛能云塩損

添須戒薑宜著更誇山谷云寒中瘠氣莫
甚於茶或濟以塩勾賊破家東坡云老妻
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塩煎古人恐茶
性冷用薑煎今吳中薑反不用入塩氣習
尚存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折斛磚中故絮以
代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
人刻燭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肯
花不厭傷多酒燃絮還供未了詩蓋紀其

實也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圯時有顯宦謀
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絶云一帶空山已有
年不須惆悵起顏磚道傍多少麒麟塚轉
眼無人送紙錢辭亦微婉有諷
内史某避暑于祇園廢庵卽僧月舟焚脩處
内史一日忽失去銀帶遂索月舟償之甚
急秋官馬抑之與内史未荆識作一詩以
寄之曰避暑來過竹裏窩銀鞓失去杳難

尋惱煩内史閙中意驚破山僧入定心坡
老觧時渾忘却不疑償處豈能禁遥知明
日朝天去想是腰間欲換金内史得詩甚
喜遂釋之
戴濯纓冠字章甫早有俊聲以才自負時有
賂有司得科第者其詩云登山無力便捫
蘿盡説捫蘿借力多自信坦途原有路從
容行去待如何除夕云富偏無子貧多子
壯已休官老未官後授某州訓導書懷云

瘦馬有時騎出好布袍無恙着來寛其意
氣閒雅可愛李西涯有哭内弟劉釗詩云
官好不嫌州縣小家貧翻恨子孫多意頗
相類
吴詩僧月舟居祇園庵貧而好客大夫士喜
與之游一日爲春官顏寶之索衣詩云西
風吹破木綿裘徹骨清寒似水流摘取芙
蕖難禦臘製來荷芰不禁秋朝陽空補千
層衲載月長虚一個舟寄語故人顏户部

朝衣肯爲大顛留寶之見詩贈衣一襲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每宴必傳　旨云
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
公詩云坐擁日華肴漸近酒傳　天語飲
教乾亦紀實也我朝之獎勸人臣也如此
桑民懌悦蘇之常熟人也蚤有經世志負才
傲物應鄉薦後屢試春闈不偶吴檢討世
賢主試時桑答策云胷中有長劔一日幾
回磨等語爲世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

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文莊公（仲深）所黙其豪邁之氣亦不少挫李文正公有詩贈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晩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後授泰和訓導尋陞柳州通判致仕而卒有思玄集若干卷傳世

張文潜明道雜誌云王元之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元之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物前此皆文潜語余按劉後村七十四吟云生慙族老封高尚死慕先賢謚醉吟自注云有司議樂天謚宣宗曰醉吟先生足矣想王元之詩正祖此意

伊卿舉（伯系）少從學於家君苦志學問贍博而弘屢困場屋與徐子仁爲詩友其和家君詩云學事雕蟲未及醇德方進步敢期

隣深懐師道終身重已信文人自古貧到處江山新結社滿窓花鳥漸成春功名得失真常事視若浮雲不眼嗔詩亦清拔可喜

宋楊學士應之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余友柳大中（僉）性僻嗜書捜羅奇籍傳寫殆遍親自校讐不容假借由是人益賢之間好吟詠如録白樂天長慶集題其後云兩三年窩自經手七十卷書纔到頭山居云煑粥燒松子梳頭就菊花述懐云百竿竹與身同老千卷書曾手自抄余嘗過訪其居脩竹蕭然焚香獨坐左圖右史充棟汗牛昔人之所慕者今大中俱得之矣與世之朝吳暮楚驅馳勢利之場者大相遼絶哉

古今詩話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惟夏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羈人

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煩浮淚滿青衫近楊孟載爲白解嘲云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久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亦出新意

國初京師士夫不尚虛禮往謁必設拜或偶不值遇則投刺而已至成化間士夫則以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互相投刺而已不知其何義哉張倘撰恭有詩云一刺來投一刺還交情一日遍長安直須不作虛文事可便離羣出世間士風之偷薄於此可慨

山樵暇語卷第六

山樵暇語卷第七

李方叔師友談記云東坡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謂士夫近年倣東坡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一日神宗讌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甲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乙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之解顏近時目不識丁之徒往往效斆東坡巾明道巾數十年來幾遍海內沈石田有詠戲子第一絕云末郎女旦假成真便謂忠君與孝親脫落戲衣看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語雖粗淺而有警策

瓊臺丘公嘗與友人論及時事友人言其官者起自寒微一旦驟登顯位公即口占一詩云功名富貴似危竿上去時難下更難到盡頭時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詩意核而理長可以爲人情世態者警

本朝狀元入閣者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木齋遷是也劉教效宋人記之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

本朝理學顯者則有薛文清公瑄隱者則有康齋吳先生與弼文清常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正不必著書而康齋亦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卧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陸放翁詩云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强半是單棲乃知放翁結句本古譜

丘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爲禽秪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爲性靈多巧慧一生長是被拘牽世之露才揚已不循自然之性而有意外之干一爲人所拘攣則糾身不脫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吾鄉桑民懌有過禰衡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鵡覽德宜飛愧鳳皇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沈石田詩話載薛泳字沂叔新溪小泛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石田謂浮字人詠不到予見僧宗泐題屋舟詩云吳人舟似屋今子屋爲舟四面水都繞一身天若浮亦佳句石田偶未之見耳

南軒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本朝薛文清公云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宜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二公之用心如此安得不到聖

賢地位

蔣少傳冕云近代評詩者謂詩至于不可解然後爲妙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于不可解是何説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

張文潛明道雜志云錢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謂之曰可謂霹靂手錢荅曰佳免葫蘆提蓋俗諺也能改齋漫録紀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余頃見李屏山樂府末句云但尊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三者未審孰是識之以俟識者

建文初誕皇子命駙馬都尉梅公倫詠竹公絶句云老竹扶踈嫩竹濃托於天地此根同夜來生意隨雷雨又見龍孫發舊叢公在洪武中最有才智名　太祖深重之後死節於靖難

王介甫嘗有譏韓昌黎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青溪姚世昌指介甫謂無忌憚者余竊疑之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噫前後之言何不同如此徒貽後世之議

俞元德叢説云唐時試題不共出處如班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矧治經人所業貴乎專一若不知出處繆妄之甚殊可笑也葉文莊公日記云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士子皆不知所謂莫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者歟文莊不云出何書余近閲馬縞古今注云記里鼓者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鐘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古人有云一事不知儒者可恥由

是傳奇小說亦不可不覽也
韓退之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按唐史宰相李泌封鄴侯其子繁刺隨州朱新仲雜記謂鄴侯李繁何耶新仲最稱博洽亦一時之謬耳
洪景盧夷堅志夷堅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言鶡鵬也唐華原尉張愼素有夷堅録三卷張端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張必有所據

趙與旹賓退録云晉簡文毋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爲陽秋近世葛常之作詩話名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爲晉諱不深考也已上趙語近來吳中士夫抄録古今典籍中如貞徵二字皆不全書予謂宋人刻板時爲避國諱至我　朝尚爲宋諱殊可笑也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今人效之非也

休翁盛允高泉初任御史有聲聞後劾權倖降其縣典史尋陞羅江知縣有詩云性懶才踈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爲知己一度遷移一度閒此詩播傳人口說者謂其婉而不怨余嘗記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允高之詩其與東坡同一志趣歟
何景明師閒一篇當與韓子師說並行學者

下丁不省文見何氏本集
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其詩有警戒之辭少陵荅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武由是有殺甫之意若武冠不鈎於簾者三其母來救少緩甫亦死矣元人房白雲詩云千里奔馳蜀道難草堂賓主謦交歡怒冠三掛簾鈎上詎謂將軍禮數寬蓋指前事也
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笭箵語作平上聲予嘗

攷廣韻音泠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笭箵上都鼎切下辛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笭字有靈音元次山集笭音丁郎箵音桑荒蘇子美松江觀魚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蘇詩又與腥字相押何耶

梅屋許棐云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愚謂寒沍凝腹則爲疾病未有不喪軀殞命者幾希

杜子美孟冬詩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瓜朱新仲雜記云孟冬無瓜當以雜詠爲是予恐老杜不但止西瓜或冬瓜緜子之類亦未可知

唐士綱夢餘録云古人爆竹必於元旦雞鳴之時今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余近讀張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驚眠之句乃知唐時除夜爆竹其來久矣

陶潛性嗜酒有酒輒醉每爲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故李太白用陶語爲詩云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苦未賢使陶公聞之亦爲心醉

太平廣記言杜牧爲宣州幕有營妓肥大牧之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甚憐之一日宴罷令座客閔彥長贈之詩閔善詼諧即賦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貌得似小蘇無由是小蘇之名大著

伊尹生於空桑蓋空桑古地名也按呂氏春

秋云巔頂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者是也若
劉備生樓桑之類爾
山居新話云宋晁之道爲人書金石文字伏
石上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近日
吳中一文士亦爲人書丹感寒疾竟亦弃
起惜哉識此以爲能書者警
薌林向豐之有詩云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
真如蜀道難以陳語屬對切而有味
洪武初其給事中嘗作宮詞有曰宮殿深沉

晝漏清玉堦芳草伴愁生夢中纔得君王
見又被流鶯叫一聲
俞元德螢雪叢說云北狄致祭皇后文揚大
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
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
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
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余亦笑劉
須溪祭其太守文但云維其年月日具官
其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其官之靈曰公

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詞
意簡達言語脫灑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梅屋許棐曰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
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
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均
爲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
勞不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
此荅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
者書中畧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

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
不揶揄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
之有哉
陸安甫云仲學爲程文時嘗用運行於亭毒
之表發揚於坱圠之中二語先公曰亭毒
坱圠四字何出其義如何解伸以不知爲
對公笑曰正是時文秀才用則不差問便
不會時先師李士常同在坐亦云不知及
問公公曰亭毒字見老子列子書內皆有

其語曰亭之毒之會考注脚謂亭者品其形毒者成其質指化育而言坱圠字則賈誼揚雄二人賦中有之其語曰坱圠無垠亦言其氣之流行無涯畔也伸退而檢之皆如所言壬子之秋伸中舉是年浙省小録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題義中却用冲漠無眹對坱圠無垠先公指謂伸曰此眹字從目今從月作朕誤矣眹是目有罅隙而未開之謂因憶此四字程正思字訓後有朱九升解最明白然初亦忽畧未詳其偏傍所從也已上出蕞殘録余嘗記張横渠先生有一詩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恥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楊慈湖簡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痴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謝僑朏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余曾見宋人危逢吉詩云家人不用剪髻雲我典唐書充餽設唐書典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戶俗予謂二子皆不得乎大中之道

僧齊己折楊柳詞云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予謂中酒之中本平聲唐人詩云醉月頻中聖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遇年年東坡詩云臣今時復一中之今人作中風之中非也

古酒鉼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劉夢得詩云酒美傾三雅

近吴中無子嗣者往往作白鷄會不知何義余閱猗覺寮雜記載荆公多用晉白鷄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黄耇日相看且度白鷄年游齊安院云老值白鷄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張唐公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與

生子事了不相涉記之以問博識
祝枝山猥談云文字中稱完顏氏為大金承
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我　朝作者何曾
予之以大令應云胡金爾
水東日記載楊文貞公家書云一作急寫書
托徐尚書大人儻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
報導令急急作墳楮原能州隨擇一處乾
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為
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積

學脩德不在風水也磚石石灰務要堅固
於外只作一大土饅頭必須自費不可吝
慳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
吾過矣文溫州琅琊漫抄記松江錢尚書
溥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於彼
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
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
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
恠者以是觀之二公之心殆霄壤矣距今

百年餘錢氏第廢為故址楊氏塚至今樹
木合拱誰謂天道遠乎
陸安甫仲舉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二句問王
勝甫有成語可為對否勝甫曰戰國策有
犬免俱罷田父擅功之語可以對之安甫
歎服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亭(庭)張籍
秋山詩云(和)秋山無雲可風雨兩可字義不
同然皆新面不恠吳中虎丘寺有可中(月)亭

其意本劉詩可自(月)今人題詠往往作可中
要亦承襲之誤爾
鄭谷海棠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
為發揚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
可是無心賦海棠亦祖此意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
者亦皆活申日亦可試之屢驗
茄根并枝暴乾燒作灰為香煤甚奇能養火
延夕

劉安世器之其父航赴官蜀中時毋方娠遇棧道危甚雨初霽且滑石殞馬蹶夫人忽墜崖下衆驚泣無復生望試下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牽藤附蔓夫人安坐于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帛懸縋而下始得起了無所傷至任未幾而育器之吾鄉值庵盛都憲應期之毋胡夫人娠時一夕忽夢緋衣神人向前而立謂夫人曰樓將傾墜汝房亟徙不可少緩既寤以告其

夫黎明遂遷徙他所不踰時樓果壓矣越二日而生子即都憲公也二公有生之初神人已護持於冥冥之中矣一爲宋之大儒一爲今之大臣人之得喪豈偶然哉余得之蔣希正云

山樵暇語卷第七

山樵暇語卷第八

吳俗迎春日置旗旙鼓樂倡優雜劇種種技藝無不畢陳至以諸行貨物各置于綵亭中以迎之觀者如堵吳文定公居東閣時和范石湖詩云吳中士女愛迎春爭看千行百戲陳兀坐窓間論歲序石湖詩裏互支辛次及上元佳節民間大小必采松竹葉結棚于通衢張懸燈火皎如白晝觀者如市公詩云吳中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

搭竹棚夜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首綵燈及至二三月閒則樓船簫鼓載酒游翫吳中諸山惟虎丘靈巖人多遊觀公詩云靈巖上了虎丘還春到吳人更不閒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遊山今文定公爲石湖作一轉語是亦尊鱸之遺意歟

海虞蔣御史欽有剛直名正德初以言事忤逆瑾而死貧無以歸葬京師士大夫畏瑾莫敢言御史黎鳳作詩悼之其警聯云肯

將一死開言路誰信無錢為買棺百鳥籠中聲已寂一龍天上膽猶寒詩聞于瑾尋竄遠州瑾誅鳳始復職

弘治間常熟桑民懌悅嘗訪一富翁適值其主買田立契忙不加禮桑遂口占一絕誚之云廣買田莊真可愛糧長解戶專相待轉眼還當三四年挑在擔頭無處賣近年以來田多者為上戶即僉為糧長應役當一二年家業鮮有不為之廢墜者由是人懲其累皆不肯置田其價頓賤往常十兩一畝者今止一二兩尚不欲買蓋人皆以喪身滅家為慮故也江南之田惟徽州極貴一畝價值二三十兩者今亦不過五六兩而已亦無買主民懌之言雖出於戲以今觀之切中時弊竟民為邦本民之生本乎五穀五穀之本繫乎田今棄其本而賤之良有司者盍不知所務以復于古哉

宋洪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匣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其子即日束裝歸家

吳中盛某者客遊越地久而不歸毋老在堂終日懸望陳太史繼作詩寄之云春風芳草戀晴暉塵滿辭家舊日衣想是越山行處小登臨不見白雲飛其人感泣不日即歸詩可感發人之善心有如此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田疇廣數千頃歲所積粟累數百萬斛其弟貴以詩諷萬三有云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綿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山不知所終貴亦知幾者歟

國初宋瑄張璧二萬戶以通海運功 太祖寵之詔賜鈔印令自造行用是以富侔王室及事敗死于京有僧以詩弔之云禍

有胎芳福有基誰人識破這危機酒酣吳
地花方笑夢斷燕山草正肥敵國富來猶
未足全家破後始知非春風只有門前柳
依舊雙雙燕子飛　國朝最重銓曹而南
士居之者甚鮮若吾蘇惟太冢宰陸公完
始任是職正德末年嘗以飛語中傷被繫
獄後得寬恤謫居漳州陸世民南有詩傷
之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
雲夢竟追韓信去鱸魚空待季鷹歸功名

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寞朱門
春去也楊花燕子自争飛二詩謂富貴隆
盛而不知止者儆焉
宋徐適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登第時鬢
已垂白瓊林宴歸騎過平康狹斜之所同
年所簪花多爲群妓戲取惟適花獨存因
自題云白髮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
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又
啓義七十三歲始得第自解嘲云讀盡詩

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
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李弘瀾正統初領
薦補儒官年六十餘始陞戶曹題一絶於
署壁云白頭老嫗插花枝强學妖嬈二八
時縱有當年餘韻在憑誰爲爾畫蛾眉三
詩皆悲憤激烈爲之一慨
唐時酒價甚高白樂天與劉夢得閑飲詩曰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太
白金罇沽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

千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十千斗
酒不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懽十千沽一
斗或謂詩人托物寓言耳然一時諸公豈
盡以十千爲言哉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
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絶耶惟
老杜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
錢真宗問唐之酒價丁謂舉此句以對遂
爲定價按唐書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
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

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榷酒斗百五十比子美已減其半此可見唐之酒價不一漢昭時賣酒一升四錢古謂一升即今之一碗其價逮與今同

晩唐酒禁尤甚江南富民悉以犯酒沒入家産者常莊以詩諷浙帥云誰氏園林一簇煙路人遥指盡長歎桑田稻澤今無主新犯香醪沒入官浙帥見詩遂上疏得改酒法不入財産但懲罪而已常莊一詩之力也

慈溪黄東發日抄云嘗觀五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而已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之號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我今聖世亦復有此恠事甚至丐徒賤隸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

祝枝山猥談云道號别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為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為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夫不然自閭市村曨嵬人猥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恠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凡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狥人為記說多假託以規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氷壷老拙乃婆媼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别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公有詩云廣眉大袖半成風古様今時盡不同只合輕肥任人去莫教還問舊章逢又云澗狹高低逐旋移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様何能更入時文肅公此詩蓋有為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

弘治中京師有諺云東西六部七尚書一枚黄老（時有黄冠給尚書俸）南北兩京十學士五箇白丁（謂內翰非其人）

徐用理庸與杜東原沈侄侗為詩友其家業豐裕晚歳凋落偶以里役事擾之往訴于吳縣尹聞人貴尹曰汝能詩乎答曰頗解復請題尹曰書事徐即援筆立就詩曰八十年來一弊裘不才深愧預儒流形容易老癯如鶴巢穴難成拙似鳩多病為愁長伏枕養生無計欲填溝桂陽卿月令重見頒賜清光照白頭尹三復其詩大加賞嘆事遂優免明日尹過訪之每有薪炭白粲之贈聞侯其賢矣哉

杜東原先生（瓊）家吳城之樂圃里與陳孟賢相友善皆有能詩聲孟賢詩清婉有風致東原詩沈着高古間喜作畫有畫法一絶句云意懶石不硬心忙水不清筆尖枝葉嫩墨淡野雲輕晩號鹿冠道人有東原詩集行世

劉禹錫詩云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或嘲之曰自是劉郎愛春色非關全為少年輕近陸參政（文量）寓京時客有授烏髭方者口占一詩答之云染將粉白媚嬌紅前輩癡心笑展翁五色亂生當順受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為明達

吳中風俗信淫祠而薄葬瘞如五郎神之類家各為廟有疾則指以為祟有事則祈以為祐往往殺羊宰豕以祀之擊鼓設樂歌謳賽數竟日通宵謂之茶筵皆巫祝之徒藉此獲利至于父母之喪惟知義理者則葬之愚民則付親屍于烈燄而拾殘骨于煨燼謂之火葬甚者投骨水中謂之水葬不忍以炮烙之刑加於父母乎是何慘毒不孝莫此為甚弘治間郡守新蔡曹公（鳳）痛革是弊置義塚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此風少息近年以來民之狃於故習猶自

若也吁用夏變夷司風教者可不知所以
爲要哉
吴縣學生顧春妻俞氏濟伯之女年十八春
患病將革與俞永訣勉其孝事舅姑俞號
泣不已因以指抉雙目不得出即以剪子
自刺左目血流遍體復欲刺右其姑亟奪
之謂俞曰汝欲養舅姑撫二子留其一目
可也俞乃止越六日春死嗚呼俞氏本儒
家女嘗自誦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又曰
女以貞順稱分内事也今俞氏孀居年踰
五十矣惜乎有司尚未以事　聞而旌表
其貞節云
熊氏女初許聘某氏未嫁而夫死女年十六
聞訃哭甚哀父母欲更嫁之女義不改節
即斷耳自誓父母知其志不可奪遂不强
逾年事　聞有司表爲貞女嗚呼栢舟之
詩熊女其似之矣
楊名父子器知常熟縣時張脩撰泰孫女許

人爲妾名父亟還良人邑中得先賢子言
氏遂妻焉沈啓南詩紀其事云芳蘭阽糞
壤貞女議少房爲計隨媒舌父母感如簧
女子何所知衷心不分明令尹廉非偶喟
爲先德傷割俸資返聘乃幣乃篚筐改求
大賢後言氏得秀郎貞女與秀郎既婚復
有將此事若天幹鬼神與之衷令尹通神
明義氣扶綱常摘珠出泥塗炯然開夜光
拭璧從埃壒煥爾昭天章富鄭自范擇言
子思激昂結草報治命韓撰當不忘我特
歌尹德詞短意則長噫張氏女不遇名父
未免白圭之玷賢哉其名父乎
吴人有以扶箕降仙爲戲者姑録所聞一二
於此城中有潘祝者降仙詩云百戰間關
鐵馬雄尚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
望腸斷中原一夢中詩畢大書一鄂字人
知爲武穆也
或有以曆日紙包藏橘在内問仙道爲何物

仙即書云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嘗其中
有一物味帶洞庭香又聞金方叔自號止
庵客有降仙者金往求止庵詩即運箕而
就其詞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實相稱
副斯可爲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見其
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爲
之未爲晩矣書後寫石曼卿三字余不論
是否語亦不俗
吴人朱近仁領鄉薦後召仙以會試致問仙

書曰身且不保安問功名衆恠其妄誕因
請對羊脂白玉天之句乩遂書曰三日後
至聞德橋有人自對衆益笑之如期有好
事者偕近仁往其處適見耕者倚鋤而立
恠而問之耕者曰黯血黄泥地難爲鋤爾
衆皆驚駭未幾近仁果卒
正德初嘗有數人召仙問科第事仙書曰某
夜可往某處問炒豆婦人及期就其處有
一人家果聞炒豆聲衆喜甚立聽良久初

無所聞其中一人姑坐以伺俄聞諸兒爭
豆其母怒曰都不與惟坐的有分耳衆皆
不樂惟坐者其年果得第
正德己卯歲　朝廷多事有王御史乞靈于
許真君真君降筆云九帝優游十帝憂干
戈難免在洪州烏臺要問平安日直待龍
蟠蛇出頭未幾洪州果有兵華辰巳年方
得平安其詩果驗
都南濠玄敬嘗寓無錫鄒氏其家方召仙云

是吕純陽降南濠以清曠樓求題仙即書
云四圍山色遶闌干六月清風徹骨寒坐
久令人發佳句襟懷一片海天寛南濠驚
喜曰非純陽不能作
高承事物紀原云雙陸劉存馮鑑皆云魏曹
植所製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爲握槊之戲
近入中國又考之竺且雙陸出天竺名爲
波羅塞戲然則外國有此戲久矣其流入
中國則自曹植始之也其戲最盛於唐當

武后時宮中夢雙陸不勝則唐人重此戲可知宋人多不能者但名存而已胡金元至我　朝此戲尤甚於唐予嘗考之古凡白黑各用六子所謂六甲是也何以知其然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棋即是所以知之今人用黑白各十五子似失古意按韻語陽秋載趙摶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鬬是知宋人用黑白各十二子是知歷代皆不同也

小舟名行艓子艓音葉言輕如小葉也老杜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近吳充溫有舟名白小亦取老杜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之句西涯李公有詩云天地寸心寬江湖一舟小名因水族微色共氷輪皎何景明有浮家小泊奔牛堰浮家二字亦新

吳中士庶之家凡有喪者靈座前設看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仍飾以色儼若真果祭祀則焚楮錢及金銀冥錠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有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則看果楮錢五代時已有之矣

小說家有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五代僞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嘗有文尊義尊之名蓋公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爲雙筒謂之文尊在黃州聚諸家酒子一罌謂之雪堂義尊

西涯李文正公與客索箋紙數日酬和過半因名爲子毋箋其詩有云朝來東館暮西涯子毋箋成豈浪誇猶有貪心勞望眼半詩句落誰家子毋錢古有之矣子毋箋自李公始

祝枝山先生嘗序家君約齋閒錄其畧云俞

君寛甫吳之耆儒也秉操貞介守道篤學愼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飡飴勤彰逐日外視權要若仇讎利若浼黃卷賓主墨訂朱讎日與古哲者游蓋皇甫玄晏之流也又贈家君詩云水南椎市萬塵趨水北還容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如心抛世俗爭爲事手録時賢未見書欲繼姓名高士傳怕君嫌我近睢盱展卷可愛求永爲俞氏家寶

陸式齋詠輓舟夫云綠柳堤前鴈鶩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淸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今謂詩文無關世敎雖工何益吾於陸公之詩蓋三復焉

山樵暇語卷第八

山樵暇語卷第九

天順甲申科崑山陸鼎儀釴第一壬辰科長洲吳原博寛第一乙未科吳縣王濟之鏊第一辛丑科吳江趙栗夫寛第一蓋十八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四人於乎科目之盛無以加矣

國朝開科目惟淳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吏途惟江陰徐公晞由主事員外郎中進侍郎尚書當時有云天下吏員惟有徐晞登二品世間舉子獨稱商輅中三元二人遭際古未有也

國朝自開科以來惟商文毅公輅中三元其後吾蘇吳文定公寛中經魁會元狀元王文恪公鏊中解元會元探花二公皆秉鈞衡前此罕有也

吳元啓昌博學有詩名自正統甲子領鄉薦會試不偶者二十七載至成化己丑會試方得一第建牌坊曰老桂杜公庠有詩

贈之云長安騎馬踏春晴紅杏花開綵旆
迎夾道爭看新進士同朝多是舊門生三
層浪裏驚龍化二十年前宴鹿鳴莫道芙
蓉開較晚到頭天不負才名吁元啓竟未
受一官而卒人以謂老桂之讖云
弘治戊午科應天鄉試解元唐寅經魁陸山
鎖榜陸鍾首尾皆蘇人至今爲鄉中美談
太守曹公鳳作綵旗一聯云一解一魁無
敵手龍頭龍尾盡蘇州遠近爲之傳誦

陳師尹訓赴應天鄉試本經先生嘉其卷欲
置之魁解主考頗疑焉遂下第其後友人
購得墨卷於京師見考官以樂天詩大書
卷末云天下無正音悅耳即爲娛人間無
正色悅目則爲姝蓋惜其不遇也後累舉
不第暮年得就教職尋卒是果命也夫
國朝會試之年例用辰戌丑未前此兩癸未
初爲永樂元年後爲天順八年皆不果如
期惟嘉靖二年癸未始如期而試得中式

者四百人得人之多蓋自洪武乙丑永樂
甲申兩科之外僅再見焉
吳諺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八年乙卯
風雨累日穹窿山忽有大石自移咸以爲
恠明年丙辰狀元即今吏書朱公希周諺
語亦可徵信如此
洞庭兩山並峙大湖中諺云東貴西富蓋自
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山惟西山無聞
焉弘治十一年戊午科今學士徐公縉及

第人謂西山天荒至此始破
國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
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鶩地
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
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盛錢法之弊莫
甚于此郡守胡公纘宗嚴加刑法禁止愈
禁愈盛民間擾擾不能聊生終莫能禁余
閱溫公涑水紀聞云文彥博知永興軍起
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

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然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間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潞公可謂知大體者惜吾侯未之察耳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民見白龍一烏龍二從西北來天地晦暝至余市村第六都來雲下降口吐火煙眼若燈熖鱗甲頭角明白悉見震雷迅電猛雨狂風其勢拔木隨時捲去居民楊朴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屋及千餘間磚瓦梁柱樹木星散無存至酉時從東海騰雲而上龍尾又捲去平本家船十餘隻粉碎墮地驚死屈氏家大小男女三十餘人是夜遂降洪雨如注五日五夜不息高壤渰沒一望浩蕩龍雨之異前此未聞也

正德己卯正月地震至四月饑死者甚衆自五月至六月民多疫死七月江西藩王宸濠亂百姓流離米薪桂玉八月初三日雨至十七日開霽吳中田俱渰沒民居拆賣糊口十一月國法有禁屠猪凡喂養宰殺者俱充邊衛軍兩月餘禁法稍縱半載始釋陳正卿經有詩云去年霪雨沒低田今歲依然似去年道路死亡難計數民居拆賣動經千四方盜寇皆成黨十處人家九斷煙試問蒼天明示我若爲累歲受迍邅

正德戊寅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六月寧藩叛蘇守徐公瓚以富民爲約長其次爲副長又令一家出一人每戶給穀五斗上城巡護時有童謠云百姓上城天下太平未幾王守仁舉兵討之童謠果驗

正德辛巳今　上登御之年四月二十六日
進京至樊城橋橋忽堋見一碑有兩句云
橋堋　天子至碑出狀元來噫　聖君臨
御豈偶然哉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
回禄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
聖手植檜栢歷代碑記皆爲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爲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
文祭告于先師仍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

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餞其行一時翰林
倡和郁然惟學士吳白樓一（鵬）一律云魯
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爲紀災門地仍
看千仞在瓣香方自　九重來山頹當日
歌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晩玉階歸奏
事　龍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正德庚辰春三月民間訛言　朝廷將巡狩
蘇杭且采民間女子爲臨幸之備由是江
南品官庶人之家不問男女年十四五者

即爲婚嫁惴惴焉惟恐使命忽至不可逃
也數日始息人皆以爲不祥明年　武宗
賓天
成化辛丑七月十二日狂風驟雨破屋拔樹
禾稼盡沒有馬秋官（愈）作千秋歲詞云暑
退涼生梧桐葉落大火西流秋蕭索今年
七月十二日狂風驟雨通宵作頹墻垣發
茆屋勢何惡○清曉起來無處着走出堂
前水沒脚簷溜淙淙雲漠漠炊煙已斷愁

竟日禾黍高低都沒却農夫愁（農婦嘆秋汝薄）
嘉靖己丑八月二十日大雨驟發高低田
盡沒有長洲黄路里東齋方早追和馬
秋官韻云自入秋來滲滲雨落落葉蕪
風聲蕭索今年苦遭潢潦患一春枉費
興東作歲時荒居民怨世情惡○矮屋
沿溪難住着柏岸水深橋縮脚白鷺飛
飛田漠漠農婦農夫全家嘆耕種工夫
都枉却疾藜羹饘與粥休嫌薄

弘治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三日子時地震至正德十四年己卯正月廿五日地震嘉靖三年甲申二月十六日丑時地震屋宇俱摇動比前特異記二十年内地震三度矣余聞滇南常時地震民居屋宇柱礎皆以鐵為之欲其鎮重故也信乎天地間風氣有不同如此

嘉靖壬午秋七月二十五日天地晦瞑風雨大作自夕達旦吳中屋舍林木多傾拔者不可縷計或謂大道之世疾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此亦天道之變殆不可以常理推也是夕長洲縣彭華鄉望仙橋民薛玄家被龍陣過過此處發屋拔木振動至有驚殞者自此一帶直至望亭其勢類此竟不知所之云

都少卿穆未第時嘗往溫州九仙廟祈夢云高嵯峨在何處初莫能曉至弘治己卯何御史鑑巡撫蘇郡求訪遺才吳文定公首舉都某何公以大宗小宗論考之頗加稱賞是年果領鄉薦本經試官廼高士達也始悟何高皆姓云噫人之富貴利達自有定數君子可不順受其正

陳學士霽會試時夢在蘇城卧龍街見兩人夾持一旗帳大書狀元二字中一人持竿遍身被血自喜龍首之兆及至開榜狀元蘇州朱希周也始悟被血者朱也陳中同榜第三時弘治丙辰科也

唐子畏寅未第時往仙遊縣九仙山祈夢凡祈者先至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留一宿夜必有夢子畏夢一人遺墨一擔弘治己未發解應天府第一橫遭口語坐廢日以詩酒自娛夢墨之兆始驗踰年復往祈之夢人示以中呂二字子畏訊諳多人皆不可曉一日偶訪守溪王公於洞庭山中見壁間揭東坡書滿庭芳詞一軸下有中呂二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

其詞有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子畏
遂惻然不樂後壽止五十三而卒果應百
年强半之語噫人生出處自有分定不可
强也

郭文通善畫江南人宣德間充内供奉食錦
衣鎮撫祿　宣廟嘗面促之畫不即執筆
以死怵之對曰苦書樂畫寧死不能草草
上為之霽威

作文受潤筆之資自晉宋以有之至唐始盛

如李邕韓愈皇甫湜輩或以絹匹金銀甚
盛為謝尤不愜意至宋此風尚存獨曾子
開與彭器資為友彭亡曾作墓銘彭之子
以金帶縑帛為謝曾却至再乃變色曰此
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物見投足下事
我父執之道殊薄也彭子悚拜而去

劉教正思齋雜記云天順初翰林各人送行
文一篇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也葉文莊公
云時事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

敢請成化間則聞送行文求翰林者非二
兩者不敢求比前又增一倍矣則當初士
風之廉可知正德間江南富族著姓求翰
林名士墓銘或序記潤筆銀動數廿兩甚
至四五十兩與成化年大不同矣可見風
俗日奢重可憂也

吳文恪公訥為御史時出巡貴州得代而還
例言三司賢否有都司某以黃金若干追
于僻處餽之公不啓封以詩題其上云蕭

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
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人抱赧而
去公之勲業文章顯著於世固不藉此而
重近聞人誦故筆之爾

白樂天在杭州秩滿日愛天竺一片石取之歸
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櫱唯向天
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
白吾鄉立菴先生俞貞木字有立開門授
徒有學行洪武初嘗為都昌令以憂制還

惟一弊篋家人啓之得布果物甚重意其
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
如此按樂天之子名道護甫三歲而卒立
庵之孫名元其目盲不娶後入存卹院嗚
呼二公平生忠厚廉潔宜其子孫昌大乃
至如此斯理殆不可曉書之以識感歎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
忽涸其下嵌巖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
燭而入見内有疊板如門戶狀相傳即闔閭
王所葬處文徵明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
水落池空得墓甎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
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
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
煙越歲其泉始復

永樂辛丑北京大内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内
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
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
貯如故時脩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

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北内火
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爲灰燼此非書
之厄會也歟至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五日
西苑文淵閣被火自歷代國典稿簿俱焚
西涯李公詩云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
頭萬炬煙天上六丁元下取人間一字不
輕傳自正統十四年己巳至正德四年己
巳迄今六十一年矣詎非書史一時之厄也與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
屋上爲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
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王文恪公
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
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
年誦此作亦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文人出口相戲成對者自古有之如陳亞有
心終是惡蔡襄除口便成衰是也近姜淮
東之訪西涯李公實之曰東之訪實之實

之東之西涯荅云回也見由也由也回也
吾鄉賀解元諱恩字其榮一日陳策過訪
乃曰恩中解元禮合賀其榮也賀荅云策
登進士職當陳嘉謨焉策字嘉謨故云雖
出一時之戲實佳對也恭政陸公文量再
遷職方識會賀客時西涯李公在坐戲語
陸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
即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
耶聞者以爲善謔又他日飲臺陳諸公酒

半出投壺約以貫中口爲賢陸公連發皆
貫耳德州張給事海舉爵罰之戲曰信是
陸兵曹開手便射帖睦爾陸荅曰好箇張
給事閉口常學磨兜堅張公引滿自飲曰
快哉此十二字便是一篇爭臣論也
戚學士澗美髯院中呼戚胡與陳司成鑑會
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真胡
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肯巨鑑善鑑歟
惡鑑歟

本朝大魁如張顯宗許觀之節劉儼羅倫之
介曾棨曹鼐之才商輅彭時之相業皆不
易得若胡文穆黎宗伯等之隨時抑何取
焉
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
須似仲謀趙與時賓退錄云陸詩本是載
之詠昭靈夫人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
無骨葬昭靈之句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
有婦如康子何用生兒似仲謀放翁本此

朱新仲雜記載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
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旣
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任昉述異記云信
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逢二童子棊
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饑置斧於坐而
觀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
人余疑二事相類況同名同時抑王質兩
度遇仙耶抑記者之誤耶或琴碁字相似
而傳寫之訛亦未可知也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解后一客扣姓字客曰僕氏陸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鳥

宋李文正册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廌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予欽服二公之言書于座右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亦閒雅可誦

許棐樵談序云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磵雲崖

和樹聲荅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余與許公同志故録其言而廣之

負暄雜録云鬭蟋蟀始于唐天寶間長安富民縷象牙爲籠而畜之以百金之資付之一喙殊可笑也鬭蛩之戲吳中此風至今猶存西涯李公南遊過長沙江上聞蟋蟀詩云四月江天聞蟋蟀船窗夜短不勝長

春蠶未了催秋織世事相尋有底忙按時令七十二候云六月小暑節蟋蟀居壁四月聞蟋蟀亦可怪也

陳孟賢寬世業儒家儉素客至清談未嘗茶款或嘲之曰天下竈神每歲臘月廿四日録人家功過白于上帝是日竈神畢集皆衣黑惟一衣白帝問其故荅曰臣係蘇州府吳縣船場巷陳孟賢家竈神其家經歲不動火何有薰及衣白如故滿座爲之一

哄

秦少游在東坡座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之外廷謂卿爲秤鎚有此語否對曰秤鎚雖小斤兩分明上頷之君臣相戲亦奇事也

山樵暇語卷第九

山樵暇語卷第十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昔嘗遊南徐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其僧愚俗且瞶愀然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張笑曰頗得祖風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漆之矣衛公嗟惋彌日祖風之謂是也聞者大笑予往歲與張堯臣遊虎丘竹樓禪房酒酣堯臣留句壁間予和云松竹陰中

鶴氅隨翠微深處僧房開別後有客戲曰以鶴對僧受其侮慢僧愚遂塗滅鶴氅二字予再往見之戲作一聯曰方杖削圓甘露祖清詩塗滅虎丘僧世間事未有無對與客一笑而罷

張學士元禎曠達不事外飾嘗寫小像誤以武職冒背復衣以紅西涯李公過訪張出像求贊李即書云覩其髯則齊觀其衣則非見斯人可信而可疑逢其髯更其衣依

稀乎庶幾東海張汝弼自題小像云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于今百十張東海只有元來一箇真雖以文字滑稽亦有雅致

鄉人陸鉞少孤業事乾没喜為詩造語鄙俚每投獻名公鉅卿一時傳為笑其沈石田有陸翁好吟詩一字一各各譬如線穿珠線斷珠零落謂其詩義不相屬也文徵明亦有傍人大笑從他笑詩伯元來是好名

之句晩以吟樓自號吳下知名士夫題詠殆遍篇什盈卷皆寓譏刺惟吳文定公詩末句有江南樓閣知多少誰似吟詩趙倚樓含蓄不露古人有云題詩以貽達者陸翁之謂歟

劉貢父嘲士人口吃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雖無雄才却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吃也景泰初慶陽茂彪為御史嘗侍班　上未出時王越與錦衣官立語既

而彪斜越云御史王越東邦走入西邦裏
彪盖口吃以班字讀作邦　上大笑而領
之同年强某有詩戲之云豸角戕戕侍早
朝含香常得近神尭東邦莫入西邦裏從
此人人憚茂包茂自呼彪字曰包故云
林可山洪宋理宗召見贈官不受口占一絶
云小臣野性樂煙霞住在湖山第一家但
願聖朝時節好不離祖業種梅花自謂和
靖七世孫也時人嘲之以詩云和靖當年

不娶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
種正是瓜皮搭李皮俗謂冒認親族者爲
瓜皮搭李樹
趙子昂松雪之號本以琴名胡子昂學趙字
而號竹雪未詳何謂余嘗見霏雪録載張
碧字太碧黄居難字樂地慕樂天太白故
也是皆可笑又有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
鶴以比杜荀鶴此又可笑之甚者
湘山野録云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

中立忽問曰誰撰盛荅曰度撰滿堂爲之
一哄杜撰之説其來尚矣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雖遇公卿亦不
少避荊公當國時有獻議梁山濼可涸之
以爲田荊公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問于
貢父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既退荊公不
解其説呼其子雱問之此語何意且出何
書雱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
父之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人

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
涸湖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絶
倒嘉靖壬午年吴中久旱井泉俱涸有司
開浚河道河既開而遍壩無策或獻一詩
云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圖不費工壩
下掘潭深似壩就將壩土塞其中有司如
其言果得就緒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緑隔花偏
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未脱元詩氣習

余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黄魯直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爲灑前朝碑凍雨暴雨也出張平子賦王文恪公讀徐武功治水碑云讀罷穹碑人不見北來凍雨洗寒空之句

故友許子襄錦嘗言東坡指徐凝瀑布詩爲惡詩二字無出予閲唐語林云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准勑惡詩始知坡公無一字無來處子襄已爲泉下人惜未之見也

俗間謂龍燭爲脁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俞文豹嘔玉集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

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荊公作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貝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乃賀資二字也又云四箇口皆方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不用器字商乃圖字也

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

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水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

蹴踘謎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沈石田有感事詩云閶門自古繁華地兩岸樓臺近水居昨日東家做官去西家連夜教兒書近吳中人家凡生子可六七歲時父兄令其減裂讀書不習誦朱子小學蓋謂無益於舉子業也往歲天台陳御史選

紹興陳提學琳正德間盧御史與三公皆
用小學出論題以考士子一時市購小學
讀之至試日盡出竟不知其由論題衆皆愕
然不知其詳誠可笑也

玉山顧仲瑛自號金粟道人自題小像云儒
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説向
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宋人傳大士
詩云道冠儒履釋袈裟三教原來總一家
之句無名子以詩嘲曰袈裟新補片雲寒
足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捻沙
終是不成團亦可爲笑資云

有一士夫晩年納二妾托其友命名友以忠
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命婢
宜乎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聞
者爲之絶倒

許棐樵談云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
風雪滿門又曰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
一經一呪動博千金文士刳精嘔血不博

人一笑吁士賤何獨在秦哉近朱用明昌
有感事詩云筆作鋤基硯作田近來何事
少豐年不如老衲千聲佛到處逢人易索
錢余效之作一絶云西隣劇貴過高軒東
舍豐財萬頃田東舍西隣今寂寞野人茅
屋尚依然

陸安甫蒐殘録云佛法惑世已深若是無實
見便居大位的人也猝不能救正今之初
學小生讀經書尚未徹纔戴得一頂生員
頭巾着得一領襴衫便自道是秀才了開
口便譏罵佛法若譏罵得着他病痛有何
不好及至問其所以然就像鐵槌打了下
頦更不能一語其甚惡之兒華方讀書學
文恐其不能窮理而亦附和此類故筆數
言于此朱文公有讀大事紀一篇在本集
七十卷中説得極明快要識佛須識得此
義宜檢讀之

金季張石泉宇字彦升河汾文士也其間述

詩云解作時文一二篇胷中意氣已掀然
何如剖破醯雞甕首取人間大有天余謂
此詩切中時病今之後生晚輩纔讀數卷
書則意氣洋洋見其居於位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老成先輩慢不為禮吁世降澆漓
士風日不逮古如此
太史公緒訓云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
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
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
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
世勸沈存中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
過激茍其性如此亦可尚也宋兵部侍郎
四川劉儀鳳酷好書籍傳寫不已時相責
其書癖廢職以是黜之著作郎關壽卿以
詩餞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秪因翻
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薇正
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古云在官抄

書謂之風流罪過亦不可不戒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
敬是持則情真而愈宜交久而不衰也一
以事干人而弗遂則怨之以己方人而弗若
則忌之此常情也君子無求於人何怨之
有反求諸己何忌之有俞文豹吹劍外錄
記趙竹所一聯云事纔有意終須失人到
無求始是高達哉斯言也
點書以藤黃和硃用之則色久而益紅磨墨

入藤黃少許則黑而有光
少師楊東里嘗曰東坡竹妙而不真息齋竹
真而不妙蓋公成於兔起鶻落須臾之間
而息齋所謂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者
也專以畫為事者乃如是爾今人有得東
坡竹其枝葉逼真者大率偽爾沈石田長
於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
竹醜小兒旁觀謂楊柳李文正公題柯敬
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

更難君肯蕭蕭秪數棄滿堂風雨不勝寒、
不得畫家三昧旨亦道此語不着
唐人風雨字入詩最佳者載于麓堂詩話宋
詩惟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播傳
人口後村續詩話載㳺次山卜筭子詞云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别
離風雨催人去淚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
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一詞而四
句有風雨字讀者亦不覺其多句意清婉

亦自可喜
武功伯徐有貞學術文章功業爲　我朝之
元老尤工於詩詞玉蓮環云心緒悠悠隨
碧浪良宵空鎖長亭丁香暗結意中情月
斜門半掩纔聽斷鐘聲耳畔盟言非草草
十年一夢堪驚馬蹄何日到神京小橋松
徑密山遠路難憑其詞句句首尾字相連
故曰玉蓮環也此體自武功先生始今遺
墨在友人徐希遠家

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
亦可恨也辛幼安詞云戲馬臺前秋鴈乘
管絃歌舞更㸃棋要知黄菊清高處不入
當年二謝詩傾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
心期明明朝重九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
詞調鷓鴣天辛盖爲菊花解嘲也
樂天東坡二公詩中往往有金帶紫綬之句
或謂其矜衒此不知二公之心者盖命服
章身人情所甚喜故發於心聲亦何害也

樂天有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着了好歸
田吳中王文恪公歸自内閣經歲不入城
府養高洞庭故里六十自壽詞云且作山
中宰相依然玉帶蟒繡爲袍又踏莎行云
紫閣黄扉蟒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掛
冠一日賦歸來閒情人在功名外明月逍
遥白雲自在别是人間閒世界起來把酒
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觀此則公之高
情雅致飄然物外之情可以想見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
天全翁脫去世故惟以丘壑存心其遊靈
巖題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
比東山好有畨畫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
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眞逸少向西
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
照似寶鏡裏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
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屧廊聲杳麋鹿
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
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
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
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
自有天知道醉呼童倦進餘盃便拚得到
三更秉月廻仙棹此詞爲人膾炙公年六
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
詩弔之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
天知之句

詩人以妓無顏色者謂之鼓子花鼓子花即

米囊花也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凉殊
無況營妓有不佳者乃作詩曰憶昔西都
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
裏鼓子花開亦喜歡張子野老于杭多爲
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
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作詞贈之

南京舊院名妓齊錦雲者善鼓琴頗知詩不
爲脂粉態與文士傅春最密春美風姿善
談論以歌詞稱踰年坐事繫獄雲脫簪珥
以周給之後戍遠方雲欲從行春力辭曰
汝雖愛我殊不知美色長途恐非所宜雲
有泣別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
斷腸鶯願將此淚爲春雨阻汝明朝不出
城別後誓不見人蓬首垢面焚香禮佛而
已未幾疾卒嗚呼孰知風塵中有此卓異
者哉視世之夫死骨肉未寒而謀再醮者
多矣聞錦雲之風寧不有愧

吳鳴翰有別妾詩云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風流已白頭記得西樓明月夜幾聲檀板按梁州本司空圖黃金費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之句

陳孟賢寬有侍姬曰雲英者晚年作詩嫁之詩云東風吹動襪羅塵送爾那堪復送春行雨池臺渾似夢落花時節易傷神白頭恩愛非無意青歲淹留恐悞身此去成家家有業故園回首莫沾巾一時士夫皆和之亦可見前輩忠厚之風

唐人張祜嘲黑妓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猶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而慚遂往見祜再拜請曰端端祇候公相伏望哀之乃重爲一絕云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前嘲乃解近楊景賢善滑稽其誚黑妓詞云鶯花寨打起一面皂鵰旗盟誓海翻

成就了洗硯池托香腮難辯烏雲鬢喜黃昏愁月低唱陽關春白雪休提宜住在烏衣巷休拏着白玉杯却便似畫圖上水墨楊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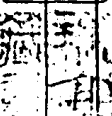
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曰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慚客問余之樵語亦然

俞文豹著吹劍錄成自題其後云可笑春蠶有許癡年年辛苦爲他誰恰如貧女飛梭了挂體何曾有一絲文豹博學耿介予生也晚異世同姓豈敢與古人方駕第恨少失學長無聞徒食粟而已口占二絕以志吾過云朝讀書編夕已忘分明無異鼠搬薑平生爲有貪多癖入眼何曾記半行又云矻矻窮愁四十年漫將名氏附前賢大方莫笑齊人陋秪爲尊鄉意獨專

山樵暇語卷第十終

夫漁樵問對康節之寓言草木靈長神農之
聖藝柯經紀異藥籙迸秦弁也仰止喬林垂
情弊帚掃落葉於群言採百花於衆手蜜脾
未補叢議與焉或曰樵貧業也何暇於談語
利謀也曷臻乎道應之曰余樵也則不然煙
霞滿身而雲月在足有息利名而背忘榮辱
開茅塞成坦途使蓁蕪爲平陸雀筥芝朮哎
咀松菊人壽弁延我期于役時暇也則朝露
研珠更談秉燭補希真之清歌刪獻醜於梅
屋釋老杜之枯梨注陶公之榮木嘲東野之
朝饑惜會稽之反目是謂減價隋珠求瑕卞
玉宜乎山樵之暇語視爲齊人之亂璞也時
嘉靖戊子正月上澣守約俞弁子容自序

山樵暇語跋

右山樵暇語十卷明俞弁撰見四庫附存目提要不詳始末故列于明季諸家間今按弁字子容又號守約居士正嘉時人後序甚明四庫據天一閣本著錄者蓋失其後序也書中稱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爲鄉人則亦吳人也卷五予一日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塢別業云云又知其爲六如之友是書雜錄古今瑣事及詞章典故間加考證亦有全錄舊文者體例在詩話小說間卷十引宋俞文豹吹劍錄以自況弁效文蔚題詩二絕可知其宗旨之所在矣然紀載翔實不如文蔚之議論紕繆四百年來傳本絕稀涵芬樓得華亭朱象玄手鈔本有朱象玄氏朱文方印朱氏象玄太史氏印白文兩方印象玄快閣藏書久已散爲雲烟昔年曾見大德本漢書捺其藏印此出手鈔彌可珍也丙辰夏正十二月無錫孫毓修跋

山樵暇語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俞弁撰弁始末未詳是書襍錄古今瑣事及詞章典故間加考據亦有全錄舊文者蓋偶隨所得而錄之故編次皆無倫序亦多疎舛如稱唐韋莊上書浙帥之類不一而足

楊氏塾訓六卷

〔明〕楊兆坊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饒景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楊氏塾訓六卷》提要

楊氏塾訓序

塾訓者武林柱史楊蘇門公所手輯以訓其後人者也先是公仲子仲堅令吾旁邑有惠政不佞為文壽公又數年而得是編讀之擊節曰懿爍

我古人善行嘉言脩身齊家處鄉立朝之極則靡不檃括其中如示睟盤如列都肆惟人意所擇取又其言簡約而醒觀覽其旨切實而便率由淺之為灑掃應對之粗而極

之即精義入神之玅孰之為
多識蓄德之功而悟之即舍
筏忘詮之境宋儒曾有此意
著為自警編言行録諸書已
行於世第限以本朝取裁未
慱兹編特推而廣之其託言

塾訓則自居蒙養之事用意
約取名廉且以為楊氏之書
而非通國之書則其欲然不
自是而身教子弟以讓居然
見矣予觀近世學者高譚名
理而倫物則踈徃徃棄下學

而趨上達聽其言似已出聖
入神而起居食息之近反有
不得其理而踰閑出入者其
究曾不如日用不知之百姓
嗚呼弊也久矣然則此書於
救時尤切非楊氏一家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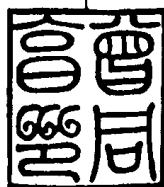
而私秘也予獨慨蘇門弘負
厚瀦晚始以明經應薦而泊
然引退不欲拜一命以歸其
於編中所載前言徃行曾不
及措之行事而獨以雄文高
節為閭里後進所誦法豈韓

子〻所謂為澤不為川者歟然
公惟不試故能儲和葆真長
享其天年親睹侍御服行家
訓游登崇要行為社稷名臣
而猶子以及族屬諸彥聯翩
繼起以其所聞於家塾者秉

時自劾愈於身自為之公殆
昔人所稱得道之精者以衛
身其土苴以為天下國家者
非耶後之覽者誠知公不用
之用有在庶幾觀公之深而
茲編者特其緒餘也予故不

辭侍御之委書以歸之

萬曆癸卯仲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
書前工部尚書侍
經筵吉水曾同亨頓首拜撰

楊氏塾訓序

昔人有言讀出師陳情表而不流涕者非人臣子也故讀平原蓋嘗傳即欲俯躬下士讀俠客傳即欲輕生蹤斯以觀凡人意稚子溺情結習皆理礙義有父師所不能誨刀鋸所不能斷者偶有所省覺至于惕心汗顙油然而不自已是故提性不如規理規理不如證事事觸理理觸性有所紛結天性自至與傳記所載兩不相期然必有所觸焉而起豪傑之士即挺然自豎立而激發神智通徹御變不有所證驗固非一智所能獨裁凡夫即凡愚可以慄然有作而豪傑之士于以通事會之未蓋志氣之周古之人著書垂訓脩道立教之意如是為至非苟為修而已嗚呼此藴門先生楊氏塾訓之

所以作也夫古之尊經緯矣著書立名字者多矣法之博而失實尊而至桎畔乃如說苑世說雋而遺俗齊諧虞初怪而不經柳或不誤不編不歸諸雅馴則

訣與夫闕倫常通日用厝礪身心經綸世務矩之忠孝節義機智手略細之單辭隻行閒巷房闈之事凡古人所已行令人所不逮者靡不臚列而標揭之若是

編者之深切著明也蓋令讀者于天性事理交綰互證之間其中若有所開而所謂油然而不自已者于是乎出豈非豪傑之户牖而庸愚之津梁乎先生嗜學博古篤

行好脩自隱而不自用以其所為用世覺人者託之書寄之其子仲堅侍御而令吾黨小子尊所聞行所知是編者亦其一班也　門人黄汝亨頓首

謹併書

刻楊氏塾訓序

夫蘭之為芬也沃以清澧居以玄室故幽逸芳郁君子服之非此族也庶人弗近故纁之質黄染以丹則赤人之性貞漸于俗則易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漸靡使然也古者士稟一教家無二學所與疇者無陂所與語者無衺者核仁義之林濡沫中和之化父兄之教不督而就其子弟不肅而成何者淂所漸也故孟子曰以善養人形就心和積漸以往如雨之潤物瀌澤滲漉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矣

直指楊公持斧漕務按節廣陵瞻隸屬員竊在下風窺公風節論議有道術者語次淂請尊公塾訓遍閱之廼知公家學淵源遠矣

尊公被德懷和通綜今古棄廣文不就而陰行善武林人方之陳太丘說在太宰曾公序文曄不論乃推塾訓之作所謂以善養人者也夫人性本善習與性入習乎是〻之勝非習乎非〻亦勝是

非入而君子小人較然以分辟之
傅馬棧然先傅曲木直木無所
施矣先傅直木曲木不浔就矣曲
學各是其師嬰兒各識其親則
何也中有本主非其類者無由入
也而况漸漬于道德被服于義方

者乎今塾訓之書原本性情据摭
人物自稚齒以至登年家庭以暨
朝著養身以及謀國條分縷析
合于中正軌于道彚令家子弟
童而習之終身由之師斯友斯合
于若性擧而措諸為子必孝為臣

必良立德立功立言必期不朽何者
正言讜言先者主事無蹊道旁
見障遏之邪關也是書之刻嘉
惠天下意念遠哉暐幸而校梓業
先天下而受公潤者爰本其意而
綴諸篇

萬曆癸卯冬十一月朔屬下吏直
隷揚州府推官饒景暐謹序

塾訓序

家侍御鳳研理學先先行誼嘗從大方伯鄧亭陳公少司馬鄧庵許公議論揚搉廷鑰多執灑埽從旁竊聽娓娓皆躬修事也嘗曰孔子大聖人猶云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何至如今之君子濶略倫常曉曉性命以此訓俗聒世愈騖愈惑猶樂爰居以鐘鼓被猿猱以文繡匪直悞人直自悞矣故予姓趙進輙稱引古訓欲申其理先澂之以事既舉其事即實之以人若曰彼人也我人也彼有已然之公案我何難循見在之轍跡二三子毋忌吾聽論注矣廷鑰退而筆記漸次成帙徒恨自暴自弃莫步莫趨讀馬服之書而不知變寶曲阜之履而昧其神揆厥訓條無一相肖心甚艾焉庶幾以之塾黨資

彼同志猶不虛嘉与之初念云耳或云何以先教子孫夫易首乾坤次列屯蒙自天開地闢養蒙為第一義矣且古之教者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弟焉教之為人臣焉即它日為父兄為君長舉隱括其中教子孫教其修齊而治平大人大學之事也惟是古懷懿淋不厭詳採故遠稽近述縷析條分從人資分擇取务習之為小子之造長由之即成人之德此藝訓意也問何以緩及婦德家之不齊恒始於婦人必徵諸妻子其教始真又何以旁及患難凡境可假逆境難俟惟極之患難其心始盡嗚呼此夫子所謂不愠大易所稱無悶學問能事畢矣吾烏知孰為陳迹孰為名理孰為下學上達哉吳侯知言者

楊廷筠謹述

格言

空青子曰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墻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績七也能睦隣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禀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

在座二十二也閤人謙婉二十三也家人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姻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肰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論宅

吴處厚曰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方便陰德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十六也不談閨壼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

之二十六也浔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言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一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禄令終不全福禄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論相

楊氏塾訓卷之一

武林楊兆坊說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教子孫

太任文王之母。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敎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內則曰。凡生子。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記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世以姑息驕縱其子弟者固非。若嚴而過暴。徒使恩薄而情攜。教反不相入。亦不聞此訓矣。）

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疏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公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脩整軍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惟內行淳備。先足服人。故諸子安心。各執一業。）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最不好的氣習）通輕俠。援前在交

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淂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瀍、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淂。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淂。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人謂伏波戒子說議而已後說謀致季梁大恨卒有明珠文犀之謗雖死猶冒薏苡甚哉口語之為禍也

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獨、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

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故勝齊魯諸儒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親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輙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字字當玩

晉陶侃為縣吏。嘗監魚池。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必使人子一味不遺恐非人情然古來有此家規後人亦不可不曉出自中間尤呂爲難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茍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茍亂也。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景升知歎息而不能用故琮卒爲虜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唐中書令崔玄暐初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嘗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為盜而未發者耳。名言安得不憂而更喜乎。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又雨宅後古墻頹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愍妾母子孤貧

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撤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灋、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鳴、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侄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為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灋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病甚、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

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衹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志、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蘗、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

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裴晉公訓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間能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黄山谷亦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出群者。便當名世。故周公謹兼取其義。扁其堂為書種云。

顔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壊。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蟲鼠之所毁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此細事耳。然對典籍知敬。對聖賢則事亦匪細。

顔之推家訓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宋王叅政伯大號留畊。作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禄。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鄭氏曰。子孫須恂恂孝友。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至于飲食。幼者必後于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亦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得掉臂拖足。以陷輕儇。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蒙童。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絶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切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事耳。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禄

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見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

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乎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蹤進徒為耳、中多格言

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皆真達識也。

蘇東坡與稹二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常但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趙德麟曰、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語

其夫人曰、四子他日皆繫金紫、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宰相、後果然。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

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来。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獻公教子孫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省覲公。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位試一府。

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廪祿。將何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胡安定公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我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養蒙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邵伯温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温自此于先達。不敢妄論。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然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嘗見今時士夫之家。往往命工繪寫香奩士女故事以資翫好。孰若畫二南及豳風圖裝演成冊。不惟足為子孫律身之規。且於內人觀之。亦足啓其勤儉柔順之天。蓋昭昭乎不言之教也。

善為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弊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此欵作結尤妙

孝親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皐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曾參孔子弟子也、事親極孝、養父曾皙、必有酒食、將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嗜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又曰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

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又曰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子曰、若曾子可謂養志矣、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皙怒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夫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閔損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悟、遂成慈母。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仲由事親至孝、家貧、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乃歎曰、雖欲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老莱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周身之物、莫不畢給。漢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鄰母、鄰母具以對。姑慙感、呼還、奉養益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後舉孝廉

除江陽令、卒、鄉人為立祠、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張奉慕毛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笑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帝下詔褒寵義焉、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辭不獲、遂將婦人至錢主家、主問婦曰、何能、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絹三百疋、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內、三百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去、行至舊相逢處、婦謂永曰、我天之織女。天以君至孝。使我為君償債、事畢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擊張叔、吏捕蘭、蘭辭木像去、木像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初敲木像動容其說太異然事經奏聞詔圖形像則決非附會者

王祥性至孝、蚤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取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祥輙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歿居
喪毀瘁、杖而後起。後仕於朝、官至三公、
王裒父儀、為魏司馬、東關之敗、為司馬昭所殺。裒痛
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
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也。廬於墓側、旦夕常
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母性
畏雷、母歿、每雷輙到墓曰、裒在此。及讀書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之篇。
孟宗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月思筍食、時地凍無筍、

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筍數莖、持歸作羹供
食。食畢病愈、人以為至孝所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
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茶苦如此。汝啖生
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
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數升。丘氏世寶此
甌、
郭原平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石建為親親澣廁牏、所處貧富不同、其用心一也、每為人傭作、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
穀味不辦、惟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忍饑終
日、義不獨飽。俟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易米然後舉
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味、未嘗
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塋壙凶功、不
欲假人。已雖巧而不善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
出力助之。久乃閑練。又自賣以供衆費、窀穸之事、
儉而有禮。塋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傭債養母、有
餘聚以自贖。既善構塚、求者盈門、原平必先貧者。
父喪既終、不復食肉。又自起祠堂、每至歲節、常哀
思絕飲食。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田
數十畝、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人慢其

墳墓、乃竭貲增直、以買其田。農月輙束帶垂泣、躬
自耕墾。時人皆稱其孝行、
庾黔婁性至孝、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
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
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
苦。易泄痢、黔婁輙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
夕、乃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語曰、聘君壽
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
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
梁湘州主簿吉翂、父天監初為原鄉令、為吏所誣、逮

詔廷尉、矜年十五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吏疑其童
稚受教於人。再三鞫之。終不變。上聞、帝乃宥其父
子、
宋會稽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
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
不辨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餚者。若不可
寄至家。則不肯受。
魏高祖幼有至性、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及受禪。悲泣
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唐曾成王皋為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

而感、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
潮州刺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
跪謝告實。此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郴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
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
旦櫛縰笄拜於堦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
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
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
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唐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為工部、侍郎頲固辭

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
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孟蜀太子賔客李鄆年七十餘。亨祖考猶親滌器。人
或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
致其嚴矣。
晉李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常有他
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
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趙康靖公槩會郊社、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
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
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
之。後遂以為例。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涕落不

能止事母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母徒載而西登進士第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日供具母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所奉饌皆自調味母食時必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母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

不絕聲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墓適聞之為泣下曰想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幹既終喪不徹廬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後屢因表薦至和州防禦推官卒年七十六徽宗賜謚節孝官其一子

趙應祥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應祥年二十六時從父自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

焉知父死濵州利津縣又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汝父吾所瘞棺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翳然榛莽塚墓纍纍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墜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縈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人以為孝感所致（到此無法了只得聽命于神）

友悌

虞舜異母弟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為天子、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季札不得國而賢名千載、壽亦近百歲

田廣同弟田真田慶三人友愛、後因婦言、欲分居、有三荊同本、經宿萎黃、廣曰、荊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悅茂、

衛宣公惡其長子急子、使諸齊、使盗待諸莘、將殺之、弟壽子告之、壽子異母弟當代兄立者也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盗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有嫂如此平乃得盗名為何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

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後漢議郎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

義篤。實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爾幸而得存。我後當得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趙孝遭荒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將烹之。孝聞即

自縛詣賊曰。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並釋之。漢明帝聞其行。召拜諫議大夫。

薛包好學篤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漢安帝聞其名。特徵拜侍中。

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嘗同被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嗣續計。乃遞往就室。嘗與季江適野遇盜。欲殺之。肱願殺身救弟。季江願

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賢人我等不宜侵犯乃兩釋之

王覽與兄祥友愛甚篤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嫉之密以酖酒與祥覽知之徑趨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覆之自是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後官至光祿卿其孫導為晉相後嗣貴盛不絕後來王氏貴盛江左無比蓋由先德在人門第素高耳

庾袞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兄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楊椿與弟津並篤義讓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設

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譚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泗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

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郄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屬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李勣為僕射其姊病親為燃火煮粥火燎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

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弟為甚矣。世之錙銖而較計失天性恩者皆不能綽綽有裕也

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唐柳泌敘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如事元公、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大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為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於公卿間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戲於掌上、誤墜階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為兄如此。豈妻妾它人所能間哉

王文正公旦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此與弘射殺牛皆怡然見之辭色不動如何養便到此

杜正獻公衍、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

司馬溫公光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陳忠肅公瓘於兄弟友愛甚至。伯兄早世、公撫恤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斥、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趙彥霄兄弟二人、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已壞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

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紙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曰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只施之而已

宋朱軾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無償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以束脩依數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胥徵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至于非命非虧德乎曰弟不肖自取刑辟其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報矣澈覺詣軾請其說軾曰有之澈罔然自失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八十四而卒

睦族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亥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武德中陽洪葉至其家、見六院共一庖、庭無閒言、子弟皆有禮節、嘆息而去。貞觀六年表其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太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江州陳褒十世同居。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宋相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飼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時、語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苟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三十千、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承

其志、如公之存也、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黄、捜外庫、惟有絹三十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程太中公珦前後五澤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周濂溪先生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及知南康軍上印授、婦、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甚謹、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庄

蔣生輕財重義、其子侄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復買又還、至於數四、嘗泛海、欲趨郡、偶遭回風、所擊溺水、舟行如飛、已而見一人冉冉在水上隨風赴舟所、衆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其故、曰、方溺時如有一物藉吾足。遂得順風相送至此、人以為積善之報云。

婦德賢類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漫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棄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千古僅見此人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

楚莊王好弋獵、樊姬乃不食鳥獸之肉。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

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筥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推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為美、

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窻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況臣民之妻乎、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

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悰爲澧州刺史。主從悰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衆讙說以爲異事。悰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洎三年間。不識刺史廳屛。彼天子之女猶如是。况寒族乎。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笲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布寸縷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已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不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爲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于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爲

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将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為晉名卿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栢舟之詩以見志　已下貞類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魏溥妻房氏年十六溥卒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周虢州司戶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

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唐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董氏年少與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之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房玄齡微時病欲死謂妻盧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愈禮之終身焉

楊氏塾訓卷之二

武林楊兆坊思說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攝生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存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唐柳公年八十有强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不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

右銘也

碎金錄曰吾諦觀人世誙誙然趨死者如百川東注也其死所有二焉觸名位之禍機冒衽席之畏途能不溺者萬萬中或有一二

紳言云食色根於所性婬殺謂之惡業二者事本粗鄙而關涉甚大迹似淺近而克治為難儒曰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裡做工夫釋曰若不斷婬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玄曰病從口入禍從色敗子若戒之命同天在究心三教而不透此關未有能得者也况殺生恣味好色喪真機

元相因勢更助蔟縱慾體瘵思補肥甘多食氣昏慾為魔祟迷則同迷能甘澹薄慾火不然常持淨戒粗糲亦美悟則同悟矣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視口食如塞饑瘡自然不生分別

范公質誡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經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伊川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

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學佛作家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三五之華人之本德之輿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忽此獨欠講明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憺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競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夫人非不欲安而壽而日應爾神稍疲倦則三尸九蟲作我蟊賊是以丹田之真為其所擾精進之士先尸蟲消絕五臟之神各安其職故度人經曰五帝侍衛也三尸乃人身

三部陰濁昏邪之氣上尸彭踞居人頭中尸彭躓居人腸下尸彭蹻居人足凡人嗜欲貪淫種種不善皆尸鬼所使庚甲等日詣天曹言人罪過毫髮不遺欲人速死彼則欣躍古仙詩曰窮盡世間無限法除非丹藥斬三尸

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嗜欲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之蚤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者不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欲寶精人之壽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水油枯燈滅水涸魚亡桼

何愚人以苦為樂見色棄生豈知精竭命亦隨逝七魄在身使人昏淫三魂喜人為善本命日魂神降體其日能清淨身心不酒不色更衣焚香坐不睡眠即得魂與魄合魂屬陽魄為陰陰陽相和道氣內降命根堅固身體清安若以酒色昏亂形體魂歸一見去身七步之遠穢惡衝射魂乃復去七魄因魂不能來合則其陰氣愈盛鼓舞得志肆情恣欲若三度昏亂魂不得合魄者則陽衰陰旺七魄與陰鬼交通但思淫亂

李宜春曰精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木之有脂

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為物莊子曰既已為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慾念

劉真人洛陽三年日唯觀空遣忘愛根繞動便誦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遏人筭斷絕人命門

玄同子曰仙家只要留得精神則根本壯盛生氣日茂若慾心不息靈根不固則精薄而元氣之生日少漸漸竭盡以至於亡禪客曰若不斷婬慾而學禪觀猶蒸砂為飯雖百千刧只名熱砂不得為飯然此事須在清心絕念上下工夫宗鏡録曰久穢

善根深逢塵塵不浸不是塵不浸自是我無心此正所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邪魔不入慾火潛消自在逍遥與虛空等方是絕慾世人不知隨起隨抑傷損元和或又以不泄為還精補腦神氣已去徒留敗滯之物積于腰腎致成奇病何不昧哉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

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兩至陰陽爭之時猶損人耳

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東垣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

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火大旺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土大旺、土旺則水衰、古人於夏獨宿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内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温、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来春發生升動之本、此時恣欲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温熱之病。此五個月、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為一月之虚。風霧大雷、虹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愁怒驚悲、醉飽勞倦、謀慮勤動、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一日之虚。與俗所謂注夏病、此四方之虚、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前五個月宜出居於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養炁以成真。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慾為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三二分飯、氣候自然順暢。饑生陽火、煉陰精、食飽傷神、氣不升。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餓、

任恭惠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

黄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我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心勞二字極有深意

陳忠肅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録、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
矣
蘇東坡龍虎鉛汞論人生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
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
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
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
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為堯顏者以
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今觀之心之
性淡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

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
有不如此者也龍水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
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
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
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於心者
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
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
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
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
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

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此佛經）
（待其自止忽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
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
（一息一息帰之下丹田中也）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
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
上行之水翕然如雲烝于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
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
鼻引於香火輙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
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
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配乎水火合

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
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
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
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
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
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
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决為可信
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
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刳心以受之盡命以
守之亦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

絶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于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来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窟山或使絶域齧草啗雪彼何人我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窻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絶人事饑則食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暑睡一更卧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以時東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比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舐懸癰中明此一法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来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習息却慮掃滅塵想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臟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復滿氣從閉處至此方為一息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鍊不嫌其鹹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嚥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磨之使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磨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實熱腰脚輕快久亦不已去儽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近来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閉多時使氣

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
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閉目
內觀、漱鍊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蓋清淨
專一、即易見功矣、神僊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
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
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
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
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
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玄精玄氣、節之於外則

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
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欲、自為偹養、直
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寡欲而
得男、貴而壽。多欲而得男、濁而夭亡。
孫明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
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
清虛丈人食雄鷄、語人曰、雄鷄骨強肌滋、亡陽故也。
線鷄則不然。君子可以知惜精保身之術矣。
薛文清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
莫此為甚、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欲

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
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居處

人家造室。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居室太壯麗。命之曰木妖。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念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曰。嘗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不但景仰晉公不敢儼然踞其故室感慨廢興亦自不忍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世傳萊公好侈至鄧州花燭滴淚成堆晚有播迁之禍及觀其自處樓臺無地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佔。為隣所佔就妙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穐風穐草正離離。處之若戲更妙子弟不敢復言。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頹垣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如家人勸治居

第未甞荅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禄時有横
賜計囊裝亦可以洽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
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
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
足耳安事豐屋我後遇疾沐浴仰卧而逝時盛暑
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重在持念輕易動他念不得東坡先生所以稱為學佛作家也）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若
喫是丞相禄不喫是丞相福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甞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
為人清儉在官未甞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
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
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
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
去之年二十忝科名預喜宴欲不戴花同年曰君

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
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賓客
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
是惜福延壽之道

范忠宣公鎮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
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
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
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
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餚隨有而設酒
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撞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
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王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謁公公留吃飯餉子弟
云已留孫京吃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矣公
餉安排則非家常飯可知韓公億與李公若谷同
遊汝州謁太守請李為門客尤敬待韓每韓至令
設猪肉李常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太守禮
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古人節儉若此今以饅頭

猪肉為粗食恒用何哉唐高錢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飯惟食蔔匏所以簪纓濟濟顯融久長杜祁公為相食于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譚而已故年逾八旬壽考終吉李德裕奢侈一杯羹費錢三萬晚有南荒之謫寇萊公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夜宴劇飲燭淚成堆晚有南遷之禍人皆以為奢報信矣豈惟臣哉天寶中貴戚相競進食珍羞畢集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楊國忠市胡餅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手掬未飽而

泣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吾人乎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夫家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頹弊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惜福養財有補風化不小可作聽事門榜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惡終見其不終耳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夫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蠛蠓

過前何足道哉

馬仲學于程頤勇於為善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嗜學 附諸儒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李固少好學、常改姓。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乚乚。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彼有馮籍父兄者何啻千里）

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

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偶、歐陽修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繼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然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已自先不好了也。

顏氏曰，人生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稼穡，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論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劄，筆則纔記姓名，醉飽無事，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以為足。及有凶吉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燕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莫如讀書。世人不問賢愚，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豈惟不枉不失，更有進處。

程明道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

辛年五十四。明道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

蘇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愧之。笑見齒本曰靳。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古人飲食皆有制度，故富者無芬華，貧者無慕效，風俗如何不醇美，人材如何不成立。

王沂公留同年子喫飯，飯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

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檢身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無用之辨、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踈、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寸惜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譚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生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江左放達之餘、乃有謹禮勤事若士行者、一時必笑其陋、以今觀之、豈非砥柱中流不染市俗者耶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夭壽之所由定也、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張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孔戡於為義、若嗜欲、（但有所惜便不敢為義）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

司馬温公箴曰、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自檢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澈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殺端切須弗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宋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熱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

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或問迂叟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悍馬、如幹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拜手告於

天、意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

張子韶曰今人寡言者、雖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逐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来、未有臻斯理者、

伊川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

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

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来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

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摶、源流最遠、之才遂授雍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篳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雍、恒相從遊焉、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危篤時、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既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著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朱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盡精力、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即上封事、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已未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沈、只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丑為熹絕筆。甲子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于正寢、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犇訃、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

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黄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

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説。而緊要為已。多不淂力。又常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黄幹初見熹、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賔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潰耳、

張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録、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明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輙有所隨順、帝常言伏節死義之臣難淂、栻對當於犯顔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栻

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説、太極圖説、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呂祖謙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

将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録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許衡河内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不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擧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去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秩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夏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慄、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

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

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謹禮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曲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内則曰父母雖没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

官備則具備

祭義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内

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有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别無義禽獸之道也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内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坐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淂、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色容莊、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擇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
樂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也、

楊氏塾訓卷之三

武林楊兆坊思説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雅量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趍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汙朝衣。寛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畧加安排便不難惟卒然應出是何等胸襟）

劉寛為司徒。有人走牛。就寛車中認之。寛不爭辯。默

觧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慙送謝。寛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以諧語解忿妙）

樂廣性冲約淸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

帝惡王敦。稍抑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盍懷不平。遂構嫌隙。

衛玠嘗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燋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

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鋭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大司馬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

位望者皆戰慴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郗超嘗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秦兵至潁口兵既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文仲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非必有別旨人情洶湧推靜足以鎮之耶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此便是計

孫登性無恚怒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

齊人沈麟士其所着屐為隣人所認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後得屐以前屐還麟士曰非卿屐耶笑受之

唐太宗召魏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

之禍太宗素重其才改容禮之

鄭和譛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

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辨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不怒不喜便屬雅量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中夜同宴屢聞鴞音韋流涕而歎泌曰此鳥之聲人以為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鴞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

韓魏公琦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得於壞塚蓋絕寶

也、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置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玉盞竟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自有時也。汝何罪。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

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以直報怨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邪、抑其識邪、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

世無此理但過

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沔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跌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

無許來何只得隨情鎮物處之若平常就中定須挽回

去其人曰其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示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上笑曰向敏中

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太尉王文正公指王沂公顧謂壻范令孫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王君昨避讓會靈使頗咈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慑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語録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凡人語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與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亢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為相有體似又不必如是　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楊龜山語錄。引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

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謦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謦。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謦。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彼係幕職只以詼諧解之體統愈全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躓於崖岸。拱把之木。每沉溺於川谷者。為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

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擾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端謹　詳見學禮門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世人只要外面好看客至無具雖戕親以奉客世態盡然何如茅公居貧不諱厚薄恰有條理也然非林宗不能識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

膝處皆穿。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名言

施惠

孫鍾幼失父，事母至孝，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者，家事福德神甚虔。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獻神訖，引少年飯瓜。三人曰：我示子塟地，塟後子孫世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許步，勿返顧，見我去，即塟地也。鍾行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塟母。其塚上常有五色雲氣。鍾後生堅，堅生權，傳子孫五世，皆王於吳。

葛繁為鎮江太守，有一官員於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塟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携來倩，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定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人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為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陽雍徙居大道峻阪下，絶水漿處，晨夕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為書生，問曰：何不種菜？答曰：無種。乃與數升。雍大喜，種之，其本化為白璧，餘為錢。書生復曰：何不娶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為狂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雍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給漿補履，此寔人事，至感動天神，蓋為濟人心真，無問事之大小也。

徐宗仁鄉有一江湍急，常年因渡船小，觸石船壞，溺死甚衆。宗仁發心造一巨船，兩頭裹以鐵葉，自雇篙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年三十三，星士謂其當死。一夕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有濕衣之鬼數百人告于王曰：徐宗仁濟生拔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子孫榮貴。王者語宗仁曰：汝壽本當盡，今特延三紀。覺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果逾三紀而卒，二子三孫皆貴。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稳之田

再嫁再娶必指次女次媳也若再醮續絃決無此助

此出范文正公筆言可信

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食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計其費歲止四百頃然已市義無窮矣

實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偁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五

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二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脩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為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凡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

依夢壽延三紀只該六十六歲今又過甚歷要之功德浩大壽亦不可限也

因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

楊氏塾訓　卷之三　十六

蒙恩渓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既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令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踈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為故人。實書其事于冊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録以示好善

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
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參政范仲淹記
尚書張詠守成都常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
黄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
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黄承
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来既至果如
夢中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徳真君
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
無他長惟每歳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粮候

尚書拜承事久使人掖之好善何男決也

至来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
如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
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黄承
事皆在籍中而黄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
絶非賑濟陰徳之大所致然邪承事諱兼濟
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子二人哭之哀因
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止有一女將易客
錢償官旦夕分離故哭之哀也曾乃謂其母曰汝
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

客約三日來取女踰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
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
卒贈侍中謚文公
劉弘敬遇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後因嫁女
求女奴用錢二十萬買一妾極姝麗名蘭孫問其
家世乃云世居河洛父官淮西以吴寇家被俘掠
弘敬大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邪收為甥以家
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是夜夢一緑衣槐簡者
謝曰予蘭孫父也荷徳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為力
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帝幸已許延君二十五年壽

富及三世後二年相者至曰觀君之面陰徳之氣
甚盛壽可延二紀餘矣後果符夢相之言
鍾離瑾為徳化宰將以女歸許氏諭其胥魁與老嫗
買得一女婢問之嫗曰是臨川人女親喪而育於
外氏女受嫗戒亦不敢言後瑾視事少間退而遇
女婢於屏間見其流涕詰之乃曰其之父昔曾令
是邑不幸與母俱喪時年五歳無所倚育於胥家
十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瑾大
驚呼胥嫗審之果如女言瑾乃養之如已女以書
抵許氏告緩期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

復書曰。予有季子。頗浔以為婦。遂以二女歸許氏又之瑾夢一緑衣大夫來謝曰。吾女辱賜於君。已奏請于帝。奏君十任有土官。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子孫仕於朝者十餘人。

于令儀長厚不忤物。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汝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浔十千足以資衣食。令儀如數與之。復語之曰。汝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宿。明旦遣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後令儀子伋登進士第。

王烈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

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故。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浔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

郭震年十六。入大學。家送資錢四十萬。至會有縗服者叩之。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與之無少吝。亦不問其姓氏。同舍誚之。震曰。濟人大事。何誚為震。十八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賜一子官。

傅敞未第時。過吳江僧寺。見東室有殯宮。問之。僧云是福建士人。客死于此。無力歸窆。敞惻然。是夜夢一人儒冠自稱三山陸蒼。所敘述與僧言同。且曰。旅魂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敞遂傾其貲葬之於官地上。仍脩佛果以資薦之。後敞赴試。復夢陸生來謝。且告以三場題目。曰慎勿泄。泄之彼此有禍。敞寤而精思屬稿。及試盡如其言。遂登第。

還財物

裴度屢屈場屋相者曰君形神稍異當餓死度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繒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而去少頃度見緹繒尚在知其遺忘也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因携以歸明旦復携往其婦人果来問其故婦人曰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於此父禍無所逃矣度遂以還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亦不受後相者見之大驚曰君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登進士官至中書令年七十六卒贈太傅諡文忠子識檢校尚書右僕射諡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疑即裴晉公事未知孰是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車馬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遺帕裹在閣旁敏中為守護至日晏婦人號泣而来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還之婦人泣謝而去後胡蘆生見之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遠大必矣來年果及第位至中書令

竇禹鈞於延慶寺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貸以贖之今失去父罪不可贖矣禹鈞即以還復加贈之

楊存赴京途次投旅舍既卧於床席間得塩鈔二萬引明日問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甸巨商某也存曰此吾故人若復来可與語吾在某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寓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至主人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擧以還之商人乃捐數百緡就僧寺設齋為存祈福是年存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以貧不能自存之時拾得遺金不受豈非聖之清乎

劉留臺家極貧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號泣而来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浴于此遺之劉即擧以還商分送數片一無所受一夕夢神告曰汝安分不貪將有大顯且及汝後嗣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子孫仕者二十三人

京三郎有鄉人病危寄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

肖子必蕩覆無餘，俟其將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困極，三郎召至，問之，其子慚懼號慟。三郎曰：我欲惠汝，恐汝復費於歌酒也。其子誓改行。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不期有此賜也。於是循謹自守，家以贍給。三郎後生三子，長曰仲遠，官至丞相。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因其子不肖，斥逐之，而以家財盡付孝基。富人死，其子丐於途，孝基惻然召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又使管庫。其子益馴謹，孝

基察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勵操為善士。後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趙清獻公抃所居甚隘，家人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亟命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蘇東坡公軾居陽羨，嘗以五百緡買一宅，傾囊僅能償之。將卜吉入居，一夕與士人邵民瞻步月，偶至村落，聞老嫗哭甚哀。公推扉而入問之，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與

舊居別，是以泣。公愴然，問其故居，則公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公曰：是吾所售，當以還汝。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亥生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因往臨安買得一妾，見其以麻束髮，外以彩飾之，問之，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亥即送還其母，聘財一無所取，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橐中資與之，遂獨歸。明年妻生子，韶舉進士，官至參知政事。

朱承逸嘗五鼓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赴水以死承逸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承逸即代為還錢如其數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後以二百千資給之後生二孫服肱並登第貴顯

活人類

魏顆父犨有嬖妾無子犨疾命顆曰必嫁之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其治也後與秦師戰遇杜回回秦之有力人也顆見一老人結草以亢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老人曰予乃汝向者所嫁婦人之父也汝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晉侯賞顆以狄臣千室

孫叔敖兒時嘗出遊見蛇有兩頭者殺之曰無留以毒人歸語其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今見之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已殺

而埋之母曰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享壽考而歿其子封于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黄汝楫家頗富值方臘犯境擄掠士女二千人閉之空室有持金帛至則贖之否則殺汝楫即輦二萬緡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汝楫謝歡聲如雷又為誦佛祈福一夕汝楫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勑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後汝楫為浦江令其子開闔閎闢閶皆登乙科

人有此善爲即是惡福之倏不必論到報應也

李謙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衆焚券、曰、債已償矣、後歲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煑粥。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一日假寐、夢一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爾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爲顯官、

徐孝祥一日獨步後園、見樹根一坎、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不取。人無知者、後三十年、歲大歉。孝祥啓其穴。出金收糴、散給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竟不私其錙銖。後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年九十七乃卒、

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雖未有父命、實善體父心、專之可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此謂善行方便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橐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公曰、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

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酒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

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艸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人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矣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盗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

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因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施者以得福勸者亦與驗）

密學陳公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虀粉矣上重答言

顏氏曰窮烏入懷仁人所憫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

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凡隣族有病如瘧痢瘴癘之類彰彰可驗者須診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人

長厚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劉昆為江陵令漢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太祖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昭素不肯仕而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就決之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市者亦不忍欺之有盜挾門盜其椽木乃即自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以致里中無盜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假驢者然後乘之以出

曹彬疾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蜀唐秋毫無所取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還太祖從容問官吏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傅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鈞考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張繹曰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韓魏公語録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曹武惠王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蔡忠惠公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諠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

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趙康靖先與歐文忠有隙、及人欲文致文忠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康靖乃上書言文忠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蔑、臣與脩蹤跡素疏、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於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李珏廣陵人、以負販為業、人來糴者、珏授以升斗、令其自量、不計時之貴賤、每儋石僅取兩文之利、以

資父母。歲久衣食漸豐。其父曰、今世人升斗、皆出輕入重、吾昔只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更使之自量、吾不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李節帥夢入仙府、見金書列仙姓名、内有李珏、仙童曰、此廣陵民也。明旦節帥召珏至、問其脩鍊之術、曰不知也。具述負販以對。節帥曰、此陰功不可及也。後珏百餘歲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周氏婦賢德能幹、其翁周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斗斛秤尺、皆以輕小短者出、以重大長者入、婦不悅

曰翁平日所為。有逾矣道。妾不能為婦。願辭去。才
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
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今
當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
尺賣物。庶可酧還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欣然
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楊氏塾訓卷之四

武林楊兆魴思蘂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堅忍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公子重耳過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趙盾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
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子產曰。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
焉者。非國家之利也。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
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荀子曰。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又曰。非我而當者。吾師
也。又曰。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自忍矣。未及好也。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及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頗將軍乎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張良亡匿嘗從容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韓信微時出行淮陰衆少年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劒中情怯耳若能則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乃蒲伏出胯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信王齊召辱己少年飲之酒曰壯士當辱我時豈不能殺汝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賈復部將殺人于頳川頳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于市復以為恥過頳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而出結交而去

管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

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縑帛

王沂公嘗言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云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

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王龍舒勸誡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之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

原缺第五葉

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薛文清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陽明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

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人能忍、則有謙而無傲矣、

陽明先生曰、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

勸遊此閑便不難忍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汙。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高僧嵬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經云、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出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溪谷。此處能傷、猶如利刃、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

知人

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進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

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

魏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初庾翼薦桓溫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房玄齡杜如晦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國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

茌平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

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詔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劇、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其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隣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劇、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太后甞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

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甞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畢士安拜相，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剛方慷慨，而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

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魏公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魏公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
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
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
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
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
也、上從之、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為御史、人
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

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
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上方厲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
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
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
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
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
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
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
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

於去就之致、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
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
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
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
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
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
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
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
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

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
者幸臣也、揣摩押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鉤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
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
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
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
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
所當察也、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
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

公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於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劉元城聞諸君實先生曰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個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强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詆之人

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强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

陳忠肅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規誨

徵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思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自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王良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謝安好聲律朞功之喪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執事甚忽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立教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者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䘏、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勵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徐節孝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楊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横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狥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重望

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有所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楊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客輒命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偉亟毀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七月薨上悼痛之甚謂群臣曰天不容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其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諡忠獻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所居曰安樂窩因自號曰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

醺即已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儒廝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侯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適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 不事表暴不設坊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大行皇帝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居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内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光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愼無生事開邊隙

昔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於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於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寇萊公貶死於雷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挿地以挂紙錢焚之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王沂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徃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司馬公起居、

蘇文忠公為温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子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為誰、墳戶對以其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李綱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

所畏服如此、

服善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一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録或對客

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忠文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忠文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忠文勇於內者也自宣仁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忠文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忠文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忠文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之尊天子之父而忠文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范忠文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已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

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忠文傳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其文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覃之行則遠于其萬萬矣遂薦覃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耳欽之謂傅堯俞

韜晦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馮異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王述性沈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每事安能盡善。導改容謝之。

曹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受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狄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

致逆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詐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曰内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恬退

子路問於孔子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益而損之之道也

易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言小人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惟有消亡耳其能致富乎蘇詩亦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濡升高不知危竟作黏壁枯可謂得易之旨

北宫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其為貧也

太傅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産業者廣謝之云云

呂僧珍字元瑜以販葱為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

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然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問價幾何、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

宋謝晦為右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瞻曰、此豈門戸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晦有佐命功、瞻憂懼卒。晦果覆其宗、

張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蒪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朝廷欲以韓魏公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我何、語聞遂寢、

温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絶、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王荆公至和中召試舘職、固辭不就、乃除郡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淂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

患其不肯就也、又曰、王荆公養淂氣完。為他不要官做。

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吴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絶。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淂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説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旦處安淂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此節教人恬退者

韓忠獻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滞於藏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

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弃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

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為耆英會又為同甲會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於牓曰坾瞻堂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

熈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温、必自斟

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忠文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忠文公以書問出處於太史公、公以謂不當起。忠

文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子弟門人迭諫不聽、蔡元定入諫、請蓍龜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稾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

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屑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

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贐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挫之氣似之、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中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為動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貶所先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為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達識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蝘蜓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公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韓魏公每識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黨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

東陽胡百能踐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徃徃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蘇丞相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

首謝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淂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淂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淂命及便養淂氣不折挫　謝上蔡語録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差遣庶彼此淂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黄州教授未幾黄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淂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不可過後鄂教授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乎

淳熙中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之交平生極相淂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客謂曰其當典貢舉省試程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来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其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於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淂取者来謁玉山因訊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未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来問又不敢自瘗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淂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瘗其女矣玉山驚歎夫此事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惑之甚者也

隱逸

桓帝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陳摶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臥氊不蓋被片石枕頭簑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放開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沉紅輪西墜

元城先生言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報應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吏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常為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贓名污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難拒言訖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柩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欣然而去以此知受贓枉法者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王章惠公舉進士時甚貧遊于冀城逋人扳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于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差務均之母事少解

司馬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仁愛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施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餘責、殃及子孫、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世上欲無刀兵刧、須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東坡詩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凄然、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陳文惠公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弃也、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衆生割剖、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纔嚥罷、龍腦鳳髓、畢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天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廻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彌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嚨三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痛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黄金千萬两誰肯將刀割自皮饒却飛禽幷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便宜偈曰勸君勸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能救之矣答曰六畜等皆徃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

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為畜生若勸化得千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為畜生出離三塗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豺狼能從佛勸化也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强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敍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鶉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羮食蚌蛤鰕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羮又有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豕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煎巧意鬪飣食之既飽則洋洋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庖者嗟乎染習

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告訴鄭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鷩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邁内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其羊銜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甞煮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容遣人徃視

行厨果得蛤蜊十數枚、詐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觀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于暫時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體内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衆生見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蝇蟻虫之類、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又云、凡人於行住坐卧之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虫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為也、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為候、邁謹守逾月、後委親戚代送、誤以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于死、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寛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憮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殺西方見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厨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囹圄、何異雞鴨之在庖厨、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邪、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為布施、故為下而忠誠事上、為長而仁慈安衆、為師而勤施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語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

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為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生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為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寺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

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一吏云此永明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如此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意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

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為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蚕虱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謂其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為其音聲形狀可以悅我耳目為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

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為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偉撰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

縱怨仇之罪。余喜得此理。願與人共之。龍舒居士

楊寶幼時、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墮地、為螻蟻所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葉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夕變為黃衣少年、拜謝持玉環四枚以贈、曰、我是西王母使者、賴君拯救、願君長壽子孫位登三公、後寶壽至九十三而終、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皆為三公、

程明道先生為江寧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去任、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如此

曾參養母至孝、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謝、鬻數萬緡、家遂殷富、

張提刑嘗詣屠肆、以錢贖物放之、後臨終時、語家人曰、吾以放生積德深厚、今天宮來迎、當上生矣、安然而逝、

一僧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試其驗、置黃精於枯井、誘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在井、惶迫無計、忽一狐臨井、語其人、言君勿憂、當教汝術、我狐之通天

者、穴於塚上、卧其下、目注穴中、久之則飛出。仙經所謂神能飛形者是也。君其注視磨盤之孔乎。吾昔為獵夫所獲、賴君贖命、故來報恩耳、幸毋忽、人用其計、旬餘、從井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之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至期視之、死矣、僧蓋不知前人得出者、狐之力也、

孫真人未得仙時、出遇村童擒一蛇、困憊將死、真人買放水中、後默坐間、一青衣來請、隨而赴之、至一公府、則世所謂水晶宮也、王者延至上座、曰、小兒昨者出遊、非先生則幾死矣、設宴畢、出種種珍寶為謝、真人辭不受、曰、吾聞龍宮多秘方。傳吾救世。賢於金玉多矣。王遂出玉笈三十六萬。真人由此醫術彌精。後證仙品。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沙磧、首有血出、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蛇銜一珠向侯、侯不敢取、夜夢脚踏一蛇、驚覺乃得雙珠、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恠其無由、及泰歸問之、乃說贖

龜之事。因以其居為寺。號曰嚴法寺。

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有自銀坑回。以大龜獻。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送於坑所。父殁。彥回為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懼。莫知所之。俄有大龜引路。從龜而行。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君救脫之恩。今故奉報。

韋丹未第時。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置橋上。呼呷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者曰。二千。時天正寒。丹衫襖無可當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既獲。遂放於江中。徒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丹因往闕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欣然謂丹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及至一大所。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裘帶而出。自稱曰元濬之。向丹拜曰。老夫將死之命。賴君而活。恩大難酬。遂具珍羞款宴。於懷中出一通文書授丹曰。知君要問命。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復托胡盧先生載五千緡。至逆旅以贈。其文書丹常寶持之。自登第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後丹再欲尋訪元長史之居。不獲。問於胡蘆先生。答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丹曰。若然。何以有中橋之患。曰。迍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蟠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丹二子宙岫皆貴顯。

熊慎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江滸。慎聞船內千百念佛聲。驚而察之。乃船中諸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漁為業。後鬻薪窮苦至甚。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尺餘。就之得黃金數斤。明日齎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紫磨金也。酬鏹數十萬。由此殖產鉅富。

趙槩知漣水軍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槩始罷之。作放生碑于池上。槩官至尚書左丞。卒贈太師。謚康靖。子三人及孫曾皆貴顯。

楊序夢神告曰。子踰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物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逼。物命有限。何能及事。神曰。佛書有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揭示通衢。見人殺魚。輒買其子。投諸江中。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

矣、
有沙彌侍一尊宿、尊宿知沙彌七日命盡、令還家省
母、囑曰、七日當返、欲其終於家也、七日返、尊宿恠
之、入三昧勘其事、乃還家時路見群蟻困水、作橋
渡之、蟻得不死、沙彌由此高壽、
趙善弌以椎牛為業、嘗夢被追到冥府、庭中兵衛甚
肅、主者端服踞几、呼善弌罵曰、牛有大功於世、汝
何忍屠之、今令汝試嘗此苦、遂命獄卒將尺餘銛
利巨釘、釘其首、血灑地、痛楚切骨、善弌呼乞命、願
改過、主者曰、如此則大善、我陰相汝生理、使汝不

困乏、命去釘釋去、忽有婦人着褐衫、挽嬰兒奔來
拜不已、主者曰、吾已戒之、勿憂也、及覺則雞鳴矣、
驚汗被體、小婢報將殺牛、起視一蒼色水牸、腹有
胎、恍然悟、立命捨僧寺為長生牛、凡平日所為不
善皆改行、幡然自新、先是其家歲病疫、自爾無恙、
衣食漸豐裕、後以恩例補兵馬監押、嘗舉此事勸
人云、
李田之子夢人推車、滿載皆書、巻問是何文書、曰、他
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內有一名李遂、
夫車人指曰、是汝姓名乎、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

食牛肉、而汝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以
遂夫名應試、果登第、
翟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孕、夢
白衣婦人、以盤送小兒、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隔
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彌月夭、又禱如初、有聞
者告曰、子嗜牛肉、豈謂是歟、揖悚然、而誓合家不
復食牛、後再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乃生子
成人、
顧待問與葛楚輔友善、同赴進士試、語葛曰、昨夕吾
夢至仙府、正見放榜、末甲有吾名、而墨塗去之、叩

其所以、一真官曰、以汝好食牛肉、姑示罰耳、即謝
過曰、今後不敢食、真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
然、遂取筆復註吾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志之、獨
能記君名、蓋又處吾下也、洎揭榜果然、顧自是牛
肉不食、
盛肇嗜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門視之、見一蒼頭
送一青簡、曰、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
者、盡是食牛人、讀畢、人與簡俱失、肇驚駭、自此戒
不食牛、
林尚書俊、一日赴福建方伯胡公鐸燕席、忽昏寐不

醒良久始甦語坐客曰頃見一青衣使持符召予至一官府引見主者乃吾宗尚書林聰也予問何事見召聰云今閻羅王即宋范文正公吾為其屬冥司以汝昔為其處官不禁宰耕牛上帝命減壽一紀予辨曰俊彼時已出榜禁宰牛案卷尚存可驗也聰急命檢卷須臾彼處土神録俊禁宰牛榜來呈聰喜即為具疏録榜申奏囑予姑少候慎勿飲此間湯即可回矣俄而天符下降林俊仍與壽一紀遂得釋歸恍如夢覺坐客皆驚嘆咸誓終身不食牛俊後果一紀而卒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于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為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客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禄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主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福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夭世庠曰食犬有之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好與人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蜯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何如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亦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

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輒見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遂卒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冥司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問獲罪之由神曰子無大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其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扎

楊氏塾訓卷之五

武林楊兆[illegible]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重臣

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畔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成王將冠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任賢使能朝於祖以見諸侯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武庚[illegible]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討[illegible]降威知我國有疵周公居東討武庚管叔[illegible]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illegible]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之事乃感泣迎周公歸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勺先生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功越裳重九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賜以軿車五乘皆為向南之制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

齊魯會於夾谷魯定公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至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侯乃歸所浸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孔子
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
為季氏宰墮三都由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執政三月粥羔豚者不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
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歸女樂
以阻之

鄭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
將祭請田馬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

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馬從政三年輿人從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有事伯石賂與之邑謂子太
叔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鄭書曰安
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大以待其歸既伯石懼而
歸邑卒與之子孔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國人弗

順子產請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產相鄭
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
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云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嬴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太叔秀美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
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
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事成乃使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鄉校議執政鄭人請毀鄉校子產弗毀子產
作丘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
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
矣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子太叔
問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
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
說從政有所反反以取媚也盟平丘子產爭承自
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子太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弍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與知太叔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弍子産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卒弗與異日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

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紿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

申屠嘉為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

漢武帝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

自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淮南王安謀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爾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馬府庫珍

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彦伯召廬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為皇太子因薦張柬之為宰相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彦範暉及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彦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

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魏公處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

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或謂公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聞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衆頗惑之公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得許多錯來自爾妄傳語言者稍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太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公確然不變參政歐陽文忠公深助其義嘗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歆於舊窠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公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文忠公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文忠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文忠公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

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魏公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皇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今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熙寧中文忠公退居潁上穫子由往見之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

太后本庄言緣認作實品使難改口

別有處分呂文靖以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溫公廷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上曰祔廟畢自當去曰闇闇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屋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上命留劄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出宗政登對言臣與居簡勢難兩留乙罷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已令出外矣光曰

凡左右之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可矣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寇準勸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即朕高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上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振原野勇氣百倍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

遣使請和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太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

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仁宗有疾、文彥博師宰相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乃罷。琦欲白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禀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宮、司馬光呂誨交章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李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又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

手、今四方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踈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拏、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

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綱拜相固辭、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本
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趙汝愚與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定計、內禪、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

最難處之勢惟有抱去就力爭猶可挽回

建[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刺

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已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俞端禮、亟命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謂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

子禫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甚喜、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乃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

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筵前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正直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

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公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匈奴渾邪王降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

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載而卒

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遣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取舉杜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蘇章為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

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薊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當時刺史想即令之直指故能按太守罪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雖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矣李固之失殆與楊震比歟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乎

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快快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非正直安能令人心服至此

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凡十日既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蘇章張鎮周二人同調始間雖洽非是雅道正要立威張本耳

九月則天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使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

得此數語張說方有膽氣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蕭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休外和內勁故雖宋璟初亦不識

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以守處要有剛腸一毫私庇便害

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欵狎其人乘閒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雖執法而人無怨

賓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
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歛容謝之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迺使人告王文
正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
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
當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仍亟往白之萊公不
樂後上議寇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
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
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明日降
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
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之
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可測公在相
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
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
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
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
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王武恭公故人為人干進於公公問約所遺幾何乃
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恩其敢私市耶上
嘗賜飛白清忠二字藏於家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汎以問
衆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無柰何寇萊公獨
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
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
臣即言之有召詔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
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知政事王沔其弟淮盜所
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無罪非偏而何上
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

以準可用遂驟進
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
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
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
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
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悞耳富公怒曰
晏殊奸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
其忠直如此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
至誠惻怛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

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稷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近代李臯吾亦注此論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荊公性情不羈何以推愛之）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命范文正主西事富鄭公主北事公遂與文正公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欵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溫公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文公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文公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

劉忠肅公贄為御史與中丞楊元素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姦邪奏入不報

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文正公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己出怨將誰歸文正憫然嘆曰真宰相也

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於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包拯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府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蘓

溫公辭疏中亦有此語不知誰是

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鎮表謝署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至和中范文正公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

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盖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猶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

謝良佐嘗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胡銓上封事被竄進士吳師古鋟其書于木金人募其書千金刻之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

朱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放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

陳塤彌遠之甥也指斥賈妃及彌遠彌遠謂曰何為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許浩曰塤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盖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盖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盖有罪矣

忠義

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衛律說蘇武降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蘇武既徙北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及壼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於是衛律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危行言孫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又以安車迎許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之

顏杲卿被執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

履謙罵賊而死節並常山而名乃不及

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
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
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
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
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剮之杲卿履謙比
死罵不虛口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
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
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

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
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
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
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
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
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遯追奔十餘里潮漸益兵
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
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木人使諜問之
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遯
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朱泚議稱帝事段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
大罵曰狂賊我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
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
實相搏衆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
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
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
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上意既決逆之必

死太柱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
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
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姧）疾不入無
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
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
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
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
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更擇天下令族何必武
氏武氏經（烈山只海明言）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

備錄全文以見人之忠佞有如天壤

萬代之後，謂陛下何如主。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與諸人事，而妄生

一太常工人遂能以死安皇嗣此一死重於泰山者

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大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劉韐至金營，金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城南壽聖院。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以李綱為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太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

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

洪皓使金粘沒喝逼之使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道君崩馬朴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諉請而不許柰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撰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酈瓊反降劉豫叅謀呂祉死之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狥葬聞者哀之

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岳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者無敢入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

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召張浚還建康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

小舟徑進焉

天下勤王詔到贑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狥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輙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之感動

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曰跪主者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

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遺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於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瀆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

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為國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高識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

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坐巫罔不道要斬、

昌邑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妖言、縛以屬吏、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入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副封不去霍氏未易誅也

梅福知王莽心簒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王莽殺其子宇、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沛國朱氏曰、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武將、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何進欲召外兵誅宦官、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德之、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

為惠帝不材也

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晋羊祜面陳伐吳之計，晋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晋王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

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劉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時詔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

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已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

可服。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始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後裒果敗。

東魏遣書復求通好，梁王與朝臣議之。朱异、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

主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

高熲問薛道衡曰、今茲大軍、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坐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欣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熲為意、劉炫獨

據此禍變皆定數非人力可挽矣淳風術雖高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直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見則非也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果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成器即不辭能終立乎辭之則免禍而寵渥賢名此為高識）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柰何殺祿山、守

執送京師就是禍胎

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慙服。

古人防禍如此周匝

御史中丞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為京幾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上謂諸將曰今日和戎諸將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邪

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元昊遣人議和於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欵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止於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彭季長為荊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武況不如因而撫之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遂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

肯為人知此貽害非范公孰能不然鮮不隨墓菲矣

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又進一層）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陜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

此即條鞭法若存其名而第合收之則善矣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程文簡公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簳之類

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淮南守臣進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剥。

呂正獻公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諫諍。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

温公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

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諒言阿里骨已死。欲擁蕃官趙純忠入其國立之。温公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竢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

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
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
事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
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
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公從容對曰
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
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
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
轝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大

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
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
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
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殯幸洪福寺祭
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而服如皇太
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
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
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父之退班上御拱

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
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
天顏上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韓琦言於帝曰宗實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
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
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
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
珪作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王珪真
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
子辭不貲之貴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詔

不獨立杜稱慎大事又見皇子之卓識

無詔若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
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
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
慎靜恭默無所猷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畢仲游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
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
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
者情也苟未敢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等法

重而輕之使外夷不可測

均之為與只欲樣柄歸朝廷耳

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之用事於新法者心不喜矣將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人大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矣

趙得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乃止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契丹使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察英物于童穉之年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歎賞再三朝論韙之

蘇文忠公序田拾遺奏議曰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深懼也

石徂徠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范文正謂韓魏公曰為此鬼怪輩壞了也

曹瑋謂毆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於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毆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方叅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

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欵而
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公
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日取四方水旱賊盜奏之。文
正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
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
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
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
李文靖真聖人也。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
為當。孰為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
言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
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
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
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

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
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
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
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
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
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初兀朮敗于朱僊。欲棄汴而走。有書生叩馬曰。太子
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
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
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

與節鉞亦祇為害惟如朱子之厚賞酬勞勿使預政則得之矣

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
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但
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葉適言於汝愚曰。侂胄
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
遂力求外補。朱熹亦言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
使預政。

夏主降。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
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

觀其文辭自是磊落丈夫

材用之。可活萬人。

元主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漢地軍民事、姚樞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太弟納之。

陳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杰、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圜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也。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

牓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量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

一日之長。盖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

國手大都如此

始而辛武賢請出兵

任事

先零與諸羌刼畧小種背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将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将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發大兵詣金城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冦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嘆曰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使将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傜役不

繼而詔書促之充国子又促之既降者又多稍不能忍鮮不為感動輕出師矣乃屹然不動所謂其止如山者故能以全取勝也

留兵不多乃古來屯田之廣獨稱充国可見任事在人

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畮省大費帝報曰即如将軍虜當何時伏誅熟計復奏充國上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将軍數書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帝欲相姚崇崇知帝大度鋭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其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邉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

頗有弱翁不然老臣之計斷不以為迂也

不覩宣公奏議全集

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褒寵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九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陸贄知上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

無以知力爭太鋭也

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或請罷裴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行督戰、

功雖成于李愬出奇公一念報主之心自足讋賊膽矣

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撫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然、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魏公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

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輒不為哉、聞者媿服、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古人為國爭身猶利害如此

賢不能必。吾豈敢與知哉。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文正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元昊復書，語極悖慢。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朝廷。命公分析，公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意見不同）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

神無所分致用未便銳

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上顧問呂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陳述古生平謀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録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

非其責任乃肯擔當利害爲國

知其數焉。凡干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劄疾疫、恤窮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

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爲牓，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

家省多少事

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狥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手劄論當世要務。

富文忠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與王文忠同意我朝陽明先生處宸濠事小類

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卒敗敵

趙昂云大抵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

執持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著作郎吴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説使證魏元忠事説修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天威所臨能不改其素非大有執不能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状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趙忠獻王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又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擲地公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

韓公得君故能見諒于主然亦幸遇聖明

韓魏公云。其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上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為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

聖主方能容之

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郭后崩。帝欲立李德妃。翰林學士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丁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

太后劉氏崩。遺詔尊楊太妃（意在柳宸妃耳）為皇太后。同議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龐籍（請）謂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為皇太妃。

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固辭。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

金斡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暫幸襄鄧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柰何棄之。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或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辭不拜、劄子云、臣歆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野之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歆俯全私議、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於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嘗為服中上宰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況臣身為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既不可出、口又不復言、一旦死亡、抱恨泉壤、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庶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

劉珙歆終制、六詔起之。而珙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生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令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歆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

密懷金謝舉主本是感恩報德

何以人不知為言反類密竊所為密失嘗矣

廉節、

胡威父質刺荊州、威省之、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曰俸祿之餘也。威受辭歸、後刺徐州、風化大行、入朝、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

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隲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材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歆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開封尹光義聞劉溫叟清介、嘗遣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

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諸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闌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其奏覆覽之果然。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諫議

京房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

此諫議之宗旨書此以見私鑄決不可不禁

宋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販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舊制天下金帛皆注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伍琦為都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

羸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蚕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代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準。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陸贄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

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陸贄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之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来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隳、為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

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来

歸請以錢百五十萬緡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
太多後有此比将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
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
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
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
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
上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貨者欲為平定
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
度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
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若雷成德兖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吴元濟
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
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
為質及獻徳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
澤潞軍請立後上問徳裕何術以制之對曰劉稹所
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
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
以来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
廷将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

不惟安河朔之心且決其為我用

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将士以賊平
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
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徳裕同之保無後悔遂
决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徳裕草詔以
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
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帝遣刑部侍郎李
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
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
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
中興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

詔
郭儀殺劉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直如何處之
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
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
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
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上嘗與令孤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
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
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李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

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剗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

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簿、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事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

王安石臨川人、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

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輙辭不起、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悦焉、

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然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見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者。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凡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

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統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大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

許浩曰喪禮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後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謂之父母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若其繼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為親則祫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奚而降之誠以為人後者既服斬於所後則不得更為其所生父母斬而不得不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服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廟有二考有妨大宗而服違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爵之道則又無異是故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爵獨不可加乎

前王珪所言不名乃名諱之名此名乃稱名之名似不相蒙

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大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于過舉請下修于大理正其傅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謗于人主

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為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繳詰待罪誨純仁大防鎮尭俞等皆罷司馬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誨等不從亦罷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呂氏中曰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亦未安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

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

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禄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

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幷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惟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尭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

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尭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柰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蘇軾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苛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歉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安石由是而止

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溫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

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德宗罷之德宗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畧厚而終身保肉骨相

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司馬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生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

差役議之不祥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改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時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王荊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于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執荊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荊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

庶子中不立母弟而序長幼此政是一例

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

哲宗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惟早定章惇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太后曰申王有目疾扵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意極當扵是惇默然召詔端王入即位扵柩前

東元盧氏曰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

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温伯温曰向太后扵孟氏為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扵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扵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于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為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為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扵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奸臣倡邪孟氏復廢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

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為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為先務乎

朱子曰或言僖祖無功德親盡當祧臣竊考之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

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王起扵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扵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

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難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退保一隅。不可得也。

汪若海曰。天下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扎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焉。

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書凡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宜復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隷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租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疋。匹夫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文公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加。

李綱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荊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李綱曰。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

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用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扎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

劉珙曰。今日有恢復之形。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

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畧無預備及諸葛亮師出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勢

事力雖未必及往時之盛然席累勝之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蠆有毒古人善諭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令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刼內則移屯絡繹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誘之也中外姦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徼倖之狂圖為恢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于國察其實多為身謀以此竊取美官坐致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虛聲來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修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

修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此內修之政也任賢使能見於烝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材今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鏟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

朱熹曰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

時欵祧僖宣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

許衡欵元用漢法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

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獘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楊氏塾訓卷之六

武林楊兆坊思叢甫纂輯
男楊廷筠仲堅甫校

政事

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畝阡陌之門廬於棠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時歌詠之

管仲為政曰民不使雜處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内政而寄軍令謹正鹽筴桓公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曰時制宜與叔孫通同意

潁川丞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南陽大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尹翁歸為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為右職接待

任用之中定兼賞罰方無弊

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貧弱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得名譽於朝廷。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及告休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

龔遂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

明猶陟而虎患永此其理何居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

張堪拜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宋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勸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

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
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
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
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
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
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
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
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
人歸降

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
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為密縣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
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後遷為京部丞
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尋謝病歸光武即位首訪
求茂至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
田累年不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
讓亭長借人牛不還牛主訟於恭令歸之不從恭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
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建初七年郡國蝗獨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遣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掾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掾瞿然而起曰蟲不犯境化及鳥
獸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是歲嘉禾生其庭中恭
累官至司徒壽八十一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
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
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
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
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
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
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
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

寇準澶淵事亦同而難易過異若所遇敵勢異也

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鉊勸趣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閗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心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粮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王永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奏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太宗從之凡畝稅一斗自永始後官至京東轉運使有五子其

孫珪為宰相後嗣貴盛

李冰為蜀守以江水為患乃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五石犀以壓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蜀郡號為陸海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城山中遇一羽人謂冰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吾來迎公也遂白日升天蜀人世祠之

王濟為龍溪主簿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租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後官至江南西路安撫使子孝傑國子博士

蘆荻民錢朝三萬盈衍耳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令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後果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以殷富詠官至吏部侍郎年七十卒贈左僕射謚忠定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懼輸官錢生子多不舉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添丁錢百萬百姓鼓舞生子並舉先是允文艱於子孫明年誕二孫後遂蕃衍官至右僕射同平章事卒贈太傅謚忠肅

李大亮為安州刺史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汝曹皆衣冠子女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後官至工部尚書封武陽公若今時所賜子女不敢縱矣

程彥賓為羅城使進攻遂寧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彥賓曰汝猶吾女豈可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公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望但得死而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以冷水浸殺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以法律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即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請而後給與給而後訪總是一事一轉移遂稱便計

程明道先生為上元縣主簿會令丞公攝邑事盛夏塘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則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路之衝舟卒病者則留於小營歲不下數百人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甚衆官至宗正寺丞卒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錢尚書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父之不变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文正公已沒其遺風如此今之士夫居鄉視此何如

劉珙在銓曹時苦吏為奸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于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好蠹尚

趙忠簡公之在越也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

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公
之學淂於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塲務利入
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官箴

龜山先生語録云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説
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寬政悶人不知權柄
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
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
管惟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
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
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
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
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
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李若谷曰某自守官以来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
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
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来且道世間甚
事不因忙後錯了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伊川先
生曰當以誠意動他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

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
史。曰、正己以格物。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
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
欺之道也。

綜理

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
遺。未嘗少閒。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
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
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
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
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
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

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方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
之。是時天下以縑易一匹。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
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
為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
三萬疋、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
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封
府儀同三司、
劉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
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海物價。雖遠方不數
日皆達使司。八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

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為辨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得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淪棄於時則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則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宜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則千餘萬緡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

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于海鹽

晏於楊子置一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急惟敏中勤于職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又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

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减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穉父子間

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慎獄

于公為東海郡曹、決獄平、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不可久累之、遂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治誣服、具獄上府、于公謂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淂、乃抱其具獄、哭于堂上、因辭疾、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言孝婦冤狀。太守乃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為廷尉。史稱天下無冤民、後拜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為御史大夫、

何比干為汝陰縣決曹椽、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一日天大雨、有老嫗可八十餘、來避雨、衣履不沾濡、比干異之、雨止、嫗辭去、謂比干曰、公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生九子、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史衡為平原相、時詔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多至數百、惟衡獨無所上、從事詰責衡曰、天下境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諂良善、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奏衡欺隱會黨、禁中解、淂免官、至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楊旬為夔州推司、四十年、處心平直、積累陰功、私置一囊、每讞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改流。即投一當三錢於囊、從流罪改杖。即投一折二錢、從杖罪量輕決放、即投一小錢。後總計囊中當三錢積至三十九文、折二錢四千餘文。小錢萬文。又行太上感應篇十種、益利濟人甚多。後有子年二十三、將入試、旬夢神告曰、汝陰騭有感、汝子可改名椿。吾助其筆。旬遂以椿名其子。果取高列、次年赴省試、椿夢神告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留心。試之日。題果如夢。復中選。及殿試唱名。奪天下都魁。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父母以訴州、委錄叅鞠之、遂劾富民殺女奴、投屍江中、獄具、獨若水遲疑、錄叅訴曰、豈汝受富民錢、故求出

之柔若水但笑而已又越旬不决知州亦有語若
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密語知州曰向
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自以家財訪求女
奴今得之矣遂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大驚呼其
父母識之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知州曰是
推官活汝也富民急詣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
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後官至樞
密無疾而卒贈户部尚書子延録為太常奉禮郎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宿主
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

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併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
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
及財明旦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
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
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婦屍及僧於井中執僧詣
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
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
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上府府亦不疑獨公以贓
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
負此人死無可言者公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公因

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
知其吏也問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已
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
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
無傷矣殺婦者乃此少年某甲也吏曰其人安在
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併得
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官至左僕射贈中書令
歐陽觀為綿州推官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
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

有得耶及卒其子修既長母常舉此以語修曰吾
知汝父之必有後也後脩官至參知政事追封觀
鄭國公
周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
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
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
囚得不死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雖荒崖絶島人
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
任卒謚元公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賓文

閣待制

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州守王奇與蠻戰死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不可曰獄當論情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後立節子二人皆擧進士貴顯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失火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後必大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師見一班直携小冊借觀則國

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必大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栲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為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頦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持貴人書來見適遇於門外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是也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荅如初相者起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賷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斂口鼻血出漫汙幎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鼈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鼈肉為坐客所弃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覬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擿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

冤無以伸於地下矣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因傷在右故知必經左手假試食以定之耳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

為父報仇　囚罪本亓　原故從慮　為當善斷　罪則吉奇

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
或有所枉、伯温終身行之
陳臨為蒼梧守、多善政、民有為父報讐、捕繫獄、臨乃
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
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徳參古賢天報賚、
其後子孫繁庶、榮顯、果符所祝、
馬默知登州。舊制沙門島罪人官給粮者三百人、每
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今後溢額乞選。
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
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後默坐堂上、忽昏

富民亦當得福

夢見一人乘空来、左右挾、一男一女、大呼曰、汝本
無嗣、以汝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遂寤、二童乘雲而去、後果生男女二人、默官至
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太保、
孫莘老知福州、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冨
民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曰、汝葦施
錢、本欲祈福。但佛殿未甚壞、孰若以此錢代獄囚
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
冨民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官至龍圖
閣學士、

救荒

韓韶為嬴長、隣縣盜起、民廢耕桑、流入嬴界者甚衆
韶憫其饑困、仍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户、主者爭
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得罪、含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及卒、同郡李膺陳
寔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官至太僕、
范公仲淹少時、常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及為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
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
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

奏蠲除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鈔、且條上救弊
十事、及領浙西、值吳中大饑、公縱民競渡、諭諸寺
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
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不恤荒政、傷財
勞民、公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填溝
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公官
至參知政事、累遷戶部侍郎、卒贈兵部尚書、謚文
正、封魏國公、子四人、純佑將作監主簿、純仁尚書
右僕射、純禮權尚書左丞、純粹徽猷閣待制、其後

趙在脖賑散處其八此救荒有實惠處

登仕版者代不乏焉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次第受賞於朝率五日輒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死者為義塚塟之自為文祭之有勸其避嫌弭謗者弼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行之益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官至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鄭國公致仕年八十卒贈大尉謚文忠
趙抃知越州值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聽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官至太子少保致仕卒謚清獻子岏於潛縣令饑考功員外郎
朱晦菴先生初請祠家居崇安饑乃請貸于府得粟

陸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是冬民願輦粟還官待令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先生因剏立社倉一區每年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及知南康軍值大旱奏乞減星子縣稅及禁州縣毋得催已蠲官租因繫排日結絕又以詔須賞格諭富室得米三萬石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粮備賑濟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籍是以給饑者而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伍場明年春選見任寄居指使及監押酒稅監廟等官三十五員各莅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覔之弊令民赴場就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二十一萬七千餘人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後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浙東大饑即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稅錢依價出糶於是海商米

舟輻輳鈎訪民隱、規畫纖悉、至忘寢食、躬出按歷乘輕車屛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所至人不及知、官吏不恤荒政者按劾之、所活不可勝計、後有詔頒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官至秘閣修撰、卒年七十一、累贈太師、封徽國公、諡曰文、從祀孔子廟庭、子在吏部侍郎、孫浚兵部侍郎、福州府尹、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全堤、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與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已而丘塚潰。

葉夢得在許昌、值大水災傷、盡發常平所儲、奏越常制賑之、全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問人之無子者何不收養、曰、人固願養之、但恐既長或來識認耳、夢得閱法、凡災傷收養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蓋彼既棄則父母之恩已絕矣、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云、

後一段又是天數、

范忠宣公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粟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存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藪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

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饑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知杭州、是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唐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稔、成敢爾、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貧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

恤。則民以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開納焉。

鎮靜

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游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見第忍之。

潁州太守黄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
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盗
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
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
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歳增治為天下
第一徵守京兆尹、
王霸追斬王郎劉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
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
突厥嘿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力
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
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事外夷痛抑其賞逾年始
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滿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寛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
何憂不治。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
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悪既擒蔡人則

吾人也又何疑焉。
帝嘗問李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
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對曰如梅詢曾
致堯輩是矣。
富弼知帝果於為治對曰人君好悪不可令人窺側
可窺側則姦人得以使會當如鑑之鑒人善悪皆
所自取然後誅賞随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問邊
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
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
不細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

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
燭其然無使有悔、
神宗嘗有意幽薊與大臣定議白其事於曹太后太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
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
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
教、
時西邉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荅
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
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

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曹穆公父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
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
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
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
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
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
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
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

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
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
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
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
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
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
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
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
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

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張
文定公方平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
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
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
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
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
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
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其
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

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
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
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
以為戒矣
王文康公曙薛簡肅公奎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
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
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
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
為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耆今後

原缺第三十六葉

得體

諸葛亮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備法制、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觀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力士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

以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泌與李晟馬燧渾瑊俱入見。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禮吏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丞相魯國范公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其所為。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處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公後果為名相。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曰。呂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致孟浪殺人。雖其法度亦無小害。然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

政此其害紛紛也文請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為得體

宋元憲公庠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韓魏公為相曾公固為亞相趙康靖槩歐陽文忠公脩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宣靜公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余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

體也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忠文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蔡忠惠公王懿敏公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時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守道剛正天下

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純仁獨以為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然

於父母欲置於必死之地則卻恐傷恩臣之區區
實在於此。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
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夷簡聞命移刻
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
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
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
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
輔臣之體。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胡文恭公宿謂養
廉恥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
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陳晉公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
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
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
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
之言也。

陳文惠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
黜一下吏。

鄧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
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
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奸回
論事薦人不循職守分斥知虢州。

非忠者焉能無詐之風何以加此

誠信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一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罪。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他日太子讓

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邪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唐主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唐主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尹先生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元城先生問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于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慾是真絕慾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趿觀書未嘗書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

猾狡之地惟誠可以柔之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詔書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須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殊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于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智高夜遁入大理遲明入城按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狄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俄而諜報果非智高

良諫

馮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民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室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茍不害于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

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年比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守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為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千龝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龝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陸贄曰：臣聞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上見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

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

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爾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君上之權、特異

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上以太宗所撰金鏡授之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而讀之。

李德裕言於上曰、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

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乎。

以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帝然之、

今且謄之邸報矣古人人不同如此

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

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耶

田錫梗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沆之為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

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為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司馬光以三劄子上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

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西山真氏曰曉霜未釋忍饑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寒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為之戾傴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踐傷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

真德秀曰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

曰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

真德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敗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

元主晚年嗜酒楚材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以獻曰此鉄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元主悦賜以金帛勑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

匡救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者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王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必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求益兵以李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

奏除不足深罪。臣前任陜西。觀邊將材畧無能出璟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文定因奏曰。璟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鄜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陜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文定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卿傳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璟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廸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范文正公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及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祔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韓魏公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

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飲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王懿敏公素言王武恭公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謂宜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晏。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

一時機變且不煩自點尤人所難

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疇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太事記曰、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后嘗曰、唐武后何如主、魯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

初帝之將朝會寧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郭后廢、夷簡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荅、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甚力、顥程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

王安國至京、帝以安石弟之故、特召問曰、漢文帝何
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
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
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
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幾至刑
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
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
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
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
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

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
帝嘗從容問侯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
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啣之。
蔡忠惠公襄為上所疑、歐文忠曰、蔡襄文字尚在禁
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
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
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
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廣知而發之、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

有嫉忌臣者、乃為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
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
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
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
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
同知制誥、後與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靜密申辯
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諫官陳忠肅公以言及東宮、與政事、被謫、曾肇適館
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以臣愚計、皇帝

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
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
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
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
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
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蘇文忠公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
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
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
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

孔明卧龍豈人君也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公旦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騃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騃耳遂不問

辨誣

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石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石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為酷萬一石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夷簡曰石之死必有殮棺之人又内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于舉棺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説即皆令

具軍令状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石親屬及門人姜潜以下并凶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状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石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為長者

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耳若徒以禄位榮之而不取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擧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七上收還誥敕
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
杖脊黥配海島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
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
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
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法其泰甚者可
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
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
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迴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

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
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
貴哉光深謝之
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
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
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
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
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
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
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
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
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
以問許將對曰二代故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
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
帝深然之
大旱詔求直言因鄭俠上流民圖夏四月辛酉詔罷
新法是日雨

用人

劉武周降将尋相等多叛去諸将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玄宗時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故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學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或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

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趙普嘗薦其人為某官太祖不許又屢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嘗有軍校誣訟郭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太祖從之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仁宗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官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用歐陽修之言也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乃受命帝方

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劄俾條陳其所欲為者

初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降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

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

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羅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寇萊公擇一人為馬步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扎壞國政者正此耳。

仁宗問王懿敏公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撫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小矣、

溫公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記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貼職予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虞公允文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林館錄、分為三等。聞人一善必書。

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行於漢魏也、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
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
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

師道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
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
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
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
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
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
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
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
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
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
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

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許衡為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己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無

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什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每說書不務懈懇款周析若未甚領觧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益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

不同處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櫱而防範之日漸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機智

散宜生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進上大悅乃釋昌罪昌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

孫叔敖為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其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

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敵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

留功之輩人見上以以忌故抑宜封氏故其言微之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久長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

趙太公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武帝傳田千穐一言寤主。何以知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穐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父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穐訟太子冤。是千穐逆知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穐為高廟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傳中亦言千穐敦厚

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父之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獻帝車駕至雒陽。曹操將兵至雒陽。引董昭問計。昭曰。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遷都許。

曹操下令曰。孤始於樵東築精舍。欲穐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

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
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實不可也誠恐
已離兵為人所禽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
虛名而處實禍也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
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筯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
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其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

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
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
實
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使祖君彥
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以淵使步騎數千
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
折簡可致吾乃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
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
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

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
溫大雅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
附翼唯望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附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
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
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
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

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
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
也且以今日材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
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
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
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
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
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
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
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

言哉。
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立為之毀觀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

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
帝有疾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錢惟演結交內侍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

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貫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

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illegible]
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
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
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
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
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
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
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不可失也藥
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
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

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
子儀遺之綃三千匹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
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
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英宗有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
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
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穎王也適長
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
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

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
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
吾固遣之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
盡殺之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
始出眾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眾不敢讙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
卒輒折馬廄為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
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
無以為變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城將敗富民爭出避
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
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
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
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
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
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
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
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
其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
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
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
去服公明斷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
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

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北使烏林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
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
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
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譴
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
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康王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
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
古山論曰是時康王之去留特在頃刻間耳去則

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
髮信矣哉
帝怒朱熹言事陳俊卿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
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
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
然遂授職
汴京陷將屠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
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
之地止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
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

勞也元主乃許之

楊氏塾訓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楊兆坊撰兆坊字思說杭州人其書分門編次自居家至交友服官每類各引經史成語以爲法式蓋家塾童蒙之訓然較少儀外傳諸書不及遠矣

著疑錄九卷

〔明〕戴有孚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著疑錄九卷》提要

著疑錄叙

夫疑者以困求通之機學患乎有疑有疑非明也尤莫患乎無疑無疑則惟其言之是徇而幾微莫剖譬諸行者之適路將東睨西戞憒憒焉爾矣葢必疑而後志欝志欝而後思苦思苦而後心性之牖啓余往昔北上已而復歸舟次動踰数月乘其餘暇稍得以縱觀載籍日記其所未徹者以爲採摭之憑始之以儒以士著向往也次之以老釋仙術著辨擇也次之以制度天文地理著考索也又次之以父子祖孫形體歲時各條著警惕也非若務博述異者之爲也夫執古驗今勉今附古斯可以會通百代黙成一已雖玩物而靡所丧失也故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余未能進於是遂題之曰著疑錄

旹

嘉靖戊午秋八月永新聖山戴有孚書

著疑錄

著疑錄卷第一

儒

夫道無所不貫者也兩儀之運二曜之明四時之行人心之靈皆是物也故求道者反之於心恒自足焉但用功甚難一息放過便有合之則亡之患聖人之學只是不肯一息放過此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

論道者亦惟聖人之言為至邇覩先正孟子而下周元公程伯子極正當自餘欲一言盡天下之道不可得也今之儒者曰隨處體認天理曰致良知學者循之而入固皆有途轍而子思子之訓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嘗試之一戒慎恐懼即天理無弗存一不戒慎恐懼即人欲無弗肆此語最為直截分曉學固不在別立門戶

白沙云靜中養出端倪此非戒慎恐懼不能也

又云靜坐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周子太極圖說主靜程子見靜坐者每嘆其善學朱子不言有象山也白沙平日工夫正在此

主靜工夫要此心念念在天理上念念戒慎恐懼侯師聖至延平羅仲素往謁怪其不能坐少時只管要行心甚輕之蓋以此測知其不能主靜非謂其不能坐

今之學者往往以考亭先致知一下手便去考索初不曾理會

自家則未免玩物喪志釋氏有見蜉一二躍出揆之曰 許大世界只鑚故紙斯言足以勵人

學者先要静坐收歛身心念念戒慎恐懼有餘力則以學於古訓

近時儒者有曰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悉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兎者也

胡敬齋譏白沙静中養出端倪嚴而後發等語俱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不是順其自然又云白沙陷入異教斯言大過

白沙又云學得其門一日千里敬齋之學自考索中来将必以一日千里爲近於頓悟故云然爾

昔人有譏宋儒曰潭學論端倪撫學論頓悟潭指胡撫指陸也就如陸子只要人反求諸心陽明先生曰今象山之書與佛氏之書並存學者取而互観之可見此公論也

程伯子云以吾観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

儒者之言有未穩處不可偏信好處亦不可過疑朱子云敬者主一無適陽明先生曰主一是主於理不主於理而徒主一然則好貨亦一心在貨上好色亦一心在色上可乎朱子只是教人毋貳尓心貨色上恐着不得敬字

又云朱子所謂即物而窮其理是即父而求事親之理即君[illegible]求事君之理果爾則忠孝之理在君父上非義外而何若[illegible]事親而求孝之理於吾心即事君而求忠之理於吾心亦奚不可

陽明先生曰道即體而言用在其體即用而言體在其用時有動静道無動静説得甚是

近時東莞陳氏著學蔀通辨謂陽明先生刻朱子晩年定論皆附會象山援儒擩佛所考歳月前後最爲的確但譏象山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空覺完養精神云云未免攻擊太過

又云不帝陰以其子易秦名號襲秦而血脉則已移於吕張陸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於禪皆言之大過

黄泰泉庸言内有曰癸未冬過杭同舉日孚見陽明先生留七日談知行合一因指茶中果曰食了乃是味猶行了乃是知多少緊切余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然後行到先生曰尊兄多讀宋儒書其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耶先生默然泰泉公庸言未瑩處固有之所論知行亦是蓋知行雖一事學者用功却有先後故曰或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或安而行之利而行之若夫知行合一惟赤子與聖人能之

胡敬齋有言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断學者欲見得真非全憑考索可至也

人資禀好識量亦好古之賢卿相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之學者甲是甲説乙是乙説至相詆駁此成心未忘也

夫理之所在蓊尭吾從之佛老吾從之理之所不在吾黨吾
遠之先儒吾遠之是吾之所從違者不以己也不以人也以
理也

濂溪少從鶴林寺僧壽涯朱子蚤年亦從僧謙開善下工夫二
先生初見彼徒似亦用心於内故從之後來覺其不同遂一
變至道若龜山門人張子韶師事禪師宗杲則未免爲其所
引致有樂捷徑之病

昔洪邁改周子圖說本
朝饒州宋季友著書詆濂洛關閩狂瞽固皆可咲近日王浚川
亦識孟子性善之言爲偏是果何謂

薛文清云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静之理
皆是斯言非生之謂性也昔蔡泉亦識之以其近於楊雄

或问孟子論養氣不兼言性論性不兼言氣性自性氣自氣纔
說氣便已不是性了至宋儒張子始曰合虚與氣有性之名
程子亦曰二之則不是者發明張子之意云然爾夫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
也性也孟子之言也大段以形爲性固不可舍形以求性亦
不可

羅冢宰困知記曰性者理一而分殊理一者性之善也分殊者
氣質之不齊也亦是合虚與氣而兼言之頗優於三品之說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
節議董子者又云文騎墻之見董子恐亦以性不能不壞於
氣質必由教化而後可以矯其偏但云性者生之質不若云
性者生之理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改之曰聖人
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韓子曰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恐當
作小醇而大疵

本論曰脩其本以勝之即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不如經正
則庶民興孟子之言最切

文中子擬經楊子著太玄準易其意一也後之儒者不甚攻河
汾之僭而顧彈駁玄文非黨甲代乙要亦據理爲斷案爾大
較造理之學誠未易到如司馬溫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
言史學非遷固所及若潛虚可以無作也

康齋嘗愛先儒游氏之言曰居易未必不得然窮通皆好行險
未必常得然窮通皆醜

康齋有桂對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定後功必有是功
而後能知是味日記云先生冬夜單衣寒甚腹痛以夏布帳
加腹畧無厭貧之意

羅一峯先生有客晨至留飯夫人告其子曰瓶粟罄矣遂干之
傍舍舉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爲懷

[illegible]在饒州[illegible]用一扇用畢置架上[illegible]有常有僧覓

之云我不知儒家周孔如何恐亦只是如此

原憲居環堵之室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然且
徐步曳杖而歌聲滄於天地韻同於金石此又貧而樂者也
憲之貧恐在為宰之後不然何以辭九百之粟

莆陽陳公茂烈清苦自勵為吉州節推考績過淮乏寒具幾至
凍死此公亦銳志聖賢者省克錄以示其趣而持己大峻似
落在陳無己項內

儒者之質有粹有弗粹造道立言有至有弗至其科級固不同
韓嬰別而為三曰有俗儒雅儒大儒宋金華又岐而為七儒
術恐不如是之玄

聖人之學未易窺測陽明先生以黃金分兩喻聖人如堯舜萬
鎰文王孔子九百鎰亦稍未

夷惠皆古聖人也自孟子始称之而又曰隘與不恭夫大而化
之之謂聖隘與不恭則未化何以称之為聖人顏子用舍行
藏與孔子一體似無隘與不恭之失何以止稱之為大賢蓋
道之所貴者中顏子卻得[illegible]提掇在中路上走但行未
到盡處故曰不違一間夷惠[illegible]路亦非異於顏子之路也一
則畧偏在路之東一則畧偏在路之西於定脚板東者更不
往西西者更不往東各執一[illegible]已[illegible]

伊川氣質剛方邃履精密固一代名賢而河南朱氏稱之曰以
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
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
総聖人亦不過如此

白沙本
朝之周子也周子獸倡絕學白沙之前則有康齋康齋之學
於日記大畧可見白沙嘗推康齋曰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
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雖尊信甚至至其所自得則有以
擴聘君所未發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拈出

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非之者曰既
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欲求中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程子亦不以為然

聖人主靜學者動處多聖人動中亦靜學者靜中亦動

耳雖聰遠則難聞目雖明遠則難見心之神靈無遠弗至者也
學者只善事乎其心

陳剩夫曰大學誠意是鉄門關主一二字迺其玉鑰匙誠意工
夫大抵慎獨為的

眩之不如晦也辨之不如默也人孰弗知也而露才揚己豪傑
之士無弗失之矣上蔡去矜和靖寡言庶幾不失心學法門

授人者多其訊言施之妄也屏山告考亭惟不遠復三語
言之不入於人者君子不出也彼氣卑而吾言之色從而吾言
之斯入之矣

人之稟氣莫不善於躁躁則易怒而輕信而苟諾而不能有恒
治怒學者第一義魏李冲以温謹著名及忿李彪負其恩遇上
表論之詈辱極口扼腕裂冠至於荒悖而卒人以為肝裂忿
之害甚可畏也

張思叔詬罵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

康齋云小童失鴨畧暴怒然較之去年失鴨減多矣儒者隨事
克制固當如此

事之來拂逆難處即以古人斷之當必釋然王抑菴毋不如意
輒誦古人詩以自寬在吏部有給事中干撓選法則誦詩曰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又有御史論進退人才
不當公咲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此雖不能
去病亦減外症法也

脩己者不縮於毀不盈於譽則可以嶽立而海受

張子作東銘戒謔也上蔡一硯不留古人克己之勇類如此

一兎而萬夫獵之能不得乎一心而百物蠱之能不喪乎

漢人重力田居常無事覩種芋種稷頗有畎畝之樂而家貧嘗
畫不來未免與俗交涉東萊云敗人意處亦多三折肱也

天下無易事士之始學例皆徇時為舉子業則憂其不工工則
憂其不遇是讀書難也及躋一第作官又難其後雖居公卿
之位上有君之喜怒下有民之休戚近有僚友愛憎遠有邊
徼利害所干涉非一未嘗不難然則如何而可夫人患在於
不知道知道則己之得失人之情偽事之行止皆可以順應
之矣

縣令近民真治忽之由然居是官者終歲手勞脚據爬梳不暇
非他政之難惟理訟催科二事憒憒不辨爾蓋下以此為殿
最上以此為進退人才之具其視養士愛民若夏之裘冬之
葛束之高閣而且易用如是而欲復三代之治難矣哉

齊家甚難義門浦江皆為世美談近見紹興太守趕俗膚言有
曰浮屠三人懷㩛懷備懷祿以兄弟之次㩛為長㩛有毋備
祿事之如己毋三人財不別蓄出納一也衣不別製華素一
也彼異姓相聚反優於同產異教之流反賢於吾黨斯言真
足以起俗

宰相貴乎有休休之量能取人之長又能容人之短莊定山以
諫議被謫後遭二艱不起丘瓊山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
朝廷者此人也吾當國必殺之及再入京李西涯亦戲之曰公
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

丹澄江瑣綴錄載康齋入

朝事讖切大甚當時禮遇隆重故人皆驚異致有張楷責望之

意是時石亨禍未作而輙引去康齋不可謂非見幾之明

薛文清每言吳草廬不及許魯齋以二公仕元有輕重之判雖

然草廬之學與魯齋不甚相遠但擬之以象山則不然

文清學行卓然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是雖有數存焉容貌

辭氣亦不可不慎

以贊相贊行必仆也以愚友愚見必窒也是以君子之交擇有

道也無所失於人亦無所失於巳

陳忠肅因范祖禹論顏子不貳過當今惟程明道能之忠肅不

識明道作責沈文以自警往者弱冠諸友欲揭之以游於先

覺之門以初學辭皆志之不立也邇來在嶺南會甘泉先生

諸所啓諭自是不同

士無講學之志友言爲事所奪紫陽所謂不能使舡𡡒溪曲也

然講學貴乎謙虛如橫渠一見二程勇撤皐比何等志氣

胡敬齋云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其對曰只有兩箇人

難教閒𡧱誰曰自暴自棄者

講學不可容門戶晉譙周門下甚多自擬十哲以文立爲顏囘

羅獻爲子貢然愚今亦有之

象山之門人有傅子淵者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酗酒罵人

又有顏子堅者棄儒爲僧此等人固有之非其師之罪

傳曰黃帝師乎大墳堯師乎務成子附舜師乎尹壽禹師乎西

王國君子曰不然堯師黃帝舜師堯禹師舜故夫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夫子焉不學而以爲師乎老聃

君子懷德必爲善也懷刑必不爲惡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張子云大者器則小者不器朱子

註謂人只要大德好小節似可放過或曰責巳欲周觀人欲

恕恐是觀人之法當如此

惠不知人非是要照人怕鏡[illegible]了

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illegible][illegible]大陰柳下惠不恭亦未可與權

聖人時中只是骨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隨輕隨重一推移即是學者

進於化固難立亦匪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蛇虎豹變現而出沒如[illegible][illegible]後可以言立若平居容與把定

繩墨臨危偏會走作

原壤毋死而歌聖人處[illegible]以不聞不絕交不長惡也

石奢之父殺人奢處之以身死代父之刑不廢孝也行君之法

不廢忠也

王陵之毋善處其子温大真不善處其毋既絕裾而往何不與

之偕行

天下之事得人而付之彼之爲即我之爲也斯文之任得人而

付之彼之傳即我之傳也雖然堯舜豈不欲以天下授之於

於其子周程張朱豈不欲以斯文授之於其子而顧有難必者聖賢無係於其心也朱子之子名塾嘗遊呂成公之門而不能繼承父師惟胡康侯蔡神與祖孫三世一轍可以無憾

陽明先生謂大學親民宜從古本證以虞書孟子曰親之即所以仁之也徐養齋乃謂百姓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爲親則是兼愛蓋求疵索瘢而未得者也

東郭語録有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只從戒慎恐懼真體流出説得甚是

著疑録一卷終

著疑録卷第二

藝文

歴代子書始於鬻子彫龍曰鬻熊作書是也蓋周初人繼之者老莊列荀慎墨管晏老子又諸家之祖後世如曹參輩用之亦頗有效莊子主於椎放其言高而惑人金李純甫著明道集以孔孟老莊同稱爲聖人曾子子思子言子三書前輩云皆後人摭成是矣鬼谷孫吳則戰伐謀譎之術至如文子亢倉子鶡冠子子華子商鞅韓非及劉安淮南鴻烈葛洪抱朴司馬承禎天隱或簡古或宏博雖未必無補然不必讀可也

唐初有四庫書甲爲經乙爲史丙爲子丁爲集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開元間增至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之學者所自爲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歴唐末而宋而元而我國朝載籍豈可勝數堯舜授受惟精一一語汗牛充棟木之災也

先儒以秦火爲未過者非是秦也惡多言之亂道也

吳文恪公嘗譏俗學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趂航船爾吳中有夜航船往來接渡多人雜語公意蓋言其破碎決裂祗足供笑談而已

黄山谷曰退之作文子美作詩無一字無來處只因終

火故謂韓杜自作此語其言固是然不能以我觀書書肆也
昔王充過閱群書凡一過目即不忘本
朝毘陵陳濟無書不讀
文廟稱爲兩脚書厨竟亦何補
以我觀書如南軒讀孟子甚樂是也
盧御史格青荷亭辨論指謫先儒之失多未是但謂孔子論易
主義理而朱子專主卜筮不能無疑其言稍近
朱子學陶詩自謂逼真學歸去来辭竟不成靖節是攄發胷中
所蘊楚人楚語也考亭學識非不高其胸次灑落處與靖節
稍稍不同

五言詩起於蘇李唐人語也然仳仳彼有屋之類詩已有之子
卿別昆弟妻子詩令人悽不忍讀別李陵曰願爲雙黄鵠與
子俱遠飛朋友之義亦至
三言詩起於夏侯湛七言起於梁武栢梁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六言起於谷永四言起於韋孟按三百篇多四言盖唐之四
言自韋孟始也
李崆峒有一字起十字止詩未免立異
魏晋詩嗣宗子建爲最三謝靈運爲優若陶靖節又雅趣天成
如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可謂守己安命衆鳥欣有托吾
亦愛吾廬有物各得所之意韋應物雖冲淡較是輸陶一着

子美詩無所不備後山麓堂詩話所舉尚未盡古稱詩聖又称
詩家中興信不誣李翰林詩只消工部一句道盡曰飄然思
不群
宋黄陳二公皆學杜而失之苦澁者也
本朝詩直接盛唐白沙自謂兼子美堯夫二妙定山陽明詩次
之儒者姑不必論李何倔起獸步一時孫大白以下全篇雖
少往往亦有警句
本朝文章弘治以後益盛文衡一書終當改刻詩抄亦未盡呂
東萊編宋文鑑曰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寛　仁廟以後
文士輩出所取稍嚴此論甚是大抵文章亦未易知孫學士

喜曰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當時反不滿韓文公以段文昌
代之其後公論定始曰千載断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歐陽永叔不喜杜詩東坡不好司馬文記皆不可曉詩本性情
性情正卒然而感之粹然而出之辭嚴韻雅而後可以言詩隋
陽帝曰朕與士大夫以詩高選亦當爲天子而不免亡國是
無所得於性情而矜能於口耳皆也
本朝晉善王汝王毎於文華殿說賦詩之法
上以問諸學士楊東里對曰帝王之學不在詩自有重且大者
嗟夫東里惟恐帝王以詩爲技藝反爲心志之戕若詩本之
性情則明良喜起之歌南風之詠皆精一實學作詩奚爲而

蕭介曰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亦殺董卓之反王恭以事晉室終亦叛晉可謂確論

國初魏國公誥文有曰大公爾畧已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

黄巢之亂有爲詩嘲之者巢將尚讓怒大索長安城中能爲詩者殺三千人詩之厄也

古人論詩者多矣類皆囈語惟潘邠老響字之說爲近如七言要第五字響五言要第三字響作詩之法當如此

蘇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此不易之論也

杜牧之作詩專用老杜意後山專用其語愁之者曰非襲或曰非襲之也宗之也

庚子正月寓南康有同舟福建張友出正蒙解一部雖註釋甚詳有數處非張子本旨已而又出皇極數一本其法先要問者說三四字以平仄宮商五音起數之多寡歷歷指示予予於立談間畧能通曉後數日渠欲抵峡江訪朱數論命予以其法推之予曰必不在及至峡江果然遂匆匆別去不暇抄録原本竟忘之矣昔番易祝氏有皇極經世書程篁墩得之鎮江而不能傳其數又有余志中者知此數而不肯傳或曰彼非不傳實不知特假此以誑人爾大抵天下固亦有之然不必傳可也

士

傳曰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可耻也已

晉平公游於河嘆賢者之不可得舡人盍胥對曰珠玉無足而至晉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君之不好也盍胥非賢者乎

江上漁父反劍於子胥京口舟人却金於文山夫固盍胥之流也

呉越王錢鏐見圉卒陸仁章樹藝有方遂智之以爲都監使卒獲其用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觧之曰顔琢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知人爲難知其人之才而忌之雖賢者不免張魏公之於武穆是已蘇公遷汝入見王荊公公曰好箇學士蘇公出嘆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人厚價償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怒投之水吞吐有聲熟視而嘆曰你番作聲我不至此矣

士之出處有命存焉杜鵬舉夢一碑曰此宰相之名既覺忘其名但記旁曳一脚若鳥字然且記夢中有人謂曰如不入相世世稱名毋忘烏字遂名其子曰鴻漸後果入相可以知其前定矣

宋有太學生項安節神宗嘗夢入大府上柱金字碑曰宰相項
安節既寤求而得之其事類傳說而慈聖適解曰項安節即
呉充謂其有頸瘤也遂釋相安節止為朝散郎又王狀元未
第時夢墮汴河河神扶出曰公有三百料錢若死無處消散
士有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告曰我料錢何曰有三
百甕黃虀無處消散累若此信乎有命矣王狀元夢墮河理有之若效之墮河
豈不被溺恐寓言也
本朝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一人告曰爾科名在狀元前既覺思
曰豈有科名先狀元者必終身無科名之望矣後會試中第
十五費鵝湖第十六是年鵞湖為榜首詰得夢之日鵞湖尚
未生此事往往有之如唐人夢頭少達為尚書汝方及第之類是也
余邑劉文安公流赴試夢人斫其頭不樂解者曰必中第二已
而果然
唐進士蘇楷落第及覆試始中選宋開寶六年禮部放榜徐士
廉落第撾登聞鼓上言知舉官取捨非當亦覆試本
朝天順四年有舉人落第奏考官較文顛倒
上命禮部會翰林共考其舉人多不能答題意枷號部前竊恐
會考之時主司已無平恕之心苦如唐宋覆試舉人中亦必
有蘇楷進士中亦必有張頴但舉子既不中選直欲翻一榜
大案非知命者也

見素林公自幼好作古文及入場勉就時體既而看得卑弱嘆
曰得失有命何必苦徇主司之意遂改為如憲宗後其卷分
在李西涯手遂登第非命而何
宋淳熙辛丑孝宗取士主堅忍二字弘治壬戌主心純二字近
科亦有主仁敬二字狀元策首句皆要符合嗟乎士於一日
之間欲符合命題之意豈無幸不幸者耶
劉蕡制科策古今稱之宋時楊州秀才顧法對策直言宋主援
之於地亦蕡之亞也
唐李景讓母鄭氏宅後古墻壞得錢盈舡鄭氏焚香祝曰天必
以先人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命掩而築
之後景讓景温皆舉進士弟景莊老於場屋鄭氏輙撻景讓
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景莊竟亦及第
兵部侍郎王凝之母與崔彥昭之母兄弟也二人同舉進士凝
先及第衩衣見彥昭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及彥昭
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鞋襪王侍郎必竄逐吾與妹
偕行彥昭泣謝凝由是得免
昔人有言以文得士如陸敬輿之得韓子六一之得二蘇東萊
之得陸子靜王應麟之得文信國本
朝姚文獻之得羅一峯真可謂知人也而蕭太常達於落卷中
取真西山及張冢宰紘以堂試見楊東里策而器之二八

左奇

左雄欲限年四十始授政史敞駁之曰廿奇顯用年乖強仕終
賈捬聲亦在弱冠蓋指廿羅子奇終軍賈誼也因是考之唐
劉延祐弱冠登進士政最第一李勣謂之曰君春秋甫爾毋
爲獨出人右滑河李䔒年二十見顔真卿借兵遂成堂邑之
功鄧禹二十四而庚王僉二十八而相謝艾二十八而爲大
將漢禮震年十七願代其師歐陽歙死吉翂年十五願代父
死梁武疑其爲人所教盛陳栲訊卒無回惑乃原之裴佃先
亦年十七上封事請武則天復子明辟　本朝鄧愈年十六
謁軍門歷鎮八州于肅愍年三十三爲兵部侍郎

本朝危真昉弱冠代父輸作七日而斃事與吉翂同不幸不見
原爲可哀也
元魏時羅結年一百七歲爲侍中捴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一十始
罷政一百二十而卒漢張倉亦百餘歲食婦人乳唐戶部尚
書楊崇禮年九十三方致仕
朱勃年十二馬援器之其後觧怨釋謗於伏波既殁之後惟勃
一人
李固門生郭亮年弱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
尸既埏行服訖隱居終身不仕
又童子魏照師郭林宗命之作粥粥成三進三呵姿容無

遂友而善之三進三呵恐亦黄石命取履之意也
人品不同宋有何法僧者九真太守諸葛豐門生也豐死於官
與家人推其子元崇入水共分其財徐道立發之竟抵法
稽康臨刑門徒三千人上書請代不許江夢孫死門生送葬者
千餘人
龜山不識秦檜觀人以言也桓温不識王景畧非不識也不能
用也景畧臨殁且以毋晉戒其主温得景畧是增一敵也江
東無卿比温豈不識
李開道頰疼召醫視之曰有遺鏃破頰出之骨裂寸許不以爲
意後唐李存審破骨出鏃百餘郭琪對田令孜曰琪與党項
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腸線縫復
戰勇敢之士亦天生之爾
五代趙思綰好膾人肝而食之又好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
劉秉與袁粲等謀誅梁主將發噀粥手震㩁流沾胸此與方戰
食炙不知口處者何異故皆無成曹孟德雖兵敗而神不亂
慕容垂出覘秦軍幾陷虎口卒能自脫於華林園者亦未嘗
先自撓也柴紹被吐谷渾圍矢下如雨紹命彈琵琶二女子
對舞虜怪之駐矢聚觀紹察其無備捻擊之吐谷渾大潰亦
奇矣
劉毅從庾悅求子鵝炙論者曰英雄豈以一臠動心然劉裕亦

嘗嗜此曾晳之棗屈到之芰人情固亦有之姚洪罵董璋曰
汝昔爲人掃馬糞得餕炙感恩無窮天子擢汝爲節度使何
負而反

則天禁屠拾遺張德以生子殺一羊會同僚有杜肅者乃於席
上懷一餤告之則天不罪咲謂張德曰卿自今召客亦須擇
人

中宗與近臣燕集命各作伎藝以爲樂中書舍人盧藏用無所
能至效道士上章此與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者一輩
也

齊高祖宴失一金巵羅於著作郎祖珽髻上得之珽有文學祖
君彥其子也

侯君集馬病蚛顙總管趙元楷親其膿爲御史所劾鄙夫世恒
有之不止於郭霸之嘗糞霸死武后問郎中張元一曰外間
有何事曰有三慶久旱得雨一慶中橋成萬代之利二慶郭
霸死三慶

鄧仁凱性貪爲密州刺史家奴告鞋敝即呼入公署吏上樹取菓
令奴竊其鞋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鄙夫不足論士有忽細行者未免累大德如唐馬周鄉人薄之
李白不爲親近所容溫庭筠放蕩不檢杜牧在幕中微服逸
遊及擢拾遺牛奇章取一篋送之皆守門者街報古稱文人

無行信然

晉之士俗以放浪爲高若丘家有女才色絕世未嫁而死阮籍
不識其父往哭之盡哀而反王澄擢荊州刺史送者傾朝乃
脫衣探樹上鵲鷇又有善謔者不在此類五代馮道和凝同
在政府凝問道新靴價道舉足曰九百凝詬小吏曰我靴何
用一千八百道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雖然
戲言出於思有道者不爲也

王琚以書生爲玄宗畫策誅太平公主亦奇士也

宇文忻兵敗時觀戰者數萬人乃抽矢射觀者觀者走大呼曰
賊敗矣軍遂大振亦可謂之奇

楊璇爲零陵太守有猾賊攻郡璇用馬車繫火於馬尾馬驚奔
突陣追斬無筭則火牛之故智爾

張良不立六國後本
朝誠意伯不拜小明王所見畧同也都御史楊善以正言折虜
返

駕不下富鄭公者也

丁公誅於漢季伯朱誅於本
朝王法所不原也

洪武中監生周敬心能直言亦宋太學生遺風乃後有齊陽高
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賢於人益遠矣

衛懿公有臣弘演使於楚狄人來侵民皆曰君所貴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耳安能戰於是狄人殺懿公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歸報使於肝辭畢號痛自刳而死桓公聞之曰衛有臣若此不可以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君子曰一國以一人興弘演是也安石相而晉存景畧死而秦亡觀之後世益信

唐時老莊列之書亦得以登科

天復元年新及第進士年齒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陳光問年六十九王希萬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今七十舉進士者亦罕見

著疑錄卷第四

佛老仙術

二氏之教充塞宇內雖窮山邃谷無弗周遍近有
詔汰削僧尼士大夫因之利其土地亦既廬其居矣然去草留根終當復盛蓋吾道之有異端猶嘉禾之有稂莠勢不可盡除也

朱子嘗曰佛老不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

康齋云宦官釋佛不去不可以復三代之治成化丙申有山西僧李小龍者其事備載他書亦由宦豎引用發覺之時刑官恐有污蔑呵止其言且削去招詞以 進然後處決康齋之言非過也

王荊公云佛教入中國至今不衰亦其學者之材自足以動世爾如大顛了元輩非有動世之具韓蘇何以禮之白沙之於金陵僧大虛亦然

初祖達磨不立文字相傳至六祖不識一字頓悟宗旨其言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今南華寺遺有壇經吾黨多喜誦之嗣後如讓祖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馬祖云即心是佛等語皆有理

南唐烈祖問道士王栖霞曰何道可致太平對曰治心治身乃治國家及命築壇又曰國用方乏皆言之有理者也豈不足

以動世
劉宋元嘉中金陵有僧實誌居道林寺以秘讖藏之石函宋太
平興國大宗得之其言一一皆驗
唐僧萬廻能一日行萬里故號萬廻恐不可信又有僧一行本
不能碁偶至張燕公宅觀王積薪奕遂與之敵積薪屈焉因
謂燕公曰衆妄但爭先角若念貧僧四句乘除法便爲國手
果爾則其聰頴亦過人矣
佛生天竺身長一丈六尺禪家語爾然晉有皇甫及年十四身
長七尺漢劉曜子胤十歲亦長七尺五寸魏誌咸熈二年有
大人長三丈足二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然則丈六金身之
說亦有之耶
他書云佛生天竺城下臨猊國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又云父
淨梵王母摩邪又云摩邪是其祖皆不可信
老君世傳在胎八十一年剖母左腋而生又曰母名玄妙王女
天降玄黃氣入口而孕又曰母名元君日精入口而孕生於
陳國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道家八十一化書又謂李
靈飛得脩生之道妻尹氏生老子皆不可信李延壽曰周時
有李乾娶於益壽氏生子耳字伯陽壽史臣其言當有所稽
本
朝宿州民張眞妻王氏孕當產右臍痛不可忍三月始開裂產
一男御史周蕃以　聞又成化甲辰徐州一孕婦生腹瘤日
久皮瑩薄見從此產亦經　奏報則夫老君剖母左腋而生
亦非誣耶
上蔡謝氏曰佛氏輪廻之說若果有之世間人亦有定數矣其
言甚是而他書載房綰自悟前生爲僧鮑靚五歲時語父曰
本是曲陽里家兒問之凡事皆同
又宋欽宗北狩至斯鄉縣避雨民舍有小兒死於震雷背上朱
書曰賊臣章惇及本
朝司牡丹之類　皇太子陝西回親見雖然儒者只據理論事
小說皆不可信
伊川不背佛而坐尹和靖拜觀音像亦是盖佛與觀音自是彼
教中之聖賢也若王家宰作佛堂楊文定公掛觀音大像却
又不同伊川和靖所謂斯須之敬王楊則以肅敬施之過矣
白沙母夫人信浮屠及病命以佛事禱而先生從之從母也非
從佛也
梁武帝崇佛臨朝皆去袞冕着菩薩衣外國使至相見只是禮
佛魏使李騫至引入同泰三僧迎傍有執筆者騫曰此何爲
曰此是尸頭專記人善惡騫譏之曰僧中亦有董狐耶自古
崇佛未有如武帝之愚者嗟乎豈惟武帝元之亡也迎西僧
作運氣法令宮女習天魔舞

王建稱帝於蜀有僧抉一目以獻小人自殘以干寵一至於此

宋宣和中有南豐人王文卿能禱雨又能斬馘狐鯉之妖徽宗

召入宮時宮人多病以問文卿曰祟也當劾之坐久雷雷交

作一白龜甚大震死矣楊州守臣以旱聞命之禱曰不可但

借黃河水三尺而已數日楊州奏報已得雨皆泥潦計其時

即命禱之日蓋匹夫竭其精誠於符篆之間小著效應亦往

往而然緣此以爲老氏之教有顯徵則智者所不信

國初

高皇帝兵取江西張天師十二代孫正常來見正常有奇術投

符井中病者飲之皆瘳

上謂侍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命改號爲真人大哉王言

按張天師名道陵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於天目山唐天寶

七年封天師世傳其子孫代有一人襲其號傳其印印之所

異者累紙百幅丹文必徹

陳後山曰西都崇德寺僧善端恣酒色既病念地獄不知有無

迺燃香視之曰地獄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

裂端大駭失色而逝又曰里有賭吏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

中見一驢引首出帷久之方沒信斯言也則施汴戴文之事

豈亦有之汴本廬州營田吏恃勢奪耕夫田後耕夫家産一

牛腹下白毛成施汴二字戴文不過富而吝者也亦化爲牛

恐皆警世之詞

匡廬結社十八人道士則陸靜脩稱簡寂先生法師則慧遠慧

持跋陀耶舍佛陀五人名流則劉程之雷仲倫宗少文周道祖

陶元亮餘八人不可考

江河之神屢屢祀蕭宴二公蕭伯軒宋度宗朝人父子俱爲神

晏戍存宋末人在元爲文錦局長二公俱臨江産也今北河

又祀姓謝者稱金龍大王不知何許人宋元以前未知江河

之神又祀何人

唐會要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廣利公西海

北海亦並封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淮爲長源公宋會要

曰康定二年海瀆俱進號爲王東海則稱淵聖廣德王餘倣

此然則蕭晏未出江河或只是封號而已

神仙自古有之先儒云脩養之所以延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

命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脩養既可以延年則丹砂亦可

化爲黃金蓋其理甚精其術非凡夫能造昔鍾離欲以乾汞

爲白金法授呂呂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變曰

五百歲後當復悞人不願爲此離嘆服以爲受道之資世之

言爐火者果有此識乎五代時危全諷欲舉婚禮市黃金不

足怒責其下陳允亦有道術哭曰勿怒取藥塗厚紙投火中

遂成真金

本
朝吏部郎中常中孚亦能變白金補寶玉器
宣廟甚愛之
妖人王臣能以幻術取財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即可暗得亦本
朝人其後以採藥害民大司馬王公奏之下獄處斬
本
朝仙術如周顛張果冷啓敬張刺闥皆一一有徵他如
文皇潛龍時姚和尚之前知袁珙之善相又有風秀才皆異人
也
胡日星為藍都督推命曰公當封梁國公後七日我與公同被
難其後七日藍以叛誅日星亦見收事何異於郭璞璞與日
星既前知何不避之豈禍福一定非人力所能趨避耶
祿命之學自漢始入中國相術則自古有之執王高畢之類是
已漢有鄭相知者鄭虔之徒能前知虔曰卿自謂如何曰相
知有官三年後死衢州後舉進士果三年而卒
本
朝僧蘭古春一見于肅愍時方七歲即曰異日賢宰相也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五更時張燈相人影知其休咎言
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宋有閩人黃撥沙又善視墓畫地為
圖亦知其休咎故稱撥沙

石晉時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其形張遇賢之
起兵神教之也故怪者聖人不語左道王法之所不寬
延州刺史獨孤陀有婢曰徐阿尼能事猫鬼輒使之殺人云殺
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挾猫鬼以子夜祀之子者
鼠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妻曰無錢可沽因謂阿尼曰可令猫
鬼向越公家猫鬼果入楊素家得錢而回余在金陵聞有咒
蠶蠱傳夢者恐亦猫鬼之遺術歟
永樂中山東婦人唐賽兒得妖書神劍聚徒數百人謀不軌官
軍捕獲之臨刑怡然刃不能傷不得已再下獄鎖鎖鈇枷皆
觧脫遁去不知何術也
杜悰為西川節度使馬植罷官過西川有術士姓李者謂悰曰
馬中丞非常人宜厚遇之相公將有奇禍非馬中丞不能觧
後植為相卒觧杜悰之厄
風角之術亦自古有之中山開平二王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
下有善風角者曰此城𧏙形盤門是首齊門是尾擊其尾者
首必出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相術如周玄豹識後唐明宗於塵埃中可謂前知矣又有不假
相術而前知者若甯眖為陳常侍聘於周一見隋主異之曰
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我當委質且我塋地必在長安後
皆然此恐是數學又有不假數學而前知者梁主朱全忠刃

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崇皆辱之其母獨曰朱三非常人此
何異僖負羈之妻識晉文之必興大抵豪傑之生必有異人
處動乎四體雖女婦猶能測之然則術数固非學者所當究
意二程推尊康節豈謂其數之精

著疑録卷第五

制度

國家制度周詳罔有遺漏議者每言封爵稍濫謂
宗室與武冑爾武冑自兒稚時仰食祖父之廕恣意紈袴忘情
韜畧宋金華貍牲之喻有由然矣
宗室禄重權輕其才行已不得擢叙而厚綏之固一本之義詩
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周有天下八百年数必倍之今天下
王府三十按河南志
周府一處自郡王至中尉凡二千二百四十四人他　王府可
知雖根盤葉茂後當無筭又不但不億而已
天眷日增亦
帝王親親恩度當如此
國初入貢者大國三十餘小國八十餘蓋西番一帶有洮岷松
潘諸處哈烈一帶三十九處西洋一帶十一國須文達那一
帶三十三國今西番襲封受封如故朝獻不廢者惟朝鮮日
本琉球安南占城滿剌加暹羅撒馬兒罕兀良哈女直十餘
國而已韃靼判好不常其他自景泰以後鮮至
洪武三年勃尼國入貢盖自宋元豊以後鮮通中國其地無城
郭止樹木柵王之居其上覆以貝多葉而已又無五谷民皆
食沙糊曰沙糊者取樹漿澄灑如粉食之不饑

唐時骨利幹結骨等國皆稱藩骨利幹最遠晝長夜短夜羊胛
適熟日已復出結國自古未通中國其人赤髮綠睛有黑髮
者以為不祥

唐武德中仕官始用巾子文官名流用平頭小樣巾則天時朝
貴賜高頭巾子中宗景龍四年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
開元以来遂相做為雅製

國初只有平定巾士庶通用故當時有平巾祭酒今士大夫戴
先儒巾自嘉靖間始盛行
朝廷又製忠靜冠服各有品秩士庶不得僭然時俗皆爭慕着
巾其制不一甚至星相小術亦往往戴之沐猴而冠理宜嚴
禁（巾制必自古有之故林宗有折角巾元亮漉酒用角巾恐唐之巾在式樣中始盛行爾）

唐時詔士民皆束髮於頂元世悉以胡服變易中國士庶咸辮
髮椎髻洪武改元乃悉服衣冠之舊

網巾之制古未有也
國初神樂觀道士於燈下結以束髮
高皇微行見之明日召拜道官遂為定制

生員藍衫用玉色亦始於洪武二十四年命工部製式以進三
易而始定

設官所以治民爵罔及惡德古之制也齊封樂工曹妙達為王
安馬騎為開府後唐李存勗以手搏為節度使伶人周匝又
與莊宗乞二州以報教坊使陳俊儲德元二人皆為
刺史此季世不足言唐高祖開基之主亦拜舞胡安叱奴為
散騎侍郎毋怪憲宗之用柳泌惟宋太祖不然初為太原鎮
將舍李媼家及即位媼死官其子為御厨使久之求去太祖
曰以汝才地御厨使其可得耶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我方
懷愧汝意猶不滿竟不遷官
文皇靖難時亦有庖人井泉與密謀後雖擢為本寺卿更不遷
官惟時時厚賜嗟乎縕衣黃冠擁簪垂弁何代無之此
二聖所以度越千古

靈帝時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千石四千萬又令左右私
賣公千萬卿五百萬

唐中宗南郊韋后亞獻命宰相女為齋娘凡齋娘之婿皆遷官

孔子廟祀舊皆摶土為像今易以木主顏路曾皙伯魚列在兩
廡今祭以別室其議已非一日今
剏始毅然行之
制下郡縣官不忍毀像或曰丁蘭木母雖非真毋事之已久或
曰像祭者尸祭之遺意故不忍毀其後有以像移厰他處者
有塑之者此其意雖欲尊孔子而實未之究也後来改革明
白誠為一代令典昔者程子欲用主司馬公用影朱子從程
子東萊從司馬公大抵程朱之見為的說者又謂孔子在[illegible]

晉隋止稱先聖先師唐玄宗稱文宣王宋真宗稱至聖元稱
大成我
憲宗皇帝用尚書周洪謨議樂用八佾隨代致隆皆尊師重道
美意稱先聖先師固未為卑然王祀亦未為過愚曰不然孔
子德配天地豈以位號為損益至如從祀則荀况賈逵所當
黜

本朝薛文清吳聘君白沙諸公所當祔將必有舉而行之者
按貞觀二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廟賈逵已厠於
其中矣
胡敬齋居業録云祭祀所以崇功報德合升程朱於四配之下
以成七配其意云程朱功德無愧顏孟恐亦未然
勸善録云宋淳祐辛丑永新市人元夕閙燈小輩伍三者滑稽
裝一秀才侮言鄙野夜夢神人告之曰汝何等人敢戲儒生
吾必禍汝未幾全家疫死
又云南昌李知縣新作文廟移夫子像數十人不可舉動有一
士人在旁戲曰夫是之謂仲尼李怒責其侮慢後士人病終
日如痴不識一字聖人天地之量未必計此然永新學宮月
有譚烈婦祠近聞雙桂巷二婦元夕過而戲之歸家吐血而
死正氣之不可干理或然也
國家制度種種盡善惟兵制稍與前代異凡軍伍皆謫發罪人
為之又令子孫相承謂之長生軍夫謫發之地遠者數千里
近者亦不下數百里已非土著且犯人多奸輩雖日嚴糾之
豈能免脫漏之弊
田賦蘇松嘉湖最重
高皇帝既命藏之其後又遣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田之肥瘠
多寡定區數又量其方圓丈尺為魚鱗冊可謂備矣今亦不
能無弊
元稅輕上田畝稅三升而已
正統以前計天下常賦除田稅外加以商料塩課歲入止三百
四十三萬

或曰樂制不可復矣累黍定律之法雖在而妙達鍾呂者鮮然
梁武帝無所師承雅善音韻親制四通每通施三絃又增制
十二笛轉推月氣悉無差遺
陳仲儒亦謂京房準術成數昞然故立準以調八音又曰燧人
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
隋樂工萬寶常聞太常所奏樂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亂
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大抵未常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
洪武中山西指揮郭敬性解鍾律常置水盆中斟酌損益以箸
擊之即合音調
近見南宫劉子著樂經元義以為樂未常亡其言甚有理

永樂中有人造木牛流馬但能行數步爾

著疑録卷第六

天文地理

淮南子曰天去地九億萬里酉陽雜俎曰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天不可階而升顧可得而量耶

山海經曰地自東極至於西極凡五億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家語子夏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丘陵爲牡溪谷爲牝斯言極有理

蔡邕曰自古言天文有三家一蓋天二宣夜三渾天二家多所遺失惟渾天精妙百代不易

天文凡三垣二十八宿附星二百八十三座衆星一千四百六十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近有考甘石巫氏經爲天文圖又有悉垣舍爲黃天歌者故紙相沿不甚悖戾而推演占候之法亦世有專門惟大不假占候一觀象而洞覽者精妙之至也魏太史奏熒惑崔浩以左傳決之曰在秦衆皆不服後二年而秦果亡韋見素因星犯昴言於玄宗曰祿山將死昴者胡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以五行推之殺祿山者必子也其言無一不驗本朝劉伯溫見西湖雲起而知聖主之聿興日中有黑子遽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而胡深果歿於福建

天寶中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
候之有僧七人飲酒二石命召之七人咲曰淳風小兒在彼
因忽不見此理之所無或李淳風贋此七人者以神其術

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　乾符三年日中有若飛鳶天祐元年
日中見北斗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杭州府
雪

隋大史令袁充奏隋興以來晝日漸長盖本京房之言曰太平
日行上道霸代日行下道日行上道則景短晝長故當時君
臣皆以爲慶工匠各加程課以日長故也此說近於諂

郭守敬曰古日晷長今日漸短日行每百年短一分譬熊曰天
地容運孰能覺之旨哉言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論月之虧盈以爲月近日則感損而
氣衰故光虧遠日則勢盛而氣感故光盈朱子本先儒之言
以爲日月有定形如丸如毬體魄常全受光常滿乃人見之
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
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
蝕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蝕二說俱有理

蔡氏書傳言日月五星之運與朱子詩傳不同
高皇在兵間亦勤於覽每戒蔡氏左旋之說差謬

[illegible]善觀天文忽一日謂三楊曰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illegible]
聲兩起明日遂晏駕

聞有地稱漏天台詩云地近漏天終歲雨近有老商亦云然

元末婺源同知某過鄱湖夜分見天星亂落湖水皆有聲明年
本
朝[illegible]僞漢交戰於此死者六萬餘人

木冰春秋書之漢稱木介又云木稼成化中亦有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

鄧艾之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戈衆寡罔不周知
弱水即娑夷水唐高仙芝攻吐蕃遣人至其地斫斷藤橋其水
不能勝草芥

地志云弱水在刪丹縣亦謂之張液河後秦將軍乞伏孔子討
吐谷渾於弱水南大破之羌弱水護軍或者張液河即娑夷
水未可知也

唐玄宗時山人王玄翼上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
張均往求之余所居有寶仙洞[illegible]集覽見云真符蓋出於此
又俗傳元末有土人入其洞見[illegible]女盤坐一石上今觀虛明廣
朗且近人居非深巖絕島其言皆不足信[illegible]書載華陽洞昔
有隱士名英綿見小兒手捋珠三顆遂化爲龍又婺源有洞
深如井咸通末道士姓鄭[illegible]縋而下見二人對奕凡此皆
怪誕之說

諸葛孔明韓魏公之薨俱有星隕之變馬端肅將終大劉山崩天皷再鳴亦理之所有名臣録云公殁後里人有姓王者遇矜途鱗衣玉帶騶從甚盛似亦怪誕不可信然顏魯公詣李希烈既遇害有商人至博羅山見二人圍碁松下曰何處人曰洛陽曰奉寄一書帶至偃師北山顏家商人如命至偃師即公瑩庄也老倉頭視之泣曰先大師親翰子孫涓日發棺內已空空訪之博羅亦竟無跡端肅之事恐亦類此

漢史云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寸形如酒樽外有八龍口啣銅丸下以蟾蜍承之機巧皆蔵樽中每風起機發丸動蟾蜍振聲激揚其妙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唐有水運渾天儀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遲速皆合度數又置木櫃爲地平儀立二木人每刻擊皷每辰擊鍾機械皆蔵櫃中唐法蓋傳之漢然則漢何所本曰舜作璇璣玉衡周禮玉圭正日晷以求地中張衡非始於此乎

元順帝癸酉七月京師紅氣滿空如火照人明年乙亥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紅氣者明興之兆黑氣者胡運之衰也

洪武中慶州遂昌縣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昔人所謂皷妖者也官民俱災

宣德中一日未申時天裂視之若數十丈

成化末正旦白氣升騰如一蛇忽有聲如雷

正德十二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闘者明年寧藩叛

近年山西蒲州等處地震地裂圻壓民居陥死人畜無筭又古今所未見也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名天極又名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者也朱子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些子五星張衡云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庶子也第四第五星並爲后宮

抱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受政者也

紫微垣十五星東蕃八西蕃七東蕃第一星左樞二星上宰三星少宰四星上輔五星少輔六星上衛七星少衛八星少丞西蕃一星右樞二星少尉三星上輔四星少輔五星上衛六星少衛七星少丞

物異

泰咸陽宮中有銅人十二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組綬花綵儼若生人外有銅管管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筑笙竽皆鳴與真樂無異

魏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刻二木人於平地設二輪以水激之能令木人擊鼓吹簫跳組擲劍巧妙百端

隋陽帝於觀文殿前為書屋十四間戸内設錦幔上有二飛仙戸外施機地中帝毎幸宮人執香前行踐其機則飛仙自下収幔而上各扉皆自啓帝出重閉如故又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寳採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為之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笙竽能成音曲

元順帝造龍舟遊海子内舟行則龍之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列二金甲神人一擊鍾一擊鼓自能按更而響恐即鈞之遺術也

冉閔所乗駿馬日行千里名曰朱龍秦叔寳有馬名忽雷駮月下試之能超超数丈嘗飲以酒叔寳卒其馬悲號而死

世傳羅鬼國有養龍坑在两山中晝霧滃鬱國人繫牝馬於坑傍視沙上龍跡以為馬與龍遇所生之馬遂稱龍洪武四年夏主明昇以全蜀降獻馬一匹長十尺高九尺有肉隱起項下振鬣一鳴萬馬辟易上命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壓之廼馳毎跨[illegible]風一壓不驚賜名曰飛越峰

唐劉從諫獻武宗馬一匹亦高九尺

鴆鳥食蝮蛇雄曰運日雌曰陰諧

蚊之産不一江東有蚊毋鳥聲如鴿毎鳴吐蚊三升江南有蛋名子孑生水中見人則泳去化為蚊塞北有蚊毋草嶺南有蚊木皆能化為蚊

洪武乙卯高皇御端門召詞臣出示桃半核元内庫物也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王毋賜漢武桃字塗以金中繪龜龍學士宋濂對曰王毋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以今核觀之十倍於彈丸矣武帝内傳又載桃如鴨卵形圓色青上命各撰賦一篇然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毎扇着仁嚴藏水五升良久水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又曰同州司馬裴沆遇一老人以杏核盛漿飲之核大如盌他書云杜陵見江淮人以桃核量米能容一升潛溪顧未之考耶

又王琰得桃核大如斗磨而服之遂成仙

元帝時鵲巢化為雉霊帝末光中亦然此何足論漢建平中有

男子化爲女嫁爲婦生一子
燕有女子化爲男宋亦然近年亦有之盖陰陽之大變也
又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人江夏黃氏家婦人化爲黿
或者書之不可盡信
李林甫書櫃中有鼠躍出化爲蒼犬
孫峻謀誅諸葛恪設宴召之恪將往犬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
而恪不悟
劉武周母夜坐庭中見一物如雄鷄光燭地遂有娠後滅其宗
竇武母産武時併産一蛇毋終有蛇至柩前涕血横流
來俊臣將敗井水變井内且聞有嘆聲以木塞之木忽自投數
十步外胡惟庸家井内生石笋使人去之復旁出三枝竟亦
及禍
洪武乙卯庫錢飛民屋有满者又一日廣積庫銀重數百斤飛
出一書生見之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共取竟以分爭鬨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天所以畀若人也命賜之
唐陳舍人家有二道人來求宿一衣黃一衣白忽鏗然有聲秉
燭視之衣白者一銀人也衣黃者不復見
珠玉之類昔人謂西北荒中有明月珠光照二千里似不可信
而六帖載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長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
步又武宗會昌九年大餘國貢火玉三斗光照數十步冬月
置之室内不復挾纊酉陽雜俎載馬侍中王精盛水經月
不腐不耗則夫明月珠固亦有之惟張燕公有所謂記事珠
其然豈其然乎
漢昭帝釣一鮫長三丈命大官爲鮓骨青肉紫味甚甘美帝曰
此魚鱔之精
高皇微時亦釣衿川一日獲三十五鯉有陳四者竊其五後以
年久近問誠意伯亦曰當得三十五而洪武之紀適符此
數唐萬廻謂明皇五十年天子恐亦得之先兆云
成化甲辰閩州民間牛生麟弘治中秀才苗滋家驢生一駒馬
首牛尾徧體花紋閃爍如電或以爲麟二家俱疑其爲怪杖
殺之余未至鄭州數年前民間亦産一麟今貯衿庫士夫過
者往往求觀花紋隱隱可愛嗟夫麟已三出矣而未有尼丘
之應意者胡元以後
皇明聿興垂二百年海内晏然未嘗有宋契丹唐回紇吐蕃及
漢七國莽卓之禍詎非治平之徵耶

析疑録卷第七

父子祖孫　奴僕附

孫逖孫中書舍人父嘉之年八十爲令願改外官以增父秩帝
喜擢嘉之知宋州

阮孝緒年十歲隨父爲湘州不肯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今之
宦貴子弟聞此得無怍於心乎

常遇春父曰六六祖曰重五曾祖曰四三皆失其名近時人家
亦喜稱行將必類此

趙王石虎曰吾欲以純灰三石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垂
三十輙欲殺父他如祿山死於慶緒思明死於朝義兇殘之

報往往而是

周公瑾之子胤不能續父志狄梁之子景暉貪暴不仁魏州人
至毀梁公祠

王鎮惡見劉裕裕喜曰將門有將鎮惡王景畧之孫也唐王珪
王僧辨之孫薛仁貴薛安都六世孫

王華王導之孫謝弘微安石之孫顥榮才望一時莫及鄭玄同
康成之孫王勃文中子之孫

西平王李晟之孫名係王鐸俣以世將用之又卒至敗事

晋周玘之子周札周懋周贊周縉周總一門五侯玘即周處之
子

簡文帝無子有宮婢李陵容黑而長在褒坊相者以爲宜子宮
中呼之曰李崑崙生太子昌明

人言甥舅相似李靖韓擒虎之甥何無忌劉牢之之甥楊國忠
張易之之甥又張融之甥陸杲范甯之甥王忱俱酷似其舅

甘公奇陶譏狀貌以女妻之張華少貧牧羊劉放奇之亦妻以
女

田嬰有子四十人不如賤妾之子曰文

慕容廆子六十人　姚弋仲子四十六人

宋郟城民一妻有子二十一人而雙生者七

永徽二年淄州人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皆曆二年延州人

賀大妻皆一產四男

班固有奴乘醉罵洛陽令种兢厥後兢考捕賓氏賓客固遂死
獄中本

朝楊東里當國有奴怙勢凌人廖恭敏雖同鄉抗章論之或曰
獸不念楊公曰此適所以報公

梁冀奴秦宮無所不至

梁州刺史孟佗與張讓奴交傾貲遺之因達於讓衆賓客又爭
以珍玩賂佗兹事古今皆然

女婦

橫渠先生曰古者婦人之拜首低至地肅拜也今但屈其膝而直其身失古義矣

齊大子法章國亡變姓名爲莒大史敫家傭敫女奇其狀與之通法章復齊爲王敫怒曰女不取媒非吾種也污吾世

羌胡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元魏馮大后殲亂齊敵國也驍騎將軍劉纘奉使至魏后亦私幸之奚以毋儀一國

本朝花雲死節妻郜氏亦死有子甫三歲侍兒孫氏抱之鞠於漁家　王師伐僞漢孫氏抱之渡江遇敵兵捽之墮水忽上流有浮木至附入蘆渚食蓮實七日不死夜半逢老人號雷老呼與俱行竟達

上所上聞雲見泣抱之而雷老忽不見因稱曰神兒

朱序毋築夫人城柴紹妻號娘子軍皆以一婦人而帥三軍邵續女爲劉遐妻遐爲後趙所圍邵氏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中

他如荀崧之女李毅之女皆年十三歲即擁衆破敵

符登妻毛氏有殊色彎弓跨馬以先壯士又能守節不辱於姚萇

竇后爲女子時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父毅以是奇之則夫娘子軍亦有自來矣

杜伏威有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伏威兵敗獨負以逃

洗克叛張茂之妻陸氏率部曲先登以討克克之敗也走匿故將吳儒家儒唉曰三千户侯矣克曰汝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我死汝必族儒不聽殺克克子洗盡滅吳氏

五代時長史房景伯之母崔氏因貝丘婦人告其子不孝崔召之宿於其家與之對榻共食令其子侍立堂下景伯供案旬餘悔過求還卒以孝聞

李商隱宜都內人傳云武后篡位既久有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欲諫后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內人因進言曰古有女媧亦不是正天子但佐羲皇理九州爾自餘賢后非輔昏主則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去釵釧服冠冕眞天子也然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多是賤此未當天意后曰何也內人曰男陽女陰陽消然後陰得志大家若屏去男妾獸立天下則陽不能敵過萬萬世矣后雖未能盡用僧懷義由是得罪命力士執之於瑶光殿毆殺之 懷義原名馮小寶

柳珵著上清傳曰青衣上清唐丞相竇參女奴參居光福里月夜閒步中庭上清密啓曰庭樹上有人請避之參曰陸贄欲害吾吾禍至矣此事奏與不奏皆不免然汝在輩流中不可

多得吾死汝必沒爲宮婢善爲我辭上清泣曰死生以之遂
下堦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家使來能全老夫性命須厚報
樹上應聲而下乃衣縗者也曰家有大喪貧不能舉公曰某
止有堂封絹千疋今且贈汝縗者拜謝而去翌日執金吾奏
其事德宗厲声詰竇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
欲何求詔流參驩州上清果隷名掖庭數年以善煎茶得近
左右上曰汝從何至此上清具道其故流涕曰參自御史中
丞歷度支至相位月入俸數十萬緡賞賜前後無筭乃者所
抄銀器俱州縣希陸某意刻藩鎮姓名誣爲贓物驗之果然
陸某因以得罪後上清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陸贄
相未必有之小說豈足信但忿嫉之念一起於中而惡之必
欲其去雖賢者不免姑識於此
張說爲相有書生爲其館客通說侍兒說知欲罪之書生呼曰
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爲宰相豈無緩急胡靳靳於一
婢遂以侍兒與之後說爲姚公所危書生携其夜明簾見太
平公主遂解其禍
漢王蕃以婢賜朱慱
易州刺史趙履溫以二婢遺韓彥範及罷政復奪之
宋諫議大夫程松獻妾於韓侂胄遂同知樞密院
常阜未仕時爲姜使君門館姜子荊寶有一小青衣名玉簫年

而艶即以贈阜阜歸覲約七年復來喻期不至玉簫曰常郎
不至矣絶食而死
鄧后忘大珠一篋不欲考問遍閱宮人顏色即時首服
荊州刺史杜嶷有美妾其父貽書于謁渠以新來不敢啓虛倚
簾私看見嶷即吞之嶷疑是他人所寄命剖腹取書氣未絶
而書已出將家殘忍好殺不獨吳起爲可罪也
唐有女道士魚玄機才貌甲一時豪貴調咲日滿其門侍兒綠
翹亦殊色玄機外出狎客適至綠翹閉戶不留玄機反疑其
有私撻之死瘞於後庭他日別客得其血跡發覺遂抵罪夫
綠翹以色殺其身世恒有之故紅顏非女子之福多材爲士
者之累
皇甫嵩牛羊日曆曰牛僧孺起青衫外即致位宰相少孤毋周
氏冶蕩無檢鄉里嘈嘈兄弟愧之令改醮及貴請以出毋追
贈議者云庶氏之毋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此恐譏切之談
六帖又載皇甫牛之甥也怪其不能薦引以詩刺牛曰夜入真
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奇章公名妾也
官妓唐宋皆有之
國初亦然永樂中都御史顧佐始奏革焉足爲百代令典
王世充以兄女娶楊慶慶欲降唐王氏曰主上使妾侍巾櫛結
君之心也君狗利負人願送至洛陽不許王氏謂侍者曰唐

若勝鄭吾家必滅鄭若勝唐吾夫必死何用生爲遂自殺此

與告之則殺主毋不告則殺主父飲藥而死者同一烈也

著疑錄卷第八

富貴

鄧禹一門公二人侯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后二人貴寵無比

魏文帝食棗蒸不盡留以充晚飡亦儉德也今京師有棗餡餅恐即棗蒸之類慕容熙后符氏季夏索凍魚仲冬取生地黃有司求之不得熙皆斬之而宋仁宗思一蒸羊寧忍而不用雖飲食小節可以觀聖譾矣

懿宗迎佛骨入內作道場薦瑤膏乳

宣宗賜耑宏銀餅鋑

同昌公主有紅虯脯貯於盤中縷高一尺

虢國夫人作一堂工價二百萬外更賞以絳羅五百段工猶不滿曰請取螻蟻蜴蜥布堂中苟失一物不受其直

張易之母阿臧有七寶帳象床貂褥犀簟

安樂公主有織成裙直價三十萬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

隋堂百戲有鯨魚噴霧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此必煙火之類其繁飾市店誇示諸蕃賈來者亦藉龍鬚蓆不亡何待

魏元琛之富飼馬皆用銀槽窗戶上金龍吐旆玉鳳銜鈴

王元寶以金銀疊爲屋壁沉香爲欄檻

州刺史劉悛有金浴盆隋侍郎辛亶衣緋褌
而陜豪家侈每食視厨中所棄猶不下萬錢宴公侯家雖窮極水
陸味嘗舉筯
廣州人支法存家富有沉香八尺床刺史王譚求之不與誣以
不法殺之
馬希聲知海商有犀帶晝夜光生洞照一室殺商而取之月餘
光滅貨豈可以悖入耶
扶風人孫奮富而吝梁冀以馬乘遺之貸錢五千萬奮止與二
千萬冀怒告郡縣云奮母是其守藏婢盜去白珠十斛紫金
千斤郡縣遂收拷其父子兄弟並死獄中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巨萬性嗇雖妻亦不委任自繫衆鑰於
衣下行如環珮後爲亂兵掠其衣凍而死
董卓築塢積錢爲三十年儲自言曰戰勝則霸天下不勝則守
此以老而數月之間死於呂布之手金三萬斤銀九萬斤皆
委於亂兵矣
宗楚客作一室總用文栢以沉香屑和紅粉泥壁每開門香氣
蓬勃太平公主至其室嘆曰看他行坐處我輩虛生浪死有
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作人立宗楚客怒曰畜類作妖僭越犯
分犬應曰公亦僭越犯分
王莽有金三百六十櫃每櫃萬斤本
朝劉瑾籍沒黃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二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唐元載有龍鬚繩拂水精爲柄紅玉爲環夜置堂中蚊蚋不敢
近
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持麈尾蠅拂顯達怒曰此是王謝
家物汝不須捉須火焚之
韓滉雖宰相子性節縮居處陋薄取庇風雨而已
韋處仁着火羅巾文宗曰朕慕卿門地清素如此巾服卿不須
爾
高皇見官者以乾靴行雨中責之曰靴雖微皆民力民脂汝何
暴殄命杖之
王珪爲宰相不作家廟唐太宗曰珪儉不中禮一巾一靴帝王惜之而於家廟
獨璽焉此有天下者慶財之要然則士
大夫不以禮自閑驕負肩越謂之何哉
晉謝瞻見弟晦晝戚以籬隔門不忍見之卒不與江陵之禍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家事悉委從子弘微而弘微一毫無所
取混婿殷叡以樗蒲破蕩弘微悉與之譏之者曰謝氏累世
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資爾弘微毋言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
人生不至有乏而已何必乃爾
高類毋戒類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卒如其言
五代宦者符承祖爲馮大后寵任親戚皆依勢納賄從毋楊氏

[illegible]家祖母兄弟也嘗謂之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
憂之樂與之衣服奴婢皆不受後承祖敗親戚皆及禍獨楊
氏不與

夏英公盛暑設宴戒客當具夾衣衆皆咲坐久寒氣颯颯生粟
始覺其異究之乃以琢斛浸龍皮也

唐人飲酒作手勢令呼大指曰蹲鴟第二指曰鉤戟三指曰玉
柱無名指曰潛虬小指曰奇兵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有旂旛令閃壁令拋打令皆不可考

齊王好彈琵琶作無愁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自立大像於晉
陽西山每一夜燃油萬盆又立貧兒村於華林菌衣藍縷之
衣行乞其間以爲樂

蒼梧王好微行晚至新安寺竊取一犬就曇度道人煮而食之

昔人謂天下有湯武之時三秦隋與元也
或者又謂湯武處君臣之變武后夫婦之變胡元帝中國華夷
之大變也故我
皇明聿興如夜之復旦今
列聖相承垂二百年海內晏然而亦有小變三一在夷狄巳巳
之難是也一在京師曹吉祥是也其一在藩國若夫劉瑾之
變則方萌而遽撲之矣瑾將作亂忌其黨張永調鎮南京張
永甚爲懟於
上上召瑾詰之辭窮張即毆瑾
前蓋以爲後謗之防也溫嶠之於王敦亦恐錢世儀間構故
以酒板叱之曰錢鳳何人敢有溫大真行酒而不飲耶故鳳
言不行卒之誅敦者大真而誅瑾者亦張也

駱賓王與敬業同起兵欲裴炎爲內應乃造語曰一片火二片
火緋衣小兒當殿坐使其庄上小兒與都下小兒並誦之既
而炎召賓王令解其義賂以錦繡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
馬不言及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欻然起曰
此英雄丈夫也遂合謀移書敬業書中無他語止有青鵝二
字蓋言十二月我自應之也

漢中常侍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共誅梁冀後更暴橫天下爲之
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言其性急如雨之墮也

趙岐爲皮氏長避此四侯之禍無所不歷嘗匿姓名賣酒北
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十年

高力士本傳中史云裴光庭娶武三思女有私於力士故光庭
入相力士爲之推轂又云[illegible]娶呂玄晤女爲妻呂當時閹
人皆有妻耶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
謁者監何由有兒

黃幡綽見機慧玄宗嘗憑之行號曰肉几謝彥顒首面甚麗自

奇尊亦深寵之

本

朝王振金英皆中官也薛文清不諂振振構以危禍不餞英英歸及言於衆曰南金好官惟薛卿耳

遼東都御史陳鉞見中官汪直巡邊戎裝遠迓叩頭匍伏惟馬端肅不屈卒以此受禍下錦衣獄

本

朝中官廉如阮安介如興安知人如金英報主如雲奇討叛如張永皆錚錚中錚錚者也

高皇因一宦官言及政事即日遣還鄉前代帝王所不及

著疑錄卷第九

死生

光啓元年隰州民有死者既葬半月行人聞聲呼地下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傳稱王孫裸葬士安去棺（王孫姓楊漢人士安乃晉皇甫謐也）

人臣死忠有專國而死有專閫而死有專城而死元至正壬辰盗起廬陵郡掾黄翊不受賊官大罵而死又有臨江府吏鄧椿以僞漢陷臨江集義勇大戰三日兵潰赴水死此二人者非有專國專閫之責而皆不屈於賊有烈心者也

大學生魏準以才名爲王融所知融及禍準惶懼而死遍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

宋興州正将李好義與安丙共誅吴曦有王喜者欲争自功賞使其黨劉昌國毒之既斂遍體皆青然則魏準或亦飲藥非膽破也

唐李訓鄭注之禍宰相王涯舒元輿皆死宦官之手王涯有從弟沐以老病詣涯求一簿尉歲餘始得見然簿尉未拜與涯俱腰斬東市元輿有族子守謙元輿愛之踰十年一旦以非罪怒之求歸江南與被収守謙獨免人之禍福信不偶然

宋明帝遣使賫藥賜王景文死景文方與客圍棋叩函看敕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圍棋自如局竟斂子納奩徐曰奉命見

賜以死從容飲藥而卒景文於死生之際略無驚擾難矣世
間固有一種鎮定之才安石閒淮淝之捷而不亂者或亦非
矯也若夫謝瀹知齊林王廢亦與客圍棋局竟方還則通祖
之故智爾

鄭郊舉進士遊陳蔡間過一塚有二竹可愛因吟曰塚上二竿
竹風吹常裊裊塚中忽應聲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
知曉此甚可怪或云枯骨每乘物之生氣有靈因二竹在上
而然爾

本

朝有邊將湯亂績死於胡寇一日擁騶從至通州驛索筆硯燈
燭閉戶而寢次蚤驛卒候之寂然無人啓戶視壁間有詩云
血污游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國家偹 皇陵當築周垣有司奏墓旁穴悉去
高廟曰此皆吾家舊鄰里勿徙許其子孫世世掛掃
帝王之度真同天地

靖難之師過江死者十五人吾吉州已居其二周靜修曾鳳韶
是矣陣亡之臣則九十人並載革除遺事

竇建德雖無成然在爲農時閭鄉人貧不能舉喪即解所耕之
牛給之亦陳涉鴻鵠之志也

許孜植松於親墓旁有鹿犯其松嘆曰鹿獨不念我明日猛獸
殺鹿置之松下

張侍中冡在晉安丞相薄葬後盜皆伐之侍中墳多金玉盜掘列
拜而去晏墳只瓦器數件怒斵其棺而碎其骨夫薄葬禮也
而致禍若此倫載聞見錄

[illegible]諸帝多傳脂粉
[illegible]高祖體有三乳　唐大宗虬鬚我
朝大祖高皇帝亦虬鬚〻有肉鬚長寸許
或云蘇州天王堂土地神貌類我
大祖偽周時異人所造蓋有屬也　元大祖初生手握凝血如
赤石　遼大祖身長九尺齊豫章王嶷身長七尺八寸
宋真宗足指有文成天字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　李晟長六尺
李牧臂短使工人為木以接手　封常清一足短
侯景亦右足短故詬之者曰跛奴
王莽頭禿齊大中大夫羊闡亦無髮東昏侯呼為禿鶖
齊相燕子獻亦無髮本
朝指揮郭德成嘗侍宴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為之大笑
謝靈運有美鬚臨刑自剪捨為維摩相鬚後安樂公主取之
遼世宗美鬚長過其腹
本
朝整容倨村其㦤
大祖指甲拎家　上大喜祿為卿

施報
子貢之子端木叔藉先貲累千金一朝散之不為子孫留財產
及病無醫藥之需受施者往往報其德
紀信誑楚以身徇漢而帶礪之盟紀氏無與焉何也曰蕭曹諸
君之功在天下信之功在一人之身此晉文公所以不賞陶
叔狐
桓溫欲用殷浩以書遺之浩不答報以空函其失在浩而不在
溫也遂廢黜終身浩死後以書吊之浩子涓又不答卒取族
滅之禍
陽球遣刺客刺蔡邕客感其義不戮又賂其主毒邕主反以情
告之
陳蕃之子逸友人朱震全之竇武之孫輔府掾胡騰匿之
祖約臨刑奴王安負其子以逃曰何忍使祖士稚無後
虞慶則為大將征桂州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什住通慶
則妾恐事泄反誣慶則謀反慶則坐死
宋之問與弟之遜皆坐諂附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故人駙馬都
尉王同皎同皎慷慨士疾韋后與武三思亂國對所親言
之遜於簾下竊聽令其子告密同皎坐斬之遜改遷光祿
魏陽城王徽以爾朱之變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三
史皆徽所引拔恃其恩遇故懷金百斤馬五十匹投祖仁

其財殺徽獻首於爾朱兆兆夜夢祖仁謂曰有金二百斤好馬一百匹在渠家遂捕祖仁徽之既獻其所得復以巳物補輸爾朱兆不信執祖仁懸首高樹以大石墜足捶之至死

人之存心厚薄不同李衛公不用丁柔立衛公貶柔立獨訟其冤

成濟為司馬家弑主而司馬弑之傳游藝首勸武氏革命拜鸞臺侍御同平章事後梦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梁納彥景而亡於景高駢嬖呂用之而死於用之

高駢在城都殺諸突將死者數千人有一婦臨刑戟手罵曰高駢汝無故奪將士衣粮乃更以詐殺無辜我必訴上帝使汝他日屠戚如我今日其後駢死於秦彥之手子弟甥姪無少長皆同坎瘞之

司馬懿村墓殺楊州刺史王凌後懿病白日見凌來為厲呼曰彥雲緩我遂卒彥雲王凌字

劉毅為撫軍將軍殺幼時牧牛寺僧後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就大樹縊而死

宋進士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至死楫子頤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武穆廟一日自念曰吾政善往謁之拜畢遽卒於前從者咸見武穆擊之愚謂願有治績亦賢吏武穆寧以父故讐殺之蓋人心有神頤以父故喪其神而自斃爾至云從者咸見擊之皆附會之說

本

朝編修岳正以草詔獲罪謫戍肅州財產賜指揮季鋒鋒搜括家人甚酷後赦回鋒復得罪

上曰季鋒財產是岳正物悉取完之儒臣家清鋒厚貲正亦搜括無遺婦女出門橫索極其醜辱蓋無施不報者也

明察

衛君好察縣令有發褥而席敝者賜之席令驚以為神

南唐烈祖遣宦者祭廬山及還勞之曰卿此行甚清潔對曰臣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胾宦者慚服

高皇謂祭酒宋公曰卿昨日公服危坐堂上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曰一生進茶跲而碎其甌不覺含怒且自念不能教率也

姓氏

張說曰古未有姓氏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皇帝之姬因所生地而稱之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之

漢第五倫本田齊族因其園陵多以次第為氏

堯賜伯禹曰姒氏伯呂曰姜氏後世或氏於國如齊魯秦吳或

氏於謚如文武承宣或氏於官如司馬司徒或氏於字如孟孫叔孫或氏於居如東門北郭漢賜婁敬等姓亦倣古天子賜姓之義

本

朝賜姓甚少惟邳州信指揮賜姓車天順中進士名茂賜姓陝田昭屈景為齊楚四大姓其後魏晉選舉專重門地故曰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㦸之孫蔑令長之室

元魏以崔盧鄭王四族為衣冠之首直閣薛宗起碎戟於帝前以爭高華

唐室以崔民幹為第一族大宗嘗嫉山東人自矜門第高宗又禁天下婚娶不得受陪門財盖文家望重男家納財以陪之故曰陪門財是時雖重禁而衰宗落譜往往自稱禁婚反增厚價

令狐綯既相自以天下令狐姓寡遠近趨之至有姓胡者皆歸焉温庭筠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崔贖與崔浩同宗浩貴盛贖頗別族遂免誅真輔果之遺䇿也

晉平南将軍孫旂及其子姪孫髦孫哥見孫秀貴盛與之人族不六十日腰斬東市

来俊臣父操博徒也與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有娠而生俊臣遂冒姓

曹孟德本夏侯氏亦冒其養父宦官曹騰之姓

楊東里幼隨毋嫁尹氏拜於其廟尹長者叱之曰楊氏之子何為拜於尹氏之廟公廼自歸於楊余先世姓蕭宋南渡時入於戴先郡公欲復之故登科録兄弟欲稱蕭後一同年曰君家歷世稍遠故未提本至今為一大缺典也

本

朝初脩王牒衆議欲祖紫陽

上感朱典史之言遂掃群言曰彼一典史且不妄祖兇朕為天子乎然則唐世祖愬老子像於祖廟中視我高皇神䇿果何如也

嵗将

按通鑑甲子圖自伏羲至元順帝四千八百七十六年自唐堯至順帝丁未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自古在君位久無如伏羲一百五十年次則神農一百四十年軒轅一百年　文王受命九年　武王八年

漢大祖即位十二年　唐大宗二十三年　宋大祖十二年我大祖高皇帝三十五年

程文惠與龎頴公同戊子生程已貴寵龎尚為小官戲龎曰君乃小戊子及龎大拜文惠致書賀曰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北齊使徐陵聘梁梁人訪其春秋曰小如来五歲大孔子三年

蓋七十五也

孔子生於庚戌朱子亦生於庚戌

庚申春秋之終也春秋始於隱元年己未終於哀十四年庚申

嘗考劉宋興於庚申趙宋亦興於庚申藝祖嘗問祚於陳希

夷對以五庚頭建隆庚申宋歷五庚而宋果亡元世祖亦以

是年即位我

朝洪武十三年庚申是時天下方一統又六十年為正統七年

巳稱全盛又六十年為弘治十三年累

朝治平第一今又將六十年矣民氣愈和

國運愈隆其綿延庸有紀極詎止五庚頭而已猗歟休哉

明刊蓍疑錄九卷跋

葉啟勳

明永新戴有孚著錄疑九卷明刊黑口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四字上下大黑口前有嘉靖戊午秋八月永新聖山戴有孚自序葉數並序自一至七十四通連計祘版心題蓍疑錄而不分卷據有孚自序稱余往昔北上已而復歸舟次動逾數月乘其餘暇稍得以縱觀載籍日記其所未徹者以為採摭之憑云知此為有孚讀書所得隨筆甄記者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載此書於存目九提要謂其體例頗為叢脞如第一門曰儒次之以藝文又次以士次以老佛仙術儒即士也乃分而為二又七卷父子祖孫為一門附以奴僕君臣夫婦兄弟乃皆不及其中舛謬不可殫述所隸之事與門目不相應者十之五六更不解其何說也云云觀其編次不倫餖飣無緒提要所評洵為允當矣前後無他人序跋亦不知刻者為何時何人有孚自序又云始之以儒以士著向往也次之以老釋仙術蓍辨擇也次之以制度天文地理蓍考索也又次之以父子祖孫形體歲時各條著警惕也則是區分門目尚是有孚手自編定或者為其所自刊歟大氐明之末年士大夫多空疏無學而又好為議論著述炫時興之所至不知自其怪誕百出災梨之誚固不僅有孚此一書而然也姑以版刻甚舊棉紙精印存之書首有康祉印三字朱文方印此不知何人 白朱 疑

乙亥五月十七日記是日余生朝也

書疑錄九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戴有孚撰有孚字聖山永新人是書分十六門皆抄撮諸書而成體例頗爲叢脞如第一門曰儒次之以文藝又次以士次以老佛仙術儒卽士也乃分而爲二又七卷父子祖孫爲一門附以奴僕君臣夫婦兄弟乃皆不及其中舛謬不可殫述所隸之事與門目不相應者十之五六更不解其何說也

九朝談纂不分卷

不著撰者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朝談纂無卷數》提要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既諸余又得聞之昔元

至正君喪劉福通徐貞并以妖術衆衆紅巾爲號天

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乃對禱諸石固神曰元徳既衰九土麋沸生民之

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

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燹白屯於

滁陽忽有義兵未歸者三千率綠之明年起兵自和

州渡江取太平路遇一術士

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覘之

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

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

元兵死去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床

上大奇齲其役大奮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天三年

集兵精騎七十餘萬一戰而敗荊襄再戰而取吳興三戰
而閩越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郡邑勢如破竹不
數十年奄有天下惟偽漢陳友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于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
衣以輔戰幟上書肅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鄧侯也神謩
見慄玄冥青海嵩崙大漠交趾鐵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
戊中建元洪武即
皇帝位
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
初過郡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翌日誦若流其人
大異欲授基基謝卻曰已得之矣元末舉進士第除高安
丞尋起江浙副提舉嘗與魯淵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
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為慶雲欲賦詩記之基獨縱飲不顧徐
言曰此天子氣也應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未幾四方兵起我
太祖既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章溢麗水
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諭盡合機宜
上大悅任以心膂

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
此天命也
上會師皖城自夘至酉不接基請進取江州
上悉軍西上友諒率眾走湖廣江州降及還道經建德會張士
誠女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
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言於
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珍攻福建敗沒於陣他日
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舁血
帽眾字象也是謂得眾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每至所基屏去左右密語移時乃退拜基為太史令後授為
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洪武間有人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亦之讐家也割父母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洪武年間吳郡守姚善聞治有處士王賓因不可致嘗詣
其門賓見其乘從諠擁語之曰賓有老母在無宜張声勢
以恐之後善詣賓門必先下輿徒步至門劇談今古商確
政事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　以上俱西樵野記

高皇嘗集畫工傳御容多不稱意有筆意逼真者自以爲必見

賞多進覽亦然一工探知

上意稍於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

上覽之甚喜乃命傳數本以賜各王府盖

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之又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

武中國工所塑永樂初有鋍百户者除至蘇州衛見之拜且

泣人問故云在

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顔此像蓋逼其真也　　蓬軒類記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吉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

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儗於夫子論語記有若言行

者四皆稱於世教夫子者亦四皆見貴於聖人宜以有若居

十哲次而夫子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

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

宜例陞啓聖王廟疏

奏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洪武中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習試礼部左侍郎先生首言

宜以書籍頒布北方李校議者以費財不從先生正色曰使

賢才業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慚悉卒從其論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鄧

永安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先號二

公巢縣人蔡国合肥人永義無爲州人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

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爲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

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国家遇我至矣

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

梓與番陽徐彦礼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

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

兵入府藏室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吴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

實録無遺鈌者素之力也

太祖召至南京授以翰林侍讀李士燕弘館李士時洪武二年

也尋謫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吁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盡

吾之節而已遑恤其他史書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不記天

下必有記之者耳何必以此藉口而爲偷生之指乎

天星夜落水犀牢又見吳宮走鹿群肆覬金湯徒自固倉皇
玉石竟俱焚　單只合田横死國士應無豫讓聞風雨明年
寒食節麥飯誰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蘇感事之作也
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令
家僕焚寶自焚而死黨與無一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
澤洪武間爲松江華亭丞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良曰治天下須用匠手　有規矩繩墨然後
百度可具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
蠲逋租不征下　詔貢躬求天下巖穴之士深藏不告者顧
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户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至
此理於是命李士魯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
用焉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沉毅質直勇而善斷
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即行
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哭曰
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
散遣之得賞賜多恩其鄉黨人老及孤貧者無告貴任公等
又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雖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惟公
膺寵禄至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也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

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須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
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有曰昔者蕭何有餽餉之功千載
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尔蕭何未必過也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

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　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疾無狀　勅付獄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礼
謂侍臣曰戴元礼仁義人也無與汝事勿恐元礼頓首而退
帝即還内後十六日遂崩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天下不必通祀刑部
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
世爲土祀孔子爲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礼不可廢也吏部侍
郎程徐亦上疏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
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

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偏天下無非維
爲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
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
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極
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
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
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
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道行其道而
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也
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
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
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
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喜無鄉井念爲官肯負國朝
恩鶺鴒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
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々元主遁於
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傍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爲瘴癘
往往撤戲賽神男女喧閧時永豐徐恭知府事諗知其事乃
令人赴府言狀恭率吏振金鼓集祠下焚毀土像詰前令跪于
地責以殃民狀問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令奉香火者代承欵奉
像擲之江異日雷震祠所巨蟒死焉其害遂絕恭字克敬時
洪武十三年也
國初改前元肅政廉訪司爲提刑按察司設副使僉事官使
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兼理刑名其任最重與在內
都察院行事相同今則專理刑名不復有關糾劾之舉如
國初故事嘗讀密菴集謹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
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僉事謝元功劾左布政使薛
大昉貪淫事既奏　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誣謗
詞有旨都撮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垕仲糾劾事得実大昉
伏誅垕仲等還憲職垕仲等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謠曰陶
使再來天有眼歸公不去地無皮後陶果復職百姓皆踴躍
相慶垕仲名鑄寧波之鄞縣人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
剛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
長肆奸擅權遂擢福建按察使元功名肅紹興上虞人洪武
中以明經奉授福建按察司僉事能詩文有密菴集大昉保

保定府蠡州人洪武四年進士　此出袁談纂　載餘冬頗詳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至翰林襦讀承
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入為礼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群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
也
高皇帝罷宰相官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
分理天下庶務　朝廷總之
祖訓有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請設立
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
大明律文官不許封公侯條內有云其生前出將入相不知
何以有入相字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
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立侍班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
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
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辞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太祖時凡除授大小官員皆給符為信其文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
小自下而上無乃賞罰焉専符為信指意交孚所以識之至
也朕效古制授尔以官給尔以符往尽尔心恪勤乃職給由
來朕將合焉以考尔績其敬之哉洪武十九年正月二十三
日此給教諭鍾彥良者又有給周府長史張景翔一道與此
相同今除授官員唯用吏部札付不見有所謂符者不知從
何年革去也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

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之可
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輙奏書
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
益適中賜名大明律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斬絞笞刑五自
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
流刑三百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
大夫詿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
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
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
達於從政悉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
時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是去前世梟轘及
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至死刑二絞斬流刑三
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一年至三十年杖刑五自六十
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
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
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听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听
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
除惡之体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
表安忍之懷鞭之用爲殘剝膚体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曰
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
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傍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
五歲変作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
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
則
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甚耳非準唐也方正孝論隋文而
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以上俱蓉塘集詩話

宋時趙子元昊尚有國我
太祖得天下其主來歸謁
太祖賜進士出身累官至太常卿意欲羈縻之一日其國人脩
一書來云太母老而多病万一不起無主喪者其人哀泣奏
太祖許其歸寧遣人送之至函谷關外有人馬數万歡迎詔歎
呼而去始知其主思歸陰使人作書速之雖
太祖之明亦爲其所紿者也至今國於賀蘭山西北十里　改亭續稿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
神光燭天　天　明廟勿毀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

此處抽出應燬閒墨一段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
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
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
有買兒潑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兒兒史傳而功名
錄載朱文達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歿無為州與

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舍柴與耿再成守處州被
苗帥賀仁德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文
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
悉數如朱寧朱泰寵官子弟也許太江彬者武冑也周惠疇
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
門集將佐諭之曰爾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
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

八

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
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
為大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
太祖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
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究罪宣德七年
上諭大學士楊士奇曰舜殛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
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

行者亟听奉用今刑丧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
受制何也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晏歡甚誠甚訓導子孫爲善且曰滁淮諸郡尚多寇兵
不宜遠出比與漢高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
拳拳也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剌等送京師獻
俘
太祖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礼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
以朝仍賜衣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礼侯
太祖嘗以大醫院使葛京山院判郁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
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令大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笋穿壁四句爲
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大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信四明人時爲翰
林脩撰無錫士大夫言其縣有周衡諫議大夫周始任其官
願直敢言
太祖一日問群臣我何如漢高祖群臣莫敢對公踰列對曰不
如歷問欽君皆曰不如
太祖作色曰吾其秦始皇乎公又曰不如
太祖曰何至於此公叩頭曰始皇任法爲治信賞必罰未嘗欺
天下陛下往年蠲姑蘇等五郡秋税而徵之失信於民斯不
及矣
太祖謂其辭直不罪也未幾公以省墓乞歸詔限五日復命金
陵去無錫四百餘里公馳驛夜歸行礼還已踰期一日
太祖責曰汝今亦失信於朕遂斬之籍其家止米三升錢百文
太祖悟而悔之收葬其尸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
太、令人往剌之昇乃自盡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
聖誕節亦以爲例國初条例與會典差異
國初早朝後賜議事百官食粥後以事罷見条例或曰有武
臣爭座者乃止
高皇帝命翰林編脩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較諸
司奏啓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林院兼駁諸司文章可其官
某列名書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士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
而武臣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庭宴正陽宮大明
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辭謝不能
洪武初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省之有至侯爵食祿千石
百石者率多不免於戮亂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
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納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
兌亦借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國初有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陛
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天選之日上朝退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
而命之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
文明之祥　上悅悉授御史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望
出入卯是年元運降僭
高皇布新是日卯宿實應湖星也

和州城隍廟額曰敕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封誥猶存錦幖玉軸其文
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天之符
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也有神司淑慝為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志一
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
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
屢獲戎功非神相之何以臻至此必有出於高城之外者宜
封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藏加於顯著護國則福及於
保綏此固神之功而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我國享茲明
祀悠久無疆上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
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履襪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相餘官如之按漢
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固
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助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
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
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曰臣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
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衣絳
絳裳帶革大帶白韈烏舄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
品以下用秩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用之又議古
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稽別賢否第爲
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宴有過而稱職者賜中宴而不
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爲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
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宴其第居上者

翰林侍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
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仇家所訟或以聘
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逼而奪之使
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謂父
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
女本无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
其禁　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已之姑舅
兩姨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爲
前後也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擎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
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闍氏可沒入
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子也封譚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闍
氏語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爲汝忍死於此他
日當爲父報此讎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譚王來
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撿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大將傅徐達之子討之譚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縱城
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
舉火闔宮盡焚并其子投隍塹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之爲辭盡殺宮人　皇后既智拜侍
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洪武甲戌正月兵部試尚書茹瑺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
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
依所生之例秩封贈詔從之復從以茹劉之公言宋嫡繼母
亡許封贈所生之母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
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有子次子無妻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譙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所生
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

以為怪哉或云本有此条因板在司理監削去耳閹人當刑

無斬首者惟剥皮凌遲二条以其刑餘之人也 以上皇明紀畧

翰林俭討王偁字孟楊其父仕元守潮州我 明兵至率眾歸

閩中其友人吳海屢勸以死答曰吾豈不能死顧無嗣未可

耳丈生偁海復勸之曰答吾今可以死矣而期為别海至期

祀哭之則自縊矣夫志士不忘喪其元何必奮然於一時而

後為烈也耶若王公者可謂善處死矣

劉三吾撰沈漢傑墓誌沈之先為吳興人後徙家長洲之東

蔡村万三諱富字仲榮其弟万四諱仲華率先兩浙輸其税

為石者万又嘗獻白金為兩者千百以佐用度

太祖却之不得乃俾造廊房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以万

四曾孫玠為户部倉曹員外郎玠之父曰漢傑卒葬南吳陰

蕩之北先外舅接公則云仲榮子茂旺國初獻白金千錠黄

金百斤凡京城廨宇街道橋梁甲馬錢穀之類多取資於沈

乃以茂為廣積庫提舉姪孫為户部員外郎坐事當辟以営

建工未就後赊其額後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工畢尽録其

家發遼陽戍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至今吳氏

粮米之重在此始也

太祖克金華召一日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極富極貴又推

諸將校則曰或為公或為侯

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

者貴為天子

高皇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汝欲富乎

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但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

高皇以手所排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羅星斗許朕作君

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横行

天下走識以御寶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

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别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

家也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算但講命而已

盖先被旨不許與人算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請

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

將軍同死後果封玉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東

上照耿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

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

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濳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
尚書何以爲罪張曰第一言軍還不交軍欲業此作亂也王臨
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筭又問汝命盡時曰
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猶存
張士誠據蘇時其第士德爲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產業構
王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元之遺老能填
詞度曲語言皆譏士德受之一日雪大作設盛筵張女樂邀
明善詠之明善倚筆醉題調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
田地蔵口嗷嗷吃甚的早難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
見前輩風致如此
李善長徽之祁門人元末以商者濠梁
太祖初起兵善長詣軍門上謁應對不凡
太祖器重之礼爲軍師委以錢穀之任自與兵以至定天下粮
餉不乏善長之力居多時人擬之蕭何官至中書左丞相封
韓國公胡惟庸以謀反誅詞連善長時善長已卒追削其官
爵時善長之見工也恐所附無或自戕及自殺滅人更貴終
不肯言徽之宗人有自適者善長以死惧之乃絕其後子孫
多誅死而宗族得全　以上近峯聞畧　草海布衣棄先百拜
國公閣下漢高之開基也而蕭何進養民致賢天下可爲之策
光武之中興也而鄧禹有延攬英雄務悦民心之言是知取
天下柔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得一
民天下之民歸心欽惟　皇運中興當胡運之既終乘厭數
之有歸　閣下運百万之衆所向無敵開金陵控制万里全
皷一振諸郡悉平　閣下既膺
上天之寵任復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非
閣下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閫
方之人久淪異俗一旦聞　閣下用夏变夷莫不仰慕愛悅思
欲進謁以攄素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墮在泥塗草澤之
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
窶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徽巖穴之士求捷直之言
謹北向再拜投所書上及武事一稱三目乞轉達以聞雖未
見其面觀其文亦足以知其心矣伏惟特賜采録而進發之
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　閣下招致賢才自此而始四方風
動莫不歸心建万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而已哉
伏祈鈞察

一取張九四盖張九四據浙為巢穴蔓延杭紹為兩浙大梗
跨涉通太為江北之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巢穴為
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先取范陽搗祿山之
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之說陶侃急攻石頭以致蘇峻
皆欲先傾賊巢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搴大
兵進攻平江援桴誓衆期於必克声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
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朔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惟城堅守固
難以擾擾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於外城矢口不鎖之
地別築長圍環遶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
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
也務農種穀撫字安民收其稅粮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
安用夫吳師十万日費千金城中之粮積於公私者有限城
外之粮產於土地者無船以無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城
小城大則先攻其地之義則得尺為我之尺得寸為我之寸

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輟屢困
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而益彼之備也故當其圍之之時則
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乃後則運粮輓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
不絕其內而外容其出入之故也惟內外懸絕粮無所入
食盡兵疲內或變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
越必歸餘郡解体此上計也彼之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
海而據紹興於勢不便義師所以遠攻不克者以彼運粮自
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粮矣絕
粮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
以悞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後進蘇杭則唇亡齒寒
勢必傾覆杭城既破湖秀望風自畏失羽翼既剪然後進攻
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手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寇
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搗虛之患進
可以越兩淮而窺中原旁可以取福建而制江廣折衝万里
混一天下此張寇者今日之急務也

二取溫台處自戊戌年冬大兵克婺州城己亥方谷珍即納
欵送子為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然狼子野
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殃庚子年春夏間

山陳顯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覆不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
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元謂國家欲本土投降以中元路阻
特委吾由水道納款詸差張眾資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為說
客說國公本説叔義至大都不敢啓以而從夫他日彼欲投降
於我今又使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者宜與問罪之師然
彼上計以衆為命一開大兵至早家出海中眾必歸元如之何
彼則延招海寇胡掠縱東掩而為民害於東南勤捕之則涉鯨
海招安之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使回後已震慄蹈躇卽
遣人招致陳顯道欲其後進言於

國公俟抗越既平既納士將以疑我師矣其心如此攻之之術
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命陳顯道又畏我辛兵可卽命陳顯道
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則與師以征
不服如此脇之彼必听從不戳而屈人之兵之義必九月為限
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禾棌方登足充兵食也宜速不似緩者
速則不暇為意外之謀緩則疑而計生一者彼自方谷璋之校
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失矣二者燕叔義還言我師之盛其氣已
先奪三者方懸陳顯道公為調護而顯道大誇兵威以恐之責
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其說詞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亿也

定及今宣諭之後易官吏更平芳姓氏撫慰民心收其稅振散
其冗兵撤其濫官拘其舡隻消収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
則台溫處三都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而忌智且竊聞有
人傳更欲綮罕與
國公之書之後又遣人至杭與綜行意外之变不可不防以勢
觀之惟卬皆其奉命潛収其兵權是謂上計然非尚斃道不得
其腎兵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更已深微此文蓋以方仁
巷之所言之人則家死鴆毒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不秘之也命
顯道宣諭之時並已賜之旨曰率運中與孫命師恢復江南所

向无敵戊年冬率大兵克取婺州既與台溫處三都接境足不
遣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心將謂足下真知朝運之已終
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前命芳尚循其
舊海道運糧服命殘元設謂不忘旧主而前情尤為可恕今年
後遣存李察罕其心謂何蓋詭蒙殘元詔書以招誘自孫始也
足下存則投降於我今乃又欲我投降於人反覆二心何異漢
之隗囂哉本欲待秋高馬肥與師問罪尚念欵送之情又憐鋒
鏑之下玉石俱焚故特令陳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官不失
元爵約自九月為限汝听臣皆在此日若或仍前引延歲月則

引廷敕月則問罪之師客得己爭必水陸无分立到虀粉足
下悔復何及哉
孤不失言善自為謀毋貽後悲此草創也其討論潤色有待
於當朝君子
三取福建福建舊为浙一道衛山濱海兵脆城隨兩浙既平
閩風必慑宜遣辨士北李左車下背之策云四道既順其三
過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如或稽於送款自貽
天討則兵一路自處温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衛其閩陬此道
夾攻則福州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而餘郡莫不迎刃自解
矣既平福建威声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
古之英雄哉
皇帝封事曰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尔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
知无不言古云尔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內尔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观載籍以来固以進諫之臣為善
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推讓光昭不
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諸魏徵於唐太宗者謂其録前後諫爭
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重世臣主同
休偉昏小碑臣竊謂大宗怒非其忿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
也臣願與皐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隱
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洪小誠万世一時也陛下挺生
南服一統華夷則功高万古此放勲也得国之正皆非漢唐
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盗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
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文寵外戚
寺人藩鎮之患消黔庶之皆變之有法朕兆不崩不迎者不
為遊佃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
悴信之本加懐篤獨功登封若對之功益加益加審不睹不
聞之地能无間雖奧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郎前日效祀
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
臣之心以待万物喜怒哀樂一听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
同仁以天地為一体以天下為一家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数
改刑期于无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数改期則民疑疑則不信
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淸国初至今將二十載无幾時无变
之法无一日无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毒億兆之
衆果无一賢如古之人而尽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

氏不畏死内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
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
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
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從及其鄉蓮棠奉恩祉終如
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旋不測之辜則有以
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无及之歎是非私意
使然也存養之功須史少加審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
天性素厳威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无也臣
見 陛下好觀說苑書韻府雜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
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
氏鄙育猥細儒者抓識陋純集一時兎園寒士鈔緝蕪穢略
无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類集一二志士儒英臣
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閩
濂洛之佳範根实精明隨事類別以俻勸戒删其无益焚其
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於今又
六經殘缺而礼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
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万里以

承虞夏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尭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
周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
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
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顔路曾晳
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
祀天宜從掃地之規尊祖宜俻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道安
之所文淵未俻夫館閣之隂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
道之所為禁絶娼婬俾於變之民不迁於淫巧抑制寺閣尊
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戰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
俊良雖門户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散職
定久任法而加封侍臣子於一体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
禁税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勿起佈墾荒田而
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
火之俾絶其欺誑斷所瑜珈謂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絶鬼
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徵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
役流十年而听復扶八十以為加婦女非為滔不修毋令繫
逮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
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然神事甚無謂孤虚宜忌亦宜

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
等之文所宜者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
七政之斉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万事皆隳人君
不以為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
為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畏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
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
衣服之齊脩祭之特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尽事天事鬼神之道哉薄書之期獄
訟之斷詔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流也豈其以
此為足以尽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听
自我民听孔子曰听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
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无私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
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矣近年以來畫網不甫果者人言以刑民輕重為能事以問
囚多寡為勲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釆也夫人自救過之
不及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
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但聞上赦宥則必故為
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
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
之哉何嘗其有一夫持法固爭謂誅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
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
无以称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
实惟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无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
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甚难而多得禍、不止於一身刑
必延乎親戚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批龍鱗而犯天怒哉陛下
進人不擇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下為否用之法所謂
取之尽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条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
經行脩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昭瞽趨而或
布於朝省驟陞清華搥埋嚚悍之夫明輩下愚之輩朝損刀
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徙之跣衮綉巍峩負販
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
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絜受
刑為儔詞故有无錢工役无盤纏　俚謗韻勝官人沒商量
之童謠出于吏部者无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枉直之判黜
陟无章奉錯和方八議之条虛設五刑之律无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書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之乏忠良也古者卿隣

善惡必記今雖有中明旌善之舉而无黨庠鄉季之規且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礼講季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摩之有漸而行之有効如影
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屋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
纫之民裨贊而不相縛紀綱不立節目无依勢使然也臣欲
取古人治家之礼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
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
表率将見作新於更漸次特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
不可視為过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
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怳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不免欲以
愚弄天下若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啚
以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悄矣天无変矣
民无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々繩々所謂得真符者矣
何必興師以取宝為名諭衆以神仙為真應謂有所謂某仙
某神孚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国宝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
婁失婁得真僞莫明假令其有之則區々李斯之書秦政之
制何足為宝哉周武之特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
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設怳惚何足

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前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
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更抗一也
而茶椒有粮果絲有稅既于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
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
弊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
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為是州縣不為理或賣產
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々重而民困又上田之
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无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
授田均田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
无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之仲虺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聖人所制也而今世狃于宴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
為太平亘有不測之虞連都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責育
不暇鬪武備廢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
整葺完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
民兵習之以兵衆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
下之俊乂古特寺有書院遺基李旧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旌

皆宜與後而廣藍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
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皆必
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
以為仇舜不以為嫌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
所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賈生欲易服色定官名尚書侍
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系御
史詞臣所以居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
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概趨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

蕩无廉恥之節擎跽內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為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
罪觧官笞杖之刑勿用從科罰贖小有過差蒲鞭亦辱亦足
以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所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
急于陳獻陳所亦无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求取譽
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冤事狀臣聞君親无將春秋
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聖明之所同憤者也
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
之所難言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與 陛
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為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
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已足矣天下之富貴
无以復加矣若謂其自為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
惟庸者撥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其愛
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貴者豈肯有僥倖万一之富貴哉雖
致狂病亦不為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
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
豈復有加于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
求取天下於百戰而危難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
身為虀粉世絕宮汗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且人之年邁權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
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慾惑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
肉至親无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知謀哉
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
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都无形跡而忽起此謀
者也此理之所必无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

以應天象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猶懇惻為
明之額　陛下作戒於将来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
何如哉臣恐四方之戒体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
随之然敢立於　聖明之朝而无諫争之　始者側听私室
引卦朝端意謂群臣豈无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　陛下言
者而事枉究延未已群臣杜口竟无一人為　陛下言之臣
所以忘其踈賤為明之冀
陛下万一感悟臣其就鼎鑊无所從恨矣
以上續百川李海

洪武二十七年
太祖高皇帝因夢遣奉御張伍寺　勑道士孫碧雲赴
闕下季冬日謁
帝於奉天門賜坐與話甚悅命居朝天宮遣官賜衣十一日至
右順門
帝命就席尔今道成否对曰臣已得道未曾成道
帝又問三教之説其優劣何如对曰於道言之則无優劣之辨若
推其亘古今歷代以来　聖帝明皇皆在中原太國南面垂
衣而理世咸稱為尊君豈不為優乎其四海八方化外
偏邦小国咸来朝賀北面頓首三呼再拜而稱為微臣豈不
為劣乎而宣聖孔子陳三綱之礼設五常之教万代則之豈
不為優乎而太上訓道德无為修身治国之玄理演清净太朴
正己正人之聖化上古明君咸為優乎而釋迦文佛出自西極教
流東土談撿心治心真實之微言説过去未来之因果若遵
而守之則超出十地豈不為優乎若此三教之説途雖殊而
帰乃同也慮雖百而致乃一也本无優劣之辨
帝大悅乙亥年正旦大會　奉天殿初四日宣至　奉天門
帝曰朕而今宣尔来問道吉者帝王就而問道朕令坐朝
問道是太上的教尔東向而道揚将大道説與朕碧雲对曰
臣本草芥微臣荷蒙
聖主育養之恩雖不能造乎至道今既宣問臣敢不悉心以对
十四日宣至　武英殿與語論道自辰至申
帝謂之曰雖時代不同朕便是軒轅尔便是廣成子碧雲叩首
而謝閏月十五日宣至　右順門與語甚悅十七日宣至
右順門
帝曰朕想尔久在山中處静今在朝悮了辨道命尔回山賜賚
甚厚碧雲叩首弗敢領受辞謝而回十八日大宴於

奉天殿賜以御膳琛某遣內臣送行　大嶽志畧

高廟咏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該殺要與西風戰一

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於此矣　炎白齋詩話

僧𡨋太璞吾姚人專心禪宗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為僧不了其粮云何𡨋對曰為僧

不了衣隨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𡨋曰出藏經第幾卷都

御史詹同日之曰若宗何為此對𡨋曰𡨋釋氏不敢背教亦不

敢欺上也　上嘗聞其語詰之𡨋以实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

當受是報也𡨋叩頭曰天生聖人為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何出典𡨋曰出藏經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

悅諭諸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

更衣詣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𡨋望位叩頭曰臣有生

緣死死即退　上聞知其語歎曰噫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

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御史壵管勾宇文桂犯罪搜其衣笥中得私書封皆浙

右人奬誘之言或欲思求進托惟平凉知縣王軫之父寄軫

書言其忠孝盡心於職餘索少附子川椒以養衰老

高廟見之大悅親賜璽書奬及白金　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

椒五斤是雖　聖明旌善之厚其亦軫父之誠有以感動之

也歟　以上俱復齋日記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記草莽臣予

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嘿其敬天事神至於

礼樂未節困不救心以樂生不娶嶺潔特創神樂観居之俾

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轄錢粮例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

庖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之外復盐予肉人若干曰无使飢寒

乱性諸武舞执干盾之屬後易裨以繪兵共上防微之意又

因以見焉

上嘗以孟子當戰国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

倘不得其本意以免之言行則李非所李而用非所用命劉三

吾删其　者為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上勤民之心振古罕儷凡得內外封䟽其事粘之壁間甲乙治之

裁決如流壁帖有一日數易者

上持志就業无愧免舜三王每夕膳後自於禁中露坐玩索天

象有達旦不安寢者盖

上燕善推測於天心無不洞然也

上每與宫人語不離稼穡組紃後宫屛障垣壁多繪耕織相也

張四九之才实由其偽司徒李白𣅜倒戈也我
太祖皇帝始命劳之以酒花綵迎賁于京城三日然後取對九
四斬之以示大義此固類漢祖斬丁公事施之无切當也
以上供前聞記
惟我
大明高祖高皇帝建国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
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劳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
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九賢館處
之劉基陳時策壹十八欵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献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
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内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先生計将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頗如府庫開至誠以固志但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
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礼劉基大怒
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㑹達旦不拔基以為宜運授
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襃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及黄石公三畧其曰釋之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
大經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請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覧而悦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章溢以疾在告
者久
上特遣使存問既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来喜曰疾其瘳乎何處出也二日

上忽念溢詢于左司都事張来碩曰章溢曰来康強否来碩對曰
溢念毋不置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欝〻成耳
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
上召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无牛者官給之
勿致其缺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
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実與邦之要道也又當恃待
上語及賚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无傷也
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国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
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須有黒雲起者是賊伏也
慎勿妄動日後黒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
其後擊之可進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詰所指地果有雲起如
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遠竟拔城擒賊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樊治有白金文綺之賜濂奉書皇太子勉以
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治情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覧書甚喜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略曰衆者先生教
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俗也以聖人之文法变俗言教之是為疏
通也所守者忠真所用者節儉是為得体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
之後以文綺償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唯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
琦以事下獄辭連及溢〻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劉基喻溢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不疑也既而某胡以立
攻閩陷浚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溢辭曰臣前任浙東僉事无狀
同事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彊埸之
事臣任之万死不辭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以叛溢宣布詔
旨軍民皆感動乃誅首叛者餘皆悟帖當軍叉金華殺守將
胡大海耿再孫炎等衢州括蒼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惧
无所措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即發書金處属縣諭
以固守所部遂同平章邵榮諸軍克復処城　青田夏清

聞胡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尽
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旧部義兵時擾要害列木柵
為屯勢相連給別命元帥祁與季汶即能泉縣治亦環柵
木城賊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
道提兵為游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溢謂公子相統於理非宜乃
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家営葬事特語所親以
上必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郡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擾
温台明三部其士大夫皆仰基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敢
不懷基之旧德方氏素畏基威名時遣人齎書奉礼基不敢受
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国家威徳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於書訪軍国事於基其書多自制皆称御諱頓首
奉書伯温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称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継為病
上以屬章溢伯淅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處州粮餉之
溢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
食乃足劉基赴京道經建徳今嚴州也適張入寇時李文忠

守建徳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去
擊之比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
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声疑莫敢輕動其趣之疾進兵則
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逆走至東陽悉擒
之以還基遂至京時陳友諒擾湖廣張士誠拠淅西皆未下衆
以為蘇湖地肥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名
上流且名号不正宣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取物耳
上遂伐陳氏
上以初葉琛為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為太使令值熒惑守心群臣震惧基密奏
上宜罪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基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将阮徳柔遣使来納款人咸以為詐章溢曰陳友定拠
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徳柔為图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徳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徳柔果為有定所弃溢因留
其使原存卹之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乱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領之昶色動之基得其情也乃使齊忙異岩等伺察基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異岩因為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嵛聞於
上廠
上使為之者異岩未知之也書奉
上切責異岩斬之遂治黨與尽得其與昶通謀状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㚒悦因彈之基為
上言善長旧勲且能輯和諸将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懇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
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将速顛覆以天下之廣
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尔
上怒遂解
初海隅既寧章溢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艱苦候平呉當即召尔及淅西諸軍皆平
上遣使召溢且命分兵征八閩而有道守處州溢既入見
上加奬甚至且論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尽
平其功誠不在諸将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将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政事
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淅江平章李文忠
之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万全計也
上即日召文忠出師如溢策
處州之粮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為言
上曰處民多矣詔從其旧額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太寳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言二人之功并拜御史中丞基宻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
州七縣税粮比宋制畝悉如五合
上特命青田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田使刘伯温鄉里子孫
世〻為美談也
上親賜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礼不合以致天变
将殺之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无足怪者縱礼官議有未尽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頓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以宋濂為翰林學士令總脩元史特縮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登
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
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上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召館大本堂討論建呈濂據漢
唐以来故典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為法彼不可皆悖於理乃已
上致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体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国治民
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
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
乎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
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祖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衮冕何也宋濂對
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殺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阿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
能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称善久之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万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
上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衆人耳始令征閩許
以事平帰衆今復用之是失信也
上懌而罷溢継論奏曰未已入閩者俾还州里其昔背叛逆之民
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善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无能成兹事者溢
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澄清天下乃言於
曰宋元以来寬縱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
憲司糾察諸道弾劾无所避基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学
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遣听官貴
奉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此
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
上手詔叙基勲代召赴京師同盟勲朋基至賚賜甚厚追贈其
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
敢當
上知其志誠不强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殁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丁憂
上覧之惻然曰吾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思基闕人耳遂可其奏溢
自喪毋哀慼過度感疾益深遂卒訃聞
上悲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上欲揚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權衡

而已无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无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无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
劇為且孤太恩天下何患无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
臣誠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進士封誠意伯逾年賜歸
老鄉里後
上使克期以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今国威以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與稟談草本手餘録詳畧不同
上欲俾宋濂參大政濂曰臣少无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命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旧章講求治道或
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與朝要
享慶礼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
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也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
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
此和風所疑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国文臣之
首俾世世與国同休不亦美乎既而致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
封誥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
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人之短寵辱不驚焉始終無異
其誠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濂至家後從人廟
上佇想已久延問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日侍
上遊觀侍食於便殿日宴始退留朝七日以歲暮辭還
上復遣中書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濂子璲曰尓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
上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尓父笑談如曩時尓父雖去其容
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以上俱國初礼賢錄
國初百官除受各有誥勅循制也吳元年授本院侍講學
士朱升則有曰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又曰議礼作樂
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
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贊之功雲
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本院學士陶
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誠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
植其表儀正其明位善其辭命基畫以大國家以安又曰開翰苑
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尓是用擢名
宥密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替我
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其眷注隆重如此聖祖之靖元乱也干戈
未定即大召四方名儒隨所在館穀之使各以其所知薦戊
戌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命為諮議己亥正月克婺州置
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吳翰葉儀人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
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及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
葉琛金華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至建康入見
甚喜　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諮以時事深見尊寵而既命有司
即所居之西創礼賢館以處之始置儒臺校理以官儒臣時宋
文忠守金華使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尋建尚賓館以待薦
舉至者丙午年置博士廳設博士一人典籤十餘人以備　顧問博士
則許瑗許存仁典籤則鉄鉉穎吳敎劉辰黃哲涂穎之屬侍
從之李之耿定擢興於此及置翰林院則擢諸儒之最有文行
者任焉洪武六年詔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
桂彥良薦侍　詔闕下奏對稱
旨擢　太子正字未幾浙江布政使安然等以懷遠縣教諭王
景等薦既至命曰直翰林隨班朝見賜宴西序七年學士
宋濂侍

上登武樓賜坐問及宿學士之濂以會稽郭傳對 上索其文覽
之称善即日召見 謹身殿称旨擢應奉翰林文字十年
上聞儒士吳沉名侍臣復薦之十月召見称 旨以為侍制十
五年復徵耆儒儒逸侍臣張寧以究平儒士董綸薦 召至
以為 太子賛善大夫賜冠帶是年置諫院官十月以耆儒
劉靖為諫院左司諫燕左春坊左庶子關賢為右司諫燕右
春坊右庶子趙肅為諫院左正言燕春左坊左諭何顯為右
正言燕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七月下 詔徵賢耆儒汪仲魯
至自婺源司礼司引見 上命西伯勘黎篇命之講釋称
旨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數日劉三吾至自茶陵入見 上喜其
莊重宏博甚礼重之即拜左春坊左賛善未幾擢本院學士十八
年三月開進士科始定進士入翰林之制自此薦舉者乃不輕
授云洪武恭年八月 上聞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惟篤
倫理里八王氏效之思選用之以風勵天下乃徵二家子弟年三
十以上者詣 闕既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
懃為右春坊右庶子
洪武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為侍照士榮抗疏言天
下事謂當修治者省刑且請給筆札条事例宜或入侍
左右翊諭庶事 上以其鯁直 賜手詔褒論之故有是 命
十六年十月秀才周衡奎高孟文入見召对特事剴切 上大喜
皆擢為撿討二十六年十二月天下學職入覲咸 命侍朝或試文
辞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对不稱 旨獨秦
州訓導門克新數奏亮直擢左賛善紹興府學教授官王俊華
以善文辞擢右賛善召二人謂之曰吾所見以左克新而右俊
華者重直言故也皆煉然悦服他日侍臣李思迪馬懿
顧問默然則默之嗟乎
聖祖之貽遠矣
太祖嘗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閲歷
多而聞見廣達於人情有可資者故洪武中多擢老成之士官以
本院及 東宮輔導時耆儒劉靖關賢為庶子趙肅何顯
周為諭德世擬諸四皓學士劉三吾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左司
直郎汪仲魯皆年踰六十特承顧問翊賛 東宮趙朝則同列
蛎坐則連席衣冠嚴雅修潔人望而敬之時称翰林三老洪武
十九年七月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在郡
縣礼送京師 上曰比來有司不休朕意士有耆年便置
不問喜之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擧公不听蹇叔

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暨以老而棄也若年六十以上七
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洪武某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
宋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
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屡辭謝不敢
詔不允遂徵冢子瓚之子慎為廷殿儀礼司序班未幾復詔
介子璲為中書舍人 上特休暇輙命題試璲與慎而戒勅
之 上笑論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孫三世皆官 內廷當世以為異
事後從錄濂之孫懌為本院侍書云

洪武年開文華堂禁中以為儲材蓄德之所鄉貢舉人至京
師詔免會試擇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有司以
何南第一人張唯等名召見便殿
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 旨唯及王輝李端張翀皆擢編脩
蕭韶為秘書監直長賜官帶衣服又明日有司以山東第三人王
璉等見 召試如之璉及張鳳任敬馬亮陳敏皆擢編脩賜予如
如之受命入堂讀書 詔詞林名臣分教之 太子賓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等與焉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
輔卿其勉之於是聽政之暇輙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

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金要
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皆迪顧諸生
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閒詢及肄業甚進
益濂對曰无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高才請錄為子弟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者凡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繹
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拜給事中礼遇雖不及唯等然侍
從
車駕應 制被 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声光云
國子學正蘇伯衡擢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辭帰已而學士承

旨宋濂致仕將還 上 自代之者即以伯衡應詔既至
從以辭 上憫其誠賜文綺賞俾老焉
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陶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賜知安豈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所道路之言以毀舍人以此為職乎不聽
御史中丞劉基偕學士宋濂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時繕書監生黃泉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
大如筆少選奉御傳旨召濂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輦至
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耶同对曰在史館中猶

能賦詩贈廣秀才謂景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舘中
上顧瀛亟取之既上奏曰　上笑謂瀛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
之瀛於是受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景才美而　御製詩則并
及君臣燕飲之故瀛歸與景言以為詞坦盛事八月甲午
上覌於水陋尹　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更為之成　召李士宋濂
等覌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卒同列撰成諸　東黄閣次第
投献　上皆親覧焉従容品平於其閒已而賜坐　勅大官進
天厨竒珍内臣觴巳　上顧濂曰卿何不尽飲濂出跪奏曰臣
荷　陛聖慈賜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
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礼度无以上承寵光尔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将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釂一觴濂
再起固辞　上曰一觴起解醉人手卒飲之濂李觴至口端又復悲
縮者三　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对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尽
上大悦濂顔面变赬頃覚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從嘆曰
卿宜自述詩朕亦為卿賦歌二奉御捧黄綾案進　上揮翰
如飛須叟成楚辞一章濂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繼
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濂曰遂諭曰卿藏
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
之盛也濂行五拜礼扣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
李士歌云
太祖高皇帝聖出　御製詩文以示臣詞太子正字桂彦良郎
於　上前大声詩之琅然左右㸃驚愕李士承旨詹同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聖出　御製
勅使彦良指商彦良受命尽言称　上意焉洪武某年十月
甲辰御注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於　御坐之右
朝夕觀覧乃自為注至是成召賛善劉三吾曰朕覌洪範一
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万民叙四時成
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
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无為惕然遂其旨為注朝夕省覧三吾対
曰　陛下留心是書　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万世開太平者也某元
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李士朱升領之見設雜樂閲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誠五音升以宫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宫作徵邪起居注熊鼎𣃁对曰八音之中石最和故書
曰於擊磬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声固难和然樂以人

声為主人声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
古者作樂以和民者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
知音律之本欲樂和顧不難耶卿等對曰樂者不在外求实在
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則樂亦无不和
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卿等撰圜丘方樂章而朝享太廟諸
樂章則詔翰林朱儒臣梁寅等分為之
呉元年十月詔修律令命學士陶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
令成命刊布外洪武元年正月　大明令刊成循分吏户礼兵
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恭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于後今所
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
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重輕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
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
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本院審
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
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
附曰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洪武二十
九年十一月以脩譔張信為侍講編脩戴德彝為侍講諭之
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
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之无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
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
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洪武初朝臣有上疏万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有可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
誅慈未解學士宋濂對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
可深罪乎部尚書陶凱輯自古太子諸王之嘉言善行為
書既成　上未慊意更令修譔王撰等刪定之三年二月書
成凡一百一十有餘條為二卷賜名詔鑒録又命學士朱升等
同本院儒士修女戒是年三月書成四年七月存心録成六年三
月宋濂進辨姦分賜
皇太子親王七年九月孝慈録成命本院定服制也十三年五月
臣戒録成先是　上命本院纂録歷代諸候王宗戚宦官之
屬悖逆不道者二百二十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命
頒布中外十四年五月編修呉沉典籍劉仲質呉伯宗進家姓
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十六年二月東閣大學士呉沉等進精
成録類編聖賢所言三事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十八年三月

省躬録成初　上命本院編集歴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
可監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録朝夕覌鍳後復命贊善劉
三吾編類漢唐以来灾異之應於成下者别為一書名曰
省躬録至是成　詔頒行之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
吏部儒士所修也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吏部同本院
做唐宋典自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職務類編為書至是成
刊布中外文章　詔本院稽考漢　宋功臣封爵食邑多
寡名号虚实并第書成名稽制録至是亦成頒示功臣十三
月永鑑録臣頒賜書王世成總録成頒示中外群臣皆

本院儒士臣所修也二十七年七月寰宇通衢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无書以紀之乃命本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
道里　上乃覧踀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慭時若
并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育沃大向非瀛之言幾不誤
罪言者耶
聖祖特凡觀書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詔本院儒臣質之
雖有知書内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
末侍講希直有詩云風蝬刑庭尚薄寒御炉香逺王闌干黄
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洪武某年九月庚戌　詔禁四六文辞先是　上命本院儒
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
元代柳公綽謝表送　上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
因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辞質实不華誠可為
千万世法漢魏之閒猶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駢儷綺
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变之而卒未能尽
近代詔誥表章之類仍蹈旧習朕常厭其雕琢殊異古
体且使事為浮　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辞務從簡
古以革蔽習耳忠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

用四六対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申命本院定　皇太
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二十九年八月　上以天下諸司所
進表箋多務其巧詞体駢儷心甚厭之乃命李士劉三吾
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諸司令如式録
進自是詞坦乘筆者乃用散文如宋瀛進大明律表是也
洪武中稽古右文以閑至治故纂述之事始无虚日元年六月
命礼部尚書陶凱輯自古太子諸王之嘉言善行為書既
成
上未慊意更令脩撰王撰等删定之三年二月書成凡一百一十有餘

條為二卷賜名耶鑒録又命李士朱弄等同本院儒士修女戒
是年三月書成四年七月存心録成六年三月宋濂進辨姦録分
賜　皇太子親王七年九月孝慈録成命本院定服制也十三
年五月臣戒録成先是　上命本院纂録歷代諸候王宗戚
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二百二十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
今名命頒布中外十四年五月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吳伯宗進
千家姓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十八年二月東閣大李士吳
沉等進　　録類編聖賢所言三事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
拾八年三月省躬録成初　上命本院編集歷代帝王祭祀
祥異感應可監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録朝夕覌鑒後復命賛
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灾異之應於戒下者別為書名曰
省躬録至是成　詔頒行之三十一年九月頒武士訓戒録本院
儒士所脩也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成先是命吏部同本院倣唐
宋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職務類編為書至是成刊布
中外又韋　詔本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
号虛实等第為書成名稽制録至是亦成頒示功臣十二月
永鑑録臣頒賜書王世成総録成頒示中外群臣皆本院儒
士臣所修也二十七年七月寰宇通衢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无書以紀之乃命本院儒臣及廷臣以天下
道里之數總類為書復編洪武志書二十八年十二月成刊行之三
十九年十二月頒稽古定制亦本院儒臣所定勳旧食禄之家
禁例礼節也他如　皇明祖訓　大誥三編　大誥三編
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　御注洪範　御注尚書
御註道德經皆出　宸衷而令本院儒臣商確之又其志
戒録為政要録彰善癉悪録武臣鑑戒醒貪簡要録務
農技藝商要録大率皆本院所修而年月莫考
洪武十年九月令僧徒此皆通者令還俗二十肆年六月本
院議命礼部清理釋道教凡州府縣等觀雖多但存其
寛大可留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処于外與民相混餘寺
观為叢林以居貧民　以上供翰林記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无售者
基至觀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观則已能成誦
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奥基帰復往則翁與閉肆
不知所之
国初李士景濂精於釋宋濂季潭精於儒
太祖称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国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来天都大江
欲度心沓且誘之旣渡献天子拜跪不興衆象俱象奴勸之
拜怒鼻䚡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飢渴俛
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
壯士被各执弌二殳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迎
幸象書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
泥函封戩玉璽万樂争擁群龍趍玉皇帰沙漠龍亦帰鼎湖
所以老象心南来誓死骨為枯嗟尔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
皇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尔食祿人不若畝豆
芻象何槩尔何汙天子垂衣治万世俾金象德行天誅嗚呼
象兮古所无楊廉夫洪武初被　召入見
太祖曰卿在前特何官对曰左榜進士　太祖曰卿張氏特亦舉事
手对曰非其君不仕
蹇忠定公初名瑢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
春三月聞內艱　陛辞以其祖冀昌李姓父籍猶来易因請於
上上惻然憫之為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瑢名仍
賜楮㢧五十緡俾棄傳而歸
朱善字倫万豊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称　旨
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数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卿里買地區為終老計方往經営
聞老翁哭声甚哀詢知乃之翁之子謫此以價公帑翁以无依
故悲公聞惻然憫券還翁而不索其直後徙起為
文淵閣大学士
吳江陶振子昌洪武中挙明經後本縣李訓導坐佃供官旁被
逮進紫金山芋三賦
上悦送翰林院看群宋大史曰賦佳恨少雅字
上善其言子昌竟得免
陳郯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
观乾象今歳状元必不利及唱名郯為榜首
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郯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
親擢韓克忠為首冠通榜皆北人云
国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　召見
太祖於便殿　上問二儒者鄉事何業一对曰臣業農
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麦之節有不同乎对曰知之禾三節而麦四
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麦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对曰禾播種於
春至秋而熟凡歷三特故三節麦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皆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对曰臣業醫
上曰卿為醫亦知審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对曰蜂釀黄連花則
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為大醫院使
次問及桓々对曰臣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对曰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為国子助教
無錫錢仲益名𣏌号錦樹山人元末十六中江浙省鄉為杭州路
録事入　国朝以字行
高皇怒其不為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
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為本縣
訓導後以御史薦入太常為博士與脩
高帝實録陞翰林脩譔卒於　漢府掌史後漢府謀叛事敗
章帝閲其啓火家數賞其家得免於難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於天文地理之術
太祖與陳友諒戰番陽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死两軍莫知之道
人望氣與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遥望祭之陳軍奪氣戰
遂敗　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嘗結庐鍾山下梁
国公藍玉一日乘間之訪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日脚穿芒履迎
人足下无儲特玉以椰子瓢飲道人荅云手抗椰杯勸酒尊
前不篋盖寓讖諷之意玉武臣弗悟相與一笑而散不
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无故投大中橋水而
死後潼関守臣奏有鉄冠道人者以某日過関計之即投水
之日也盖異人云
杭州人於謙之起敬善幻術居常鍛沉作釘賣以供食人莫
測也洪武初
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謙精音律為言者聋　召至京師授大
嘗協律郎未幾即𡿨𡿨弟帰其在京時鄉人有為吏者知謙之
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曰坐
以首觸之入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
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随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
僕遇遺路引其中未幾内庫失物中檢得是紙具姓名具在
捕其人鞠之對曰昨吾携入失此引耳後逮至吏則曰此冷謙
教我也　上遣中使往捕謙謙將至龍湾懇中使曰亦已近欲沽
一杯與諸君爲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寛其縛酒將尽謙視酒瓮
因躍入瓮中衆驚惶无措不得以持瓮入見　上曰謙女第
出吾貴女死矣謙曰　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　上大怒命力士碎瓮
每持其一呼謙名即應或云謙被逮特剪紙鶴騎去瓮中言者

乃劉月林也　與袁談褱澤紀聞同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顛仙者伏謁道左　上命

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　上曰汝何為者对曰欲

太平耳曰我代陳友諒何如曰中途覆舟　上怒令推隨水

中一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流舟果覆

上驚得免陳氏既平　上至南京置顛仙於灵谷寺顛仙日與住

持僧聒惱僧嗛之一日以聞　上命以缸覆顛仙焚之一晝夜啓

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内結如蒲之狀顛仙但額有微汗

僧復奏　上怪之然顛仙自是不悦終日不食僧亦不與乞閱

月　上知之仍餓十日顏色自若

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顛仙求帰庐山許之臨行

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顛仙帰　上一日忽大便

不通百方不效顛以預知客令庐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侑

一詩適是日至　上見藥乃一小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

詩乃顛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允不敢服已大便隨通

上感其意令人随僧入山求之杳不可得人還乃親譔碑文命

詹孟章書立於庐山之上　與襄談野記畧異

陳友諒據江西日　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

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欲自殺太守屠其城天

将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從履

遣友諒舡上長尺友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

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献汊上

高皇帝起兵自瓜步渡江道出馬献汊時可以米二千斛牛

羊数百頭犒師　上親幸其家及　上旋師手詔假二萬

斛時可奉命惟謹无數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資詣

而去或傳子孫在琉求云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

妻繫鼓自陳無子欲相廷給養

太祖問曰女夫死時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女夫以百戰得一

官將以害責遣後嗣耳而不畜妾豈非以女之悍邪

朕本欲斬女第念女夫之勞着老㯖司給與漆碗木丈令乞

焉功臣之家以為妬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日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諷一字笑語对曰侯臣

一日　上諸之君佐出瞽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

上命明日諸鼓目皆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唱曰拜贊倉惶皆下拜多隨水者　上大竟九大笑
上尋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実戯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帰
上曰何以不若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君遇明君莫不来
上一笑釋之
甘粛都指揮馬業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
大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邀馬
業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異馬急呼曰
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頸出於口
中否則吮我中指言畢蛇果吮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
上命斬於大中街忽大風而屍肉俱不見
大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披之市內侍衣緑別一緑衣者隨之
館行赦免兩緑衣翕成一人蓋其魂也晉院婿云令人見死者着
生時衣服衣亦當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以上南供濠譯纂

中書省奏內官月食俸三石
大祖曰此輩衣食于內各有制額月粮一石足矣不宜與端也宮竪
在宮禁不過司晨昏役使漢鄧太后女主操制以門人為常侍
小黄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城狐社鼠不可以
去朕謂此輩豈可假以權勢縱其任乱所以防之極嚴有
犯即斥履霜之戒也
洪武四年礼部尚書崔亮定擬制太子墊以青為質繡蟠
螭雲花之文親王如之宰相一品官赤為質飾以雲花二品以下
皆編蒲為之无飾勲旧文李之臣上殿賜文罽綉褥覆之命工
部造調發走馬符牌金字二十銀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時奉
行違者必刑皆以鉄為之闊一寸五分長五寸上鈒飛龍二下
鈒卧麟二牌首圓竅貫以紅絲條藏之內府有調發則
出製武臣金銀牌其文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夷凴
虎臣錫爾金符永傳後嗣字皆陽文金者五百両鍍金者二
千銀者一万金鈒上盤龍二下伏虎二鍍金及金鈒龍一虎一皆
廣二寸長一尺圓竅紅絛貫之賜指揮千百户三等佩之德慶候
廖永忠取安慶攻江州以州城臨江造城之高造橋為舡架於舡
尾名曰天橋乘風倒行逼其城則橋接城上士卒登城克之鑄太
和鐘制倣朱熹以九九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簴建樓
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俟駕動則作升壇則止則衆
音作至升輦又作俟導駕之樂作乃止

蔡子英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子元累迁顕官擴廓敗子英
单騎走関中入南山有司以刑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濟亡去陝
西又補之過信國公湯和于洛陽不為礼和怒燎其髭須慚之終
不屈其妾適遇欲相見子英避不與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乃上書曰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見獲脫亡七
年之久勤労有司既逮　陛下又忤大臣雖死不足以擬
陛下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飯授
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
報覆載之仁但名義所在不欲改其初志自惟身本韋布
遭值乱離擐戈行五智識粗浅過蒙主将知薦仕至七命躍馬
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寸之功以报国士之遇及家国扳蕩又
僂失節四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盖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事五代司馬光曰不正
之女中士羞與為室不正之人中主羞以為臣管子曰礼義
恥国之羅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府庫克实米粟紅腐同
家之盛未之有也　陛下與李名儒褒死奬忠盖以治天下莫
大於礼義廉恥也夫天下之廣大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一人而加多
授臣以官何益於国舍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
提絜大綱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无礼
義廉恥之俘虜而廁于維新之朝也臣自被獲以来日夜所
思追咎者之不死乃有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
礼沐臣以恩臣固不貪死以市名亦不敢全身以苟禄若察
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雖則死於炎荒亦感
恩無極矣　陛下戚内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
聞仁者不中道而戒節義者不苟生以蜀棠勇循規矩幾而
不作故王蠋閉門不繼李芾闔戶自屠彼非自惡安逸而
樂危亡故義之所在湯鑊有所不避也聊馬之軀仰告
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顔伏賜鈇鉞不知所云
上覧而重之勅有司送出塞
中書左丞運昌王溥取巨木於連岡蛇古叢下見黄衣者歌
曰龍蟠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盛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
華從此盛唐堯其声如雷歌既遂不見
上曰明理者非神怪所惑守正者非纖緯可干文成五利自取禍亡
尚可信乎
帝平陳過江東神祠欲代祠下木而鑄之手取一戟其祠曰
世間万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古来毫髮自天生也須

步循規矩遂止後神祠於神樂觀中曰江東之神不許何神也
帝夜與宋濂云明早欲幸夾谷唯輿駕出朝陽門有僧濟候於
閣外驚曰昨夜之語安得而知行五里許見一婦靚粧手提
籃中有金鯉躍遂不見使人記以焉濟癸大士見曰之矣建觀
音閣於所見處
帝夜坐一長松下脫御衣挂枝上翫月久之至今松下無蟻迹
元揚璉真珈發宋諸陵取理宗首為西僧飲器北斗守將
吳勉索得之於僧廬　勅瘞於紹興求祔故陵
皇祖初欲建都至建康以姓與字讖為吉遂定但謂六朝
所定吳苑及建康宮城僅可偏安排帝室也意欲稍東但
於燕湖召劉伯溫相度伯溫乘舟入前湖指其處某處可殿
祖可社陰使人識之明日再定其所人指之处不爽遂塞湖
水築洪武七年定親王封國所居曰承運殿中曰圓殿後曰孝
心殿國四門南曰端理北曰廣智廣曰體仁西曰尊義使規
名思義以藩王至
魯王擅餌金石藥薨
上旨不知愛身之道以致表殂可謚曰荒以作戒四國
武寧王喜侍而兒有美日內閑之劉二情以獻武寧失色

悲痛久之適召入
帝見其色未定問之不敢隱　帝曰是何足為懷即命將出兵
家使人賫其肉分示諸功臣之家東甌王湯和之女其賢令
忽又湯家恐懼焉吾湯嫂也元危素乞一職以孝忠
帝命為奉祠使奉元余忠宣公闕之祠于安慶益闕死于城
守將以愧素也
江南稅粮置區長領之八月來朝歸安有嵗老人儒幹多髯
上異之命為布政使辞曰臣庸愚何以授官問讀對曰曾讀
論語曰半部可治天下況全部乎又辞曰臣恐不堪事不敢授
錄
帝曰何以自養曰臣有田若干畝衣食可給也問　有調度否臣
出貸取三分之息使家察之皆不妄授福建布政使
上謂戶口登耗十年更籍先仍其旧者曰旧需增新者曰新收
耗者曰開除其在者曰實在可謂盡之矣
帝過天界寺見市稠密謂尚書劉惟謙曰天界寺前兩行鋪
賣東賣西惟謙對曰地羅盤裡一枚計定南定北甚称許之
而意實疑矣初寺則在大市街後移於聚寶門之外善侍福
之西南太倉人周叟宋景定年生人洪武間一百十七歲

太祖召見燕於殿其孫皆七十餘猶能拜起因厚賜而遣之
太祖惡游手博奕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戲者皆捕之禁錮
于所名逍遥牢　以上洪維禎錄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芦
蓆旦載於家而後入録事妻以芦織蓆鬻以奉姑人或職
亡以繒帛瓦器遣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後來意还之爲楚
相府録事値中書以没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
事母敏固辭曰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他權奸事敗敏獨无
所與人称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

胡碩孫字宗器福建候官人也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嘗曰
兒也不凡吾家門久宜揭其在茲乎洪武中郡籍博士弟子
衆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不凡固宜以李顒即資廷之碩孫既游
庠序喜文其才高相與頡頏小舍舉爲子寧歸遂不服起時
憲府掾
辟從事諸從史相与言如胡某不宜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事
羅碩孫之在憲署之志弗爲敗蓋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常從
孫食憲分司于泉孫兒惡而貪賊莫敢興訐事前後從使不
相能者又爲所中碩孫摘其好利骫法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

罪諸長佐毋視碩孫盱眙斯史肖蔵陽秩吾可弗自撿
哉由憲府三最内選叙用曹掾無慮數十人碩孫爲主
掾掌牋奏以貲曹務識典故以決群疑咸服其能曾
尚膳監選清慎吏遂得官从品階從仕郎碩孫入奏出
進止有常所既孰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常迎見之
問即選何曹左右曰此乞係胡署丞也目送之良久
之性謹容内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自曰所職上
用有司存焉他吾未知也退自無事焚香佚書衣冠
乞坐神精脩然如在物表質容非何故知莫與往來

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王
堂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也元良吏淮東道宣慰副使王
良之孫也七歲能賦詩老長皆奇之進學鄉先生唐處
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肆力於古人雖直元季
兵亂未嘗輟也
國家平定初之堂之父以老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動
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　詔發兵築
縁海城邑大夫推衆堂率民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
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兵民者乃效法焉有司以賢

良衆送堂至京師奉命使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瘉時
太康王師曾爲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
用薄書吏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來與論衆堂爲材
凡所言語行皆有惬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
不戢不爲堂所禮啣之推官後坐賄徵下京獄造誣詞
連堂逮至誣竟直未出京以病卒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也

王愷自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
欵見之於用起應公府辟之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

平歲乙未
上取紅甸兵臨當塗郎召至幕府　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
叅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杌陧不
安愷撫慰之始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
書省於建業陞左右司都司愷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
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惟愷言是信戊戌秋苗獠
兵數萬自抗來降待　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
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使胡大海戍之

上命愷與大海定議擊婺州親　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審
察民情而竃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
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留大海鎮婺爾民
賦軍器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客三衛擢左司郎中總
制衛州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募保甲翼餘丁
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令並城廢田
叁萬柒千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男弗能執者听軍士留耕
而爲輸糧縣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
中簡一以爲兵界中者部長統之丁壯外千有奇德兵

壹萬壹千捌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後
而五丁資其食閩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
民愷偵知之擒而撻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之
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
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閩化馬宣羞挾舊
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揚明特岩栅之險叛服靡
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内帖無譁民飢
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則出倉粟便作糜哺餓夫
修惠濟局居藥以治病者所獲生者不可勝數學

校廢於兵愷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
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為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
之徒摩切道義人士翕然脫晚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
帥三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愷調辭之愷善於說
辭二人之懽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
甥之懿親握重兵鎮嚴令　上命愷往來佐其軍
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葛俊持
廣信以牽其師道適衢愷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户彼既
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

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有挫衄吾衢先驛騷矣乃
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
夏拜大海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
制東浙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城邑後
民無藝愷令民自實田請郡以粮多者為正里長寡
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兌副則合四三至七八
而止通驗其粮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兩賦與
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春義烏柳昌恃貌以蠹民
愷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

淆立道採金華一邑田賦之飛寄詭道並緣為奸利庶其
罪狀以聞寘於法大海曰治軍旅以署嵊縣禦諸暨以為
己任分省之政皆愷統之愷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偽吳將呂
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
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聞之移書請大海曰
彼狡謀尔慎毋听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
食言竟從之珍果敗盟而去先是苗獠軍來降大海分其
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大海被害愷亦及于
難當難作時苗師多公思欲擁之而西愷正色也曰吾

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手不敢犯徇
繫　白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
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六
上駐蹕江西聞愷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迴還金陵
上復率群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首四月十二日葬江寧縣鳳臺
西鄉聚寶山之原洪武戊申春正月
上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例領恤典是愷歿已七年矣初
愷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尉追贈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循示憮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追爵為子以寵之愷狀皃
龎偉氣局堅凝善談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愷却立戶外既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擬律按比而節之以儒術案牘
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善為詩歌與賓朋談笑尊俎間吏
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沒也人莫不傷之子文有學
行令為侍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愷之際行方侍側或
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忍為也隨愷以卒次升同
宋濂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
將大任之惜乎早殁于難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
濯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屠流民遑遑
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勇冦可坐視父母之邦
淪覆耶遂推牛釃酒率從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教以坐
作擊刺之法不一月問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
里冦至輒揚旗鳴鼓大呼追殺桿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栅自
守老弱襁負依為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
彊土擅號令者比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覘變且曰此
輩皆為人作驅除耳真人之興氣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安仁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安仁曰向所謂真人者真是也乃
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安仁嚴飭軍伍益
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
司以廉糾不廋
上選安仁為副使巡浙水東悍將獰卒撗賊民粮曰寨粮務朘剝
以蠧民安仁寘於法金華民有詞其邑丞接白金者安仁而詰
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許之郎晑其金鋌長
圜方形夾上晑上恭屏復命諸左證圖之人各不仝安仁曰是
非誣耶衆環自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為
衰辛丑陞按察使司東方肅清莫敢譁擾甲辰徵為中書
左司郎中時江浦甫定軍國庶務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
韓公叅錯裁斷日就緒事以無滯　上益倚信之吳元年
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朝享服儀物廷議可
任其責者遂奏舉安仁為將作卿安仁精敏多智凡所制

董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
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貳年更改兵
部安仁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年已六十有七以精力衰辭
請致其事
上憫其勞從之賜田叄拾畝牛柒拾角仍給尚書半俸養其
終身遂卜儀真之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安仁
舊勳復詔中書起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安仁詣闕
力辭而止八年復須致仕詔加通議大夫蓋異數云
李質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閩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於德
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經史必
期明体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沉淨府掾中日
以澤物爲己任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質起搢義兵捍
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入宗之日夜
役城隍結甲兵振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擄
鄉邑多剽剝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嫡毋妄殺或執敵人
來献率結衣粮縱之家富饒急於赧花三族無鄉里流
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
三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行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忠
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質遂遣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
入奏
上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
年己酉轉都督斷事階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
敬憚之伍年壬子授刑部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
嘉議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欽恤閭之詞寬恤適
中為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称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授之即拜浙
江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玖月也下車之初首以
承宣為己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遺賢恤民隱
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貳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声聞于上
天子念其老召致政於　京師嘗入見
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捌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為靖江府右相階資政大
夫
勅獎諭甚至質益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　覲因奏

乞歸省墓　上可其請　帝親揮翰賦詩以　賜復命濂
憲元傺其府中屬宴餞灉江之滸人莫不以爲榮後王
坐事去國節隨終焉

以上俱椽曹名臣錄

石門梁孟敬應聘修元史書成乃乞骸骨歸鄉日與二三
野老婆娑丘樊野老曰吾輩出亂離之福何以祝吾
君石門舉手加額曰願
吾君恭己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
野老曰愈於華封三祝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毅然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
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予力行之
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徵
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
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撿罷
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者宋潜溪見其遊王司山詩一聯曰洞
天明月一聲鶴澗水碧桃千樹花乃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
曉寒詩

高皇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以御手指案誦之伯
言俯伏墀下惧疑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
翰苑清秩以老疾辭放歸山

以上俱綠雪亭雜言

城隍之說起於三國時至唐初始有公侯之封後唐清泰
間遂有冊王封者錢氏據吳越時境內城隍盡錫王爵
宋時或王或公侯亦未有一定之制也我
高祖正名定分革新祀典凡名山大川古有封號者悉釐
正之以爲英靈之氣聚而爲神豈國家封號之可加瀆
禮不經莫此爲甚故五岳四海皆直稱爲某山某海
之神前代祝冊皆有皇帝名其文曰嗣天子某今但曰
皇帝敬遣某官而城隍亦止稱爲府州縣城隍之神而
已千載相因之陋爲之一統乃有以見
大聖人之所作爲眞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

龍江夢餘錄

高皇帝初時起於大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
一言云天下兒郡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
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仕途貴他所不及也及諸堂中都

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總建屋尓輙擾之郎頷呵之出
語訖而蛛逊從絃遂絶
范益者精於脉藥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
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子屬疾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
何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
診耳嫗去良久携二女至皆少艾益診愕然曰何以脉非人
脉必異類也因謂嫗尓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
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
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因不
尓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尓醜類何得
至此嫗曰與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此間
空虚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投以藥嫗二女拜謝
而去是時
高皇帝龍潜淮右云
誠意公佐命之功追縱文成西時罕傳記至其學所師承
亦無能言之者予鄉人頗捜知青田縣與劉翁爲進誠意
之末孫能迪其家季爲捜言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大
異曰手一編向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
擲書趨入闞有向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
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
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拆裂得石一函中有古鈌
兵書四卷懷之出絶屐是而壁合如故歸補誦之甚習然猶未
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
士憑几讀書之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
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
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夫才也遂傳
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閲且八十而容色甚
少命與誠意及張鉄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
爲畫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
言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絶至五世後應時得
武戢從茲可傳絃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
録公後爲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
脱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爲奇遇
誠意公嘗過吾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

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
日人術精乃尓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
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
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主計日裕不數歲
蔵鏹百萬撤果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以上俱庚巳編
太祖每見 太宗英武類已而愛之忽夜夢升奉天殿見一黄
龍抱東柱黑龍抱西柱二龍盤旋黄龍下而黑龍升心甚異
之次日朝罷日中升殿偶見 太子懿文服黄袍抱東柱
太宗服黑袍抱西柱而心遂動謀諸伯溫對曰世亂立賢世
治立長不然是起萬世爭端我
太祖曰汝能使之終居人下乎伯溫對曰盍法示則自
陛下始天命有在他日挨其自取然其言而正
太祖立國之始循前古之制以李善為左丞相胡惟庸為右丞
相政事皆屬之總攝 太祖惟斷決而已故權綱僭逼而逆謀
遂生内外疑懼而莫敢先發忽夜中 太祖夢朱衣人犯
上次日值
萬壽節東夷倭使與惟庸通謀献壽燭疑而命燃於
承天門外機發萬刃亂飛而胡惟庸衣朱袖白刃進朝我

太祖命縛之而見刃訊其情得實置胡惟倭人於典刑
以上俱聞見漫録
太祖皇帝征為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一人啓云某郎
此湖主者也公當克此寇為天下主所乏者順風耳來日某謹
献一陣以為助翌日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為顯佑王
太祖皇帝嘗問劉斈士三吾所居處山形勢三吾具言其家
所置峯巒甚奇乃畫以献 上笑曰何用如此以筆視山峯尖
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悉毀去焉
以上俱志怪編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曰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
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
中丞封誠意伯後李汪皆各以罪賜死惟劉公令終
國初將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
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廢罷中山黔寧御製為善陰隲
内園嘗載其有功不敍及忠愛之德矣恭觀 大明一統志
所武定侯郭公臨淮人有膂力善騎射初從征渡江取金陵
以謹見信任又從征偽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

原克亡都定隴右山後諸處經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
侯復同[illegible]文德平北虜英為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
餘戰力寄瘢被体若刻畫然英殺之氣凜老不衰居家
善事親尤喜觀書卒追封營國公謚威襄父觀 傳揚公
崇所撰神道碑稱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 嘗從
征僞漢陳友諒[illegible] 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
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四為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
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皇寧妃公
之女弟也公鎮河南 上遣至公第餞之且為公素清儉
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二疋公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
性母夫人嘗疾篤懇身燈告天求以身代及卒公廬墓側晝
夜號泣不絕聲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
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能廬也公
感悟而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
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同耳苦之家居簡靜好
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illegible]

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公大小百餘戰金
瘡遍体每陰雨痛甚又聞征討之命即日就道未始以老疾
辭亦可謂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自不同
耶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宮降六
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鴻基兆於此
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檻外近
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嗚呼盛哉

以上俱瑣齋備忘錄

王樸陝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為御史性戇心數與
上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又接至市有 旨赦之又接還見
上 上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
臣臣為有罪安得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願速死
上復命又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某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 命
上側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序言亦當以聞況詩
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

之也　宋濂免死逝至西川悲某寺有老衲高僧也濂與語
曰吾聞内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無愧何至是
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　官因編修僧默然濂是夜遂自縊
以上俱守溪筆記
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見
淮上推車擔挑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
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
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豪大丈夫
當自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涵萬象錄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元都
帝北遁被象至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
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含
山縣尋卒今墓在焉先是一夕素入見　上在東廡簾壁
間履聲
上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我只道是文天祥

洪武初吾鄞天寧寺有來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神往
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日猶未出其本体
偃然在寺之淨室中若酣於睡着及還時則欠伸起坐若此者
幾月
上賜童子十人事之俾學其術且密命偵伺其動淨久之秘其術不泄
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子得此言復命後
上俟其乘雲來時洒以狗血其神不能復体差取其屍戮于京
今天寧寺軍戶者其當時寺僧容之也
鄞人單仲友居萬壽寺西南詩洪武中徵至京獻詩稱
旨因奏本府名國號諸改
上喜曰彼處有定海縣定則波寧改明州曰寧波時洪武十四年
也賜仲友還鄉考終于家
方雲林先生即戴九靈也初金華内附先生嘗謁見談論征
伐取天下之事甚稱
上意後歸張士誠及士誠被執變姓名曰方雲林避地慈溪永樂
寺時伍拾貳歲矣越拾伍年為洪武壬戌有使者道經本寺留
宿僧具酌先生同席言論驚坐明年使者還朝以所變姓名
薦因用禮幣徵之于寺至則内郎附時所謁者

上甚喜欲大用之左右𠵱先生禮貌衰以草野之臣為言乃除工部
主事意不樂遂逃去　上遣人索于百里之外獲之鉄鎖穿
項下琵琶骨卒火化其屍時年六十七
滁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內附後任本學教諭推表箋禍建
至京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開科取士嚮
意右文諸勲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治世則用文諸勲進曰是固然但此輩
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原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句彼安之

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先是登壁間黑氣　上仰
覩連歲不消因此右文欲消之孰知表箋之禍兆矣
國初象山人錢唐皃甡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而不見
年將六旬見四海定于一赴京數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
山河增氣象山人昔住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冊冊山之南有
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变顏人
人變顏心鉄黑山人鉄心仍鉄肝山人名不掛昏莊山人不與人相
似吳江江上吳山清吳山有城名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鉄扶麻葉覓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稀有時山
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修孟子
節文欲去其配享既上疏先是有　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
果備棺袒胷當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
配享得不廢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仕慶
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世於勤
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
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皆之耻其曲調拔萃前
人入國朝遣使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　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
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洪武初
上問劉伯温之子如何惟吞以不肖後伯温卒子璉進呈玄象書
至則時已丙夜
上閱之即召至寢前見其動靜言語易於常人
上曰此老有此子不與我用甚疑之遂除考功丞既而陞江西行
省叅政上任未幾而卒訃聞

上曰元末此子無福上疑始釋
洪武中一人名祐者進本
上覽之曰此奸詐之名也古者傍添一筆是祐字即改其名且
禁天下不得名祐
太祖一日觀見新月時諸皇子在侍命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
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
成祖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
不敢吞　太祖甚異之又一日見駕輦馬曰風吹馬尾千條
線　成祖對曰日照龍鱗萬點金與　東宮雨打羊毛一
片氈之對氣象迥別
太祖舉兵翔業渡江以來生子七人名長實光次名艘叱奴又次
名神令旨聖真奴鄘疆童吳山童惟名我
成祖曰武聖然武聖二字孰可當之後入正大統已兆於命名
初矣豈偶然哉　以上俱向庄閒中錄
太祖登寶後時常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洒脩竹
拂輕風颶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書今一統五雲深處
帝王家
太祖召見曰昨聞汝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
子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方國珍寧海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刧掠村
落珍鳩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政不綱台州諸路
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者無功為賊者獲免賞
罰如此彼能為賊我不能為賊耶遂作亂元不能制亦曾
不花者為其所執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遂據台溫明三府而明州為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有
諒為東南一巨鎮我
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來降
太祖愛之然惡其反之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入海和督舟
師追之獲送建康　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里珍白臣天
下無道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東帶立於朝　太祖喜其
言授以都督僉事卒于建康後台溫明三府民心未靖
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徹為總管以統理之冀其向化而彼二
豎者反生煽惑潛謀不軌遂族之
太祖登極遣使臣趙秩奉使日本之海至析不崖日本閉關不
納秩以書達其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其
不臣中國之語王曰吾國雖裔僻在一方未嘗不慕中國之

化而奉琛通貢惟蒙古以夷狄莅中國土而以小邦視我俾使
臣趙姓者訹我以好語而不知其覘吾國之淺深也既而統水
軍數百艘突至吾邦自是不與通好已數十年今新天子踐
祚華夏尊使亦姓趙喜蒙古使者之云仍乎亦將訹我以
好語而欲襲我也耶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
子神明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而帝于華非蒙古可比我非蒙
古使者爾欲耳心於我則爾之討亦不旋踵矣於是其王氣沮下
堂延秩禮意有加遣使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及方物從嬰叛
賊不常及中土下人全唐蘭秀等山人民詐倭爲寇屢以事聞

太祖命信國公湯和巡歷邊境凡瀕居外海不堪護衛之處悉遣入
於附近衛分充軍是謂海島居民之軍寧波舊有六縣定海
之外有名昌國者數被兵患改爲衛所於是增城堡設關候遠
海之備從此加嚴 太祖謂誠意伯劉基學士宋濂曰北胡乃心腹
之患不可不慎日本倭人如蚊虻之螫擾自覺心甚不寧卿等
何以處之宋濂對曰臣聞倭人畏最重禪教伏唯
皇上選禪行高僧往彼說法自然歸化於是
太祖命選天寧寺僧祖闡仲猷瓦官寺僧無逸克勤錫宴五鳳樓
前洪武五年正月自定海翁洲放洋往彼今日本國王燒毀賊船禁

捕寇盜仍脩唐宋往來故事日本國王遂稱臣奉貢祖闡等留
居二年而歸時有僧宗泐李濟作古詩一十八韻以餞二僧之行
太祖和韻一章洪武十二年日本王遣船一隻倭使二百餘人入貢緣
無文移以其來人發雲南陝西四川安置十三年又來一隻亦無文
移仍發三邊安置十四年又來一隻通有前船人貨名物隨將各
夷取回京宴賞以歸時寧波未有市舶
上命隨駕指揮林賢居明州備倭大誥內有林指揮原與胡惟庸
結交防送進貢夷人歸國因將夷人進貢船隻詐称賊船失錯
打浸

上聞之將林賢貶居日本凡三年胡惟庸密遣廬州人李旺者詐充
宣使私往日本取回林賢并借日本兵與使僧如瑤藏主等同至
惟庸事已先露并林賢誅之衆夷四百餘人各發雲南安置皇
明祖訓言日本倭人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爲不軌故絕之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膂力過人常持鐵器百斤者軍中隨行後
太祖登太寶中山就封每朝見 太后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
爾家之言 太后以是語及
太祖曰挽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乎一日召宴內廷中山與焉命勇士
殺謝夫人於其弟 太祖持巵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家可免赤族

之兆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天人孰戮也　以上俱北窗瑣語

陳子桱作通鑑續編觀其答姜羽儀書言宋太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及復辨雜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意於斯及得子桱之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亦可見矣然頗嘗聞易代王先生言曰編書匠侃奉周王為鄭王子姪方易奉字為廢字隱几以卧雷忽震其几厥後竟遭戮

高皇之戮後弟姪相繼淪沒世緒以絕其遭戮絕嗣也或雖於氣數其秉筆之際而上天彰怒以震其几豈亦偶然哉是皆不可曉者也景泰間學士劉儼輩疑其書法未當稍整正之會朝廷有變而止

趙原善長號丹林善畫師董源頗臻其妙

高廟召天下能畫者至京師將圖畫歷代功臣及本朝將帥從上征伐次第于十廟乃預命各寫一幅以覩精否極搆繪成以献上以其筆法粗率不称殺之時甚惜焉　以上俱閑中今古錄

九朝談纂

太祖下

高祖帝初

皇妣淳皇后夢神饋藥如丸煒然有光吞之既覺異香襲躰遂娠焉及誕之夕有光燭天長遊定遠道中遇疾有紫衣西人與之同寢食病愈莫之所之嘗伐循麻湖中見羊童拜迎

乘輿北之不見渡軍釆石上有雲氣如龍文貫牛渚磯親征婺州有五色雲如蓋覆車上年二十五率師三十為吳國公三十九為吳王四十一即皇帝位在位三十一年歲戊寅崩于西宮聖壽七十一

太祖在滁陽王塌館時常為其牧鵝一日戲以青白二旗竪于左右命群鵝曰青者立于青旗白者立于白旗之下違者死群鵝皆如命惟一花鵝不知所從奔走往來於青白群鵝之間

太祖殺而食之

太祖在和州與李國勝趙同盟渡江既至釆石國勝欲舟中設宴邀

大祖因而圖之國勝部下人陰以其情來告
大祖推疾不赴後数曰亦設宴以邀國勝既就席即命壯
士縛而投諸江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遂舉衆降
太祖未起兵時江淮閒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中
亦嘗有天子氣蓋
帝王之興天地爲之預發其祥如此所謂天子氣者晋天
文志云内黄外赤四方所從之處當有王者若
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雲
霧中或象青衣人無手在陌西或如龍馬或新色欝欝
衝天云
常遇春在群盗劉聚部下聞
太祖駐兵和州領衆千人棄聚來歸
太祖曰尔之來爲士卒絕粮故就食耳尔自有主我安得
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至涕泣
太祖曰尔姑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也
太祖先抵采石亢兵陣於磯上猝難登岸遇春乘快舡繼
至
太祖麾之使前遇春即挺戈先登遂拔采石
太祖之鼎定金陵蓋雖出於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甲
午謁
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
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
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
貪子女玉帛但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悦曰吾意正如此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大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
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
勢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事侍謀議安
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蓋亦開
國之功臣云
我

太祖旣渡江有太平嘗微行至　若菴謂其僧曰我欲借

宿禪房一宵可相容否僧許之然數問爵里名姓

太祖不應題詩於壁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

腥老僧不識山河主只管區區問姓名僧見之駭汗俯

伏

太祖不顧而去及有天下聞此詩已爲菴僧所洗矣有

旨鎖僧至京師欲殺之旣

廷見問曰朕昔日嘗題詩菴中今尚在乎對曰

陛下之詩已不在獨臣於

御製後謹成四句今在也

太祖曰汝詩云何僧曰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

神愁嘗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

太祖笑而釋之

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失身於敵之師首而敵之師首亦爲我軍

所執彼此欲相易和解然未有先發也徐達挺身往敵

所代

太祖敵遂縱

太祖歸而

太祖亦卽以敵師縱之

高廟仲妹曹國長公主尚隴西恭獻王李貞本漁家貧甚

公主薨後

上起兵滁陽貞以其子曹國公文忠來見時年方十二未

有知識來牽

上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姑見娘也問貞曰汝衣何如此藍縷耶答

曰爲因於漁課之重耳故後

高廟有天下遂蠲淮西數群漁課至今不設河泊所蓋因

貞之言也

太祖旣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鎭江宣州廣德

五府民戶爲軍謂之民兵及旣卽位曰虧了五府供給

求遠饒了他秋粮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爲定例

太祖幼時嘗養保兒周舍道舍柴舍馬兒金剛奴也先買

驢眞童潑兒等爲義子後俱令歸宗

太祖未登極時所押花字如安矢而張矢然然其矢上尖

下大蓋寓翰自人如上謂之一箭登山川云後果誅滅

脢雄奄有天下其兆已見於此矣

太祖親征婺州時有民進一女子年二十許能作詩

太祖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之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過起軍拘之小先鋒張𤧚從行謂起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起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𤧚懇之再三乃釋之次日

太祖賞起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克建康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太祖命於城中立祠每歲祀之後訪得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迎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

太祖起兵時以地狹粮少除守城軍士四百日支粮一次惟作一月口粮出征軍士令總兵官給榜聽其敵境遠近鄉村山寨招安百姓送納粮草供給

太祖於國初造軍器以銅爲箭鏃將士攻城時紥拖地綿裙或紅或青綠以其虛胖箭不能入頭戴潤簷紅皮壯帽插猛烈二旗後地寬易用鐵甲等器械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令將官守之不許儒者在左右議論古今止設一吏管辦文書如有過失罪獨坐吏將官正長留在京城聽其在外娶妾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曰四面受敵亦非見都之地也後人有言延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

太祖親行初發時太史劉基諫不宜輕出

太祖不聽道經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解兵回攻廬州三月不克時僞漢王陳友涼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江西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並進都督朱文政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破之僅及三月守具將盡援兵不至事甚急文政遣捨命王諳友諒詐約明日出降友諒緩其攻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涼將捨命王於城下游營殺之文政堅城以待援至廬息到廬州

太祖乃知謂徐達等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大郡豈兵家之法遂解圍親率戰船蔽江而上至鄱陽湖友涼問援

兵至遂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對曰我兵必勝之何足慮

也而友諒果中流矢死降漢兵盡降

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

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擣我建康我進無所進退無所歸

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昌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

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太祖克江州偽漢丞相胡廷遂平章祝宗問之遣人齎書

以南昌來降

太祖既到南昌命宗與同僉康泰從徐達往攻武昌宗等

中途叛回南昌據城以叛參政鄧愈遁去宗執知府葉

琛等官殺之及聞大軍來復棄城走江西平後

太祖曰得江西是去陳氏之一臂況其地乃楚之重鎮偽

吳西南之藩屏人好訟難制山寨來降者多非骨肉老

成莫能治之遂命姪文政爲大都督府大都節制中外

諸軍往鎮江西特進儒士郭子章劉仲服爲輔佐參謀

文政到鎮招諭諸山寨頭目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

嚴肅遠近震懼然而荒淫無度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

爲心腹專求民間美女至則留數拾日既而厭之即投

之於井前後殺人甚多凡遇　朝使到彼公幹輒以銀

段饋之使者蔽而不言其過有按察司僉事凌說所到

任察其實劾奏之

太祖即取文政回京罪之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諸人

以其不肯規諫皆誅之部下隨行頭目五十餘人亦可

斷其脚筋

馬太后聞而諫曰文政雖驕縱自過江以來克太平破陳

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

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姪縱有罪亦當有之

太祖曰

后言是也遂釋之未幾復令文政往築州城事竣還京未

久用復出不遜之言

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

太后又極諫曰文政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政母見存當

念其母子之情曲赦之庶見親親之義

上從后言宥之後復遣文政往濠州祭祖暮夜與從人議

有異志從人歸以告

太祖廢之及分封時乃封其子守護爲請江王以奉其祀

都督朱文忠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反覆

不常盡發送至京

太祖曰此等心持兩端之人不殺何待盡縛而沉江

李文忠守嚴州宿娼女韓氏

上知之命官至杭州誅韓氏而召文忠至京師罪之

皇后諫復令文忠往嚴州既至儒士趙伯宗宋汝章乘機

說文忠曰此去得回若再取恐不得回矣宜早爲計文

忠於是遣伯宗汝章潜往杭州與張四平章通好伯宗

汝章既回文忠與郎中侯原善掾史闌達道議降事間

太祖差官刻期齎親筆家書復召文忠文忠得書甚比

至京　太祖大悅之撫之甚厚賜以良馬白金命文忠

速還嚴州用心鎮守文忠既還謂原侯善等曰我幾乎

着伯宗等誤了此事當如何區處若事泄何面目見

陛下原善曰大人饒我等性命有箇區處但能滅此二人

之口即無慮矣文忠悟乃以書付原善俾設宴以欵二

人使之醉令宣使俞也先押送至船比到浪灘下文忠

已令潑舍伺候於灘岸呼船近岸曰官人再有分付言

語潑舍上船將伯宗等縛而投諸水

太祖嘗曰濠梁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國而無家也

遂遣龍名曾潜往濠州說蕭把都以濠州降

太祖曰今日有國有家遂吾志矣於是經理濠城修置皇

陵焉

太祖嘗曰浙江寺院田粮多寺僧惟霧酒內女色不思焚

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爲佛教爲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

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　后言是也

安慶乃長江上流之要地以刀趙普勝據守

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點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舡至

樅陽普勝先於江牆以鐵索橫截舡着索不行黑先鋒

及所部將士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陳友諒陷太平

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

變誘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別留軍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

破安慶伯仲與程八出走直置龍江知府譚必季亦走
中途聞寇兵退乃還事聞
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而走知府雖亦走然寇退
後能入城安民可將伯仲等照失陷城池律誅之常遇
春諫曰伯仲等係渡江旧人乞赦之
太祖曰不依軍無以戒後人各給予絃一條令其自縊而
死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軍馬三百與陸參政謀出哨濟
寧以警原賜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撥歌妓十餘人以
侑觴令内官竊覘之見國珍令妓婦脫去皂冠皂褶子
穿華麗衣服與之混坐
太祖怒令壯士拘執國珍與妓婦連鎖於馬房妓婦劓去
鼻尖國珍言死則死矣何得與賤人同鎖
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貴賤一令故以此等賤人辱之鞭
之數十發瓜州爲堤夫久乃釋之
張士德即将九六及部将史椿皆張士誠謀主士德被
擒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諸将又驕不肯戰日以子
女玉帛奢侈爲心又左丞相徐義常詆毁椿椿守淮安
遣使奉書欲歸我
太祖士誠聞之怒執椿到蘇州誅之士誠弟士信惟務酒
色到浙省從丞相答失帖木兒於嘉興自爲丞相奪其
位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州用王敬夫葉德
新蔡彦文謀國三人出自小人凡事順旨
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彼人瞞我張九四終
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
皆死惟恃弟士信行事吳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
字曰張王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鱉別丙
午二月
太祖命徐達圍蘇州士信守閶門中砲死城破執張士誠
同王蔡葉三人到京
太祖將三人刳其腸而懸之至于枯死及獲原投降人王
哈賴不花徐大舍單同僉熊天瑞
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不誅何待皆明正典刑
太祖克婺州於南城上竪立一大旗上寫一對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
陳友諒犯我建康敗回至太平弑徐壽輝自立爲帝建

都江州辛丑六月遣僞平章李明道領兵五萬圍我廣
信胡大海率兵援敗賊衆就陣擒獲李明道及部師
王漢二等一十八人明道致書漢二兄王溥以建昌來
降明道至京
太祖大喜即授以江南行省平章因得友諒之虚實以明
道爲向導
太祖親率舟師先平安慶友諒聞之棄江州退居武昌
太祖克江州得明道往南昌說胡廷瑞遂遣人齎書降
壬寅五月
太祖至南昌饒州吴宏以城降及臨江等郡皆降惟熊天
瑞據守贛州後遣常遇春圍其城天瑞亦降江西悉平
浮梁僞院判于光來降及回
太祖待之甚厚親於南門外送行脫衣賜之建昌僞平章
王溥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粮
太祖於南門外造屋令溥居住名其街曰寧相街以寵之
江西僞丞胡相廷遂以南昌降
太祖拜其母以安之
方國珍既献台温慶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諭
之國珍荅曰當初獻三郡特嘗請
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者奉正朔實慮張士
誠陳友諒定來攻擾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
則無名罪我况爲元朝亂首乎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
我四兄授以大職我弱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
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領弟姪赴京聽命
止國珍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也
太祖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後雖欲奉正
朔遲矣
太祖命徐建征西於莊浪失利部下千百户十餘人達皆
誅之獨械胡德濟聽
太祖自處之至潼關
太祖有勑曰胡德濟固無功然後守新城頗著功効可宥
之仍於徐達處聽調達班師德濟至今後爲陜西都指
揮使有病
太祖命醫治之不痊而死
太祖以周陳寧爲廣德知府歲旱百姓告災事聞

太祖不允陳寧赴京奏曰天旱田禾不收民有飢色若要
税粮必逃移遊食是與張士誠益民也
太祖曰你好大膽敢如此言允之
太祖命徐建攻常州於甘露下營張士誠弟士德來戰達
遣元帥王玉等應之士德戰敗策馬走王令其子虎子
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以士德爲謀主其人甚智勇既爲我
擒張士之事成敗可知矣士德毋甚愛之人令士誠歲
貢粮壹萬石布壹萬疋求爲盟信執以愛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從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僉寄書於士誠令降
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
太祖慮患深遠諸功臣多不能以壽終當時若郭驍騎德
成者其人誠可尚也已德成性本明哲衆知
上意故以酒自放以終其身
上嘗一夕授以某府都督懇辭不受
上變色曰朕念你從遊之人擬新且舊你兄弟皆登列侯
獨你未顧故畀你職以樂太平之世將何說辭耶德成
免冠泣拜曰
聖恩如天臣非草木尾滌豈有不知但臣識性狂愚懶慢
耽酒昏卧不識事情緩急倘位高禄重必膺臣職務事
苟不理
上殺我也人之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則足
了一生矣覩率賜焉
上大喜曰御言是矣人孰能若此吾刑可措也即手收黄
封百罌金綵稱是日寵待益厚德成又嘗一日侍宴於
後苑既醉俯首免冠謝髮秃落且盡
上笑曰酒風漢毛髮如此非酒之過耶成仰首曰臣猶厭
其多欲盡剃之耳
上黙然既醒悔惧誤觸忌諱遂盡剃其髮取僧衣披於身
狂呼唱佛不已
上乃謂其妹寧妃曰前謂汝兄戲言耳乃實爲之非風而
何德成嘗見其兄弟宣武威衰征鎮四方或經時不歸
輙笑曰戲名也好聽年吉也好受曽如我飲中樂耶其
黨禁事㦸死者相連屬德成益狂蕩不撿以功名終泗
州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頌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廟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

社中諸老官爵配享

太祖欲建宮廟命劉基相地在前湖中為正殿已立椿於

二祖馬

太祖嫌其前廹之步後基見而怪之問曰誰所廹耶

水中矣

太祖此朕意也基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廹都耳果然

胡大海克蘭溪獲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書大海

留在帳下

太祖親征婺州過蘭溪大海以月庭見

太祖得其天文書甚喜問月庭原師何人月庭曰龍游朱

得明精於天文臣實師之叉見婺州之觀星樓與月庭

嘗登樓仰覩星象因令月庭長髮娶妻侍之甚厚後得

處州劉基江西鉄冠亦善天文月庭與之議論不合嘗

有卮　上之言

太祖怒發和州安置後參軍郭景祥奏月庭毀遣拔尉就

和州杖殺之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聽候及有天下以其俱

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　福建布政使除興

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隷出身難以獎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

及於牧民何有及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隷皆知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

昌通判調嵩州知州僉院任充集民為軍興宗曰元來

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粮何處奏乙坒

太祖從之陞懷度知府朝京時正問養吞種田官吏興宗

亦在數指揮毛驟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度未久蘇州鈌知

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

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度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

政声又陞為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亦老矣我亦髮白賜宴賞鈔而遣之抵任

以事累事白病卒
汪廣洋罷相後被貶
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有妾某不忍廣洋獨死亦同
死焉
太祖後訪得此婦係沒官渾知縣之女怒曰凡罪人之婦
女止配功臣爲奴不曾與文官因勅法司取勘出明惟
庸并六部官擅自分給者皆處以重罪
太祖常使人察聽在京將官家有女僧誘引華商胡大海
妾敬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僧俱投於水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
呈今後作秋粮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將士戰襖戰裙壯帽旗　皆用經
色頭目馬用大黑吞罕大黑纛頭以壯軍威
太祖以遞送死客夫轎爲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
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
使外國者給四名俱以田粮內出銀雇用不許擾民良
民勞其筋骨妨奪農務情愿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
李勝端爲執法司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肆字如有
所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
足穿毛皮靴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女戴皂冠身穿
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史
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
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後移武定橋
等處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亦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
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輕重罪之者爲令
太祖選用宮人訪知熊宣使有妹年少而美欲納之員外
郎張來碩諫曰熊氏已許嫁參議𢮎希聖矣今若取之
於理未當
太祖怒曰諫君不當如此令壯士飼之後參議李飲冰與

希聖弄權丞相李善長奏之
太祖黥二人面云奸役百端譎計萬狀仍割欽水之乳劓
希聖之鼻後希聖兄揚憲任江西參政
太祖謂憲曰尔弟弄權我故黥劓之耳熊氏自當還之憲
叩頭曰臣弟犯法罪當萬死焉敢納之
太祖曰必與之熊氏遂歸希聖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
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至凡出入起
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
聞以行誅賞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詩來不必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
天旱遂遣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
命綑於馬房又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
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
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
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
放寧家投降頭目者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
雙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還戰後得比方欲用舊人
乃謂揚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黔國公沐英
太祖未有　皇子特養以為子後既生數
皇子一日問之曰朱英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之子而誰子乎
太祖屢問而英每對如前
行沒官
陳養吾為某省僉事常作詩云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
太祖聞之怒曰縛而沉之於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之閶門見一女
子絕色也即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
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
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
王之厚德如此
徐武寧王達帥師於吳江有一貧食者知武寧號令嚴

爾凡軍人取民物者必斬之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麵蓋
冀其財貨已而求免也事聞帳下武寧雖知其誣而此
人堅執益甚剖腹視其中無所有遂叙貨食者如被誣
軍人之刑
太祖克建康獲元帥者林宥其死而役其貺不久逃之杭州
太祖曰林思旧主既去勿追後有廣西省平章康忠忠克
廣西者林降既至京
太祖集百官数之曰尓元朝臣子既失城池不死我宥尓
罪使尓職乃背我而逃我以尓爲騎其主也今又失廣
西分當一死乃又來降不忠之人留之何用遂斬之元
將亡時順帝嘗一夕夢群猪以豕穴京城之址而城皆
傾頹遂禁百官軍民家皆不皆養猪又嘗一日召一術
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陛下不必深慮除是
日月并行乃可憂耳蓋猪家音與吾
國姓同日月並行則是明字又吾
國大明之號也然則元帝之夢可爲先兆而術士之言
可謂奇中矣
今南京國子監監生一日三次升堂將升堂時隷卒搖

鈴乞號呼云老官升堂盖曰 國初時
聖祖製秀才監生之衣巾既成服而試之問
馬太后曰汝謂我何所似耶
太后笑答曰似一老官也故今監中隷卒称監生爲老官
本此
太祖以威武治天下
馬太后常濟之以寬仁爲洪武某年
太后常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若使吾服藥
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大夫乎妾不忍其無罪
而就死地也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爲汝貸之耳
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称醫人爲大夫亦或謂之
郎中云
太祖既有天下一日謂誠意伯劉基曰汝既佐朕定天下
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子孫使守天下乎基對曰有因成
小篋而用鉄汁灌其鎖以授之謂太孫曰非有大故

不可開後

太宗以燕王入請內難城既破建文君出篋視之則見袈

裟一伽黎一剃刀一曰此劉伯溫欲我也遂披剃為僧

而遁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誠意伯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伯溫對曰人

實不能踰之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子蓋指

太宗而言隱語也然則伯溫當時已預知

太宗之必有天下矣

高廟嘗命伯溫卜曆数之長短伯溫卜之曰遇順則止

高廟遂以手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然此亦

聖祖之讓德耳蓋其取天下於夷狄之手名正言順雖湯

武不能及聖子神孫享

帝王貞大之業雖與穹壤共敝可也所謂三百單八何足

云乎

太祖微時有劉基祖者以鄉曲之舊常餉其不給已而復

與之書地葬

帝之

考妣今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劉之恩而劉已亡矣特贈義恵侯夫妻

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

蘇常之田有畝税七斗三升者盖因其初江陰侯與人

家祖額以起科故其重如此厥後百姓病焉洪武間蘇

州太守金其上章乞減之

上怒其不為國生財執至京腰斬之至宣德間况鍾來為

太守與巡撫侍郎周忱復為陳奏

宣廟允焉然而蘇州之田今尚有畝納粮六七斗者不知

何也凡撫按於其地而有志於救蘇民困者盍復為奎

上言之

洪武某年高麗国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國王其相李仁又子李成桂

凡殺王福王昌王瑤王與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

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号歟後成桂改名旦進表

納前供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其所貢金銀等方物使還李旦退要鄭某旦旗即

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

高麗人通界亦不許商賈交易永遠絕之

太祖既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

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飾

然越宿輒如故

太廟問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

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

之子孫亦不知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

可謂有恩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

於是塑工明日奏世祖面上無淚耳

誠意伯劉基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

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為瑞

之高安縣佐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

甚具先生召與之語其人曰公既聰明而器識宏遠當

為一代偉人吾盡相付先生遂得究覯其說而領其要

秉我家居及我

太祖為皇帝渡江先生知為

真主也應召輒出佐興大業及功成遂引身而退後入

朝得病丞相胡惟庸遂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一服有物積

腹中而吞石公白下

上未及省疾篤而蹇先是將死時遺命其子揚灰勿奔

平生所讀兵書則盡進於

朝廷及死未幾

高廟問之道中使至家索書其子趙　朝進焉

高廟甚善且欲命官嘗指其子以父既焚對

高廟不從故今青田縣有伯温墓然空塚耳

洪武間凡三司府衛所州縣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

當時以声音字樣可疑而被誅者甚多浙江台州府學

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撰增官吏俸給

謝表內用作則垂憲一句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

都司撰　聖節賀表內用垂子孫而作則一句誅福州

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司撰

聖節賀表用儀則天下一句誅桂林府訓導蔣質為布按

二司作正旦

賀表内用建中作則一句誅常州府訓導蔣鎮爲本府
撰正旦表箋於箋文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誅登州府寧
海州文登縣儒學教諭于達爲本府撰　冬至箋文内
用天惟生知一句誅廣西潯州府學教授張瀚爲本府
撰
聖節賀表内用睿性生知一句誅岳州學澧州學學正孟
清爲本府撰
聖節賀表内用職德任秋一句誅澧州慈利縣教諭趙用
彬爲九溪衛撰
聖節賀表内用肅金清一句誅陳州學訓導用見爲本州撰
聖節賀表内用壽域在秋一句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爲
本府撰
欽賜馬疋表内用遥瞻黄扉一句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
爲本縣撰　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一句誅鳳陽亳縣
訓導林雲撰
賜宴謝箋内用二君父以頒爵祿一句誅臨兆府狄道縣
學訓導吳瑞爲本府撰
冬至賀表内用雷致千秋之祝一句誅德安府學訓導爲
本府撰賀
冊立表内用永紹億年一句誅福州府訓導林伯璟爲按察
司撰賀
聖節内表内用体乾法坤一句又爲福州中衛撰
謝賜服表内用藻飾太平一句誅德安府學吳憲撰賀
冊立表内用永紹億年一句誅又有以用天下有道望拜
青門之句而被誅者以令觀之諸臣以用爲則作則儀
則等字而被誅者以則字爲賊字相似也以用生知等
字而被誅者生字與僧字音相似也以用法坤字而被
誅者以其音與髮髡相似也以用藻飾太平的意思也
若以其餘爲字有所犯而誅之則未知
聖意所在或者以爲狄爲肅殺之時雷爲　之物黄扉之
扉字音與非同億年之億字音與一同有道之道字音
與盜同取法象魏爲去髮則類鬼而貳居人以班爵祿
與望拜青門爲其語太重而無父子尊卑之别歟耶然
凡爲人臣子受
君父之爵祿以榮其身以顯其親以豢飽其妻孥苟有人
心者弗然報稱萬一已足慚恨矧敢譏議

君父耶意者諸臣之在當時不學無術罔識忌諱遂用此
等字樣以取殺身忘家之禍蓋皆出于不幸而致是耳
不然則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尚足惜乎
張士誠以皁帑招楊廉夫甚急廉夫勉行至姑蘇適元
以龍之御酒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曰江南歲
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
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黙然遂不强留其後廉夫歸于我
朝
陶安之饒州
聖祖賜以詩曰匡廬岩穴甚潸潸水怪無端盤彭蠡鰋魚
因歸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未幾以爲鮒杯學上賜
以門對曰國朝謀畧無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後人以
安爲江西叅政而卒
聖祖親製文遣使祭之
學士王文忠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
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一覽而喜曰吾固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御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即禮制多從公
所定除起居注啓沃多良詔修元史呂宋濂同爲總裁
筆削之劳一無所娄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脌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賫賜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著華川集續東麥大
事記章溢者龍泉人
國初時彼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
上問劳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
曰天道無親爲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後拜
御史中丞
上嘗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怨儀禮不合以致天
变將殺儀禮者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
議有未盡
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顧寬雷震之怒
上爲之霽威溢爲人又甚孝友盖嘗從鄉先生王好剄遊
而後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者

宋訥字仲敏滑人也在勝國時嘗擢登科仕至我朝爲
國子祭酒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夫率三天下之二而龍
頭魁選恒出大學大彼春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畧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
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仲也訥
爲祭酒居嘗寢食恒在廟分未始一宿于家及病革其
子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腐聲日是何風雲氣小兒
女情乎兒在丁社潚京濟戒中耶至祭畢乃就舁歸口
不一及家事及家氣絶焉劉三吾爲志其墓

陳君佐維揚人能醫善滑稽洪武間出入禁中
上嘗呼之不名一日問朕似前代何君對曰
陛下酷似神農
上曰朕問神農形体極異何以言之對曰
陛下不以神農如何能嘗百草盖天下未定將出師征伐
卒或掘草實爲食
上亦同其甘苦故云尔
上大笑
高廟舊制内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内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非無謂然以匪之愚觀之
高廟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大監之冠帽盖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爲之嘗聞之今
内侍縱以爲　國初特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瞯其冠之制而爲之遂命諸内臣皆冠之
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内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
與朕此内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
敢倔強而不臣服朕即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以上俱傳信録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
奴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塩
浙東還泊龍湾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称安慶使者
太祖問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故
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労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
爲守又曰光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
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爲所拘
以書示之趙看書曰但免汝一死耳塩貨不可得也悉

爲所掠而莫倫赤得生還挾余公之守安慶也趙奴刀
陳友諒引群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加嘗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謨廟
筭皆由天縱非一將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
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
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藩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容俯
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覷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
其遠略爲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爲元守實我蓋用
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陳友諒雖下安慶然友
諒之兵力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
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句
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
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爲固自異也
太常博士顧禄字謹中善詩歌有過潘陽湖詩其一聯
云放歌今日客乘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盡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禄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爲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每心大爽上喜怒不常
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
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
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狂
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款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仙顛仰
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
復見
上自爲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剌闒名三丰寶雞人嘗死而
殮笑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髯如
戟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
爲人治疾吹可撫瘧應手而愈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
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覷二人可見矣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
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
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睹所着郁離子廣引曲
譬雄辯不可當非未龍門子所及然其言則積年精思
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
歟以上俱青溪暇筆
太祖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擁
惟廟有大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
不生草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媪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媪此
何物對曰籠牀熏綠鷄爲食問何肉曰缴鷄飯以大麥
曰仁飯
太祖默喜盖龍牀登基人祀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媪賞
之至今有薛家窪云汪氏老母於皇覺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爲皇陵署劉氏恩人
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令站
船用扮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曰船友諒紅船既平漢以紅船入遮運裝因白者
加彩載使臣亦守庙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
皆無所謂白者也惟比分尚有此制以上俱瑯琊漫抄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斷之貧薄不能具禮
太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綆絕仲歹計
太祖視兔盈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空中神語曰乾
龔耿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諸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抄折木天轉晦
比明往視之上裂兔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祭

今鳳陽皇陵即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鼈擾而就之因祝之曰
如天命在于汝其來附焉一日戰單群坐籍地忽恍惚
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須後報戦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
軍法戰勝必祭甲冑推
帝與功名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
自兜鍪出挾雷聲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

吾頭楚尾後十年當與我其輔之及過蘇閶門見張士
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岳曰天子尚氣在
頭楚尾問郭子興擴濠上就見之過
太祖曰吾主翁深自納結曰後十年君當爲天子我當輔
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偏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
大位徐相國陰奇　帝乃謂之將曰
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
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爲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何爲哉
帝以弓繼縊殺之又見周伯琦遂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
元江浙行省參正臣周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膂
之責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迎三日大酺
以酬其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爲佞臣命斬以示士誠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
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叉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大傳度
遇春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
闕入謁　帝特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
既入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閽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
曰晚矣然吾臨江翔旅亦能撫有江淮弗爲耳且吾之
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
以歸汝昌治焉天命在　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壘以厭天下兵毋避火災也築爰嘗
乃命累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匕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
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累然滿身若懸鶉焉臨朝則
一一行之
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斷而鬻之

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歸老　帝親餞之勑其孫慎輔
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逢土請歲覲陛階既
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推舊戀已多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
璲孫殿廷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
惟　陛下哀矜赦其罪　帝徵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
璲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
王經太子於是泣且諫　臣愚戇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其死　帝怒曰俟汝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
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
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爲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
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入謁然怒卒未解也會
與太后食后具齊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爲作福佑之
帝艴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毋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璲慎
太祖視朝舉帯當胷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
朝無人不自包矣中官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
寒
上怒舉杯擲之羮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熱羹重進顏
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
昌請者
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勑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出龕望
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中侍曰煩語　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燭自
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
雨至夜雨大降　上嘉曰此真永隆雨
太祖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太祖嘗爲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爲之圖及

后甍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
命太子持之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執使與我潤琢
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
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
之民　帝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
帝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
墨痕猶新旁題偈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盖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元君既遁復留兵開平猶有覬覦之志
太祖遣使馳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
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
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為方
帝求太傅自桃蓉下出一劍以示

帝曰戒之他人得以僇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闤一老媼蜜呼　上為老頭兒大怒
至太傅家遶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在外夫人震駭
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夫達得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為念亟傳令召五城兵馬司搃諸軍至
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氏至今呼為張王我為天子此
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
問之曰先生亦國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桌唯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生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
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
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翌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辭曰寸木元從斧
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特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
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為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

登臺端平遂命為按察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太祖幸內庭見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蚕繅織稅
之費而讓之令不恪者斬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蓄髮成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曲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
遥拜之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尒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　明天子令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秖自
劳耳為我致書　明天子慎無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其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特作水陸齋以
吞神覘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常開平遇春驍勇絕世狀類獮猴指臂多脩毛所過縱
士伍操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恩馬乃以事幽之空
室中絕食後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日炙餅釜中將修
供為郭氏親信所究遂納懷中肉有腐痕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滿輦過其
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戚撫掌曰善哉善哉

代王之母郜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家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尒為
天子也因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
帝乃貽幣梳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遂謝
客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
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
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常制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
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譁然
帝熟視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御之明日
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馬后淮西人故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霹靂大
光自空中下仍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或云雷火燒宮逐帝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曰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
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
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

其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之況
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以劍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杖
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居父之命不
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遂釋
馬后既崩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僧宗泐
至曰太后將就葬爾其宣偈爲泐即應聲曰雨落天悲
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即霽遂啓輀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魏公
對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帝遂跣担紙錢道哭至太傅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
出拜　帝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在因爲周其喪
事而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
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
天乎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冠歸
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筯致恭　帝問曰
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
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
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旨械之淳之淳以
父肅得罪悚懼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
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歛尸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
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七遞易
數次至便殿燈燭煇煌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
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
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
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定畢之進望
燭影下　帝微微笑次第下几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報
悅奏畢特復未央　帝令明日朝揭復如故出至姑家
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

尒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承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擬祭幼
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魁具封事謂丞
相不拜務或拯之魁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
丞相詔之曰然 天子覽其奏詔魁於中書省試事丞
相令授簿後溯至是魁閱諸乃爲文獻詞當
上意即召見曰錢魁乃者何在對曰臣授簿後溯 上悟
曰宰相憾尒耶故官之魁謝病歸 上許之曰爲我追
諸郡縣入府問坐曰諭曰 皇帝勅尒等閭田里養老

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冉拜出出司容令
禮之而不違如冊陽冊陽令待之甚恭默上其事
上嘉其慎密能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司容令不
達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既沒其子昱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人悉坐
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杖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
控乃畏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
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

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
餘人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
足顧惜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
入溝壑 帝惟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
先生首與先後彖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
洛甚可憫念今即放四十餘軍還養老嫂其母後於是
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石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
嘗遍迹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
素加潤玄素進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
帝笑而唯之 以上俱剪勝野聞
吳元年丁未七月二十七日雷震建業舊內大受宮人
皆悶從口出揀上鴟吻拏置上前惧而祝天因赦所拘
役吏午時爲炮烙死者已數千人又數日當焚其御婢
庚戌冬日中有黑子辛亥春猶見上榜諭曰臣子有蔽
君之明彰君之愆宜洗心滌慮以謹天戒
辛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妖星數十光如燭長丈餘在東

南北十二月二十六日又見壬子正月二日凡十數條
燭地隨天西流壬子十一月十六冬至郊齋夕大風雨
至午方霽乃郊是將欽錄囚寃死者無數
四年四月襄陽楚山西南初更時赤星光如大雖地四
五丈忽合而開變空而上少頃後散爲三屢合屢分久
之下墜不見蓋妖星見蜀國兵攻四川至七月破之僞
夏主昇降已陵僭無相昔任重慶往見二星交闘未幾
重慶陷于昇冠
先是己酉年上欲出行御馬已備忽有大黑犬攔鞍而
生又一日晝寢皇后馬氏伴之坐久矣後令次妃李氏
代侍見三大黑犬坐紅舌長尺許上　[illegible]李氏走告后
后戒以勿泄泄則殺汝
戊午六月初三日一更時分有星自北而東南流光燭
地沒有聲如雷十二月十六日夜有大星燭地行自地
而南流
丁未令天下知府於歲終上計朝京師賜宴服而遣之
次年以錢粮小不辦多過死於内𦦨繼罷行之後又令
州縣官典任滿不代各令朝京定去取無他故許復職
後又止令守令正官朝佐貳以下免居任聽代以事蹟
申部類蒲期　不類銓凡州郡缺官上遂旋取十數人
啓奏加除多寡無定式以防買缺請托之弊並無序遷
者
庚戌開科取士中第者與各縣佐貳官下第者留臺書
寫官文書天下缺官皆除知縣府判其才愈下其位愈
高募商賈入粟於邊以中鹽遠近價值各有差○各處
學田入官亂收畫石五斗謂之重租田○早朝鍾聲以
四十八杵爲止
庚申三月月圓有白氣貫中如綫
庚申三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有上宿在縣土地祠明燭
從如屈薄者直宿起而視之歷歷分明及早縣門鎖鑰
如故屈薄未嘗出未幾知縣丞簿皆出代蓋先兆也
十二年五月初四日申時雷霆謹身殿次日赦十惡以下
洪武十四年夏禁天下爲商之家服紬紗七月又禁天
下玄黃紫癸亥年復申明是禁
庚申春以星孛于大辰丞相胡惟庸等所用之人皆爲
黨殺之○辛酉以征南大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取雲南

延安侯唐勝宗計溫州府平陽瑞安等縣處州府青田
松陽遂昌等縣叛賊葉丁香吳達三等平之。壬戌叙
荷塘陳宗何十四家以主簿楊彥均所指爲胡黨。乙
丑三月初六日丁卯雷震御用硯雷火燒御舡桅竿是
年六月建康大水浸城及丹墀。大傅徐達率親兵舉
人丁顯等於文淵殿取中一百人
越州府新昌縣香林寺僞造寶鈔張一广一广二越獄
在逃遂大索浙東數郡着限追補民庶驗然後復于天
台頒大誥於天下家置一本又頒續編有者減罪一等
三頒大誥悉令遵守凡有申訴執佩以行閱律無得阻
當稽直　上聞
州縣官司以積年民害爲名起取赴京不論清濁安置
烈山聽其自斃有不死者復取工役
陳友諒死其子理走保武昌城外有山獨高理以精兵
萬餘守之王師至從上下石不得上
上曰誰能破此山特永國公藍玉請先登遂下此山平武
昌其年以藍玉爲總兵傅有德爲左沐英爲右衆三十萬
從曲靖進以從永康進兵至白馬江大霧諸將大家散
進兵傳有德曰不可霧散則敵得以備我不如速渡時
梁王岳使達思麻將兵十萬扼江邊沐英曰敵在江邊
不得渡可使善游者千人將旗幟鉦鼓從下游先渡伏
其後張旗幟鳴鉦鼓彼必大驚及兵轉戰則乘其隙渡
江夾攻之破之必矣已而果如其言兵渡江斬首六萬
餘人其餘散走竟至城下梁王將妃嬪走滇地先縊其
妃自沉水死遂平雲南沐英之謀也英恤軍民如子至
今滇人思之遂以英鎮雲南
十四年　上思平四川特大夏僞帝明玉珍子明昇都
重慶以鐵鑽截峽江流備　天兵又作浮橋其上精兵
守之　上謀於諸將傅友德師衆十萬從西番入文州
漢州攻其背以楊和爲都總兵從峽道以舟進蜀盡以
精兵拒之不得進時得進侯某從道千餘人乘小舟百
餘鼓譟而下蜀兵轉鬭湯師兵夾攻遂破數城直至重
慶蜀大臣謀於太后曰不如走城都太后曰明兵勢如
破竹走城都不過延數日耳城中雖有數萬餘人然膽
已落不如降明謀御璧出城降得進侯某曰湯總兵未
到豈敢先受降待三日湯至納降受璧持書至城都特

傳有德已下文州漢州至城都與丞相戴壽戰敗合詹
甚戴壽方議出戰得書信已降家〻無事遂降
丁未平江路張九四就擒張氏坐有東南富饒之地雖
奉元朝正朔用其官爵每歲只貢米一二十萬石于燕
京而已其餘俺爲已有軍食豐足兵多驕肥諸暨老謝
叛歸之其勢足以得浙東又婺州首軍李質等叛歸之
其勢可以得婺州皆逢而不取臺兵十三萬攻之不戰
而潰　先是乙巳常遇春襲通泰據其鹽場三十六夜
負小舟過澳出其不意攻高郵取之於是安豐合肥淮

安慶爲明有張氏僅全浙閩數路而已乙未幾分師并進
杭越胡秀皆款附獨平江與無錫州莫老虎堅守張之
勢蓋孤前後圍困凡一年日夕交戰臺兵死者十餘萬
平江援絕日益窮促而叛者開門降張縱火自縊臺兵
救之不死械送于臺以弓絃勒殺之尚莫老虎
台州方國珍降自平江既下臺兵勢如風雨水陸并進
台明溫三州皆下方初爲走計備海舟于海既而風不
順遂降後爲宮門給掃死于臺城○戊申福建兩廣平
元末天下皆群盜竊據此三道尚爲守之至是

上命御史大夫湯和右丞相廖永忠自溫州航海徑至福
建城〻城破守城官置酒高會曾不知之福既失守八
閩兩廣川郡皆降獲建寧分省平章陳有定以歸誅之
以其昔殺參軍胡伸困之故令其子胡杜下刀遂加凌
遲海外泗州長官陳乾富來款附皆命以官廣西溪峒
皆遣人貢獻是時長淮以北皆晏然山東王信陝西李
思齊隴西張思道太原王保〻汴梁則皇太子開撫軍
司以總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共譏王保保欲叛詔削
其軍權戊申月九臺兵北征處〻皆望風崩潰自興一

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帝遁不
三日燕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臺兵稍失利遂至太原
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夷關李思齊亦遁既而妻子被
俘亦降張思道皆降秦隴悉平以皇孫崇禮侯庚申帝
棄燕京出居應昌府李都督保保輕兵襲之將帝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以渫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去皇孫
就擒有掌符璽王以歷代章璽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尚之山東降有樞密院判等官百有餘名丞
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者殺之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政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自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黄州知州乃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亚依所授散官盡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准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翰林院祇定宗廟特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備祀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爲然自漢以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古爲古循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盡近世況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皇陵簡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牛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各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上其儀於是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　上遂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

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

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木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刑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内臣避之其以人經刑形体不全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内臣行事國初每有與作俱命内官監内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事視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嚴僨重日數十給季用病痡被楚頓貸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恃不敢離左右復戍二弟共守不少蘇季用得不死特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遠方又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亡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

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之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五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惟然就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陳上台州黄岩人父叔弘爲其讐人告罪當死圭詣所
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
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徙天下朔觀官
至播告爲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
宜曲法開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
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

洪武十一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
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
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
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伍分
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辛巳
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大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
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四
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
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百六洪武甲
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
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
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
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抄
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
演問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有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
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
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
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
一日求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
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
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
正冬至在己未日午上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
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
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
合畧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又驗七政交
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

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筴問朝廷臣曰

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頻

對曰胡主起自沙漠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

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

在德不在險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

者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舡

馬又命兵部遣使籍抗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隷

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

鄭州驛馬戶令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驛

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

豆之費不輕故嘗兵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後

來進何居遂還之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

右都察院在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

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凡

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城卑焉嘗奉焉

有諭刑官之勑獎戒備五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

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以上俱

餘冬叙録泉訟未載

高起居者名華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于永

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爲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千戶

所俾守昇陽門以君之父而千戶億其倦也乃使人代

其役而敎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不

爲指揮敎子顧爲千戶敎子乎敎執守門分也千戶怒

俾日時鎗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涌旬高衣

衾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

皆狼藉于雨中是筝對泣于先伯禾齋從高學因率同

學往請曰某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苦於雨中如此

請益勤固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

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從嘗告先伯曰吾爲起居注同推

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閉目不答久之開濟又數奏如前

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是弃山東大鼻子生

員做的去着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特自分必

死只覔于後侯待
旨即撞死陛下以免此一刀不意獨家免死之命因自思
之同罹法者每見　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
上怒皆縮恧夫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敢[illegible]些
所以蒙　天鑒而獨貸此命也　甬閑漫抄
元世祖至元戊寅西僧楊璉真珈利宋攢宮宝玉奏請
發紹興諸陵許之理宗之陵藏宝玉尤多理宗屍如生
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瀝取之三日截其首為飲
器及陵之事敗飲器籍入官以賜帝師太祖皇帝登極
之年正月戊午
御劄李宣公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
府及守臣吳勉宗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
詔付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函而瘞諸鳳臺門外
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
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世祖在元諸君中粗為白
眉者而不道乃尔其他可知矣高太史季迪穆陵行結
句亦有風刺其辭云棲舡載國沈海水金挺畫入三泉
裏空中玉馬不問嘶日夜寢園伏色起魚燈夜滅隧戶
開弓劍已出空幽臺髡胡猶識宝氣盡六陵松栢悲風
來玉顱深注酡酥酒誤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穷
廬醉骨飲冤愁不朽幸逢中國
真龍飛一函雨露江南歸環佩重遊故山月冬青樹死遺
民非千秋誰解銅南山世運與亡覆掌間起篳谷前馬
蹄散白草無人澆麥飯起篳谷元諸帝所葬也
至正末劉伯温基方棄官居青田山中俠客多從之劉
豪邁負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我
太祖命處州總制官孫炎聘起之炎為書遣使者招之再
往返不起以一宝劍遺炎炎曰劍當獻諸　天子斬不
用命者我人臣也不當私受乃作詩封還之其辭曰宝
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太后雪為誰結
此青芙蓉明珠為宝錦為帶三尺枯皎出滄海自從虎
阜裹干戈飛入芒碭青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
有此物存匣中千年埋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
全狼如日猜見蜿蜒走虛實我逢龍猶不敢彈正氣直
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為霖雨人草書
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文辭甚美劉遂巡就見置酒

與叙論古今成敗事娓娓不休略無扺從劉乃深服謝
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遂致
劉于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悅　以上俟明史稿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
太祖既即帝位昇循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
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此對曰臣妾今死
無祠矣向以先夫獨上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則臣
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

全族赦之徧置海南仍偽夏問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
重兵守瞿塘劍閣成都等處其偽都重慶顧以天險難
攻絕命老弱守之將軍傳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
諸郡遂據城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
守銅鑼峽兵不能進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有清
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
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殯守者震恐無復鬭志
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政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
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內山臺談

張士誠亡國亡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偽稱丞相信
用匪人群小塩皆爭之內之謀畫之臣外之折衝之將
還戚不振國計坐耗以迄於亡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
為　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隆平群太守周依本山陽鉄
治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日縷頻言曰錢穀塩鉄等
籍皆在我汝國欵畱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
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稱快或手加額日今日
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葉德者雲陽人業
星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謟諛悅士信意

汲引抑佞排譛褻謗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
春復至臺城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竿者一月人潘
某者其偽駙馬性驕侈妾美婢凡數十內一為蘇氏才
色爽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于客宴國亡
伏誅臺誠投其首于溷
太祖高皇帝嘗問宋學士濂其人如何稱其善至數四
上曰中豈無一不善者對曰有善則臣與交而知之不善
者臣不與交故不知其為人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

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大
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
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廷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
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爲以虞夏商周四
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
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
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祫非禘也
宋仁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
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
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
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捕閣遏副尚
又謂余言亦
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
洪武二年三月壬辰以翰林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
裕伯爲待制表渙雖豨爲翰林應奉裕伯大名人從父
仕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
棄官富揚州從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特張士誠據
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命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
二十餘背之是不忠也母喪亡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
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于中書固辭洪武元年
省臣復檄起之裕伯辭疾不起　上乃書手諭之曰海
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
有後悔伯拜書遂入朝裕伯博辯善爲說
上欽命以官屢以疾辭至是以爲待制
洪武二年三月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㥄意不可矜志滿則
盈量㥄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陷小則陋故聖人
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淺小物於
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諭
洪武四年七月　上因與侍臣論用將因秦裕伯常言
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
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
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太祖高皇帝以壬辰年六月舉義乙未克太平首用陶安

至己亥名儒士胡翰戴良等會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
史庚子夏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以處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
伯衡等意向文儒蓋七年一統於是矣先是丙申中山
武寧王下鎮江得徐從龍　上喜甚即命朱文正以白
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
之以入特　上居富民陳耕泉家因邀從龍皆盡言無
隱既而　上改故元御史臺為府居從龍於西華門外
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竹杖問否甚密左右皆不能

知未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誕日　上與世子俱
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會從龍子澤死請告還
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歲冬從龍亦病卒年七十
餘　上聞驚悼特方督軍至鎮江親撫其指哭之命有
司營葬賻卹其家諸儒臣中始終優禮之厚未有過於
從龍者也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至江南行臺侍史
御會兵亂避地鎮江云
洪武二十三年福建布政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
史初

上命禮部遣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先成
進之
陳迪守景道少倜儻有志操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
導嘗為郡撰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除翰林編脩進
侍讀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
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晉定曲靖烏蒙諸夷煽亂迪
繫破之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賜召為禮部尚書後靖難
辭起與黃子澄等同被戮
袁　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人

之冠見吾鄉人仕為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
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為
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
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不仁
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為動以為弱耳不才放歸田
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刑骸

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鯢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
起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
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又聞欣
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
之狀類猪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
太祖使之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仕元爲溫州路學教
授時亂兵棄官歸隱閒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
叩天願生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
高皇神聖者以宋濂爲起居注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
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
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
爲脩史三年續脩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濂王廉王彝
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
五人而宋濂王禕復從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脩撰編

脩撿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
官後皆廢罷迄今脩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
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充副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
之事而惟修撰編脩撿討稱史官焉 以上俱儼山外史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
學教授博雅通經敎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
入塞修元史賜幣衣復任尋爲首臣撰上賀表其詞有
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海我耶蓋生者僧也光則

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
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太祖因自爲文傳布天下一變
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西湖遊覽志餘
洪二　仍翰林院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太祖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文曰
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頌　上遣詞衆皆得釋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生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

滁淮者參軍朱思顔曰　上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
更進禹之惡衣食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
臣恐　上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
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之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
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顔見
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
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顔曰汝在前朝頗有吉譽為
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顔又
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上公既遣人捕獲之今奉養民
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三虎一熊皆殺
之分其肉賜百官吳元年春正月有省臣告省臣云
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
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尤良其地有養龍
坑在兩山之中泓渟淵深坎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和先
夷人立栁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只
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蛇蜒上與馬接俟天色開霽視馬
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牧敗而節宣之既產
必獲龍駒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
獻良馬十匹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
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肩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
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路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
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鞴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
吼　上謂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
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牧副使高欽案沙四百
斤壓之人跨襲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柔漸馴適八
月癸亥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亶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
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
監直長馬晉世繪其真形藏焉古所謂龍馬即此是矣
太祖甫渡江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
纂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　上謂曰公卿貴人
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其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
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從學無成亦

知古人行事可以觀成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
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
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
賜鼎等白金五十兩衣帽靴襪等物
侍臣王偉等進講漢史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
起居注魏觀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善未免矯揉高
祖豁達大度規摸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論
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
為頡羹侯怨豈之报而不封雍齒則度量未弘太宗規
摸固不及高祖然駕馭群臣各為己用及大業既定卒
皆保全則太宗為優也
尹堅字潮春吉之永新人修幹多力元末兵亂從熊天
瑞據贛州為兵馬指揮
太祖皇帝遣開平王常遇春下江西至贛州攻之潮春乘
城飛巨石傷常公頰翌日天瑞以城降潮春匿不敢見
將自殺常公聞之召慰曰好男子當如是留置麾下還
朝言于
上令武士四輩與角力皆不及命為直殿將軍外國貢馬
名撞倒山炎官近之輙人立莫敢控　上以命堅堅之
高樓上使人以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
鞍勒從大兵攻燕京執長刀突陣兩手生擒元金虎符
兩將啣刀於口而馳元兵辟易莫敢近以功累官至武
德將軍評府衞鎮撫洪武八年正月淮安府山陽縣民
有父得罪當杖以身代
上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
患難有坐視而不顧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
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太祖賜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
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名給役侍臣進曰　陛
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加從古未有　上曰諸
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疾無人
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之然可必其成材蓋天
之生材皆為世用人君有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
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中有道士以道書獻者　上却之左右請留觀之
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則煉丹

燒藥之說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
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
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洪武初年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
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咨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
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　上默然已而
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言吾怒時若等不能諫
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
言者耶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避寓太平
乙未歲
太祖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為元帥
府令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
諸全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江南
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
騎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
州平遂命守之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
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
任乃命陶安為江西參政改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
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除
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
召入為右丞相廣洋至憲忌其軋己每事多專決不讓
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
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
為不孝
上初未知之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人教炳
奏遷海南　上覺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坐誅冬十一
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
乃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為右丞相廣洋居
位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
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　上遇之特厚
嘗有疾在告賜勑勞問朕頃耽酒色荒于政事以致多
稽遺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
不言但浮沉況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勑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
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過
遠人下勑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
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以廣洋宜知狀　上
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
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
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賫勑諭之曰
丞相廣洋雖相從之久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順言是
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疊至兩番公政不
謀民瘼不闗坐居臺省終歲未聞出視興造從民處所
工之臣徵逆然無知有問無答奉祀諸神所在器不完
心自居太宰之位並無點督之勤公事浩繁惟從地官
不卸決開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
名可紀終歲安享太祿昔命助文正於　誰不能匡正
其惡自當明其不言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揚
憲同署於中書憲奸愚爲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
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以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爲
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如此肆海去所難咎差
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勑以刑之
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冥冥故茲勑諭廣洋書篆隸大
書左工爲歌詩爲人寬和自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
是人以庸懦不之目之大抵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
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今有鳳池吟藁八卷行世
洪武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
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及前毒殺誠意伯劉基事
命廷臣審録
上特自臨問之初自揚憲誅惟庸捻中書之政以　上信
任之重也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
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輙匿不聞私懼
奏差胡懋爲廸檢嘗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
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國公徐達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　上惟庸忿
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冀得其力以圖
達爲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爲　上言惟庸奸恣
不可用惟庸之知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
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　上以基病久不疑

甚死惟庸並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
從子佑貪賄弃推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中井忽
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所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
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私
謀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乘驛傳　上怒責
之曰中原兵焚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辛甚矣使
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亦不能給也責捕
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嘗命至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
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韃靼無功　上亦責
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
庸當朝用事權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
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
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
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
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
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
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因說善
長同善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

懼而去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
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成當以淮西地封公
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
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
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
為存義還若惟庸惟庸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
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
而已惟庸忻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
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
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馬
惟庸即殺挽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
其家　上不許惟庸懼乃與善長及塗節等陳寧謀起
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己者　上早覺朝惟庸
等舉措有異怪之塗節恐事覺乃上變告時商高謫降
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因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
輩何得至是命群臣更結惟庸辭窮不能隱遂吐實戊
戌群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
又言塗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無

以戚臣下之姦宄者乃併誅郜餘黨皆連坐惟庸定遠
人歲乙未事　上爲元帥府奏差轉宣使丁酉授寧縣
主簿陞知縣甲辰遷吉安府通判丙午擢湖廣按察司
僉事吳元年入爲太常少卿尋陞爲卿洪武三年拜中
書省參政四年陞右丞六年拜右丞相
陳寧茶陵人仍名亮通經有治才元末爲鎮江小吏從
軍至金陵命諸將各言事軍帥武人不能言令寧代爲
書陳之　上覽之甚喜召見擢江南行省掾史已亥陞
廣東知府辛丑除樞密院都事癸卯改提刑按察司僉
事甲辰陞浙江按察司乙巳擢中書參議丙午以事降
太倉市舶令洪武元年入爲司農卿廷兵部尚書二年
出爲松江知府尋陞中書參政三年賜名寧坐事降知
蘇州府嘗督稅欲事急集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人甚
苦之呼爲陳烙鐵改浙江參政未行惟庸薦爲御史大
夫益尚嚴酷　上嘗切責之寧不改其子孟麟亦數以
諫寧怒杖之數百至死　上深惡其不情嘗曰寧於其
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寧聞之懼遂與惟庸通謀群臣
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
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
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功
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
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呼曰來遂從朕長有成
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
勿問
朱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聚鄉兵保捍州里元授以義
兵元帥後率兵越濡須經梁渡蕪湖肆掠江東江東合
兵攻之亮祖懼走
太祖渡采石克太平下寧國亮祖被擒　上喜其勇悍賜
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於元數與我戰我軍
爲其所獲者凡六千餘人諸將莫能當將　上欲取建
康未暇及乃舍而去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毗陵遂遣徐
達等率前鋒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
上自往督戰會兵攻之亮祖兵敗獲於城下傳之見
上上謂之曰爾將何如對曰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
耳上壯而釋之留置麾下其後從軍西征所向克捷及
天下大定以功封永嘉侯命鎮廣東所爲多不法番禺

知縣道同上言亮祖十數事皆實 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 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鄉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三年以材幹舉為太常贊禮郎後出知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恣橫需求百出佐吏遑遑奉命不能堪道同至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亮祖至數以威福撼道同道同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道同廉問得實捕其黨悉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詣亮祖求辭亮祖召道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道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能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衛彼械者哀呼求免亮祖竟釋之復以他事笞道同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恃勢陵人道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道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道同性峭直器守甚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道同道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道同釋道同曰徐公亦効永嘉侯耶笞之乃已道同卒下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其為神云

開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敏有為嘗奏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劄宜減省繁文俾民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數月之間獄無淹滯

上以濟有才頗信任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考法以入之無能自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衍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所屬者又為榜戒其僚屬日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後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于眾

旨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已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功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因有禁死者

濬亦不問寄受一囚賂以獄中死代而脫之囚為獄官所發　上召濬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持權罔上傷害良善類如此　上屢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鹽賈人驅賈人示衆更責濬得賈乃沉之又強役其甥女閻氏為奴使濬妹以早寡姑老獨作濬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携其妹并一子歸其姑欲訴濬輒搖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濬瀆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為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濬奏事時置奏札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啓　皇太子至則入不言乃復入奏覘伺

上意務為兩圖奸計　上怒乃下濬獄併執侍郎王希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濬具服其奸狀於是併希哲等誅之初濬父象求朝　上待之甚厚濬亦嘗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濬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為多不法由是見疎濬為人有才辯然陰毒狡險外事訣恍常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濬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　上深惡其諂諛云

洪武初朱文文為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祐被酒醉卧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祐將斬之文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溫悟扶祐而釋之

太祖聞之謂輔臣曰文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匹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成姑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則有穫若割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事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默不言特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闒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謂泰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人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國初孫炎傳

太祖征伐以功爲處州總制初入處州城外七里即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内皆復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隻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王爾又罵賊死徇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曰紫貂裘乃主賜我者當服以死遂遇害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

洪武五年十二月内使奏增餇虎肉

太祖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之

錢魁字吏生蘇之常熟人博學専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省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魁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送於本省聰辨事務數月不得乃有詔募擬奈元幼主文魁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乃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愧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喜即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　以上俱延休堂漫稿

擬皇明鐃歌十二篇　鐃歌戎樂所以建威暢德爲風勸地也古蓋有之近代柳宗元倖漢曲爲唐鐃歌十二篇宋景濂復倣其篇爲宋鐃歌惟茲典在我　皇明猶或未備臣竊惟唐宋之君雖皆以征伐取天下然其始得之也實不能以無愧漢乘秦暴起而誅之雖右勝於唐宋然秦非元比也元以夷狄入主中見斁彝倫而壞風俗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我

太祖皇帝應天而起以布衣提三尺劍與萬民請命渡江之初一征而克金陵再征而憑江漢三征而有吴越四征而中原廓清五征而殘元屏息兵威所加東征西怨

囙不率俾盡不十五年而盡復王帝諸夏之故地焉億
萬載無窮之業乾坤再造視唐宗賓遇之而其功之大
且難豈不倍於漢哉臣竊下既病發無以仰酧遭逢萬
一之深恩獨念之繫御史臣未死之年宜有歌頌舖張
我　聖祖之神功大業於無極而不敢以蕪陋辭或者
治兵振旅之際馬上雖短簫而歌之亦足以上報我
聖祖創業之難而俯念我守成之不易也臣大馬捲死
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天既厭元我太祖起兵收復諸
夏遂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諸路爲越天塹第一

太祖既渡江遂克金陵改金陵爲應天府後十年而定鼎
焉爲
帝王都第二
維金陵帝王都王氣在昔今貞符上應乾德天啓圖洛
爾衆亂乃除我不奉天罪則併後我后后來蘇聲域四

海居攸居三同埜六朝麼渥之水枯之木執華夷盡臣
服正南面且始旭
右帝王都十八句十四句句三字四句句七字
我師既拔江州陳友諒夜挈其子奔武昌爲衢之窮第
三衢之窮圖夂噬亡其窟穴旹乃逝武昌奔江州棄聊
假息此焉偈趁跖不分逢者吠天稔其惡久必斃梟獍
心力忿雖狙狠性日睥睨隙在前死不避
右衢之窮十五句十二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
陳友諒遇我師于番陽湖相持大戰連十日湖水盡赤

友諒敗死爲番水赤第四
番水赤蛟龍驚地震裂天晦冥　皇威赫怒風嘯鳴洪
激水蕩煙焰青挂山退保左蠡攻來突萬死出一生一
麾遂繫萬艘橫飛砲碎盤流矢貫睛肝腦墮水高浪腥
英魂盡哭纏結猜楚驅路潰龍升
右番水赤十七句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五句句
七字
我師取淮安高郵濠泗徐潁諸州皆下之爲長淮清第
五長淮清天日明狐狸逐遁鰌鱔驚負龍奮躍鳳朝鳴

帝鄉只尺豐沛弁比窮汝穎東徐青迎刃之威破竹声
厥角稽首山爲崩天實救之人曷勝坐收夷旻驅膻腥

右長淮清十句二句句三字八句句七字

張士誠據平江稱王我師綫其城執以歸士誠卒死之
爲克平江第六

維彼平江實惟南服控越奠吳有川澤海陸曰泰伯遺
墟我其作牧天厭貞德我用爲臣僕維神器幸何歸
大明升天曆大徵執抗吞欲怒鼓燹負險扼固頑不知
戒我虎臣皇赫以怒齊雲樓崩白日翳十萬降兵夜如
沸壯心屹屹田横臺

右克平江十八句二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
五字六句句七字

太祖既克荆吳承命大將北定齊魯河洛燕蘇秦晉爲
復中原第七

噫嘻中原帝王自立執壊我边防盧盗以入上腥下膻
根蟠蔓緝惟天閔我人是用於色爰整我師以叛夏誅
夷如焚拯溺莫予敢私救之塗炭帝曰咨民有衽席安
以燕彝倫再叙復漢官威儀

右復中原十六句九句句四字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七
字

方國珍據台温慶元阻降陰叛以海島爲窟穴我師討
而降之爲海波平第八

聖人出海波平越常萬里重譯來庭矧爾海寇實我边
氓其龍奮海若鷲猶據窟穴潛其刑恣睢睥睨思逞吻
天威赫叱怒霆聰不及塞心膽傾　帝哀其愚宥爾生
爾骨不朽今須銘

右海波平十五句六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五字句
七字

陳有定據福建我師克取之悉定其地爲蕩八閩第九

茫茫八閩維揚之域昔惟蠻方曰茲上國是用版圖服
于侯職爲臣不來以比有德彼昏罔知安此叛側竊殘
鞬名爲兒爲域惟吏奉天惟民之惻既蕩既平以休以
息

右蕩八閩十六句句四字

我師取嶺南廣東西諸郡皆來附爲五嶺摧第十

節彼五嶺限天地南維王化遠通嶺實與參一夫倡亂

爲天下占蛇蟠蚓結乃不克以奄大肅風炎民遁於閩
天授真人實秉鉞以戡我有虎上其視眈々視嶺若干
授之笑談頃我南服以霞爲黔噫嘻五嶺如泰山函已
維萬世是膺
右五嶺摧二十一句十五句句四字六句句五字
我師至通州元兵安惟帖木耳奔漠北爲虜酋遁第十
我師本無戰仁者不可敵所以牧野征倒戈攻以北嗟
嗟此中原腥羶久狼籍皇天實悔禍再造生民極遂令
義旗鋒竟削穹廬迹奔突夜不遑茫々盡沙磧

右虜酋遁十二句句五字
明玉珍據蜀死　太祖既登極其子昇復盜王土
天兵縛而取之爲執蜀逋第十二
先幾首義原笠通稔奸包惡後夫凶隗囂叉側歸竇融
隴右雖伏河西雖剗吳既定閩廣從中原廓清明虜空
神讐鬼慄萬國同須且據蜀窺發叢鵰張狼顧心憧憧
根蹯拚附華風拒々虎臣氣薺銜隻手竟截峨嵋峰生
擒老黠連痴童再拜稽首　天子功劍閣西峙瞿塘東
右執蜀逋十五句句七字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
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戚加勝国而鋒刃不交四
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中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
昔剪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收
復諸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有矣未聞
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其君墓其国以代
其位者有矣未有戢不交鋒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国者
也自昔中興繼世者在位享國之久則有之未有創業
之初而臨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

目之舉則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諄復者也
以上俱抵溪集
洪武乙亥冬發卒修陜塘山陰天樂瀛湖游内掘得一
物如小兒臂無有識者乘之後遇異人云此肉之也食
之延年抱朴子云山中有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名
曰肉芝服之即爲此仙
述異備遺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皇帝勞之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
佐成周代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

大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
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略消彌群慝建無
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
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
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
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
宜行之嗚呼
太祖之荅可謂臣忠君明上下各能曲盡其道矣
太祖微時始因兵亂飢饉與中山武寧王等聚義結砦然

無統紀號令雖出無所專主時韓国公李善長以爲吏
坐事出亡見
太祖之衆如此説曰觀諸君所爲全無紀律其勢易散難
成大事何不推一英武者爲主使衆心有所畏憚則分
出惟一而勢難分
太祖心是其言不能自定衆亦莫知所推中山王不語已
而對衆慨然曰可爲衆主者非 朱將軍不能如以達
言爲是請即同拜不從請即散去不然恐此意已舉苟
各有欲爲主之心彼此疑望難以復聚也聚衆不得已

遂從言即日拜
太祖爲主師予始聞此言猶未之信以天命所在豈殺人
歃盟耶及觀 太祖始封中山王爲信国公之誥有曰
始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建茲定鼎於金陵遂
作擎天之柱乃信斯言洵有所本可見中山王能識天
子於塵埃之中所以忠貫日月始終不渝而於
太祖所以始終於王恩同父子無纖芥疑貳死猶涕泣不
忘也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
股肱膂心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勲今
边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
將不意遽隕其命天胡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
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国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
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
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国之元勲也遂親製碑
文樹之於墓
太祖初下建康聞上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

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
之為南臺侍御史即為陳遇中行於
太祖遂一二顧問之為帷幄腳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亦猶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是以為
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己之始終
不能為作傳為可憾也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以寧閩之古田人字志道
由元侍講學士入　國朝為金官所著有翠屏稿淮南
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和春王正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敕以陸賈馬援比之又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
劉三吾各名洪武三年卒　敕歸喪仍給如在任三年
祿贍其家
洪武初初置廣西按察司難上使　上以命殿中侍御
史尋適至則寬嚴有體新附者下上相安廣西至今稱
之尋嘗言曰為風憲官者當先置其身於禮法之中然
後能以禮法治人此誠天下之名言可以為訓者則其
為人可想矣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為孟子節文總一百七
十餘條前者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
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今不見印行何也
春秋本末我
太祖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粹之以便觀首天王以
尊正統先中國而後夷狄義例甚精皆　聖制也
國初三科有四書疑問蓋倣元制也洪武十七年甲子
始革而為四書義行之至今云　以上俱懸苞任意錄
高廟嘗問太師李韓公曰漢之高帝何以能一天下韓公
對曰由善用三傑　上沉思良久曰先生吾蕭何也徐
達吾韓信而子房則誰當之韓公因薦潛溪　上曰予
聞其人矣然猶不逮青田劉伯溫有文武才且善占天
象異日功業蓋必有所賴也時兩浙尚未下而劉宋之
名已聞於我　皇朝君相宜其取天下之易如反掌也
翰林朱學士允升徽州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制
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
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繫自
起兵濠上乞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

枉於常鄂公則曰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誠意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
其實今新編皇帝明之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
見耶
以上俱東皐雜記
太祖高皇帝於中都　皇陵四門懸金字牌各一其文曰
民間先世曾有墳墓在此地者許令以時祭掃守門官
軍阻當者以違制論嗚呼此聖人一視同仁以四海爲
家之心也
誠意伯劉基初見　太祖　太祖曰能詩乎基曰詩儒
者末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
基應曰一對湘江玉並看湘妃曾灑淚痕斑　帝顰蹙
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從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
良一借間　帝大悅以爲相見晚　洪武中紹興日鑄
嶺有宋侍郎者嘗侍　上燕語　上曰汝有子讀書乎
誰爲之師者宋曰臣長須某來謁臣留於家以教臣子
上曰可令見朕明日宋與其人俱入見　上謂曰汝作字
師誰對曰學智永　上曰何故學和尚字汝能詩乎宜
爲朕賦一詩其請題　上曰任汝意爲之其應聲曰臣
本山中一布衣偶依親舊住京畿丹心冉冉如雲氣常
繞黃金闕下飛　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日拜刑部主事
国初用人如此
以上俱濯纓亭筆記
太祖行過太中橋見危頂童子售瓜有欲瓜之色童子以
其老董餽一瓜　上歡之還宮命召童已歸舍使者物
色得之童自分必死及入見　上慰諭甚周授官百戶
輦下喧傳爲奇太學生戲書於垣云五車五車不如買
瓜　上臨幸見之而笑引筆續其下云才不如爾福不
如他
今鷄鳴山東廡上有石門朱楯乃　成祖建無遮會施
食臺也或云是　高皇后遊觀之所初　后請于
上曰聞国子監儒壯頗一觀之　上曰吾已禁婦人入
門者刖矣柰何因作此門迮望焉　后退而監中蜈蚣
日出以千數諸生不能存　上聞知問　后而往何主
后曰妾見其中堂高舍兩翼之以爲若蜈蚣然　上曰
是矣改雞籠山爲雞鳴以雞制蜈蚣也即曰無患
崇志堂成　上問主事何某堂功完乎答曰皆完美惟
此堂一柱短臣以尺木接之　上怒曰我家豈容他人

接爾爲我接之可也即理之柱下又造日軌如各衙門之制一主事小之請大其規　上問故答云秀才簿劣倘小而可取必遭玩動　上曰善工成埋之影下曰爾爲我守此弘治中其孫来祀祖祭酒不納乃遥祭於門外

元季有讖云非青非白亦非黄晃以朗朗照千方江東岸上青雲起其中擇子是真王指我　太祖也又民謡云留漢莫起接貧漢莫起屋但有羊兒年便是吾家国至止十五年己未　太祖起兵又二十七年丁未即吴王位前後皆其應也洪武初雲南未下十四年命都督藍玉爲征南大将軍西平侯沐英爲副将軍討之駐軍一山有石牌刻云若要南破除非沐藍過時鄭国公常茂同行怒曰何以無我䝉摧摧破之其下有字云小国公擊破萬年牌後果平定其地

都民有以日曆糊窓者　上察之知逮其主親鞫其人懼客認于老吏吏教之曰無傷也但言家方娶婦而時日失利忽發狂疾術者言得御府物鎮之差臣以曆日出自内廷故用之今疾愈矣其人如教以對　上大悦曰吾曆能主禍福即賜酒饌而遣之

建宫殿畢與劉伯温遊觀告以客計而梁間方有画工設色伯温過以手提其耳　上忽見工呼工問工觧伯温意耳三不應　上乃曰聵者也不復詰

徐武寧王卒　上曜入宫語曰是翁死矣一老宫人叟藥其側即佯睡爐其衣　上自悔失言故蹤之日老妃子睡耶釋之

廖德明江右禽也素習青烏之術臨終語其子曰大江之中金山之南有島焉當出天子女必𡍼我其上三年之中勿啓門也啓則不惟敗事且得奇禍德明卒其子如其言𡍼之歸而扃鑰其門不啓雖至親族之不言也喪畢更三日則滿三年矣會其妹将嫁毋曰所不盡者三日耳啓門何害遂其出妹而欽天監奏帝星見江西分望氣者亦言在此島中　太祖命掘之遍一島不可得一老兵夜聞水次有声明旦按其處發土得死屍已化爲龍惟一足猶存人形目瞑未閉喘喘若有動息者更三日已入于江矣遂斬之鑿其島作神廟其上號曰斬龍廟而廖氏無少皆坐法

太祖燕坐文樓見雲際有物冉冉而下近視則羽衣道
士也鶴駕金冠駐閣楯外舉手言曰上帝建白玉殿遣
臣告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丈幾某月日來取言訖
翻然而去　上頗不信居数日坐便殿道人又至云陛
下不信臣言禍不遂矣某日将遣雷神下擊小兒驚恐
已而雷擊奉天殿　上大驚亟命工範金爲梁以候之
至期道人果到喜曰梁已成臣當取以獻帝　上曰梁
當予女何術能勝之道士微哂曰不難舉手梁取擲置
鶴頸上大叱即騰空起舉手拱謝向西方而沒沒上以
爲仰承帝命甚喜已數日乃語曰此幻術也吾乃爲所
欺遣使詣山陝訪之則陝西茅山道士以分金不平責
官發兵圍其觀盡捕諸道士出訊之其梁也寸斷矣悉
觧京正其辜
旺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朝闕下馬足所踐隨湧
金蓮
太祖甚尊禮之嘗出宮人爲之漯體驗其男根縮小如蓮
的　上嘗宴坐便殿興念欲除去釋氏的達詣闕求謁
上問故的達胡語云不可辨譯者代對云知　陛下欲去
其教故來白耳　上不覺悚然慰而遣之真人張宇初
以道術受眷遇　上命與的達較術宇初欲擅召將令
取西域某国所產玉龍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盂水置前
迦趺乙坐而已約三時返命而踰五六日不至　上心
懈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不驗耶又復設施盡平生精
思求之不復至乃詣　上言的達破其術　上笑命的
達觧之的達首肯命侍者取盂水傾地有頃諸神将以
次而見宇初詰其遲命之罪皆荅云非敢慢也已取得
玉龍子行抵流沙忽洪水湧至遂漫天地不知所之三
三日夜水始退得渡而玉龍竟委於沙河矣宇初知師
道高下拜以謝的達出玉龍於懷曰幸不辱命　上尤
神之
文知州者金陵人躰肥腰垂盡膝夏月失其巾悅無算
既數日乃在腋下已臭腐矣飲餟兼十人　太祖嘗面
詰之女從大得那食盡一州賞力文頓首曰臣官舍有
隙地親督奴婢植茄蔬之屬以供食至兩竹器方飽不
敢擅用民貲　大祖憐之勑吏部改調上州令其一飽
仍面賜一燒羊食盡及辭闕張真人指而呼之曰是老

蝦蟆精尚未死耶閽者請其故曰此東海蝦蟆也不久
世間矣是夕文歸得病卒
文知州善啖　太祖賜一犢食盡腰有声疑其後裂明
日問之云臣若飢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
洪武中蘇州衛外郎倅者以一考辦事南京顧小車㝵
其車徐氏同往車夫艷其美謀奪其妻伺倅稍前直推
其妻歸深山中畜以為婦倅迹其妻不得訟諸句容縣
縣以無車夫名不能理倅乃號泣而去抵京三年畢其
役復由陸行以歸偶停轡水次一婦浣衣池側酷肖其
妻試呼之應諾乃拉入酒肆詰衷曲始知車夫以事久
無夫追冤挈以居道在倅陰候車夫至執而白于官事
聞　上磔車夫於市隣保皆坐罪而倅復為夫婦如初
好事者編為小說歌之
太祖初起兵時野卧作詩云天為羅帳地為氊日月星辰
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太祖嘗有使令戒其人疾行必云〇〇去〇〇來欲後書
之黃紙而無其文乃製趯字
南內初卜　太祖命鐵冠道人相之區畫既分客識其
處而劉中丞決焉以觀其優劣洎進圖本兩人不差尋
丈　上由是服其能當玄武湖之前其初築也土石隨
流而陷　上召中丞問之荅曰此五通神所据　上乃
榜示朝門有能出奇計空湖者賞一老父懷榜上謁曰
山下有灰言訖忽不見　上曰吾知之矣遂用炭千萬
斤應手而堅中丞乃告于　上曰五神不安其居矣明
旦當來訴勿內也　上召閽門戒之果有黃衣峩冠五
人持奏言訴侵界事門者不聽入號泣而去於是王居
以成壯偉堅朴功省財溼而形勢踰於前代焉
卞廟將成尅期祭告矣　上夢一人赬面朱衣手握巨
刀跪謁陛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胡獨遺
臣　上曰卿於国無功是故不及神曰陛下番陽之戰
臣率陰兵十萬為助安得無功　上乃頷之神叩頭而
去明旦命工部別立一廟于旁比前殺其制限三日而
成初　上云用急蓋聽者不察悉用泊木心為之　上
感羽之靈特建英靈坊直其門所司奏諸神皆靈非特
一羽於是改置中廟
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問儒臣曰雷有神乎對曰此

陰陽相搏之氣也何神　上曰卿儒者泥古之論耳朕
昨默坐適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一二尺青膚
而翅狀肖猴兩目睒〻有光向朕稽首騰空而去此非
雷令耶儒臣頓首曰　聖天子窮神知化臣等非所及
於是下詔曰五雷者迹于殿庭其蔵膳自省李普温者
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嘗攻
襄陽久之不拔召普温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
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黒氣起普温曰此怨氣也
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廟
几下

国初富民楊氏爲金華首稱　太祖徵粮萬斛不盡其
一庄及入見　上問粮何在荅曰宴時便至　上曰敖
乃至耶引出斬之二弟逃歸道爲虎所食其家婦女皆
散避衆掠其貲一夕而空

誠意伯劉公伯温本進士初知某縣家有小童牧牛山
中聞樹顛名呼之者仰見一老猴即怖走猴下止之曰
毋恐我將福汝童懼伏于前猴撫之曰空山無侶子當
同善遊出珍羞共酌盤石上又贈白金數星童喜明旦
復往如此月餘忽語童曰明日女主歸家人皆有青布
之賫伯温果自任還入門童即白言主公得毋以青布
須曹乎伯温曰然爾何以知童不言逼問具術猴事伯
温駭命童求見猴許之明旦伯温褁服而往童呼孫公
不應良久樹顛大言云公何侮予寧有訪客而不衣冠
者伯温謝失礼歸具公服更詣樹下猴下見儼然一老
翁也交拜訖喜曰我斬取首核因忽不見有須自樹顛
荷担而至啓之種〻奇味多非人間之物揖就石坐伯
温問公何朝代何地産猴朕不對命童子把酒觴行無
筭其言皆出入經傳或古今奇蹟或山水佳勝談鋒泉
泉湧伯温心大抠不覔盡醉暮而告歸容相往還踰一
年將之官詣猴告別猴握其手至山後石壁之下指以
示伯温曰子知余何人哉上界申日猴也上帝命守書
千年矣今方遇子子其擊石取石言訖不見温伯諦視
石壁鑱扉豁開中有石室數丈旐一石函〻上題云此
石爲劉基所破破之果得石匣命童負之以出回顧石
扉倏合矣得書若干卷皆兵法占猴之術也伯温晝夜
誦習不輟卒用其法　佐　高皇定天下云

国初淞江人作五高士傳皆不屈於　太祖者其一曰
桞惟正被徵至金陵　上問女知書乎以吴音荅曰髙
似孔夫子強如朱文公又問女能詩乎荅曰賽過杜子
美勝如李太白　上不諭左右為之代對時虞人獻虎
殿廷　上命作詩惟正吟曰兩隻耳朵鍚卓堅一條尾
巴揷天起斑便斑得好有此沒道理　上一笑令其供
狀辭不能又吟云上海八都桞惟正見患四肢風濕症
皇帝若還可憐見饒子箇條窮性命　上曰頑士也釋
之

龍江張百户福字宗德年九十二多知　国字故實自
言七八歲時遇一老尼子鐘鼓樓下面刺奸黨字曰
我故某侯家人也吾主被誅吾入奴來巷三月　太祖
皇帝見之問此女奚自宮人曰之叱曰此奸黨也不可
畜之㸃吾面出之吾猶記宮中有老婢潘氏長不滿四
尺而善奕　上戲呼為潘長寄侍奕奕半必命宮姬商
其孰勝或　上有勝形則曰陛下勝潘長勝則不敢荅
也潘長既敗　上令二姬挾之地旋轉数四以為歡笑
或有金錢之賜云

国初刑法之典甚重亦出天定有粮長百許人朝
上命誅之而非其罪刑曹卿以讞　上申前命曹卿曰
此不當死臣安敢奉　詔　上怒曰女不吾承當併斬
女乃不敢言竟誅之　上曰旬日前吾夢無首者百人
伏陛下豈非此曹耶又一歲有三百人臨刑而大臣力
諫得釋行至江皆遭颶風溺死　上曰彼赦之者逆天
也天代朕誅之乎

髙皇一日閱教坊籍一娼生命與　孝慈皇后同大驚召
術者徐奇問之奇云此八字有二局上四刻乃天元一
氣物地相同為萬人之毋下四刻乃己酉丑躍馬南方
去命帶挑花為人之妻　上善而賞之　上又取所誅
囚人生甲條為一帙数以試人或有同庚而禍福殊者
不能齊也其書為武功先生携出祝枝山及見之

沈萬三年二十許主富室陸氏家政一日附魚舟歸中
有黄石從其人乞之與米数升其人曰公欲得石耶湖
灘下甚多萬三許酬直乃滿一舟而至往復再初如箕
次如盆末如弾九日行此惟有石屑萬三又促其往積
之盈室託疾不詣陸氏陸以萬三屢不至自往萬三跪

啓其室視之皆黄金也陸曰且汝不顧我家耳遂以女
妻萬三悉推咨財付之而納粟爲道判以避亂今陳湖
尚有陸道判別墅存焉萬三富甲東南以好賢愛客得
名至張士誠據吳萬三養王止仲于家大事必咨之以
行徐太傅師至齊門使人借犒軍粮十萬石止仲令沈
氏卻之曰吾不敢予也必以師來庶無後憂達遣兵三
萬圍其家設袞陽礮於門止仲曰杀能制剛以布作障
圍宅而拒之礮爲布所礙悉墜地於是使人止之曰乃
今可以出粮矣餉米萬石吳平萬三率子壻入見獻白
金千錠米萬石　上卻之而心嘉焉萬三請以築京城
今自聚寶門至　門皆其貲爲之也其賽翁橋則其子
婦所爲云萬三有二壻一爲吳江顧惟本一爲昆山顧
仲瑛仲瑛好事有名而惟本不夲萬三恒不滿之嘗元
旦日二壻來謁萬三詭惟本數之曰女家貧薄何以贍
妻子且謁不學壻之好賢樂士乎至日中乃與米叁萬
石後惟本爲鄉民通租甚多祈萬三奏聞萬三不可再
三乃乘朝京奏之　上曰諾命官校悉沒其貲戍其人
於衛寬號百家萬三曰爾禍不遠矣月餘家亦被籍吳
江尺籍至今有一項云欺陵顧惟本事即此萬三竟係
其家永樂中孫文度被籍戍雲南今尚富盛
太祖不喜孟子命儒臣刪其言過當者爲節文一編又欲
去其配享象山錢唐時爲宗伯沓課發三矢射之不退
上感悟命醫治其瘡初祭先聖黴去亞聖公像須臾大風
驟作百燭俱滅　上心動復其像而風遂至　上曰其
孟子之靈乎祀乃不廢
国初朱善爲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如
何荅曰卿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
物有龍泉大阿　　以上俱治城客論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陰如鐘父母疑爲不詳
幾不夆及成童嶷焉荘重不習鄉中輕儇態至止任辰
戰黄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
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使無後挺身出
語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賂
以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
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
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

爲不義屈賊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即死何畏乎賊壯
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束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
者頗苛刻矣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山下邂逅婦人獨行
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
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
掠皆引服屬退菴畧案退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
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人賊乎悉付退菴遂列之庭下
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
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
料事之審退菴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
不能亂況殺之乎周稱服

蜀南部王樂善天爵洪武間舉賢良入見
上問曰汝讀何經且試其欽若昊天之文稱　旨又問汝
知縣知州如何做對曰首要得民民心既得則州縣之
事治矣又問汝知知府如何做對曰戒左右勿遠州縣
之擾州縣無擾則府事治矣又問汝知布政如何做對
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強對　聖聽　上喜曰譙
而婉天爵之對也遂授大原府知府綽有政績吉水解
學士縉穎悟絕人五歲誦書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
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百氏十八
舉鄉試第一十九舉進士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
同登第
太祖嘉異授公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一日諭
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以聞即具奏大槩言
皇帝陛下得国之政非唐宋所及惟頭喜怒一聽於天理
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
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
繁太繁則民玩又言大經殘缺甚於禮樂宜正禮經及
博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
宜備也廟之制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之倫經
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
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
重輕又言宜敕有司以時整葺武備頒設弓手課之射
教民以農隙無習兵設武舉以収將材又言廣鄉校前

代易有書院有學田有項士庄宜修復以教賢士夫言
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
上立嘉納遂拜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諸御史欲
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　文廟
嗣位擢侍讀學士其教學者嘗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善行草求者即與之且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故
後人藏有墨蹟者頗多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
也常卜日葬其父驟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號翼日
雨止葬畢如雨初時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
夢母告以葬所隣翁歸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
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
父壙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善吟詩有集行於世
臨海趙大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書趙蠶婦圖云蠶
未成絲葉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
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
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声及歸嘆曰昔趙清獻
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以上俱仰山脞録

鄱陽張公琬字宗琰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
事中調户部主事
高廟一日問曰汝職地官天下民数粮稅汝知否公不事
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曰汝可謂能盡心者庚申謹身
殿災　上不朝者閱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
臣不可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群臣方以嚴見憚俱
莫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户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
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以東湖小浦濱春來景物
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峯連薦福雲風渡鼓鍾
孤寺曉烟横楊柳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
得且陳　上爲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
平市復有優　詔赦之已無及已死之年甫二十七鄱
儒竹居楊甫笑公詩云年少曾聞事
上皇朱衣絨美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短
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潮陽至今臺上青雲
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　賜葬築江右之人不許任户
部官或云懲於公也

金華張公尚礼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爲人瘦小人以兜
臉張呼之一日作宫怨詩云庭宇沉〻晝漏清閉門春
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居王寵却被黄鸝叫一声
聖祖以其能摹寫宫闈心事下蚕室而死 以上俱中洲野録
長洲人沈勝五無子以連襟之子孟達爲嗣改姓爲沈
名伯剛奉父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運坐當誅伯剛
請代之父不許強代之同數二十八皆致極典時伯剛
年纔七十
太祖憐其小而問故伯剛以父老對特賢其孝而宥之后
伯剛年七十有五而卒其子浩今復孟氏云 紀善録
国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
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上録姓名鄉
貫試録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国初歳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
昌志載云礼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
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盖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
有式的国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
生光顯他父母您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
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
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歳時其母居孀若於里胥催徵之
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
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宰
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作應声曰小
小春松未出欄枝〻葉〻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
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以上俱百可漫志
新城劉子猷紹洪武中應童科時年十二鄉先生試以
歳寒三友詩援筆吟曰君子虚心問大夫梅花何事不
稱呼梅花細答松和竹識得調羮手段無人皆嗟異後
舉翰林應奉文字潜溪諸老生爲交仕終國子助教
高廟時制科所舉進士廷試多用詩賦其稱 旨者輙授
美職泰和蕭鵬擧𦍑擧賢良賦指佞草絶句云昔在堯
階指佞奸奸臣一見懾心肝只今 聖代多賢輔盡日
階前翠色閒詩奏
上授蘇州府同知
高皇稚喜詩嘗徵甫人吳源杜斅龔斅趙民望李祐既

至命爲四輔官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嘗侍遊東苑賦句
上曰路蟠龍虎肇豪英杜敩曰五色卿雲炫日明吴源曰
王氣瑩然垂景象龔斆曰民風樂爾見昇平趙民望曰
山河百二金陵最李祐曰宇宙千年　帝業成　上曰
暗憶六朝興替事杜敩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
恩禮優渥冠于一時
淳安盧希正義洪武初以進士知建昌府九載辭歸橐
無餘貲吏部侍郎洪公輿寄詩云袍笏賣來供國賦詩
書留得當山田清貧自遂平生志素節應爲識者憐夫
以二千石之貴而賣袍笏以供國賦其廉可知矣此詩
可謂善稱人善者　以上俱蘭莊詩話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上
逆旅枕石眠草籍上中夜有兩人起與語　上潛聽之
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
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蹦籍而卧
宮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
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綿脚
端石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
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高皇帝嘗怒一内侍洒掃不如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
猶衣金圈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遂見内侍前有拱手立
者一人狀貌衣冠畧無小差甚疑怪之既而得旨榜刑
方觧縛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爲魂魄云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
高皇朝累官户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葬郭外他
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
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内使家人以錢畀汝乃登岸一
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
公附舟丶丶門今安在詩曰無之頤地上有足跡循之乃
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以上俱庚己全編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革
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
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閒人擅過湖
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

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嵩墉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
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
基心念深哉
勝國以前四岳四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
我　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本主曰東岳某鎮某海某瀆
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
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
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

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
悉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郊廟　拜褥褥心以紅布為之　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卧榻無異
宮中每日進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
先
孝陵聞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册覆盖在龍江沙

上護以朱櫃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以上俱東谷贅言）
高皇帝即吳王位未有年號就以甲辰一年乙巳二年丙
午三年為稱丁未始稱吳元年戊申改元洪武予獲覩
建文四年曆日是以知之或云丁未以前太祖猶用小
明王龍鳳年號今蘇志載撫諭平江檄文可考曆日蓋
後來所行故不著龍鳳而稱甲子爾
蜀王　太祖第十子最為　上所鍾愛封國成都所賜莊
田歲入不貲富甲諸藩而　楚王封武昌其勝槩亦為
天下第一故時人為之語曰蜀府錢粮楚府城墻

洪武初元之遺孽梁王據雲南未下特尚書宜興吳雲坐
事遣至京　上命往招撫既至王逼令胡服辮髮以見
公曰　朝廷念一方生靈不忍遽興兵革特命撫爾敢
辱天使乎吾有死不為汝屈遂被害王壯之藏其骸骨
于獨孤寺後雲南入版圖始知公死事命給驛歸葬蔭
其子散歉貧不能還以公嘗仕湖廣參政因葬江夏遂
占籍焉後益貧弱不振吾蘇李范菴先生應禎奉湖藩
得公死事首末既為之傳復賦詩予云前輩銷沉已百
年將家猶記楚江邊肖臺事業今猶重流落兒孫孰與

慚俗美晉陵知尚德名闇杜甫信稱吳薄田數畝三間
屋忍不令渠迓故園自是公之忠節始暴白於士大夫
間矣

吳琳湖廣黄岡人洪武中由起佰非發吏部尚書既致仕
朝廷遣使廉其居上使者至舍傍見農夫蒔稻有一老以
秋分布下田問曰此有吳尚書在家否琳曰吾是也使
者還以聞　上益重之

高太史季迪年十八歲傾長而未冠嘗往問其婦翁周仲
達之疾翁聞其善吟壁有蘆雁圖令賦之季迪援筆書
一絶云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闊水寒
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翁笑曰若求偶乎命擇日妻
之

蘇郡舊治張氏據吳日以為太尉府增樹雙闕極為雄麗
国兵入吳悉焚燬重改今治蒲圻魏公觀來守蘇以府
居民衛之下即舊治新之将遷焉先是公以地理家言
吳城無蛇門阻閉生氣将闢之後民挑濬城中諸委巷
相傳即故吳時錦帆涇也武弁以公嘗輕己因御之至
是密疏于　上有開覇王之涇與臧王之跡之語　上
遣御史張度徵行廉其事以高季迪嘗撰上梁文王常
宗因濬河獲佳硯作詩並目為嘗俱逮赴京季迪吟哦
不絶有云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又云自
知清徹原無愧盍倩長江鑑此心果不獲免門人呂勉
痛其師死非辜徙居城外絶口不道文事永樂中時禁
稍弛乃曰吾高槎軒弟子也出先生諸稿以傳

洪武初知蘇州府金公綱以本郡糧額不均上疏乞減重
額觸高帝怒戮於城中樂橋懸首郡治之門 以上俱泷津録本

蘇州府知府姚公善愛人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
有賔重光博學能文隱於醫姚公過之賔不為禮姚公
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賔衣毋氏布襖持扇徉狂踞坐姚
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暨三過之始款論
如平生又有余貞木者姚公以夫既之而誤送錢芹芹
以太守所既勉為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言既未事貞
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芡錢芹所乎則吾拜賜均也
姚公曰錢先生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
迎之芹曰吾民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絶吾
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為儒賔也以賔主相見必在

郡學乃可以復於姚公姚笑而許之明日詣學序己先
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侍序〻無所置身若以儒見侍
請訖會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見拜序袖出書授姚公
即去姚公甚重之序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
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為文多不屬草頃刻數千年不
難一時才明大謀時抗有王洪希範吳有王進汝玉閩
有王偁孟陽常有王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
孟陽嘗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内吾四者足以撑柱
東南半壁識者謂其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礼闈時
文淵公總裁国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
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為祺發者公為其子疑有私且書
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
国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籍此頗忤
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亦因是　修王汝玉作神龜
賦　上親定其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次
之何也縉曰玉文甚妙臣實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語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
既上　上覽之益喜時黄文簡公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也朕覩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
汝玉以此自矜退多傲　王孟陽不自安南還得罪乃
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温恭不露雖喜吟咏未
嘗以此自多觀其所著筆撮書等作則其所養者保矣
故能含私保榮以賢名始終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以上俱縣笥瑣探
盱眙灵蹟鄉相傳本里有二郎庙一所富時　仁祖寓居
其傍因生　太祖其夜鄰里遠望光火燭天至曉視之
庙徙東北百步餘初生於庙西池河取水湔浴忽有紅
羅出水遂用衣之因是鄉人名其地為紅羅幛所生之
地至今不草前有明光山後有紅庙今封為都土地庙
洪武十二年　太祖召四輔官吳源杜斆趙民望李祐遊
東苑命聯句作近体一章云踞盤龍虎聲豪英太祖五色
卿雲炫日明臣斆王氣埜然垂景象臣源民風樂尔見昇平
臣源山河百二金陵最臣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祐暗憶六朝
興替事太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斆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製之盡善盡美然居臣之間情礼藹然與明良
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沐英字文英年八歲值兵亂出走阜間　太祖過而見之
呼之曰能從我乎曰能遂就　太祖俾後騎載之名周
舍與保兒道舍輩二十人同爲義子及長名文英爲帳
前親軍指揮與朱文政李文忠何文暉朱剛等皆以文
字列名及　太祖即位俾各復姓而文英更名英字文
英焉征陝西諸番有功封西平侯爲右副將軍與傅友
德藍玉同征雲南克之及歸時新築京城工畢
太祖燕見諸將謂之曰今京城可攻乎將莫對沐英獨曰
易攻也　太祖愕然問狀英曰伐鍾山之木塡與城脊
覆之以土即如履平地也　太祖乃默然罷明日有旨
沐英一枝軍馬過江聽候奉使之鎭守雲南在鎭數年
英恐召還杀之也乃漆目爲顛不候召徑歸投　太祖
懷中曰父皇置臣於雲南今病如此是杀臣也臣死不
往矣　太祖慰安之及入宮語内人曰我常欲殺周舍
今雲南風氣之惡如此若久居其地必死矣乃以貲數
萬俾復往雲南置田產労而遣之英得脫喜甚疾馳去
久之英無恙　太祖乃遣使賜英朱匣一發視之吊一
段也意令自盡英不忍復遣内侍齎鴆酒一罌牛脯一
脔賜之至滇英出迎内侍即武安王廟飲之而卒輿歸
斂殯還葬京師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襲封西平侯昔
劉封李嗣源李從珂皆以義子啓禍　太祖鑒前代之
失故決意去英使其子孫世爵以報之神謀遠慮萬世
莫及也今沐府有盔一軸嘗懸之堂中畫小兒伏草中
一人騎而招之蓋　太祖圖英相遇之始賜之始賜之
使下忘艱難亦有深意也今人謂英爲胥王肥非也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
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教
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任子舉于鄉
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詔還賢能以補憲職遂擢監察
御史度以耆望振一時彈劾務持大體　高皇帝重之
時諸勳臣連姻帝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
朝著爲之屏迹嘗建義之張以許遠廟于歸德州以勸
忠　上亟命有司舉行馬魏觀知蘇州治張士誠故宮
爲府署有司以爲言　高皇帝使度偵之度变姓名爲
日者入吳縣學宮廉其實還奏稱旨或言度在吳縣學
宮每師生會膳度就食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

情盃歟　上聞而深嘉之尋誅幾輔諸郡守擢度知常
州府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偬不廢文業
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教藹然大興前郡守何用修公
廨建庠序祠于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為
病治行為畿輔第一遂召為吏部侍郎會條舉選法之
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贈其父後礼
承事郎吏部侍郎母林氏孺人進本部尚書兼鑑人品
銓選得体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譴閑
戶一夕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為人清謹有用世才鄉人
尊之以為有崔清獻風流云
国初馭下多從重典蕃臬守令稍有贓罪倮印未燥即逮
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次旬已位朱紫矣
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卹民以忝崇祿由中乞
外百戢釐舉張度守嘗旹　朝廷方遣使逮京甸諸郡
守使司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為捕度也度方燕飲聞
之笑曰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為大
夫有死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己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
矣

蒲菴禪師豐城古牛背人黃姓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
取易卦語識之當元亂而隱祝而髮入縣之葺菴堂後
避地會稽山中復主慈溪水定院以不能見母作室院
之東偏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以示思親之意又主
勤之天寧寺又主杭之多隱寺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
怪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去髮
畱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畱鬚表丈夫上笑而遣
之嘗承召賜食以詩謝雲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
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旆動龍光金盤蘇合
來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聽
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歹朱
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
我而不能何物奸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斮雙垂
圓寂於冊堺之下盖已得道而成佛也
紹興燕柴政洪武初為老人解粮至京　高帝召見問時
事久之竟燕色变　高帝怪問之燕對曰臣新食催舊
食耳遂命如厠以其善既還復問之曰漢高祖殺功臣
唐太宗封功臣如何對曰漢高祖非能殺功乃功臣自

殺之也唐太宗非能封功臣自封之也　高帝善其對
授東東布政使燕辭曰臣有布政之才無布政之福改
參政蒞任三年　召之焦不逢　高皇帝意遂欽桑李
洪武初遊方道士簡雲巔至廣州有道術狀若風狂然驅
風雷伏妖邪咸有奇驗嘗與人遊蒲澗病暑能合陰雷
如蓧獨凝坐上鄉人以早請禱雨則爲壇踞坐書符焚
之有頃雨應又嘗以指畫人掌俾握以放震雷轟然城
比一女子爲邪所憑簡是之曰老黿作祟耳因呼叱四
向指顧少間一番人擁陰颷逾垣而入手持巨黿鏗然
墮地簡檛之去視黿死矣邪祟遂絶
国初都督馮誠從潁公征雲克之就鎮守大理府暇日嘗
題其形勝中一聯云兩關虎踞吞滄海雙塔龍飛上碧
霄　太祖聞而惡之遣校尉着鐵尖屨都司後堂踢杀
之取其首去
太祖勞征南將士詩曰大將征南志氣豪腰橫秋水呂虔
刀風吹鼙鼓山川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
種穴中螻蟻豈容逃太平奏捷師旋日朕與羣臣慶百
勞武云此詩乃　賜廣西總兵楊文者俟考

世說凉国公藍玉長身赬面容貌若神初爲偏將所向輒
勝及爲大將擄元妃及獲納哈出以歸　太祖甚敬之
賜坐王武人粗猛不遜及元妃入宮
太祖知玉嘗私之怒後待朝玉之偏裨有所請　太祖不
從怒叱之凡三叱不起玉見　太祖怒甚即以袖揮之
偏裨即起太祖思念曰玉能用其衆矣於是坐誅凡所
殺萬五千人向之偏俾盡死世言　太祖三叱不如藍
王一揮然禍萌駗兆亦以此也
潁国公傅友德初從李喜入蜀後棄喜來歸累戰有功勛
蜀功友德爲第一爲大將軍征雲南取之進爵久之藍
玉以罪被誅諸功臣皆惧王弼貽書諸將曰當合從連
衡友德亦列名書中偶爲　太祖所得怒未有發也一
日宴群臣故事凡賜宴則席間殽蔬盡收以歸友德從
者偶遺蔬不收爲司事者所糾　太祖入責其不且曰
聞汝有好子二人其隱見朕友德出　太祖復遣人追
告曰可攜其首來友德歸呼二子斬其首左提之右尚
執劍以往見　太祖陽驚曰朕特戲耳何遽如此忍人
也友德怒曰汝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以劍自刎而死

太祖怒曰文德持劍入殿廷將欲害朕不得便乃自殺也遂分其家屬爲二一徙遼東一徙雲南

國初詹孟舉汪廣洋善楷書尤善太字詹嘗作太學集門字畫遒勁第用趙 太祖見而怒曰安得梗吾賢路遂削其趙式云遂殺孟舉

國初開濟爲刑部尚書聰明絕倫制度多所創建今天下戶口冊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八字濟所定也 太祖每欲殺之一日牽至鍾山將斬而沈之濟臨刑整衣向江作長揖者數四監刑者怪之以 聞 太祖召問故濟對曰臣見伍子胥於江上語臣曰吾遇昏君居以致此汝遇明君亦胡爲致此哉是以揖也 太祖笑釋之俾復位一日復牽去斬之濟出忿言曰汝戶口清矣今殺我看汝如何清軍濟既死 太祖問監刑者以濟言對 太祖怒曰何不奏聞而遽行刑併監刑者殺之迄今清軍無良法初濟知 太祖必欲殺之也嘗燕見 太祖問曰濟爾何聰明若此濟高聲對曰聖人之心有七竅臣之心有八竅 太祖默然至是剖其心視之無他異乃悟曰開濟死猶罵朕世咸言 太祖不能容才愚觀臺官論濟狀則濟之驕忿矜愎亦有自取云疏曰嘗謂忠伯體國斯能有成枉道事君鮮不自敗今刑部尚書開濟始由亡虜之遺臣州縣薦舉首任國子助教不思共助時艱陰搆憲臺大夫托疾還家再蒙起取天子弃其素行錄其才能試用刑曹實登憲要稍見薦拔誕肆奸邪飾私智以欺 君逞小技爲盡職欲使百司而畏憚誅制五部以招權外施忠勤內懷詭詐或退朝而留後顧望盤桓或當奏而不言審潛浸潤多設簡繁之計實開苛細之端奴視同僚擅問侍郎之罪主使屬吏陰報鄉里之讎奪寡妹之財見利戕親賣義女之兒倚強凌弱掌邦禁而不自禁正人倫而壞彝倫貪婪無厭罪惡昭著至盜圖老父之神亦煩 聖君褻瀆 勑諭之軸借倩中書又加戒刑之榜本法司遵守之文妄行奏請掛之 東宮持白刻牌建之部署群小阿附漸成朋黨若不亟加剪戮慮恐滋蔓擬合將開濟明正典刑籍其家財奴其妻子仍開不法情犯備榜諭衆

楊彝字宗彝號萬松會稽姚江人博通經史工書畫尤長

於詩僧來復素以詩豪自負少所推讓宗彝弱冠與之
娼酧獨見稱賞贈之有楊家兄弟最能詩之句以人才
存爲倉曹久之爲都察院司獄轉長泰主簿以子被謫
偶戍普安宗彝即弃官之京師依宋侍郎以居　太祖
聞知其能詩令其自陳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
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無依望久不歸日照九
重恩莫報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常繞黄
金闕下飛　太祖悅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命還其妻孥
由是朝士遇宗彝輙曰黄金闕下飛來矣猶曰張三影
也從　懿文幸華山盛有所作妻孥竟未還宗彝乞致
仕就養以卒按戴濯纓亦載此甚畧 以上俱月山叢談

九朝談纂

成祖

成祖賜教庶吉士曾子棨等三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
令背捕蛇說莫有全誦者　詔戍邊而貸之令找犬木棨等以
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　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病逸漫

記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棠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成祖命御史察其得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廷
辭請罪葛棠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
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
罪乎令王回國必加罪於彼遂急差人及至來至取奏王者
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
成祖眞英主哉 青溪暇筆

成祖一日謂通政使定日尚書蹇寬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

小人中之小人　上雖知其為人不同能各任其材曹無廢
事後元宵觀燈命大臣皆賦詩詩成有鈔幣之賞客亦為一
首進
上卻而不顧曰汝素不能也因賜餅餌數枚以報之　上之知
人至矣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興行三加之禮禮畢赴瓊林宴入宮翰林與
王直王英齊名称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惜
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云
成祖晚年有易儲之意一日命袁忠徹先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往相　宣宗曰萬年天子自此國本固也
曾詹事棨狀元及第其荅策有萬餘言
成祖喜其才贍命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棨殁成宣榮作文祭體
素肥又夏中至則有汗如雨　上將視其草忽獻其汚鐵遂
起及追其文上亦無佳賞亦一時之不遇也
太醫院院判劉觀常侍
成祖左右大暑中　上方束一帶乃片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
如何即奏曰片腦性寒傷腎性有香耳　上遽命解去又
上晚得中風疾常服麝腦諸香藥又問曰可服此否公曰香藥

如油入麵終不能出　上遂罷公之見信如此蓋由潛邸之
舊人也已上俱寓圃雜記
神木廠所若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賸物也其最巨有
擡匾頭者擡木其頭扁蓋當時穿之以施牝牡力也廠中木惟此最巨守廠者時以擡匾頭呼之入者必觀焉
圍二丈長臥四丈餘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廢莊不時
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匾頭類吾不知
其幾或謂當時無匾頭者因其人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
之称或謂非常有之本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拱曾西
墅榮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南京公

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服人力事聞
詔封其山爲神木山焉厥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
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
小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刋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
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爲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者
工頗視讙譁踴躍事文廷臣稱賀
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荅神
貺蓋其詳如此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
在官任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一鷄胡怒曰飲食之
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
始終之志爾人好大嚼非不爲吾累乎故三宰大邑不携妻子
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
豈無摺摭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
之書論居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
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刬婦小人輩
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悅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
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訾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
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已上俱悟冬飯錄 交
趾唐堯宅之漢州之建具割換亦然宋不統始失迄元之彊
大竟不能郡縣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貴以公主至三
圜城都抗衡中國然今卒爲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
理從故地勢瞰下雲南而我 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剿厓
山奢開廣稍兵交趾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
朝永樂初破交趾立布政司以從漢舊備矣尋又棄爲外國
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揮自交趾
歷三世而家之明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趾之民心而
再不可聊者其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趾矣至弘治初
莆田彭公韶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以贊大臣之功此譬
諸人家父母遺有田土爲強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
因棄之以省公妨柰可以顧張之以爲功無乃不可乎以交
趾之勢較之雲南則沐昭靖王張史書之功深且廣矣沐忠
敬王晟初征麓州特駐永昌久嘗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揮浣
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顧笑曰汝
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
遂卻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免行將術凡思任用黑犬等
物有識皆嘆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爲奇功各陞其子曰
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我朝遷鼎北平雖
成祖弘規遠畧然本
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　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
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北今南京如何衆對曰胡主起
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
京興王之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
止今國家控攄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之基則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送衛之休也
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其給事中同事一日借宿于天寧寺
給事早如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屣而行急事急事某
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善然不著給
事之名氏一日閱求豐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字
逸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蕭弱冠天才逸
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爲樓上秀才廷有大議時一
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
幾活水兵中病卒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爲官斂而歸之
以此參彼時事正恊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以上俱丙山晝談）
成祖文皇帝於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五日爲姦臣齊泰等變
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
漢州攻圍真定九月援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
壩大戰大捷五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
日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十月克滄洲十二月東昌大
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三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
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眉
山靈璧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至泗州降之過濉河六月渡
江十七日平定京師
成祖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　母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
數十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夜使人
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姚廣
孝蘇州妙智庵僧也本名道衍讀書能詩天文地理陰陽術
數兵家之學皆造其妙洪武中　詔選十高僧錢侍

諸王廣孝與因私謁 文廟曰若蒙 殿下不棄當奉上
白帽子戴孟謂皇字也華除切 文廟有意靖難偶出對聯
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
頭誰作主既而相與密謀忽承運殿砥吻隨地忘悪之廣孝
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及出師廣孝常居守運籌
惟幄蓋師之起實廣孝首贊助之後官授太子少保封榮國
公謚恭靖
李友直北平布政司吏㓛建文中廷臣有因本藩不法遂建
議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為北平布政司昺至日
求王府細事將不為利友直密開於 上義旅既舉遂擢用
之後官至工部尚書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友直首告
布政司張昺謀叛奉
成祖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欽此除右參議前
去揚柳青等處拘收粮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濬
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參政敦資守各門既而聞白
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兒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
長盧截南軍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
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又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

奉孝謀守門
譚淵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是年七月初六日於端禮門擒都
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定及鄭村
壩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至夾
河搏戰所乘馬蹶被殺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衛衛副千戶靖難師興惟
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王與王興為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
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九門撫綏城內外
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蘇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
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灤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
衆敗走追及於月樣橋執其總師都督楊拒藩等後追其餘
衆於漠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
炳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千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炳文衆
尚數萬復列陣向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衆披靡自相揉踊
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
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
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撫輯其衆而還
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壩與景

隆兵過大戰敗之城亦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敗散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爲銑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顧左蹻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先其寨擁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鐘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者降萬餘人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鬬志然　上得之即遣還不留王從攻滄州克破其東門入城斬首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于藳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級進畧彰德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乗稍却諸將旋師獨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輙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璧敵盛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僉聘平安恭將馬傳徐真等三千餘人獲馬二萬敵衆者死尸蔽野原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後封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

張玉洪武未調燕山右獲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黒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衛都指揮同知戊寅

朝廷用說加兵親藩事急

文皇舉靖難之師惟恠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定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玉正色數語決中咸中幾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蘇州將爲後患蘇平餘不足平時蘇州守馬宣謀起迎兵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并執指揮毛斗王之共可用釋不殺送詣北平遂撫軍民是夜急摧遵化擒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遂簡敢勇士日四皷登陴其城門將士比入城中如覺守將率衆拒戰執而斬之予不殺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從至滹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漢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隨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討取涿州

雄縣生擒潘楊將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
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乃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向與度可必
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降
我軍乘勝可一皷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
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炳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右副將軍謝馬
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
級獲馬三萬匹安陸侯吳傑軍　上詔王諭曰汝之功也
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
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引既平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
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免後顧從
之後從功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
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
師王請先攻其营然後歸援從之徑擣景隆营大戰三日城
中亦皷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及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
州進攻大同悉下諜報景隆資濟李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
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馘無
筭景隆復大敗孜除卒退保濟南衆勝追緊圍其城旣而觧
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决戰　上以
數十騎逸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　上已衝繁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數百十人王亦被創而殁十二
月二十六日云後以都督同知再追封為河間忠武王
武勝燕山衛千户以驍勇著稱壩上白溝河槀城滄州夾河
東昌之戰奮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御命渡江遂為敵
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贈北平都指揮僉
事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充征南總兵官旣歸
靖難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兵敗被以献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手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
公亦泣遂遣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復心之寄姚素不習兵事
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宗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

共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皆合機會用皆有效數命公
出將兵固辭使臣侍左右曰倍論議得效尺寸足矣傷公甲
胄力剴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
後封鎮遠侯

李彬濟川衛指揮僉事洪武中未從潁國公征北屢有擒
獲
文皇居潛聞其驍雄召見語與奇之遂隨春注後領兵駐劇廣
昌靖難與兵公為前鋒首率兵攻克蘇州進指揮同知攻克
雄縣漠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拔永平下大寧劉壩
上取廣昌明年壓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
明年折敵軍橋繫敵棄城追奔順德略地定州進都督僉事
冬戰揚村中傷俾遂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護
中宮至京封豐城侯

孫巖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
文皇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
圍數匝起土山臨城攻西門毀樓堞公率衆拒力捍禦城頹
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
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運舡三百餘艘資糧無算以
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
登城力戰矢石雨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將平
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
出是示弱也不及若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
數有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復來攻
者後封應城伯

陳珪燕山中護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
內攻奪九門九門從征雄縣取漠州繫真定援永平陞本衛
指揮已而攻大寧戰壩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
克克耳山三十四年破揚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
年援蘇州追敗東軍于別山遂留守北平

劉中手大興縣生員洪武三十二年破逐守安定門中心敵
壁當年入　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督運
糧儲辛巳差同內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運臨城中手與陳
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

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北平日從義旗克密雲雄縣真
定永平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蘇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
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及攻西水寨克東阿東平
汶上大戰東昌及夾河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永康侯

薛祿以戎五從攻蘇州遵化援齊雲攻雄縣敵漢州戰㒷定生
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
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祿遂先
遇其哨騎薄戰敗之　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壩大敗陞指揮
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遂從南征
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大戰東昌祿
以五千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千餘匹敵悉
衆來追復奮戰大敗之敵伏兵以邀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
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戰陣數

十合戰敵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筭明日戰單家橋祿爲蹶
爲敵兵所得拔力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
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
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沛下之繼戰淝河大店小河沂
堤靈壁遂渡淮渡江入京師後封揚武侯
陳賢以獲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漢州其年冬陞
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於海難退敵于塔河解通
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北北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以都督率兵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錄功封平江伯
　吳中爲大寧都司經歷
文皇師至大同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蘇
　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都守城後官至
　少保工部尚書
　全忠鄞人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内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史
　後官至兵部尚書

　徐增壽中山武寧王達之次子
文皇靖難之初有翊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追封定
　國公子孫世襲諡忠愍初增壽兄魏國公輝祖與齊黄之謀而增壽獨以百口保文廟無化蓋輝祖盡忠拾建文而增壽宣力於文廟故今兩公並傳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制封奉天征討官員
　都督僉事爲中府左都督洪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爲左都督左府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右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巖為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趙彝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

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崇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英國公謚中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十石子

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

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督指揮王聰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

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成安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

孫世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無階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持進榮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茹瑺為奉天翊運守臣文臣持進榮祿大夫
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給
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奉天翊運宣力武臣持進榮祿大夫柱
國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奉天翊運宣力武臣持進榮祿大夫柱
國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
使
谷府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為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持進先祿大夫
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為持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　以上俱靖難功臣錄
少師姚廣孝姑蘇人初為僧於仰山寺辭性超絕法力殊驗
以　文廟兵起而靖難之功居多朝廷深寵之異永樂間領
勅往蜀雲臺觀慰諭驛路伐有迎候行至姑蘇寒山寺輒駐
命往觀之會有異色曹三尹見而訝之撻之二十姚漫不為
意須而撫安會集少師出一時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
循帶御爐煙無端撞着曹公相十二皮鞭了宿緣少師以為
生前者耳衆知之遂成大笑身起　未尚寶忠徹柳莊之子
風鑑之驗不可悉舉閒有二事述之永樂中長州祝公顧尚
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
焉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參閩
書乃云大參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
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揚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
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
靖遠伯揚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
尚寶亦神矣哉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審就學於前貞木
先生每放飯輒就逆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家蓋中懷出一
糠餅脯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拾家以為常一日俞出而妻失

留之俞帰諫𡊮曰汝不能体吾意以恤人之孤何𡊮為哉乃
改頫数年後繼以布衣而仕翰林撿討未必非勵志所為也

以上俱西𦊰雜記

太常卿崑山夏公景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絶妙一時由
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時命書諸宮殿榜　賜第宅免朝參
春顧極隆初杲字本書作杲因召見
上曰日豈可從榜宜伽永上更為更定故今書多作㫷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憚之
永樂己丑　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王徵兵湖廣王貪暴
失期
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料敛皆謫楊青驛給役
國初縉雲伯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富元季白晦落髮為僧
棲於松源山中時天下大亂深叉𢽁服聚兵結寨以保衛鄉
里帰附後為
吳王府叅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以上俱叔苑詩話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
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覲試之技三人入翰林時復
有獨榜進士之例
少師姚廣孝初為僧時受兵法於相城感應觀席應真道士
其友王行語之曰他日當有所遇太常丞袁廷玉游嵩洛
伽山受相訣於寺僧別古崖且曰他日必以術顯後廣孝薦
又廟立靖難功人擬元之劉秉中而於廷玉亦曰殆非天網所
可䟦及蓋帝王之興必有異人出於其間也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冊垺內

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
差
高皇臨崩時為東宮與駙馬都尉梅思祖在側受顧命仍以誓
劍與遺詔付之後思祖提兵四十萬拒
文皇於淮
文皇因渡四水自六合過江思祖無兵及关比即位思祖被害
於竹橋水中長公主引
文皇詰索思祖乃封其二子皆為都督仍賜金玉帯各令　其
後世官為指揮華除録不載按思祖以功封汝南侯皇明聖

政記思祖兄子㱕上長公主爲駙馬都尉
胡忠安奉使於外過土酋以櫻桃三盎來饋公問所欲曰求
洪武王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之之公遂因遜問曰櫻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曰
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
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以於巡撫鎮守之始
永樂己亥秋
上有司薦布衣文瑛至見而奇之遂授浙江右布政使前此所
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永樂間一宫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碁呼爲韓長
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仆於地三轉而起之戶部
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
御醫視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賜寶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
郎兼太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宫中訓
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右中用事
張太后崩摧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
州一由江入淮歴黄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
禮部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六十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
至臨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
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擨運淮陽徐兗等處歲粮
一百萬石由會通漕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数永樂十三年始
罷海運　以上俱皇明記畧
石田沈周作客座新聞載袁忠徹記瀛國公事畧言宋幼主
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一日世宗因夢疑之瀛國亦乞從釋
事元祖賜號令合尊大師往西天授法過朔曰謁周主即明
帝也王說其后罕祿魯氏納之未幾生安歡帖睦耳明帝言
於文宗曰此非己子也後文宗崩立明帝次子爲寧宗寧宗
崩文後遺命立安推爲帝帝立八年徹文宗廟主出文后於
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于高麗中道令人謀殺之觀明帝
對文宗之說則順帝之遺腹子報腹之理也　以上俱近峯聞畧

太宗皇帝太崇文教以四書五經來儒發明之後又諸說不一
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會萃去取并纂先儒論議有裨
斷道者為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通二百二十九卷當特供
賜甚渥惟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富餘決閣曰久催纂之故
或未恊輿議云禮經最後成未審其後又開局修永樂大典
凡古今言行巨細網羅無遺意如宋太平御覽之類而浩博
過之以上　濫竟未完成而罷閱其目錄凡幾百卷云前聞記
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制誥之事任之舘閣永樂間辭縉以草
登極招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旦暮亭夏報被虜
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
擇示以奏曰爾後進辜辭此令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
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致被其臣聖旦人
皆習戰令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因守及擣近
諸戍堡隄備可矣不必遣而兵重為煩擾也　上頻回頻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半夜虜圍解報至結旦　上召子榮以
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問其名曰揚子榮命
去子字單名榮即命入閣與楊文貞文定同侍寵遇日隆然
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人亦不知趣之故成永樂之治

宣德間仍舊至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頻恍咸推馬宗後謹
文敏三楊心迹大坦相同而文敏才贊通敏機務總至斷决
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繁獄累
年文敏雄膺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文風焉
尚書昆陵胡公嘗言
文皇帝嘗遣之出外面諭之曰人言東宮所行得失卿至南京
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字樣須大如南至即卻觀也胡
至南京早晚隨朝有令旨令免朝胡謝不敢一日勲臣語譁
侍衛撾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宣侍衛者責之賞鈔朝
臣皆稱善胡即錄之泰和楊某與儕居問之曰君被命出使
何得語此故謬言曰錦衣事未訖居數日又得所行之善事
至安慶乃具奏令所從校尉以疏聞　上大悅後事還特授
吏部左侍郎
宣廟亦倚任之令與王抑菴寓廵撫侍郎幾員即相與薦上上
盡用之吏部憤其侵越殊不知　上特命二人也
文皇帝北狩　仁廟時為皇太子留南京有守陳千戶者擅取
民財謫戍交阯　皇太子念其嘗有功令旱留上疏申理之

支無有異志使人讃之曰東宮曲宥軍官心叵測　文皇帝
大怒械取陳千户至北京辭連賛善廬陵梁潛正字四明周
冕俱瘐死
仁廟大不安及即位録梁之子婺官至布政使周之弟濂官至
部郎中
洪武初安南國王陳日煃来降
高皇帝封為安南國王世守其土永樂初其臣黎季犛子黎蒼
弑其國而王戕其宗詭稱胡一元子胡查冐陳氏甥誑言陳
氏絶嗣来請襲封

文皇帝不逆其詐特賜封冊蒼謀既遂因懐逆謀擾我思明等
數州寧遠等七寨侵占城土疆要其貢武逼授僞印使之從
巳　朝廷聞之議欲加封會安南王孫陳天平至京陳訴蒼簒
之遣使奉貢白狀誣妄之罪請陳歸國
文皇帝信之遣使送還蒼伏兵邀殺于途并賊朝使
文皇帝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為征南將軍統兵八十萬以討之
師渡富良江蒼率衆號七十萬来拒一戰敗之蒼走死獲其
地爲郡縣而置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以統之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阯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
戰參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勸衆力戰大敗之而還
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之公怒之欲守曰昨
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幾不可失
我既以出而公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甚耳脱或不敵而陷
於賊豈非公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
公拠扶佩刀起衆共擁出斬於軍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
疑徴還都御史顧左請出其兵擁以保全之　制可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殴之　朝廷知而
不問

文皇帝既立深念胡元亂華其餘孽未盡珍陸順天府為北京
欲徙都之六年臨幸八年下詔親征詔書畧謂以大孼小以
順討逆以治攻亂以逸代勞以悦吊怨其在必勝以二月出
塞五月十二日師至斡難河遇虜本雅十里一鼓敗之失禮
從七騎遁去餘衆擒殺者不可勝既獲爲駝牛羊數十萬其
餘降者相繼皆撫安之即日班師二十日還京十二年　月
復下詔親征師至撤里怯児虜来逆戰敗走追至剌河虜酋
望巴巻木太乎把孛叐把羅来戦又敗殺其名王數十人斬
馘無筭餘衆宵遁帰至飲馬河虜酋阿魯台遣使率衆詣軍

門降

上嘉之封為和寧王為使共部落還京二十年和寧王叛殺使
者犯邊七月四日復下詔親征師至闊灤海之北和寧王棄
其車輛牛羊馬匹而遁窮追累日獲其諜者云王已驚惧死
餘黨潰散及至虽兒河其屬乃來降 又來戰 上親勒前鋒
與戰敗殺其酋長數十人盡殲其黨俘獲其婦女老稚車輛
牛羊馬匹而還二十六年四月四日復下詔親征五月至答
蘭揞兒河虜聞遂遁遂踰白印山屈烈兒河渟溫河終不見
虜而還是歲八月又勅平陽侯陳懋為前鋒出西道 上自
將大軍由東道
上至陰山脊虜知阤何失帖木兒等率其妻子來降備言諸虜
為瓦剌順寧王脫歡勅殺而兩道陳懋兵示降其酋也先土
干衆以來見於軍門 上聞也先土干虜所畏服封之為忠
勇王土干感激靖捍此邊二十二年七月復下詔親征行月
餘不見虜 上不豫班師至榆木川 宫車晏駕 以上係後齋日記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成祖命學士薫右春坊太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選才質英茂
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
吉士楊相王訓王真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章朴盧翰直
王道羅汝敬沈升紫廣敬王英余鼎楊流洪順段民楊勉章
敝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
之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
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
學必造道德之微必且体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
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學士豈皆天城
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
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
將來庶得爾用不可自廹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
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志也命增忱為二十九
人遂命司禮監月給墨筆紙[illegible]膳禮部月給膏燭
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illegible]縉領其事數召至便殿
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官臣
隨之校尉儛騶從人莫不欣其崇艷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
所學棨等多對誦如流者 上甚喜之多所獎賚恒頒群臣
曰秀才華性子直可親近縉章以鐘山 龍詩試諸人甚稱

彭汝器所作一日　上問捕絕者誦汝器即朗誦于前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責罰之典而王英王直尤爲倩
董所推讓
永樂六年　上北巡　皇太子監國留左諭德兼侍講楊士
奇輔導明年共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爲民士奇顧其
子尚幼而母暮無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
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遂以京給士奇
并開羅氏軍籍
永樂三年四月
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
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
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於己敢言者强
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
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
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
得之朕以一人之志慮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二處
置不悞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脞者爾等但悉記之以
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爲忤
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永樂初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内閣諸臣獨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
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悉復業朝廷初有聞即遣行
人許子漢賫勅撫諭子漢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
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　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
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從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虜酋阿
魯台既納疑欲攻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　朝廷刻制
詞于金鈥集諸部長置酒飲之以明　上以問翰林諸臣黄
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
力大難制矣此舉實爲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
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永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能靜虛事来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
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也

永樂某年四月

上視朝之暇御便殿閲書史或召本院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可得奇書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閲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蓋兩京皆有備書也十九年四月庚子夜 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 奉天東廡切近秘閣學士楊榮奮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將 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舁致東華門河次明白 上召諭之曰非夜火餘在日前者幾人卿能救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難矣因褒賞之時書籍淆亂無紀典籍周翰理清葺亂逾二載而後從舊今館閣書目蓋永樂間所定也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侍講學士解縉等曰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志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爲一書毋厭浩繁於是廣召四方儒者許侍臣各舉所知至三年正月開局纂修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修刑部左侍郎劉季篪副監修卒以贊善梁潜代爲其總裁副總裁纂修無慮數百人書成名曰永樂大典元年九月勅本院儒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以備君昭鑑録爲主稍充廣之曰名文華寶鑑二年四月書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焉又命解縉等編次古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妻子事分爲三卷元年十一月進御賜名古今烈女傳 上親序之頒之六宮行之天下時庶吉士余鼎等讀書文淵閣上編纂君臣父子諸格言各爲類名曰聖學心法七年二月書成一親序之出示學士胡廣等因命司禮監刊印又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學士黄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并奏疏彙類以便觀覽十四年十二月書成賜名歴代名臣奏議命刊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十六年六月己酉詔修天下郡邑志命學士楊榮等總之戶部尚書夏原吉提調

上巡北京以

仁宗隨行道途所經過田家偏覽農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

勤苦之士曰此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也遂作務本之制以授
仁宗又有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以風勵天下雖出纂製而
本院儒臣亦與聞焉
永樂初登科
成祖思求博聞多識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
擬撰為題　上意士子必為所窘及得曾棨卷記誦詳盡歎
異以為第一人　御筆批曰貫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
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顧哉其第
二人周述批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

自滿假惟時懋哉第三人周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
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周俾二蘇專美
于世欽哉前此所未有也聞之李賢謂解縉嘆劉子欽先以
間自示棨棨遂獲首選而貴子欽二甲審爾則縉不可以言
無私矣　以上俱翰林記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為建文然藥師燈熾以詛
成祖又為建文削髮　成祖即位徹聞其事而未審因之十餘
年以姚廣孝臨歿之言得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
吾餘生師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相城道士席應珍應
珍通儒家書藥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逞冠中
嘗入城見僧官導從頗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不果洪武
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
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　燕王入南京召復衍
姓姚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人王賓有高行永樂二年
廣孝以朝命賑飢蘇松暇日往謁賓賓不肯見後廣孝再過
乃屏去騎從以指扣門賓問為誰曰道衍賓曰吾折薪忙廣
孝立候門外久之門啓遂相與再拜坐定賓語不他及但連

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廣孝慚而退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為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　謁
成祖成祖優禮之建文末助教國子　成祖即帝位達善為草
詔得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達善雖居禁近
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十難字達善識其八　上曰吾還有難
事問汝哩達善聞之惧服金屑死今無錫人多能言之或云
草詔者乃括蒼王景彰也景彰亦為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
成祖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

言臣第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田試
天馬歌弁經義二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
汝嘉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二人次
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侍講李
成祖入京之日止于宮門尚書茹瑺至乎之曰吾得罪天地祖
宗柰何瑺扣頭曰殿下應天順人
成祖悅進封忠臣伯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蘇松書延儒碩請求水利
時松有葉宗行者與賢宗行者與焉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
久未底成績潛具奏以聞有　旨令原吉復奏原吉初不知
及得　旨大驚即日引咎　朝廷方以重原吉竟不加罪後
宗行上謁原吉下皆迎謂之曰恭之治水無功誠有如先生
所云者愛益多矣待之愈厚未幾即論薦於　朝於是宗行
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唯飲錢塘之水後
卒于官民為立祠祀之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
文皇帝數自將伐北虜吏部蹇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
諫　上不聽一日　上問原吉曰今粮儲足支幾年原吉意

文皇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偶落一字靖曰臣敬畏之深
輙復有此　文皇曰朕亦有之此紙難得姑註之耳對曰示
信遠人豈以是惜深然之後授以牋更書之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執然對曰事于天
常豈易為耶　文皇太怒拔劍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
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頭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
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　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吉硯冬月　炙水破甚恐公知召諭
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
人偶焚隻韈公之笑曰隻韈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
之詠蝸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
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見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
大其言如此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泄盡取
軍中錫器鎔為殮且覆以龍衣日進膳如錫工盡除以滅其

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餽半年耳　上疑其誑乃命中宮及
御史案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
居嘗憤詈時兵部方尚書賓捉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
香數語賓以　上怒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以聞　上立命
剉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震熙頻户　二部事時變
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　上震怒不已中外洶洶不自保
上慮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其卿毋得
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
之忞勑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能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
聰明絕人每朝奏靖他尚書能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
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靖對侍郎不與也情狀
悉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輙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從
北狩
上歸躍馬地碑立沙磧中率從讀之震時與為後　上一日語
及碑事因　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記憶不
須遣使也遂請筆扎於　上前疏之　上不信密使人至虜
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以上南濠漳桼

逆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以上俱喜得録
北京宣殿成夏忠靖受命　昭皇章皇入朝過山東大饑
昭皇命有司賑貸之冬十月至自南京入見以聞
帝大書因問南京臣寮孰廉對曰敢弗守乎　帝嘆曰扈從諸
臣惟師達一人爾
高之四年詔吐蕃授職于是番僧有法王焉是歲朝于京師
天子欲卻勞夏原吉曰夷人慕義宜是論詛若萬棄一屈其下
餘不走死矣　帝曰爾効韓愈耶乃不出及法王入見令其
拜對曰王人席于諸侯上矧夷狄乎惟長揖
天子援欲自將討胡夏原吉約方尚書賓同諫曰屢出無功兵
粮冶畫災青間作中外皆罷可復師乎　聖體少安祇宜調
變可遠征乎不聽乃使之始軍儲于塞北方尚書懼而縊死
夏遂獲譴籍其家惟賜鈔及布衣瓦器而已命曰令錦衣使
召之還夏甫治果使趣之急徐曰姑少俟不然人侵之矣既
至訊之執如初遂繫于內官監
歲在大火夏五月　天子微恙不出趙衛使孟賢比十人潛
結屬官王射成及中閣養子候有大故遷立簡王以正私語
王瑜大駭諫之不及遂白于朝戮焉　以上俱皇朝雜記

王彰河南人永樂爲右副都御史時有告周王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
汝所之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彰曰以臣之愚可
不煩兵臣諸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
矣然須賜勅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勅即日遂行馳往
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曰有
造王謀及者臣是以來王驚詭彰曰　朝廷已命丘太師將
兵十萬且至以王是未有跡故來告諭令將若何王舉家環
哭不已彰曰哭何亦益盍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

十八

出唯公教之彰曰能以三獲衛爲獻無事　王曰謹如命乃
馳驛以聞　上喜彰隨出令曰獲衛三日不徙者斬不日而
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爲檄行有司有貪酷者坐死人情震
讋聞歸省其母母其具爲本州知州爲託彰曰公法不可私也
頃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彰即丐者
也彰嘉之曰吾事亦相詞爲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
臥不言亦不獲從者以告彰馳往跪問母終不荅彰曰得非
以知州之故乎當辭於
上爲母故之其母始言始食

姚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是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白其
父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否則徙佛爲方外之樂至正
間爲僧之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工詩善書
徧游湖海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
仕禮部考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　孝慈高皇后崩諸王各
奏乞名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衍等三人　太祖
親選行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　太宗於燕邸者二十年既
預靖難之功授左善世尋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今名終不肯
蓄髮嘗賜二姿入不能辭逾月猶處女也上乃召還之不復

強蓄一大雞每雞一號即起朗然誦經嘗肩輿過閭門見酒
望字甚工問誰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
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
其母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求官可五品耳歸以見
予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爲賜名曰繼使是東宮讀書於
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
爲幢曰　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
有何言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州好僧在獄久願赦出
出之坐中使人出洽則髮已覆額矣數日　駕復至問疾尋

卒洪熙初配享　太宗廟廷初廣孝之卒也繼詩於　上上
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　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
平生與吾何語嘗及家事乃遂繼使使至相城取其弟姪入
京賜第以居金帛尤濫然兩人皆農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
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不復顧其族姓且遷者於其家往
往得遺帖亦云乃命遣兩人于家繼於仁宗時召爲尚寶少
卿卒年四十二

戴元禮浙之金華人也爲醫得丹溪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
尚書厥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償命應手而
愈及　上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用數藥其無狀賜死
元禮有仁義特生之尋與致仕歸且召諭之曰汝勿怖也
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尋復發如是數四公
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
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屢劑以
進是　上泰下明旦視之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至耳有妃
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法不可治矣後十年果卒
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居吳中爲木貫爲人治病但疏方而
不應劑往往有奇驗時王賓慕其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
歡滿賦詩久之賓請元禮曰若賓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君
家固世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
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遂別去期年再至賓復語
及醫元禮曰素難諸色已讀否乎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
隨口背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禮嘆曰君名者此
人也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顧叩之元禮曰吾固
不求貨獨不能以師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且不欲爲
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書八冊在案攜
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將死以
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

盛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師用藥亦少
留亦乎於是密覘之遂善醫嘗治熱証用附子賓驚曰汝遽
及此乎此及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
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毒棊者乞與偕行
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詔發雲南爲掾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
爲盜其家廟中祭器告之以爲犯禁中途追還免死罰天壽
山搜木啓東長髯姿偉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爲
小官乎乃令自隨主書算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于東

南主其家甚習齎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
無恙乎恭太監患臚皺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
數投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覲焉　太宗見之
曰吾以汝爲死矣日得良醫而生問爲誰曰盛啓東　上曰
明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旣而曰在我左右平
巾可乎乃授御醫啓東爲人慷慨敢直言嘗於便殿韓叔賜
等俱在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繫其首
則尾應繫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
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曰宜瑞不宜多旣退叔賜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須臾賜御膳一進嘗奠于御藥
房　上猝至不及屏問曰誰歟恭者對曰臣與韓叔賜遂命
奠于前　上親覩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詩曰不才未
觧神仙着有幸親承　聖主觀叔賜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
槃并詞一闋恭今留院中特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行衆醫
以爲胎也而久不產　上謂啓東往視之言病狀一一如見
妃遥聞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
之劑東宮大怒曰早晩當生皇孫乃爲此方何也數日病益
急復召珍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爲也必用臣當如前藥乃輸

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籍沒家矣旣三日紅挺前呼
賚賜甚勝蓋妃服藥下血數升而疾平矣旣而　上亦加賜
曰姑以壓驚特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是自以
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之憾猶未
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盛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揄木
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計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
避禍
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篤而善醫者爲誰今安在曰在南京
即詔南京守備太監陳亚伴宿食以來甚寵之用啓東居憂
于吳時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積儲數千使難之可得贏千
金啓東不換復書曰老寧戒得貧富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
也且爲詩曰魚龍江海夢鼎崔稻梁謀文襄得之大慙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於天文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
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東南勝負如何曰
王師始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戒之曰今人虜不至皆死有太
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
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

鋒而死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
廣曰東南不少却手廣率精兵舞牌破其馬虜稍却已而疾
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　上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
日虜必來輸欵從容整駕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曰不知乘
輿在是賜以帛弊乃還　以上俱震澤紀聞
永樂癸未江西解縉入　覲奏曰内難既靖其年號不必革
除既自焚死宜與之立廟
上聞其言乃深悔之且歎其識見異於佐命諸臣
永樂七年車駕將幸北京

上命儒臣纂修書籍開館于秘閣其四書五經性理以大全名
總裁官則胡學士廣因狀元也楊學士榮金學士幼孜皆内
閣也餘官皆載凡例中惟武進陳翰林洽之兄名濟字伯載
以布衣薦入館博該問學館中賴爲其拾四書以倪氏輯釋
易以董指輯疏書以董鼎輯録詩以劉瑾通釋春秋以江澤
民纂疏禮記以陳澔集説爲之主而刪潤則伯載之功居多
館中爲惟陳頭巾而目金磨墨學士其餘掛名館中七年之
間靡費大官之食至十三年　上還京一日問纂修如何館
中問之俱無間朝夕倉卒集成以進衆籍伯載奏官春房賛

善其餘爲善陰隲孝順勸善等書伯載不經手者多駁雜無
稽云
歲壬午六月靖難兵至南京
上命金忠居攝于金川門者三日　其家人三夜夢黄龍横于所
居屋脊上夢兆之符有如此
永樂間徐后先崩葬長陵越十餘年
上崩欲合葬雖知陵寢而穴莫之知當時送　后葬者俱無矣
禮官遍訪無從而得有一守陵老卒來云我記得年前見十
餘里外有一木料出地一二丈到今歲月已久朽而無存可

於此地掘之如其言掘至里餘果得此不朽之木餘循此木
而往至十里許得　后穴而合葬焉
寧波徐太守安洪武中由人材薦授山東濟南知府名見一
統志後調鳳陽府壬午年靖難兵由揚州往南京
文皇則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謀之折浮橋淨舟楫以守
獲一漁舟以濟後入　正大統安歸田里越餘年詔舉遺逸
有司以安舉　命復任鳳陽蓋思其尚日守禦之勞也居數
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躰朝廷親親之義護彼細民奪還莊
業

上曰我昔到彼尚折橋矣何况汝等由此謫戍雲南子孫到今
守其業其歸田里之日惟庶民巾服丰度儒然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爲三剛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熏灼既而劉調官
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怙勢以生事伏誅籍沒夷族今
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子孫至今猶襲蔭之
吾鄉梅壢錢方伯邇嘗語予曰昔巡按山西之日有致仕都
督王公備述入仕之由其言曰某成童寓南京事鹽商爲主
翁壬午年靖難兵至翁命某曰事急矣各逃生此時惟金川
門通出入某出門而莫知翁去向某行至新河外遇漁父一
簑笠問金川門何處某指以答漁父誘某引進既進遂留之
及 正大統論某入門第一功官指揮錦衣越二十餘年都
督鎮守於此一出經東城之偶逢見滕背似翁者遣人問其
姓人以姓來答仍遣靖之翁以老辭曰官府有干兒輩往理
往復再三不得已至某又恐錯認乃具沐浴囑侍者曰此人
背上大赤痣有則報浴罷有然後新其冠服而翁竟莫知何
爲既出某歷道其故各相慟哭燕於堂上某惟行當年當邸
之禮子女奉觴上壽訖某跪而前曰畜育恩固難報但每勝
赧哉公既用既用即賜某此恩尤難忘燕畢而留即築室靖
翁一門居之送終如喪考妣今子孫至今在焉此都督所述
於錢公而公之語於予者
本朝太和山即古武當山也眞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
武末歲壬午靖難兵起勢如破竹南方衆至四十餘萬宜無
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遙見空中眞武二字旗幟皆攻
後以北也既而
入 正大統崇重其祀

以上俱南宮閑中錄

袁大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姚少師廣孝
爲髫流寓嵩山寺洪一見即以臣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
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 王王亦素
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
選衛中長身髯多貌與 王類者九人 王雜其中俱微服
適市拉珙入酒肆飲 王位列第三珙據前引其裾俯伏呼
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 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
殿下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
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

更使詳視因極道　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將長過臍當登
大寳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王悅由此遂決大計㳂流燕
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官侯大臣許之語往往流播
王恐有他虞因遣鄕其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
甚厚一日見
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禍無彊及乙
巳歲成竟如此數云
袁尚寳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
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寳笑且撫其首曰切
頭切頭更無他語言沈以爲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兇狠不肖
竟坐重辟是歲録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
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寳
及嘗聞其聲曰是一强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撻之子後亦以
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孔聲而識喪宗者袁術
視之殆不多讓也
袁尚寳忠徹居鄕時其有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
尚寳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
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多
宿古廟中久不寐見墻角一破袖裹黃金約數百兩欲取之
忽自嘆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横被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
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
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
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妄賣家産及假貸通
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役因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
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數多少皆合即舉
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攜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
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
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
主嘆曰袁君之術乃疎知此乎留之俟袁至使仍故服茶而
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遂出無歸
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
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
嘆曰袁術之神焉　以上俱庚巳編
風李秀者徉狂奇譎人因乎云　文皇獨知其人語之語一
日秀常至候宰門側一寺寺壁新堊衆甚僧將命工圖之秀
曰我爲汝畫顧麾下一篋中有狐項甚多秀一一取之蘸墨

印壁上僧志罾秀曰無庸愁因取筆寫其下成沙灘之狀魸
迹傍一一加以鰲足悉成蟹俯仰傾側狀各墨壁之濡動如
生焉後辰京城折寺敕勿毁此壁筆致門外其寺今存
駝騎將軍溧陽史公原傑永樂己亥從英公征雲南公爲裨
將提兵與敵戰于月常江兵潰死畧盡公單騎不能之遂遇
害元已喪而屍猶在馬植立不仆馬及奔徑入營中衆已爲
生還即之乃死也流血被躰及馬衆咸驚愕良久始仆 以上忠節
求樂中王綬字益端無錫人也從戎雲中知者薦之召居內
閣久未得官諸閣老咸以爲言

文廟雖俞允而未有成命其後閣老又言遂拜爲中書舍人未
幾而卒　文廟顧謂諸閣老曰我看其人無福故不欲官耳
以卿等屢言故授此職乃是卿等害了他時謂
文廟明於知人諸閣老善於薦人
永樂間朝廷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利則在蘇郡
時有一詩僧進謁公延坐與語時公新服大紅羅袍隷兵捧
茶誤覆以濕其衣公談話自若略不介意僧出隷兵恐見責
預候於門求僧解救令其進見俟其責入爲救之公卒無一
言僧歎息而去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時羅不帶暖耳馬鐸不
穿鞵襪時人戲之曰驢耳馬足　以上供閒今古錄
文皇平定交趾問尚書夏原吉曰陞賞執便原吉對曰賞賚於
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直有見之言也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鄞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
燈時應詔者百餘傳　旨以鰲山爲題僧某云鑼鈸喧天變
太平燈山萬仞六鰲擎雲間一朶開金闕天上群仙會玉京
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限月長明甚思時與民同樂勅罷
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

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後賜遣還　以上北窗瑣語
文皇潛藩余鄉金忠襄公往戍燕山換批到府適柳莊袁太常
從寧海與國牙得相術之精一見忠襄夫人於府外門廡下
詢其姓氏求見忠襄公而睹其行囑云他日事幾之會乞不
忘今日金曰貧窶人路費尚書不知不死於道路否袁曰自
今日始乃通衢也何慮之有給批上舟至西壩同舟商人失
銀一布裹而莫之尋金請六壬課與之卜曰當在水邊不遠
商曰果不失當厚分謝循離舟處尋果得原物乃饋謝二錠
自此以後卦神而求者如市至燕到衛賣卜瞷應　燕邸適

病召入府得鑄印乘斬卦啓云卦即痊後富貴不可言

文廟即連出之逮我

太祖賓天進文多方羅織憂罹重禍召訊其有異術足驗者公

舉抑莊萻令人赴寧波召取抑庄見之

文皇北廵崩於沙漠倉卒之際從駕諸臣如楊東里與金蹇諸

公皆於宫歛曲盡其禮而無遺恨惟王舍一事蹇諸公不及

詳盡而有後悔與東里論及楊舉玉帶視之乃去一束諸公

咸服東里之慎審餘不如也　以上俟聞見逸録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殘清華如吾蘇一郡盖有三人則天

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海五經博士陳

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納黑窯匠以一文嗣

初教書濡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令人雖曰詩文百

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楊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其地流落

無依變名曰揚立可因行途中值兩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

爲童子讀句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受焉仲舉下拜願

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

出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爲劳文貞被薦乃相引拔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誤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焉曰

此門何不容先德之人先踐也　以上俟齋談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沔遂家湘陰公

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醎公但噉素

飯而已無所問廵視淮陰憇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

公遥謂遇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

笑而釋之有隷盜公銀酒器教事爲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

釋械且語之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隷

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吕

尚書爲子乞官　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期有守城城公宜量

與一官或語以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被何

與平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

内贊其所靖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歎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

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

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妨

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會不自學來又

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

無主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仰山脞録

鄱陽胡公閏號文松煥瑾自珍不詭隨扵世我
聖祖乘龍御天用夏變夷討偽漢主陳友諒道經於饒謁長沙
吳文王廟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竹靈揚　聖祖鑒賞久之尋　召見帳下
登極授捕關遷大理少卿　成祖渡江文臣氣強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瓜碎其齒又不屈遂支解赤族然公之忠肝
義膽耿耿不磨饒之人士未獲盡知姑此識之　中州野錄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
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扵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將部郎

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
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擢禮部侍
郎　哥濩都御史王來永樂初赴會試與鄉人數輩謁袁忠徹擲
拼之曰好一火先生衆問何官曰皆教官也衆不悅而散來
獨留坐自言決不就職忠徹曰子他日必遠到但目下數不
可逃果有旨下第舉子不就教職者戍邊是舉來等皆在乙
榜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
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掉小舟操酒搖泛湖而飲飲至醉

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
之或受或否已而一人病革呼其儕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
爲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
編修也幸葬我湖旁共山下居人收葬之其兩人亦不知所
在　以上出城客論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爲將敗北兵扵小河安單騎
追蹕　燕王運槊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爪製其臂安馬
跪扵地安知天命有在嘆息投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
王問之曰小河之後倘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

時國家治元氏舊俗諸皇子皆呼使使長　不然未可量也　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
司事後以　舊人自縊經死　庚己全編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納建言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
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生胡廣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
封禪頌奏之
永豐曾棨自狀元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稱江西才子有
薦一士人至者將入　內試　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知
彼者乎衆以棨應詔試天馬歌子啓之文先成文勇溜先士
人之文後成詞多蹇澁　上立賜棨瑪瑙帶始拔士人官由

是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從筆書曰賡詹不少
歲周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盡棺此外何求白雲青
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
成祖北征駐蹕上莊堡寧陽侯陳懋爲前鋒遇韃靼王也先土
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以其部屬入見也先土干遥望
天顔尚有懼色　成祖命稍前與語遂備述誠悃久願來歸但
爲阿魯台等牽縶今幸見　陛下是臣在生之日也　成祖
曰華夷本一家朕奉天眷命爲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
朕赤子豈有彼此爾今順天道而來君臣相與共享富貴勿
憂也土千及其部屬皆叩頭呼萬歲令悉與酒饌也先土千
退謂所親曰
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　成祖諭文武群臣曰遠人來
歸宜有以旌異之其封也先土千爲忠勇王賜姓名曰金忠
也先土千之來歸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援把台罕都督
俱賜冠帶及織金襲衣及大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
御前珍羞悉賜之宴罷　御用金盃等物亦賜之於是左右
皆贊美
上功德之盛　成祖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
有矜太自得之意固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
虞兵甲不用斯爲可尚也
成祖一日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遂給
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
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
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
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永樂初通政使趙奏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
用　上曰此倖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
得能息今又可以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
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捽出之
永樂初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
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者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
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
示之觀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至剛曰不罪之無以
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
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誇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勑行人押李
支遝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以示
罰而搜撿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
盡悉燬所著書是最是吁衛正抑邪　聖明卓絶如此後宜
有所儆矣然若季友者世尚有人可勝嘆哉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肄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
震對曰日食與朝慶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
同日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
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
宗時元時元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
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
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
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特召揚士奇問已得人
否義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
决東宮曰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
老矣士奇曰對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
衰目前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
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
議尚未决
上喜曰此得人矣維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
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揚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
儀智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令侍
大孫講讀盖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如此
無錫王紱孟端號九龍山人善歌詩詞尤工山水竹石爲一
代名筆其畫頗自貴重非其人未嘗輕與之嘗寓京師旅邸
月夜聞簫聲起僯家清亮可人倚床聽之懽甚乃乘興起寫
竹石一幅明旦尋訪其人以爲贈盖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遇
望翌日特二駝氊謁謝且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
筆也亟取而碎之永樂間任中書舍人一日退朝黔國公從
後呼之孟端不爲應同行者曰黔國呼公孟端曰吾亦聞之
必其與吾索畫耳及黔國追及果云云孟端不荅黔國又出
造其邸孟端閱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國黔國之
賓平仲微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從仲微索之此二事

孟端於人己之間所處甚隘固君子所不由然其高介絶俗
如此使世之奔趍勢利而輕於售身者聞之其貪懦不亦少
瘳乎予故録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梁洎菴潜主考得一卷三傷
俱優取定爲會元折卷乃陳芳洲循洎菴以鄉故爲嫌欲取
林文秸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
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翶第五
成祖見翶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
召見賜酒飯後翶官至宮保太宰壽撡名位非常可及遭際
有自來矣姚廣孝博通内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逃虚子集
別有道餘録則專詆程朱其友翰林修撰張洪宗海嘗云少
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録輙爲焚棄乃所以深
報之也嗚呼宗海之志淵乎微矣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後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
頗多見聞問學辨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
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
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損符三詩稱　上授翰林待詔預
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得　上
閲畫巻衆目爲趙千里用亨瑱首言筆意類王晋卿及終巻
果有駙馬都尉王銑名　以上俱延休堂漫録
成祖靖難功臣封侯伯者惟鎮遠侯顧公一人所封非戰陣之
功然其時武臣知大體者亦僅顧公一人蓋顧始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官右府都督僉事建文君己卯歲
成祖皇帝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真定被獲　成祖
識公解其縶曰豈　皇考以汝授我邪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公廣孝專居守腹心之寄且素不習兵事
與公議不合及建文兵攻圍北京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
臣侍左右曰陪論議得効方寸足矣賜公甲胄刀劍弓矢皆
不受其意蓋不忍與建文君兵將交戰其賢於當時諸文武
受重寄而降降即反忍者多矣然其居守時城中軍旅調度
皆賴功籌功亦不細壬午歳九月　成祖既正大統故亦封
公鎮遠侯食禄千五百石永樂元年　儲嗣猶未定公時出
鎮貞州又聞潜邸官軍有功者驕縱玩法乃上書論大計謂
國家宜早建　儲嗣以正名分北遷官軍有功者爵賞既定
宜制以禮法皆廷臣所不敢言者六年戊子　車駕將廵狩
北京時　仁宗已立爲皇太子詔召公副之監國既至言

皇太子仁厚恭勤明達足任付託左右文臣之臣智識深長皆
非愚臣所及蠻夷今雖帖服小有爭競即恃兵為亂去留惟
陛下決之 成祖忖知公意厚賜遣鎮北亂 仁宗曰殿下
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
理不足計是時漢庶人懷奪嫡之志朝夕伺 仁宗之過搆
間於 成祖 仁宗危疑而逼怒故願公有是言求於當時
諸功臣誠不多得也十二年甲戌卒于貴州年八十五追封
夏國公謚武毅其在貴州先後平定撫綏之功自洪武及永
樂亦皆足紀迄今亦無過之者公名成字景韶揚之江都人

永樂初大司馬金公忠獎掖士類每薦仕見公者必戒之曰
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當以濟物為務永樂二
年甲申以預建 儲之議陞是官兼詹事府詹事十三年乙
未卒于位云

成祖既改北平布政司為北京永樂十五年始命刑部侍郎李
友直右都督薛祿督營 郊廟宮殿十八年告成李僅陞行
在工部左侍郎薛加封陽武侯歲祿千五百石何厚薛而薄
李如此豈厭惡其為張禹椽特事邪卒 成祖之世為侍郎
至 仁宗臨御始陞尚刑部尚書云 以上俱唐晉伯集錄

關外近邊州縣久淪於北狄民物凋瘵不能聊生且日有夷
虜侵擾先是
太祖皇帝憫之因悉遷其民於關內各置軍衛以守其地遼陽
廣寧等衛則遼東都司領之大寧等衛則北平行都司領之
宣府等衛則萬全都司領之 文廟靖難盡徙行都司所領
以南事定之日遂以大寧等衛分置東師及保定等處留守
之地皆棄於塞外昔漢棄朱崖為息爭也茲產上可資用今
且相傳為美談況此不毛之地詎可貪各以陷吾赤子乎嗚
呼

二聖仁覆閎下之德至矣 東皐雜記

劉政字仲理吳縣人洪武己卯南畿鄉試方孝儒為考官以
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為題策問文武並用孝儒得政卷賞許甚至遂為辭首政
為人慷慨尚氣節事以豪傑自許忽得隱疾值
成祖渡江憤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頓地竟嘔血死可謂不負
方公之知矣

永樂間蘇人有沈景暘者精於卜用錢三枚擲以成卦言無
不驗

成祖聞其名遣內竪賚傳來召之景暘就道豫卜一卦語使者
曰 上得此卦則無不利矣至既入見趨急俯伏喘不能言
上令少休乃引問曰汝術何所本對曰周易 上曰亦不過周
易乃取錢向天默祝令內竪授景暘卜之正得向卦因具述
前語以對曰此卦最利行師戰無不克 上天悅令出就舍
需其驗而官之已而師果克捷他日又召景暘卜卦成景暘
俛首不語良久 上曰何如景暘對曰不可用
上不悅趣令引出詔有司具驛舟送歸止給楮幣衣帽而已景
暘語人云 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部落後筮其小種耳
上意大者既克於小者何有然卦實有凶咎不敢言 上意親
征出塞至榆木川而 宮車晏駕矣
永樂間毘陵胡尚書濙奉使訪張仙至蜀中遇高僧白雲和尚
臨別贈胡公素帛一端曰出峽當有用公出峽果遇 皇后
哀詔始信其能前知也 成祖召白雲至京師朝士皆敬禮
之獨歐陽主事不為禮白雲呼之曰爾非永叔之裔乎永叔
嘗贈我以詩探囊出之果文忠手筆也乃宋元度牒具在後
竟卒於京師　以上俱瀾漫亭筆記
齊泰溧水人華除問為兵部尚書與黃子澄俱用事太宗舉
靖難之師討左班姦黨以二人居首及京城破泰脫走欲往
他郡起兵興復常乘白馬極駿慮人識之乃以墨塗其體既
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蹤跡執見 上不屈死夷其
族近年有司即其故居為建祠堂訪得其遺族令守之其地
有鋪舍至今猶稱尚書鋪云
韓公達初為 燕府良醫奉命進香至南京時建文疑忌諸
王知有靖難之謀至公達于獄後 太宗克京城守問吾使
在乎出見甚悅既即 大位授公達太醫院判賜第及宮人
甚見寵遇然終身不過是官蓋當時名器固重也
華亭沈學士度初從戍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奇中沈公
暇日過之漫以己命扣焉曰者驚異曰是當貴顯歷官清要
非常命也公笑謝之見其所設課命字不佳曰吾爲子易之
可乎為大書二字揭之肆中時都督瞿能鎮雲南一日乘馬
過而見之問知爲沈公書也因延致爲子弟師未幾入 朝
遂挾與偕館於南楊學士家時 太宗方崇尚之事慱求善
書者南陽遂以公薦召見試書稱 旨授翰林典籍自是寵
眷日隆令凡寫誥敕皆効公自體至猶然累官翰林學士公
嘗言於 上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用兄弟並列

官近禁槩後至大理少卿孫蕖亦爲中書舍人 以上俱從津吏隱錄
姚壽南陽秘楊人父仲道求樂九擧人母某氏喪明居床褥者
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莫知之後從
門隙竊視始知其然毋沐浴身自奉之不使其事曰汝未必
不厭吾毋也 病逸漫記
觧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方漢庶人奪嫡
淇國公丘福力主之 成祖惑之遂欲易儲召惟幄重臣決
之諸臣莫對縉獨曰好 皇孫由是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
固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色後丘福泄其語於漢
庶人庶人啣縉至骨以至屢貶逮赴 詔獄庚死雪中皆庶
人之諸也自今觀之列聖及 聖子 神孫享千萬世無窮
之業縉不爲無功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來有
爲白之者誠不能無望於 今日也華縣靈廟邑父老相傳
太宗文皇帝靖亂道經博聊間時平都司鎮守以兵帝屢被其
挫帝夜勇復與奮戰又敗忽見一長鬚大漢自西南騎白馬
持刀大聲言救駕卽研平都司馬倒帝得脫問其姓氏曰 臣
華縣城隍既覺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都司戰其始未果如
夢事後持加封焉 成祖已入金川門建文焚宮中欲自書
丙侍止之曰 臣不能爲陛下存社稷敢受一死願借御衣冠
赴火代死陛下脫身出走可也建文遂以衣賜之其人卽乘
白馬驟馳入大見者以爲真建文也 成祖初入宮信之後
亦微聞其事度卒不可得乃以成禮葬之定國人也久之遣
給事中胡濙周行天下訪之終不得內侍竟亦不知名偶哉
乎何建文之朝之多賢也代其君以死於難而又泯其名比
之紀信不猶賢乎
李景隆既開金川門以降 成祖卽位雖加勲禄位冠一時然
心終薄之及言官論劾乃褫爵以土塞其門通飲食而已至
死不得出今録言者三疏于此梅殷胡觀亦被劾者以當領
兵北征故也疏云 臣等伏覩 太祖皇帝給賞功臣鐵券皆
詞有犯謀逆者不宥及撿會到 太明律內凡謀反大逆皆
凌遲處死同居之人皆斬財産入官人口爲奴欽此切見李
景隆自永樂元年以來兩造反謀逆 臣累 奏擧聞 聖恩
寛宥再三豈期惡逆不已 恩愛爲侁又行妄贊誘譖飛言
山 上 臣等見其罪不容誅又於永樂二年八月十四日具
奏請正其罪伊弟李增枝法當連坐 聖恩李增枝雖爲其弟
有賢有愚罪不相及所有逆臣李景隆未奉 聖裁今詳李

增枝明知景隆先與允熥等陰相傳結搆爲謀又繼又招逋
逃徒圖不軌並無一言覬其兄　皇上寬其連坐之罪仍徒
同惡相濟並不吐露真情況其家四散置立莊田毎僕不下
千百餘户意在作亂之時引爲援助如此之類非止一端李
增枝絶無一詞以陳於　上且犯該十惡不在赦宥之條今
景隆等所犯　天地不容　神人共怒陳奏以來未賜　裁
斷臣等以爲　恩不可再法當必誅乞將景隆增枝拏送法
司正其罪惡籍其家才沒其人口収其莊産以謝　天人之
怒以照　皇社之靈又云天討有罪春秋嚴首惡之誅人臣
不忠漢律著三族之法逆謀既露當正刑章切見李景隆夙
成兇性允畜異謀奸惡過於齊黄悖逆同於藍賊首啓建文
之殘恭陷害親王繼竊總戎之兵柄以作威福濁亂海宇潜
窺　神器愚弄昏君負　國大恩為　國大害欽遇　皇上
恭行天討大振　皇綱掃除奸兇肅清内難其景隆以負滔
天之罪尚寛兩覲之誅重荷更生當知所自而又弗悛前悪
乃懐異圖當　皇上臨御之初首欲覬鍪以居六部假公道
以濟其奸收逋逃以藏其家用私恩以聚其黨允熥兄弟等
負罪實深朝廷保全至矣際隆又與盛庸等潜遣閽者與之
交通再欲倡亂禍天下奸謀既露心不自安乃托詞請遜佃
丁實詭奇以窺　上意其家慢藏取侮而誣謗以瀆　親王
其身數壞彝倫之淫盗以謗貴戚冢肖罪社門省過徒脂遣
人與戚里交通私宴行　御用之儀服餙僣　上用之物大
逆不道亘古無所惡已貫盈神人共怒揆之於法罪合族誅
縦　皇上好生不不殺然景隆罪實難容允悪不誅恐貽後
患除悪不早慮致艱昔李善長藍玉等皆開國之臣自棄前
功謀為大逆及事發露　太祖皇帝斷以大義悉皆伏誅今
景隆叨藉前人之勲素無汗馬之勣加之赤族死有餘辜伏
望　皇上明示至公大正　天討乞將景隆尸諸市朝以謝
宗社之靈以慰神人之怒今將累造罪悪開坐謹具奏　聞
一李景隆因　太祖皇帝賔天之初見建文昏弱潜起又謀
削弱　親王以傾　帝室陰竊國柄以行威福意圖居中用
事得以行其奸計自陜西遝道經河南不朝親王兼程夜進
及京師遂誣言　周王遣人守把關津建文聽其奸謀徑遣
之馳至河南追逐　親王奪其民社甚至佐使旮君將　親
王及世子各置遐荒不容同處減除日膳使之凌逼百端首
開禍端以亂天下究其奸悪實係奸臣齊黄之首其罪一也

一李景隆既誣陷 周府自以詭計得行遂太津奸謀欲圖
大事陰忠 皇上位居嫡長天下歸心又欲生事加害乃與
齊黄等結謀矯誣 上天稱兵北寇及聞 皇上大起義兵
誅討奸臣以安 宗社遂自為大將欲竊兵柄以濟其奸謀
督諸匪愚弄軍士大行威福切制其下不敢仰視立震主之
威圖不軌之事豈知天地神鬼不容其惡頗發其師每戰趣
敗造禍殃民謀危 社稷其罪二也
一景隆佐使昏君陷害 周府接取府中庫藏財物充積其
家令府後圖其景隆不行首納顯是留為後用其罪三也
一景隆知建文昏愚可欺志在潛窺神器分布親信挾制
親王仍自統兵北抗大軍而於建文屢邀取節鉞及大常旗
幟以專賞罰欲其威令素行捷之日易於為亂其罪四也
一洪武三十五年 皇上大軍至京肅清內難在安 宗社
選用百職無間踈遠惟才是任一由至公景隆不尚革心改
過事 上以忠猶挾奸謀布置腹少欲以己之親信居六卿
大任累行奏保 皇上洞見其奸宄其所謀蓋欲預先布私
恩以五私黨以為他日之用其罪五也
一允熥兄弟等不仁不義戕害 諸王濁亂四海得罪宗社
推親親之仁不忍加誅恐其交結小人再造罪惡於是置之
京師不使居外以保全之而景與盛庸等又構逆陰謀遣閹
者往來交通割肌剪內設誓呪咀言詞悖逆盡皆發露其罪
六也
一景隆累造禍衍群臣劾奏累蒙 恩宥不知省躬悔過改
過自新仍復將藏逃軍逃民在家以致事發錦衣衛究問逆
狀照然景隆猶不服罪於 御前飾詞言稱此等之人皆零
頭零膽家人所謂推惡於下公然面欺支吾其罪七也
一景隆自以造惡淵深法難容恕奸心不自反生怨望輙於
御前托詞奏 太祖皇帝賜佃户退還朝廷挾詐要君其罪
八也
一景隆多養厮役以為腹心羽翼縱其私積財物縱其奢侈
僭用慢藏致盜實其自取乃不反躬自責又生怨訪聲言
三府之國縱令軍士搶其家財如此誣枉冒瀆 親王其罪
九也
一景隆位崇公爵任重師臣正當修身謹行儀表勳戚却乃
恣行荒淫甚至形於圖畫借與謝駙馬摸寫導引為非瀆亂
倫理其罪十也

一禮謹上下之分不可毫髮僭差景隆素蓄逆謀公然僭用服飾用金龍莊綉飲食用金龍器皿乘馬用金龍鞍轡人皆知見其罪十一也
一景隆居常在家宴飲每日作樂僭爲王食每一酌則贊進酒每一湯則贊進湯一如 御用之儀僭分如此其罪十二也
一景隆所造罪惡所蓄逆謀其弟李增枝備知其詳恐謀逆事發連坐乃於 御前首奏盡景隆悖逆不忠鬼神照鑒雖有親弟亦不能容其罪十三也

其論梅胡云切見梅殷胡觀皆叨貴戚坐享安榮祿上負天恩下通奸惡當建文之昏迷蔑棄親親李景隆之擅兵律行威福其毒殷等周念 國之休戚而乃助其奸謀叉亂天常同惡相濟梅殷則擁兵淮甸胡觀則統衆太原大弄干戈互爲聲援欽遇
皇上肅清將天討掃除奸兇 宗社再寧軍民咸悅凡擅兵於外者咸召還京而梅殷又於淮安將所畜金帛悉以分將散士官吏邀結人心胡觀則按甲山西逗留觀望 皇上以親親之故置之不問冀其洗心改行以保身家及李景隆再起異謀事干悖逆正當首奏以雪前愆而又幸禍怙終陰相交結以致景隆事發露命文武群臣會問景隆不隱諱自陳與梅殷等同謀逆狀既彰法難容恕今景隆既已拏問乞將梅殷等拏送法司通行鞫問明正其罪

洪武永樂時臬司官皆得舉劾令則無笑漫録疏稿於此以志其變云福建按察僉事臣陶弘謹奏爲糾劾事伏聞昌賄宣淫罪誠難宥狎 恩法犯刑用伏誅是豈責備之過嚴良由褻崇之既重切見福建左布政使薛大助妯由縣佐遷殉贓私超拜徽垣 寵崇已至職司風紀妙蔵懲覩之挠位別旬宣是激揚之道奮不顧身未爲報國豈期伯鯀終負 帝堯敢犯 王禁特背 聖明潛引腹心淫肆妖孤之娟張牙爪貪如豺虎之驚門迎娼女昏酣無厭橐括人財嗜貪罔極上不能效忠於萬乘下祇流毒於群黎雖匪懷奸之逆賊允無恭政之兇徒罪從今原惡終已着似此憸邪義當絕糾云云
歐陽謙字伯益沔陽人文忠公後洪武中舉明經授耀州學正擢監御史永樂中谷庶人謀反謙受累 詔往伺之乃托言罷官絜家南歸雖妻子莫之知也還家賦詩皆作山林語如云半生琴劍歷天涯辭組歸來鬢尚華臣戒幾何能報國

君恩萬陪賜還家滄州鷗鷺明猶在緣野桑榆色正佳堪恨故
交零落盡㽞揚到處嗁昏鴉人云文章館閣青黎吟詩酒江
湖白髮新又云風月謾矜雙眼豁江湖不厭一漁多會歲侵
謙人野服與舟隨商賈雜長沙時庶人謀盅甚悉召諸巫禱
祠譙僕變形爲祝雜作府中與得其狀乃急拏舟一日馳陸
傳此覺追之已無及矣既報 命因出師移之庶人赴火死
譙改編修轉考功郎中卒于官
督
督黄中初爲總兵鎮守廣西永樂初爲副將從征安南累建
奇功然性剛愎不遜張輔之再征季擴也中亦在行一日輔
開燕集諸將佐飲酣命樂工曰可唱黄中調中以為戕己作
而言曰老總兵亦聽黄中調邪輔怒次早托以妄病召中入
視既入命壯士縛而轉之誣以違節制奏之 太宗知之置
不問摧中子某爲都督僉事輔歸其子裹甲欲報父讐
太宗命大臣和觧之其子不從 太宗怒累謫全州千户所千
户再調河池千户所以卒
永樂中之征安南河池千户所調軍一萬後止謬自滿等一十
七人得歸十七人者子孫至今與人談以爲大幸今人談征
安南容易也

彭擧山東益都人爲前元行省參政 天兵下山東歸附以為
全州千户所千户再調慶遠衛累立戰功兩江諸賊多所勘
定著名廣右摧指揮使子英嗣英爲人有權謀善任挾永樂
初以武職應襲取侍 東宫九元勲達官英皆事之得其歡
心既任官以廉能稱擢廣西都司印初至與藩臬同行即事
請前曰都布按三司也同時者知其多才肅然敬憚之不敢
遣有疑事則就謀焉嘗遣二司飲以絲繩繫二錢於梁問或
問之曰兩句要錢耳衆愕然有方伯不法載銀數甕命其子
賫英知之追至東江驛登舟謂曰聞公子有嘉殽數甕請嘗
之頋指其下搜舟中舁二甕於與前徑去至司置於庭召胥
徒與衛既集笑語之今日與若等為壽遂辟甕該銀也呼左
右競取之一覲而盡視篆三十年凡各衛襲職者德之如父
母陞右府都督僉事以卒
常開平爲 懿文舅其子森襲爵 成祖靖難森死家爲從
臨安府時森子尚幼及長 召見知其恩劣賜三百金遣還
洪治中乃復侯封
將相希死說文皇在燕邸時夢天地遣使召之將有所至天
門見張三丰與揖曰遲此五年公當有天下矣問其姓曰姓

張後問其名曰我遹通人也但呼為張遹遇可也遂與
文皇再揖而別及建文立張至燕叩宮門求見門者弗納張叱
之徑入止之不能遂至殿上　文皇見之思良久若嘗識曰
非張遹遇乎張就握手曰勿多言時可矣於是贊助起義密
謀居多天下既定遂隱不見　文皇思之遣給事胡濙求之
雖意在踪跡建文然三年竟亦不遇　以上俱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

仁宗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
成祖有易儲之意而漢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
伺察　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
官善於保護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讒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宥黃
淮等繫獄十年潛瑨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足爲慮後與司
諫周冕同被害

仁宗　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　誤進中
上手尋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陰證也　供病遺録
金陵伊氏家輩裕人亦謹厚
仁宗在青宮屢取給於其家伊氏絕口不與人言
登極後即擢其子恒爲督繕所官　仁宗上仙　張太后追思其
事遂進爲尚寶少卿本朝尚寶官雖五品最爲近侍
非勳舊之子不得居也　寓圃雜記
王文端公抑菴知制誥幾廿年其出也楊文貞公爲之也初

文端與文貞同閈里且聯姻文貞雅重其人欲留以伐已
文貞之子稷惡狀已盈中朝士大夫皆知而不敢言於是懲忍
文端言文端直諒人也遂言於文貞文貞甚德之嘆謝爲以
非君不能聞文貞不久遂有省墓之行實欲制其子也稷
之狡猾也陰得文端之言而爲之備驛遞中皆先置所親
稷之賢復飛言曰人皆忘其功名之盛故謗稷耳及道中
文端文貞歷數處皆然稷逮迎於數百里外氊帽襤油靴徒步
青衫朴訥循理儼然謹厚人也家中惟圖書蕭然爲惡之具悉
屛去而親戚皆畏稷交譽之文貞遂不信文端之言并以疑

其玷也及還
朝遂出之於吏部初 仁廟時官爵最不輕授陳德遵循以狀元薦
三考 仁廟最愛之欲陞侍講學士文貞爲以大驟止與侍講
仁廟面諭德遵以故猶以許之德遵遂啣文貞未幾
仁廟 天德遵已失遭逢之會遂鬱鬱移疾還日夜咴其鄉人
告稷惡狀鄉人皆畏其宰相子不敢發會建安楊文敏公榮卒
鄉人訴其子於朝中官王振持其奏言于閣下曰楊先生肉未寒
而遂受誣若此何以處之初文敏與文貞同事頗不相
能及是遂曰既然須與別其是非中官曰當下撫按耳文貞以

爲不可使宰相之子而辱於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
欲辱之也既來白其事坐告人以罪
朝廷與其子爲尚寶官而去德遵聞之遂言於鄉人曰汝以
爲宰相之子
朝廷務姑息之文敏公獨非宰相乎其葉速其來王振得之遂
不告文貞而以文敏故事處之逮來獄成議置重典初
仁廟與三楊俱泣曰汝必輔朕子孫朕亦貸汝子孫死故三楊
子孫皆有勅稷之敢於爲惡亦有所恃也繫稷既徵文貞
得疾猶欲援

勅以贖稷死命次子導檢勑導密秘之託稷先持去遂弗及
救 玉堂漫筆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
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脩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
序館在大內之西正統初始革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歌窯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
答云此窯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
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嘗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汝玉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

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棗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
無閒言蓋亦爲此而發也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禮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
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爲功臣奴者悉
宥爲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宥爲民 以上俱皇明記畧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
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裨益歎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爲之

勑守臣時祭于其家是固好古之過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仁廟冬至賜酒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
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欵誨多良規起予德深處永懷渺無涯
新賜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賡以榮期頤
祭酒安成李先生工
仁廟封事許旨命侍衛將軍以金爪擊之不死繫獄而
仁廟上賓
皇太后意其激怒之以致大故欲殺之

宣廟承旨命就獄械取將欲親鞫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其即
出行刑王甫行而先生至
宣廟退近臣某就問先生陳其忠誠之意
宣廟出近臣備述其言
宣廟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與先生相失於瑞門左右候
之於長安門久不知先生已入急趨回則先生已獲更生矣使彼時
而王值之或
宣廟不退而先生之情不得達於近臣近臣不以聞則禍必及矣豈
天憫先生忠誠而陰佑之也耶 以上俱復齋日記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爲贊善極蒙眷待
仁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
父皇不喜其人何也縉公對曰君臣相遇自古爲但汝玉無福
耳 仁宗賞其善對
楊文貞公平生好獎拔士類洪熙元年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公曰當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陳
先生繼對
仁廟即使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繼入謝
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繼也又

劉祭酒宗器任翰林時公嘗聞云東南文士陳嗣初爲誰劉曰有
張肯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劉曰粗枝大葉公驚嘆曰
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公不及薦焉
以上供南滁譚纂
仁廟好學古文詞翰並精尤善科擧之業在青宮已然踐祚
猶不廢每得試錄必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臣
嘗戲語人曰使我應擧亦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前聞記
進士十五科北人益少而優無擧首西楊乞兼取之
帝曰其弗逮乎對曰長器大才多出北方曰試之何以別乎對
曰卷例緘名注其方焉南十六北十四則並用矣 以上皇朝雜記
仁宗即位改元洪熙厲精以贊
祖詔行楮鈔以通泉貨而法任必行抑宦官以于外政而痛
加裁斥釋夏忠靖公之久繫禁獄去天下無名之徵以寬
民力厚世戚任舊臣期於必治而閹人切齒一日指天象示
東里曰帝星有祲不一月適中宮皇后千秋節左右二
宮賢貴妃備燕席爲中宮上壽
上亦御燕宦官給事左右置毒酒中
上飲而輙五竅流血而崩時感天變大雷電風雨晦暝傳言

雷震 國見漫錄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棨應制賦詩云
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决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
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兵尽
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强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
當先進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
下皇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詩意雄偉
尤勝前作君臣之器量見矣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
東宮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
隨征駐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
爲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 東宮曰出外有封章白
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東宮顧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但新製
則不及士奇對曰 殿下未踐祚今居喪所無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閑 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
稟 朝廷之事可假行之此出一特之權歸即納上
東宮即付取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 汝就

留之既行 東宮顧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苦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託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仗蹇與汝但蹇亦有遲疑汝須盡心
汝二人吾當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心
而厭服天下之心須溥恩及天下必先息從征行之臣若漢文
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近侍
殿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永樂間胡廣解縉同為學士
成祖幸文淵閣召二臣侍宴 上顧廣曰汝與縉生同鄉少同業仕
同官今縉有子汝當以女妻之廣叩頭對曰臣妻有娠未卜男
女 上〻足生女越數月廣果生女因名其吉慶奴縉乃為子
禎亮娶 以爲未幾解氏遭高煦誣譖縉既死于獄擧家盡
徙戍遼時廣亦卒諸父欲以女改適他氏女聞之入室以刀截耳
家人覺而救之血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皆居遼父何以生
為不如死也諸父不敢復語迨洪熙改元解氏蒙特旨宥
還禎亮遂親迎而歸入門事二姑甚孝事夫惟謹姑徐氏多
病痛不離床席者十餘年雖浣滌穢汚皆親自為之且通知書史

性復柔婉側室子女視如己出享年八十五而終若胡女者可
以無媿于二公矣
陳諤字克中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戊子領鄉薦卒業
太學庚寅擢刑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要每奏事聲響如
文廟戒勿與飲食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見則呼為
大聲秀才嘗因直諫 上怒甚命為坎奉天門外埋之七日不死
仍令還職俄陞吏部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
旨俱罰修葺象房同事者先治完各降職克中貧不能倩人
乃自繕工值 駕至觀象問治屋者何人諤俯伏自陳
上念其直而憐其貧命復其官癸巳三月命署通政司事繼而
署應天府署刑部署工部尋陞順天府尹倘出於城
隅誤衝 皇太子駕太子怒詬于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
竟不問己亥歲出為湖廣按察使後改山西洪熙元年
仁廟問大聲秀才何在此人宜為輔導使人得易聞過改荊州
長史後與王不協除鎮江府同知致仕歸卒于家
何忠字廷臣荊州江陵人永樂初登進士拜監察御史後
遷日南知州洪熙初黎賊餘孽復合遍圍交阯城忠謂藩臬
諸公曰今賊勢猖獗吾輩坐受困辱何時獲解盍遣一才智官潛

身出城往請王師幸而得至殄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諸公曰城中文武衆官才智膽畧皆無出足下右耳今茲請師非足下不可也忠慨然承念乃與知縣張某夜縋出城步走二百餘里爲賊所執搜檢其裝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張泣曰相公何以處我曰爾如從權暫屈於賊賊必不殺汝脫歸語諸公知之吾若與爾共屈此膝則爲萬世恥矣爾若同吾不屈徒爲無名之鬼也乃口占一律曰萬里邉城受困時腰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關山遠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詩畢謂張曰爾記此詩爲播梟諸公誦之遂至賊營賊首延忠上坐舉酒相勸曰公能相我富與公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罵曰豗狗奴是何言也曩者爾黎賊兇暴悖逆殘害無辜我

聖朝伐其罪而弔其民設三司置郡邑立學校教爾邦夷民遂其仰事俯育之道知人倫綱常之理革其舊染汚俗爲吾華夏良民一視同仁之恩大矣爾曹不思報効乃造逆天之罪指天兵至爾曹皆爲虀粉矣尚何富貴之樂哉賊首笑曰姑息怒飲酒忠厲聲曰吾爲進士寧飲瓊林宴之酒此犬彘之食吾豈食之奪其杯擲之正中賊面流血盈頤賊衆大呼遂遇害事聞

朝廷深悼惜之勅禮部致祭謚曰忠節

吳溥字德潤學者稱古厓先生臨川人洪武中舉鄉貢以病不果上春官後入充太學生奉

命宣諭武臣於雲南又閱軍事福建時奉

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幣之贈重朝命也先生一無所受及歸治裝不益絲毫惟經過山川所作吊古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會試禮部擢第一 廷試第四授翰林編脩歷修撰脩永樂大典爲副總裁擢國子司業居無何祭酒有他命自是皆先生總監事時士習目下進取惟覲僥倖先生革之終日危坐堂上召與諸折義理使退求諸心庶有自得之益以禮法率其屬未嘗屈志合權倖皆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廟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盡盖朕久不見之故忘之耳後三日 宮車上賓矣先生爲司業十八年太學數千人又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而職銓衡者獨若不聞此雖先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且士大夫之重輕於世者抑豈係乎其官之進退也哉康齋與弼其子也以上俱述休堂漫錄

世說 成祖旣擒黎季犛及其子黎蒼至京師待以不死後

仁廟即位時黎季犛已死召黎蒼與遊後苑偶出一對云獨立小

橋人影不隨流水去蒼對云孤眠客館夢魂先到故鄉來

仁廟憐之放歸遂反　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

宣宗

宣宗朝恭安胡公濙為禮部尚書宮中屢有封冊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大礼一不合宜遺譏萬世臣不敢奉

詔

上亦為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於胡皇后之廢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故多受莊田閣者之賜於心不能無愧焉　寓圃雜記

禮部金侍郎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亡獲持已失八本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為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惟紙色不同而兩朝

恩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也　縣笥瑣探

揚文貞公士奇在閣下時其壻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貫緣是壻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揚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院云揚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某官遂訖下釋某知

附刑具俟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疊遂得還職我　朝不立
宰相然内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避排勢者裁人小人居之豈不懷事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
文進入　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
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
文進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
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宗王士元
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為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皿皓
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為下品止賜三十緡古今忌
才雖曲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春風隨筆
況守鍾治府特被火焚巻文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況守出坐礫
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己躬更不已累吏
也初吏自知當死況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罰
止罰俸而已　蘇談　況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家歷任郎
有善聞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又臨任剖決若
流善政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
其詣學官講誦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衆
曰某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周人也於乎以有為之
才而獨於此君子惜之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
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父老姓桂對曰此間生
員多讀詩某　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為之赧然
已上西樵野記
嘗聞吳文恪公訥為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未知其詳
疑其為檜德政碑也後仕于朝問之浙中士夫舉無知者及來
浙江閱杭州府志亦無所得近聞仁和縣學有宋刻石經往觀
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即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
學術之正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未知
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宣政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
則李龍眠麼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
即岳飛第作大學三月臨幸首制先聖賛後自顏淵而下亦譔
辭以褒崇之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
子皆無邪雜皆違于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
詐権譎之說以徙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
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僕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
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権譎
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
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
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矧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覩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
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像之
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過見吏舍有光燄跡之非火
也翌日問群吏家有某事答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此子必貴
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
仕至兵侍兼春坊諭德入内閣天順初罷歸有閹普太素脉公命
診之云歇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初復起入閣至户書數年致仕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遠而難行者
惜乎後世人主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十四卷齊家之要又皆歷引
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從使人主知
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
此書
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閣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　以上逆軒類記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
嘗謂人云比方老實六大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稾付之此可見公
之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本朝巡撫江南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
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者
聞公在任時置一曆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
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
某日夜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
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人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
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某日時風候其人驚
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謾書也

宣德中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
差錄卒句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句攝題其版曰
不貪不食典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

吳東牘清簡圉圉空虛　以上蒼崖詩話
宣德元年以蘇杭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槩參政葉
春錦衣衛使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没者凡數十家今部院面
奏件先期行禮部類進中官預聞於上以便開答謂之奏坊本相傳謂國
初凡啓皇太子本院本先日具聞宣宗登極時尚幼冲而胡忠安公濙為
禮部舉其例行之迄今以為便而春坊之名亦不移焉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特楓橋一糧長以郡遣
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
躍去失妻懼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拾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
茅茨不翦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鑒二書既成即以賜羣臣戚畹之
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　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卿大臣侍款從
歡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事詞林為賦辭學士歎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中官差遣政歸臺
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
女中堯舜
況鍾字伯律南昌人始以吏事尚書呂公震愛其才薦為禮部主

事至郎中先是　仁廟初命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中
允張宗璉　上恠而問楊公士奇曰舉皆外官而鍾舉朕官何也楊公曰
舉其才也此臣所知為鍾先舉耳
宣　初江南九郡災擇賢能為守鍾知蘇州奉勅蒞任得擒拿侍為郡
丞而不職者皆送吏部別用或責問黜之吏道為清六年考績民乞
京請留者八萬餘人後之名流皆不能及　以上俱皇明記略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往覓鍋舟溺卒方假寐有夢神人叱之
曰急起之尚書來矣衆中最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
之日致飲餽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岸始潛以實告

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為都御史征麓川時
訪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遣舟有人望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
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為指揮使食俸報云卒之
夢雖為公徵而貴已被遇之祥也
程襄毅公信白恭敏公圭同赴試時入食肆中忽其家鍋鳴二公
以為不祥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為兵部尚
書　以上近峯聞略
漢王高煦　文皇帝第二子也建國樂安州先從
文皇帝奉天征討善戰有功為

文皇帝所鍾愛潜有奪嫡之志
文皇帝亦惑之賴儒臣楊仕奇楊溥蹇義黄淮寺前後正救詳皆下
獄而
文皇帝酷愛皇太孫英明可承大業故　東宮迄得不搖
仁廟正位不久而崩
宣廟繼立王不自安圖而不軌以指揮王斌知州朱恒等為謀主偽
命斌為太師恒為都督奪民馬戰馬放囚徒為卒五潛以金帛
結在京官軍為內應反謀漸露朝廷疑之王嘗差百戶陳剛貴
本指斥乘輿聲言記

皇太后憂之召楊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
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主必不自行詎敢爾若　陛下親行出其
不意而以　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遲疑而使彼得計未
可知也臣請先行擒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歲而大駕
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詔誅王斌
等同為謀者免漢王為庶人改安樂州為武定州
宣德五年既賜進士時　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任者使積學以備宮僚之用勑礼部尚書

一少英賢者三十人入侍　上在齊宮甚喜之即令考之
凝奏筆札未備勑內臣給而親校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
命楊文定掄次得三山薩琦八人先生與列詔賜襲衣冠帶仍
命有司給以澄油房屋皁隷而勑泰和王直率之讀書
中秘每　賜上膳良醖以勞之其後從勑通取二年五年
八年進士妙選得泰和蕭鎡東吳徐有貞等二十八人共二
十八人如永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後薩琦為礼部侍郎
西蜀江淵為少師工部尚書蕭鎡武成王王俱侍郎徐有
貞為武功伯安成王　宣為國子祭酒上虞陳金吾姚脩何

宣皆布政使咸著聲績云　以上俱後齋日記
崑山龔翊字大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戍卒金守川門城破為之
一慟後宣德中周文襄薦為昆山大倉教官謝曰某
任亦無害第恐負吾往日一慟爾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謚
曰安節先生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蘇州適大理卿
熊槩巡撫江南威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随至籍沒竟
號之聲不可聞汝敬與槩有鄉里之好脊會間因以陰陳
之說諭之槩不能從為益之甚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

事平以槃事具奏
宣宗覽之憮然即日召槃回遂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
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豬肉
宣宗一日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　上以所食豬肉賜之
俊即奉之戴入口　上笑曰女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
曰　陛下欲臣死即死況食肉耶　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
吾戲之耳不可破女戒也俊復叩首謝
吳都憲訥為御史特出巡貴州還例當言三司官得
失有潛以黃金追送於道者吳公畧不啓封但題詩其上云
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藏并土
物任他沉在碧波間
俞司寇父仲良素寬厚長者嘗一日自外歸見有偷兒方竊其
家堂前錫燈檠仲良迴避俟其累出乃入後家人以失器
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與錫工新之也後竟復買終
不家人知之又嘗一日宴客有貧者飲畢袖其銀杯其
家屏後見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搜之仲良笑曰酒器復
來吾已褒其一女何視之誤耶俞公士悅由進士歷官至太
子太保兼刑部尚書貴顯一日有相士至門公適微服相士見之不
以公為貴人既退人謂之曰子善相由不識俞尚書其人那
信翌日往熟視公見其領大聲曰貴在此矣人皆笑其妄
公獨以為然蓋公初生一月頷患瘡脫去頷骨母夫人甚愛之
一夕夢神人謂曰兒後當大貴吾為易其頷骨耳此與周
益公易須揚誠齋易腦骨事甚類也　以上俱南濠譚纂
宣廟在御日好親儒碩燕聚右數嘗召內閣及臺部大臣同遊萬
歲山及東苑每遊必賜以金幣盡醉而歸又御製詩篇賜
之諸臣偶和焉　龍江夢餘錄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
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上際雲開曉色林
間鳥弄春音物意含春色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
有刻摹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
觀詠一首撒扇云湘浦烟霞衣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卻人間炎
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
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此其
帝王之言也　損齋備忘錄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

礼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
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
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壽德錄
宣德中尚寶卿程南雲甚寵押常在禁中
上令左右引一虎蹲其所飯廬旁室中而蓋其門不令南雲知之乃
遣召南雲南雲起出至虎坐前門忽啓虎突出正與南雲遇南
雲驚踣號呼久始定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蓋用為戲弄
耶 前聞記
袁忠徹尚寶太常袁珙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能先識
太皇平潜邸周是貴顯于時人其道貴賤禍福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
司寇于方授主事往領牢牌忠徹以締累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
大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矣後果
然人益神其術云恭人和仁求樂辛丑進士授御史剛毅英發以風采
自持特親潘周府有盗追捕累弗獲
章皇帝以召公公授命乃先微行往詗之盡得其狀比按部首覓其人一
訊即服人以為神又按江西有巨奸姻連藩府獄久不決公卒致大
辟右王師征麓川往司紀功凱旋衆議當擢臺省時王振怙
勢謂人曰嚴御史好官今有功當陞侍郎胡不見我所親或
以諷公公竟不往止貴州叅政以去居無何卒此士夫所以共悼惜
者也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强
禦揚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待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 以上俱西湖錄談
羅侍郎汝敬使交址見黎利諭以禍福不聽燕而酖覺焉
擠其重案皆揣同利無狀白日忽震利驚謝焉羅歲在亥
捋河南秋試李文達發解甫鹿鳴有鶴數十繞于廳李佐
使昌祺舉酒酹曰其將有名世者也 以上俱皇朝雜記
舊制無巡鹽御史宣德中予在內臺時東陽先生命高郵千户
販私鹽事發繫獄千户乃言蘇州大户沿海上大船販私鹽
不拿揭先生聞之　奏命御史來蘇州巡鹽李差何公文淵
巡蘇州不生事擾民從此至今差御史各處巡鹽永為當例舊制
不許奏差御史行事　宣德中兵部尚書張本奏命御史清軍設
宴于部堂餞別諸清軍御史從此却三年一替求為定例本下
年一替可行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
久缺候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時本部趙郎中新
事蹇嚮且久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倣得趙新如何做不
得蹇奏保難於上論久之既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六紙

侍郎趙倂預列巡撫江西比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実
欺君也　以上俱海沂萬象録
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閒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書一章
召翰林詞臣示下曰豳詩周公陳府稷公劉政王業之由與民事早
晩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令斯國爲賦
詩散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一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第
出御書洪範篇及　御製序文示之且論之曰所論或未當
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
則祖宗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朕不爲忤　以上俱翰林記
楊文貞公士奇上
仁宗廟號曰昭廟謚
章廟曰宣宗他分明任一箇擅昭立宣的意思
奉化應方伯寶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
年考滿吏部試論壹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
詩前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肝長更有一般堪
笑處衣裳强得硬綳綳末下書姓名聞者以此呈冢宰冢宰
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趕三
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
宣德中王公驥征麓川謀者田云彼有象陣公因思象畏鼠此間
何得鼠乃廣收猪猫數百爲備臨陣果然象忘放猪猫於前象
俱追以此師遂得勝寇既平論功得伯曰請遠録　以上俱南厓閒中
宣德朝三楊輔政君臣一德天下治安而仕路廣靜畏敬之
風稍弛故添設差官以整齊弊而有清軍巡塩巡邊
御史等差東陽之事西楊之昧恇南楊溥知自持而調和
以救時不若東楊斷決以處事不若西楊而大臣之昧則
得之矣故江西福建二楊之子孫一死於法一戍於邊皆有
事而湖廣石首之楊子孫安享福慶當時賢知薛文
清黄南山諸公而不爲之一引手使之賚志抱材以没
惜哉　閒見漫録
巡按陝西都御史陳公鎰蘇州人當任禁革三司百職
拖買市貨下至蔬菜之類軍民聊生已而别調莫不傍
徨思慕歳旱人憂保奏　朝巡復命来蒞矣民老稚

遠近雲塞陌路扳轅蹇帷仰瞻司畨瘦也皆靑劉垂淚已
覩者未厭後奔于前再問遐蓌鄉村居人扶携盡至公
令洞開左右門進謁者由左入旣謁者由右出如是三日而未
又求大注軍民大悅
雲南布政司布政應公履平奉化人初任雲南知府有太監
奉
命監造剔漆器皿進用供費百出民不能堪公詢其造將
訖工別造私物寄專人賫奏欽造數完或且止或加造
蒙

旨畢造起送部行文至公懷之中道馳入太監怒叱公公曰奉
旨請回京出文以視群一方倒懸也　以上俱聞見小史
國朝開國功臣永樂後不嗣者十八九獨靖難功臣襍
與子亦宗族或婿與義子繼欽宣德間貼黃紊亂久不
清　上命左僉都御史楊安淩宴如同翰林侍讀苗
衷清理始着令九武官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
而其祿得以婿或義子一人繼不再及崇德報功固勝事而
獨薄於開國者有司未必無過也
國朝仕官例官於本省雖文臣無有得本省雖撫視者

宣德庚戌河南民飢流散矣書許上庛字文超特工部左侍郎
由
宣宗簡命得奉璽書賑撫本省上河南許之襄城人實始稅例
云　宣宗亦嘗巡邊宣德元年征漢庶人二年秋巡邊出會州
過虜冠遽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甚衆監於
成祖誠出萬幸云　李驥字尚德山東郯城人洪武丙子以
學生選授户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
狼豈嗟寡婦子寡婦訴于君君反躬自責而白寡婦究
于城隍神翌旦狼死于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札騂為

刑部尚書異之為記其事廷臣交奏君治行召為刑部
郎中三年又坐累戍邊
仁宗嗣位召為貴州道監察御史所聲籍籍宣德五年始出
知河南府於治之後堂植松竹梅扁曰四友其一自謂也一
日宴客堂中談笑之頃奄卒江陵楊文定公溥嘗為撰
文貞文貞文敏二楊公復為作碑銘　以上俱應菴任意錄
宣德初御史李立奉璽書清理軍伍涖蘇常諸郡立
既刻薄而蘇郡倅張徽者山西人也酷暴專拯執民為軍
視故貫籍姓名微有相涉則謂其人曰欲為軍乎欲為鬼

予有與辯者輒死抶下於是民寧誣服求生無得者後為究家
所訴逮繫京獄時蘇人成規為御史惡其訾民痛抶之竟死
獄中鼠咬其目睛人皆稱快有子流落於蘇日發誓行丐乞于
市予反見之道中人指之曰此張徹子也同時常倅張宗璉
獨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者必力為辯理御史怒其異己數詬辱
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比喪歸常民白衣冠者數千人立祠於江
陰之君山祀之楊文貞上為記其事觀二張之始終則善惡之報昭
然矣　濯纓亭筆記

聞當為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
群寮皆不敢應魯預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累上
等乃傍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爭集數
選取百頭肥健者頭給銀五兩曰此韓上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
之仍以兵政累遷至憲使其詳其別紀謝眭字仲達以解元登陳
循榜進士官監察御史有能名尤好薦達人士所親或告以吏人樊
某之才理善即多章奏其人為郎而設書錄為己而懼獲奏引部
詔原之而對御有從容　宣廟諭曰御史輕薄謫遠方縣
吳有莫生善相悅年得子客為具酒賀適袁尚寶忠徹過其家莫
延之上座忠徹聞啼聲曰此君之產乎曰然然則有痫勿藥問何

故曰長當為盜莫心不悅及數歲視其狀未有
盜徵又十五始悞曰袁公言非謬以鐵絙鎖室
中一夕隣家火作其母哀而釋之即逃去莫婦
悅恨而已既三載以行刧事露囚解送吳知府
孟公欲併奉翁隣人為証之得免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鄉家吳下有何勝地
答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
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
苑吉太平　以上俱暨城客論

周文公襄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於憂嘆使
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皆手立聽至一處忽
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公在吳中好尚祥梵察旌郡所至鍾磬交
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請之文襄笑曰即
如以年齒之役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
拜一二拜地行之自若
况守蘇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
也火息况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抶一百唱使婦

舍亟自草奏一惟歸罪己躬吏不以累吏也初
吏自當知死況嘆曰此國大守事也小吏何足
當哉奏止罪止罰俸而已
陳從道御史初在太學時有例選諸生御史堂
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偉敏公在都察院
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道先詣偉敏曰綱貧士
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余上
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贊之勿沮其成也偉敏駭
愕不意余公之舉之也頷而去然余曰實未嘗
有意舉之也從道則之詣余公請曰陳公將薦
我公勿責之亦勿愕然明日二公會于朝各以
所聞相賀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故為此
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可
乃別請他堂薦之從道竟得為御史是時從道
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十上貴
畏之故為所協不敢不從焉 以上俱蘇談
侍御清江張公鐸以進士巡閩宣德初督銀場
於寧德崇李校札師儒當堂試諸生作詩曰
一鳥不鳴黌舍幽東風譽外彩雲流嚮救多士朐
襟織錦何人手既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
低頭六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公莫浪求既試品
高下優獎賞士皆奮攻暇與士夫觴咏往來不計勢
分嘗拓學地築池架亭曰觀瀾又建閣修齋廡鑄鐘
鼎造祭器百度一新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為寧人
至人頌具切
儀制郎中豐城史公安祠祭主事錢塘陳公鏞二
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
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
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慶奉二上
言於慶曰總戎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
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是弱以誘我乎況重
書戒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可輕率待之時慶
以病殆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實無戒意明日
前進慶寺在後伏兵四起升被創兔慶病不能起
副將崔聚赴關被執賊大呼官軍降不殺二公曰
吾輩凡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史年四

门二陳三十四同死者主事李宗昉等数輩先是
賊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死之諒山
知府易先知州何忠輩死之諒江知府劉子輔自
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城中無一人降者以上浙山叢錄
鄱陽高舉登永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居抹
谷間謝絶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棹小舟至城下特
值重午郡守欽同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
上守怒逮之至今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絶云
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
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肴畫船守
詢之知為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而去
饒州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
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鋼佇椎佛但未設佛
像耳　大明兵至凡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
以為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先或有三此可見
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
云萬間廣厦帰寒士一榻閒雲卧老僧有士人竟
以文寒字易寒字去以上俱中州野録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云水上
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敢死
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室中曦霧霧成雲
開月日公撫掌稱善果為赦死或謂不若空中擲
霧霧成雲雲騰致雨更為順但見日意於因為當
耳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謁其尊
翁梅所先生王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包公
子能對予梅所曰顧能包出句云白狗當門兩眼
睜睜惟顧主公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随
王包嘆異曰公輔之器也後果致位司寇贈少保
以上駒陰冗記
侍郎羅公汝敬為人剛直與揚文貞公
同鄉郡僚官於　朝每不滿文貞所為数面斥之
文貞頗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年已老至邊
未幾胡寇大入方督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
起恍惚見江袍者翼而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
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帰
盛御醫寅字啓東呉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求

樂中以鮮户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詔侍醫以
痿症治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侍命闕下一
内侍欲請切脉辭曰未見　至尊安得先乂公乎
内侍服其言入奏言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
即傳宣入便殿指　上脉扣頭曰此風濕也　上
大然之問吾遂明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致
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
授言後事
仁　宣两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
令與同官奕時賜詩以是寵異他日寅　入朝御
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絶群醫束手莫知何疾
勅募人療治有草澤醫請見投藥一服逡巡即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
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為湯以進耳
非有他術　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賚其
人云　以上庚巳全編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
守南京沈静有大畧一日閲師覆舟山北問将校

曰部五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闘
鼓聲則變而為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按練是也
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
旗幖四人者立四面皆听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恆
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
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独生由五人為二十五
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
五人之法又倍而為五則為百二十五人其再倍
則為二百五十人為左右前後相應而听於中以
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与中為遊擊出奇而正
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而功可成矣
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
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寄兵遊擊則
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听於中軍主将
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者各以
将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者哉當時将校莫不信服公嘗語人曰
士大夫不可以無憂國之心不可以有憂國之言

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陳法不知本於何人要其所
自得者為多也
宣廟即位大臣舉蘇州等九郡號繁劇難治遂擢況
鍾等九人為知府授　璽書以行公至蘇州廉察
官吏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悉覺豬弱勢家
恣不發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惟謹又表除
京運米二十餘萬儒士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獻
詩頌者　亮二十詩公独称賞欲薦其才于
朝會有匿名書数亮過失潜揭于府治大門者公得
書笑曰彼欲阻吾存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李
可用召試有驗授刑吏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
勇於為義類如此歳滿去民叩閣乞留者八萬餘
人有儒士歌謡曰況太守民父母早帰来養田叟
又曰況青天朝命宣帰来在明年以有代公者竟
易去文貞贈之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也已重
迎張益州又数年公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帰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盡求諸者公竣拒不為
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
何獨斬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
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
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揭
大年題其覆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
公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
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
官固為識讒引病逆旅自度不敢起乃使親扶詩
於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
誰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棺遅公得詩泣
下曰大年欲余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
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
乃止一授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
聞之將以為讖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
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以上俱[illegible]跋）
宣廟甚英武有斷當漢虜入叛時若不親征使其勢
成則事未可知蓋虜人從　成祖百戰而有天下
故也　宣廟即統六師征之一鼓而擒所謂奴見
大也心死也　宣庙尤留於文藻我朝　列聖御

裂之多無過之者兼上於畫意態天成雖以畫名
家者皆自以不及也
兵部尚書徐琦字良玉常以通政使安南及還安南
推署國事黎利厚致饋金珠香諸累百計悉却之
利遣使奉表及方物隨琦詣 闕謝仍密附前所
饋令奏以納而不令琦知也行將出境而廣知之索
其裝果得歎曰若聽所爲卽外欲而內欲也卽取封
識授之邊吏俾歸利東里楊士奇重其操以畫梅題詩
贈其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鞭曾見嶺頭梅從來使者
清如玉不帶飛塵一點回 以上俱月山叢談

九朝談纂

英宗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
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后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予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
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
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時當名臣
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慨也
吳官童嵋自也先縶錦衣衞獄後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於
朝廷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爾
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新易衣押至石營曰吳
先生至吾無憂矣官重乃遂一驢戴破帽手持爓肉撞入達
圍胡得之以送於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
入城買肉喫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
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国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

云其地勤老營爾尚守此何為其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
不言言之秪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亨以大器擊之圍
遂解葢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知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
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天順間挂廷珪者嘗館于錦衣門逵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
松陵驛丞年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
以為的對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宮非
少保而何及
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
中宮猶豫間事泄乃為内竪曹吉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
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優其宮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令
立之豈其本心然其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特張石輩皆
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
辨正故令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字者皆當誅
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順指故其罪為深當時

惟范廣之死為無辜人至今惜之 以上俱鄭曉漫抄
于少保所為有取死之理但當日殺之非其罪大
英廟被留虜廷郕王監国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復不
共戴天之讐以歸
英廟乃不久而郕王遂登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具廢太子
而立已子及虜人自送
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内此皆少保當国時事
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也
又曰于公大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
此或曰郕王欵践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
英廟被虜人心搖扤雖郕王監国亦自恐懼不暇便豈敢有他
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誥天下以監国復讐大
義敢有上言欵王即真者即是奸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
郕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既無處置後來節節俱不能
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国事權勢自如乃使
英廟禁錮南内此心何忍耶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翰林正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高帝脫平
城而登漢隱憂啓聖文王出羑里以興周此在臣下表裕可

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以上醫閭集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拂主之威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荣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平爲本朝之極盛振每
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后上仙楊荣継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
事亦年老勢孤雖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内閣之柄悉爲
振所據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輔已
者衆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台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
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横行詣門逞見都御史陳鎰王
文跪門外俛首而北性中以爲　上在步稍緩徹門二人連
諾而起急趋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
蔣能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去出圖乃
成祖朝所盡又藏兵科後來圖籍僭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
方得进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曰見振不跪坐
事送錦衣衛獄擂楚幾死於發梅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已
已七月振又遁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日抵大同城

下款
上幸其弟倉卒爲虜寇所逐報至科道之臣方舉劾振遂正其
辜復榜示天下云
英廟在虜之日雪大大諸帳深數尺惟御握之四圍微兩治洒
而已虜覘其異以爲真天神遂有奉駕南還之意此亦上天
示異於賊虜歟
英宗在南内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内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国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貞奏曰與臣素熟真一酒風漢耳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　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
可用否有貞曰臣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
何如有貞遂賛其賢因得入閣蓋不實
上之連問也後有貞之貶賢反擠之其無誠心薦已也
以上供寓圃雜記
正統已已七月初八日冦塞外城堡多陷没邊報日至遣駙
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礼監
太監王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国公張輔太保成国公

朱勇等治兵朝臣奏既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郕王
居守每旦於左闕門西面受群臣謁見朝政偕太監金英吏
部尚書王直鄭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
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散軍營雷電如雨振報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
死無隻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
欲入保懷來振以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
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不敢動兵事束手飢
渴十五日虜使持書束以求和爲書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
通使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廻旋之間行列已亂爭
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
甲投刃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宦侍
虎賁矢被躰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擁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蓬首
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得達關虜擧我輜重惟取其金銀
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
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
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
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污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
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衮龍叚疋等物馱以八馬詣
野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
見百官始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爲真矣數内外洶洶不自
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太子
上入野先營野先拜稽首仍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
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顔帖木兒營去野先
營十餘里伯顔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野先伯顔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先每七日
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
太上在虜營獨袁彬在側卧起常不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溫足彬韋病
太上坐壓彬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　以上黃否泰錄

徐有禎初名珵正統十四年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吏部
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進武功伯兵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禎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禎乃别挾詔草以進內有云豈有監國之人遽僎當
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皇帝為篡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
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啣之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
易視之及

仁壽太后文督欽見　上於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
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
在內閣頗與力焉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鷂兒嶺有
旨徵还勇以勇薄嶺口我軍一撤勇即至矣　上不從遂
內徙勇至　駕陥時　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
某年某月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出名內
具許曹吉祥徐有禎等數人善惡內云曹吉祥之權不減王
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石亨不與時有禎閣住吉祥怒

令京師大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遽捕至者頗衆得岳正與呂原許彬諸人勸
止　羅綺都御史其受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援
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償
索徐有禎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保定劉先生憂禮部題本奉祭
聖旨不准終喪劉辭二本謝　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伍拾兩米
五斗鈔十塊羊四羫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禎度不可

言將入對紿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禎
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尊言
今上之子王文改云選元良後迎襄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
罪逆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支意欲遴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脩撰岳正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乃太監牛玉所薦也先一日

英廟召至文華殿喜其北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等協
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欲以天下事自任
即語
上欲乞解曹石兵柄　上欲徃諭之正即親徃道所以保全之
意石駭之赴上慟哭乞哀　上云非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
反意故爾由是二人怨正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辠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有家事田畝之類爲曹
石所懟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軍曹石敗滅放回原
籍爲民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鎰御
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胥遁淩滹沱河斷橋結營以待含
堅城而毛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
弘文館在大內西正統時始革去黄淮金問曁直事正統初
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赴弘文館於是劉
球等幾人自部爲進之　經筵　以上俱痛逸漫記
吉祥初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通與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相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
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侍郎鈇調兵
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
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尚書王翺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
今調出謙意深啣之㬋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姦黨都御
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迎立外藩依謀反
者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
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
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概
此則有禎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
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
宦官所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至
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慝爲所　欲以
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劇歎以己意令內閣
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
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　玖溪識記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予邸居法明寺之帰休菴士欲
見之者候至已刻回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礼斗直三鼓方寢

訪其縣曰公為巡撫時聞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回訪之至則老僧不為礼公甚怒老僧曰　來吾能救一公死何怒歟逐公驚其言強坐老僧曰公此去官至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惧乃請於老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為武功伯入閣尋為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将行法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幭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誦此語皆有還矣然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碍予意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使此以愚之而後其術之神也果曰命當極刑夫豈術之所能逭耶　南園漫錄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斬大藤峽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听治焉列畫鼓数十面每有出入則撾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一二指使蓋極一時之富貴以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從少事贈軍前取賞無算而士氣慴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蛮因是遂屏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帰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

見為不癈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哉　蘇談

周公襄王恍巡撫江南日巨鐺王振當国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学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閤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賛之　願豊堂漫書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不受官晏参病乞还帰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还則搓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遣言與弼似有見之明然其鄉里乡不满其為人其亦古之介者耶　青溪暇筆

天順癸未禮闈災時御史焦顕為監臨官後人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畝可為災　夷白齋詩話

陳僖敏公鎰俞太子太保士悦少輩同補群庠生甚相得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籠百数導路者背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示云尚書都御史至矣衆從悉随隘巷而去二公意群疾下學而还殊限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矣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豈權福之人鬼神亦預知畏而為之辟耶

俞少保士悅少時夢相者持一骨來語曰君體貌奇異當享大貴
直頷下骨不相稱請與君易之既寤而頷下猶覺䵝䵝作梗命僕
視之果不侔矣後至兵部尚書位攝三公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某寺見老僧治果茗遠迎於道武功
而問焉僧曰吾寺有石羊有異人君子至則鳴宋時一鳴有蘇相至
昨夕復鳴而公適至知為異人故治果茗以進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文
靳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
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
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韓中丞雍守兩
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
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
等皆山中良善聞大兵至此持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
至軍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
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為神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
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矍然曰是誰府君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此尚書錢文通譜𥨸語也愚謂子為天
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礼向所不可而但論功
耶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為得也
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十八人
聖朝三四人何多
上喜之遂決蓋唐之十八人太宗為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為馮
翼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君人者聞此
言幸而自悟或詢之有識者面斥其非而遠之則小人不得以
利口亂聰明矣惜乎皆不悟也
魏文靖公驥為南京礼侍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
失去巡捕者廉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畧餘無恙也
當送法司問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壞此吏其
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為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無筭而
內府貴臣視之初未以為意也聞天順間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

内府以官紙糊壁面壁飲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故老云洪武年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部倣書發光禄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煙火之費亦兼用故紙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炮杖等作一切取榜紙為之其費不可勝計哉世無内官知人者難與言此矣　以上蓬軒類記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囚首木於太學於三日不解炎暑蒸鬱時公老弱不能勝實人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為人處然疏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肯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户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惧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

上上並釋之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者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常稱之曰富不受錢錢昕貧不受錢魚侃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警書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穀時在内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正統乙巳秋北虜寇邊　王師敗績於土木

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為脩譔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

張靖之先生方洲集中感事詩二首益為正統十四年胡虜犯塞　車駕親征

王師敗績於土木

英宗北狩而作也憂時感慨觸目激中使當時將相觀此亦有動於中否乎其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

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邑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閫外誰城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今人長憶寇萊公其二云寳馬朱輪接上游時危誰解奉天憂昇湖龍去英雄盡劍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勲野死潼關破誤國何

人吏首丘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
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六十有六乞致仕蘇
之富人以重貲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瓊有詩
送之云人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贐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

清節與人傳

英宗以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復辟大赦改元天順乃叙奉迎功勑有
司曰朕居南宮今既七年心已忘於天下不意奸臣謀逆武清侯石
亨等能先機討變今當忠義奉迎朕正大位功在
宗社今特進封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
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俱與其子孫世襲又曰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欽論該
本當凌遲處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赤免爲奴
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源俞恍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
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左鼐丁澄俱發原籍爲民　朝旨如此然乎公
等之死竟不聞去其手足想復奏時又從輕戮不可知也

以上蓉塘詩話

周叙在正統間疏八事一日勵剛明二日親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
曰安民心六日廣言路七日謹微漸八日修庶政給事程信土木之變守
外城進言五事一曰新號令以振軍威二曰養勇敢以備警急三曰召
勤王以遏南侵四曰設武備以防內變五曰養銳氣以備戰守又陳固
本十事一曰敬天二曰求賢三曰納諫四曰謹安五曰節用六曰詳刑七曰
選將八曰統兵九曰尚儉十曰隆師侍講劉定之亦進十策一曰戰陳
二曰守禦三曰遣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賞罰
九曰議政十曰德學識者謂諸公以安民用賢二事在軍政之後撫民
德學二事居戰陳之末則先後不倫矣意者時當變故戰守爲重
故先其所急耶不然則以諸公之高識未必不知此也

政事續稿

英宗徵吳與弼爲左春坊左諭德不就人多以爲迂後周布政壬亞云
陳檢討公甫言弼之徵起於石亨使還受命後悔何及此殆得與
弼之深者公甫與弼門人或有以授之也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
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爲私禮公議貴之
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
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

劉太卿棨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
戍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爲今天子臣民無殺

君之礼竟且泣以請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
有所授之也
正統丙辰户部尚書黄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賢才乃設提
調孝校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璽以行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言之也先下
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不識乎於是令從者引見上
曰吾官童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国為君者
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未相見官童懼其不以礼見乃理喻也先曰朝貢天子
国中有常礼不可廢先設五拜稽顙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於官童官童曰焉有萬乘君為胡婿邪何以示史氏
卻之則拂其情乃荅曰爾妹朕固當納之但不可野合待還中
國以礼聘之也先遂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之留侶曰為
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歆　英廟後二年有哈哈者
來朝
英廟在虜時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耶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
安在對曰其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
既明而
英廟之疑亦有在矣
昺字書作昶崑山夏太卿昺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曰昺日於永上故令書文從之天順
甲申冝茂舉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陜字同因命改為陜
以上俱皇明記畧
四明姚堂守蘇郡被調鎮江代之者為林一鶚武功造姚詩云袖帰
白壁元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謠亦有雙木撐篙不如搖之句
姚一日過蘇士民有為野人懷惠圖列詩文其上不言姓氏俟其出按
之至今不知為何人也
都憲韓公雍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司多玩視之署日
即具疑事數十條請决公覧畢即條荅衆皆驚服平兩廣所向
克捷號稱神明将致政特已憤不復勝事如兩截人豈公之分明係福

位之盛衰而鬼神陰有以予奪於其間耶
兵書王公紘應詔薦編脩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御史二公為內閣
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翺附之皆得外補紘致仕歸何州柯學士
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翺見之
曰柯君此詩蓋為我也
武初伯徐公有貞當正統圮狩特有南遷之議後以奪門之功進
位台輔至於千譴之死人尤歸咎焉而李之達公特指為奸臣論
或以私怨逆之吳文定公謁武功墓詩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殆自有定見也

英廟復辟刑書俞公士悅為徐武功所害後同鄉居絕言面公年
八十遊客於能人寺武功携詩文往賀之公使人荅云我無此老面
皮相見耳武功漸而還公臨終戒其子勿書銘旌須先具本謝罪
果得
詔復舊官乃書旌云　以上俱近峯聞略
監察御史盧陵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為人外和內剛
教學者必以力行為先終日端坐未嘗欹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為
松江府李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
趨見即拜俯伏岸側俟父登岸乃已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

冠拜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怪之弗信及期復拜別如初
遂端坐而逝蓋云平日之孝一本於誠故能前知如此
正統間北京忠勇前衛百戶楊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校尉
欲犯之不從曰誣岳氏與壻丘永通欵謀殺夫與鄰婦郝氏召術士
沈榮書符焚湯中飲之致夫死上其事於官岳氏并丘永沈榮皆被
逮繫獄刑部都察院覆審皆如初擬轉大理寺時左少卿薛瑄掌
寺事以岳氏前後獄辭不同屢駁之都御史王文以卑官大理意
頗弗懌評事張祝援宣德間事例獄有疑不決者取
旨定奪瑄等具奏以　聞有

旨着都察院老誠御史一員仔訪得實來說御史潘洪據岳氏四
鄰及醫人供詞係百戶楊安瀉痢經半年死其召術士沈榮安回
家不寧身日操練令妻岳氏偕鄰婦郝氏請至并無謀害等情
覆奏得
旨既是寃枉都饒了罷原問官好生不用心罰俸三個月刑部奏
係都察院四川道問御史罰俸亦如刑部遂奏連錦衣衛
上悉皆宥之錦衣衛指揮馬順自漸召校尉等覲之校尉啣潘御
史遂行御史潘洪奏事詐不以實洪發充大同威遠衛軍岳氏
獄事着多官午門外問岳氏等四人不勝搒訊即皆誣服次日薛

瑄張規與右少卿顧惟敬賀組嗣寺副貢敬周觀等皆被拷問
王文命鞭瑄爲瑄所直乃奏術士沈榮原係蘇州常熟縣人而
顧惟敬寺丞仰瞻周觀張規等皆蘇州人顯有情弊
上命錦衣衛隅別打問時仰瞻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馬順窘辱不得
已辨遂連瞻瞻提解回亦自誣服刑部定罪岳氏丘永凌遲處死郝
氏沈榮絞罪薛瑄秋後處决仰瞻充軍與潘洪同衛顧惟敬以下
咸降官三級未幾薛瑄以讞獄官奏稱其寃發原籍爲民景泰
初起復爲南京大理寺轉北京少卿
英宗復位進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王文之珠瑄傳
旨也瑄入閣四月即懇致仕廣寧伯劉安守大同郭登爲參將時
英宗在虜廷一日虜人擁之至大同城下安與登計登曰虜人來
情未可測不若拒之安不從乃縋城而下謁見
英宗言虜人別無他志但欲多得財貨耳安迓搽庫藏及民間
浮金帛鉅萬明日下城悉以犒虜人後密奏
英宗欲開轅門誘虜人入因而奪駕
英宗曰虜人狡獪不可當此計一泄禍必及吾矣計遂寢人得金
帛復擁　駕去安即日具奏
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後
英廟復辟登禍幾至不測時徐有貞當国與登有文字之好爲
力爭
上前獲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權安遂
召還北京　上一日罷朝御文華殿宣安至首言大同事慰勞再三允
昔所賚悉陪　賜之而安之寵遇日隆矣未幾兵部尚書陳汝
言以贓敗事連登遂發充甘肅州軍　上崩登乃復舊爵
天順初
英宗以徐有貞有復辟功進爵武功伯獨任機密極承眷厚有貞
爲人頗險爲石亨等所忌會監察御史楊瑄巡按河南回奏宦官
曹吉祥與亨强占民田等事　上欲竄治瑄有貞固爭之已而
御史張鵬復奏亨亨疑有貞之爲乃陰結吉祥發言
上御史奏事不實皆有貞使之
上命錦衣衛鞫問誰所使令瑄等對都御史耿九疇鞫問官承
上旨兩御史不勝拷訊辨遂連有貞有貞與九疇皆降官而有
貞爲廣西叅政瑄等皆發充軍然亨心欲害有貞乃潛使人
進匿名本
上覽之大怒命有貞至京下錦衣獄幾有不測之命適
承天門災遂安置金齒爲民及曹石事敗

上感悟一日問呂原等徐有貞安在原言見爲民金齒不勝困悴望

陛下哀憐之令本州爲民

上由是特召有貞使還田里後　上復用有貞丙爲李賢所沮最後

閣下門人出自

上裁令中書科寫勑取徐有貞來用勑具未下而

上崩矣有貞家居四年　純皇帝即位詔後其草服閒居八年七

月以疾終年六十有六

湯胤績爲錦衣指揮時徐武功李文達當国權寵赫然胤績圖

大用乃繪二公像懸之書室晨夕執礼甚恭或以言於徐公公怪

之且曰胤績乃狂生大用必僨事未幾李公薦爲恭将守邊一日胡

人有牧馬城下者胤績輕勒兵赴之已而胡人大至胤績兵寡仍無援

者腦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正統丁卯劉草窓先生買

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言於先生先生弗信往視之

果然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則尤賤者今文居上得非有小人之

變乎後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禍

參将吳公惠正統間爲行人與舒給事中使占城海上遥見

青山一抹特風浪大作頃之忽至其下蓋猿獅山也其山稜利如

劍鋒下白骨無數鬼神出沒雲霧中舒給事分必死慟哭公顔

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風息得過公有詩云巨浪摧山撤

別島黑波浴月撼危檣則險可知矣

吳優有爲男戲於京師者門達錦衣奏其以男裝女惑亂風

俗

英宗親逮問之優具陳勸化風俗狀　上命解縛面令演之

一優前云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云云

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優於教坊群優耻之駕

崩遁歸于吳 以上俱（?）西濠譚纂

正統中時官王振招權納賄勢焰熏天公侯将相奔走其門

服含器用尚方不逮及籍其家玉盤逕尺者十面珊瑚樹高

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夫郿塢燃臍金穴棄市財之

厚怨之積也神憤人怒特此而求不敗難矣 龍江夢餘録

清江陳德雍號龍潭老人潜心古學遯世無悶聘君吳康斎

雅敬重之陳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于康斎康斎曰過清江

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之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

乃延至家與之對揖信宿辨折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

児輩曰吾康斎非愛我者也龔頴菴嘗聞龍潭老人曰近世

善悪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

曰此公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
之肅愍曰
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
乃曲以謀危社稷鍛煉成獄 以上俱錄雪序雜言
朝廷奏事前一日進奏目至日廷奏其有彈劾多付鞫問正
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不敢就坐叉至失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不惟見
聖明倉卒處置之盡善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亦於是為至矣
其日報名謝 恩鴻臚盛氣讓之彭應答自若亦可以驗其
將遠到云
王抑菴先生典選或遇事不如意輙誦古人詩以自解一日
給事中歎于選法則誦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
人一御史言其選法不當則誦曰若逢鮑老當筵舞更覺郎
當舞袖長其所感如此
太監王振代州人有才識能驅駕人見知於
宣廟 英廟在東宮特使事之仍責之以授書授字振並嚴自
持

英廟亦嚴憚之及登極未親政事議於
閣下而決於 太后多令傳旨以此漸于政事而敢肆然宮中
事一皆統之經筵講日 英廟幸西海子不至振即言於
太皇太后太皇急遣人召還深譴久之始釋而下諸從行內侍
于獄抵罪自此
上或起居必皆諮行幸各官亦責保傅報知或不循序即曰恩
澤欲均不可偏也
上即回馬車一日退食入侍聞簫聲吹簫者以振至走匿振追
之叱曰廢事
皇上當進正言談正事以養 聖德而乃 此淫聲惑
上聽手杖之二十又丙侍給 上抗擲久乞恩
上欲授以奉御以諭振曰官所以待有功此賤技微勞賞以金
帛可也卒不與其閑邪納誨以成
英廟盛德不為無補惜其因三揚既歿政悉攬歸於招權納賄
凌忽大臣毆戮諫官馴致土木之禍而為世大戮矣
翰林脩撰安福劉球鯁直有文時太監王振招權納賄劉憂
之因災異上十事其一言比處當備其一言太常當用儒臣
其一請

上攬乾綱不可使之下移皆斥振也雖郕之而無以罪下其章
令百官各省未幾編修董璘請任太常下錦衣衛獄鎮撫馬
順希振旨抑令連劉披收劉知不免大罵因為題高振怒令
順於獄殺之振遂大横肆意誅戮朝臣重足而立遂北征致
太駕言者訟劉之寃且謂所言皆有先見
制贈翰林院學士諡忠愍附祀於廬陵六賢祠位次于文天祥
振方熾時吾邑成器傷劉之死設位於龍泉絶頂為文以祭
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二子鉞釪俱弟進士鉞官至廣東參
政釪雲南按釪子須礼部郎中洵鄉貢進士人間以為忠烈
之報云
英廟蒙塵後也先遣使許帰大駕遂得迎復廷臣議令大學士
商輅迎于紫荆關請
英廟詔諭群臣恭事　皇帝以治天下還居南宮後有獻燕
帖木兒謀者
景皇帝黜之歲壬申皇子見濟生欲立為
皇太子于譙王文等且號令廷臣署給事中林聰爭不得竟下
詔立見濟為皇太子而封見深為沂王不逾年皇太子薨歲
丙子十二月
景皇帝不豫衆請復舊太子不納于譙等亦無賛成之意明年
正月十七日太監曹吉祥總兵官石亨張軏都御史徐有貞
等共謀集兵扣南宮門請
上皇升輿徑入右順門侍御都督范廣禦之戰死遂升殿召百
官諭以
皇帝不豫衆請之復位意百官皆呼萬歲中外遂定廢景皇帝
為郕王後三四日
英廟御文華殿諸文武有功之臣在列　英廟喜見於色曰
弟弟好矣能喫粥矣事無與於弟弟小人壞之耳　英廟
之言如此廢黜之事非其意矣他日追復豈有微言歟
正統已巳八月二十三日　郕王御午門左言官及諸大
臣共劾王振誤国之罪有令旨朝廷自有處置衆心憤鬱叫
號不已長史儀某造膝前免冠密言衆皆免官　郕王見衆
情怒命籍没王振等家衆長號不聞膝行益前将及御座給
事中王紘忽於衆中躍起捽馬順至前曰奸臣黨在是
郕王起退方闌門順已死於諸臣拳𨁽之下諸衛士大言索王
汪二長隨内縛二人送錦衣衛獄甫出門衛士共箠殺之蓋
二長隨因戒嚴箠撻衛士及都人衆皆怨之故也其後乃以

犯闕罪誠非其罪矣

正統己巳也先兵臨城時人情洶洶廷中倡遷都之議太監金英以　上意諭衆曰死則君臣一處耳敢有以遷都爲言者必誅之御史徐譓亦上疏極論下其章申戒人心定

正統十四年京師小兒嬉戲群環一小兒而匿一小兒于外一小兒呼問曰正月裏御來吹猪壘衆應曰未按月問之皆曰未於八月則外之小兒破群而取環之小兒而去諸小兒逐之以爲樂在在皆然其後果爲土木之應景泰末忽童謠云鷺鷥氷上走耶裏討魚棊其後卒爲于謙之應蓋禍之將至兆已先見特人不能知耳

忠国公石亨以有南城之功頗干朝政多納賄御史楊瑄等欵言之亨聞先訴於
上　上怒下錦衣衛獄謫戍遠邊亨益自恣有納賄者即稱南城有功以請官賞
上厭之以問少保李公賢公非惟此輩望不見南城之人無功雖有事于南城之人亦無功也
上曰何爲無功曰　陛下復位中外同欵状特能倡之耳其何功之有　上愀然不寧者累日由是陸杲盡廉其不法事以闇而竟以得罪去

太監曹吉祥事

英廟最久後有南城之功官其姪曹欽爲某官使掌降虜之充軍者

英廟既任錦衣衛指揮陸杲搆總兵石亨之罪致死疑欽致欵行苗劉之事會遣卒戍邊境欽夜享虜騎期以旦日舉事有已告揔兵官孫鏜者鏜急以聞而微服至宣武門令騎追戍卒曰刑部因反獄可具甲回捕之至則令之曰曹欽作反同吾勤之有功陞賞不用命者即斬衆方聲諾而欽騎已殺陸杲又都御史冦深功西長安門矢頼內已覺勅衛士守門不得入鏜揮衆攻之欽東走殺公順侯吾子表背巷口焚東華還門大酉大滅欽之已敗走歸其赴井死騎猶擴其室以拒有肯攻入其家得其財者即以充賞卒爭奪盡殺其騎而肆吉祥於市

襄王有仁聞故

英廟復位時石亨等文致于謙王文之罪以援立外藩爲言盖指之也　英廟心知特詔來朝賜宴甚厚其過洛時諸父老遮道泣訴按察使王槩之善被誣繫錦衣衛獄乞　王救

之王因沿途詢於人無不寃之
王心許爲之言一日賜宴歡甚
王避席請曰臣有一公事爲囑頗附納之
上驚異曰何事　王遂述洛中父老遮請之故與沿途人稱
冤之實請加察焉　上命立法司與辦遂雪
上因有大用繫意尋召爲大理卿陞刑部尚書
王辭歸　上送之午門外　王拜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　王曰萬方望治願望
陛下以省刑爲意　上拱手曰謹領

英廟親親之仁於此可見而　王之賢亦可知也
正統間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主征之閣下爭之不省
遂命王忠毅公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参之楊文貞公
贈之詩曰揚生青雲姿文手擢白璧腰間龍泉劍別我有遠
邊吾聞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訓服遠脩文德好誅
而有成明明垂警飾如何才知士宏議薄古昔懷忿忽遠圖
急功得幸敢論萬里行糗粮預儲積漢定所遣将孰是趙
充国子行職贊襄黽勉攄良畫須有斗酒餞安能瀉胸臆盖
其言不行而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南方之人大病

公盖以先見云
正統十四年也先後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在有盜路
便不通少保于公募将統兵往捕治之指揮范信願募請五
百少保嫌其請少范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遣之
因請給兵部禁約榜文沿途貽揭夜即止營警候戢盜賊
屏息人馬通行如故少保録真功陞指揮使從教閲信強力
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息才出即趨候於道左少保門大倚
信之
英廟復位石亨等素嫉其附少保指爲黨弃市人皆惜之定襄

伯郭登有文武才畧英殿愛之特受勛尉郭感激思欲立功
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門爲誰對曰吾二
人勛尉鄰居某某乃不識耶因至階下仰問功名之事岳神
目一僧下握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
茶罷告曰公之功名自此始矣必列吾筭既悟以語家人則
隣近果有二人前夕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
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爲恭将分駐欽安置則公㳟督爲
巡滋重臣所攄守臣不得已延于一出僧茶六指宛然岳詞
僧也公乃悟前夢勵志深入累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

蓋公志存建勳而周公自入於夢也後
英廟復位劉竟封侯而公罷廢至成化間始復用錄前後功進
爵爲伯夢所聞岳詞僧言果不爽云其在大同時乘城督戰
方酣馬忽遺屎於前左右曰用草裹去公歎示以暇笑曰草
裹好喫鷄生左右皆大笑因各挾利弩下城大呼曰草裹好
喫鷄突入勇陳大致克捷　都御史東莞彭公守紹興郡
時郡入倉之費以斗計賤益之佃官田户大病多至於逋公
以斛畝益佃官田户大便皆復其業郡之西五十里有西小
江源出金華諸暨先朝阻錢塘江旁鑿磧擁水入之恒不竭
民得其利永樂間磧決水竟入錢唐江不復至西小江錢唐
江潮上入林浦下入三江水截於昔西舟人郡不通因設錢
清南北二埧以通舟揖潮水渾鹹日漸淤淺旧浮橋船十五
比漸減存三之一今則橋下亦淺易爲梁矣公相其形地築
林浦埧以遏江潮於上而於三山側曰馬山置閘以瀦鹽潮
之水水不復耗而錢清二埧除去亦可以舟農商俱利先鑑
潮水過錢唐江築塘以瀦水丘水則牌而置閘以泄之或時
久雨水過於則而泄不給則上騰爲決公視則淺深而決塘
以泄之指舒郎築迄無水患公既出水至決塘如故而築乡

失期水即失瀦又復失利浮梁戴公繼守度爲石磧高視水
則而橋其上以通往來水溢即泄而又無失瀦之患遂爲吾
郡永遠之利彭以績成遷山東布政使尋陞侍郎會有旨諭
諸大臣以遼東之事自王翺總督以後累見更改令選總督
必得如王翺者共爲彭薦上悅即日拜都御史遣之公視諸
將多新進不閑軍旅未可用俱遣毛田而獨嚴邏卒謹烽堠
虜疑不敢大入而時復鼠竊諸將累請出師公俱不許衆議
籍籍公乃闕之生作進退皆失其度公開教之明日又閱稍
捎如度公問諸將何如皆願曰受教習之公怒曰渠輩累請
出軍而戎事尚未願習此若狥渠所請豈不敢事乎皆重扶
之令習一月再閱之則軍成矣公文言曰今竟何如諸將拜
服公即援以方畧遣之出塞軍士踴躍啓行虜聞之使人請
降使者言多張皇且言地多喬木騎恐難入公笑曰木可去
否即令軍萬人各持一斧使人去一木近根之皮三寸以柜
發之數日木皆枯死焚之矣虜懼遂皆迄降遼有紅羅山甚
高其外即虜虜嘗登山覘望乘不備即入寇公於上築垣守
之虜不敢復登山山產人參先時採者多爲虜所掠不敢往
採從虜市之價甚貴墾成人皆往採參價爲賤采逐不得掠

走依塞上求入避難諸将請縱之入坑之公曰衆其危而取
之不武且取輕於乩家斯蘭不許仍諭歹廷止於塞上給之
以粮仍諭乩家斯蘭釋之朵廷溧德世世請爲外捍自是邊
塵不驚息軍屯田積谷至百萬餘石公私給足累以老疾辭
諸将輙表請留不遂最後潜表懇請
上憫之賜歸諸将大慟旁聞之亦涕泣繼公者因公多積興役
溧入雖有所殺獲而虜尋報之得不償失邉鄙多事而遼東
虚耗矣　以上俱後齋日記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録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
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食賢以為用邪抑供事書辦
邪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為知己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焼通州倉以
絶虜望公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
者恣取之数日粟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耋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
言他日事覺鞫出金还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
名醫畢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為尚
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
曰豈籍重於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分岸引纜
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
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小為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之欲公
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
公不能留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語其人曰吾非歸恐汝疑
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公為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嫚
罵過宿署請公代公不為意其人卒于官親為殮且厚賻之
數年數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寳孫中書舍
人亦至通政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
以先後叙過堰雖貴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壊之
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托太
平侯時與
上鞠戯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徐呼王叙問為誰侯以名自通
方為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公之夫人
為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於地即出隨
使人返慰之事卒不行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

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干郊祭畢自謂不能
致防殃及罵俊拜伏慟哭觀者以萬数哀震數里王文端公
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国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欸
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乱法自我始矣
岳正字李方為翰林脩譔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召還自題其像
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
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慎撐來可容使縦横來
安否得耶
咸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数賜
酒肉勤　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
之多寡於敵陣於先後有将官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
不問於是将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峡山兵令五鼓戦将領者聞賊已覺
恐遅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
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
将将之體聞有一郡守治　具進用長盒納妓於内徑入暮
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啓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
隨太守出此見公之濶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
厳此物奚宜至哉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欸一字内有
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
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
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西時嘗去趍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
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以上俟齋麈録
英宗皇帝在北狩時至塞徼俯瞰邉臣或命取財貨諸物諸臣
不敢多獻或畏縮失前多不稱
上旨維大同府知府同知霍瑄奉旨必極力造進唯恐弗及及
上回鑾即召見瑄嘉劳久之至朝遂陞為工部侍郎
正統中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大陳礼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之觀甚盛客也
而臺鳴唱者贊礼之際偶眩於金碧煌煥遂誤呼五拜竟之
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韙必重礼畢糾儀官隨舉
劾之

天順忽咲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誤多了也罷其
人謝恩就位頃之錫宴極豐渥也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
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朝士遂為詩以潮
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
使回門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人遽曰此生少卿也
膺皇既復明辟政治大新慨然欲得賢才而用之聞江西有吳
與弼者乃舉徵賢之礼起之下詔曰
皇帝勅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丕緒求
賢圖治亦有年矣求惟劳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於忘
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
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
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
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礼幣以表
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諭天順十月十三
日與弼既至上表曰江西撫州府崇仁縣民人臣吳與弼謹
奏為薦賢事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欽蒙差行人曹隆齎捧
勅書礼幣降臨衡茅以臣為才而徵聘赴闕聞命驚惶恍然自
亡失罔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而弱齡宗
疾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
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之長嘆夫螻蟻微軀何意蒙復
聖明曲録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故所
帝之盛典哉恭惟
皇帝陛下膺知　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国歸仁崇儒重道
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貫天地同大日月齊明有血氣者
莫不悦忻況在於臣敢不踴躍恭
命謹於當日望
闕謝恩祇受訖日陪鄉鄰老稚謳歌舞蹈伏惟
聖德憂民之盛何幸逢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輿論
於是爾將前件敕獎謹用緘封候春風和暖扶疾隨使赴
闕庭以圖辭免臣於二月十六日上通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
引見蒙
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菲才既未經辭礼幣之荣又安
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將原賜礼幣進上伏望

聖慈憫顇儕臣見患病足風痺大施廣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
歸田少全微分日將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
萬幸謹具奏聞伏乞
聖裁本年五月十七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喜悅然幣以
將誠官以命德非過也不允所辭既而與弼於文華殿見曰
臣多病失學不敢當聘奉
聖旨莫謙賜表裏與弼對常禮常不敢賜聘禮辭奉
聖旨莫迂濶不惟久之與弼復辭歸
上乃從賜勅曰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聞爾與弼懷抱道
德嘉遯林泉特遣行人造廬爾其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欵煩
輔道東宮受以宮職爾以衰老固辭留之數月果然病勢弗
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爾且以嘉猶啓朕
足以忠厚之誠特賜銀幣用至懷仍遣行人送歸故里復命
有司月給糵米二石以資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
受遐齡倘精力未衰尚期勿忌纂述以繼先賢輔教垂世之
之意故諭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之情至其以爲之神德聖
政不可殚然卓絕者四事尤爲神聖之機蓋終世未嘗以非
罪殺一人未嘗差內官出外幹事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
此皆自古人君所甚難者而出于帝之剛明獨斷其他固未
能管纍計也 以上前聞記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
使諮議然後裁决中官王振日以事致閣楊少師士奇有所
擬議振輙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
問楊少師具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出閣中謝罪且戒之曰爾弄必殺無
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乂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甚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間任吏部侍郎時
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欽與迴避魏
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御之潛于內衆衆爲公危之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

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張
方洲寧初給事礼科最爲
英廟所重嘗奉使朝鮮其國之館伴悉以文人爲之每方
洲執筆有作則其人從而呻吟哦咏逆揣其旨然亦間
有偶合者蓋欲以是窘公也既而公登漢江樓排律詩
其中有溪流殘白春前雨柳析新黄半風之句遂相顧
駭愕自此不敢措一辭其国王稱其所作爲皇華録以
進始深服云之能云

楊都憲維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爲太守考績
入京張方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三古人所少者二
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勇含容敢常持
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今之爲郡如其所施有如其所
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
久始終無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事史外猶
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邊遣妻努歸養妻廂然獨處齋閣
此尤非風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

英廟親式之對句曰螃蟹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
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賚錢而出後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 聖語
以上俱西湖塵談
正統十四年大學士曹鼐與皇甫仲和鄰時有
旨親征北虜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
陳其可止乎仲和曰不能也紫薇垣諸星皆動矣

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内而後行
曰已有旨郕王監国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中不免立耳後皆如其言上
木師敗虜騎逼城中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
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
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
有衛士見之曰願爲相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
能正内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乎曰然
曰二人在家正相鬨不解衛士不信至家視之果然或問

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
鵲正相鬥也其術如此
薛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
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爲京堂官者乎三楊允過之不
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大監謝若王之擢
大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之閣下問胡不
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
至閣下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
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
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啣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山欲
娶之妻特不可妾因誣告妻生毋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
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大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
納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
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日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
西市門人皆犇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
是日泣於厨下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自
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旨赦之謫戍邊衛
王朝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
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我餽
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而受之綴之衣領間
卧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太監死其從子貧不敢見
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
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
詔爲某第於盋山有司承媚多搆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
詔旨曰每退朝孑然獨行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
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李秉巡撫瑄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
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
問刑官也強之再三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楊瑄
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
詔詞甚嚴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户者監行二人同梏朝夕莫
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瑄呇鵬曰若時是少貶李公今日
不顧我乎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
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
封且有邏卒在後事則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户祈請之林曰比
詔旨曰公語之如初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
皆厚給飲食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英宗蒙塵衣彬實侍上同卧起天順初授錦衣指揮有寵已而
門達得幸于
上忌彬譖之改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嘆其冤而無敢言
者有楊瑄者尚少獨奮曰我能还之但吾老母無人爲養耳
衆曰若能之我輩爲養汝母瑄明日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
平日達塞託瑄爲之者也
上以疏示達達出詔宣曰平日待汝不薄何至此瑄知達素忌
李賢即跪對曰此李閣老使瑄爲之耳達喜即以其言白
上詔會官廷辨至廷瑄久不言達嫉使速言之瑄仰曰賢與我
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
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錢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内竪後多顯者每來謁必邀
文共飲叉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内侍王倫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
來謁文意必召已意不召乃使人微詗之時倫侍從甚多詗
者混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相疑也座中因問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
而内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
有草之者賢問何言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之黜兵部
尚書以韓雍代之故三人俱及於貶　以上俱震澤紀聞
正統初旱蝗或謂大臣尸位胡濙遂乞去郭尚書不可曰
上既冲年吾儕後先朝簡任若去孰與理乎
鄭兵書之父教官也訓導甚嚴忠肅爲陜西憲副以俸易一
褐之遇大怒曰子不才爾掌刑名而莫之澤物顧欲汚我耶
封還後書讓之鄭子離父之久思見之乘秋圍典文而屬其
僚聘之後大怒曰子無　畨耶于居憲副父爲考官其能防
範後書而詬之閣喜漏師于虜後悉部落且脇兀良哈海同
入冠而衆惟五萬以　睿皇入京師戒嚴侍講程理議南
遷大臣或欸或否于少保閣金英亦宣於衆曰死則同死敢
異議者誅之衆逆定趣召宣大將士入衛石亨以景明行
合筮之遇節之坎曰虜無能爲矣卦承渙位處初陽剛居初
將整離散而立制度也其應三陽乘之以柔承剛氣驕道逆
禍將自反故曰不節則差若也然二躰皆險陰而往危之道

也愼密弗失固守弗淺彼當自退故日不出户庭無咎也足于
足議簡勲衛
宮闕陽門閲納郭埜監車罣戒輕動或欵遂棄宣府兢南華羅
都御史當門曰敢寵者遍自刭之衆遂定虜入大同稱送駕
大同人登陴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吾国有君矣至宣府人
登陴謝曰賴天地宗社之灵吾國有君矣神語卒死於豆腐
閒胡騎蔽山而掠至京城京城入登裨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灵吾国有君矣燕寧後族也先要大臣盟且索重賄礼官以
問于肅愍對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今日之事知有軍
旅而已君子謂於公於是乎可與權矣施惠于君基村于身
施惠者分之盡也基村者命之俟也盡分則忠基村則行不
忠不仁逃險避難国之賊也傳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其于
子之謂矣於是使王子後知虜趙子榮爲介湯胤績蔑問焉
王子諜對胤勣不待而對虜後轉誦平胡論色動退謂譯曰
謗何爲恨不遂殺之于是見　　肅皇皇曰行矣情巨測
三子還勢益張于子督諸兵憑城而戰殺其使譙張開保且
調遼騎募死士懸賞格虜逃而遁已已楊洪縣鍾范廣襲之
国安而還

肅皇潛使人闍富問筮于章明得乾之四爻稽首賀曰大吉夫
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幹庚午躍候也庚更期
也龍歲一躍秋潛之浹歲節明年秋駕當復矣蹤勿用應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無燕也然其象龍其數九四近五
躍近飛應在丑亦丑日奮若復在午赤牛之色也午之飛兹
於丑兹順也天順之也其
幹丁南下象大明也位于南大之方也寅其生也土其合也
復避其在九年之後歲丁月丑壬寅日壬午乎
岳修撰正長身而美髯神秀氣屹夏五忠肅薦於朝帝逢見
之遽曰佳兒升陛登殿連日佳問年曰四十曰政佳問曰何
著對曰鄭曰又北人也問何經對曰尚書曰尤佳曰何科進
士對曰正統十三年曰又我取也乃顧謂曰今簡而入閣其
爲朕主之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岳頓首辭出赴閣至順遇亨
軏入驚曰胡至此耶入見帝曰朕簡一士入閣矣二人請焉
帝曰岳正乃陽賀曰誠佳帝曰宜官小耳今與吏佐兼翰學
若何二人奏曰
上欵用之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帝默然
蘇學孔子塑像墮或欲葺之林太守鶚憪然曰塑像豈古也

高皇建太斈作木主華夷俗彼未墮猶當毀之況其墮乎或疑毀聖賢林曰土泥耳其聖賢耶浮屠未𣪘孔子已生悪識塑像乎刱古人席地豈爾坐也耶

甲申三月廷試前年科場火故也初袁進士鎬夢一官大書杜詩一覽旣舉始觧之曰前年春闈厄于回祿玆乃所謂兩黃鸝也國有大喪禮闈從簡廷對之日烏巾素服所謂青天白鷺也姑蘇陸錢為會元月吴姓所謂泊乎吾也惟第三句不省及除大理右評則西嶺秋雪驗矣而燕室紙障有此書究若夢中見者君子謂人之出處于是乎有定數矣 以上俱皇朝雜記

先時壬午歲五月靖難兵至南京乃先焚其宮殿有一宦官服黃袍乘白馬赴於火若漢之紀信者故詔有闔宮自焚之去所以建文君得服僧之衣帽從以數人引至後道出由閶道向南行往兩廣蓋兵以北來人莫虞其南也後數年聞其事乃遣胡濙遍訪張辣撻為名弗得而還予時提學廣西於正統五年行部過于柳州盖其出於田州被我兵擭之一路舟相前後聞其聲洪如鐘及到布政司盤添坐向南觀其貌面方数點麻目瞳子如電髮白與眉齊其三司環列問之荅云我是朱某我只在田州山裏過世了不料小厮等說道時今是使長氣候誘我出來向時胡濙來尋我假說尋張辣撻三司聞其言皆愕然由是護送至京舟至今陸兩淚如珠賦詩云流落黔荒四十秋覊旅曽戴老僧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散未央殿外雨聲浮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到張家湾報於内

張太后審内官中認得者一老内官承命至則俯伏慟哭其亦哭復命云真是汝於西揚先生何以處之荅曰彼時詔告天下合宮自焚矣何可再處今只獲得冠田州者送錦衣衛乃命衛内造七間南隔高墻日進以膳後不知何時終就葬于屋云故今此屋處所人不得入者此也 南山雜録

正統丙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于朝天下學校置得實才廷議韙之此提調斈校之官所由設而必以憲臣 賜以璽書也行十数年景泰初又以非舊制爲言者革之越十三年是以天順壬午復申舉又行至於今五十餘年斈校實日新月

盛世皆不知㩁輿黄公云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
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漏當申刻之末𢀖星如洗箒狀徵見
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箒人呼曰掃箒星日既沒其
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
英廟復辟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
正統曾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爲神樂觀道童也幼
年出處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正統壬戌進士黄鑑蘇州衛籍厥父善舞文闔郡怨之既而
晚生鑑登第時年方弱
上喜其青年儁才俾官近侍寵日增而名曰著蘇人咸曰起痰
詞訟而子若是天道其無知耶已巳歲鑑病不獲　扈從
駕自北還居南宮後禁錮宮門戒嚴出入天順初
景泰初官至堂上矣辛未歲
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日頻召見一日
上御便殿見皮閣路出一題本風吹紙動命取以觀乃鑑所進
禁錮者嘆曰朕只想我弟如此原來是黄鑑亟甚於平日鑑
以爲喜至則擲此本示之連稱萬死伏誅　夷族瀦宮發墓蘇
人又咸曰天道果有知耶
天順間冢宰王公翺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
曰道盛德至善試者不敢斥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
又不得顯言惟体試士之意從容請於王曰此題果不容易
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以易姚曰只易了盛德
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與德之
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亡兆姚之婉言以請
則試者情何由達哉
天順庚辰科殿試讀　卷初順卷第一既而司礼監太監問
所定卷閣老以所定卷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
傳臚時北方人音與
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易之而置祁第二甲中祁
廣東人仕終郡守　以上俱南屋閒中録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李士李賢審疏曰傳言無刑有聲謂
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即　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

錦衣衛囚止各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
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
於利害繫国家安危者豈可黙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初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咸惑之早妻
以女覬非分獄具當坐反及太監牛玉援近列請邏者內閣
脩撰岳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
准應而已時忠国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技罟
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擧朝惶刻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爲政自有体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
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国
陛下新復宝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怠忽自竟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谿晦不如勿究吉
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間爲
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変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告意之正徑造亨調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正
遂被斥竄又二人誅
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因召还焉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
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岳取地圖指示
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英宗北狩　郕王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大李士陳
循高穀侍讀商輅等上言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大擧進逼
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只宜固守且賊乘
勝遠來勢必難久宜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
運謀敉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将奬其忠義之心日
令操諫軍馬整飭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內降夷以
防不虞敕皆邊関固守要害然虜攻益急總兵官亨折弓矢

虜聲曰宰臣不出計策我莫能支矣循與輅乃上疏發
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政與京軍
夾擊又為張榜虜營有擒斬也先能者加大爵厚賞後寫書
作喜寧與司礼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
軍勦殺盖喜寧以胡種為内侍至太監與虜通謀者也
勑與書為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軍至我軍大振虜聞
一夕遁去京師遂定
正統中李時勉自李士祭酒致仕家居已巳之變手疏選將
練兵奨忠節正名分三事上之時年七十有六矣 以上俱翰林記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𡙡也先冦大同是月十五日
上親征直至大命同命平鄉伯陳懐率師討之敗績
駕還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雞鳴山遇虜命太保成国
公勇樂之敗續于鷂児嶺也乘先勝至土木邀留
上駕我軍死傷者大半十五日也 土木在懐來衛西北七十里在宣府東南八十里亦名上
基有驲名土木與鷄鳴驲相接有根山西北有雷家店
随 駕陣亡文武官員
太師英国公張輔 後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太保成国公朱勇 天順追封平陰王謚武愍

駙馬西寧侯宋瑛
户部尚書王佐 後贈少保兼尚書錄其子䮾中書舍人成化間謚忠簡
兵部尚書鄺埜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曹鼐 後贈少傅吏書文淵閣大李士謚文襄錄其子
恩為修撰天順二年加贈太傅尚書大李士如故改謚文忠
刑部侍郎丁鉉 贈刑部尚書錄其子琥為評事
工部侍郎王丞和 贈工部尚書
侍讀李士張益 贈翰林李士錄其子翊為中書舍人後謚文僖
右副都御史鄧棨 贈右都御史

脩武伯沈榮
泰寧侯陳瀛
襄城侯李珍 遂安伯陳塤
太子太保恭順侯吳克忠 追封国公謚忠壯
礼部祠祭司郎中滕昇
工部屯田司郎中雷濬
工科都給事中姚銑
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輝
欽天監監正廖 科給事中包良佐

駕将入関有隠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奉
給事中葉盛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阻以匿名書盛不顧乃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淡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報焉
虜逼京師徐珵自負意致過人鋭志功業蒸云能測天象謂
胡人所當復即令不如还回南京以淮為界各守一方純好
太監金英咈然不說與安亦大怒喝詈畜生該死這等胡説
聖駕右口外誰整理迎回
祖宗山陵宮春着誰守護這畜生説話該死衆因襪出之尋命

守彰德等處　以上供石亨附録
天順改元丁丑春正月
詔進武清候石亨為忠国公賞勞也烏虖知臣莫若君嘗謂
天子有過情之賞乎若忠国之勲業發謂腸胃而爵之且此
天下之公也且嘗曰一腔熱血報
朝廷即其言知其心且其事功之在天下至今莫掩何間有以
其末有未純扶私逢迎者之説耳豈天下之心哉公諱亨字
○○姓石氏陝西渭南人以貿補邑校生簡重嚴毅能断多
略其季父貽勇将軍不嗣正統初請

命撤公世其官尋改山西大同府參将十四年已巳八月北虜
犯邊
上自将擊之奸宦王振喜寧之謀也不意至土木與虜戦不利
大師張輔尚書鄺埜以下俱遇害
駕遂遠去自是也先屢入寇民無寧歳
郕王即位改元景泰是歳庚午以公總兵進爵武清候分
将出守要害外而居庸鴈門紫荊倫頭等関内而梁涿
潞真保灤蘇等府八月虜屡内逼公遇師屡遯愕錯相
顧曰何石王之多耶虜以失利謀奉
駕還辭靖成十月
上皇還京師之南城四年癸酉九月虜後大舉入寇圍
大同府城九晝夕邊報棘甚公時在京
王命封之曰從以京軍公曰倍日兼道弗克應敵
王曰何如公曰臣子姪頭目九十餘人可用

王曰賊衆公曰無憂又明日至大同西関三千里止宿公亦寢衆
皆披堅剉𣷹 三告公始起與擲食飲無異平居邏卒回云
北入公曰何謂北入圍浅公曰直去曰直去圍深公瞋目曰畏者
斬遂上馬佩刀身不片札四鼓至虜圍縱馳驚潰蹦轉自
殺者甚衆亦不知為何也蓋持久心懈而驕也詰朝令譯諭
之衆以為始有田達子之跪帳下曰石爺石爺與之牛酒公曰與
㤲衆醜說欲死棄耶欲生還耶欲生叫㤲頭自來因出語之莫不
咬指縮頸失色相謂曰許久無石王從何來耶石王神耶動有死耳
數酋長蒲伏流涕嗟猊戲𢱍犯威嚴叩頭乞命曰放㤲回再敢
直擣㤲巢穴盤屠㤲種類衆乞皆膜拜讙呼而起與之牛酒綵緞
倪首出城且路呼曰石爺石爺放俺生不戰而屈人兵萬萬全
之師也七年丙子冬𨛦王不豫丁丑春正月十六晚
皇太后懿旨與總兵官石亨知道卿使我母子重見
天日天下所有雖中分可也公奉
旨謀於 太后弟張輗張軏太監曹吉祥十七日四鼓四家拷佐厮
徑後請南内命力士折檻破関入宮
上皇驚起搔首攬衣疑他變公應聲曰奉
陛下復位 上皇曰總兵官在此乎曰在大三級大三級仔細着
四家以坐椅舁
上皇便衣御 奉天鳴鍾鼓稱賀𨛦王聞之曰我哥哥也好必保
于謙學士王文就行改元天順公進爵忠國 帝不名一則
曰老忠二則曰老忠嘗與語曰居南内謀盤如何曰斬関而出
是言不能避李爪裩履之嫌八月
賜鐵券銀菟蟒衣玉帶及金寳綵緞石彪其從姪代參將大同叔
姪威震夷夏一門才兼文武者七十餘人臨敵莫不以一當百
於戲盛哉虜恥戰屢踣乃流言中傷之曰燕京我祖可汗的若
與石王便罷否則使㤲安枕耳二年戊寅六月虜酋[illegible]王巨
落平章一蕞焦普僾大舉入冦彪將兵擊之是月六日大戰于
城西自辰至晡兩將仕持覇督矢中彪左股彪怒直擣其吭瀉其
首虜衆潰彪軍連絡如驅羊豕擒而俘歸者萬計首級若𠀤
擄屬以回先二日一鵬止忠國府梁知者語公曰鵬乃野物虜乃野
人止梁是野人令疑附矣以賈傳驗之又似非休徵也捷至
亟其渠之首七點面豕手頭 上八寸弓一挽三石鞯軫使容手
七升彪刀一莖背皆鈌稍一倒其銃荒鑒斵其倘頂以進
帝深嘉重錫進爵足遠侯召回京休其勞備邊十四年虜
聞風奔突呼亨為老石王彪為小石王烏序參乘之莖剌於

此矣雲夢之逬肇於此矣右者邊將係妻子於京師如質欸
彪二寵姬皆邊之貴族回奪於主妻逄詬怨望其父母曰咱
孩兒每若楚安得石將軍復出邊三年己卯相率上疏乞
恩安民有曰大同近囟奴北鄙一孤城也達賊出沒剽掠無常民
賴以安者石將軍也否則月無日寧復出守民得生遂
帝曰石彪有汗馬之勞留鎮京師不動既復上如報三
上疑己忌生大索得三十二人餘着地官本府衛查未穀百人
上益疑之以彪下吏劾者報曰彪止眷戀妻子土田無他逆果
逢迎一小校也所劾無留公憂劇成疾且殯　朝两月
詔掌命醫及諸方物數慰之曰石彪自犯與卿何自調護
為國家用八人某甲晝無纖翳日殼亦若逆照月光
沸湧恍爐金盪溢忠國語人曰日變
君怒月變臣災嘻能知為災而不知其為災也有如是之修
也先是有知者言於忠國曰明公氣焰逼人可觧兵薦賢
公善其言惜艳於貪詖弗之用悲夫雖厲其與弼何益哉
四年庚辰正月元夕忠國府群童觀灯回閣公曰樓甚麼日
承天門災公曰吁有天理以其為報怨詔忠國下吏不食七
日斃焉聞者洒泣

帝曰着故部備衣棺埋了亦宿念之萌以冠深掌都察院事以指
揮逯杲閱其實刺麻張都督彪副帥也冠鞫張以不執傾名
危法中傷之張大呼曰汙了青史石家有此不待老張說
無此徒若人耳老張年將六十大小百餘戰身被三十餘創
一死足矣烏可誣陷忠良復大呼曰汙了青史加以炮烙無左
驗弗克成獄衆以瘖啞人心加彪臨刑大呼黒風晝暝麵塊塞空
京城内外近者吞聲遠者悲號過哭者尤戚無不泣相謂曰
正統十四年無石家吾聚盧皆左衽矣忠國每朝退坐一小
齋左圖右史中懸岳武穆象其忠誠即武穆聞岳自呼曰一
腔熱血報　朝廷血赤心熱躁息心熱言歎報之切也公
天資朴實寡言笑為義不顧利害人之欺疑不事逆億
惜稜盛淌弗見自抑而又惑於貪讒量不容忍以此取敗今
已七月曹氏之變寇退斮尸妻女裸辱烏虖天道好還有
如是耶是亦殿逯羅致之報與某時年十四以先子隨官
京師稚記未真成化間大同郭公彥理先子同年也來總
吾藩能道其事予録其座下語及于少保此代奏議參互
成銲以補稚記烏虖亦高枯壁公其有之若數揗其真馬淂
不拂人之性也

正統十四年
駕八月至土木與虜戰我師失利　駕遂蒙塵自是也先屢入寇
擾窺我障塞攻陷我州縣驅掠我人衆宦者喜寧本番種
爲鄉導十月犯
京師昌平侯楊洪武清侯石亨等悉力捍禦少保于謙内總應
政外抗強虜保京師安社稷祠云總兵少保心力強中外指揮
推在掌將軍揚石自邊來子弟兩家多俊才領兵一一
拜都護健鬪視敵何有哉
郕王即位改元景泰少保于謙總督軍務楊洪石亨並爲
總兵分遣諸將出守要害賊戰不利不利早詞
奉表謀奉　駕還十月　上皇還京師
晉陽鐃歌八章
山西諸將盡鷹揚分道提兵出定襄草獼逆胡三萬級陰山
夜縛左賢王
丞相始須彰義節司徒已被鄴城圍殘胡夜東金繒道
精騎晨追子女歸
獵　紅旗易水頭將軍分閫鎮幽州鷹飛過搶竿賛
兵氣如雲不敢留

手遏妖氛國欵移汪、、禹跡片言丈軍中喜得真韜范
又是西人膽落時
背嵬軍容重若山岳家旗令鎮諸蠻三軍氣捲黃河
水肯放回中足馬還
王師經略兩河平河上水清堪洗兵紡帽裘真大將輕裘
緩帶是書生
北來一騎入長蕃表卑詞去可汗酒掃城南給供帳
上皇明日定回鑾
少保仍兼大司馬兩侯都拜上將軍信知李廣無雙士
不數蕭何第一勲
以上俱小龍王録第一段所記與衆不同姑存以再 具
先景泰八年正月十三日禮部會内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
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内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
會本請復立　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　上向有
病休要激惱他又害必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會說得
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
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
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有郎中龍文至循

家盖文素善張軏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
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
功賞要與循說輳猶不着卻與徐有貞計較言先
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
入前說你無功封侯此是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
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人知只約內外
典兵柄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已及
亨計必須揑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予中副榜不就與諸副榜并下第
者通九百餘人俱入國子監是時古廉李先生時勉爲
祭酒趙先生琬爲司業李先生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
至令坐堂一月乃散處於廂房後格致誠正四號房中有家
小者居外晨入饌堂講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督勵
尤切夜讀務二更時五更後令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
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人稽記明示責罰自是
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每季試三場視第高下學者感激競相勸焉

古廉先生在監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以召予同鄉二三
人侍坐談話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
簡而確婉而有味令人聽之忘倦如此者每至更深
乃已將別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追補且曰三更是陰
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次早無精
神其教愛人類此

六堂先生稱二李爲出衆而助教蘇州李先生繼字孟
承尤明敏豁達好牢籠四方人士乙丑狀元商公乃其素
所稱重者予初入聞其能軒輊人多避之一日來訪其同
學友陸阜陸予鄰房也少傾同顧予一見謬相獎許
出語人曰下科相公也必彭某也凡遇其所厚朝晝
輙語之如前亦嘗於古廉先生忌者或譏其妄予聞而
面頸皆赤者屢矣自後益避之不敢近

助教李洪先生南昌人嘗爲予言前歲古廉先生因除
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堂東閣試卷而錦衣官校猝
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觀者
皆驚愕失色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
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

諸先生曰还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置監前監生
三千餘人上疏救祥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
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
故死生禍福利害榮辱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
而石大用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
生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丁卯夏先生引年致仕已得請予侍坐外宅書室中先生
從容與語既而曰子必有名於世惜吾不及見也留紅
氊員領一為記

是秋先生行諸生用旗帳鼓樂群送出崇文門至城東南
隅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至通州候發舟然後歸無不泣
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驗先生得人之心也有學政魏齡
先生潮州人差後至京侍右庶先生話言必循正理因曰能聽
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一人
以施政教方畧為言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
喜間謂予曰新學正姓魏此人有識能言諸人所不及
可重也因誦其語云云比行又備與蕭先生言之其好義之
誠如此魏後復姓李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贄禮果不負

先生知待意丁卯冬廣東僉憲牧附西漢書一部二十冊以舊寄
来歲春三月花香襯馬蹄有人在平地看我上雲梯為號不
數曰浙江僉憲從叔貫亦附筆十枝題其封曰助你春闈用
二人質所附循門尋門陸房陸文知之即来觀因曰相屬
二載餘不知有令叔居方面今朋友中其家有倉官吏
史者相見無不自叙何足隱默若此予曰言無因及此非敢隱也一
笑而出且日觀書號令叔期望之意深矣勉副其意勿誤
是時士友中相傳有童謠云衆人知不知今年狀元是彭
時竟不曉何事而起

予忝倖友第除脩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先生鼐陳先生循苗先生衷高
先生穀四公俱已侍郎兼翰林學士遂留早餐酒
饌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
官清淡只如此
翰林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
為一類侍讀侍講自一類脩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
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時入見令近揖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
邪時對曰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是陳鑑
第三名是岳正何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出外喫酒飯去時叩頭而失
命下看文淵閣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貞許彬薛瑄二月陞
李賢於許薛上六月薛徐李爲事薛致仕去用岳正呂原
與許彬三人七月岳爲事許亦罷黜復用李賢與呂原
至此又增時人爲三盖當時進退甚輕希異者衆不意復

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命豈愍前之未審歟戊寅年二月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告天下詔草已進訖予謂李公曰此事前
所未有宜有恩典及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
所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歟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
姓年百歲與冠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
斯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好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太悅命既令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
聖主也其餘刑政或小有過當皆臣下不能匡輔之罪可知矣
頒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
和顏慰勉其皷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庚辰年
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翺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
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晨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
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
精由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辛甚
上起人賜扇鶴頂博帶一條皆授親舉五人者皆叩頭而出是年
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㜸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殿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養待用
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
選北方人不用南人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疑賢
欲抑南人進北故爲語因應之曰士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

於時者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詰
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云蓋
上自復位以來明照百辟不輕選任而時不才獨軫
聖懷如此感激于中何可忘也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幾如常至初十日以來疾大漸乃處
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使其一
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
殉其四嬪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曰
牛將去閣下看令爲我潤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
是牛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
欽誦皆嘆曰所言関大體非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爲
出古今真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
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尤悲愴
上聞之亦殞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牛出道其
詳因曰　上英偉從來不曾淚今若此可知矣至十七日
遂崩嗚呼痛哉謹志其略用彰
聖德之高向致云次日早
儲王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暨臣等并文武
執政大臣至前言曰
父王賓天子了爾等盡心輔佐我因泣下群臣皆俯伏號哭
良久乃起叩首而退是退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
傳恭牛玉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李賢
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爲議事官公當計議處置
軍国重務遵宣德十年例也預者皆荷銀幣之賜（並上俱可書難記）
武功伯徐公崇尚仙佛皆不苟同衆人其奉摩利支天
尤謹不知何自得其法平生不啗猪肉以至家人皆如其
被禍時瀕死卒免當時知者咸以爲得佛法之力不知然否
蓋所謂行日月前救兵戈難固其自然之效歟初既自內相謫
參廣藩又逮捕入京承捕千户與入禁中時已暮因監宿門
下明日將入忽旋風大作天地晦冥後宰門閣爲風摧折而千
户仆地起則懷中揭帖已掀入空中不知所之及吏書以入人以爲
公法所致也及下詔獄刑械酷甚極法家之最苛者畢施之公
復素羸而不能死之傳者謂每獄中燭下有青猪六豬來爲
撫摩肢体寬縱鐐械焉至七月某日午後禁內人見承天門
上烟象鬱勃未省何異將夜有小豎持燭籠過其下燭焰

遂飛上着門烈焰遂發而門災矣明日遂宥出公從公歸田攜
居堂西偏一室事諸仙佛至左侠摩利繪画天象文有雕塑
者爲畢篤出佛母下青猪六喙之兊明兒時曾見之也
武功謫金齒雲南城外法明寺始至寺方旦有僧出迎甚恭
公時微服因問和尚何爲見礼甚恭僧云公乃大宰官也公曰何
以言之僧云吾寺有一石犬不知何年之製神物也吾輩遞傳若
有大福德宰官入寺則犬當吽又傳至唐相某宋相某至此當
吠今曠百年未聞以爲驗哄矣昨夕忽暐吠久之予等驚異因
知今有大賢元宰至今公降頗非其應歟意公相輔大尊貴

人也公語之故遂居其寺焉
已巳之變未發時武功在翰林屢言於人以玄象所徵某月某日
應有非常之變聞者甚多及　上蒙塵後朝廷言未聞一人能
豫言國家有變事者衆因言徐某當有云云於是朝廷屢詔
訪以機宜且令鎮洛馬丁丑正月公既與石武清等謀復辟事
方兩日至十六日夜張軏與亨詣公弟定計公遂升屋覽步玄
象亟下撫亨等曰適覩天道時正在今日不可失乃遂與俱去
其夕迄成取日之功幸已七月六日公在家故人劉草窓子倫
等侍公入夜半星漢已出公偶瞻天由忽顧劉等曰二子見乎

文宗與厭應當在寔寺因言爲曹吉祥輩傾至此不一年此
禍受禍更甚於吾矣子其識之已而果不踰年曹敗其言驗
循應譽　以上俱志怪編
正統初王振問大學士揚文貞公曰今九卿無山西人豈皆不賢
者乎文貞曰僉事薛瑄其人也已而文清至京振使僕致餽於文
清文清固却之僕曰公何駭與諸方面以千金未通於吾公不得
偕君反却其餽耶禍將至至吾危君吾危君僕歸跪對振曰天
權在我不厚鄉人以美官而乃餽酒肉彼却之固當已遷文清
大理少卿又餽又却之亦不往謁未幾文清得罪

天順初岳先生正以修撰入閣　英皇召而問曰卿何以輔朕正
曰今內臣武臣權重　上頷之曰已諭岳公退告曹欽石彪今
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二兇走告吉祥吉祥詣
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
固也臣覩二家必有叛之滅即今無可援之誅吾欲全君臣共
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　上不悅二兇遂陷岳公西戍尋即叛
誅天順末談者謂　憲皇景泰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
事煩宰顧大者反提李何賢曰此謂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
太子須臾賢曰　殿下事定趨入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謝遂不
行成化初李公遭喪奪情寔　憲皇固眷云楊公繼宗知嘉興
治一豪強眼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
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父矣遺米一斛勢人子
由醫官誅署縣篆太竊帑金莫敢何公至收拾金御史行
部欲出之乃詰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
原告御史慚而去公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
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回官滿
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屬清操獨以絶欲爲難能常歌公行
自勵云
英皇北狩勇士袁彬門達寔從
英皇復辟彬達皆官都督而達見寵用差校中外偵事所
陷即覆載凡害數十家　上將罷朝東顧則呼李賢西顧
則呼門達彬忿有責言李公彬奏門達橫達深怨此二人
李公素優紈而彬無政莫以爲名乃藉他事將以危法中彬內
外究之而莫敢發錦衣漢畢揚瑱忽執住彬屋而市其居
閱月上奏辯彬無罪列達大惡　上付達推鞫瑱泣愬曰
袁公居我族我陷公約事成賜百金達哭顧其下曰我固疑此
即入奏已達械瑱三木暴廳下退食後署出則杖殺之瑱大哭
且罵李賢達聞之令釋瑱刑而入瑱曰袁公不知書乃李閣老
章奏且兩人害公寵而公自鞫實何以解天下疑何不請司禮
大閣廷訊取即爾此兩人虀粉而公嘗見寵矣達深然之傾食
雞戴于器食瑱客出藏雞骨袵中果太監牛肉出訊瑱曰吾袁
彬無罪昔
駕留虜廷群臣惟彬從備嘗艱苦憤達負
明主恩失天下心故冒死言之且吾不逮袁李即與死溝瀆者
等爾今日　聖天子英從知況達食瑱教陷此兩人遂出雞
骨且曰今中外皆欲寢食達也顧未敢發爾牛玉入奏即詔釋瑱
以上俱逌詞
英廟以幼沖即位委任諸老始得遂其匡輔之志當時称三老爲
三楊學士溥海內外人人皆能道其姓名三楊繼指館高穀苗
衷曹鼐馬愉四人在內時號爲高苗曹馬未幾老病死亡相繼
獨高穀無恙乃與陳循江淵商輅四人同掌機密時稱循穀淵
輅高手以老病去三人皆遭貶逐時以
英廟復辟故也於是拔用徐有貞等五人入閣有貞獨任機務極

蒙眷厚旬月之間拜爲武功伯前此未嘗有也
有貞文學該博志存經濟然度量不能優容竟爲左右所擠
安置遠方時論其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首相則不足以其不
能容天下之賢也歟後李賢等四人在内賢獨用事他仰皆
成而已然自三楊輔導正統之治號爲政理繼此則漸不逮
焉時有議之者曰一蟹不如一蟹正統間御史成規章珪華糾
劾大臣朝廷之罪罷歸其官於鄉時規薦鄉人周綱應求賢之
詔在京規還綱以宋人送唐介詩句去国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如山分韻未士大夫作詩送之文貞疑其譏誚欲鞠治
其黨楊公仲舉聞之持見言曰此乃吾郷人之常具恭亦與其
聞豈有他志文貞意解待綱後縣佐竟除遠方當時謂此事
若無仲舉在列則朋黨興矣又以使文貞若如剔公之執拗又何
惜一正人而不爲之手 以上俱閣中今古録
英宗御極親閣宦爲心腹寄耳目於錦衣以當時大臣之謀斷皆
不若 聖謨之英睿精明而近侍之窺先意以順承也故臺省諫
垣當時有閉口拱之譏幸委任大臣之才能拔自庶僚如李賢于
謙俞子俊輩斷自
聖衷而群奸不能以藏循至正統十四年王振勸
上巡邊以卻虜不納科道大臣之諫而刻期北狩二十萬兵不精
器械戶部倉皇粮草隨駕朝臣不具行裝而銳意出遇也先
之兵受圍不戰軍士解甲從臣受怵而
聖駕入虜营矣
祖宗威德久信於虜循盡臣禮以事 英宗而虜騎馴擾京城
之外充斥塞騎至近臨清大事甚危賴于肅愍等議語大臣扶
郕王攝位以安人心既而律虜騎謾翰林學士徐有貞首倡
南遷賴肅愍欲取首以安危疑而人心定矣自後騎虜多重
需索遂啓
太后推擁 郕王正位以絕覬覦而改元景泰是時
憲宗已正位東宮於前矣時則内臣喜寧隨 駕陷虜也先百
凡要索皆其指使問安使回言其故是以 朝廷有喜寧來
議信許斬乃令喜寧到大同城下議而擒殺之使失主使
而有迴鑾之議期年之内前後遣使虜中問安而不得人以
服其心歟後遣都御史楊善問安迎
駕專對以伸國威示忠誠以服虜狄而虜知畏服遂送
駕南還至於慟哭和頸獻攙所得獸而去還宮尊爲
太上議居南宮時景泰在位小人倡言父有天下傳之於

子而失君之後難以承統乃停
東宮而更立景泰子爲　太子不知天命有在
景帝子薨而　上亦尋病其間小人之間
景帝更立東宮者恐後禍及而潜有迎藩入繼大統之謀故石
亨抱兵推徐有貞怨肅愍之請殺己石亨憤肅愍之專政而
己不得肆乃合謀以廢東宮迎藩國入統之謀出於肅愍而
致之死後得　太后曰其寃明其功而後知逮徐有貞之
恃功亂政石亨之專權傾國甚有不堪待其自敗而去有貞
殺石亨而深憫肅愍之不得其死故
憲宗復肅愍之官廕其子錄其功而授武職其手勑有先帝
已知其枉　朕心實憫其忠而肅愍之心有貞之奸暴白後世矣
英宗大漸顧命
憲宗屬以科道之諫當納貂璫之用當節故自即位初元推
諫官之言是聽　錢太后薨逝　周太皇后力主改塟不
欲配塟合於　英宗而　上亦惟　聖母之訓是承礼工二部
當事之官僚及内閣亦不敢力諍以正時我縣毛士廣弘在刑
科乃獨具名進諫其正名公要始終云塟決在所當合改則貽
議於後上及　太皇后萬年後之心必不安其所以正綱常叙倫
理而婦諸　英宗在天亦必有所不安皆非人所肯言而
錢太后始正中宫之礼而
太皇后之陵亦兩合而塟於法得其礼矣此實
英宗之貽謀自章其事而顧命有在也　以上俱聞見漫錄
成器字原道餘姚人受徒教書于縣山之麓梵舍正統末劉
侍講球以直言忤權奸爲其所陷死于獄原道聞之悵然遂
拾山上壘石爲墓被雞炊黍爲文望祭大哭近居人聞哭聲
爭趨召問原道即分割其雞於隣曰吾哭不獨爲劉翰林也
副都御史楊公繼宗山西人性剛直劇剸繁發奸擿伏其爲
嘉興知府日聞閭婦女着月赤體公示禁之毋敢還藩臬
吏憎公事無關節之贈布政司吏闖其申文於年月下塡五日
白於堂尊云倒書初五乃止書五日堂駁行堂尊徹事不足
較吏終請復駁公申以爲欽依
頒降大統曆並無初字止該塡五日不敢故違
制書堂尊漸痛扑其吏　以上俱聞見小史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家貧父善祿命
知其必大貴領鄉試首薦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聞
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携一僮以自隨攻苦力

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户端居
甘人若雖簞瓢之樂不是過也每亟稱其賢有群守欲以
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爲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
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于心安敬宗亦
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思雖貧於道則富倚頓雖富於道則
貧鼎也敢貪富乎哉宗益美其操守旦夕與之講解亹亹不
倦己未鼎中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拜翰林院編修一時館閣鉅
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既仕勵志功業畧去詞華
嘗建言脩飭戎備通漕三邊人謂其迂及胡虜大舉
詔鼎撫守近畿有經畧功欲擢爲副都御史力辭不就隨
循資自侍講累遷户部尚書以功名終鼎娶時年已三十
夫婦相敬如賓有子時暢官至太常卿蕭翰于謙字廷益
錢唐人宣德九年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鐘
每對奏
上爲傾聽都御史顧佐最嚴竣臺中少當意者獨礼
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
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
聽者改容自是
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東火災廷議大臣經理
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
興利除害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
機疎遇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
進左侍
正統間與户部王尚書議事有隙舉
糸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嘗以他事
啣謙逦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
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聞之
赴闕請留之千人迺
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
制不許尋復召爲兵部右侍郎
郕王即位尊
上爲太上
皇帝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
隨事條剌慮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
心稍安是年十月也先闌入紫荊關烽候甚急侍講
徐有貞繆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架

家南奔者讜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于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
之事可鑒也
上是讜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粮草甚富讜令
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何不待
報讜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必待報而行適以
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以避賊
鋒讜曰不可如亨言譬之室鼠是自斃也乃令亨
營于城北都督孫鏜營于城西讜親督諸軍而都督
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須之也先突
至我軍堅不如動時
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漫加一矢虜亦覘我嚴整不
敢輕軼中官喜寧爲也先鄉導嗾也先邀大臣議和
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讜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
稷之靈國有君矣也先計沮須臾以墨幟麾三千騎繞
東城云攻南門亨欲　兵往備讜曰無庸此必趁通
州也已而果趍通州索粮無得遂縱遊騎四掠畿甸畿
甸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壘七

日復以　上皇詣適逞明讜諜知　上皇已遠乃令諸軍
舉砲擊虜敗營虜亦旋以輕騎躪我死傷略當京師解
嚴論功加讜少保石亨進侯爵餘陞賞有差讜固辭乃
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
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爲名邊沿騷
掠旣知中國有備難與爭衡雖奉留
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酋花有隙恐中國乘之乃
遣使入貢言願送　大駕還京尚書王直即率羣臣
爲　上驟言之　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
爲之今將置朕何地讜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欲
荅使　禮少紓邊患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
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註都
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誰謂來耶黠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
耳誰謂來耶讜曰不然防變方略讜當任之來與不來
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　上乃遣礼部侍郎李實
往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　上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
日　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讜蓋修安內攘外之計
初也先犯京師石亨以功非己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

乃推謙功請官一子止許之以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杜山貴放民兵受賄不舉爲謙沓白劾曰亨蔽下售法罔上孤恩無人臣礼 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下獄亨愈益媿恚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爲謙斥阻尋復求爲祭酒 上薄其人不允疑爲謙所毀亦深銜之遂與亨等比周測目視謙謙自知柄用日久恐覆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爲 上言宜少裁抑謙 上灼知謙忠潔無他賜依毗益切太監興安然謂廷臣曰近日諸君弟嫉妒于公何不爲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身體國如公者誰歟言者媿塞 上嘗賜謙弟一區謙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以遣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璽甲袍帶之屬封識弟中時一往視而已謙素有疾喘一日大作 上遣太監興安以醫求醫云竹瀝可愈安爲

上言且述謙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用悉給自尚方云七年正月上不豫謙與廷臣請復 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翌日面陳泣請時廷議刺刺各抱擇居之奸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駕言于亨曰文誠之謀咸少保之具事若成吾儕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軏夜奪南內奉迎

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執謙等下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爲之廷劾言臣等與謙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亦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服奏上 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匹秀才反耶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

為之語曰鶯鶯氷上走何處尋魚嗛吉祥菴下違宮
朶耳有就謙尸而哭之辭以壺漿吉祥撻之明日後
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逵收其尸瘞之亨為上言籍
殁謙家自　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
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賂敗　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
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変色曰景泰間于謙任久
且專殁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賄無筭耶亨俛久之
越数日　上擊毬內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侍
石亨張軏張軏自外來遥見亨等運以毬杖戮地曰
好個于謙如此者数聲亨等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
人曰覩今日　上意石總兵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
報甚急集群臣廷議未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
何憂　上為之默然初謙遇害大后驚悼謂
上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　上益悟其冤二年徐
有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祥謀反伏誅八年
憲皇帝即謂詔釋謙家屬戍邊者家産悉还之追行人馬
璇祭謙墓曰當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推奸之所嫉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誦者莫不稱快云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
社稷功可贈特追光禄大夫柱国少傳謚肅愍立祠
墓所日旌功有司春秋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
訴少保廵撫時功德願立祠如杭祠不報万歸即公
舊廨祀公伏臘忌歲咸致奠也謙子冕仕至應天府
尹子孫世襲副千戶景泰間北代南征軍務旁午公
常一日而平章者数端皆凛〻閲国休戚入則面陳
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輙撫膺忿曰一腔血
意灑何地聆於斯言亦良若矣公敏達端毅不以機
械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頴王禎張軏任
礼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條案一不稱旨即請敕
切責或日明日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參政至都御史
守貴州一為李臣所糾即請罷斥雖
景皇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公當國時往〻宿
朝房不歸私第厲
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擁南内子冕知其謀奔扣告変公
呵曰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弟去須之南
内出矣公神色不変徐〻整朝服入就班行得一日

被逮公之既殺也其夫妻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㕥
双目失明吾借汝目色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忽喪明已而奉天
門災
英廟臨視見公于火光中隱 閃 也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関後妻公
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公家
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柩帰塋徒倚東市見罽畫
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𧰼天
順初亦以奸黨籍没桑皆宥還而内帑誤以公像給𧰼斯
亦事亦奇矣將無火保之忠天固関之循得廟貌人間哉公之

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
人口如剩喜門逕無賀客絶勝厨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户
捲簾時放燕帰望亦知孚禄薪心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散
行㐲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向吾廬
别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絶俗之操如香㷀雕盤簾幃鴨燈
𤑮青瑣散様鵝風穿踈牖銀灯暗月輪高聲玉漏遅㷀情耻
爲塞士語調羨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畧閎
典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壷中孤鶴太清癯醉來
掃地卧花影閑處倚窻看藥方渭水西風吹鶴髮嚴

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之思其化忠
直之氣奬與古今如咏蘇武則曰留貴倘來君莫問
丹心報国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还鄉未白頭
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
民策散作裁氷剪雪詞喜高龠思病起則曰一團清
氣難隨俗百甕黃虀足養廉此皆真寫胸襟不當
以風雲月露比擬也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
衣紅衣馳馬有隣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
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

錢唐縣李生家有文文山像 幅懸置座側爲之賛
日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国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
宗誠感天地陵谷変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于羈
縶正色直辞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
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
傳我瞻遺像清風凛然正統丁卯海南張靖之赴省
試其母夢老人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於墻
上崇廣專堵其年靖之領薦再試春官習下第辛未
禱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

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細繹因不復寐
場中出題果織皮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同
鄉揚青者席舍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旨惟禹貢一題
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
在第七録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
在第七録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毋氏之夢驗矣
惟織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
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顯而隱如此

以上俱西湖遊覽志餘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堤下
得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水來衝幸遇
王州判我塋東何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乃徙葬
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得無過乎
竟終于官　蘇談

行人司正吉水尹公昌正統己巳之變扈　駕北征
預知勢不可爲賦詩十一首有曰故人款款新亭泣
羈客猶懷杞国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
是偷生尋自刎而死

南昌王公得仁爲汀州推官沙賊鄧茂七反總戎討
平之所得與賊交通人姓名汀州爲多欲按名行誅
公力爭曰民非得已脇從罔治載在往訓柰何殺之
求其簿冊焚之全活汀民甚衆後以禦盜被傷死遺
民哀慕請於　朝立廟祀之天順庚辰其子一夔舉
進士第一人以爲天報尚書江浦張公瑄詩云忠言
極口極疲民戮力忘家肯顧身百戰能緣王事死萬
家因感使君仁春回瘴地棠陰滿雨過山城草色新
子占大魁孫血食皇天應不負斯人蜀南谿劉翁者
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屨有米十餘升
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餉二子讀書爲幸也盜依
戒而去逾月盜遇翁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
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
曰我也公盛德若此我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我
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忠舉成化辛丑進
士次孝舉於鄉人謂翁長厚之致　以上俱迎山賸錄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
有五色氣起于弗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高三丈餘

隔井向日視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絶曰
至巳位即無明旦後有家不敢汲水将廿餘日乃㳿
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兆時王振擅權将有土
木之禍水為異以示象也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外角　英廟命殺虎手二
百人往擒之毋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刪又托义相
半刪义三出尖刅托义岐出無刅至則圍虎而孫明
者父子皆往明為虎攫坐身下衆以托义逼其口使
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曳虎尾尾掉而人隨以掉虎遂
被擒舁入大内殺虎手皆執又以從　上於後苑山
子上觀之命送虎圈賞殺虎手人鈔若干錠比領賞
托义者與之而三刅者不賞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絙繫一狼刑如㳽
犬而喙尖馴不䶩人以餧即曳絙脫走道逢屠擔擣
肉疾走人莫敢追所過處群犬皆避一日嚙振名馮振
怒命銅錘碎其首盖狼為野獸貪疾物也使之奔走
於京城是為毛蟲之孽考之於梁邵陵王倫将兵援
臺城有蟄熊嚙所乘馬倫尋為王僧辯敗走亡至南
陽為西魏所殺今狼嚙振馬與倫同占振弗悟 以上俱馬[illegible]
正統已巳之變
英宗在虜廷閣省城元夕燈最盛鰲山社廟皆有燈句三
司亦遊玩焉有隱者題句云鰲山北望今宵盛　龍
駕西巡幾日還諸藩臬見之皆掩泣而歸不復出遊
道義能感人如此 中洲野語
英宗初嗣位　仁廟張太后聽政於内三楊閣老輔政於
外凡軍機重務通政司及五府六部都察院内外諸
司奏題本必命太監王振送内閣擬旨裁決閣老擬
定以文淵閣印封進
太后乃命王振遂一啓封如擬批出振每有啓奏　太后
必詢曰此事曾經衆秀才否以是振未敢專時西楊
況正而善文學東楊通敏尤習邊事南楊則温雅少
可否時三楊之名聳動四海朝紳所行多奉承風旨
天下號為太平内閣之權盛矣一日法司上福建僉
事廖謨杖殺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
故欲擬因公互争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
言二楊皆有私償金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

同知　太后蹕之自是日据撫内閣之誤裁決一帰
於振　太后亦日老毛倦勤本多不至内閣二揚閣
坐無事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士物物
者振将發其事西揚以東楊不在京辨鮮之東揚間
報燕程造朝觸冒瘴癘卒於钱唐以此振權益専而
政柄益帰之矣都督韓観為廣西總兵英武有文然
頗喜誅殺帥府有鄭牢者忘其名老隷也性鯁直敢
言韓椎威厳不可犯然亦知牢之為人每酔後殺人
牢度不可救者輙不救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救之故
以是韓甚德之觀卒山褒敎公雲継其任鎮之以静
煦之以仁號令厳明賞罰公信可謂光前絶後矣下
車首延高年耆舊詢以邉事有以鄭牢為言者乃召
入謂曰世謂為将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銭亦
可貪否乎牢對曰公初到如一新絜白袍若有一毫
沾汚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山又曰人云土夷饋
若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将奈何牢言居官贖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蛮子耶山笑而納
之山鎮廣西逾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而牢

實亦可尚云
英宗皇帝帰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别居南宫　憲皇已在
儲位又明年乃易两宫踈隔嬿隙滋萌災異洊臻人
心危懼廷臣無敢言者特儀制郎中章綸特陳脩徳
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聖躬四節幸
御五務倹約大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槙賞賚九重名
爵十革廵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
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内臣不可干外政佞
臣不可假威福後宫不宜盛聲也凡為陰盛之類巻
華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
臣子是天下之交也至以　天位受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毎月朔望及歳時節旦宜率群
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於
中宫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宫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

弭失疏上忤 旨下綸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瀕死者數無卒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章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入朝亦以章請儲杖于闕廷因命杖綸與同至百同死綸幾絕後甦禁錮愈嚴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乃出綸于獄擢禮部侍郎後調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諡恭毅

以上俱延休堂漫錄

天順癸未禮闈未撤棘而災自試官以下焚死者千餘人嗚呼此文運之不幸天地之大厄也及明年甲申再試得狀元彭教時李西涯倪青谿皆同年也考之元豐迄今四百餘年事出一轍豈不有定數乎時人有詩悼曰回祿司衡也忌才東風忽變棘闈灾碧桃未向天邊種丹桂先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皆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曉林盛宴知誰在白骨稜稜漫作堆

述異摘遺

永樂十五年丁酉 成祖肇建北京十八年庚子郊廟宮殿告成時及城池會有事未遑壁 仁宣之世皆未暇舉正統五年始及斯事 命下之日工部侍郎蔡信言於衆曰役大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 英宗聞之以太監阮安嘗治通濟河有功遂命董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用之厚其廩既均其勞力材木諸費悉出公府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終告成安之奉公恤下善於規畫誠過蔡萬萬而 英宗之倚任宦寺視儒官為不足用實蔡有以激之然則蔡亦萬世罪人也

慈菴任意錄

天順間璵臺邢公宥守蘇時歲侵民飢公具疏聞于朝乞行賑貸都御史韓公雍時家居語之曰公必須報可而後行民已為溝中瘠矣且擅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米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為哉語未畢邢公大悟即日發官廩以賑民所全活者甚衆

涉璞事筆記

徐有貞初名珵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傅李能文詞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

學士革復位有貞獨不署己　而上問有故有貞
乃挾別詔草以進內有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
位等語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援且
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
汝陰索徐有貞事告不患不得也羅竟无所報
學士錢溥素善內官王倫　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倫
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上初即
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
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欵見　上于東宮爲倫
所阻以故交惡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兵部尚書鄭埜一日與恭順侯吳瑾取五軍数恭順聞於
上鄭走謝以軍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以上係病逸漫記

左都御史軒公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竣拒之不與
接居南都歲時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
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侍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
於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
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侍公牘之存間令吏寫
数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
無所好及卒
朝廷修
英廟實録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
官耳施槃會試作詩留別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
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胡蝶云莫怪風前嗟落魄三春
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以上俱懸笥瑣探

正統十四年上木之難虜以七千人遂陥四十萬衆積屍
遍野偶一人被鎗不死匿於屍間夜見野中遠火光
徐竹漸近視之乃一道人一僮携灯而前及屍揀老
弱者不用得一肥偉長大壯夫其道人即棱其屍以
口對屍口吁氣漸竟其眼開口動手足皆牽道人已
死其偉屍即活就火其行如飛謂是得道之人数至
假轉生神仙術也太學生石大用蘇州豊潤人自邑
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
植志務李不少自衒故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

其爲人正統甲子祭酒李先生坐困首木於太李三
日不解炎暑烝欝先生老老毛昏不能勝大用蹙然
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惧難而弟子奚忍坐視
大用察衆志不已與合乃退去閉户疏奏請自代先
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
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
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
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釋之於是文武搢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
有而近世之所絶無者也

馬士權泰州人讓官予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群書多與學
士先生游刋原博徐有貞輩凢疑必往質士權故與
右亨天順元年石亨豐欽等引有貞共爲南城之計
不久權勢相機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謂所間遂
搆其事武功伯降廣東叅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
令人僞造奏本毀謗朝廷特過于理假丁憂給事
中李秉彝進上令犬𡘋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譖有
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等爲之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
衣衛獄達陳諸惡刑于廷必欲士權以及有貞士推
適嘗幾死者數次終無一言若少齟齬禍及有貞矣
七月二十五日以天变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
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
金齒帰蘇士權自泰州来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
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
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怏怏意士權貌甚鄙陋長不
踰五尺談論雄偉氣節凛然與人語無一言及徐之
事真信義士也

李廷鸞蒼梧人河泊周昇者上海人廷鸞與之交未幾昇
夫婦歿子孫寓梧館於封氏天順三年大疫李家皆
病廷鸞往來療治情愛倍昔昇男欽婦廖氏家僮旺
相継死遺孫賢能長壽二人及幼僮二人廷鸞乃召
昇舊僚友唐子高周壁相與㸃校其家貲得金銀并
首飾二百兩封寄廷鸞所既而賢能復歿長壽甫三
歲幼僮五歲是冬賊攻梧州廷鸞走免妹京娘及笄
被掠罵賊見殺賊退廷鸞反視寄物幸存即召諸原

知寄物者至點校如数仍封識焉後取長壽撫養如己子教之讀書及八歲謂之曰存孤本无志使還汝故鄉吾不憾也會僉事袁凱亦上海人廉知其事召廷鳶謂曰汝與周異鄉猶能存孤如此我豈忍之乎遂命有司以礼幣鼓樂導送其門用勵風俗乃挈長壽及廷鳶所寄物以帰及長凱以甥女妻之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爲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副使領兵四向皆捷及因平盗起吉率衆擊之营未定賊猝入营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衆曰站在站住賊已及事矣遂遇害棺殮帰司時所親信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爲賊所刼而私以饋吉衙内及吉柩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摑中生左右云請同像某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其人及其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予吉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顧指命取前所饋置於前曰好點檢貯之庫後揮二人轉身而仆問婢泩不知事　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襄

建文出走事傳者多不同今録其供詞以一衆說供狀人皇親朱允炆年六十歲除年患耳聾係太祖高皇帝嫡長嫡曾聴公王言說初起兵是壬辰年七月初三日渡江得天下戊申改元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有允炆父宴駕就繼公王後事至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有公王宴駕喪了允炆於本月十五日登基已改明年爲建文元年管四年天下至壬午六月十三日有叔王開金川門來允炆本月十三日從水閧迯出爲僧改名揚行祥遊出教化三十八年至六歲耳聾眼花討不得衣飯吃好生艱難度日無盡思想有親王墳墓葬荆山九龍地上多年無人拜墳上土允炆即是親皇孫防後人說朕無能不孝有心又想回還拜掃手下無人寫書差遣親自前去問州借土夫一二百名護送回家不想州官有向國忠心不與人夫将僧親送拿赴總兵官處送至京來允炆若不從實供說難辨真假不具免狀來供都察院詳状施行供罷後口占曰朕是中華第一流包羞忍耻謁王侯龍吟虎笑空作夢地覆天翻更此遊

荏苒光陰催暮景蕭條鉢伴悶愁年年陵墓崇懷抱
目断金波不盡頭
徐晞字孟晞江陰人永樂中為縣工曹有成約匂丁而誤
及者其人欲晞晩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其妻勸觴而
出避之妻有令色晞絶裾而走盡夜具文移成明日
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為之脫他事類是後官郎中
同司主事向每胥曹輒罵之意在晞晞不為意主事
歿於任晞為舉殯送歸後以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閲陝西臨兆諸衛軍士尋以虜酋朶而只伯寇
西陲佐寧陽候陳懋鎮甘州正統初召還實授右侍
郎後往鎮京州荘浪諸要害遂遷南京户部左侍郎
會征麓川晞往督饋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
廉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多之吏員無人之在
官者於百執事最為卑冗積有年労例授雜職不任
清流秩無過六七品惟晞至六卿下天子僅一階故
時人為之語曰天下吏員惟有徐晞登二品
國朝進士吏無商輅中三元蓋志異也
萬祺字維壽南昌人為郡工曹掾精星曆學正統
間給由赴京除鴻臚寺序班陞主簿　皇帝不豫
時有議召襄王者石亨詰祺問休咎對曰　上皇在
南城奚事他求亨悟舉衆逆
英廟復辟久之亨以其事白奉召至文華殿慰諭再三歷
陞郎中會逆賊曹欽反殺都御史寇深執尚書王翺
學士李賢　加害祺陳利害力救乃止欽伏誅　上
召問始末祺以實對陞太常卿直
武英殿以便顧問一日言御史楊進忤旨事祺曰御史職
當言路故耳累陞工部尚書太子少保進階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以疾卒于官
英宗初自北狩回嘗使人以　聖造竊問於祺祺對曰丁
丑年某月某日當復大位又成一詩以進曰黄河之
水通東海亘古於今不断流月在碧空星漢闊鴈飛
邊外兩經秋須知身在磚城下不日移居到鳳楼期
在水年寓棗發花残結菓兩枝頭詩雖不工其術亦
甚神矣
張聦滿臺人兩考吏赴部撥充忠義前衛右千户所
司吏時天順復位石亨曹吉祥自恃有南城扶駕之

功遂貴官至三千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飢不行賑
濟復上疏言六事 上皆從之後任江西南昌府司
見學士張元禎謂之曰汝昔兩疏位卑而議論甚高
官小而事業則大已寫入金滕令名無窮矣
英廟北狩時奉使沙漠聞虜人初亦存謀上之心每夕見
関務侯申胄立帳前相顧駭愕遂不敢動卒得南還
此其基也又聞蔚州士人言其州城隍及聞喜縣城
隍 英廟還途中袍笏候迎叩其官各言其神號由
是觀之帝王舉動人神服從信不可不慎矣

以上俱目山叢談

九朝談纂

景帝

正統己巳八月 車駕北狩郕王監國於午門外視朝百官糾劾
奸臣誤國 首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各
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先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
監國退百官用手腳擊踢馬順至死仍擊死內臣二人各官義
氣憤發至於如此是月二十九日文武百官具本服文華門請
郕王即位 王再三辭讓尚書王直于謙陳循等咸以
宗廟 社稷大計爲言力請不退會
太后下命亦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以危疑思得
良君以弭禍亂故不得已爲此舉亦事之変也
是歲十月十日虜酋也先合衆擁
太上皇帝入関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于謙出迎衆知其詐不
出乃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王喜充大臣出迎覲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騎四面
剽掠勢亦張大于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率總兵分營憑城
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循乃請寫
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教道諭囬囬達達并

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用以疑其心至
十五也先果先遁去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寛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
后以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以上俱景帝筆記
景泰中罷西廠 上使御馬太監汪賀郎西廠番問妖尼遂
以校尉百人與賀專以伺察爲事而百戸帟英爲賀鷹犬遣
人四出所得贓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武
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黄本以道遇帟英失敬遂爲英
鞭撻不可言都御史李賓迎風旨惟恐咸後與英結爲父子
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内官黄賜等亦受窘
迫賜等摘内閣商輅等及六尚書同日奏賀年幼不識世務
帟英奸悪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命英去西廠官校
各回原衞着役汪賀入内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
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總兵
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
指揮董果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
三千人大率尋貯遠蒡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黄蕭養以强盜禁廣州獄時有無頼子弟若干人
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置之極刑與蕭養同處因相
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劫牢出嘯聚爲亂有都指揮王清
被擒嘗臨城勸降蕭養所爲文詔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
在褒贈之列
景泰帝之崩爲侫者蔣安以帛勒死成化間復謚恭仁康定
景皇帝 以上俱病逸漫記
景泰中揚尚書仲举吳人少從軍武昌揚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遂締爲布衣交文貞旣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
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仲擧者僉云樞筦可俟而獨奉身
還吳手疏乞特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居家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
於面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堦下未嘗見通於
閽人及甍子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内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初罷及朝廷追
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
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揚尚書 吳中往哲記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訖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数渠引水散為各走流水而時或氾濫其害終於尋三水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数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数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尋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効下至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詣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数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為人道之 蘇談

予郡比浸橋有李姓婦李氏家在城中有色寡居景泰末郡督毛勝來鎮守以達旦降中國又酋諱鎮守其勢燠炙聞者震懾聞李色即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恍愧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坐臥曰吾來即自刎勝乃別遣宦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輒語予曰達旦來鎮守而李氏能以死拒之而不辱則後之旌表者斯下矣及予歸訪之湮沒不可究矣因識之 南園漫録

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瞑亨獨處舟中拄弦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尹氏適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殞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尹乎欲為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尹非所願願為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炙妙絕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宅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竟不出亨令侍婢督行者相踵於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妾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訖杳然

金華義烏縣舒氏德容兼美尤善書年十六歸為鄭經婦內外無間稱焉景泰中處州征賊葉宗流哨聚山林劫掠郡邑舒氏亦為所虜賊悅其容挑之百端終不對夜乘賊寢潛出寨門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其屍瘞之玉色如生後四年賊已平服鄉人藍文耕夜經舒氏瘞處見一少婦出室迓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居同鄉為狂賊見虜恐罹汙辱乃

自縊茲抱恨泉壤四年矣天曹以妾貞烈爲府待書吿塵緣
未絶衰惘未伸伏念君附書信以致姑嫜耳附書訖更以玉
簪一雙貽之汝耕越三日過鄭氏呈是書與物備悉其故其
姑嫜泣視之誠然亡婦手札及舊簪也 以上西樵野記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傳涉
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
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
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發學就辭以
疾熏以詩激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
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
木落　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
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妾
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
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
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
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
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帝郎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爲翰林五經傳
士世其官以奉祠
景泰易儲群臣皆奏賀而劉文恭鉉爲祭酒獨不具奏止於
隨班行禮後
英廟復辟知其事遂擢爲少詹事或云擬擢詹事爲武功所抑
也 以上俱皇明記畧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爲衛使畜馬夜讀
書廐中使构不知也公偶與塾師論春秋驚之以語使使乃
優遇之未幾發解及第由翰林編脩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
吾蘇劉文恭鉉主試訝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及啓封乃
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著矣 近峯聞畧
景泰中宮毛長隨弄權毆朝士妻諫官劾其罪不報群臣服
闕取旨　上依違不決都指揮馬順宣言于衆曰汝等且去
先是中官王振極專擅正統間欲　駕幸其宅誘
英廟北巡遭狼山土木之禍順乃振之黨也時都給事王竑厲
聲罵曰汝乃振黨敢如此執其首捽之
上拂衣而起竑走白　上前曰今日伏闕止爲除此輩奸倿
陛下去誰其承之李侃亦攬御衣向座曰殿下當命臣等討賊
豈宜避去上乃止曰打死了罷竑既殺順

上乃還宮中聞變急閉門群臣集闕下至日晏必得毛長隨
旨出毛長随　奉天門外殺之將出尸有長史曰少畨欲人
見之明日百官謝罪報罷未幾擢竑都御史後
英廟復位傳旨王竑道倡犯闕發為民　草木子餘録畧同筆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具奏先遣使來言欲送
車駕還都請遣使奉迎　景皇帝欲與虜絶而卿等每以和請
何耶吏部王直曰虜之誠偽雖未可知而奉迎臣子之事義
自當舉今虜有言而不知舉其知天下後世之公論何
景皇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推戴非出朕心兵部于謙進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王直之言理合如是不可失耳
景皇帝始釋然曰從汝從汝言已而退大監興安自內出厲聲
謂諸臣只說遣使今群臣孰可行者其孰為輔弼孰為文天
祥耶王直怒曰群臣皆朝廷臣子惟朝廷用孰敢不行興安
語塞乃推給事中李實閏書惟言報禮而不及奉迎之事實
等驚疑而質之於用事諸臣興安與之曰汝等奉黄敕幹事
尚有何言蓋深諱言復也實見也先慨許奉還及後將至紫
荊關詔廷臣集議還宮之禮及議防變方畧都御史王文曰
孰以為真来耶縣虜變詐不過用以索金帛及土地耳豈真
有心送來衆畏縮不敢言兵部于謙曰防變方畧乃在我與
總戎遂皆退惟給事中葉盛等至禮部問之尚書胡濙君筆
以王公言而疑奉迎大禮遂不敢耶言彼自言儀註已送閣
下議矣當時特以也先累促奉迎而主老力主應之內外當
事之人實無奉迎意也天造草昧懷怒徽欽無一時得還而我
英廟璧獨全返天蓋復隆八年之治以綿我國家千萬年之業
而保之佑之雖也先凶醜不敢有加豈區區所能沮撓也耶
景泰元年迎復
上皇報至閣老高公於禁門內得一帖文約言　上皇為宗社
故失陷今虜人悔過奉還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再讓而
後受命不爾恐取天下後世之議末云書奉修史先生禮部
胡公欲封進之都御史王文不可于謙依違未上給事中葉
盛以文有旨封進且令錦衣衛捕治甚急指揮龔彔自首詔
下獄內旨巨刻門謝二鎮撫謀於諸大臣生以應奏不奏不
應之罪刑可盡其辭理俱直而公論不容也正統篤陷之後
人心遑遑自給事中王竑擊死馬順一時科中如林聰葉盛
金達輩皆夙夜謀慮舉正庶務而　景泰皇帝亦倚任之言
無不從先是舉劾必受旨或自劾舉亦先一日具奏坊帖

上聞次日乃廷陳之至是都督揚俊鎮守有罪葉盛等疏
既欲俟其還劾之使人伺於鴻臚寺俊廉知昏暮始至寺報
名及将入朝盛等方知即率同列偵春坊帖扣門投之時駕
将發閽者不納之盛詞曰吾輩有急事欵廷舉苟有悮罪在
尔也閽乃為通遂廷論之後竟抵罪自是上下震恐百度皆
正邊鄙復寧諸人之力也

景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召守城出見議事劉邀郭同出郭曰虜情叵測安
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揚廷者誘之我手吾二人之身城之存
亡攸繫脫或侮詐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登摽甲城北
面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塚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因得迎復
上皇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
英廟復位進劉爵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不多郭之
守正云

蒙古可汗脫脫不花言之後也其部落已先杪甚微知勇善
戰日漸強大脫脫不花因命為太師及土木得利遂懷篡逆
因衆部苑會朝執脫脫不花以弓弦縊之自立為可汗平章
甚言於也先曰主人衣新衣矣幸以故衣賜臣蓋覬手太師
也先不許而以封其弟平章甚不平而形於言也先知之鴆
其子子飲而覺嚙指血染箭令僕特報平章平章厲兵俟也
先兵衆出攖襲之也先勢不敵從數十騎遁去既又恐其下
叛夜與親數人走至一部苑乞漿一婦人以酪飲之遂去婦
言状夫疑其為也先追及之果也先盡其父嘗為也先所殺
每圖報之而未之切也夫以也先孟醜土木四十萬人皆為
所敗而其末乃死一勇夫之手孟醜何足恃乎

上皇居南宮時　景皇帝命內臣阮浪守其門指揮盧英希旨
潛　上皇與外臣交通請訊阮浪盛陳獄具浪無異詞盧使
甦烙鐵以怖之浪奮然曰吾與安金藏同游於地下矣即以
口承烙鐵齒落而死　上皇復位念浪之忠究盧之罪而盧
先以事謫戍嶺詔生致之懸浪之像于市剖其心以祭之都
人稱嘆有滑稽者曰何物阮浪乃能知是若是硬浪還當何
如耶都指揮王弘以贓濫人命事覺逆之上言父有天下當
傳之子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即輦金銀
篤之大監與安私室使主其事安辟諸下其奏于廷臣議都
御史王文即曰當立衆唯唯因而覬令群臣署給事中林聰
曰皇太子已立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之林不得已亦署見

滑竟立以翰林院官兼宮職他官不與文特以林兼清紀郎
以愧之立儲詔下其文曰有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
之子尚書何文淵宣言於朝曰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
閣下先生不鮮道此蓋欲以徼寵也後文淵家居與楊侍郎
家爭田不勝遂訴于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淵發
之及英廟復位時已致仕心上自疑禍及一日驛報陳都御
史将至朝廷何意将有處分即自經死已而至者乃舊都御
史陳泰降廣東副使便道還鄉耳夫林正守俟命而卒獲夫
福何以要譽徼寵而卒取夫禍為人臣者可以鑒矣土木喪
敗之後節菴于公整飭官軍捍禦也先朝廷頼之
景皇帝優禮有加故與王文有易置　東宮之舉及東宮薨前
星不擢少卿夏時正以為憂謂于之子冕曰父懷一事欲白
尊翁而未得得間幸先為我言之冕以告公一日夏往謁生
惟言鄉曲之事恭進七次且欲退于止之曰君前與冕言将
有見教今盡言之夏拱手曰　東宮久虗中外之人皆仰丈
人樹之公愀然不樂戒曰事不循予之責也樹儲国之大事
閣老及諸勳舊當任其咎責不在我夏曰丈人恐不得辞其責
也公愈不樂夏趨出節菴特以　景皇帝遇之之厚重違其意

使特而用夏言以正救之未必有他曰西市之禍之慘而公不之恩何哉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
氏聞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别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
一見而即逝某氏為棺斂之撫妾孕養妾生子綸親教讀書
通四書大義後遣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某部侍郎先欲疏
請復立舊　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
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雖以疏入忤
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獲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為詩見
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
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能成
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景泰某年東宮見濟薨禮部郎
中章綸御史鍾同請復建前太子而同復及閹之失
上怒下錦衣衛獄俱杖一百鍾死章免
英廟復位章進階録于鉞通政司知事
内閣撰勅皆從該衙門具事寫景泰六年正月撰勅獨石守
臣一勅不依兵部所具而以請兵責之不知請兵者宣府非
獨石也以此而掌絲綸豈謂乎
景泰丙子順天府鄉試吉水劉公儼為考試官閣老陳循王

文皆有于入場托之劉不爲録二人令其子録其文以訟
上命翰林院取中式卷與相較翰林以二卷與中式在後之卷
相等試官批無點特拘鮮額而不及録爲對　上特命順天
府給公遽起禮部會試先是廬陵羅崇岳中順天府鄉試第
一以冒籍發回本貫入學讀書人因爲之語曰學中有榜上
有名字秀才禮部有榜上無名字貢士傳以爲咲明年正月
英廟復位王文被刑陳循謫戍而此命遂格不行夫劉之守正
固不可尚而科擧祖宗良法亦自不容紊也後劉卒衆議以
此謚之爲文介云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鎮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
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夢神人建大旗
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盖待狀元也二人竊喜而其年
皆不過過其驛不敢入班中一人憧曰前定前定則陜西刑
簡二科前輩夢中孫遇賢捞進士及中正捞中無孫遇賢名
字以爲不驗至此而語爲孫遇賢也馬京之説信乎其有之
矣其可以妄覬之乎　以上俱復齋日記

英皇自北狩囬群臣請車駕出迎　景帝不欵莫敢復言李公
侃命家人治棺以諫夫人問所以公以事告夫人曰但諫勿
憂也公疏云夷且知尊王何乃自輕邪下群議同許之　寓懇録

景泰中甲戌會試商輅閣老特爲考試官取中門人九人有
潜捞字於禮部門者云天下魁元俱下第翰林高第盡登科
時毘陵胡忠安公爲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
又軒公粃爲刑部尚書特儉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一塊嘗
有詩一律置於公之座上其一聯云終日公堂飧豆腐長嘗
私室倒金尊公見之曰此必諸司官所爲然無如之何也
滁州劉侍郎濬少爲州學生書過目成誦嗜酒賦詩尤好滑
稽葺丁祭畢諸生争取祭物劉公畧不之顧戲作殚文揭明
倫堂壁天將曉祭丁了只聽得兩廊下閙炒炒争胙肉的你
精我肥争饅頭的你大我小顔回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
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絶粮不曽
見這大餓莩既而醉卧忘之明旦御史下學見壁上字召諸
生責之獨奇劉公不責也後劉公官京師三品與大臣上疏
言事左遷四川叅政乃作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臺閣諸公
盡左遷獨有風流老叅政瀟然簫鼓下西川其風致可想也　以上南溪叢

景泰元年八月
大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議奉迎禮衆渉疑未定千戸龔遂

萊過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後穀郎袖其書以進
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萊非分下錦
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
而遂萊亦釋後　太上居南宮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　景
帝欲窮治之季士商輅請
上罪忠一人以全大體　上從之　翰林記
景泰中選内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季於文華殿之側室俾讖
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論俾　講国風呂講
堯典稱　旨問二人何官俾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　以左
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日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兼
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季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
至二人已逸坐於旁　上詰之二人對君父所生臣子不敢
當　上曰如果乎其後至舘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時淮上大飢於撄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矣後得王
竑奏輙開倉賑飢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也
胡濙為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給事
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啣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
事吏部聰為囑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
比擬大臣專權選官皆畏文無敢違者濙徐謂文曰給事七
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各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
不與公等自為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数日　景帝問胡尚書
何以不朝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對曰老臣無疾前
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
之臣所以惧也安以白　上既而法司以比擬　上詔曰比
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降国子季録鄉人不悦公者造僞箔
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
平生歡畜之書室偶展閱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亦若
不知也
王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所一無受
有某大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数顆餽之公固辞某曰我餽
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而受之綴之衣領間
卧起自雖随其内子不知也久之太監死其從子貧不敢見
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
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為營第於塩山有司承楫多搆
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

詔音也每退朝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
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景皇帝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于劉鉉家時翥以舊
學教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
太監宋某曰族有缺言之久之會宋病名醫盛啟大治之何
許人曰蘇之長洲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
盛以爲劉溥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李士耳盛曰劉李士
古板人也太監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
邀與同見鉉謝不往既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必翥之言也主
於此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
乃出手疏于
上上以命內閣曰可以李士爲之大李士陳循等擬鉉以進江
淵不悅鉉乃追及內侍與言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乃用編
脩薩琦鉉聞淵言曰是真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一日報
易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可獨無耶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英廟復辟自閱諸疏見勸進疏獨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
酒何人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召對于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傅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謚文恭弘治
間錄其孫祭今爲太常寺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陳文江西人以編脩選侍經筵侯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
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
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
英廟復辟見商輅曰昔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
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使即召還之爲詹事會李士
呂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
書王翺問內閣之缺爲誰曰已於
上前李潛矣翺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
賢曰然素以李之翺曰復見　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翺
者　上曰汝昨已李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
曰吾非若所薦也　以上俱震澤紀聞
正統十四年十月虜大舉犯　京師所過無遺內外洶
景泰召少保于謙總兵官楊洪石亨曰獫狁匪茹我駕故南
如何謙正色作氣曰不可人君守社稷禮也　天子動天下
皆動揚石曰臣等師師拒之無憂翌早師出張巽門迎其鋒
或謂衆寡不敵謙等初令餘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飾十餘

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單門下馬大呼曰某處
某參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
援報知鎧伏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虜以爲實然遂遁去麓立議
庚午夏六月也先復使完者脫歡五人行成　帝問廷臣王
文端乞報文帝弗說曰大臣若曹爲之豈眼乎于少保曰他
議敢乎祗答其使紓邊急爲辟鴨而義姚帝意什曰從汝毋
云退而出閣與安匍匐而呼曰報則疇堪爲文天祥富弼其
人耶衆未對王子頡厲聲曰是何言人皆臣之惟帝是使敢
弗行乎語塞既而使李侍郎如虜雜通政爲介不及迎復李
訝馬詰閣而迅之過安反詬使人曰奉黃紙往而識爾何他
與乎秋七月癸卯朔二使如虜也先昌將篤往拒而弗遂初
使見殺兩使不度其故若何使曰名雖將駕閻道弗由擹欲
是事重輅是索駕故弗道有騎自隨逢我則戰使故見殺士
惟敵懷盜竊乘機或上首功或利財賄兩使不迩其間透徼
也先曰然明日候睿皇遂定　而還
虜使復至衆以爲詐惟武寧伯上書懇請　帝特不發景明
力言于享曰彼順天舉義我乜顛失奉迎之禮不貽虜人笑
乎亨然之遂與于定議使虜莫敢往相忠敏曰茲非效命乎

遂行如其竟甄虜田氏　云陷虜莫贊謀也間土木之役若
此其弱何也使曰昔我　高皇分將鎮邊虜莫敢犯若我
文皇六駕塞外窮數千里莫見隻虜果世無虞士嬉將怙誰
其庇乎猝爾急行帥匪應敵衝而潰焉夫何恤乎今　天子
納群策懸重賞來知勇修政治固疆圍閱士馬蘊精銳人思
復怨士懷敵愾忠憤激發咸願決戰　天子亦惟整戎旅戒
輕敵師勝宣策上守接兵覩釁乘時而動虜果弗姕下天鄰
交上干天怒然後悲將士按方界逞長技問罪虜廷高文之
朝作近鑒乎因教以策曰虜雖傳望經行之地宜鉄撅馬馬
斯蹐矣復策曰礟以巨擊之少盡細石擊之多今因細石矣
復策曰廣蜀之區有毒焉虎人傳鏃而射之今取之至矣箭
士三十萬曰式之驗之刑人者之虜無不立斃復策曰火鎗
數彈然而後貯敵故可衝若兩端大礮容以鉄彈且傳之毒
以殺火鎗敵馬衝交發之試以挐馬三百步外值之皆洞
而穿之惜乎無庸矣虜曰何謂無庸使曰憐交義之信而本
成而行何庸乎虜默而去明日見也先詰焉使曰先使裁三
十人哭帝之朝復簿焉而犒之茲使百于昔復夫人而綺子
之燕之賄贈之猶我導乎語以良善故告以折綺甕虜大悟

曰睿皇還復辟手便曰然曰然則堯舜非與曰昔堯授舜今
兄讓弟一而已矣有欲遂晉使者也先曰決信其誰與我有
索賄逆使者使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明日見　睿皇引之
書曰從乎　睿皇曰盍從之對曰禮弗問利虜敬曰禮也天
明日祖而别以騎五百将　睿皇　以上見皇明雜記
于司馬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戲
司馬侍郎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司馬侍郎郎應
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坐爲之絶倒　閣中今古録
陳文學士在正統中當國吾鄉慈人葉知府爲教官嘗求轉
官料理所蓄得白金二百兩命其子餽之其子至京錯送翰
林學士陳循曰文誤矣或陳閣老先生其子以事露不可轉
取事乃對曰家父素慕老先生德尊望重而來非誤也循受
而感之歸報其父業泣曰命也當何言不一載陳文去國而
循入閣當国至　景廟時遂首薦葉爲知縣不一二年遂薦爲知府　閒見漫録
希顔先生揚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徒彌衆揚士奇自廬陵
來避迮間以朱館事公卬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
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
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
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
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悔之公不爲
意至慮以驢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
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進類而家衆世守之物
往往流落人間可怪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菽園雜記
莆田周章崇舉不第祈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次夜再
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一二字也再期入
試毋患腰痛至終場不屬藁而成嘆曰如是而可中乎夢其
評矣揭晚名在七十三　百可漫志
黄若侍郎方石謝公鐸景泰間布衣時嘗月夜訖遊邑城之
澄江浮橋徘徊久之忽橋下有隸卒曳一婦人登橋從岸而
去公尾其後見一貴人候於途呵令曳至曲巷民家門首呼
曰錢清事已發限明日午特取勘門内應聲唯唯已而皆不
見公心知其爲幽冥也明午復至其門偵之見竹工負物入
門倏爾流血仆地公憶夜所聞語之曰錢清事已發竹工瞠
視曰是矣是矣遂死不曉所謂越數年公授李至山陰之錢
清有富家妾嘗被殺會有織工至執于官不勝拷掠遂誣服
公聞其事問富家曰數年前有竹工至汝家乎答曰有之實

黄岩甚工以造竹器主於此自妾死不復至矣公乃以錢脅
事發之詳告之冨家乃悟妾為竹工所殺而誤逮織工也以
公之言白于官織工獲釋蓋竹工嘗與妾通利其財殺之也
涉異志

李惜兒京師名娼也　景帝愛幸之召眞宮中賞賜其家鉅
萬惜兒嘗欲貴其里醫艾從高而難言因佯病　帝遣太醫
官治之固不愈　帝自臨問惜兒曰妾家居有恙服醫者艾
從高藥無不愈者　帝立召從高藥一進而惜兒起　帝大
悅命禮部擢為太醫院判吏部執不可　帝命對品調武職
以為錦衣正千戶及　睿皇帝復辟從高伏誅法司奏請惜
兒　睿皇曰此景帝之失惜兒何罪止籍其家大珠如荳者
百八粒他物稱是

胡尚書濙求張三丰云云後見三丰武當山上郎奪而醉之曰
爾又　無華耶因睹承旨訪故　且祭四方向背因倫
書壹冊于懷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也公拜
受三年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猶與丹逢
頭交好致仕後戶雖千里外往視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
又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戶
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君二日公卒戶親其發
乃去

葉文莊之在兵科也耿清惠公為南京兵部尚書深器之文
莊喪夫人許氏公往告之曰吾有二女子肯為吾甥乎惟子
自擇文莊辭公不許乃隨公入見其兩女文莊不敢諦視流
目窺長者猶妍以長女者荅公許之即日納聘公勉其女曰
吾為汝得夫矣他日所至未藏汝父也耿夫人賢明日生一
室而家事巨細咸得其理文莊從容宦途者夫人有力焉以上俱治城客論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
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劉應聲荅曰大
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
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
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荅二公可謂善謔矣
然文安之荅王乃其自取文介之戲劉不幾於虐乎不可謂
之素無意也

景泰間諸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一日戶正言同彭彥實往
文淵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戶彭却立公疾行
而過顧二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如廁適周堯佐黄善先

生在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謔風流醖藉蓋可想見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寰宇通志完日開館時諸閣老諸本院官怠緩完日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澄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未幾竟死中病如章主事鄉老和劉治中竇劉宣化謂同者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相爭忿詈於館中陳緝熙因戲作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倉言污玉堂同筆有情難鮮截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當爲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無更貽斯人笑也然詩已傳播矣而此書竟不能成今復行續通鑑綱目乃成化中別　勑儒臣另行纂脩者　以上見延休堂漫録

景泰間欲易太子不愛官爵以悅臣下一時名器太濫時人爲之語曰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猪前史所記更始特寵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唐武后時補闕連車拾遺平斗量之謠與此相類　灌纓亭筆記

景泰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黃竑發之其謀出於江峯士淵當有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後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寔自臣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矣　病逸漫記

憲宗

憲宗好生每奏讞大辟多所宥㦸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卻八
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惻然見於玉色仁之至矣

大長公之 子周賢於

憲宗爲甥中丙午鄉闈丁未會試

太后賜膳於場中以不合式下第

憲宗聞之但曰孫兒尚㓜畧無慼意此天地之公也

揚喧景和者北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
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爲達所間久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置之死地喧素不
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爲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方大監裴瑺擊毬還令達逮問喧至其廨達陳諸淫刑怒喧
喧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喧
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
左右喧以實告因告曰此閣老李賢與君侯不善故爲此本
使喧投進亦不知中言何事達聞之甚喜方飲至因以酒賞
其直早朝達以其情後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之前方引喧至達欣然謂賢
曰此皆老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忍驚詰喧即曰此達
以酒肉賜喧使喧言如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
餘事畧無餘蘊監押官與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
詞以進

上命法司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喧得脫彬後寵任如故京師
人多能道其事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
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詣以他往
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
在焉又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
突而倡之再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
力而何蓋誚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公坐高曰昔王振
用事六卿多通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
議高也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戶部曰公其聖人高驚詫
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
謂聖人辯之亹亹將百言衆惴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

以事敗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後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訛訛擗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痕甫合乃知脇下子狀貌須髭落臭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忠肅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何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鰍鱔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閹鷄亦是五百兒　傑大下陛走妝猪奴獻令人嗤（以上俱[illegible]漫抄）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方物內亞美乃汀州人士謝文彬中國人也至南京其姪謝瓚乃識認之爲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爲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爲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欵待其人皆厚往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國四方之虛實與馬之盛衰比虜之強弱下至經商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之爲也

成化壬辰三月廣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六七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其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言人語謂之應聲蟲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以上俱青溪暇筆）

聽選監生王辰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方不能執法打拳屬官又欲簡慎知縣正本清源從學校冒監始黜去衰老以上貪汚起用高明更換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外打五十（以上[illegible]漫抄記）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南閩其怙寵驕恣貪淫侈靡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癩其子頻孝　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父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貨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僭號二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爲發笑也能後雖挑撥寡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害尋饒守備南京後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

言其幼畜钱寧于滇晚俾專一鎗能利病其所有遂進壽于能而
死事初名福寧見者是也李叟撿之家生子能則能之報亦不為
無也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攜一僮僕惟行
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級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茶一
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将家童隨
行恐教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潔己奉公
豈肯衆人壞事云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其後公為吏書予
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暫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
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公勸從正果遇
禍兄以死理說重從既觀之說公畏天憫人固非利害所能訹
而兄之賢亦有以助公之氣與志也

淳安商文毅公輅自鄉試至廷試皆第一百五十年一冊無比
但人不傳其功業然觀成化中太監錢能怙寵數重滇人如
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
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
史以去能赴困此亦從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
能罪而石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
臣也而賢不肖相去遠矣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胡亮
迎宴于平夷驛問亮曰比王某如何亮曰甚好敬重公公不
同能微笑曰王某何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様巡撫只好與
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為士者
可不務乎

黄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為予言成化中曾見乙建廢人內
官呼為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為言之皆嗟惟其時亦老
矣而身材甚矮 以上俱甬園漫錄

李應禎先生當
憲朝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府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
可其奏畧曰臣聞凡寫天下國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
憲考可其奏遂寢至今諫章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
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為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登朝而
內閣待中官之禮凡三變先時

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禮監巨璫以議事至者便服即見之
事畢揖之而退說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
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
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出閣後商閣老輅送之下階後萬閣

老安又送之内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開
出其余或使少監并用事傳命而已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掌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
以道孝名望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
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逵有好政事意盖指文達李公輩也弃登朝見
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盖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
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徵笑是時靳少卿貴徐侍讀穆皆
好推星命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衛士
遊京師者多獲厚利亦一時之鄉風也以上俱蕨山外史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
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有之覔一晦室塵垢遶梁掃
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絲箋舒視之模糊莫辯乃以水固
浣之圖有一技上栖一雙鵲疑書報元三字羅懷之主角勿露
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吴文定寛公別號匏菴少嘗就某師受孝師出偕諸友二三詣土地祠
墻戲書神座云弌地無道貶三千里既帰其師夢有土神冠
裳楚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莫師爲我釋之
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匏菴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祠竟書免
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匏菴廷試首魁位至吏部侍郎掌銓
衡事

成化戊子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答云花如
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晋一半
與人看外国亦有此能詩者

首謝公遷之初無子塋祖父母值氷雪不能前進權厝中途
隙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但勿更改子孫當作相耳期月
後生遷第成化乙未狀元位首相
欽命営塋即是地也

錦衣衛指揮使董章以其黄緣貴戚專權自恣尅害小人民
人迫其勢而自縊者不可悉數成化中化乘馬早朝過崇文門
若有人捽之悶絶仆地者亦若被人捶遂悉驚道去章久之復
甦張目視之皆平日受害者及帰遂發人形瘡於面不週日而
死

道州劉長史少登鄉薦會試不第夢神告曰汝當第
進士然須待貴宏爲狀元則得之既寤遍末小録閲之邈無
貴姓者後三年更訪閲亦無之如是下第者五殊歎前夢之
妄也及成化丙午貴登江西鄉薦劉始異之趣至京訪貴寓
相見結納且且供酒食爲説前夢是歲丁未貴果龍首劉亦

第馬貴是歲十九距劉時蓋初生耳
恭士子嘗假讀一靜室室下有井傍有兩梧而一水當門
即地也成化中赴京師適海南丘公濬主試其士因每不利
嘆恨書論尾云兩梧夾井一丼水當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丘
公閱之意爲博學之士姑取之及會燕恩榮此士詢其所自其士以
實告丘公大笑曰誠故事也 以上俱西樵野記
成化中黒眚見於京師出没不定往往從人家屋上過或取
物去而偏接婦女或掣其髮或抱其面或徑爪其乳有見其
形正如大黒猿京民被擾甚苦暮月始没 志怪篇

大臣進退觀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啓沃之地匪此者所繫尤甚
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公後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
退將入閣有校尉邀于路云免入請回公竟出翌日辭眉州
萬公之去一太監到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出遂舁轎者非
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使其家
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甚易是雖 朝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
諸公有所以自取也聞壽光以感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
皇貴妃同族博野以謀張巒錢券文過遲致媒謗也 蓬軒類記
成化二十三年單夏衛庠生胡璉家黒豬變而爲純白人咸

以爲凶璉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爲牲是年其子汝礪領鄉薦
明年登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內閣分題令侍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公懋
莊公昶檢討黃公仲昭上培養
聖德疏言過切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謫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公倫論執
政起復被謫直聲震朝野而章公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懇乞致仕冢宰

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
老疾如何可退先生 云古人正色立朝其能軟多矣古人
一介不取視民如傷其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皁白亦
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撫然驚嘆知其意決
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肆拾壹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黎侍
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
不受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設責之然究其言豈
有病吾民者乎

陝西延安綏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之地約廣七八
百里北虜時竊入其中居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盛爲礼侍時
嘗因言欲築立城保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
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
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隨去近
時関中大飢流民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繼復業則是非不
可駐業耕種也今聞虜居其中皆長子孫邉将不復逐去之
縱不能爲患然侵盜之事不能保其必無也議備邉者宜有
以預防之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旨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
憲宗賓天亦有不用宮人殉葬遵先訓也自後皆不復用矣蓋
英宗以前尚有殉葬宮人此後始革也

東海張先生汝弼稟識奇異克之學問老且不倦爲章文典
雅深厚詩學健有風致而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異
然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先生絕尚行復慨然以風化
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以理勝嘗自評其所能曰人
故以書名我公論我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書其他則非予
所敢知也然羅一峯先生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而先生慨慷作
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帰民相與立生祠嶺下又數請縣移文
候安否則其為政可知矣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
尚書致仕蕭山魏文驥卒九十有八是歳八月二十八日
憲宗皇帝以公耆德俱卲遣行人張和賫
勅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歴仕累朝官登八座帰安
田里壽留百齡進退從容體復康裕緬惟風釆嘉不忘兹特
遣行人賫勅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有司月給食米叁石優贍
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用慰渇思卿其体
朕至懐及九月甲申公覺神思少怠不肯治藥物但曰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即檢平日四方士大夫卷冊索題識
者次第書之俾還其人復書遺命囑其子完曰倘至瞑目
朝廷或有恩恤之典宜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寫字如常己丑
晨興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虚光直上行及目
将瞑男女哭踊復起坐以手加額曰無以報
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卒之前一夕有大星殞於里人王文政
廷中光燭閭巷明年正月訃　聞
上悼惜遣官　諭祭爲官塟事壬辰夏院赴　闕以公道言懇

辭當上從之後以蕭山知縣李肇言　賜謚文靖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仕年深者有常熟陸景寬水金文二人
皆景泰二年進士善戲謔景面黑而齒白文嘗嘲之曰黑象
口中含玉齒景應聲云烏龜背上駄金文景自以年深當有
不次之擢遂遷刑部尚
書陸公瑜大理卿王公槩乘肩輿因避馬即爲口號云陸老
前頭去王公後面來明年二正月也有轎兒擡諸公聞而惡
之遂有福建叅政之擬景行賫宋錢服對衆朗吟云非是區
區欲大叅柰何兩鬢雪毿毿諸公側耳朔端聽一道清風振
斗南後又嘗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衆哥哥人事無多
没柰何只有新書并手帕並無段疋與紗羅聞者益怒遂不
復進云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稱王瘸子遊食京師以左道
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户請爲
上合大丹以採藥爲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隸兩浙等處買辦
搜索寶貨需求珎異騷擾郡縣川陸山澤皆有所取而民不
堪命巡鎮大臣莫敢誰何有司官吏瞤指氣使奔命不暇及
回京小爲各處撫巡守令文章飛劾而科道併彈於是

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梟示民心大快初臣至廣東南
安守華亭張東海先生汝弼目視其驕横嘗作詩雜曰過嶺
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蔣田湯壺猶輸稅悪客來時
横索錢窮髮東南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
困食祿乘軒自赧然
國家之制常朝百司奏事
御前其雉行者
上皆以是字允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忽若舌澁每云是
字甚難鴻臚卿純施揣知之陰言于近侍云是字既不便請
上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誰爲畫近侍以純對遂
陞禮部侍郎掌鴻臚寺未幾陞尚書純字彦厚順天府東安
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儀觀偉然音吐洪亮初任户科給事中
以選遷鴻臚少卿不二十年驟擢至此可謂際遇之隆後加
太子少保時人爲之語曰兩字洊尚書何字萬言字
彭文思公華爲詹事時成化壬辰　殿試與讀卷官其鄉人
劉震當爲第一文思從兄文憲時在　內閣避嫌欲寘震
二甲文思曰不可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識者於
此謂文思有宰相器後果入閣云

張蕪素名㦤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涪州知州清介公
明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俊
爲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㦤上章救之亦逮下獄三原王
毋端㦤公時爲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望
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㦤之職以慰天下之望疏入
上怒鐫二人皆謫外補㦤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儀真作
詩曰石州未許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客
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驕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皆扁舟
向西去心隨江漢却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
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尺身沙上白鷗閑笑
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一
時人多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表而無怨懟觖望之
意尋卒于家　以上並容塘詩話
成化癸卯春
憲宗命內史王敬索珍玩于江南諸郡敬蘇召府學諸生爲寫
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怒奏行巡按御史
鞫治諸生以陸公完脫進而家多貲遂以完爲首將有資於
完適完赴鄉捞從輕貸後本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爲吏部

指完以語諸屬曰此郎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人言胡文定公狀元及第素無夢兆而人亦無夢之者惟揭
榜前三日異香滿室耳然公嘗謂予言會試之前夢過國學
適陰雲四合雷電欲雨龍下攫其中併公而上遂驚寤焉
魏文靖公驥易簀時自寫詩曰舊日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
覺還開上蒼未必重須福殘喘何期又復回璀島不勞青鳥
至菊籬遠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上翠水丹山喚作醅後
書云時因病篤未及推敲故有兩未字
翰林故事年深者居一館新進者居一館而莆田陳音久在
舊館一日礼書徐瓊至新館曰太監黃賜平日敬礼斯文今
其母死可作文祭之衆皆唯唯陳聞之匍匐至新館喘息未
定遽声曰誰在此許作文祭黃賜母若有作者衆皆攻之遂
寢或云不往祭者陳公及西涯李公黃岩謝公三人耳王文
恪曰予時在新館知之因陳公抗言皆止何與李謝二公事太
常鄉陳公音以文學鳴世然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若吟輒遺
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有所忽僕㩼以告其
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爲亦在此官四品時夫人爲鶯得
金獅緋袍一領不知爲武臣服也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省

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爲賛西涯遽題
曰觀其髮則僧視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髮
更其衣嗚呼庶幾士林傳以爲美談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
先朝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　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
上曰作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侍北部有缺未説
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寧僅得豈判至知府耳晩歳無子
倚于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
簞郎陰隲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待寧終
其身寧以文李名所著以方州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
妾不足爲陰徳耶
都御史韓公雍提督兩廣時取道蠻境視其勇健賞賚甚厚父
老相或激指日以誓死報且請授所指公曰吾調遣當即來
衆應曰諾乞以花　爲信公至廣冦甚迫援兵未至調太監
總兵調其蠻撥住不至公佯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蠻酋一
見懼躍統衆而赴戰克捷軍中稱公爲神明焉
少宰彬陽何公孟春曾祖坐其父時值風雨不能進乃推暦
於途中隙壞適相者過而善之戒勿遷動且曰子孫當文武
並顯後長子及孫積武功至偏播衛指揮使中仲子後孫説
曾孫即少宰皆奉進士後僉事説刑部郎中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滅史不可滅建文中朝
政與忠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
公逝矣弘治時礼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
廟號中沮吟有革除録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
考者亦多也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
上亟還宮竟測莫其故
成化初勲臣有與僧官宿娼者事露僧發充軍勲臣戴平中
送國李習礼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滽時爲御史
奏曰夷人當宁喧嘩似有不平合着通事查問既不失大体
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喜群臣亦敬服焉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李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
儀開説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擅蠹國之弊時
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所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

殿下所有何以莊爲鏡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
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以無誦佛經乎曰非也
孝經耳
憲廟有易儲之說蟲其意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
奉詔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
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抹俊之劾繼曉下詔獄事在不測恩叩
頭曰不可自古未有殺諫官
上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
於御前號泣不起　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
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上不得已解俊獄
章瑾以寶石媚　上恩諷兵余書子俊諫之余謝不敢恩歎
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臣安進萬閣老萬公也恩
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謂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而科
道劾安恩持疏召安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乃擲
其牙牌曰請出矣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棨單合孫知往昆陵陵銓家取截江綱盧岐僧

阮取刻絲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
敬翹翼王千户臣即王寧子誅索無厭江南爲之騷動巡撫
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王璋
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
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儀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
可數計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譎諫之
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
酗罵如故又曰駕至罵亦如故曰汪太監來來矣醉者驚迫
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惧而惧汪直何也曰吾知汪太監
不知有天子也自是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
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
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
二營役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
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二千在保國公家供役於
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爲撤成化末年刑政
頗弛丑於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即傳一人問其姓

名曰公論主者曰公道論如今無朋公一人問其姓曰公道主者曰公道胡
塗主者旨封旨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徵哂而已　以上皇明記畧
都御史揚公繼宗居憂時閹竪汪直以權新近攬名士聞揚
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絰於墻所直趍至墻拜起手捋公鬚曰
聞揚繼宗名今睹乃爾公曰繼宗陋但虧体孱身未之聆也
直不復敢言直時威振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而已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李士萬安欽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
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别館有盡鴆屬題其末句云春來風
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左遷度河氷泮溺死
暑公濬為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不起公
奏云有夷人偃伏不起若欲奏两不能言佯扶出具疏以聞
人謂識大体
吳文定公寬為修撰時有同年賀恩發疾將不起欲易簀托
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衰以
荅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
起為棺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如數償之遣人
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為禮部尚值遣祭金闕王闕真人

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歲時典祀
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為今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有監生請假託言万[illegible]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
水之資託有失李何憂動顔色使亟求且莫得之當復我此
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李何詔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以上俱畜德録
太監懷恩自憤其被刑篤志力學每以鄭章承業自待
憲廟知之任以政始協商輅姚夔争
皇太后襄事忤　慈懿皇太后意既為汪直所搆安置鳳陽後
孝廟即位召還都人望之如宋洛中之望司馬公之来也至則
贊宮大行襄事裁益内府倖濫未幾卒皆惜之先從學士雲
間錢先生溥及太常吳邑陳先生鑑授書後二人歸老嘗有問
遺其得政日錢特至京請謁慎守令正陽門外内侍館之日給
之積仍以百金為壽而辭不見太常有孫詢任　部主事請
見亦辭一日奉命讞獄刑部主事畢謁司寇陸公召見詢問
太常終事嘆曰吾師有孫矣明日命家人招詢至家設盛具
享之而終不見其盡礼守志如此雖士人未易及也
安南國逐占城王而奪其地使其　提布臺之占城王子古来
避海島使人訟於朝且請封

上命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齎冊以封之而諭廣東布政司移
檄詰其擅地之狀二人占城地猶擅於提布臺而不得見古
來提布臺遂以計取冊二人月授之馮卒於道張還詔繫獄
治之而更爲冊復遣給事李孟陽行人某往封李　奏下
詰安南之罪取還提布臺所取之冊及地恐復不受詔命與禮
部議之李執前議尚書周某曰天使復臨彼小邦心不敢復
抗李曰萬一敢抗將復之何周無以答上竟是李　奏令駐
廣東俟安南報而後發來先古來率其來依海濱
上命都御史屠公便宜處之乃迎古來於廣州封之而遣
人送之國安南不敢拒其地還之都御史陳鉞以太監
汪直得幸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以自固直言之
請巡遼東夜出襲殺女直以五百余人論功陞戶部尚書直等
俱兵部尚書馬文升發其奸誣以起釁邊疆下錦衣衛獄獄
臣鞫之無實送都察院直恠之以威竟坐謫遠邊戍既而女
直懷忿冠三萬等處屠殺官軍貳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
史強珍以實聞詔都御史林性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
而強奏亦頗張皇爲對詔謫強戍而鉞不問鉞既得志尚書王
書鉞慕之因說直比虜可襲願任其事直喜即請比巡出至
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海子直檄揔兵官許寧襲之寧曰
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掩襲以啓邊釁二萬之冦已可歎
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曰怒虜在近地不可進封
朝廷蓄養汝輩矣爲吾將聞之於　上即命駕行寧怏得罪
馳還候暮發兵四鼓至虜若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
者得皆馬走鉞輩恐其交戰乘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
不暇取也論功封鉞爲威寧伯直家厚賞中外皆惡之諸內
侍共教優人之爲淨者盛飾如直之狀高視濶步叱咤呼嗚
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淨曰你不
知我是汪直　爺爺喚我信我要殺人便殺人我要活人便
活人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廝撲搭有甚本領爺爺愛你
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
但我會廝殺副末曰你是韓信淨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
布副末曰你是蕭何淨復笑曰不及不及　不及如何得
爺爺愛信你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個月副末曰天只
有一箇你如何有兩個月淨曰不是那個月因奉左手月這
是陳鉞又奉右手月這是王鉞　憲廟大悅因疑直會傍撥
威寧之後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孺亦殘滅言者論直輩起

瘵之非與坐貶謫方其得志之日楊文敏公之孫建享指揮揚
信侍富殺人事覺遣人挾重貨至京師行輅王于其子給事
中仕偉家且伺知之收仕偉於獄夜二鼓領卒至其家執詢
其妻而徵其貨刑拷拶酷翰林侍講陳音與隣閈之大言曰
太平盛世豈其寅夜詗人耳聞而怒去當是時逢直一怒竟
甕粉而陳不之顧人皆壯之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為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
建三宮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
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　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
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閤中使書每
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其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果入
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
議及相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
俊所從侍講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死不可回也但事定之
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齎赴通政司投
文語通政使張景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當遲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
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奈議張恭諫之
俊不應置疏於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讞臣杖之俊曰
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
賜即死奚事杖也獄臣狀其言具上以謫姚州判官俊畢都
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師宗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
言二人之謫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疏出見者莫不為
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被謫而繼曉亦坐是歸寺
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閣老盧陵陳文簡篤不飭
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又來取公
一夜又挽之公不肯去一曰被將望陛太師柱國如何舍得
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何惡也公曰如何便得為閻羅
王夜又嘆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藍王而可闇者絕倒及卒
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李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文莊
之類至此衆論鄙之特改例而謚之曰莊請或為詩而說之
曰莊靖先生始盖棺雖歌聲裏萬人惟填門宕散名何在負
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氷山不倡舊時寒九泉若
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盖羅嘗言李之不終喪故李憾
而貶之莊靖為之畫策也作詩者或云薜之綱御史其彼麻

新劉公繼入閣尤不惬乎衆望或述輟耕録所載或人詭史
又曰昨新閣老入閣中入請循故事祀臯陶契劉曰陳先
生不祭我也不祭朝士多或未見輟録事傳爲咲優人因飾
之以陳於　上前
上大咲自此侍閣下殊薄無復永樂宣德之風矣　以上與俊啓日記
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東驛丞王佇妻李氏謹奏為陳情乞恩
代夫死刑事妾聞爲人臣則當死君之難爲人子則當死父
之難爲人婦則當死夫之難爲人臣則當而不死君之難是
爲不忠爲人子而不死父之難是爲不教爲人婦而不死夫
之難是爲不義此古今之常經乃天下之大道也洪惟我國
家聖聖相承既久教之以詩書禮樂培之以仁義道德勵之
以忠孝節義所以百年於茲宗詩書力禮樂閭閻三尺之童
亦知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義臣雖妾婦幸生天平之世叨蒙
化育之恩豈不知忠孝節義之所當務乎切思臣夫王佇幼
蒙父訓長沐　聖恩除授前職爲佇者正當風夜戰兢鞠恭
盡瘁上以報朝廷崇顯之恩下以副父母劬勞之德矣乃不
知自保出位而言將本州知州徐李手户徐綸連結事情覩
費具奏越禮祀公罪不容逃致蒙法司問擬此造妖言斬罪
發都察院牧監此正朝廷至公之法臣復可言臣獨念死者
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續臣夫之死固自其宜夫子父母
俱年七十之上衰病老朽骸蔭極甚將不久於人世而况所生止
於臣夫別無以次人丁自未在獄缺人侍奉痛哭號哭夜不止兹然
孤苦死無所依臣欲守侍公姑則夫在監衣食斷絶不無失所是
臣欲孝公姑而不義於其夫而夫婦之道乖矣臣欲舍公姑而供
給夫之衣食則公姑貧病飢寒將何所恃是臣厚於夫而不孝
於公姑也而夫婦之義缺矣此臣於孝義不能兩全得此失彼
所以與其苟全姓以偷生於一時不若代夫之死以全孝義也則
何臣夫既死夫之父母豈不痛切肝腸憂傷致死夫之父母死臣
爲未亡人亦當與之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之也使
臣而死則不過一人之死耳而使夫得回故里侍養父母子以全孝於
其親以得其養於其子父子怡愉享有天年之壽是臣一人之命
有以全三人之生也以臣之死所以不足惜也臣聞至誠可以感天地
可以動鬼神之心德即好生之德也誠惟天何表臣幸遇遇　聖明遇
逢堯舜心即天地之心德即好生之德也諒雷霆無非意之怒知天地
無終棄之才如蒙　聖慈伏望哀憐惻恒臣公姑老病飢寒之
苦饒夫一死俾得歸侍以全其父母之恩却將臣身斬首並罪彰

國家之大義則夫不失其孝臣得全其義 陛下教天下以孝以義之心
也豈特臣之幸甚幸臣之夫幸甚臣之夫之父母幸甚哉臣切之情干冒
天聽臣不勝恐惧戰慄待罪之至緣係陳情乞恩代夫身死事理具本
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成化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一死罷欽此
成化中南郊事竣徹器失去一金瓶一庖人執事饌所咸謂其竊
之無疑乃捕繫獄拷掠不能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追之
漫云在壇前某地如某言覓之不獲猶繫之將斃焉俄有盜以餅金
絲粥於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衛士也云既竊之則無藏遂瘞於
壇前只撅取繫帶耳官與俱去發地果得之乃釋庖人漫言之處相去纔
數寸耳使前發稍廣咫尺則庖人虀粉矣訊盜之難如此 以上俱前聞記
無錫敖諭金廷輝名璨者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爲江西考官
夜閱卷倦甚忽坐睡夢有卯角書生揖於前曰人非堯舜安能
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金覺而心異之偶閱一卷文理頗優疑似之
間明夜復夢書生來謁其言如初金意決遂取是卷揭曉拆之
乃貴狀元子充時子充年十六歲正在卯角之際語其人嗇夕盖不絕
北京安化門外有一古塋成化間一貧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晝有
人攜手過之言明日當會順承門外呂先生亦來會貧人竊聽之疑其

仙也明旦亟往其處見一人執扇有出塵之態即曳其裾再拜曰子
呂洞賓也願有以教我其人大驚且行且卻迤邐至天地壇前曰女
執吾扇吾試溺指職中蟲謂曰女食之貧人方蹙額弗肯人與八
職物忽皆不見唯手中扇存焉
王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吳布市井無賴卒其
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
遣之若王公可謂有輔相之量者矣 以上俱南濠譚纂
布政使陳公選道峯名沉成化中任河南按察司使持憲公廉
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詗事能立中人往直往河南勾
當公事藩臬俠息交迎公不爲礼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
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之 彭司寇詔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
田占其田土
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
之周御史言干 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
每就鞫公輒冒目指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獄
詔獄者再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爲小人耳遂爲直其事

于朝得謹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王給事中徽在成化
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臣璫牛玉以大婚受賄敗公上疏併劾
內閣以爲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
言者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罪復有如牛玉者出
而禍已也数語切中時獘談者至今加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爲宗伯時適
慈懿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
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国家攸重慈懿之葬或
違典礼在廷百辟将有言之宗室親藩将有言之天下後世
将有言之能保将来無换礼而改正者乎引經執礼詞情懇
切伏闕疏請
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頼內閣臺諫爲人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國朝凡三法司擬獄必命司礼中貴大臣之意必正統以后之因襲
也成化黄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冦王恭毅公槩爲廷
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黄有所伍昂有兄與人争家死
之因而致死者法奏當以死黄欲從末减二公持不可黄太言
曰同食之人聞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在於疑之
列二公無以應卒見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凡其才術

有動人主非持左右承順而已
張莊公脩悅以僉憲提李浙江浙中李政以公爲首称其憲副
四川時萬文東公方當国眉州人也部使者至境皆謁敬其家
公按部至眉謁廟畢州守以請冊應命郡婦坐公署又請徐曰
知州何幽身居官以何爲先荅以晚生僥倖進士願請教公曰
要在心靜守慚愧本而止卒不一造文康門也
陸方伯渊之初爲翰林庶吉士聞老陳公文卒請謚公即上
疏謂文庸才當與惡謚坐是出爲兵部主事后擢知叙州以
耆杀自持至毀所毀祠崇古名賢祠祀作吊黄亭以山谷嘗
貶斯也又作懷葛搜自書門對一聯云文武全才三代以前人物
君臣大義百世以下典刑后終河南左布政使王越世昌起家御
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
可觀世間推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兵
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又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棄爵家居后
起廢爲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爲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
其于邊徼險易虜真情偽将士強弱労逸皆在肖臆出奇取
捷誅定后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爲操縱而人人欣動爲之
用可謂得其實矣

莆田陳音師召歷編脩侍講太常卿經李淹貫經指授者多取
科第有氣節但脫畧世故一切不經意皆人能道之嘗一日心欲有
所訪既而馬上呻吟沉冥僕隸不禁竟引歸至門音以爲友人家
入廳事見所懸畫曰酷似我家畫乃坐而候主人又一日因考蒲
誤入户部司務廳中坐部屬重其翰林也出速肅揖之公徐曰列位皆
考蒲在此乎若此類更僕難數也 與前邃峯所記畧同 以上俱雨湖塵談
國朝有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
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横岳正自内閣貶後召還館中賢欲
以爲南京祭酒正不欲或繞之云正曰吾閣老也乃欲逐于外
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
出于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譏之云盛自負其文
嘗指公某文爲不善因以韓雍易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狡
降也羅倫所論賢奪情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翔勸其依文彥
博故事上疏晉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盛杲字允高吳江人爲人踈放儁才登進士第除監察御史視
同列如無人出巡至通州爲都御史王翔召人與同宿察院
杲不爲之下翔使出外杲遽鑰其門不得入翔啣之杲泰中
以災異求言詞華類御史之奏稿示之杲曰老生常談耳我當
爲之時 上頻事遊戲杲族父叔太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
家識言每及之杲即以入疏如造龍艇撤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
出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
上欲取汝首鎡曰某何罪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以
言爲職不關白其長如鎡有過如此亦將言之吾能禁之如取
首之言果出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與禁門何地太監
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至院中召杲閧
禁中事奈如何自知之曰吾聞之叔大叔大惧欲死杲自如曰
必不至死戍邊豆其疏竟中之父傳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急
体令吏部都察院考察杲等八人俱謫外杲得廣西吉田典史則
猶以翔故也後擢知四川灘山縣都御史曹泰甚禮之時四川盜起
泰因入朝未去位杲上疏言致盜由泰泰乃欲委之他人而去其守泰至
吏部時翔爲尚書闔門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杲翔笑曰彼言公短而
公乃称其長可謂無私矣後世叙州知府致仕卒
萬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顔眉目如畫刻外若寬厚長者内深羽骨
初戊辰進士在翰林院者類自爲黨惟安無所交李泰内臣養子
也安尊與相結内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
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卒死安與李衍既當樞要日以請託取

賄爲事陰結宦官爲内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内外
表裏用事時有二萬之謠用門下士爲主事毎科有関節子嫂
婿無不登第者與劉吉同在内閣翊狂躁吉陰險皆天下所輕
時昭德恣横好異玩中外嗜進者結内臣進寶貨皆傳旨與官
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
塑六尚書之謠時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鉞與翊皆比
人爲一黨安與李士敎萃爲一黨互相詆以計去旻逮其子侍
講龍杖於午門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朝逐去不留一見倪進
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密取爲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闥習爲
邪僻之術由是穢聲益彰時翊子鉞亦狎一妓潛通往來外頗
有聚麀之誚里人趙寅者攻於歌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
記或以告安欲以是傾翊時　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
事爲奇一日内吏忽至寅家索牡丹亭記明日旋加粉飾增入
聚麀之事陳於上前上大怒翊因是去任　憲宗晏駕内豎
於宮中得疏一木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携
至閣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
科道劾之有心如九曲黄河面似千層鉄甲之語時人傳以
爲笑懷恩以其疏至内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
令讀其牙牌曰請出矣安遑遽索馬歸第遂上章乞罷
許初安久在内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去
時猶於道中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及被黜遣
一萊蹇皆銀也買其宅者於窖中得千金安死妾媵子婦懷
以奔人家無餘者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
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
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爾與俊合謀訕我不彼
安宮中有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
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
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諂梁方合謀傾
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
事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旁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
以星變黜傳官奉御馬監張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
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跪於廷恩徐曰起起肩足不能爲礼
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關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
爲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

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兄弟一家偏居擁要又欲居我位乎敘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以宝石進謀為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旨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廷有諫者吾言尚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曰爺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為激切或指內人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初內帑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備之以備邊方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　則僅缺其一角耳旋即也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宝石之事與是十窖皆罄懸　上一日指示芳等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惧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為陛下造齋天大福何為虛費因數三宮廟顯靈宮之類嘆曰此皆陛下齋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與汝後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

芳退而惧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為然即言于昭德如其言以勸　上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徵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曰以懷恩之力當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然於是以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責昌昌無容委欲自刎死總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　陛下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為無應　上首肯始詔為東宮選妃不復議易儲（以上俱震澤紀聞）

盛杲自御史謫官廣之古田尋以需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日自杲莅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鷄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杲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牽意欲毀之是夜夢見神來謝罪懇曰余

血食於此者累年未敢為過昨者鶏被釘乃鬼卒輩若飢故為之非
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果不許明日遂撤去之其前者秩滿留家於
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乙亡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神戚額曰須公
自為之耳後盛公嚴威不敢干也今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絶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説無
所不通己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
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又之不退今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
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有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過臨
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鋭意功業而居間多
不樂時謂所親曰火　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為未幾竟為曹石所
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忽告曰子見
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為吾吉祥所陥今被受禍視吾更慘也
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已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
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數歳之正徳紀辛卯歳偕
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微上重霄乃文
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
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之期嘗告曰吳君入閣之後
天下始多事矣弘治末文定入館綸綍沒後半歳而
泰陵冉成未免而逆瑾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治
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曰拱
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文數日後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治獄且
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瞑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
豕者七獰焉金斗神所為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
九拜初無間寒暑此閽門不食豕肉公亦詩云去來去來歸去
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緑
酒有情容留醉黄花無主為誰開忠臣報国心如火一夜秋
風化作灰時翰院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
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
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客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
於天下以為王公誅心之鉞也

以上石田雜記

丘仲深編修與修　英廟実録或謂于少保之死當著其不
軌昔乙己之變微于公天下危矣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
訟易儲之奏出尚書江淵丘曰訟殺其兄而此覬免死且廣
西奏措用土處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措
初

睿皇之崩也遺命錢后合葬李文達記之閣下及孝莊崩大學
士彭文憲謂應祔捽宮于　裕陵神主于太廟礼官會議亦
曰大行塟祭與　皇太后不諦倶于　裕陵合塟孝莊左太
后右仍倶祔廟不從尚書姚文敏師百官伏門爭論秋七月
乙未毛給事弘復論言阻公論徇私情陷聖母于有過皆不
聽遂別窆焉而徹于皋堂

輩廣御投蘇州推官廣御嗜繪事得物惜不設色而草草然
綴自足及之官蘇人沈周亦善繪有重名廣御與之挍惟視
筆多寡為優劣乃世浦墨為鉤簡沈數筆乃足筆之栈三日
無消焉

臨人馬教諭驄為諸生州守張瑞遲考其族三人
死馬痛恨之張目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
嘗燕見從容請其術公唉曰子欲識之乎顧庭中有犬卧焉
因取所珮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縶者輾
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卧如故笑長洲薛副使英祖塋
在兎亭公舟過之指為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適
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金官金臺衛學舊鮮成名者諸生相
其地謂粗樹不其西以為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益
盛其他巧法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泰和曾狀元年老於奉蜀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
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
安曾得公卷亟賞唉以示衆衆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
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諸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
其儀觀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瞻其秀偉尤異於衆喜謂諸
公曰得矣魁選遂定逆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
為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
大驚嘆以為有神助耳　以上俱庚巳編

成化丙戌江右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爲文謁范文正祠是
夕歸宿舟寓夢文正遺詩云要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
少飲酒不久卧烟霞是歲及第狀元後因落語故謝政歸隱
凡後江右之士子赴科者必謁文正祠文正卒無一語

威寧伯王公鉞在大同見邊事生漸醖禍未保不懌乃作聞
而遂銜之其族馬書溪正命而當道副使信且其昏讀也遂
為馬寨已因牒上副使師而卒五百圍之馬大恚將提刀出
辨既悔之乃已亟然薪以綫圍而大不薪傳張還使李討兒
突入遂就縛既而討兒病死張咲其父誣以拒捕侵坐死之
子忽病感升星詬父曰而害馬生其季蘭甫八歲勸其宥之

既張亦病而見馬氏之人負環入其帳呼捽我身云而卒是
歳張御史淮重馬之狂出之　以上俱皇明雜記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礼籍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
祭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户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随京
府耆老二人駁二人幽躭按犂椽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龍歌
謳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
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犂而行時日時而九推
之列也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
而回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犂之入土淺深繫手本手
低昂事非習不如此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礼用大臣八人分獻兩哲廡礼畢
上坐彝倫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左右侍坐祭酒司馬恂
司業張業以次進講講畢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
霽　車駕往来無一點塵埃觀者咨嗟以為正協文明之象
实聖德感通之兆也　以上俱可齋雜記

陳克菴先生遷長憲河南守令用非刑者皆送吏部不貸贓
吏然受賄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財
如惜命如貴賂原彼黎而貸摧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吾摧
此侍兹時非正法也太監汪直被命廵辟國威作人主至汴
自都御史以下俱合叅若朝禮然獨陳公長揖不屈直令左
右負而劾公呼曰内官乃爭朝禮違大法司耶直慚然命釋
公　涯詞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亦有額
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三年又額
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礼部姚夔顛覆国祚不淨
巳又附學之名文焉　南垣閑中録
憲宗寵愛萬妃而志向有在　国本降誕於宮中之嬪侍時則
周太后潜育　清寧宮不使　上知遂
憲宗昇盛以国本為憂
太皇太后乃於本宮出嬪御及我
孝宗以見上於是上有定立東宮以詔天下直以萬妃多悍妬
有智抗恐有不測故深保護於十年之後而俟萬年已登五十
無望此

太皇太后之明睿上以繼
祖宗大統之托下以護全　聖明　聞見錄
餘姚義客忘其姓名天順間客遊嘉禾與嘉善主人交客主
人爲仇家陷賂新任林知縣譖其誘訕知縣怒欲尋事置之
於法仇家潛使奸徒說主人奏知縣貪酷不公之事擂據事
疏具仇家又恐知縣云彼欲往奏止夫婦耳併捕于獄無能
爲謀畫者執遂之至縣廷果得疏草其形厳及其婦俱死搒
指義客竊抱主人四歲嬰孩之京值
英廟郊天輦還衢御道訴　上怒詰杖死搜懷中得狀詞
上驚憫問氣絕否當駕復甦　命大醫院調治及養乳兒下浙
江按察司提鞫知縣由進士者私情賕囑審復五六年再經
恤刑部官審錄屈法爲疑未決知縣計尋死者家亡賴傭奴
皇遺金帛俾申奏其故主夫婦瘐死獄中
憲宗聞奏記往日
先帝郊回曾遭此事命三法司莅浙省究讞知縣凌遲處死
都御史高明公鉛山人也心清行潔其父好貨財公掌南京
都察院日父販楮紙若干至官邸欲分諸屬官貴取直公欣
然咨父曰紙畏火貯於後園小室忘慮未幾公潛按火於內
延燎驚撲不滅併室燼矣公請罪于父曰兒弗慎之甚也兒
當倍償悉收婦首飾及俸資三倍奉之務至父悅還及書引
疾疏懇于朝醫治家家徒四壁獘門荒徑晏如也何公喬新
廣昌人爲刑部侍郎奉
命偕錦衣衛劉指揮往四川馬湖府折獄明允馬湖夷府土官
極富凡公事至府者例皆厚贈察公廉介不敢私奉後數年
公轉本部尚書歸老林下馬湖知府專使具書奉金銀器物
約二千餘兩紫杉棺板二具各具白金百兩者致贈及門介
將書入言遠餽若干公大罵碎裂其書介勸曰不遠數千里
來固不受也亦賜一茶而答辭焉豈不可乎意者拒之不當
如是之厲也公叱曰其待我爲何人急責馳去毋汙我否則
執諸有司使者不得已慄然深懼而返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机務淞江張公悅字時敏任四川按察使
時成都衛指揮入謁謁公詢及事指揮抗言不伏法司爲容
若此命退諸僚佐不平窺殺越二日乃曰前日指揮抗言不
伏法司爲容若此當拘痛治公從容曰彼理直我錯也設我
暴怒易歸尤哉問者有慚皆服其德量　以上俱聞見小史
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乃遣令內侍近

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莊後内廷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三千近臣嘗請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李士時又嘗托太監黄賜具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朋取入宮今寔金枝玉葉何諱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正月也即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内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黄賜張敏將使院宦治中吳衛往治萬妃請以黄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日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至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治世餘聞

王端毅公初出爲揚州守實能盡心民事而性伉直不能俯仰人上官過揚者故事太守皆出迓雖舟次還及道左即跪伏盡禮惟謹若是即上官翕然稱聖其遷轉亦甚速公不能然故一時上官皆謗傷之雖王公度爲操江都御史號爲賢者當時亦不滿之後公頗聞乃效故事行一時上司又爲以賢大爲延譽人以問公公曰王恕只是當時王恕但王恕近日多一跪耳公嘗以爲言揚於後堂■誰知人事即爲公事自謂已心噫當時心噫當時風俗已若此今日則又甚矣

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嘗假宿於武昌王指揮家天暖則就室中宿稍凉冷則移就簷屋下冬至時坬卧風雪中其卧處周遭皆無雪每旦携一瓶丐酒于市比晚則取酒竟飲或以其餘傾於卯擀呂真人畫像口中至竟瓶中酒不見有沾濕人皆異之因號瓶兒王再於觀音岩下投水洗浴起復下者凡二十四次遂坐逝遺言令舁其尸將就火視其髮頂中有黄紙書偈語云赤膊臭肉團奔波数十年一朝心放下吾命豈由天了了了了真箇了了扮碎虚空白雲蓬島五十餘年辞世朗然開天地呵呵一場大笑今日忽然歸去後有人自他處来者云於是日見瓶兒王寄聲王指揮人信始其爲尸解云王指揮乃廷漢陽朱氏子而道長之母舅子恒話此事甚悉其事亦在成化初年朱之母猶親見之 以上俱南徼县

中官汪直在成化間每成　旨伺察人罪即報以付獄朝神皆端自防一日欽天監適遇象驚遂引馬避入監内時童宗伯志昂方以太常少卿掌監事見直進門以爲執己也足不能舉久之神色猶未定勭初任給事嘗以言得罪乃若此豈血氣既衰志不復給時耶其年七十方得一子僅周歲以

痘瘡死自謂此驚痘也行當復甦留於家凡數月至暑天臭腐方逃出埋焉　東皐雜記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李王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諒撫吳都牒報者日至公以為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推數之曰賊少未未未入城而敗計其時當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埜事而甘泉適至議以埜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來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料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尸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荅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與之一日召見亦默默不荅惟曰吾床人於今何蹤迹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以上莘野纂聞

莆田陽王公讚為吏部郎以公正見知於冢宰王公翱嘗語人曰昔揚襄(震)以卻金名世吾竊憾焉夫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知或有未盡也部(是)全而存四(知)之知(名)畏其廢或有未成也

成化丁亥冬

上命製明年元宵煙火花燈令翰林各賦詩為上元賞翫之具帖面各貼詩簽題目命依式擬進時翰林編修黄公仲昭章公懋檢討莊公昶不應制內閣督急三公上培養

聖德疏言頗剴切忤

旨黄謫知湘潭章知臨武莊判桂陽時稱三君先是脩譔羅公倫以論時宰起復被謫而三公繼之因名翰林四諫丙戌一榜可謂有人矣是時揭文懿公守陳彭瀧江公教俱在翰林先以病告他日汪仁峯循以問莊公公曰此正子等所不及也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樹葉落地則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心以守葉為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公在廣德嘗著祠山雜辨以息好鬼之俗言汝不可縷舉云

泉州布衣陳公剩夫真晟家始微賤父打銀常携公攻秦於人其人恣為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何執秦而蒙賊之防乎遂勸其父舍之其賣油者問其所得日日餘油二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至聞

講弟子入則孝章益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爲此言者何人也師曰昨日之言乃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公曰自是不言聖賢真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日以餘油三壹爲贄何如師曰諾復告曰吾本以貴油代吾父打銀之秦傭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貴師從之踰年學太進卒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錄稱其自拔流俗厥末作之戆心而棄之至謂此也 以上復仰山莊錄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鏈旄事謫姚安士林倂之渡揚子江詩云親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髮惜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師中贈唐子方韵送之八千外里未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国誰憐赤子可移山沙門有地黄金盡滿壑無由白骨寒愧我錢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詔君還

胡散先生嘗夜行山曲閭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試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亦不荅後咲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覩鬼遂不見蓋先生乃李君子鬼物非故爲狎侮亦愛公警公之意存乎其間云 以上中洲野錄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寛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田未者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至公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憑淬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常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㘴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後召爲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爲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覔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皆捲口李公文正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㤼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其真率皆此類

楽平念齋程內翰指初於撢北上赴會試是夕夢人有携扇面畫梅枝一念齋題云誰把枯根紙上栽瓊花錯落帶晴開天公預報春消息占斷江南第一魁覺而喜明年果中礼部第一官編修無嗣而卒人謂枯根之語意爲先識云

樂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寧受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富大造其子爲司書者飛訟他户懶農知之廷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落陽城挑中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來西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別家又李家飛訟竟止

以上俱駒陰冗記

樂平鮑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爲人剛介自守以直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綏之假酌邀之偶徵而累速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倚來名利若游塵何似痴兒大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中洲野録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用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弍舉子選除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二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司礼監秦大監爲子弟訪師得李人余洙切不就強而後可謁秦上生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司礼監太監也不怕況怕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削頻藐易之既而有惰者輒加詬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跪晉乃止秦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如何教得益加敬礼後余舉進士爲顯官終不屈於人

金臺李繙御繙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三沉乞致仕有曰郎縣之職非循良愷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愷弟之政益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閑

以上俱百可漫志

吳文定寬[illegible]未第時已有能詩名壬辰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肅海鈞為致一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　神遊汗漫瀛州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劉斜陽子陛辭日見考官彭敎五爲誦此詩戲謂之曰場屋有此人不可不收敎五問其名曰子亦[illegible]矣已而果得原博　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醲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傖尚天下重之

懷[illegible]堂詩話

陳師召先生閩人呼鼻為哉準鬚為嘴抽一日候朝大寒

以手擁鼻曰今日哉準不耐酸痛數日將其鬚曰今日𦟛抽
盡爲風折西涯笑曰天公戲哉準風高折𦟛抽真切對也
南京吏部考黜諸司刑部郎中時陳晋劉公爲太宰人問
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黄謙王顧左右而言他謂王考功顧
驗封爲劉所聽信其善滑稽如此　以上杏塢清談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間矢至空以遁一勇健壯
夫夜操矢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户
壯夫從旁繫殺之至明擊數賊首歸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出在者惟三四婦人焉
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
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窓綳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
乃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指一束擲於地作矢聲賊
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憬寡偵當父而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百户語之
曰連日而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其處治其水
口慎哉　朝廷疆界拖其地方累及汝等往治數日畢功歸
乃設酒筵之日朝廷疆施其地方累及汝等飯畢遣之後來
將官慮及邊事既少以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今或舉此
告之則拒而不信之矣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成化丁亥李公濮章以户部主事差守　京城門與奉御御
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則左右側坐公更爲一列奉
御不然不然因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訟公公曰汝若太少監
可如舊今既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于家公
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秉權者以竊司徒
河澗馬公召公至部間公對之故司馬公曰汝明不隨時猶是
秀才性氣觸忤致禍吾不與也公曰以户部主事坐奉御之
側阿諂内臣良爲户部之辱故不敢從倘由是得禍甘心受
之耿爲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爲之自是公不在
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即命升馬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
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代勞也終不爲少屈比卒事竟不能
禍　以上醫閭漫記
成化七年悼恭太子薨
憲宗正念不已昭得妃萬氏哀慟成疾左右或言李孜省之術
能致其鬼如漢李少君者貴妃以聞
上許之召孜省入見　上問以能致太子一見吾且尊爾官
孜省頓首曰非且能之亦能致太子與人交言彼少君區

區不足数也　上具所需孜省請擇靜室潔齋爲壇壇下列
名香屑不用參事太子老宮人十餘人至七日夜可降然不
可𦕈泣以驚神理
上悉如其言孜省登壇握訣罡步爲法既三日聞甲馬聲一天
神自空而降至壇前語宮人曰吾功曹也太子以第七日亥
時降吾爲先通慎勿撤雜言訖憑虛而去及期聞天樂泠然
布玉女清童玄鶴紫鸞繽紛交集旌幢下有童子衣絳綃冠
珠冠束鶴而上孜省先進拜畢召宮人升壇視之眞太子也
嬪御俯伏壇下太子呼之曰我上帝玉童也以過誤謫人間
七周歲今者限滿復還天宮其樂不可言述人間臭腐汚我
所眈毋何用哭爲言已左右促行旋復跨鶴而去宮嬪不覺
妃乃哀止覩出金帛以酬之授官欽天監累加通政使
上嘗問女術能致神仙乎孜省曰豈特可見臣將使奏樂殿
下　上命召之孜省設法果有八仙各執樂器自空中而下
羽衣蹁躚往來於香烟燭影之下孜省命奏雲和之曲諸仙
俯首聽命應〻若聞金石之音奏畢稽首騰雲空而去
上大神之既而眞人張其朝　上告以召仙狀眞人來覲孜
省承命再召八仙甫出眞人握劍叱之化爲紙人隨風飛散
孜省伏地請罪眞人奏孜省藏乱天聽當誅　上笑曰能欺
人主其術亦不淺矣寵待如故後
孝宗皇帝即位孜省伏誅
成化中眞人張〻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府葛仙
翁也奉帝命來有道者覩子清修故特將雲鶴甫降可能同
昇乎眞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旦復至太息言曰仙家難過
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眞人乃孚加欵敬問有何能曰無
所不能出丹點汞隨手成紫金飛符召將立現于庭剪紙爲
禽獸飛舞與眞者無異眞人益敬事之乃出白金数百两令
冶爲黃物又出金銀器爲宴飲其談洞曉玄機雖伯陽子訓
不過是也居数日席卷所有飛去莫知所之眞人㣲念曰吾
爲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間即設壇召將問之云
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廣之某山當爲吾師致之物
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至日見神將付道人至所失物
隨擲於地眞人以木籠盛之將詣獻于朝一夕復失所在
魏文靖公訓導華亭袁忠徹至郡知府而下悉延問休咎皆
未有荅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貴人也壽登一百公後仕
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九公在華亭一生戢取公

衣冠着之一士云寧服此旦官服耶公聞之不怒及公爲冢宰而二生皆充吏當役公退猶待以弟子礼其雅厚至此公之將卒也其子夰吿異事昨夕儕人王文正家有石隕自天公吟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透上天歛肱而逝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吾蘇命老人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荅云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擊節嘆曰名言也信口下多才爲之感泣未幾公致仕不允又木濟有潘老人者與
太祖論向背二字稱旨官之不受亦此老人流歟 以上俱治城客論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諱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

嗜食鮮得薪直以其半市鮮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來乘飢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涖任嘗白晝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覓也行及案前揖公疑之生乃曰公毋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鮮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鮮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閤境漁者命捕鮮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己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從諸人鞫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文

隣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阻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二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于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

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扶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何以
在是婦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以三少年歡宴所
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
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
中一人正甲所女自言其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
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徙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
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之祠民秘之或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
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倒好只是大膽或以
賀正曰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時有曹生者爲寫其容遂
檃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
有感如若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之死而靡忒
越四年曹石以不軌敗　上謂李士李賢曰何岳正固言之
賢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爲民
憲廟嗣位有御史楊瑄亦以劾京謫戍廣西臺請復二人官以
勵忠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
修先朝實錄李賢欲薦爲南京祭酒正不應有忌之者僞爲
正劾賢疏草會廷薦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時論諱然不平成
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
成化中太監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文
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劄三品以上
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
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怍舌而
退即日撤去西廠
華亭夏寅正夫由進士仕至山東布政前在江西提學以崇
實學黜浮華爲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謂也此生
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
憬然避席曰名言也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成化間任僉都御史乞歸終養築
蚤聞亭徜徉其中起捕閩賊承詔出早聞亭詩有四壁蕭然
安一榻寸心星了湛三臺之句將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
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
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晚號五

宜居士初歸號三宜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
第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　朝廷有事宜一再起功成疾作宜
再退其號五宜以比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官
欽退事傳所稱載呼嗚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
出不循物而退不爲矯情𥁞尤難焉居子論事必先大節剏
其才卓犖有治功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
撥一厥終始雖稱國之大臣可也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
弟率皆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
即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而出於學
方之門者居多一日內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粮辭黄
辭戶未湿辭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
了船縫免湿耗朝廷粮未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粮方好
天顏爲之少霽　以上俟是休堂謾錄

憲宗初即位時南京刑科給事中王淵等上言五事其一曰覽
史書其二曰開言路其三曰重大臣其四曰選良將其五曰
保全內臣其疏傳布四方故不復錄淵字志黙紹興山陰人
後復與同官王徵等疏論太監牛玉因極言內臣與政之害
謫四川茂州判官

成化間無錫楊璿巡撫荊襄恐流民爲變已因爲危言以動
朝廷詔遣大臣往察其變白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
璿議遂遷發諸流民還其故土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孫矣
官司迫遣上道時夏月酷熱民皆聚於舟中不能寢處氣相
蒸鬱疫癘大作死者不可勝紀棄屍水道塞礙舟楫哀號之
之聲動天地時有作　大明平荊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
曰此亦墮淚碑問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
以虐政毒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其後楊璿
墜馬得疾死御史薛承學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時死者數人
論者謂天實誅之也

安成彭公韶巡撫南畿時命蘇郡立周夏二尚書祠於胥門
之西岸歲祀之周則文襄忱夏則忠靖公原吉後有人題詩
於胥口之伍相廟云周況曾蠲百萬担二人遺愛在三吳鄉
人近日祠馮道爲問將軍合義無蓋指忠靖也（忠靖先仕建文朝故有馮道之目）
殊不知三吳減額之議實由忠靖發端周況二公特收其成
功耳以此而血食於吳土固宜不暇論其他也吾蘇陸全卿
爲御史時嘗親見戶部舊牘中減粮額事因是知此旨本於忠

請云
憲廟時德王之德欲迎養母妃疏請於　上詔報曰汝母即朕
母朕養即汝養汝以一國養孰若朕以天下養王遂不敢復請
一時中外傳誦無不清嘆蓋數言之間上不違　祖宗家法
中不失　天子之孝下不傷兄弟之情而其辭溫厚簡當得
上言之體可以為萬世法矣
成化間牟俸為江西按使夜夢在舟中有虎身被三矢登舟
而咆哮噩而寤意殊不樂明日以告僚佐有胡僉事者頗廉
明知牟之行事多躁急乃曰公治獄得無有冤乎牟艴然曰
吾有冤獄汝何不糾之胡唯唯而退既而聞牟嘗斷吉安一人
妻殺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一庠士女富而夫貧女家恆周
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同學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美
而欲求婚後　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
遇盜殺死從行者驚散貧士之父疑女家疾其貧而殺之莫
欲他適也遂訟于牟牟乘不察因按女有奸而謀殺其夫蓋
惡其家之不義故被以汚名耳胡移文逮貧士之父問之具
得其顛末但問女以何人奸則不得其名使媼驗其女又
處子乃謂貧士之父曰爾子與誰交最密曰惟周彪耳胡沉
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牟之夢是矣越數日移檄
下吉安取高材生脩郡志而周彪之名在焉既至觴之酒半獨
召彪於後室屏去左右引其手嘆而謂曰牟公廉知若事欲
寘若于極典吾憐若才且勸牟公以獄既成不容反異若當
吐實勿欺吾則相救耳彪錯愕戰慄既即跪悉陳之胡錄其
詞潛令人禽其同謀者具獄以白牟牟即日欲杖殺彪胡止
之曰須衆証以出其女然後殺之未晚也不然恐有異詞牟
愧謝從之一郡稱胡為神明焉　故事每秋後於闕下錄囚
公卿咸在一歲訊及一刼盜盜抗聲曰若輩何必問吾吾為
貪故行盜耳若輩位高祿厚非貪也罔不貪贓貨賄較諸白
晝刼奪者為甚尚不知愧乎諸公無以應事在成化間時新
昌俞公欽為禮部侍郎在列嘗為人言之此頗與岳氏程史
中鄭賡詩相類
揚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
自蒞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
者嫉公名出己右知其餘用米補夏稅也欲据拾以為過將
聞于　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聮翩而
起漸升於空有群鳥爭噪而攫之隨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

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衛餘之財而寛民力齊以魁拔之
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遠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于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
惟三原王公餽以果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
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余令
人導汝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
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雖若過中亦當世之所
難也　以上俱淮樓亭筆記

成化　年五月初七罷西廠初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
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之專以伺察為事而百
戶韋英為直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贓吏三然自達官以下許
先報後聞凡文官無事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
韋英失敬遂為英鞭撻不可左都御史李賓迎候風旨惟恐
或後後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恥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
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摘內閣商輅等及六部尚書同日
奏直年幼不識時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
日令韋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從汪直入內十二日着黃
賜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調尚寶卿朱撰為四川
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為禮部郎中等官商輅等亦罷
病逸漫記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之二日也旦時微風後漸大至
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滿東鶩其色正黃視街渠如染土沾
人手面洒洒如溫少傾天地晦冥微見牕牖間紅血仰視雲
天爆爆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灯不可辨而絕色漸黯黑至午
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惧時方閔雨百計求
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
色如青銅無風而雨上以帚輕掃拂之敎敎如塵積地皆黃
色至暮益甚時或紅色黑蓋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
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湯徹續為參將守邊一日登城西望日白沙黃草漫漫吾一腔
血乃委此地耶從者聞之何出不祥語徹續曰吾既受節守
邊矣豈可偷生已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徹續怒即勒兵赴
之既持戟而胡大至同事無肯救者遇
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發顧不謂之奇男子耶
以上俱懸笥瑣談
[illegible]文字同仁歷城人正統間鄉貢第一登進士授翰林庶吉

士改刑科給事中遷通政司左參議晏陞吏部尚書有知人之
鑒所選吏皆稱職京師諺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旻
卒贈太保謚恭簡然近世稱尹公選法公正無私其子內翰
龍以同年進士御史張綵為腹心私受賄賂開局鬻官知其
父不受囑與以詭動與張夜飲偵知父潛聽牖外張即佯謂
曰某人才某人賢可達尊公超擢之龍則應曰家君不受情
某雖父子間言亦不納祇疑為私耳相與咨歎旻以論不數
日即擢用由是襲以為常苞苴肆行而旻實不知也龍又以
微貲強買鄉鄰田宅人甚怨之愆後病始封一匭授家人囑
曰吾倘不起如公過哀則出呈之否則不須上也及龍卒旻
慟卒甚家人以匭進開視則皆私賄帖目并買田契券閱畢
怒曰宜其死矣遂以所奪田宅給還故主而公之心事始白
龍茸父受贓玷本無足道恐傷親心而甘暴己惡滅哀思則
孝愛一念不容泯也

周木字近仁矯激沽名南京時一日召整容人梳沐忽聞鳴
騶過門外詢之僕從以冢宰尹公對木乃肅容拱立曰尹老
先生當世正人可不敬乎俟去遠始还坐後尹公偶召整容
者梳沐詢之曰爾細民言無所私今朝士中果孰為賢邪其
人以木對公究其實乃證以前且曰當今敬大人者終見此人
尹公以木暗地不苟心賢之及轉吏部遂加超擢而不知木
實有意也

成化中妖僧繼曉以房中術得幸出入禁闈久時 上幸萬
妃試其術神驗由此益有寵賜予無算 上嘗以手撫其
肩曉即縮 御手於衣袷間見客止用一手為禮云最後進
藥藥發不可制遂至太漸 孝廟即位以言官論謫戍杖死
詔獄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上干進既而
位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
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乃諜計極力擠罷而用豐城
李裕代之及薦泰和尹直入閣內起永新劉敷長憲臺擢高
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當世歷稱無廉恥者而新建謝一夔
安成劉宣俱不保脩節亦附麗遷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
物議喧然不平獨美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夔
先卒孜省旋亦誅死直等相繼見免公論始明

三原王公恕初為大理寺副偶審錄有孔婦過庭公視之謂當
生貴子既盡法使人尾之詢知其尚未有夫遂納之生子某
名位與公埒蓋公善相之術也余官隸署僚友流傳其事若

此云以上俱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

孝宗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閘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璽既往點亡五者十之三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摭拾撓飭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白馬成群首尾相銜從半首山迤邐從空而去是年陜西天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黄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矣故淸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又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

閣老保定劉公晏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以上俱[illegible]笑一条[illegible]

我　朝君臣隔絶是以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東陽載在燕對錄
北來南劍聞之蕭少卿九成語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皆　殿前拯見吏部尚書王云翺問對
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
補之王公荅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
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　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
好好向見遂卷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
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為
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庇皆道此人好獨爾以
為不好何也公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井肅地近西域多
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廟即撫掌曰還是老
王有見識即命再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議汰冗食冗軍職皆以
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　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
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於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閧然
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棨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坐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
輩不用了非己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
散去　孝宗上殿乎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
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究覲奏非兵部
已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
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為事機失乃至
於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疎畧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
諺云倖門如此穴鼠此言可以諭大 以上俱錄山餘話
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　燕則恒山不
當為北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
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危
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范之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山之
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餘姚
平江伯陳睿好飲凉酒京師童謠曰平江不飲熱酒怕大腮
弘治庚申北虜犯邊其大酋號長偉赤煩驍勇善戰其勢

傾張　孝廟遣平江槩之臨軒掛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
失印孝廟不樂後竟以逗留削爵家居未幾卒全臺紀聞
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周朝王公長
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弘治中以少師兼
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稱但曰老
天官前輩之謙己敬德如此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丘公濬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適一
客至日觀此見其大病與否予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
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讓矣
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
悉也蓋直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
遠適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
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必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
矣後有論聖神功化之極爲補前書自以爲備殊不思見
道造理之言雖異然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丘所著鍾
情麗集雖以所思擬元稹而浮猥鄙褻尤倍于稹所撰五倫
記雖法高明而謔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
極不幾於娼家讀禮乎合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
其名傳非真以道見於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建必揣近
聞之喜覬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郡東南七十里曰拖甸長官司者舊屬夷州也地有名鐵瓦
嘴者有眢井深窅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
捕獻一鶻搏見雉雉入井鶻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鶻
雉復騰起而聞井中嗚嗚有聲衆疑爲鬼也則隱隱如人以
白莊莊引繩下視之則一婦人適體衣褶風皆碎而氣息僅
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捕
拱貨易於拖甸夫荻叔母情好甚篤因紿以寧婦至此則束
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失石如雨賴蔽于崖得不死徐則
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積水因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
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謝
謂姦叔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父母世謂婦
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者不死世謂古井中
氣殺人此婦救之莫測之古井而不能殺豈天固祐之與昔
嘗疑孟子象與瞽叟共下土實井而亦及舜之事觀此下石
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況大聖人乎然拱姦叔母而殺無罪
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如此而謝以爲巡按顧以事

大不理何不畏天之甚莊指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郡人亦有
為傳者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肅政二字謂前元有此稱建文
中亦有此御號當徹去天仍前元之號者如思宗宴如各藩
稱肴之類不一矣又建文宗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棄文莊之賢
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
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
孝廟亦不之罪則　聖德明睿廣大與棄之見天淵矣然觀棄
載大監沭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華容劉東山公為兵書時極意薦才於是群超競進時張
綵為稽勳員外郎欲求越次之與又值比屬久節張其遂以
談兵動劉劉極推許間以語志淳因素知綵之大姦險無與
術貪財好色好亂而談兵亦妄也頗謂不然劉還曰吾無才而
居此故急於取才耳對以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者遍無行恐
才不可獨任劉不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必陽推公旁為
吏書而吳郡王公鏊為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為兵書應
亦才綵而王許固不可乃止而綵怨乎特甚及綵再附劉瑾
起為文選郎中無何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子遂有易
都之行後綵伏誅語又不置乎君子之難於知人小人之深於
執怨言之不可不物三事皆為賊也
莆田彭公韶為吏侍時久不見其咲容殆可此宋包遷刑
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為之一謗以為今倖不省
支校前代以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逅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尚書
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當方殺可詢其由
蓋欲論內臣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素望亦損
不特據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容心如此
弘治四年禮部左尚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
衛鎮撫司去衣皆二十而倪體肥碩去衣之時左右多日後耿倪二
公皆為吏書李官周為户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三公皆時望然
位通不及十年孰若不欲後從容以疾求去為優也此所謂裸刑就爵
與者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救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北虜欲寇社
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考察又一給事中上疏言
外官多賄賂大臣給主顧以庇之請朝覲到官令緝事衙門遣官
校於門外稽盤其行李孫九峯以疏示予以是為吏部之所考
選者今後何言孫後選科道稍不專於翦胖長且訪其交行得

人顧精孫出則仍舊矣曰此有　英廟旨時改易之由是以鬍胖
長爲主亦可論爲名矣故有諺曰選科全不在文章但要生得
鬍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穿得硬幫〻〻然豈止衣裳鞋穿韋
疵靴以示於内外勢推以交薦殆不可勝記矣予承乏文選適將
考選科道因歎法孫意又以舉業論不足見人識見文學乃以
前代諫疏命題先考授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躰者
衆爲一閧以爲異遂通仍舊而公論猶爲法孫之稍訪其行爲
是會掌銓者不知文學而到按自用遂假不拘形體而惟私惟
利惟請托是主既不訪行又不主鬍胖長又不看論優劣見閣
下閣老焦公芳王公鏊皆大驚駭夫以人物選固是矣一於人物
而通不計其學與行已非况通不計人物乎又以舉業論定之
已失其所謂學矣而并此又不論一惟私意人情是從如是而望
言官通達國體公於是非枉直足以發之筆端傳之後世以
感動　朝廷其可得乎宜乎急救社稷則請指納粟求清
黜陟則請秤官行李也士子淳以爲皆吏部之所考選亦或近
末之說而自愧思言則多矣
閣老西涯李公子兆先頴敏有異財而不事舉業且日惟押遊
於巷曲公知之書旨于書屋之壁曰今日街明日西街科場

近了秀才秀才兆先見而別題于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黄風調
和鼎鼐相公相公蓋時適有多風之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内寺
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姪嗣
塚宰王户侍儼在部時值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皆慮
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户書正欽王慨然任之獨户部所黜屬官
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剄明後王兩被劾於言官人疑其
爲此王曰不然茲有由吾巡撫河南藩司以修黄河　歲用之
夫銀請回夫當分送某内官某閣老某尚書侍郎吾允之仍
舊而已布政司某物亦不計後有某尚書物能官家居也其贄
皆緣言此路所以每劾不已詞氣和平殊可敬也
猛家舊爲木邦其陶猛亦司姓初木邦宣慰罕揲發妾襄罕
弄叓司歪因猛密有寶井故使守之揲死子落落死孫宣爲
宣慰嗜酒好殺曩罕美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
寧伯毛勝既以賄創始鎮守遂大誘取猛密寶石俾入自貢遂
是勢益張至成化十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詐之以取
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疏其叛木
之罪証之曩罕美催有江西人周貴五教之曰今萬閣老名爲
要錢人當權且新結昭德宮與萬皇親家最取盈者遣人賫重

寶貨之不止不征更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賷金帛往
見馬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咲遷俾往官司柄劉不從
遂舉于憂都御史程宗往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
宗大怒曰今萬公甚嗔汝敢忤之憂懣不知所爲遂卒程乃牽
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適曩罕美　遣孫曩罕便
備悉萬意忠矣及宗往見猛密至犒宴之木邦使皆辱之莫罕美出
迎不思曩罕美以是盃結已傲不出且索見欵坐講宗亦許之而鎮
守藩臬多不欵其曩罕美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既坐則
曰我猛密之木邦初如於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於大象矣
可使復納於舊服乎宗遂盡以所奪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而木
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番尤侯望宗即爲奏遣
撫騎奮舊綏日益甚桑寺陛刑侍轉刑書而曩罕美遂盡取木
邦之地罕它奔猛止不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之僅
得命矣適
孝廟更化萬黜程帰而復值林憲副俊方大參守往猛密循以絹
帛來如前舊驚林拒其二使猛密俱始得故地畀木邦又必欵進
貢由木邦方遠雖不果然以時政清明又林秀東止木邦始有發言
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拒猛密之使危之巡撫王都御史詔自填求木
昌以衆防變聞遂懾服王甚嘉林後罕它死子刻遂與猛密爲
世讎而日交兵焉其心只怨成化之盈遂忘弘治之再生其命而
在上意無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萬
程終始使再無以善其後知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　否故
書子自緊且聞者于此然亦撮其槩而能盡其詳也（以上俱前冊集錄）
吳成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障中有一鍜蟆山弘治乙卯春忽
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
不出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崔地數畝矣次歲丙辰
王峯來殺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
郭論西安府華州人弘治中會試道逢除名綸薫沐禱天曰誑
赴春闈未卜窮達試祈夜夢若何既而歆枕間夢身[illegible]
乘一胡盧此至京登錢福狀元榜進士前者胡羅後日盧翊驗
之得非胡盧之中乎
河南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體書法俱不相下但馬對
策亦嘗失記甚患之弘治中二人同應鄉舉作館一室識舉
馬謂前場雖後而後場不繼望亦隨泰矣至揭曉馬舉第
一馬錄墨卷字蹟雖同而五策迥他友所作蓋臨場暗室中換
持其卷耳

都玄敬穆初任南京武庫司主政啓土得二甕千餘金人皆以
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
身與其得金而致禍孰若棄金而就安衆即上疏降
旨隨武庫公署京師嘆服以此清譽益彰 以上俱西樵野記

京師東厰者掌巡邏兵棲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風大作地陷約
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晝間二人入巡警鋪者疑之推
戶入視但見於二領委壁下衣履各有積血而不見其人六月旦
通州東門衆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城踐涉水濠多溺死者

吏部尚書王公恕平生耿介有執頗負時望然性偏拗無休有容
氣象士大夫以此歉之其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吏書王璵
相厚爲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文泰
與公有怨奏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作傳刻板皆諷人爲之
彰一己之善頭
上不罪恕特以其賣直沽名令燒毁板籍而已公遂乞致仕去
予始聞之竊意恕公端人也使其諷人爲此是與王莽何異不
之信近得印本觀之其間指斥
朝廷失處同人所共聞而刻板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亦未可知但
傳中於其所奏事皆云不報是皆指中不出矣而奏詞非
語歷歷備其非其親授之草則傳者何從而得之如是之詳
況刻板印行公未必不知不復爲禁之是不能不來謗口之侵
也噫恕好名之心亦興求全之毀斯至以老成得此不亦深
可惜哉

胡端敏公世寧少家貧然義且猶取弘治壬子以書經中浙
江鄉試第二人時中式舉人巡按御史檄府縣人給闕門路費
銀百兩而巡視彭侍郎以歲歉減其半他人皆取盈巡按所定數
公獨辭曰豐既約受其半而已人以是知公之不凡後卒以忠
藎大用云

張東白先生元禎弘治末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侍經筵
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上覽勸經筵講太極圖及西銘諸性理書
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廟欣然嘉納召索太極圖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先是
漳州陳布衣先生真晟以明道任嘗詣闕上正學纂要不勝
聞臨川吳聘君與弼名欲質之道經南昌往見東白布衣宿扣
其學之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
得其正吳許二子草廬魯齋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而亦
必不見也布衣遂歸然東白此言其有所見學者續四子之旨

苟能辨之則東白之言爲不誣矣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内臣張慶不法事慶亦
誣亨以他事而其奏章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舜賓之手
也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鄒魯致死人皆冤之而不知何之得
罪名教則死不足惜矣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
贓私反爲所誣
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
食軍務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
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憂謹之者以此厲之及度嶺公乃
謂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官校雅
敬公不肯繫公公曰頃者吾非故違　朝旨肯不就囚服顧
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
至此吾一身焉足惜奈囚首就繫正自恐損
朝廷威故特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　而去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老自號南湖歸雅
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之　墓邀予師馬鶴窓先生
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
山川如故風景不殊予當賦詩吾爲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窓
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山來水涵天碧淨無埃雙鶴翩然飛下
千朶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獻瑤臺風光堪
賞還堪賦共奈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僊當
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度開華表又添　新塚
墓粉墻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
畢洗盞而還呈鶴　窓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
召箕仙術舟吟咏有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携以隨鶴窓
請召之　有所叩箕既動鶴窓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
問　畢告鶴名窓曰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雙玉手久未
有對頃仙成之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去六金身鶴窓莫
雪村方驚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
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
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
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　窓先生嘻昔湖橋首唱已
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小貞才　鬼
助非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小貞才鬼助予抗
事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弘治四年浙西民饑盃四五月間則霖潦妨種而六七月間
又亢旱穀苗田禾無成故民皆艱食而有司莫肯以聞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餘杭鄒康靖公幹時年八拾肆歲致仕家居
一十三年矣上言於朝以爲地方災傷乞差官體勘將有災
傷之處該追稅糧乞爲寬免
敬皇重其請而允之戶部尚書葉公　等以爲幹致仕已久乃
能重憂時歎思濟民艱忠愛之心老而彌篤宜加優待庶幾
下足以彰老臣忠愛之篤上足以見
朝廷優老之心
上然之命浙江布政司官備綵帛羊酒以慰勞之
八十耆老一品官歸來清節凜霜寒雖然海內歸心[illegible]
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瘦老龍蟠三公事業
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使汝寧強景明晟上三原
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
以此規之端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盡忠
也　已上麓堂詩話
蕪湖胡催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
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
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　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
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固爲譏已遂
黜爲戶部主事
河間馬公中錫少與一同學生齊名文躰書法俱不相上下而對
策則大過之鄉試時適同學生之所親者謄錄乃以私計易其
策卷時大學士劉公健爲主考爲馬卷之前後不稱疑而皆諸
外簾反覆反覆詳閱不能辯而公意必盡坊乃援錄馬卷者得其
狀蓋其後業稿後批其紙薄而合之人不易見也因罪錄者而
馬以是年舉第一公以是知人之名傳播天下馬仕至都御
史　按此與西樵野記不同亦姑以備考
有一仕宦以橡餽吳文定食之皆棄物也文定偶過一御史
宋見其橡甚美問所自即餽吳者吳大笑曰乃知翰林橡不
及科道橡也今猶傳焉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
鏊以代己言極懇至一時皆讓之風感動中外
弘治甲子秋銓部例考京職給事中王蓋吳蕤素刻薄尋
不免先劾尚書馬文昇云縱子殺人罪方釋而易州之議已
聞都御史戴珊云縱妻受財毀未息而河間之事已露部臺

亦摘王盖先啟其凡奏勘未結而冒濫科第吳舜先啟其宿
奏勘未報而冒濫授官於是馬戴二公以大臣勉畱而王吳
以不[illegible]堪言路罷去兩疏引對甚切士林以爲話柄
少卿西淮李公東祀歸上東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
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一分之益廣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
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　人主之聽者
弘治乙未禮部會議以西淮李公篁墩程公爲主考給事
中華泉劾程賣題事搆大獄僅免於家未幾卒華被謫去
舉人徐經徐圭唐寅皆發吏李公獨得不坐後有人言賣
題實出李公而獨劾程者華與程有私憾經與圭出李公之
門寅又與經最厚所以隱忍不發非其李公陰相之以圖倖也
時令人於上前引戲作賣雞翁持一雞索價千金一南人
欲買之旁一人曰何用此高價翁曰爾不知一隻大公雞頭
高尾又底江南有錢者賣去五更啼其人嘆曰爾說的也有
理爾說的也有理
上爲動色　以上近峯聞畧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賓座後平臺問答籌
宥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
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召
自南都岳爲吏部尚書珊爲右都御史守隨爲大理寺卿時
戶部周公經禮部傅公瀚兵部馬公文昇刑部閔公珪祭酒
謝公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
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
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弘治間吳文定公寬以衆議
孝肅太皇太后祔廟禮未決特引姜嫄仲子二經爲證上因立
廟不祔此殆傳聞之說其事實出
孝宗獨見切內閣聞命皆驚服謝不敏上許考議以復但疏爲
文定公筆耳予特在祠部知甚悉
孝宗聖誕　武宗爲皇太子進鹿二頭爲壽上命養於乾清宮
門外手諭光祿寺日給豆料八升後一鹿死復手諭曰減　四
升聖王儉約不遺細務如此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雞茶果品供用庫飣餖工甚費厨役恒
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爲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
自後率以爲例時予適在膳部員外郎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進至中戊遂因循之弘治間御
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
意
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具揭帖陳所
由以進洪疏兌覆明日詔復上戊君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
裂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黄沙四塞有見黄袍人乘龍而上者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
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爲文於閣謂
之投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
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給邑之翰
林楊公守阯以書覃諷屠太宰滽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
生事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 上曰吏部選在一時尙

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參
來處治自能警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
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
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爲令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
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
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 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百餘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
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 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
叩頭時朝行 盖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
事也
孝宗甚愛沈度書法太監奏文得千文帖以進 上悉取內府
所藏按之不能及也喜而納之明日召 謂曰昨帖得非由
賣糖兒來乎盖禁中言小兒賣糖買取其糖而并奪其擔文
頓首謝罪曰售直若干 上乃以白玉環賜之
弘治庚申言官有劾尙書周公經者 上召太宰屠公滽問

之濬對曰如臣者亦嘗不足於人 累被所劾 上遽斥曰朕
問經汝何以及已耶濬退不自安即告歸乞 許之
孝穆皇后紀氏吴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萬貴妃者張敏始言 上即召見儀器
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吴后幾欲復
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吴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
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捽出非盜也 上見其貧
甚憐之復其官爲錦衣百戶吴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
吴氏劉瑾欲焚之以戚逆執政曰吴嘗毋儀天下苟爾必大
駭物情乃以妃禮葬
藩府親臣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
書屠公滽與大理小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事不當
居筆下乃出爲恭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槐初
掌禁兵爲輔佐嘗常有是耶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意不行 仁壽崩
上召内閣并内臣密語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乎
一且曰此 先帝意也可令禮部小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
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孝皇時曾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均徭則例又擅革接
遞夫役召内閣曰陸偁爲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减省驛
夫役劉公健對曰徭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不奏請對曰
多是革弊興利豈可罪之乎 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
亦須薄懲今府縣往往違詔亂法更賦變徭刻爲成書崖行
於時漫無糾舉者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
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
内閣吾蘇吴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
李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
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爲之語曰禮兵部尚
書一爲黄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
士内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
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内官携其所美兒入内俄以禁嚴不得
出懼而捽之酒甕爲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
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

墻盛服觀刑又一竪有寵舉膳特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爲笑
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汚其履竪怒譏之至死　上即收下
獄竪涕泣求哀　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
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説語侵貴戚貴
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耶中外受其必有深禍早朝
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疑　上怒觧之曰夢陽狂生妄議
時政惟　陛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爲朝廷盡
言執謂狂耶健出不意慚慽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大極論　上眞儼中特出展誦凡數日
乃已　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撿束已
不能撿而於服人其能乎
予在儀部得閲安南所進鄉試録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
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會内士試之制分四場壹四
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甘吴子
盈范頌黄論劉汝寘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
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
大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
科以求鴻碩之彦其規模洪遠矣　文皇帝克詰兵戎昇新
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爲歎昔
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則我列聖德
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以上俱皇明詔畧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成追封王爵者俱輔佐
大祖高皇帝平地天下有大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霑寸祿
與編氓無異者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　詔命皆查出
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奉詔惟謹即各行所在查取赴京
既而開平王曽孫常復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郁至自湖
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湯紹宗皆至南京比至命各授
以指揮使職遂轉送兵部皆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
塋夫當太平盛世不忘於報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宰輔之公心也時承行
者則吏部尚書三原王恕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驗封郎中
安陸孫交武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望也　損齋備忘録
劉少傅陳留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
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

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其辜勿改節

朱尚書希周杓舉狀元略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戟篇一車爲公買宅進都城筐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剌以別真僞公皆許家人云必人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意止於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無天理矣及考勣諸司銖兩甚平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 命下詰之公不辯請以疾去人至是盃服吳俗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狀元太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公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以上俱畜德錄

孝宗皇帝山陵畢有五色雲起於陵上結成綵鳳飛去

聖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禮曹當郊天之前一日與同官寮坐忽五色雲見於日下氤氳鮮翠予亟索酒跪飲之亦平生奇觀也

今上在東宮時

憲廟命太監覃吉侍時昭德宮寵盛吉心常危懼 東駕出入起居必俱飲食必嘗始進未敢須刻少離朝廷之政事大臣之臧否至誠啓告淫聲奇色皆不得近以故 聖德日新天下仰賴雖 聖神天縱生知安行然保護輔導不無涓埃之助吉誠篤寡欲不營私利卒之日檢其橐惟賞賜銀百餘兩

憲廟及 上皆悼惜之俱賜白金百兩使治喪

上既即位常思念之王恕馬文升懷恩皆特旨召用不由外朝論薦蓋皆吉之所推舉也孰謂閹寺果無人乎

關西都御史員鈇冢宰三原王公薦其公蕭楨及其官其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之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 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是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果哉

弘治辛亥河決張秋濟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

詔遣都御史劉大夏總兵官陳銳太監李興發兵數萬修築而別濬渠以通漕功未有緒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決張秋已井淪乍聞不覺淚沾衣不愁天意不歸墜只恐人謀

枉動民地勢若知原有限渭渠何慮別無津誰將此意聞當
道兒使吾民嘆昔辛其起祀神特所焚燬帛灰燼有人頭之
狀按察副使楊茂元疏請取太監總矣官以省浮費而專用
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摧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沙
以上俱復齋日記
簡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鄢作乱公總制諸
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臥夢中寱語曰殺得好殺
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
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蹙然曰公
往年殺賊無算之民多在枉死簿鎬者公無血戳或者天譴
之也胡爲夢寐尚不忘戮耶公亦蹙然與夫人相對泣下(雜錄)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
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監
各營草場侵欺隱没爲言　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
牘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弘
治間中官蔣琮守備南京甚横姜御史綰劾之被謫瀕行同
僚祖餞之姜謂衆曰某不足惜朝廷紀綱不可壞耳朱御史
悳慷慨請以身當之已而疏上將獲罪臺中故事凡奏疏同
官皆聯名朱上疏時有徐御史者不欲與其列忿謂朱曰
爾何以害我若有事豈但己乎吁若人鄙哉其尸位也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青難于君
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
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數陳王道之陳也群
臣扣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荅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
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
英主不世出鼎湖龍去遠矣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温公
像求涯翁贊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按拏連茹公之在
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亡是爲靖
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
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弘治間河决張秋漕渠不通　詔太監李公興都御史劉公
大夏平江伯陳公銳往治之劉有幹局且公忠國體而陳用
智數每事措說李初不察而聽之自是有所宴集多不拉劉
劉公處之不疑不速而往乘間爲白其誣李忞調之其謀悉
露始詣劉愧謝痛絕不欲與俱劉復温言和解且謂三人同

功一體不宜異同宴會無陳劉輙不赴李不得已爲之穆然

卒底成功人無庇議

戢方王主事知天文之學劉東山爲司馬器重之壬戌春闈

時南士數人才名籍甚衆謂必得倫魁王曰今歲文星所臨

之地秦得其七楚得其三南士不與也已而曾鐸魁會試康

海魁　廷試卒符其語云　以上俱两湖處談

憲宗純皇帝將升祔　詔下廷臣會議祧廟禮衆議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請祧　懿祖禮部以聞李士楊守陳

上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稱太祖

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

本統也宋德祖及我德祖惟可比商之報乙周之亞圉非契

稷比議

者徒謂大儒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　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之位名與實乖

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

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周無嫌也今宜祧

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識者韙之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勑召之改吏部加太子太

保未幾言官劾文處巡撫及藩臬官内批黜革恕以爲不得

其職力求去不許既而内臺薦入内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議亦無不聽三原王

公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恥

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入于我

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手亦自

不敢書書之以增多口耳

今上即位制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璟元戢以侍講諭安南時

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

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求颶播散洋貿重易奇

今豈天下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邦䌓劉

還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

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豊腆倍昔金

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不顧即行使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

復書示以初入閣詩咫尺天威警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
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憚遣陪臣入謝
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即言事直斥內外執政人
多忌之己酉春會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忌者遂指
爲妖言併鄒下獄皆是不可言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
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輟肯或論午
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奮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
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
欲處以死彭侍郎韶辭疾不爲判案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
目鄒嘗因三原王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
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凡時政
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受其職再無可見時矣公
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以巡按御史事巡撫者多
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原公深然之議稱巡
案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移體式而已已著爲令狀遵行
者亦鮮 勑巡撫官以六部卿佐奉 勑以往按察司以非統
攝文移偃蹇不受約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下之至
今遵行已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王緣是耳然與御史自有
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何尚書喬新江西人素有重名成化末蜀人杜銘爲刑書萬
閣老預薦何爲南京刑部尚書恐妨銘耳及懷恩起自謫所
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以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年
深暫且陞去今有比缺又何難取劉閣老還曰總到南部如
何可取尹曰取晉滿亦可劉曰在廣東未歸尹曰非其題來
己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
其位乃薦彭韶爲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宗貫首舉何爲司
寇士夫翕然稱快
天台夏進士鍭取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爲母不
服且以時諷員郎中欽欽不懌撫法白于三原王公必欲送
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此而已繼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
分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
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士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
士則不此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

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擬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頋不驚令堂子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鎖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官面問曰鎖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張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屈可謂難矣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躁妄蓋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庚戌春華亭錢福策爲狀元福敏甚爲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搆者彌封官以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其稿者防代作之獘今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獘時劉閣老志得其策嘖嘖不容口乃請予

上賜第一福幼時遘奇疾甚始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公尚未第後連第舉省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之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點也故每過輙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父只如商旅騎一驢而已有司驛吏何從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　印買寶石可嚀切勿使公之知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初年北虜進貢二次至弘治三年又欲一年兩次入貢心雖貪利奸宄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都生歹心有小王子死主定了今在差四千人進貢若都准了便罷若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主起歹了王那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語事下兵部時尚書馬公查議宜以拒彼進貢爲推宜以飭我戰守爲事宜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

上許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差官差人伴送五百名進京其餘全留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沮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甚明但近來御史張錦

太過諸司亦曲意承旨以爲常李興者河南人性尤躁暴
巡按陜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
官作揖門子傳説進來皂隷齊聲喝説進來之打死平人數
多被巡撫都御史韓文劾奏差官勘實貧於大辟三原王公
疏觧之得免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
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属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
按者相約入亂且請教掌院者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家
不可使人笑群属凛然固名言也哉
何司寇廷秀素有重望先是大理寺丞缺卒以刑科及御史
爲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属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
道年深歆得此缺心甚啣之會何外氏來京王其家與鄉訐
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辨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
都察院與彭鳳儀韶相將然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
不滿林見素後巡按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
也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　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
科至至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廣曾文忠鶴齡陳芳洲循
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
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黄扉已六人
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
五府錦衣衛修書人皆不測其由後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
養病應外選欲求内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傳好貨可通其
人素惟于財乃賄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乃與太宰
屠公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柔韓恐柔借
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内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
皆准授京職屠以爲然初進士登科第不樂外選多幹公差
或養病回因以爲後啚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
養病公差回或内外選皆以下手一人爲主其人下手實外
選者故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果經彈劾
因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将馬用彼相者也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
廡陞
奉天門奏事或因走急滑跌　上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
官奏事繁事或因錯一二字者有　旨不必糾奏　經筵諸
講官失儀尤加寛慰聞朝不到者多從寛宥不得已罰俸一
月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上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
若病特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特其善於頤養如此
嘗因重陽口占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遇一重陽命太監蕭敬
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
弘治中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
太子太傅爲兵書　朝廷特㕑倚重命閱兵於教場又命司
禮監太監李營同閱馬欲李並坐往返言者三榮竟不允遂
各居一幕而巡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
之世而自專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　上意以　太后注念將從之後以事體重
大乃令禮部會九卿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
給事中屈神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通政司奏事春秋九七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
上卽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守直爲通政使王公敞
爲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親選爲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
謎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若蓋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躁李則
氣短亦切中云

予同年吳江字從垠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聲
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
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頤時揚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高叫數聲驚動
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爲乖君王一時盛傳資譚云庚申
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外堂平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太學士劉健請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朱偉
皆然至成山伯黃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何如劉健

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
亦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
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何如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
李東陽曰況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但緊伯爵
若與溥同營卽當爲副溥雖侯爵但親自外入若令管五軍
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体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左
右者於是扶安李𤩽舉小泉紅具朱筆硯李東陽錄稿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昃
部尚書馬文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己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有治行表
卓者宜加褒異如車服以庸之義於是吏部訪舉人冝奨疏
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故事吏部亦訪舉人六而布政周
孟中朱欽皆在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
止然此實風勵臣工之大要前代賜衣賜金果皆旌異其人
乎某亦舉勸百之義耳
庚申予過濟寧魯橋同年董主事恬謂靈哥神予未去董還
述其事其祠中設絳帳旁立一婦人叩者致詞畢帳內即應
聲先爲戲謔之詞後索要錢物以手探其臂如冰冷有毛言
𥜥福多中後至京師館於鮮魚巷人爭附之其奉侍婦人曰
李二姐一日酒醉與人鬬毆彼坊地方捉送巡城御史處御
史叅送刑部法司𤣥哥亦跟送至貫城坊而止云法司不敢
入後與李氏相惱徑至天壇廡下藏任說者謂此貽猴精因
竊陳希夷所錬丹藥食之遂通靈今考所居必擇人妻有色
者據之名其夫爲香通叩事至神在帳中必先與人笑謔卽
云多與錢物不可輕了我香通至錢多方說好食雞肉時
與人猜拳賭酒有人曾於僻處窺見故形乃一猴據床而
坐少頃空中有傳呼聲卽不見矣香通因以致富而其
妻亦妝飾甚麗予嘗疑之希夷已久不存猴竊其丹藥乃得
靈通長久況仙家錬神離形謂之脫胎再無嗜慾今孜孜求
錢盛爲張以惑人哉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
並立聽候如旨云法司知道兩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
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
旨云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王音微低不兄混聽則是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
閔公珪袠差俱家
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
曰今年兄何以又差閔荅曰一時聽不真曰白公只一耳何
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
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然稱善

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云金縢未啓周公惑紫殿誰憐武
事庫才莫知為何人作扣之復書曰予篁墩學士也是時程
己沒久其詩類其平日所為蓋其拂鬱不平之氣猶有未散
焉者先是己未春程所出以四子造詣為問許魯齋段出劉
靜脩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為魁而
京城內外甚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焉華給事中果
等所劾
上命孝公覆閱選二日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都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
以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錢唐倪公岳弘治庚申以太子少保為吏部尚書一時極有
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為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假錦衣官
之宅以居後欵償以值堅不受云有塩在淮乙一書與張獲
支則已矣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
當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辛酉秋華容劉公大夏自兩廣
召至京陞兵部尚書既受職一日
上召至幄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
侍罪兩廣安得年老多病況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
变兵部掌
朝廷機務萬一变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不敢來
上默然久之乃曰爾盡心辦事大夏叩頭退越數日又召問曰
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
祖宗以來徵科賦歛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財盡大夏對曰
近年徵歛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
鐸木廣取香料費用錢粮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不得已取之爾曾奏來已令停
止了今後但有分外的征歛便令該衙門未說再斟酌定奪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修庶政之意時湯劉公健為首相主通
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
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熙間識士孝宗受之先鑑
主堅忍二字對合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成
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北虜頗驕橫各邊俱
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監苗逵謀欲與兵出塞胡虜營只謀已決而

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逵先與劉大夏在
教塲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容告事
上乃召大夏諭曰爾在两廣時苗逵等於延綏河套陰切虜營
由是虜不敢犯邊爾之知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刧
虜營時事當時全伕
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没於境外未可以爲善
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金何不可大夏對曰
皇上神武固同於
太宗皇帝奈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當時知國公丘福
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兵福之下
不若令各邊將料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
贊大夏言爲是
上還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爲人所誤遂寢其謀大夏等稟白
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列代英君誼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輙御
上起立寶座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陛
以進上退立寶座後大夏徑造
上前語移時群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

都御史戴珊亦承　旨由西陛而登
上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
方退間亦召吏書馬文昇與語然此二公稍疎其與劉公語
嘗令左右却立有欵盡削内官權柄之意當時藏九門監門
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朝臣無大小皆樂趋
朝以仰承
意德閒有語及早朝事不能荅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盖
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獻獄不稱　旨
上怒甚一日與尚書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
其爲人欲觧救之而未敢言俟
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思歸
朝廷似未可深怪
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仰見
聖怒莫知所對
上詰之倉卒對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觧大夏竊意其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
上徐曰朕知爾爲閔珪調護遂惶恐叩頭至再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
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不允刑部之議吁
上之明燭人心而強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
其銳氣
上曰在衛俱有月粮征戍又有行粮何以也窮大夏對曰且江
南衛所困於運粮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粮有脚價還債之
費京操有做工陪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者所
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天下都軍　等窮嘆息久之越數日
詔令各衙門凡損於軍民弊政備查奏來
上詔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
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進
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委成
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
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是以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
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

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
命叩頭謝罪退與劉俱嘆曰
聖諭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
詳耳戴即行以警各處巡按云云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
練政體豈尋常所能測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今軍民都不得所安得天下太
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毋事都如
近日與內閣近臣講議求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詳事但他門下人太雜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人姓名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監陳
寬相會詢之寬亦不知既而問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
在副都御史劉宇才　大用
上不吝先生疑
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上竟未之吝或者是此人未可知
嗚呼亦大好惡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
信堯舜之資迥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恥耶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
祿爰命有司重建闕功既成茲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
萬世之所宗影新廟廷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
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
聖靈昭假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馳回京欽哉故勅其祭
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揚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我惟先師代天之教禮嚴報祀四海
攸同嶽降在茲廟貌自古頃惟災變實鑒于衷爰勅有司命
上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𡨴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
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格來享明禮謹告其
崇儒重道至矣
都御史戴公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公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
己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諭曰爾珊實顧劉未敢對老疾求去珊實顧劉未敢對劉遂
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
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㖆
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爲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貴州
普安土官隆暢妾米魯與其夫故乃與奸人福祐等
乘㬢謀襲官職因而糾集賊衆攻劫城堡拒敵官軍將管糧
右布政閭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圍困安南城內不放鎮
守太監楊友屬陷城池乃與按察司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
兵前去盤池名寶鈿鋪屯劄及取梁方閭鉦到營梁方次日
即行衆議以寶鈿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友
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爲樂米魯寅夜添合蠻賊阿方車
等強兵萬餘劫營當殺死閭鉦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
戶餘人又將楊友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
聞兵部請
命南戶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發垐
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況當時
啓釁不過一二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
决不致猖獗如是却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貽

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一日朝退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
及對
上曰爾趦趄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
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
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
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
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者可謂無私者也予聞
之張南園云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　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盖
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
故鑾輿出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務思蠲絜碩達平安上
紫震記其實也
淮陽大飢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曰淮陽飢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安
不知近來何如爾曾留心此否大夏對曰臣待罪兵部才短
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曰即近日淮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
上曰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後爾等有
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李士元禎南昌人為日講官
上命設底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然声音朗徹
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為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內圖本進
上覽而嘆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御史車梁石卌人好飲而娃閹嘗奉命點閘郊祀齋宿衙門
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不顧至後堂見尚
書曾公鑑始知其為部也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
人皆笑之以年資升恭議明年朝覲黜退予嘗記陳翰林晉
初以編修考蒲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其誤認

爲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怨之以其文學之士
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言豈應如是哉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宮闈戚畹者
上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冤雖不之省而亦不之罪
也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嬖近　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其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大夏
乃未敢對
上諭其意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翰辨耳未暇知爲人也大夏
叩頭曰誠如
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大班中未
出班聽
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書諭曰今朝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
恐爲侍班御史執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慎之大
夏叩頭謝罪而退蓋當時大臣不平劉獨蒙

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
上故有諭
劉公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乎同年匡綸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
官爲人譎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爲京官
乃托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真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
爲職方主事
命下吏部鈞陽馬公以爲王親不得任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輙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毋還會了兵部議來說馬恐劉在
上有別詞乃曲從其請論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公嘗對
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在司屬可以備緩
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觀其後宸濠叉逆爲其行
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各邊有警守臣求增
兵餉戶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興營造當
用無貲者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俱從減省何以反不足用
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查奏

上曰正欲與爾面諭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姑擧所知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官俸給與其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

上曰曾有仁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熟思之自

祖宗未設置已久勢難遽革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地方者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姑停止之

甲子科因言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浙江聘揚月湖廉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揚爲光祿以終養主爲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聘皆欣然往兩省亦稱頗得人南畿論爲難唐惟稱陸放與得蘇子宋惟稱歐揚公得二蘇此外若呂美東之知陸子静王應麟之知文山亦絶無而僅有者我朝如胡順庵之知南揚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爲罕見又聞周宗伯洪謨初中觧元以戚場時考官敫彭弼江西人批云七篇之多不如五篇之純周果知名於時又憶宋末太常蕭逵主考嘗於落卷中拔其西山不知二公亦有是否乎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支以爲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

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操奏入

上可之遂勅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

上意遂有造飛語者揭帖子於宮門相評

上取帖子付太監甯逵令出以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宮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蘇州責成巡撫官城堡以備而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奉

上命選坐營近侍内官

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此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張懋與大夏同往内有太監苓璋者久侍寵眷私乞不欲

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令璋臨期不到當據法處置大夏
等對曰既已有
旨見客難再別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
有 旨及期璋果不致遂與陳寬等恭伊方命須刻即批嘗
本當拏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撿束不敢
肆
玉編修瓚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
順門見紅氈衫裹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
見二内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侍之甚恭不知
其由後數日乃聞恭送數人至刑曹問罪内鄭旺招係壩上
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
皇子見在 太后宮内旺每歲來西門與守門内臣劉林
探問但有時新麵麦瓜果即托林送入與本宮使女黃女兒
說知遞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人稱爲鄭
皇親京城内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近被緝事衙門以妖
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也後内批劉林便依律決了黃女
兒送浣衣局鄭某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爲
旨意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即加刑又鄭氏止
云已發落了尤爲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多録出以
爲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閲司寇即將旺放出該司執
言事大請須閲以爲
詔書不載者即宜釋放蓋亦意有在云
近時云宦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讜皆不
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
張永之剛勇後乎者蕭景賢之安静皆有取焉至如馬琪之
激變交南吉祥之怨望啓叛蔣冕之縱亂宮闈李廣之納賂
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專恣陷駕北狩汪直
之驕横西廠之害人後乎此者劉瑾之亂政謀逆則又甚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
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炉火有術士知其信
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誑食其財無筭瑯有玉絛環值
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
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人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
不繫絛環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人難守三法司查議停當頒布於是尚書白昂
侍郎屠勳何鑑都御史閔珪佀鍾大理卿王軾等會多御史
王昺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列以
上每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以停當白公又題請頒行永
爲遵守未幾白公去位閔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奮嵩
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之嗣擇之賢能及所親受典當田地
己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定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
妾媵定數及月支官粮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來與庶民

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爲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
當道以爲前日諸臣刑名欠精卒多窒礙徒爲誨淫長奸之
地特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嘗章奏爲閔所
重予謂沈曰令看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永爲遵守之
意哉衆以爲然乃質諸閔公遂覆奏云前列數條委皆停當
近年奏法者多舉皆拘泥牽合以致有言乃刪數語稍加增
潤進上請遂得
俞允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法非惟
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其保全敦睦皆深

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之議尤爲親切群議乃寢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門應詔查
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府事者朕聞在內弊政莫甚
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
此皆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員奉勑
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
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尚書大夏

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
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爲天下百姓
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
停當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說
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列共嘆曰
堯舜知人安民知德不過如此
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宮掖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
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

太㦤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去法司議擬止
欲扶而放之爾以爲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真愛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地死以快私忿
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既而即有
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古鮮儷也夢　初爲戶曹快々不樂考滿日
尚書倪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
爲然蔓陽之疏蓋有所激之爾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
遷提學副使乃控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謂興大
獄勘官參兵士行有亦不誣也
乙丑冬初建
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
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殊寵勢焰熏灼遂下楊錦衣獄尋遣
司禮監押楊往衆謂楊必遭興毒手及至興率容奴罵詈欵
捱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粗
躁取奈出曰楊先生来換奈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
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榜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
擬奏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思如今沒水
便罷如何只要擺布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慈谿人
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具有異政但性稍偏雖數言事鮮
知大體惟此爲人所難也　以上具治世餘聞録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勑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
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後方祭神焚帛煙
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俄倏然而起自煙中入空而滅時
興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
楊公坐貶官
長洲學生王絙弘治己酉把應鄉試時有校官記所親鬻舉
於蘇適無賴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来指絙共圖之事
濟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幾十幾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
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怍之旦往見純秘不言
夢絙托以年初學疎不欲𣉻得名第辭不就純怒則以重利
輊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千金已而果中式名次
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既而其父與妻[illegible]與八妻之相繼
俱死絙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

我焉之令己入鬼録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焉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挑一梨授之
曰二人之人懸於君手覺而惡焉心識之後領鄉書
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焉主文者有夤緣焉
事給事中吳所論下制獄驗問事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焉
證將引入　廷鞫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挑李各一曰事
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焉
之竦然皆如夢所遺而夢中焉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証
獄事人等知之此不復列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濶植棗樹百餘本上
有烏巢果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
之及長毛羽如雪馴狎可愛時
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焉
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
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宗明申報本縣民
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蝟猴綂大如棗公以
告巡撫都御史長洲陳璚欲同奏於朝陳曰妖異者誠當以
開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
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長洲見其文移云
以上俟廬已編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
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乃白金寶鏹十三日文華後
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讀畢賜
宴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　委賜
賜桃杏郁李蓮房笋上黄封鮮筍李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
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委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
題上林苑海字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苑局進乾清宮茶
房上用十一字敬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黄封盡
帶乾清字宋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　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韡袍臣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
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韡袍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
共對日皆皆職分當焉頓首而退有詩記之云日昃忽曉殿
深湛恩稠叠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黄分內帑金文
幸清班容宦餮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
王念若辛
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畧謂上　改元

之初歲在戊申與
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釐革庶政盡復
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爲二十二條歷指意義之逢迎者開
諭而力辨之使不至售其奸
上覽奏甚悅批曰否以爲切中時弊行之自此　聖心嚮用恒
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老耄矣其後　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
信聽内　閣亦濬有以啓之也
以上俱翰苑記
丘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于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
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心矯以爲是能以辨博濟其說
亦自恃老故對人語亹亹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
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
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
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
性剛褊不苟取恬於　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少望
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得陞尚書時李廣幸於　上濬因之
得入閣内每事欲有所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
帽於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以爲
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徐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内閣承劉吉恣威福
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
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
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肯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
沒未久爭訟紛紜
湯鼐字用之壽洲人爲人抗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以御
史出印馬詣内閣會敕時萬安劉吉尹直執政迎謂鼐曰近
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言官始添此數鼐久欲
劾三人而無由聞此退即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
歸己今安等歸過于上而掠臣以扶持之說不知所謂裏面
者謂内臣耶謂朝廷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肆無恥欺君
誤國之罪鼐俟命數日未報忽召鼐入諸中貴皆在令跪鼐
曰令鼐跪者奉　旨耶太監命耶曰奉　旨鼐始跪乃宣旨
曰若跪留中不出可歸矣鼐大言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
何以留中指天曰不出疏且從上因歷問諸内臣姓名曰將
併疏之内臣亦稍稍引退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誇其疏印
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錄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侍
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名者鼐歷詆之昌言於朝曰吾

又将劾其某某雖三原王公恕亦所不取曰吾早知其如此何用夢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爲首相深忌彞日夕伺其過彞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皆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彞爲大将其餘皆有名目倜然謂天下無人時魏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啗璋曰能去彞即擢爲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疏彞任妄初彞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知州劉槩與彞書言嘗夢一老人牽牛将入水彞引之而止因言牛近國姓涉水者濟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彞後安也因餽白金爲壽彞得書喜客至輙出言以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彞與槩俱下獄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當死舉朝洶洶無敢救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救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輙不得與及謝遷在内閣乃得放歸吉深得魏璋會大理丞缺将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怏怏不得志死

謝遷成化弘治間翰林院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幹脩整寬温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将闋遂用遷入内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于予　齒先于予聞望先于予越次在　吾心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内以遷爲黨也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中外望風趨附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腴田寺僧以獻遂遣錦衣官校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阿順有樂元者爲陽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十餘人繫之獄同官力爭諫曰柰何若是禍立至矣元曰吾爲怨汝爲德可矣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校圍其舍執其從人皆繫之有幾死者或以報元使避之元曰避将安之乃往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禄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汝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以聞高禄出罵曰汝何人乃與皇親爲敵元

不顧敝尉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俄聞吏部馬尚書
令人召之吾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吾令人
送予歸如有官校予與偕來元至舍則官校悉遁去矣元乃
得免時又有錢某者知興濟縣初至官閱獄因問何罪曰皆
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監豈皇親監乎悉縱之張家人群奔
至廳事詬罵令使大執之乃散去太監李興以中官貴甚造
令已知中旨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伊一草一木興至數日
令不往見興大怒令人執之令亦集民兵數百於門外戒之
曰彼好言汝輩勿動若欲笞我汝輩入奪我以出無爲所辱
令入興怒待之令從容言曰太監當今貴人擁　下令一
草芥耳欲笞繫之甚忽然事須明白興愈怒令人言太監左
右百人予有千人在外若繫之未知孰勝且中旨云不　草
一木太監治工予無事何用相見乎興乃釋之竟事不擾民
其後　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　王曰賢哉令也
上亦知之若知其故也由李興言之耳乃知李興亦未嘗無公
論也
長沙李學士入閣　帝曰龍生九子對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
各有好馬一日四牛好音二日睚眦好殺三日嘲鳳好險四
曰蒲牢好鳴五曰狻猊好坐六曰霸下好負重七曰狴犴好
訟八曰負屭好文九曰蚩吻好吞
乙丑夏五月　帝不豫庚辰色赤聲盛召閣老入受遺詔辛
卯崩閣員之出血濺紈衣初　帝之未崩也聚閣人專欵除
之召劉忠宣屏左右語閣竊聽之劉辞出群閣環而𢵧手曰
拔余舟云劉弗敢應
弘治癸丑閏五月既望辰巳之際蘇州忽然天地晦黑大雷
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雷光交掣紅紫奪目見
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顏色難辨皆被甲冑各執矢械或
劍斧鉞鑿或鎗刀旗戟或縲絏枷鎖攝起人在空中多復擲
下其震死者身首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將震牛十九頭
亦皆手足分裂復挾去𦫵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數攝上
而擲下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譴慘烈州人戰栗駭
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州守以聞于朝　志怪編
劉忠宣公大夏任司馬
孝皇眷之造膝奏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　上張綴衣于
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
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東事市舶一闕歲所歛與省大小官俸廪埒稍縱又倍徙辦
於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内勢孤如陳寬請已季索
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
難大更但老者死哉以罪能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闕
伏地竊聽末　孝皇業天下忠宣竟戍甘州此段與治世餘聞錄所記亦同但有詳略耳
先時白沙陳獻章學禪而踈一峯羅倫尚直而率是山莊录
好名而無實皆負厄望焉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潛修默成
甫四十年棄官還朝賀諫議鈦鄭御史己皆責公交踈於陳
莊公遜謝之後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
莊曉久仕而敗章公德行無瑕起掌南監日闡經訓勸士進
德器其貲屑常矩泰和羅欽順爲司業方嚴沉察能裨公之
教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
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畚治農邑令過
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任來省道逢巡檢
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弊屨宜爾不識也論者曰
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方予時
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尚書窃思之不
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
宗伯瓊周司徒經繼之至五月貳拾柒日天官屠公滽亦去
五尚書之應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歲庚申五月朔欽天監奏日當食在寅時領　失至期在
京在部官赴禮部行禮　過畢禮而散日猶未出後忽報内廷
用辰時行禮屠冢宰得報急傳各部又往行禮日方食其掌
監事胡少卿奏請罪下獄罰俸一月此内欽天監推筭精於
外監且寅時日未出何人見分秒而行禮予在京親見故錄
之
御史大夫金澤掌南京院事弘治乙卯科遣于逢應浙江鄉
試時舉人龍霓以文名都下澤賂霓潛使代逢執筆後逢果
中第至會試貼號賂名逢試卷伏霓爲之布置二人並得選
時有人以詩嘲之云金澤位高身子重龍霓家窘手兒長有
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缸後十餘年俱官至僉事逢
部知其事俱罷黜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浮沉保位無俾世教忽一日有人投
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己西面首浙江春水
綠于規啼罷鷓鴣啼李傷之大慚　以上比志瑣語

孝宗居東宮時鎮守內臣有進伯嚭屏風于　朝
憲宗頒賜　東宮即潜命毀之其敦尚素朴不願人之非
聖謨深睿即我
太祖高皇帝見陳友諒八寳溺壺嘆曰其侈若是安得不亡同
一念也故臨御十八載重老臣親君子奬恬退崇儉約孝養
三宮敦展藩國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寛人明照節費慎刑
常念左右內侍曰汝輩毋得怙恩朕惟知者
祖法耳故當時中官守法不縱而未嘗啓一弊源開一利路真
仁聖主也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李文華致司禮監
奏送
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貼送司禮監托行當時中行
此行等者
聖批也傍行托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
士諭以
聖意所在使之參酌可否然後發行真推心置臣腹也
孝宗不豫傷寒症也內藥房宦官傳　旨不召大方脉傷寒科
而召口齒科劉醫官文泰乃素交納於宦官進藥一誤而渴
其思得水乃制而不進有進西瓜者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
臣受顧命然竟以熱極致口鼻衂吐塊血而崩時則有黑霧
氣自西北蔽天屬地皆朦轉北而向東南其熱氣炙人焦面
目難當已車傳宣宴駕矣天變之感如此劉醫罪不赦然僅
謫廣西戍而死　以上俱聞見漫錄

東山劉忠宣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
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　然取去充囊篋宦中亦遂相襲以
爲固然公初至撿庫藏過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
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頷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
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爲有愧古人
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籍作正支銷毫髮無所取云南儀集

弘治庚戌冬彗星見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彭
惠安公韶時爲吏部侍郎上言軍民利病曰厚振本曰减役
錢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扗正
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爲人禍福人所畏憚
今軍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
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
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

從寬免有毆人至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
是失刑威也好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或有給還
埊銀八千两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
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攝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
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屏艮善
而親忠賢摟婿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己出終
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機安能勞心周溥頓陛下執其要焉
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顧自今午朝惟議經邦
庶務如大陛除大災異緊急錢粮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
許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
會議者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内閣輔臣亦
同在彼詳論可否事躰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
備照仍乞温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
目而群臣高下邪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
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
之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憑宗務清明其辦以
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緒閱經史御則省察　精處己待
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者處乏

里終始欵以貿偸起頽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
猶簡所知云抵家手載村居寡孥所存所行一救吾而已何
由可善其後而藏宿剖哉嗚呼若公者誠無愧於古人而今
世若斯人者蓋亦寡矣
弘治癸丑夏五月鄭州某鎮地陷若于丈水暴出民以爲有
神物焉遠近爭赴祈禱巫獲厚利六月許州小趙鎮有巫言
龍骨出土中縱口道禍福以誑愚俗将如鄭州之爲者知州
邵寶恐其久而惑衆也乃取所謂龍骨者毁之於庭杖巫而
遣之復作　詞以貽州人俾勿惑詞曰變化風雨兮上下于
天古人有言兮維龍則然龍曷能然兮乘氣與時斯以體乾
只窟兮非淵匀水兮非川彼朽骨兮幾何歲年　鼓兮田巳
巫舞兮翩〻士女會兮如屢龍無靈兮胡托彼傳龍有靈兮
彼胡致旃骨則何罪兮巫之愆逐彼巫兮毁斯骨爲吾民兮
碎妖物
孝廟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
王大夏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
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李
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

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也嗚呼若我 孝皇頳治之切知人之明三代以後之君若此者恐亦未之見也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命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者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耻也嗚呼斯可為君明臣良矣猗歟休哉 以上俱廷休堂漫錄

成化十一年乙未冬十月 孝宗皇帝正位東宮詔至南京百官方郊迎有卿雲適見翰林學士錢溥乃獻頌應頌凡數百言又十年南京兵部尚書王公致政還三原婁職方性乃作西歸賦贈別二文皆極揄揚蓋將為後日地也然未哉 孝宗即位首起王公為吏部尚書而不及錢比王公至則首擢孫東駕交而亦不及婁此二事足以見我 聖君賢相大公至正之心矣宜其有弘治十有八年清明太和之盛治也

山東安平鎮舊名張秋漕河所經西通大河東傍鹽河相隔僅百餘步每如河溢則自西而東亂漕渠東奔迎留界堤輙為衝破挾漕水入鹽河以趨海蓋自景泰以前屢為劉大夏等乃議西徙漕渠以迂避其勢今則界遠堤潤遇河溢則不能衝而始獲安平矣故鎮改今名 以上東皐雜記

弘治間禮闈會試言官劾主司鬻題賣士分辯未決及廷宴鍾鼓司進樂裝數人牽一大猪欲宰衆買其肉一人出云我要買四隻蹄又一人出云我要買頭腸衆屠拱手大言曰不得到你買了頭腸四蹄未開科時已有人下定錢買了座中文武皆失色 述異補遺

弘治間京師有少婦出城一舍許歸寧父母明日侵晨抱哺一兒騎而入城道遇一僧控其馬令之下婦拔一釵與之冀釋己僧曰但欲與下兩頭物也婦知其意乃出懷中兒與之曰第持此伺吾下僧方抱兒婦亟躍馬去不顧僧手裂兒為二婦行里許見行道數人駐馬謂之曰前去一僧盜也行我頃馬壯得脫持我兒去汝輩可救之當重賞之汝我京中某家婦也衆前追及之果見兒死道上僧方就水旁浣衣上血執送官論死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為阜城令時北方

常有群盗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北人謂之販昔俗子又曰打清水閧杜令廉知其
事會有數商人耒邑中與人交易而鬬明日其徒一人死逆
旅中令遣坊甲追捕頃之一人至庭牽二駿馬鞍勒皆飾以
銀出符以示令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即我張慶即今死者吾
弟也我張都御史之子粥鹾淮上索逋直耒死非令吾弟出
外以黄金易錢與人鬬而死耳令使人撿其橐有新衣數事
詰其餘貲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盗刼去矣令笑曰爾詐
也銀且被刼去安得黄金獨存又餘美衣駿馬耶其人辞窮
色動欲逃令乃縶其馬封其橐使卒守之適景州逃他盗邏
者獲一人自言我商也有圓侶在阜城與人鬬而死我避官
府來此耳州吏移文至阜駿之令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并逮
其人至廠刑訊之盗皆具狀曰某殺人求賄者於某地殺某
於某地又殺某計凡殺九人今死者非吾弟也方途中行丐
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交易而鬬乃殺之耳今又
恐其遺情後再三訊之中一人揚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
鬬乃傑也非死者也傑等五人於死夜殺飼馬者傑恐鬬者
識我即逃往京州耳令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郡戮盗所陳
往事皆符合遂聞于 上內批爲首者凌遲死爲從者斬梟

首示衆仍著爲令遠近稱快後杜令內以艱去服闋補山陰
召爲監察御史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仕至禮部尚書
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兒棄城下入就妾索
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悁兒見
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實告僕歸詒其妻曰兒死亾焚之岌
自公署歸妾曰婢適生女不育棄之矣後岌致仕歸涪州有
鄉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耒也曰公
有子在已七歲何謂無子岌怒 問故某具以告岌曰君能令
兒還則劉之有後君賜也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
贖兒至京則吏已被蒲去戍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
亟往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己出矣而拒之行人勸諭再三
乃從吏詠與僕送兒至涪岌之親舊聞其事醵金爲會往迎
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父江邊立七歲孩兒
天上耒顧天錫在刑部時與岌爲鄰爲予言之以上俱淮假亭筆記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闘醋酒公飲酹卮
西涯又奉一盃公又飲之次至徐瓊吐去曰酸乎真秀才酒
也西涯叱從者且語文靖公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吸三
斗吼𩩲耶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某語之曰君出

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鳳雲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撗　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嘆服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翰林應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虜使嘆伏

弘治中進士錢某知沛縣內官李榮過之不禮李榮怒將笞之錢厲聲曰　皇上不能笞我汝何敢然榮曰是何言也錢曰朝廷刑責所加不當猶如某者奉公守法天子不能加罪而況公乎榮是其言禮而歸之及還言于　上曰錢知縣良吏也　上命吏部取為御史愚謂小臣恤民內臣禮士我孝宗用賢之擢一事而三善焉　以上俱活城客論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行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於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為蘇士　言之　未以告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馬太宰宗勉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溪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行且問曰君相見得無有喜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子此言有謂也丙辰歲嘗夢至殿廷方傳唱進士名于丹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朵欲取戴之旁有丈人上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顧則已為一人簪於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同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宣同音而傍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

弘治末浮梁戴公珊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見熒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荷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改元正月竟終於位熒惑始退舍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貪覬久得利乃醃而藏之乳醫周媼者為予言

行歛於市暮歸携錢滿袖盡以與川川頼以給周旋歲餘一
旦欲辭還山川来語程共話且送之時川患瘡偏体久不痊
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卧其上
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為所壓不能興出汗
淋漓被盡沾濕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
矣顧川曰乍別客中貟太寂且覓予貧無以贈予有丹能點
銅為白金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
藥一丸授川酒盡別去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
銅杓重四兩熾火鎔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焰起其盤然有

聲已成雪白銀而錙銖無所耗於是相顧驚嘆程乞其少許
至今藏之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墻下產芝明年連產九
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為業弘治中其家牸牛產
一物如鹿周身有鱗跳躍不定有鉄扶倚牛欄墻下斃即啖
之莊甚惡其怪且不鮮飼養之惶三日餓死或以為麟云

以上俱庚己編

合州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全蜀赴會試過三原
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陰此疏

曾為人家看產見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
不肯道

崑山魏經清伯弘治己未病瘵醫工悞針其足脛腫痛殆久
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鬚老人告曰予病若此亦知誦北斗經
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惟愈疾且益壽夢覺意頗不信詰旦
有道士来問疾諗之曰誦四必三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
所夢合乃悟而持誦曰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齒髮
如少壯循日誦經不輟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俗呼鬼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
披籍看之言汝筭未盡放令却回其間公室服用盡如人世
但怪王之卒吏皆著白之言私問之人云陽間　子崩故為帶
孝耳百姓得活私為所親紀之越明年五月而　至尊厭代
按玄怪録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
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日乃有攀髯之泣今此
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
士達相交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
川同邸交久稔察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

不也不上也王公徵晒而罷及入試果登第授翰林庶吉士
即上扶陽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
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
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小人也願陛下諷之再辭
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
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之志忠勤可任大
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致可寢大奸比直隸巡撫右
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云云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
事詳理學名臣錄

揚州盧進士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盧會試不第留京讀學
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飢父母憐李寡強以聘江西
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已歸于謝謝繼母
亦揚州人李懇乞焉婢必全節操啓不能奪李侍母不離啓
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
題詩于壁云自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
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
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書其後曰揚州盧妻李氏
嫁氏題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
嫁及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舡多艤河上
教僕隸誦詩往來鹽舡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
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過盖恐明
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舁至盧寓館為夫婦如初
蓋李歸謝逾二年貞操益厲謝母亦為護持以遂其志及是
歸盧母亦嘆異時弘治己酉也

御史姜公洪弘治初直聲聞于時嘗上新政八事疏言極剴
切一曰正君心二曰務聖學三曰納諫諍四曰辯邪正五
曰禁近習六曰黜異端七曰省進奉八曰慎終始其辯邪正
有云伏覩 陛下即位以來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
何以振作維新之政如司禮監太監蕭敬賦性狡猾用心陰
險先因科道糾劾既退復謀進用排斥正士益肆威福內臣
害政之尤者也少師太子師吏部尚書萬安少傅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劉吉位居師保素之人望浮沉取容殊無建明固
持祿位老不知退妨賢病國者也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尹直
禮部侍郎黃景奸邪無恥吏部侍郎劉宣都察院右都御史

劉敷老懦無爲吏部尚書李裕雖有廉幹之小才亦失進退
之大節皆依附李孜省而竊取勢位招引新黨而布列中外
貪冒無忌者也戶部尚書李敏因巡撫兩淮親拜梁芳之母
大理寺丞宋經先因巡按山東跪拜梁芳之前遂皆遂其鷹
引驟陞顯要患失之鄙夫也刑部尚書杜銘年力衰邁齒髮
俱落垂涎富貴進取彌篤慣經彈刻之老猾也凡此數輩中
外自馮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陛下若以爲　先朝舊
臣不忍譴黜亦當罷其政柄放歸田里以爲人臣不忠之戒
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　天朝豈乏之政正士竊見致
仕兵部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
貞去任翰林侍講謝鐸偏脩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
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
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王純
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廣能驍勇軍
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官不類輩忠
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俊馬文升之任事巡撫
北直隷右副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右侍
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陛下將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六卿或
處臺諫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陛下可端拱無爲而天
下治矣勤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妊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
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爲異比登第入翰林每進講必
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圖治常患其臣
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
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
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嘗論稱舜
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
佚蓋舜所以無爲武王所以垂拱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
樂而無爲也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
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暮帝舜之格有
苗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
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　[illegible]事而惟艱無安厥位
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語他學士曰萬一蒙
上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吉水東川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至今台人稱德
政以公爲首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

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着心也有云毎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毎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毎見草木生意何如毎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絶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眞一代巨望 以上俱仰止錄

潤山丁補菴先生璣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先生笑曰舟手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濤作舟而覆李空同先生夢陽督吾省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者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以水神得其所哉竟無恙噫二公辟邪衛正之心一也而安危頓異蓋有命焉豈神之所得而禍福哉 中洲野錄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閶門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愀然有感題絶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盡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駒陰冗記

孝廟即位徧祀宗藩秦王遣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禋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歸覲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恩同山陰司馬通伯罡乃羅氷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閩臬副使一日偶茲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芳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坐主門生相茲高司馬遂爲肉袒 以上百可漫志

大興太宰劉璣初爲秀才時識郡有鷹神乃一攫鷹也一日飛止公宅造麵飼之偶不繫鷹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叅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叅贊南京機務鷹語云 涉異志

陳德卿弘治時提督北直隸學校忽一儒小試文不合格見黜乃上詩於陳云柏天浪湧海門開特特持竿上釣臺不得魚兒也歸去恐應人笑海邊來遂容入場

弘治乙丑會試康德涵爲房考官凡舉子文卷愜意者以營杖徒流死五刑判之人頗惡其不雅及觀東坡贈東林長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靜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山谷改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靜身八萬四千偈如何舉似人時謂上貳句處斬德涵之意蓋本諸此以余論之文友戲詩則可若較文則不可

中書舍人由傳奉而得者成化間頗多弘治登　極詔革之
交集杜詩朝之者云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泣涕滿衣裳可
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近侍只今難浪跡青春作
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秋日愁隨一錦長此詩聞之既
久但傳奉中書及各色官弘治間亦有　以上俱知亭詩話
廢吾士卿之齋智以言被繫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畫事垂青
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到紫宸及謫石城吏
目辭朝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
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二詩忠愛之意溢然矣卒年僅二
十三殆今之賈生歟　蘭莊詩話　司空王公敞身短紗帽以高頂靴著
高底與用高扛人稱為三高先生有問之者曰無他　行文
章功業而已　杏溪清談
弘治己卯年南京龍霓代澤子中式士有作詩者譏之曰一
閧何老轉都堂百計千方要入場金澤位高身子重龍霓家
富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交人項缸寄與紫薇臺
諫客要開金口說彈章
吳一貫湖州人弘治時爲御史以事與候旗張辨因毆之折齒
被逮孝宗親於午門詰之有懿旨即令笞殺之賴孝宗仁聖
得全然亦以是得驚悸疾後在南贛疾如昨每有聲輒驚不
能止一日視事倦瞑目憑案而睡侍吏忽報曰文書一紙自
天而降公開目取視曰明年某月日陞公爲北京都城隍公
怪之即以書抵臺閣諸公言其狀至期無病咸怪其言不驗
時姚源寇竊發起兵捕之軍師卒以入辞公方瞑目坐堂上
覺而見之以爲盜且至即敬死矣人以爲破膽理或然也然
城隍之說卒如其期亦異或豈非爲乖氣致異邪然一貫當
正德間華林賊勢猖獗一貫督兵勦捕嚴號令信賞罰士卒
奮勇俘斬甚多因建議築城賊至則督兵以戮賊退則督民
以築至忘寢食二縣德之俱位祠祀之
江右彭公禮巡撫南畿命蘇郡立周文襄公忱夏忠靖公原吉
祠於胥門歲祀之有題詩於胥口之子胥廟曰周兒曾餽百
百萬祖二公遺愛在三吳鄉人近日祠馮道爲問將軍合義
無蓋指忠靖也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　寵任權傾中外文武臣多賄求
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下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
瘡衆醫莫效廣欽以符水邊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
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　太

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
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血而死訃聞 上意其所蔵必有
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
賄簿籍遞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
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愳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
對 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
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
畹求救下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憧憧而一人猶
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盛傳於朝野靦顏雖

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孝廟晚年益精明燭見臣官之弊欲沙汰其庸冗者司禮監止
五品服期後 聖祖之舊不幸遘熱疾危殆思飲水中官之
黠猾者以忌冷為辞禁不上進頃燥而崩乃捕大醫數百人
寘諸大辟以掩其奸後雖戮屍而未正此罪餘黨獲死牖
下誠千載之遺憤也逆瑾當權時科道部屬之鯁介不撓者
熊卓李夢陽輩四十有八人以其名詔天下號黨人瑾誅始
起復官
成化末二氏之徒爵賞頗侈西僧領占行賜號廣慧浄覺慎法

妙修翊國闡教淮頂崇善西天佛子劄失藏卜號弘善崇化
灌頂大國師劄實堅剉號清脩慈善灌頂國師鎖南堅恭號
唪修弘善國師余各有差道士李永華等各加真人高士官
號逮 孝廟即位於樞前臺諫韓重等疏論其濫詔免各僧
道官追奪累次 誥勅金銀印儀伏冠帽玉圭玉帶送所司
收貯時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也按會同館牘載計奪還西僧
賞佛冠七項道士金擅合香速香碧鈿美蓉諸法冠二十三
項如意簪十三枝玉帶犀帶各三玳瑁帶一玉簡玉圭各一
金銀觔寶石法劍十三水盂六水碗一雲碗一寶石海法盞

一俱還 內府承運庫織金袈裟十一織金賣古麻十三織
金袴衣七俱還針工句蓮花昆盧等帽三十項俱還巾帽局
仕途大清名器始正終弘治之世不復能惑矣
孝穆皇太后實誕我 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真弘治初纂修
憲廟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選脩前事遺
豪尚存暇日偶閱得之蓋訛李為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
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為實錄云李福祇平樂府賀縣迎
恩里人世居曰石龍塘村村西有龍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
底時有雲霧起其中即雨東有龍頭石噌嗏從耳按狀若翔

矯山川盤欝風水攸萃世出異人祖諱公號性倜儻任俠家
頗饒材樂施予以故鄉人歸心焉父諱父（音甫）縣益積陰德濟
難賙貧惟恐不及逮福謚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
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　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
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龍塘水盡赤　而　孝
穆誕生年甫齡福賦殁奚灣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乱入
宮得幸　憲廟毓聖躬於西宮為萬妃所搆竟以憂崩普塗
山興夏有娀興殷莘嫛興周帝王受命豈徒德然蓋自其母
家而已然矣以古揆　今豈不信哉或又謂建文出走自閩
入廣止於賀縣娶婦而生孝穆尋又他徙此又失之遠矣
立文莊自少有俊才然謂天下尚有勝己者及如翰林不如所
望乃誦其其過梅嶺詩於人曰昔年不到梅關路聞說梅關
都時梅令日過關堪一笑滿山荊棘野花開又吳東湖訪白
沙不遇意頗慢適蛋婦採丹過門乃拈筆題詩於壁曰隻船
槳亦為家撒網歸來晒晩霞莫笑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插
金花
蔣敦所見之父誠為通海李珮論尚子一日出見一汲水婢端
莊重厚異之詢知尚充夫乃納之繼而正妻生昇此妾生晃
甫二三歲誠罷官歸以二筐簍馱之馬上而歸過貴州山險
處馬失蹶崖下死二兒跌至山半掛樹枝上誠至慟哭以為
必死遣人下覓之見二兒方坐簍中剥導鴟嬉然相讓而食
乃以繩繫上之後晃年十四中解元會試下第入冑監時立
文莊為祭酒晃投刺謁之云廣西解元蔣晃見文莊怒即以
此為題使破之應聲云以一省之文元謁天下之文主文莊
大稱賞由此恒晋門下後文莊與雪𦨞學戲曰江南地煖难
容雪雪未有對晃私謂之曰何不云海外田多不數立文莊
知出於晃乃請之曰晃非助我者也　以上俱月山叢譚

武宗

弘治十八年乙丑五月

武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元正德人謂正德前代有之宋氏西夏乾順嘗建此號也時内閣大學士則劉少師徤李宮保東陽謝宮保迁與禮部官皆未之深考耳馬冢宰文升因考科道出題宰相須用讀書人蓋指此也乜是内閣御之未幾馬被御史何天衢論劾遂去位似有由也乃以禮部焦亦河南人立夏氏爲中宮京師人儒之女又立沈氏吳氏爲妃皆由大明門入受冊

正德元年丙寅

上嗣位尚在童年左右嬖幸内臣日導引以遊戲之事由是寢廷頻幸各監局爲樂或單騎挾弓矢徑出禁門從射鳥雀或開張市肆貨賣物件内侍獻酒食不擇粗細俱納大臣科道累有章疏皆不省是歲六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及太廟脊獸

天壇樹木宮門房柱多有摧折突毀前此太白常晝見人皆異之

中宮王岳之死人頗惜之巡撫山東朱都御史欽上言岳謫守 祖陵既不白其罪趺賜死道中尤未厭乎人心臣念岳爲劉瑾所忌必瑾誣毀以惑 陛下容妄殺之端伏望察岳之非辜誅瑾之誣賊等因瑾不以聞乃以朱榮醸非法建至京免官罰米三百石輸運大同人心益懼不敢言焦芳先爲翰林謫出後漸陞用爲禮部侍郎與瑾相善嘗建言樂房方略四事劉閣老票旨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遂銜之屢於瑾處譖劉所短因善瑾遂代爲太宰文升未幾同侍郎王鏊皆入内閣芳仍兼吏部事瑾累遣人與李閣老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時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大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内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初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當廷跪承旨内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

跪而更起之和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
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千夯乃辞部事
初李夢陽章疏悉欲誅逆瑾等而謀慮不審疏中既以
叶露之變為言而又躬自踏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
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
陽係官耳而諸司英明傑平士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
世者乃翕然和之蓋夢陽素為李閣老東陽所重所為
詩文輒加稱賞韓戶書素原李閣老故亦重夢陽負其
一疏出而九卿大臣亦皆景從不敢畧出商量万全之
策後文因事繫徵罰米三百石輸邊二千皆罷官夢陽
累之也夢陽亦下徵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美
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昨嘗曰昌平倉魯容吾
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擇之令致仕仍贈以
物曰後當復用之

李閣老東陽四歲即能寫大字順天府以神童薦召入
內廷過門陽限大監云神童腳短李高声答云天子閶
于　上抱置懷中令翰林院作養與程敏政齊名後至
大位然專以詩文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
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舉
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
陽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事變將作矣

正德二年丁卯一日朝罷內降勅諭留百官於金水橋
南跪聽宣讀指摘公卿臺諫數十人退者勒令致仕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挾勢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
乃得旨令吏部許尚書進叅稱鎮守太監舉劾三司非
其舊例遂票旨禁之後許尚書與瑾不協斥去歸家廖
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以挾去財物深被其害瑾之得
罪同例者多類此以是速敗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為
禍又豈有涯哉

朱恩松江人與瑾有舊自河南按察使超陞僉都御史
孫江未幾陞南京侍郎尚書事瑾極恭凡拜帖寫頂上
不敢云拜上頂之稱自此起嘗觀海語謂暹羅國凡臣
下見其君先捫其足者三復捫其首者三謂之頂上恩
有取諸此耶甚可恥也

戶部主事莊襗公差廣東奏稱官庫錢粮數十万多為
有司侵負瑾正欲籍此媚上奏差司禮監官同給事中

盬勘且令各盡數解京由是各省事緒紛紜不免橫歛
民財餽送內外以圖免禍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查盬錢糧還瑾索賂不足以
爲祭官不當輒發怒用一百五十斤枷枷于東西公生
門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
亦逮至京枷于吏部門外御史王時中枷于三法司牌
楼下遠近聚觀垂淚文臣重首喪氣莫敢近覷給事中
許天錫郁夔皆因事自殺刑部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
等專權乱政瑾矯　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州貴州驛丞
守仁循恐不免其死遂詭秘其蹤跡以遠害大理評事
羅僑亦劾瑾杖之不死亦遠謫
許進初以戶部侍郎致仕家居正德初起用爲兵部侍
郎尋陞本部尚書與瑾同提督團營焦芳入閣進遂代
芳爲吏部許外若不附瑾而內實不與抗初進致時仕
馬尚書文升在吏部陝西張綵爲文選郎中進于許誥
爲給事中奏劾綵過馬以綵有才力救之不得綵以病
乞歸及瑾用事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未及者令赴
京聽用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爲侍郎令
其子焦黃中薦于瑾以爲綵乃公之鄉里極有可用會
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焦以議調驗封郎中石確疏已
具而復以綵易之進雖用綵而心甚御之進素與陝西
雍泰相善泰已致仕進欲起用屢薦于瑾改南京操江
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瀛每欲謀傾進而轉劉
宇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
泰平昔剛暴爲山西按察使辱楊知府爲都御史巡撫
宣府辱打叅將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
言於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大怒立召
綵入內諧問雍泰貶謫來歷如何不備入奏內綵曰奏
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奏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
爲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斥之進俱遂乞歸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永南京奏旣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入永知危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瑾
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
置酒和解由是永得不去遂深憾之
荊州知府王綬武昌知府陳晦考察俱在黜列乃廣賂

瑾後留緩晦皆陞參政仍掌府事如此者尚多此其尤甚者也

是年春殿試賜呂柟為狀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莆田人少有文名甫二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為姪婚於是僕從鞍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意氣揚揚復縱酒不檢瑾薄之嘗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遂請假歸卒于途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无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八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殿試畢焦黃中劉仁等自以不得及第恚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益其宿憤已久待此而發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上疏請加釐正乃命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和者一口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不得已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声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濶當增李不肯從後二年悉改正逆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千之謂云一方即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萬世道益頹矣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朝常欲搜致于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逮至京欲寘劉等重辟下之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御史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某輕將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瑾初擬廣西边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完贈詩和荅之過六盤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劉瑾既止各边送銀又禁商人報納边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克足浅識者以為国初屯田脩舉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郎中胡汝礪御史楊武少卿顧順壽等往各邊
丈量屯田以贈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
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買禾店脚耗運送邊姓
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其增屯田每致數百餘頃
悉令出租大理少卿周東往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
較屯粮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千戶何錦等遂
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
以爲謝閣老遷所私報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二人妄
招詞連謝姻及洛陽劉瑾以爲奇貨可騁宿忿笑曰今
入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置謝于边戍賴閣老曲爲辯析令其爲民
江西南城萬安二縣人肅明舉等因事判帰蒲刺加国
充本國通事伴送進貢番夷適殺其夥人而私貨財爲
邏者所得瑾寘之極典其黨以江西事激之者乃將二
縣人俱照餘姚縣例不與做京朝官又欲將江西解額
止與三十名後不果行
正德六年辛未林都御史俊征剿四川奸賊劉臬及流
寇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以捷聞林素負忠義名致仕
在閑特起往征林至夔州先毀白帝祠以勵人心傳檄
郡縣咸令大振後又有曹甫方四等煽乱復命洪尚書
鍾總制同林勦平兩川方定林遂乞致仕帰
起復陳都御史金征江西流賊先是江西饒州撫州桃
源洞諸處強民王浩八等聚衆爲乱殺死副使周憲僉
事李情拘禁參政吳廷舉不放陳公至撫勦無施以漸
平定後有殘黨復作而新淦樂安又有強民張元二等
爲乱乃 命俞都御史諫再征之方平
正德七年壬申夏熒惑南方將逼斗句月而退
是年冬京師及河朔之地溫燠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
特甚至洞庭水幾流出冰有至尺厚者天時地氣可謂
異常矣是時降 勅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却以京軍
充數戍边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行蓋從江彬等之
計也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
分派官軍於內支運通州二倉或成化四年議倉所收
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

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軍九萬六百以
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扠兊運遂絶
上居豹房惟錢寧左右候有言則從錢寧本雲南臨安人
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天性機警能𠋣
之帶回京至見是
上賜姓朱氏累官都掌錦衣衛事寧幼時有叅將盧和
者善相謂其將來必大貴顯遂深結納後和坐死罪寧
貽書當路欵脫其獄竟不果行然寧亦不深憾可謂難
矣他如被方伯政良永奏其縱家人賣鈔事亦不報害
及侯愷胡副使世寧于獄中事皆非他權悪之所爲也
然終蹈誅夷之慘所謂人妖服妖其能免乎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宮災
上親御午門傳令侍衛官兵入救次日火烟尚熾宮中累
朝所積皆爲煨燼下　詔責躬深切時病
八月一日日食晝晦星見愚時官江藩午未間救護少
須即昏黒咫尺不辯人皆驚懼後詢之各處皆同
正德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黒雲雲各叢若相鬬
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應人之又明
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正德丁丑九月
上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饑天雨氷霆軍士有死者及夜
又有星墜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城又明日達賊繞衆
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上幸延安守臣具膳送行常規鎮守太監捧酒巡撫是日
上來遲巡撫都御史鄭陽將筯收在袖恐失落也　上至
隨從兵衛擾擾將撫搭下蓋是時皆戎服莫可辯
上御席筯急呼送筯來食卒無處尋　上笑曰使我若做
撫按官决不如此怠慢是雖戲言亦可以仰見弘人之
度矣
江西寧王宸濠性素貪殘僭侈以文行自飾交結士流
自弘治之世已有欺世盜名陰爲不軌之漸矣迨正德
中厚賂錢寧臧賢等爲内應益肆毒虐箝制藩臬剥削
軍民又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揀有時名及阿順
者留至夜深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礼皃時右
左布政鄭岳提學副使李夢陽皆有文名濠尤重之鄭
初爲按察使與李不合因鄭迁方伯帶去旧門子二人

乃誣鄭多收柴折銀兩及其子侵尅庫銀虛情自犂其
門子取供又譖于濠云鄭布政輕侮王府等語由是濠
掇拾虛供奏行總制撫按勘問鄭與李俱下獄鄭備受
凌辱後奏大理寺燕卿忠等來勘鄭爲民李宛常閑住
而濠之志益張矣時則有若參議王泰曰金僉事李淳
王奎左善阿附受其重賂爲其出力各官每留至夜分
方回各司大門留之以待副使胡世寧不平乃疏濠不
法數事及杯二司問刑參吏听其指麾及半夜開門等
語由是科道官刻杯王泰等惟知王府卯翼之勤不顧
人臣私交之戒四人皆回籍听勘濠賂錢寧差官校將
胡拏問時胡已迁福建按察慮其陥害徑赴都察院跪
門投到奏送鎮撫司勘問行江西撫按查勘迁延年餘
方纔回報而胡竟謫戍遼東方胡就獄人謂之必死不
意錢寧曲加矜念遣人饋以米炭不絶由是得以保其
軀命雖天之默相忠直而寧一念好德之美不可誣也
時寧府奏准復蓋琉璃瓦該用銀兩許於引錢內支給
濠累逼二司會議引錢數少欲派之民間時巡撫俞都
御史諫會同巡按徐御史議謂地方兵荒之後難以科
派往返再三復用計挾逼乃議作夫價五十五兩万五
年之內通徵濠得此即差其府內官校下各府縣坐併
遠近騷然而守巡官畏其勢亦有爲之督催者矣
逆府宸濠於正德二年知政賄官陰賂劉瑾以俞瀧幸
使南昌儒李生員徙頌其孝行通相星達巡撫巡按官
奏聞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實字君虛南昌人素有
詩名及善書與李東陽交厚及致仕居别墅濠必欲
招致來南昌因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字全卿蘇州人
初爲江西按察司獨爲濠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
爲公卿士實完皆以心附濠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
順間以事革罷濠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
言時天下藩其畏瑾雷害求退不得濠因納賂于瑾威
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奉完爲都
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至
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称任改爲僉都御史巡
撫完來匿富庫賂瑾復得陞兵部侍郎瑾敗言官論劾
完首開賄賂之門張迁風憲之躰內閣庇之得全李士
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陸完官至兵部尚書

士貢以年老致仕及運伏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完
爲兵部尚書王酹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
矣自是彼此歲時問遺不絶濠浼完欲乞復護衛完沓
書曰須以
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　上左右近習内臣如張鋭
張雄錦衣錢寧文臣如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
求因寵臧賢之壻司鉞已罪充南昌衛軍濠令鉞教演
江西伶人秦完等歌樂因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輙
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宇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銀寶
器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内閣大學士費宏素知其
故乃大言曰寧府以金銀巨万打點護衛苟所其所爲
吾江西无噍類矣錢寧臧賢每三恳說完題覆稱寧王
乞護衛以典章爲言事体重大合會多官盧明以本來
内閣擬旨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
晉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行濠以宏作梗恚
其改更復乃托賢等譖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進士貴
初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帰叙朝廷時御
史余珊刻宏私其第費寀選入翰林久不認罪遂罷宏

致仕濠旣得護衛益驕横閑
上巡幸边境納都督馬昂已嫁妹馬氏于宮中心懷異謀
陰養盜賊以爲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恃王慣廠
爲窠窟肆行劫掠與民爭田不得令賊屠其家官司
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中原之後兵部申明律禁不許隱
蔽賊情釀成大患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捕賊甚急吳
十三等已獲繋南昌府獄復爲賊劫去兵部奏責孫燧
行屬責限緝捕濠恐賊獲于已謀欲去孫燧以息事乃
令南昌三學教官達賓等率領生徒裝餙孝行呈文具
呈撫巡三司保舉孝行逼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等
轉奏意欲朝廷嘉獎以固寵眷以釋嫌疑差人載金寶
於臧賢與分饋權要續以書諭差人日事在司禮監可
與敬言之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
來梁宸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
彬寵遇日隆太監張忠與錢寧有隙常附彬欲借以傾
寧及是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朱寧與臧賢交
通寧王謀爲不軌
爺爺不知乎奏内稱王孝識　爺爺不孝也稱王早朝勤[illegible]

爺爺不朝時也謝儀者南昌人避寧王害補校尉赴京投
太監張銳送入東廠緝察奸事銳信任之因得往來内
閣部院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實受賂復見
寧王益驕横方絶之御史熊蘭亦南昌人其父爲寧王
拘繫甚者閙孫燧等奏保其孝行不勝忿恨播言王必
反咨謀于謝儀求張銳爲是助諷言官論王不法事儀
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盍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
寧王爲自全計銳深然之儀見曰内閣楊廷和等以此
告之廷和亦欲復革寧府護衛以免後患令儀與熊蘭
咨以張銳意托御史蕭淮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于言
上曰寧王物褻狀不可從楊廷和遂票旨曰朝廷處待親
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輙來保奏時科道因蕭淮奏
揔及有旨不從鎮巡之請方交章論之廷和欲照先朝
故事遣官責諭及革罷護衛恐其謀洩乃從中容處不
令外廷知之兵部尚書王瓊剛愎自用一日在部晡時
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趋部問曰適聞錦衣衛校
尉宣召駙馬明白赴闕不知何事瓊曰不知乃过廷和
宅入見問曰適聞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應不知瓊曰
先生欺我耶廷和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附馬往
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如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洩泄瓊
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至
右順門崔元入内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
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
御史顏頥壽往諭还革護衛等語王瓊欲以異議乃言
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遠遣況非咨而可密行
乎廷和意不平乃番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傳
諭官意然後行時己卯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廷和又欲
召兵部議發兵事瓊曰此可議而不可泄者前因給事
中孫燧懋易瓚之言議選精兵操江爲江西盜賊設疏
入留中日久不出盡力求批出諭議備兵之方無過此
矣由是廷和與瓊益不相協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
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爲必擒濠適王府儀卒徐垂等在
京即飛報于濠六月十三日到南見濠值濠生日宴鎮
巡三司報曰附馬等官兼程来以後又聞宣兵部不知
何事濠大驚因憶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附馬蔡
宸都御史戴珊曾過南昌今此来爲擒我也罷宴夜召

李士實議所處士實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
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等各飭兵器
明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数百人侍衛拜畢濠呼
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
起京燧曰請密旨看按察副使許逵曰天無二日此是
太義濠怒曰尚敢如此無禮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
仍盡拏三司諸官鎖扭繫獄令布政梁宸等用印信咨
文差人遍行天下布政司告諭親王三司舉兵之意大
槩誣称祖宗不血食者十五年等語乃分給粮米募兵

修理戰具以夜繼日十七日濠留中官万銳等守城自
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令僉事潘鵬持檄諭
降安慶諸郡命參政王綸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
實為軍師舉人劉養正副之督卒護衛軍并閔念四吳
十三等賊黨五六万人盡奪官民舟舡万餘艘蔽江而
下九江府開門迎納遂趋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
崔文偕知府張文錦竭力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
安慶者十餘日不克又聞南昌被王都御史守仁集兵
攻破遂棄安慶復回援救初南贛缺都御史吏部會推

蘇人文森堪任森回江西有准處之事力以病辞王守
仁餘姚人曾奏劉瑾專權被撻幾死謫遠方驛丞歷
陞南京鴻臚卿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守仁素知其地
界連三省事權不一發兵攻討則賊盜遁入山谷罷兵
招撫又肆出剽掠且兵粮无處乃上疏乞假以重權久
听臣募兵積粮便宜區處庶盜賊可息疏下兵部王瓊
以為然乃覆奏乞改守仁职任為提督軍務欽降令旗
令牌八面副軍前得便宜斬首所在藏祀官錢听其自
用守仁由是得以展布数月得猶兵四方萬餘襲破從

賊斬首无筭民得安生復建議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
立生祠祀之鎮守江西太監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
與同事通於近倖奏下兵部議称兵法最忌遥制若使
南贛用兵而必諫於江西鎮守斷乎不可為惟江西有
警則听南贛兵徑往策應朝廷從之特勅守仁得以策
應江西蓋庿堂之上亦素聞宸濠蓄有異謀欲陰為之
備也至是福建軍士作乱乃勅守仁往福建勘處守仁
啓行由江路過吉安將至南昌濠差人迎之豐城知縣
顧似密以寧賊反狀告之且勸勿徑下南昌守仁即变

服返舟值風順徑至吉安乃與知府伍文定計議仍偏
行諸路奉義兵徵調南贛兵臨兵四万餘人令知府徐
璉邢珣戴德孺統領而伍文定總之兵至南昌破賊城
入寧府其守城内官并宮衣人皆自焚縊而死衆遂統
衆入鄱陽湖襲濠遇於湖中王尽散金銀犒軍死戦伍
文定爲前鋒軍少挫守仁命之斬退者二十餘人伍文
定立舟上火焚其鬚不動守仁令小舡載柴燃火焚之
乘風直入寧軍大軍継之濠敗先驅其妃婁氏并世子
皆投水中濠爲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万餘人李
仕實亦被獲南昌人乱歐而死守仁因宸濠於南昌奏
捷候旨有曰人徒見殄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爲之御
蓋前此守仁報捷皆爲此語以歸功内閣及本兵之意
故此疏亦云然
時巡撫南直隷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即馳奏江部
會官議於左順門尚書王瓊首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
又不足慮宜急勅令王守仁自贛提兵湖廣巡撫秦金
扼黄州李充嗣守安慶仍　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
拜候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
千直趋南京以奉天討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献
策　上聞此又欲親征以幸南京時張忠江彬擅權奏
差都督許泰往南京把截都督劉暉直抵江西未幾守
仁捷至時　車駕已駐良鄉太監張永随行令追回捷
奏待至南京面行時有御史王佩劾奏王瓊緩兵不奉
通謀宸濠疏上果行
上南在京命張永復至江西撫安地方查盤庫藏等項許
泰等因恠守仁不候伊等至先將逆濠解由浙江水路
而去挾私情抑守仁先與濠通謀將伊門徒用事者皆
捕獲逼供張永獨知守仁有功不肯依從由是賴保無
虞逆濠衆犯解至南京江口月久候廻鑾至次年春
駕至通州乃令逆濠等自盡揚灰江中不與埋葬又緝
得臧賢錢寧秦用盧明并蕭敬陸完等與濠等往来書
簡通捕獲下獄　駕回將臧賢等綁縛前導献俘議坐
重典籍没家産後得末減陸完充福建軍蕭敬以老罰
銀二万贖罪坐王守仁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伍文
定操江御史徐璉等各陞賞有差十五年庚辰朝覲考
察已畢時

聖駕尚在京未還吏部奏請至秋方得旨照例黜罷來朝
官至是方放回任
二月會試取中試舉人三百三十名　禮部請　殿試
時楊閣老廷和議稱　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回鑾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
回次年辛巳
今上郎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次日
放榜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嘗得夢
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必無分

耳至是始驗云
江彬誘惑
盛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厰衛官校行事所過科
索官民財物無筭人皆畏禍不敢啸循　駕至南京禁
天下軍儲遠稱延閣然回至通州延至月餘方入京時
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通边軍把守城皇諸門意
出叵測人心洶洶時楊內閣廷和堅與張永及兵部議
稱團營官軍正刻該皇城諸門首御边軍離家日久
不可久畱郎放出城不許停住冀剪其羽翼也楊內閣

以彬手握重兵恐其警覺乃與張永密議假爲與相好
延至坤寧宮上吻郎啓
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拏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送彬
坐凌遲人皆稱快時
武宗晏駕迎立
今上未至逆彬手握重兵使當国者爲謀不審幾密非但
適以殺身而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顧乃從容周急不
劳餘力而致中外晏然雖其
祖宗在天之靈而當国之者有功于社稷亦不可誣也

以上俱繼世紀聞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攻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俛
首不語劉公健謝公迁被斥之日李公祖道嚱吁泣下
劉公厲声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
同行耳
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札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
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瑾則有
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
逆瑾初餽賂者不過百金一郡守充故而餽三千瑾金

始以有司富厚逐谷横索之志而干進免禍者至數千
猶未厭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夢有告之曰今年
狀元名國棠劉明日即取以易己字後劉奉進士而狀
元果舒芳國棠也事有定數鬼神固先知之耳
楊州陸滄浪者汪生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戊京師嘗
有揚果不果一清不清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
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
釋其罪僅謫邊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
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汪裡如何更
着汪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檢点親經史
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果所作以復謫已也
張綵初為文選郎中甚稱法得体劉給事中淮彈劾綵
方在告會揔制楊公一清給中李貫文章論薦遂起得
用附逆瑾致顯位尋以黨敗淮既以忤綵誅起為金華
知府矜持縱誕卒敗於墨時人謂張之悪起為於激劉
之負傷於恃
西涯李公與大學焦士公芳礼書傳公瀚同年也早朝
見校尉有露卧者焦戲傳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傳
為新淦人時有江西校尉之号也傳不能答李顧指焦
耳傳怫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焦河南人時亦有秋風
貫驢耳之說也
以上俱近年聞畧
正德庚午大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
上大怒逆瑾欲腐僑入內乃知從遣之勢於是廷臣會議
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
之敢言則忠誠可憫本朝稱善 上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官朝有在任者皆
調外後又詔下江西人不得濫用
六科遇公事差除遣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
午冊封占城国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為使內批還
着李棠科去蓋指礼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
門且曰不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宜勉之當時以
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閣教坊童孺百人送鐘鼓司習技又詔天
下擇奇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飭斗色數人枝巧絶甚瑾

誅乃移檄止之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焉　武宗所眷得賜殊
服優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鄉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
号雲樵寺被召用特賜名堂曰勉起中外干進者爭以
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贖振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爲朱
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廟任爲中書舍人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恊府院奏西廠太監王質年幼
百戶當爽奸惡肆志遂罷西廠至正德間始復時又立
內刑名廠逆瑾主之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爲瑾設者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摠制三边公率師大敗北虜
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
得詐爲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究
正德己卯冬　駕幸楊州河水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
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
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楊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
流澌臣民駭覩
武宗自南都還　駕过鎮江幸閣老揚公一清第達夜賜
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候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
靳公貴第撫其柩選番僧善呪曰懺悔之
武宗嘗御边妓劉氏時稱爲劉娘特寵異不以上爲意荀
有所忤輒稱病不起　上爲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
蘇杭之行決矣而劉以百計止之　上幸鎮江輒先過
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爲怨竟免於禍
逆濠將謀不軌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方辟官共食执
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殺之乃率兵從濠舟夜泊閘所
在泉曰黄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执擒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己乘逸鐇之隙命永師討之意鐇
勞方熾永遭死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鐇就擒永初
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　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
計其歸必復由正陽門入例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
文獻俘既畢　上曲宴於豹房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
上曰瑾反欲何爲曰欲天子　上曰彼爲天子必有安我
處永曰彼爲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　上怒然已酣醉
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　上乘馬排閣門瑾以直
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　上在也益瑾怒罵不置

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獄詔百官廷鞫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又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欲避惟駙（明）馬蔡公震礼書曰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尔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黄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遂変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而授編脩黄中與吏書劉公宇子仁力也踰年黄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余多外補實黄中仁累也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為衛校射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斯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在司礼監馬永（成）欲欲易鎮守內臣勅仍與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議尔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無何永為內官熊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言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掊辱者乃指為盜易贓絹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曹皆不能安張綵言於瑾改易州幕官

宸濠之叛也 上旨傳云便看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己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庙祀不修建寺禁中諸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銭殺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己巳刑部主事方李梦儀制員外崔傑牙牌上刻輪臺郎三字未幾寘鐇叛 上省過頒詔優恤之儀制

掌行也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爲馮
勅鑄印與他
正德十三年八月缺奉吏部手勅以威大將軍爲鎮國
公歲與禄米五千石補本送抖
正德年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
不手刄此白怒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
曰爲君致被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
之彭後大罵寧乃御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
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边軍事令言官劾之
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
書毛公澄爲之稱寃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
從王議毛復太呼於朝卒得免時抖道有敢言者即傳
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
起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逆瑾時文臣被闌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輙死山
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他令坐其背
上又嘗以藥啖之邏卒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楊州
逆瑾當國惧無以懲害言官者大杢士焦公芳進計曰
文臣所惧惟杖責耳於是有木笞搖之法日熾後悉以
爲例
年號紀前代三者前凉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
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何速急八郎位上都僭天順
夏主李乾順僭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爲寧
相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内閣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律惡間革爲庶人求排呈
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
鍾鍰准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吳文定公卒後朝
廷贈官議謚命葬仍官其一子爲中書舍人時公長子
奭已承蔭爲學生部以次子奐進　上特改奭爲中書
舍人而以奐補學謂第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兼以上俱出明記）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懐詩有曰莫向西風問
彭蠡蟹渦怒起蛟龍又作早行詩有曰欲買三杯壯行
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其悖逆之氣稍露萌芽妻婁妃知其
意嘗泣諫之不聽後宸濠兵敗成擒群小皆散獨婁妃
投水死之宸濠檻車址上與監押官言事輙痛哭且曰

昔紂用婦言而亡家国又作詩曰池臺春色知何在紫
燕黃鸝各自飛噫亡德參會自底滅亡何悔恨之晚耶
綠雪亭雜言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
公到久乃迎善以鄙智飾事故迎進時卯以名士出調
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後東山公當發戍鉅
巾袍途步過
大明門匍匐頂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
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
腹不服後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嘆服
何綸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畢往見約相見長揖
不得與諸司同其儕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
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
有屈攝 已上俱南德錄
正德中予在禮曹安南會試訓導朴實堅舟漂入廣送
達闕下予遣通事檢其橐得古抄周易從而借覌與中
華異者數十處蓋得大衆至矣下無哉字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備異聞也具見周易考異

正德中教坊臧賢素多貲其父卒求志墓於浙江一主
事不能撰託一友爲之其間有云居配某氏有賢德三
女皆適名族時人傳以爲笑 以上南譚叅
右都御史余姚史公琳正德初佐院事公明象緯之術
時熒惑犯執法公嘆曰必有當之不久者左憲戴公珊
薨于位然熒惑猶未退舍己卯公亦下世
鄭太常瑗夫初及第方庶吉士楊瑛輩讀書翰林一夕
夢人謂汝輩有壹人啗十八斤者也鄭不知所謂詰旦
以問典教翰長先生吞曰尚早鄭未循喻或告以今制
閣老光祿日給肉十八斤始慚悔失言後三十年同年
諸翰林皆發公亦下世存者或出莅部事惟洛陽劉公
健步師尚書大學士領經筵總裁國史參廟謨爲一朝
元臣卒符其言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
口沒入爲奴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比女長甚美
蓄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屢于納
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此法女入浣衣局噫有
數焉无所逃也已王考功激初尹吉水考績過彭蠡湖

是日風恬浪静忽雲霧昏冥波濤泛湧舟楫傾危從史干惡潽見一龍蜿蜒目光如炬時舟中有丹砂墨王忽悟龍欲丹砂之語急命吏投墨于水俄傾風波頓息亦震濟亦奇事也

李少師東陽自少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余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𥇦其亡投以尺素公既答之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声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觧嘲而已 以上俱西湖廋談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劾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灯閒篋間鬼神歎戚子修自念此疏一上其掇奇禍被嗚者將非吾先人之灵漫念後禍欲以阻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声告我言未畢声回振於壁子修嘆曰吾㕘以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人先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声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所死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三原王原恕端毅公子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而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迁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絶必有風雷環遶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静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雨風下如注家人相戒屛息良久開霽乃敢奉哀及殮視公兒如生焉時正德戊辰某日也常聞河津薛文靖公歿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鈞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余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于家其目日將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既歸者適逢公乘肩輿侍從甚自輿中 其人拱手問所之曰往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声 知已捐館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絶時也

以上俱庚巳編

趙風子名鐩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賊劉六七斉彥明柎老虎劉三率衆万余攻掠文安縣鐩同家屬避賊之水中賊刦其妻將污之鐩往與鬬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其衆爲寇鐩與楊虎爲曹偶相與推虎爲主因趨與濟南波皮至東

光擒其縣令已而釋之時都御史馬中錫边憲遣人往
招之不听封濟寧張秋威縣新河南宮強惠諸縣至景
州遇許游擊馮游擊兵與戰其衆被擒一千余人奔至
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余人擒其指揮趙
文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前捻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
器盔甲百余付及蟒龍衣揚虎因自依之至沂州揚湧
營四馬武張通等皆未歸其勢轉熾破灵山衛又日照
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迁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迎戰衆
不戰而潰溺水死者无算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
高劉指揮陳鵬攻靈壁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
州城不破焚其西関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鏈勸止
乃捨之又破虹縣及下城夏邑虞城縣焚民居擒虞城
縣令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倫万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
平衛指揮石堅率軍一千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
兵七十余人至白龍王廟小黄河渡潁州官軍乱以土
石擊之覆其舟虎死馬鏈等立劉三爲首更名爲劉惠
至蒙城大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率
伍百余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伍百余人得盔甲鎗刀
二千余神器七十余攻霍丘縣縣先塞其城鏈等挖破
之而入殺軍民一千余人擒其都司潘翀釋之殺都司
王保至鹿邑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千户有陳翰者
者自稱王事領與劉三爲于新蔡縣致仕知府張升率
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綵幣饋送求見致新蔡枚一城生
灵劉三許之鏈見勢日盛思與劉三等各率大事于陳
翰甯能謀兵法無主統必乱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
元帥鏈更名懷中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前督刑營四
後軍都督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刑老虎中軍都
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其余各有名号分二十八
營以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号置金旗二大書虎賁
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
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橋梁備粮草給軍迎降者秋
毫无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上蔡縣知縣霍　指揮李拒
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
西平縣縣令王某拒敵被擒罵不絕口賊肢解之至舞
陽破其城劫庫釋因内有僧德静稱唐府宮人所生因
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唐天恩及李官釋之爲梟賊所

殺攻褒城居民納銀及馬乃歛兵而过攻鈞州不下陳
翰声言欲屠城鐩以故馬尚書家在園中去之至郏城
將入民獻馬乃止破宝豐縣僉事孫磐賫黄榜招撫之
鐩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乱海内誅殺諫臣弃
斥元老乞
皇上獨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营中
見榜逃去者百余人賊有雺縣令妻者鐩殺之攻裕州
破之殺都指揮詹济及城中男女数千人刼庫釋囚唐
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攻城
不能破城中餽以鞍幣二十付焼民居而去刑老虎病
鐩等閲視其衆至十三万五十余騎轉掠褒陽樊城棗
陽随州新野諸縣破泌陽縣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
死者二千余人奔至郾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
不能入轉至滎陽汜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
夾河而陣鐩師衆過河官軍奔散殺毛爾声軍一百余
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
三奮勇殺其都指揮及其下四十余人至汝寧遇湖广
土軍迎敵殺土軍数十人駐朱自本鎮官軍追河劉三

率衆敗之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被殺四五百人至定遠
縣又被殺四十余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万余人逕往
商城而去鐩意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余人来
歸至穎川楊老虎下迪郎二千余人來歸至鳳陽投書
于叢都御史約歸疑不果屡與官軍戰皆敗陳翰降於
仇總兵劉三被射死鐩知事不成至應山縣奪一僧度
牒削髮詐為僧欲投江西賊尋舡將度遇武昌軍人
趙成等擒之伏誅
焦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時大李士李賢以芳
同鄉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為之厮後同列耻之時翰
林皆以文章自標顕独芳以不學居其簡未嘗賦一詩
綴一文然猜忌很愎無頼衆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
陞讀李士或言于万 為李士万安曰事
那可知芳聞之曰是 私也他日不為李
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為侍講李士
初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盖華等数人為之芳耻不
與每指摘其疵謷于講筵曰某當作某盖當時修書者
之誤意以中傷華華聞之不平及伊龍敗事連芳貶桂

楊州同知芳以爲華與安爲之也恨二人入骨久之陞
四川提學僉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入翰林時執政
畏之不可已陞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時南京祭酒李傑
服闋徐文靖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芳日夜伺此久
矣今日既擾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既入芳星馳而至亦
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礼部侍郎循以爲淹滯日
怨健於衆中慢罵之尚書傅瀚在礼部芳遇文書行有
不其可意即引筆抹去之瀚怒發病卒俄改吏部侍郎
馬文升爲尚書杯老臣亦被其侮姻陰結言官使疏劾
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正德初科道劾礼部侍郎王華
薦芳與梁儲可大用由芳嗾之也會華廬得其面事折
之遂相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迁脈抑之於是怨迁
及彭華故也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會
官議僉謂理財無上策惟勸
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听者因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
朝廷以四海之富安得而儉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
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於是檢察而徒勸
上節用乎 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會中官八人進
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茝陶諧各上疏言之王鏊與韓文言於
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言之須吏部爲首
乃以告芳芳及疏上有
旨宣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大言曰今日之事爲
首者自當至門下噤不出一言陰言于内豎曰疏皆文
主之芳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内閣制誥内批不
能一下筆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奸察瑾所欲爲先意迎
合凡四方有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
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焦志也久之瑾見芳
大通賄賂始悟其奸曰誤我者芳也乃斥之令致仕去
瑾敗張綵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黄中
亦傲很不孝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甲子不肯遂
大恨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宰相且爲圖以
進瑾然之始不說南人芳不獨黨于其鄉凡北有一人
進喜見于色謂得其黨也南有一人退亦喜于色謂非
其黨也平居論及古人凡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
南者則詆毀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
以爲直嘗謂李東陽曰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聞者莫

莫不嘆之芳出京治裝盜覘其重載盡刼以去及家居
治第宏麗芳被数尚積山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沙陽
縱火焚其居掘其先人塜墓積骸之滀以死盜骨曰使
擇焉其窖仆其墻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死也大言曰
吾非叛者吾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乱欲誅之以謝天
下而不能然老賊子亦以辱之稍泄吾憤而小賊逋誅
獨爲是介介耳劉二溪死亦曰我死固當但吾家所行
始由焦芳後由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晏然充事何也

以上俱震澤記聞

餘姚王陽明守初仁主礼部改章忤宦官劉瑾擅權降
旨出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驛丞復惧訑迫身至海濵遺
履於岸賦詩一律云李逌无成歲月虚天手此意何如
生增許国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
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声哭子胥
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聞
風濤澒湃須臾至一洞簾捲珊瑚二叟奕大棊㸃句決
旬而別其二童復引登生末之覩也與二叟陸特瑾已
服上刑矣陽明始起擢任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
建伯而終。蔣閣老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
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𧇊制詩一闋頌云聞說江南一
老牛徵書聘不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你幾度加鞭不
轉頭晃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頸破皮穿
只爱眠犂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
此者忠義具見之矣
正德始元謹言孤精神至吳城合群𨽻愼人皆鳴金擊
鼓夜以禦之余初意爲妄夏夕儕家棲閒墜下物首金
睛張牙舎爪若有摶噬之狀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此
棲遂步斗罡語吮噀水此物化爲飛虫而去其声嗚過
数家彼儕又肆呌號處女爲利爪損其胷矣以是知形
变无常窮室益甚踰秋來向西南騷擾而去自是滅跡
冢宰陸全卿完初任監察御史時嘗夢居大武山雖然
未喻也最後謫戍泉州山乃在焉臨終知事皆前定自
書其旌曰大武山人陸公之柩 已上西樵野記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
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 陛下恢崇
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

而正之尚有以天子爲称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虎谷王公雲鳳遼州和順縣人晋溪王公瓊太原府太
原縣人白巖喬公宇平定州楽平縣人稱晋中三傑說
者謂虎谷廉靖過晋溪剛方过白巖也
正德來浙江按察僉事胡邑歸公汝節以柳鎮守内臣
王堂被誣有 旨命官校逮至公京百姓覌公感泣哀
動城市公爲詩曰菲才尸位
聖恩深士庶何劳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
爲天心还看匣有平津劍更喜橐无暮夜金惆悵此時
不忍去且維舸越江潯又與同官云五品监司貴
朝廷法不私二年盧寓禄十口累相知黄巻園扉静青
灯夜色遲旧聞胡憲使此去慰相吾鄉胡瑞敏公爲江
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姦亦被誣逮下錦衣衛獄故
公時詩及之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
未年盖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
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
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楽元年癸未以内艱

初靖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楽十七年己丑車駕巡符
北京停
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
廷試至大順七年癸未二月礼部貢院大會試士有燒
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〻十五年庚辰會
試時
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
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甲申狀元曾棨辛卯狀元蕭時中
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呂布爲曹操所擒劉守光爲晋王所擒皆乞哀求而卒
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乱者如潘鵬王倫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献俘之礼而提督 御営平虜
伯江彬在行営前鵬倫过之奮声呼寃祈命夫身爲何
等而向人乞生耶直鄙夫也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東山按察司提学校副使鶴政
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縉紳亦多
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亦風裁凛然生員
之傷于者循畏之潮出巡者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

題對句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自科牟
後不復再歲考悉招物議而遠然也 以上春塘詩話
正德己卯秋監察御史方鳳巡按真定府等適逆濠反
武宗南征幸其地先迎於半途設午膳隨駕者大李士 梁儲
尚書王憲都御史伍符御史孫璋
上既坐伍符奉酒一時无金臺盤朱寧厲声曰 爭敬那個
上不顧偶有一黄蝶集符帽
上笑曰伍都堂增一帽項遂觧之
上登小魚船一老翁守之
上撒網漏水湿 上靴 上命責老翁五下又笑曰此等
船誰料我來釋之網得一魚命烹進兩大航𩊠迎入州
用寡婦樂婦爲戲次日 設宴于州
上喜與符藏鬮而飲符進膳衣袖沾盤盂
上親爲挽之次日幸上生寺
上至佛寺蕃漢僧羅列諷詠登吞曰見四壁詩即命僧錄之
上大書可矣二字付僧鐫刻持弓射一班鳩以其羽分賜
各官易錫有差内臣不能勝先使人逐去鳥雀又明日
有東山鎮守太監哭訴巡按欺侮

上笑曰你違法事多怕巡按舉劾先來首免吡出之其寛
度不能盡述 改亭續稿
雍泰字世隆西安人綱剛果自任所治以威烈著探
許襄毅曰世隆有克亂之才必死之節巡撫宣府指揮
李橒閣老西涯甥恃援横作雍公榜掠將寘之西涯右
橒愬雍公戊辰劉瑾屠璽縉紳有勸其起時望以警厭
議者乃起雍公南國操江遂拜南司徒公憤悒不樂或
問曰今將還公于朝政奚所先公曰請戮劉瑾小聞者
吐舌已瑾慫公不餽謝仍故除名凡在先朝薦公皆
得重譴云
牟斌字益之正德初掌錦衣鎮撫事八閹竊政逐大李
士劉文清公削韓忠定司徒秩諫臣劉蒨戴銑以下凡
數十人俱下詔獄斌軽刑寘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諸想
諸僚上奏署其名彼寔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當人公
乃爲忠而悔耶劉瑾令斌復奏特去銑奏首權閹字斌
謂其寮具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鄉以
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庇言官
實逐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横閹

相論奏閣賄張雄令曲歸劉祥弁賂祇祇不從雄令曲
歸州祥弁昌感疾而卒祇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旧事
官贈三百金祇指其二子曰祇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
受金行及此矣祇庫屋敝衣再遺禍怡怡若分然論者
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
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毒士靡靡矣
金臣節者大李士劉瑾忠尚書傳瑾及祇凡三人云
以上俱逌詞
帝之即位也年十六矣左右有童心大閹馬永成谷大用張
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王岳復曰導之遊戲狗馬鷹兔
跳踘角觝驅驢當壚夜以繼日万幾棄而弗理馬瑞肅
劉忠宣相繼請老韓尚書言之遽泛下既而諫官章入
下閣議議留劉老諫章甚力公成乘時帥諸大臣死爭
之事其濟乎韓曰善明白叩三老許之曰諸大臣皆諾
乃其疏入於是
帝使八閣日詣閣求改于南京閣老不弗從王岳獨顧其
黨曰閣議是又明日
帝召諸大臣皆悉許尚書欲韓入左掖韓故曳履使王侍
郎濟之趨閣訊焉劉老曰其殆濟乎諸君但持之勿怯
下也入右順閣李荣持奏出曰
上閱諸奴劳頗假之　上自治也若之何衆震惧莫對荣
問韓具對如奏而氣亦靡且弗中度荣哂曰公之言疏
愚之
上非不知但求假耳諸人遂毘　然布路而罷惟王侍郎
循曰設上之弗治也其若何李荣曰荣脰有鐵累債事
手荣入諸閣環
帝而哭曰淅上幾寝處矣　帝爲之動瑾復之曰害奴
者岳也問之對曰岳在東厰嗾諫官吏言日入閣復是
其議夫狗馬鷹兔岳不戯乎而惟欲奴復伏而哭
帝大怒瑾復曰狗馬鷹兔夫何傷乎而言設司礼有人敢
乎　帝於是召瑾入司礼而收王岳李荣竄南京未至
而皆殺之既而獨留李氏斥二老遂歸于及安福張子
諸人焉　皇朝雜記
武宗誕育之辰正我
孝宗御文華殿閱章奏是時值
聖恩稍倦倚座少憩忽驚覺謂左右曰適夢服紅袍一比

虜像者由北上門入中宮不識何祥也而掌宮太監赴文
華殿奏中宮誕育　太子　上首頷故四五之間
武宗樂事弓馬每在宮中騎木馬習戟射而我
孝宗意有在不之禁故　即御之後便服戎行南巡北幸
好武而不黷服儉朴而不吝寬而能斷不利殺人
聖德有在如此者以我
孝宗之右文守礼而不動之以李或者得之於夢也歟
當時中外有議非　中宮所育乃宮人之子與　中宮
誕女同日而誕者不全遂接爲子厥後因有議而破朝
胡鄭二宮人家杖殺二内官致江西宸濠倡乱僞檄有
及於此乎聞太監張永又華入夢以後之說則外議誠
不足信也
武宗朝宸濠心懐不軌賄賂内臣與中朝要他任情賊害
地方摧抑宗室排擊正人如按察使司鄭嶽冥之於獄
巡撫孫公有劾其不可礼監爲之主柳不進置私人於
京師以詷詼伺朝廷消息彼之喜者爲之
惡者則多方折辱故三司正佐之敬畏如神而參議白
全僉事黄宏爲之爪牙幸東洲眘安鄉巡按江西而劾
去二賊三司兢兢得以自保民之受害一不之間是間
皆内外醸成其悪使當時皆如張時峻嶺爲方伯以正
自持彼何亡國敗家之有吾輩之罪上通天子烏可言
武宗北巡宸濠益横臨川民謝天一挨入其家人言頗不
天一欲殺之遂赴京投東廠太監張睿門下而言宸濠
之必反而不信乃往言其悪跡於御史尚未敢奉江右
万士鳴熊御史峯尽其悪以賛之經進而
武宗赫然斯怒殺宸濠在京潜伺消息私人命都御史顔
大理卿燕駙馬崔往勘查其實宸濠知事敗而至殺抗
直之守臣而决於謀反此禍由朝臣之當道者爲之地也
武宗巡幸無節比昵群小若足以致多事失下方且晏然
生民安堵由其以天下事任天下人而无中制独断之
失但時有小人居重位爲自安計者和同閹宦假息自
壊其心術戕榮尚不敢肆尊恣情納賄以乱紀綱心知
所畏其間守己執法以正自處者尚得以全其生而不
敢挠也其曾原良由
上之武断不偏如劉瑾之寵固不終食而置之於法錢寧
之貪邪在途次而拘之於獄曾不恤平日之眷注尊謚

曰武保天下之氣象也況未嘗因喜而濫陞一官因怒
而妄殺人其君之度得之於天
宗社之慶万年之福也
武宗寵用臣崔恭命之守倫南都以潛邸經事之恩辭朝
車駕親送至東華門欲歷門外賜酒酌別内官張永扣
馬力諫有寧死于雨下
聖体不可因一奴婢以紊正綱納諫而止欲後巡幸南北
使无象闍假息誘引而内相能以身諍不草勅未必如
後日之恣肆也

武宗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設鹵簿設群臣詣清寧宮是時
日也方升五綵霞絢爛礼畢往仁壽宮方進冊行礼而
天色晦瞑不辨面目礼畢復開霽如初其於
上即位之日亦然他若冊夏后之日輦入大明門狂風怪
雨驟作百官侍朝者衣湿透肌此三異也
武宗正德己卯年因宸濠倡乱江右乃親統兵南巡時已
平定於是　駕至南京江彬從中府私取京城門鎖鑰
於二鼓後經歷楊秦璜以京城禁門

祖宗定製不許夜啓乃执不與次日江彬詐傳
旨拿楊經歷赴獄人皆危之時留守叅賛機務重臣喬宇
乃又責楊固滯之失頗久江彬以非
聖意不敢決行九卿畏其權勢不敢執奏忽一日有
旨疎放　當事官僚皆隱忍以待江彬只傳越數月後駕
發南京始脫禁獄則彼時夜索城門鎖鑰雖无甚大変
是視京城為私家所有也事勢亦危賴一經歷能守法
制耳
武宗賓天夜半時候至次日辰時楊内閣諸九卿對司礼

監太監温祥等在左順門下相視沉思不決王瓊進朝
獨後入見温祥問　聖体安否温祥對尚遲之王瓊太
言曰
聖体尚你留常郎諭内外臣工曰　朝廷吉凶臣子之憂
問不容髮當即告何遅疑温祥乃曰辰初
晏駕矣始宣訃告哀于外　以上俱聞見漫録
正德十四年八月寧庶人宸濠已就擒
聖駕仍親征以威武大將軍鎮国公朱壽行幸南京国子
監師生出郭朝見　上駐蹕太監王洪宅嘗微服過監

見所樹　長竿問左右對以
高皇帝時梟令監生看罪者　上曰彼豈敢重犯朕法邪
亟除之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爲同考寧執欲私其子以託銑銑
不可竟出他手時閹瑾竊政因戊死老奴僕端揆銑與
修撰何塘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
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
塘謂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賞
録成瑾僞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体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縣縣用銑改南
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粮長易羨以惡銑廉出之權
長賂賄權貴因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仙也何吾爲比
對曰何勤非忠執忠非分竟格姦庚午瑾誅詔還史館
辛未會試爲同考時輔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語
上勤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以上俱南雍志
孫侍御瑋出按全陝
武宗西幸瑋得侍陛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
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瑋對曰無人
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
蘇州緣蘇浙連得通稱故耳且時蘇之士夫謂瑋曰鹽
豆之名欽定浙江矣　北窓瑣語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是胥門
河以及震澤水不流凘或有事輒涉水以行偶從來者
問湖海水山之或告曰尚有木介爲曰何以言之曰瀕
海有封其水皦而飛集對皆水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
爲兵兆去
安化王寘鐇據寧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擔書約爲
內應寧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爲符以號召
諸路官軍與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幷檻車
寘鐇械迹　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鐇瑾實先之則
瑾其首誅矣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律誅殺以眥
善類觀者側目
皇上赫然斯怒家用廷臣討邀籍其家得玉琴御璽帶及
金寶奇物數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鐇死仍加瑾
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臣等悉就顯戮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 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村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将權提兵自山東而下晝繫夜馳窮追罔懈俟其税駕棄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擧兵而風雨猝至賊衆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將献俘於朝而先梟首羽翼者以示衆於是駐節於蘇而歸公不得專美有來矣 以上俱茶野茶間

海寧羅石董公澐屬隱操有志正學行義多可稱其兄貧即割己產周之交鄉曾以田來質後曾疾革出券繳焉且爲經理喪葬性好吟每月所感輒發之詩家徒壁立一不經意人有所餽一介不受家一時詩家呈下沈石田閔西孫太白閩中鄭少谷皆相賡酬放浪形骸流連山林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七歲聞王公陽明守仁之李負友走游其門得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知此之得稱爲人乎悚然就弟子之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穀舉于鄉欲受教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就臨歿自吟曰我非汙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染一適天泉月自流

仰山脞錄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經刊文三篇皆畢常格

肅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試武以八字雜質之曰孰爲狀元肅指舒梓溪爲八字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肅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一峯梓溪要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請閟提峯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峯祠肅之術可謂妙矣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多陽徵何似先生不見幾蚕夢已成歸信去尊鱸空待秦膺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回首華堂春去也黃鶴紫燕自爭飛可謂有覬野之也矣 以上俱百可漫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謫閩中過溪巖舟幾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極之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僊翁也臨行作詩

迸之云十五前如識刑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裒海已知誇令德[illegible]臣天終不負表斯文哉惠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存餘堂詩話

祭酒莊渠魏公校讎偃謝時臣將畫莊渠圖奉公公曰此心小景足煩大筆天下有大回景不識肯畵意否乎顧先包羅於胸中而後運於筆端人仰而望天陽豈能睹其体惟泰山之山有日觀峯者夜半可以眺而見洛日彌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若制電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如大王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嶺曰華頂者乃見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爲大海文公嘗同南軒登衡山絶頂晨起進見霧氣在下若大瀛海遠山高者僅露其頂有飛動之勢自謂天下奇觀吾當以間顏石屋吞曰我以爲混沌也太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觀月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間諸山越觀者也南望會計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峯亦有日觀月觀不又泰山者當邦位也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言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遠望見若銀海柱于美章堂正當其勝其詩曰窗含西嶺千秋雪是也余謂公稟天地之正氣融而爲江河浩而爲山岳言而爲有聲之絶景矣丹青之士安能措筆哉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痼起遺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六年塵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賊小仙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卧病斷經過日悠閒慈對酒意外紛紜知命在古道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以上俱見白谷詩話

陸水村在吏部一日地上見指紙目候吏拾之展讀律詩也三四曰竊位忍忘親媽媽要錢只說老公公五六曰有西朝臣名七八云一掏水村今汎濫滔天之罪員重瞳其後卒累及其母械繫京師死于錦衣獄中拖屍通衢往過者無不唾罵是時陸之南北屬春盡籍在官

候正典刑然後沒入乃成法也雖奴僕脫逃者亦無所
歸故收之無人望曰失之或曰毛三江潛為之處但京
中停畱無屋不知何往矣 郊亭詩話
桂楊三峯苑公輅正德初以柱史清戎江西時庶人方
熾諸司俛首公獨疏論朝見服色會太監畢真與公論
坐次有怨訶庶人嗾誣以罪逮詔獄使者至詞情慷
慨一時直聲動縉紳判誠州有詩云昌險深漸明哲少
促乖猶荷
聖恩寬恬愉自負吾身在巇嶮穹嶐蜀道難竊狗苟從三
待賤鷦鷯分足一枝安何當便逐鴟夷子明月清風一
釣竿讀之令人擊節 蘭莊詩話
正德中朝鮮使者與新進士待漏于朝門外一秀才乘
馬過之下而相揖使者問公治何經曰春秋使者曰中
華士子不分冬夏習春秋衆皆不能對又舊傳一語云
八角盤盛四般果棃李荔栗亦未有合者 潘連者楊
州銀工也 武帝狩南幸先日具供御物以飼駕而白
龍魚服人往往不測其至連冀竊物即輕裘奔驛中自
云天子既曰丞曰何不出呼丞亦不能決以問於府府亦

不敢辨往見楊少傅少傅命家僮曾識聖容者驗之衆
相環之拱視而不敢前其僮審視其詐佯他詞問之發
言不類即奉其頰而執之内解京斃於獄亦人痾也
熊元祿者南昌之罷吏也出入寧府為庶人宸濠腹心
宸濠敗竊其第三子以逃匿之山中已而陽明留王公
追之急乃挺身出公拷問幼子所在荅曰王先生不必
多言程嬰公孫杵臼事在古已有王子誠吾匿然有死
而已不能為吾告也唱乞就死公揮手斬之曰以成壯
士之明陽明過是親為外舅都公言之然予聞宸濠初
病陰痿以宗人之子為後而死宗人有後言濠怒乃養
押客數人為述馬歌舞之樂縱其侍女與客通遂得四
子然則元祿雖能存孤亦未必其真子特其志則可嘉
憫云
宸濠初無子用術士之說建陽春書院于城東後生四
子男廣求詩文以榆楊之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入客
一律得一聯云光聯滕閣文章煥春透徐亭草木香宸
濠嘉賞刻榜懸之以為絕倡云 以上俱治城客論
劉瑾弄權肆以來所親用者皆邪慝而其所加禍者皆

無辜之人也京師有一男子常傭工以食其妻犂偶因人攀累而為瑾繫械以死其妻痛其夫之死于無辜怨憤哭泣朝夕號呼于天久之聞劉瑾凌遲大市街三日則左手抱幼子右手牽其子稍能步者随瑾木驢以待且泣且詈稍望見瑾即持瓦石沙礫以擲之時法司官校監臨者百數十人又官遣伺食瑾肉大百餘常人不得前近而聚観者且數萬人其妻欲其肉卒不能得久瑾既死剉其屍于市西行刑者舁以席送漏澤園其妻復適而賂之得瑾肉二塊竿之而帰乃泣詈不已跬步輙拜號于天以訴于人曰吾將用其一祭吾夫以慰寃魂于泉下用其一與吾子熟而食之以泄吾悲吾死不憾矣市人観之者亦数千人有垂涕者　延休堂漫錄

正德戊辰七月帽兒行街市徇闌失火延燒民居七百餘家高楼華棟無故焰火起者四五處至有赴救親戚而不知自廬已被焚者街市徙溢富家器物山積人皆皇皇無處運避䃮匠李某止搶出一箱與其妻扛至空地挽箱而哭忽箱縫内煙出剥剥有聲忽開視箱内衣服皆為灰燼矣此等異事竟莫可曉

正德甲戌春分日内府工伕局内官廨園種瓜稟柔于地中得二人腿乃如童女者其一色粉紅一色紫微或疑是鷹阜櫻来者每隻各重一斤餘鷹豈能啣以為不祥之物鋤而埋之予讀養書秦要云凡地中掘出有物如人形手足者名芝黍而食之美如天厨八珍令人長生無疾吁仙藥出而人不識非獨内臣之無緣亦乃藥之不遇也　以上侯述異補遺

當塗謝理一卿舉進士不久謝病帰著東岑子四卷間亦有可取者至謂薛文清公當　康定易儲而無一言諫止則近誣矣正德改年翰林編修崔銑子鍾與修孝宗實録在秘閣親檢此事舊案見薛公御下注以公出蓋公當時實未嘗與聞也又謂其考經訂史之李未閒亦非也令觀其堂書二録不下數十万言皆六經精義及歴代得失是考經訂史之功盖未有過之者甚矣其言之不察也至若虎丘康一節都雖寸已嘗言之令但小變其辭又反不知被之通暢其意亦反不如被之圓融殆亦徒為贅言耳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綵時任吏部尚

書聞物論洶洶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
以鎮鍾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恐學泉州蔡夫俱以致仕
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
夫未久聞　命而卒於家恐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蒞事
一比於法辟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
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
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命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
年但當終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曰欲聞之志在己雖
決只恐一旦好事者出將公作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
當時漫言不謂後來果中其迹也
正德壬申流賊剽掠於大江南北獨於南京尚睥睨不
敢近會有狼兵數十人潛住傍江人家私買禁物為守
關者捕獲其所主皆富豪積年私通夷人屢犯而不悛
者因求援於守備幕下皆謂賊方縱不可以章兌汝宜
以計懇於羅少宰吾爲當辦之地詰旦乃楊言於衆曰
茲事體頗重非羅公莫能處也辭公崇連羅文李及聞
物論咸倚裁焉羅至攘臂大言曰彼狼兵逐人也
朝廷方資其力以平南寇今不必懲必激其變也遂定議
日給廩餼使與所虜婦女同處於會同館具奏其訴於
守關指揮兵馬等官追銀若干以給償之自是流賊乘
間揚帆往來於江之上下而無復忌憚矣羅於時自喜
得計之過於人而不知實爲人所賣也嗚乎貪小利而
忘遠圖細人之常事而居位謀國者可不熟思而審處
乎　以上俱應菴任意錄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
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李植荒落安能辯及此曾見
前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言事關利
害有牽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機伏隱微有牽世所
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曰之座右為司諫箴
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也落
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
之日乃受金花彩緞或者疑焉次年公還
朝命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
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丁翁被
服造次日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丁翁曰吾

聞聖人之道在論語其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欽
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悪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
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而講道其不顧聞也他日陽明
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以上俱東谷贅言
劉瑾當武宗時以威刦天下所得貨財籍入者上等充
内用其次則以折武職俸鈔謂之閙包児累年用之不
盡云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百两元寶五百萬錠
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两寶石二斗金
甲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三束獅蛮帶二束金
銀錫䗶衣四百七十襲牙笏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
三滚袍四皆八爪金龍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
盤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两銀共二萬
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两
武宗義子朱寧爲人雖和厚然所積亦亜於瑾盖勢之所
在人爭趨之不得已而受之者也金七扛共十萬五千
两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萬两碎金四箱碎
銀十匱金銀湯壁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縧環四
箱琢珠眉裝纓絡七箱烏木盆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
鶴二對織金䗶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座大理石
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
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
百二十扛錫器鍮器三百扛佛象一百三十匱又三十
扛祖毋綠佛一尊銅鉄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炉
八百三十古畫四千扛白玉琴一金盤二白玉琵琶一
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按逆瑾所積皆財自渠輿之
後未之有也江彬贓數亦與朱寧等
固安縣偶大水崩岸斷橋岸邉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
崩天子過碑出狀元来其年武宗南幸道過其邑次年
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第宸濠在位時嘗召藩臬諸
公飲酒半酣宸濠起如廁諸公雜佐談濠嚱宸濠出見
之怒乃出心不爲四寧與諸公破未有對宸濠自破云
天君不在其位三司皆失其職盖其不成之志所素畜
云或諷諸公未可知也方宸濠叛而出出而帰也過黄
石磯左右曰此地何名對曰黄石磯宸濠怒斬之未幾
果敗於此被執作詩曰頼與乾坤擔此憂不如逍上瀛

州清風明月人箇乱草斜陽土一坵梦短夢長渾是梦
愁多愁少總成愁從今撤却江西去滿地黃花都是秋
後縊死通州焚而颺之夜爲鬼抛擲磚石人莫敢過其
處久之乃散
武宗南巡幸鎮江楊邃翁家邃翁率子弟奉觴跪勸酒且
乞留題　武宗即吟云撊門把酒乞詩留禮意因捧巨
甌卿展胷襟遺爾後用埀千載永無休一揮数首大要
與此同見鎮江志帝王之作自與大士異也
脩撰進賢舒公芬撰行人李君崇德墓志曰崇德死子瘡
甚伏苓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瑰其
毋傷哉不知子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
死杖下中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
予輩厚若者皆呻唫不能典歛事微将虞中奔往視則
棺不可蓋三也始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
巡視岱過南京下蘇州徙之浙江浮漢登太和太嶽且
徧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攫变叵測将相大臣多從諛之
于卿同年夏考巧舄儀制館中汪子宿葦凡約諸小臣
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予乃率館中同寮先入疏
兵部郎黃伯固陸汝亨諭驕政疏亦入特百司皆懷疏
集　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出悪語晡時夏于中萬汝
信遇子拖腕帳沮義于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賛之
云匹夫之志今其可奪三子是夕遂於吾寓連疏入且
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
入又明日禮部姜夢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徐伯獻
等俱連疏入特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
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
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以舒芬張衍慶姜龍
孫鳳陳倖等百有七人跪　午門外五日而行人疏不
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
命徐廷讃等俱不徹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桔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享等
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桔拳跪五日時徙有
金五衛指揮張英以是爲变故明効言車駕必不可利
乃肉袒戦刃于胷以死諫数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
御被唾罵尾磔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无顛者至
減去辦事官吏易箱笼以袍袱在昏曙中若以爲異流

然奸無所容盍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縣言事者
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條刻各屬爲妄言者而
天威遂不可嚮乃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涌内海子日不揜晝四尺鐵柱七根齊折知斯
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俟　午門前去衣打三十爲首
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己卯是夕月食命
黄鞏等六人　午門前去衣打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
餘打四十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郎陸汝亨主事劉
宗夏何遵倫評事林𭬸貢大照磨刘珏行人司副余伯獻
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與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
一人而瘡痍未起者尚多也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
緩矣諸公之氣亦衆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隊死而
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似
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扙南京禮
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驪皆一話遂相許諸賢麗澤而朝
夕見者三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戊寅春大畏
朝夕哭衆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衍宣府明日具上
對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事非禮之禮微子莫能辨折
可但已乎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將對與群
可與者斟此義須君發之果然人將使我知人也子視
我真知已耶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予哭
崇德死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
伶人臧賢者夏縣人最蒙　武庙寵幸嘗生子武庙賜名
虎兒　錫予甚厚一時公卿多與往還抗賓主之禮恬
不爲恥嘗奉　命往泰安州祈皇嗣經歷之地守令有
氣節者難爲禮多稱疾不出俾佐貳首領代迎之有蔣
雖於稱呼但曰老神仙後遂踵焉傳以爲笑凡官司陟
降亦能與力賂之者卒得美職蓋與冢宰陸公完表裏
固結故勢益重焉嘗托翰林某今爲諱其名撰其祖塋
隧碑稱厥先世厥仕胡元隱于樂官引太師摯適齊一
章爲此舖叙　武廟寵遇極賜誇張詭書鄉貢進士某
撰文又詭二人書篆刻石先塋竪立時有司咸往陪謁
後寧藩宸濠及賢與文遊謀遂伏誅籍其家珍宝充溢
織金紵絲爲夏箪六蓋極肆僭侈云按翰林乃孫子也
劉瑾姓咬氏初爲　泰廄承奉下大者動遭笞呵每泣訴
于咸寧人劉翁翁謂曰吾觀子頗伶俐入京求進似亦

可圖何必悫悫於此耳爲人從哉瑾以無貲對翁曰予
如往吾當助之瑾跪謝拜翁爲假父貸以入京役中貴
人劉某遂冒姓劉瑾用事翁已歿翁之子璣字用脊爲
郘守考滿至京時外官入　覲皆謁瑾且致重賂璣惧
禍姑以素二端爲贄瑾貌如紙怕且問有金幣否對曰
居官守廉無從辦此瑾怒擲地令退徐視貫址知爲咸
寧人呼還詢翁存歿知爲父子且泣且拜呼爲恩兄不
数月陞至户部尚書璣獨恬退以進爲戛曾無咫尺之書
挍瑾瑾嘗誚之曰兄何不達時變劝天官張綵即璣應
之曰某才識庸劣誠不如綵他日又無事來干璣對已
無求託者在位未久累疏辭歸及瑾敗抄掠無璣寸揩
隻字衆素知其不污於瑾至是益信之名爵一無所損
嘉靖初　賜詔問懋士林榮之逆瑾本咲姓閻老博野
劉吉求媚於瑾乃牽合族譜冒爲同宗張綵認瑾爲假
父瑾誕日偕其妻拜跪稱觴給事中李憲阿附瑾進花
梨木交床誇于同官以爲榮士風掃地識者方嶽唾之
彼且揚揚得意而不計禍及愚鄙甚矣
正德初有邵昇者少年高才發解陝西會試至京師逆瑾
欲收時望乃納爲族女之婿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
進士第三人及第瑾又欲招致爲婿戴執義不從登科
録竟刻妻姓氏輩不悦遂絶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人
疑其惧罹奇禍自盡焉咸重惜之及瑾敗邵雖亡命偷
全而名檢掃地矣其視戴之高致何如哉
弘治末瑾與張永馬永成丘聚谷大用魏彬温祥王岳李
榮等結爲八黨孝宗將治之不果而崩　武宗即位秉時
暗弱比固擅權瑾尤桀黠有俊才驕恣彌甚爲尚書韓
文所奏内侍王岳李榮自中助之且下獄矣瑾亟邀所
厚者夜跪於　武宗前泣訴去岳黨文臣害奴翩甚哀
廹武宗意動及扶殺王岳及榮免歸文官擢瑾掌司礼
監内閣焦芳首先跪之稱瑾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於是
瑾權與人主侔矣張永亦提督團營掌兵馬勢頗相軋
陰相忌然未有發也安化王寘鐇反張奉命征之會已
捕獲巡撫揚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視巡撫蔑如也
一清有智数未至一清稱疾不出客賂永右左俱得其
歡心乃晨起直登永舩與語談噱自若永異之乃與交
甚狎永將械寘鐇歸過一清辭一清曰公今不得歸矣

永驚問故一清曰公試夜思之明當奉告永思之不得
復往叩之一清曰公與瑾平時且相忌况有功乎此行
至瓜州瑾聞之必宣旨行勘以稽留公爲隙一鬧則事
危矣永乃促席曰爲之柰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必
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宜至彼密從他道
直入京與來使相左彼圖無辭以罪也宜即見上數瑾
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公掌握中宜永深然之陰爲
之備至涿州瑾必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
宜即見上數瑾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公掌握中宜
永深然之陰爲之備至涿州瑾果　詔永及所獲反者
勿入城聽行勘處永知之由他道宵進直入城見　武
宗甚喜賜酒饌從容問行間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濁亂
天下陰圖不軌誅之　武宗遲疑不決永惧禍乃乃馳
見慈壽具言狀　慈壽許之時永已布壯士自隨是
夜三鼓直至司礼監捕瑾瑾方調　旨進退諸大臣
見永問曰何爲永曰奉旨捕公瑾乃曰天子好事不好
事我皆嘗行之此復何爲永就錦衣獄命刑部主事
閻淵輙具招欵於市閻淵由此知名瑾被刑籍有異詞
行刑者猶惧有変先剚殺之乃盡法京師聚觀者市其
肉生食之云最瑾嘗未嘗反然其罪尤浮於反永嘉靖
七年除夕初卒凡太監所積巨萬死不數歲爲子孫蕩
盡無餘永没至今二十余年家益盛豈以誅瑾功大報
施如此同時太監蕭敬有美才　朝政多参决中外頗
譽之然宸濠謀逆與錢寧陸完共受賂手之錢陸得
罪蕭敬得免其黨庇之也
武廟南巡百從容言及鬼神事天師張某對曰陛下神人
之主龍祈所往神必衛之直日各有天將輪侍
上問今日爲某對曰温帥今召見其神登
御舟纔至一足舟搖蕩不定上遽令還次日又問對爲関
帥亦令召見時方渡楊子江但見関露半身於雲中美
髯飄蕩日光掩映神風颯然
上亦凛凛揮袂令回遂隱隱而没
武廟南巡入水捕魚誤跌水中急救扶登舟左右侍敬
取上悦諛辭進曰爺爺真龍自能辟水若奴婢等則死
久矣時
上誤呑水在腹因真龍之稱遂不吐去積漸久回京師

當郊祀宿齋宮攜所幸晉娼號劉娘娘者往草牽祀甫
下拜遽作哀痛還宮遂不起人傳言上親覩銀甲神人
觸之云

沈濟正德中爲南道御史督理屯田嘗出廵至一署方如
厠見有持狀跪訴冤者濟叱之曰此豈告狀處邪忽不
見濟疑未釋乃齋三日傳於神期更三日發其事至期
不驗遂行甫出院二三里見一大蛇人之不去前導欵
繫覩其所之蛇果下行前濟命一人丞尾之去約再敎
里入一寺寺傍有池池上有草堆蛇乃不水過遣數廻復
登岸入草堆中而沒其人奔告濟濟至寺托有小疾宿
不去密令地方起夲兵夫數百人圍宿兵既集召寺僧
點視無遺者乃悉費之謂兵夫曰吾欲食魚可竭池取
魚人既泄池不數頃而見二屍支解拋諸其內敗皆尚
存命夲至岸上復命移草堆草盡二人首在焉遂詰僧
所以僧不承濟更起行人僧房周視見主僧床後一門
在牆中呼從者闢之壖以火行數曲有小室室下有地
窖搜其中得二婦人出問之乃數月前有二商攜二妾
過此爲寺僧所殺而輪姦其妾引與僧對狀遂伏辜

以上俱月山叢譚

九朝談纂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輯明太祖至武宗九朝說部褋事共爲一書分太祖爲三冊成祖以下爲七冊前列所採書目凡五十餘種而卷內所輯書名倘有在所列之外者蓋江少虞事實類苑之類然採摭未備去取亦未精也

枕中秘不分卷

〔明〕衛泳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枕中秘無卷數》提要

枕中秘跋語

衛氏自文節公來遺書[illegible][illegible]萬卷翼明世其家學手校而編纂之以課其諸郎君〃時〃出付剞劂公諸同好余每一過其家塾輙得一異書盖父子祖孫紹述之盛近代罕見其匹

北

者何以一編見示顏曰枕中秘乃翼明少郎永叔所纂皆逸士之雅譚文人之清課俗腸不能作〃未許俗眼看也白玉麈尾是王濮家物是編故是衛家書耳永叔方弱冠工博士家言而能留情風雅如此衛氏祖孫[illegible]

虞為言游鄉國所謂南方之學得其英華者矣余閱譚巖明曰弈劍可以悟書磨杵可以悟學局戲可以悟河圖善讀書者曆日帳簿俱能佐援筍之用宜任永叔讀盡天下奇書成一博雅君子勿但以八股括束作優秀才出身也

通家弟馮夢龍述

雲髓偶紀

大地一夢場也生人一夢侶也世事一夢境也不聞春夢中之爻耶未有覺負為夢者昔道人呂翁遇盧生邯鄲道上探囊中枕授之主人炊黃粱未熟盧生忽度一世凡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從一枕中悟徹惜此枕不復留在人間大夢終無有醒日也余年來每欲搜閱覓一黑甜奈日坐愁城望睡鄉不得一至一日偶欹枕北窗下恍惚見一伙人邀至華胥之國負國與大槐安不同岩壑亭榭縹緲天際護以丹霞縈雲繞以瓊樹琪葩時有蝴蝶一群相為作舞每青花之晨月之夜雪之夕聚文人韻士設騷壇酒社陳野蔌山肴靖偲人俏醉吟先生輩互相觴咏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忽有聲從東來則[illegible]以聲鼓部也竹玉也中有二八女郎朱唇檀板歌[illegible]風殘月之華將見洛浦仙姬於是移步避之突入一洞天香氣氤氳異芳凝郁是為栴檀林之邊有[illegible]

黑為晉右軍作書變竹外經經如茶煙道履居士
与陸放翁方烹茗相倚聽琴聲鏗然棋聲丁然空
所夜授胡床揮素弦旁一白玉臺星點縱橫綠絲布
而其上不減橘中樂也復見一石穴置異書一卷為
謂余曰此是君家林卿所藏玉鳳以以當印證其
余遊覽既周忻然忘返不復知身在何處界亟欲借
伯時繪圖元章作記紀一時之勝忽忽而仍子剝啄驚
起兄林頭枕中秋一軼乃宗弟亦所手搨遺余夢中所
遇紙上歷歷可尋是緣示我以睡方乎夫余兄弟
方稱稱塵累久不與筆硯相親不意林氏為此一種閒
況夏殊混苦惱場中求安樂法併使大千世化作兜
率宮無明種轉為醒眼人雖謂呂翁囊中枕尚
在人間可也丁卯臘月望仲兄徵何草書於□臘

刻枕中秘致語

甚矣天不負人也春秋冬夏環令序以不窮日月風雲獻奇情而未已澄心同之觀變達士遇以寄懷而人無從馬塵駒景中失之坡公云無閒者如我兩人耳刻閒賞第一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自旦徂宵四時之氣備矣匪朝伊夕一生之務

并焉。可以養生。可以脩業。刻二六時令第二

天不負人、可負天哉。鉤索幽賾皆彼蒼之慈遺也。聰明覺照非造物者

默賚歟。匪先王之法言。胡敢寓諸目。若昭代之文網。時或臨于前。惟攝心而不馳。庶開卷而有益。刻書憲第三

書亦不易讀也。力不大者。不能包羅

古今。骨不堅者。不能追踪聖哲。心不細者。不能詣極精微。意不高者不能流覽時物。咕嗶非讀。糟粕非書。亦在乎得其意而已矣。刻讀書觀第四

書猶兵也。兵可以百萬之在御。不可以一卒之不練。書可以萬卷之坐擁。不可以一帙之或亂。購書易。藏書難。藏書易。校書難。刻護書第五

秉乎天而性命之根柢已深博諸古而道教之淵源斯接時習而悅不亦君子乎禮樂之文可為成人矣刻國士譜第六

魯論賢賢等于好色國風慕聖托之美人我輩鍾情恒必由讀書得力天生麗質自應与文士作緣刻悅容編第七

懷古道以遐思丘壑標其高蹤携任人而遲步山水盟其深情橫嶺側峰悟廬山之真面目登危望遠豁塵世之大胷襟刻勝境第八

伐山開道以恣遊而不知池亭之樂者癖倚巖架壑以志異而不知竹木之幽者迂三年不窺董江都之勤斯在日涉成趣陶彭澤之風可師刻園

史第九

室内蔵春。數朶與紅顔爭艶。几頭觀化。一枝代玄造相培。踈密得宜。久矣胷中位置新陳乍易。恍然物外升沉

刻鉼史第十

古榦離奇。着花不多而偏媚。小山突兀。種樹才足而已。幽具體而微。頓收梁甫徂徠之秀。不移而具。何殊仇池句曲之觀。

刻盆史第十一

芸扃蘭閣。總迷馥郁之鄉。嘉樹名花不斷芬芳之氣。幽齋一縷。如從衆香國裏化身。清夜乍聞。疑是栴檀林中皐觀。

刻香禪第十二

浮白可以佐讀。賸霞可以添嬌。泉下流涎。且盡生前之好。陶遣寄骨。猶懸身後之思。或千日而始醒。或一斗而

竟醉刻酒緣第十三

讀罷吟餘。竹外茶煙輕颺。花深酒後。鐺中松響初浮。茵中風味誰知。盧居士可與言者。心下快活自省。黄宜州豈歎我乱。

刻茶寮第十四

登高能賦。都收樹色花香。觸目堪題。豈外酒情茶理。不有所作。金谷[illegible]斗數何堪。何以應之。青箱之家法具在。

刻詩訣第十五

詩酒餘閒。不妨吟隱。登臨既倦。有事手談。蟬附枯枝。非至靜者不可与析理。絲遊碧落。非至精者不可与研究。

刻碁經第十六

書法原于漢魏。字學絕于鍾王。顏柳變晉代之風流。蘇黄刊干祿之楷樣。松雪集其大成。白石因而標舉。刻書

譜第十七

六書之象形乃繪事之始兩間之物態實画家之師凡規制委曲文采陸離者必曰如画則模寫出色指染入

神者秖求肖眞刻繪妙第十八

曲之為道上接風雅自樂府流失而擬作都違其原至小令擅場而穿窠未暢其旨惟大晟之宮調庶幾近之若胡元之傳奇失則靡矣刻曲調第十九

凡諸戲技須人而成惟曲与琴可以獨運風前動軫響接松濤月下移徽韻連鶴露侶此有道之器雅宜無累之人刻琴論第二十

當其朋樽既合時而觴政暫停嬿壺矢之煩文獻羯鼓之囂襍技同射覆

巧拙無詭遇之途。道在掌中。勝負有
揖讓之道。刻枏陣第二十一
嗟乎快意未逢。俗緣輒遣。可人易去。
俗子難揮。遂使良辰樂地。花月為之
無情。名色勝流。觴麈回而不韻。燃溫
犀而燭怪。懸秦鏡以照奸。為彼痛拔
俗根。相与同歸大雅。刻俗砭第二十
二

寄托誠遠。几席亦備箴銘。處置得
宜。複假可觀經濟。是故君子厘
小物之慮。象固所以傳神。若夫居
士有六一之稱。身且可以儕物。刻清
供第二十三
渣滓去而清虛來。天機深而嗜
欲淺。味無濃淡。適口者為真。用
無餘豐。稱心者是福。不暇作氷

壷先生列傳。請試讀本心道人清言刻食譜第二十四

顔子心齋。實惟伊蒲供之蔫矣。曾輿口唯。何殊拈花笑之機鋒。初因澹泊儒門。跳而闢北秀南能之岐路。若復精研禪悅。可以合杏壇祇樹為一家。刻儒禪第二十五

永[illegible]衛泳漫述於松軒

枕中秘編目

丁卯夏日避着竹窗檢閱羣書隨手抄錄即便成帙日力未廣間遺名種容俟搜入

河東永叔氏記

閒賞

明 永叔 衛泳輯

春

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延則烟景宿。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畯衆趾於南畝。遊人駢彎於東郊。風光之艶。遊賞之娛。此爲最矣。

元旦

元旦應酬作苦。目閱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事。衆趾有期。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元宵

元宵。賞燈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裡。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于元宵亦云。

花朝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衆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清明

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是。前兩日謂之寒食。園林織錦。堤草鋪裀。水綠沙晴。宇宙清淑。東郊緩步。澹蕩神怡。

夏

溽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羅冶。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章。古洞含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裡亭臺。兩行畫鷁。湘簾竹簟。藤枕石牀。栩栩然蝶歟。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端陽

端陽。一日端午。一日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黃梅應候。角黍蒲觴。浸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茜羅映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絲絲而並潔。酒酬與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伏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籠以竹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河朔風流碧筩佳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是羲皇上人

秋

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鴈排雲寒蛩泣露良用淒切可愛者冥飲長空水澄遠浦一片冰輪皎皎碧落澂令人爽然南樓清嘯東籬暢飲亦高人行樂時也

七夕

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涼亙鵲橋於長空渡天孫于碧落閭人乞巧文士摛詞亦良宵也

中秋

銀蟾皎潔玉露凄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携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縱橫仰鬪姮娥恍偷靈藥否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遊直八萬頃琉璃中也

重陽

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遍乎千家壺觴陳于四座鴈聲嘹唳蟾影凄清紅葉點點蒼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東籬采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冬

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粧點春色又或六花飛絮滿地瓊瑶獸炭生紅蟻酒凝綠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兔毫彩牋覔句亦佳事也至如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冬至

緹室氣動葭管灰飛日影有一線之長時節開三陽之首侵凌雪色岩梅片片衝寒漏洩春光堤柳垂垂弄影一元復始六琯迎祥律協黃鍾墨海起雲霞之爛物歸玄竅歲寒高松柏之操

除夕

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圞爆竹在庭桃符在戶栢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壎箎怡怡亦人生一樂也

日

萬物光彩皆生于日日暄則景舒日麗則景媚日長則景

驟日霽則景明扶桑開曙則山嶽呈形羲馭當空則僂臺生色暖烟堤草青青王孫綏轡永晝樹陰冉冉高士舖芮又如欄干乍轉花影參差戶牖初明標緗輝映鳥聲繁碎物態融和晒魚網于江邊晞露珠于花上皆日之爲也至如巨麗之觀射霞光則金緋萬䙚映山色則紫翠千重遠樹霏微長波晃漾晶瑩鮮潔縹緲虛無誠宇內之奇觀也

月

玉宇無雲嬋娟萬里金鈎斜控乎昧簾松籬爭榻寶鏡平臨于孤樹烏鵲驚飛吹笛倚朱樓片片梅花飄落飛觴歌

白苧枝枝桂影扶疎金井梧桐秋懸玉兎畫橋楊柳夜掛銀蟾凉侵萬頃琉璃光滿三千珠翠山房得此清景無邊

雲

無心出岫舒卷自如山中曾伴老僧天上倏成蒼狗芒鞋踏處迷樵逕以難尋玉洞封時叩仙扉而不見濟籠竹樹深鎖樓臺氣雜香篆齊飛色與朝霞共燦盡不待幽夢遙通巫峽而仙姿直至帝鄉矣

霧

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淨彩難筧花枝半掩樹若增容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則勝槩之一助也

霞

霞日邊氣也盪胸縱目明秀可餐初升暘谷絳綵𦌜𦌜將墜虞淵金光片片扈從羲馭輝映陽烏説者擬之旌旗幡幢之屬云

風

蕭蕭靈籟徐起青蘋入松則秋濤淅瀝敲竹則玉珮玎琤或度碧澗掀翻桃浪或穿紙帳吹動梅花至于璧上孤琴

陌頭垂柳悠揚不斷奏七絃于瑤徽嫋娜無端弄千條之金線對南薰而解慍開北牖以披襟大塊噫氣妙至此乎

雨

甘霖一降萬象含膏洗山光則積翠如新淨陌塵則軟紅盡滌上林流潤娟娟花冉剪朱霞藹閣生寒楚楚琴書瑩碧玉又或滴梧桐之瀝瀝秋夜偏長打萮蔔之蕭蕭香風乍散影對珠簾亂落聲隨玉軫爭鳴老樹紛披鴉帶片雲飛去小橋瀰漫漁攜雙鯉歸來園丁欲罷枯槔牧豎爭披簑笠安得王摩詰董北苑寫一幅絹素置我山窗也

露

露爲澤雖不及雨而潤過之沾濡香逕濕透芒鞋沆瀣下九霄捧金莖于仙掌瓊漿儲萬斛調玉屑于皇家又如凝荷蓋紛紛老蚌明珠綴花鬚點點鮫人紅淚苔堦滋碧羅襪生寒皆瀼瀼湛湛者爲之也

霜

淒清之氣結而爲霜籬菊吐華蒹葭改色鴛鴦瓦上夜來半似粧銀翡翠樓邊秋杪全如曳練剪刀添冷羅綺生寒江頭楓葉搖舟漁燈明滅汀畔蘆花飄雪鴻影翺翔又如茅店雞聲板橋人跡孤衾寂寂一騎蕭蕭青女凌閒嬋娟素士遠悁罹藏真可令溽暑潛收緇塵屏絶矣

雪

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窗輝映明也宜長松修竹老梅片月怪石崚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刹層巒疎籬幽逕老叟披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譚高樓長嘯船頭茶竈飄烟座上黛眉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開評披鶴氅縱步園亭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裁

肩千尺

枕中秘終

二六時令

明　侗初張鼐著

夫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位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借四大行住坐臥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勤行不息調氣奮神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局漢語云人知順人莫知順天養身養性亦復如是余來雪上見朱太復先生教我四正四餘之說忻然有

感過西湖弟子錢孟玉精心修鍊之學津津為我道十二時成課因廣其意著為時令太復先生就供爐裡點丹孟玉立木為塗志學古法其于順天之意各有妙會因念人生當自愛其寶調神御氣生長收藏九竅一絲白駒過隙念之哉

辰

夙興整衣襟坐明窗下調息受天氣進白湯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過使疎風清火明目去腦中熱盥漱畢早食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汎濫勿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即閉目嚥津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儀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勿偃僂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儀節其滿未

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晝臥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即止吟誦浮白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脫飡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即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燈夜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臥必側身屈上一足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候起坐擁衾虛心靜守無爲而行約香一線固其命門精神日餘元氣久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或側臥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不折迎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床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濫觴

潔一室穴南牖八窗通明顧[illegible]長几各一几勿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瀟灑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曰說部曰騷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陳古爐鼎茶具一酒一壺古窰杯一只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時花數本盛以瓦筒置碧紗窗下花氣襲簾幌間徧其前檻曰花舫

掩關晏坐非雅客不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榜于坐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緣安閒快活此小安樂法也侗居士粘壁自課并以告夫讀書善養生者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國士譜

明　澹雲王路著

上天下地亘古亘今一切便宜受用處俱爲才士占盡故經緯百端出沒萬狀忠孝信義名節事功模世範俗致主庇民無所不用而成敗榮辱非問也故擎天之手山可拔事天之誠金可貫知天之識膽可洞補天之口酒可澆盡天之身色可殀任其才之所至可以隱可以顯可以存可以亡可以窮可以達宇宙靈秀之氣獨鍾于斯宇宙徹見

之文亦獨成于斯故言之律也身之度也事蹟耀前而文章裕後也均才人之作用也故曰其便宜受用處皆爲才士占斷

一修證

雖曰珠藏澤媚玉韞山輝此就見成言之而剖斷之功爲文人第一義故不激不奇不礪不精不定不慧不參證不發明皆言旂也而證隨之雖有美才而毋墮於頑幸也

二倫紀

人生五倫衆伍雖轉瞬成空然不可不殿之以定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敬與夫婦言別與朋友言信舉止言笑飲食動息皆有道存背之若縱凌厲一世終爲執府之人後世有才人無行之譏宜痛懲其失

三棲止

或水竹幽居或小山邃谷或蘆徑蘚門或蓬蒿紀苑隨其所值無所不可總之蝸外浮光波上飄萍高廣可無置喙奚況縈心

四緣飾

袞衣博帶應是本等第布袍幅巾殘絮敗履艸屨紙帳逍遙閒曠自無不宜

五佐使

長鬚露頂赤足無齒應是豪士元勳然無之則安步當車可以無御循涯當舟可以免楫一身兼僕可以報德令遍之則無所不有彼白皙朱顏負詩書錦囊者不形也

六措施

文經武緯出奴入主旋天轉地應各稱其才

七氣節

或居鬼廬或登廟闕或偶隱市廛或暫謀薪策可藏可見如鵠喚空庭一種凌雰之氣自在直待霧盡青懸奇節始

見

八言辭

倚馬萬言珠璣滿目上也至於噴唉怒罵都成並美不激不阿不蹶不僵如是謂之至言如是謂之至文

九怡養

起居食息言談語笑皆有不規之圓不矩之方保其天和有同木雞其于怡養也思過半矣

十斷制

念頭宜斷處應如斬鋼作爲宜制處應如縛虎過此方有

理會

十一德業

立德立功作意收之不得一時遭際忽成于反掌信自有定分固難輕擬

十二清高

當日景之時無論鳥盡弓藏此其不易縱無禍機亦宜收斂英華返于流寂立千秋之勝場收百年之槖鑰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擬馳驟一生網羅一室騎鯨可以入幻歌釣可以藏眞窮奢不妨情夾殉酒不嫌酔埋安

身之處最多適性之途更廣

十三委順

老也希得沒也總名亦盡也還顧妻孥田宅此委順之反也了此一着滿局全嬴吾爲才士鼓掌吾爲才士解頤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書窻

明寧野吳從先著

大人有好皆僻無僻不勞間一舉之或僻山水或僻花木僻狗馬挑紾或僻絲竹僻酒僻茶情之所鍾遂殷勤周匝欵曲布置之間必期貼意蛟區務穴不遺也風亭露榭不遊也疲神殫竭耳目者論稱頗欲逆從之輒復欣然此特一時所寄尚爾爾已至于書則千秋令甲自少至壯至老至枯骨朝夕神夢子孫名澤靡不依附安得隨與涉獵輿

益輒返故使汪計於塵砂怪垠面寶帙爲不祥名目聚貲竟以品外聽之備亦架名東壁結蠹魚爲夾友奈何鶻撫如親暮疾如讐與則寄以寫意鼓吹何指焉此無他領趣未深故甘苦不能按節得肯宜而以韻收之則沉身緊月無非快心將視入索九丘爲吾身麗而不可脫之物也僻矣而不勞且不與僻好者選勝爭場人亦甘讓而不謂我奪好故得以身自律也因裁爲窻以期同情巷特假其欸會引以入趣非設章程以苦之者令人轉諸僻而就我逸困多矣

一之徒

凡游戲結伴有一不韻尚令烟雲變色花鳥短致況高齋秘閣間乎必心千秋而不迂者實心而不妄解者破寥寂者譚鋒鈍而甘枯坐者氣氳不噴嚏者不顛倒古今而淚取者奏調皆合者或師之或友之皆吾徒也若夫大驚小怪非關嘆則陰德不類而分之座縹緗覺有愁目也爾邪之手指佞之草仰在鄙架矣帝欲之見剞豈無謂哉然或嶔崎歷落怊合在耳目之外警書中之有稗官另當置之別論

二之宜

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水經叢書小史宜着跡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根之游而約縹緲之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奸佞論宜擊劍捉酒以銷憤讀騷宜空山悲號可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雜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既殊標韻不一若眉公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日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之嬾託爲口實也

三之珍

珍非什襲也譬之紅顏豈直貯金屋鎖春風於銅雀何翅遣琵琶于絕塞故掌上懷中把玩殷而美非虛擁則書之宜珍不獨錦爲函寶爲軸五色牙爲籖也神呵鬼禁手不忍釋如漢珠在握隨處如意愛護乃真焉不然充棟汗牛唯增目前魂礩蠹魚何德于我哉是徒賤之而已烏乎珍

四之嗜

人之好事也偶觸欣賞不難解鷫鸘拊從書乃僕餘錢後買奇書所失多矣故有生平所酖嗜者累頭必不可少者天下所未見者如蓄名姝寶玩古人所謂被底不爲家也然力必不能購裁溫舒之蒲以成編分孫敬之柳以寫誦燃范汪之薪以精錄輕劉向之身以代傭所遇便成珍藏一卷足當千古美侈惠施之五車張華之三十乘積石爲倉蓬萊爲藏而後稱嗜哉

五之親

列漢宮之三千姬其同侍御孟津之八百責有專成人即一札十行言下即了聰明自古有限爲馳博綜汗漫浮游耳目之官亂矣故檢其精奇納爲幃帳之秘如師中之梟宮中之婉境日近情日親也餘唯嬪使之兵遣之傳不虞而奇私寵寧博愛以專所親乎設如王充之過市成覽揚雄之遇日輒通任玄晏之書淫余寧限之以曲學

六之刑

刑者考覈也陶爲陰魚爲魯亥爲豕者坐誤傷魯參殺人孫臏受刑屈原被放婕妤見姤者坐誣告薛氏之元經楊雄之論語王莽之符命曹操之九錫者坐拔逆形影已屬糊模考校當法嚴吏軒轅鏡燭燭吾目而令遁歼遁跡真情不一部案刑書實錄幾爲故紙矣是宜參勘細謝別立獄案另具推招寬獄而補漏網千載之下立我爲真是非庶古人不以目耳交我故目刑也

七之臨

昔日上帝臨汝詩曰如臨深淵畏敬而矜持有二義也彼閱稽之堆垛架古聖賢精神依焉片紙寸楮豈空文乎定上帝責我不可逭之矢而趣承訓誥惟恐或後不爲聖賢之徒于斯爲名教之罪人纔忽上臨抑至下瀆其所以見教者宜何如耶若夫焚以異香累以繡段芸以辟蠹露

以流手徒事非版外貌特佛子之藏經道家之秘籙于我何有哉而况乎罡之爲飾觀披之若兒戲支離假借經史爲之飄魂雜亂晦宾英雄爲之喪氣大器不遠訶門腐談

八之範

常林之帶鋤李宓之挂角葛洪之尚薪李康之襲草高鳳之漂麥王育之亡羊樂羊子之擲金文翁仲之投斧孔叢子之勉誦道書朱買臣之不治家業馬季長吾道已東楊子雲奇字劉𣃁桓榮之逃匿山谷荀爽之慈明無雙劉寔之牛衣董遇之竹稚匡衡之鑿壁常寧之穿牀只借之王

枕中秘　書意　五

山照人劉向之藜火分色蘇李子之摘序懸梁蘇子美之欣然浮白彼岡不一皆吾之師

九之適

清風研露㮾船飛閣山雨水溪夜月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聲啼化冷笑釣徒帶沖水榭邀老衲閒傍良奴弄柔翰林頭覓字選鐵畫掃落葉狀半散步展古蹟蹋製武乘其或之所適無伎可情太怡忠間之太史公藏書太樂則長太古晴滿三復此言深得我趣

十之配

大凡讀短冊恨其易竭讀累牘若于難竟讀啟激則長欲上衡讀輒快則唾壺盡碎讀沈而棕授讀南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謗誕生讀拘儒之寓見而谷神亦為避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明悟者期妥貼以恢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寞者非燥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于適不致輟卷而歎掩卷而笑則配之說也

十一護持

枕中秘　書意　六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疏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窗竇欲淨滋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筆牀欲時乏花香儲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權喜嫏嬛仙洞不足美矣

十二鑒戒

妄訓浪批誤引謬證英雄欺人語闌闇踏落花翻籍星折全書漫携伴來往俗子問字醉漢唐突據胡床說鬼不休恣偏見變亂撿迷風雨妬書悅韻士之難略拈數戒鑒之鑒之無辱我書無侵我牀無顛倒我衣裳

附俞思燁敘大天之道也術殞而成人之情也矩立而赴故非憲無以貞其律非律不能軌于憲王章所在文脉聽之經生束手于七執韻士側目於門聲失度者刖失叅者餞自首為耶然猶遇也青山自老無柰王何要以今日說燕明日說楚奔馳罷于風塵豈知磨煉得鋤磨鈍得針能括遝于月令寧野今無今牛向曾漂麥饋研日絕一編塗擦池經幾黑矣罵皆文嬉戲亦典近為書憲以佐揚攉若乃之新發于倒矢祭沸賦而錦之合組于軸光彩璨瓓皆情至之語也豈誠謂為心乎

枕中秘

讀書觀

明永叔衛泳抄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崕下縋窮淵凡碑版銘誌之文皆為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裝以縹緗其與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性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示子弟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懼傷尤應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牕之暇拙臆為觀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庶矣省公陳

繼儒識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則甚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事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茍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墳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

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樂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酒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

當作此觀

黄涪翁曰學書覆瓿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究阱鬭者不憐過者不顧聽其必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俛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書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愼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惟顧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寶濯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惰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

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書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仲醇讀書廿六觀爲真定讀書者作一津梁仲醇一意獨往凡著書不直文章妙敏橫世範俗之意居多身隱安文者幾于藏拙拈風弄月者跡于謀虛以求之文質彬彬仲醇有焉仲醇又欲于世諦擬二十五圓通吾道中尊宿當置第幾

王徽之云讀書每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沿公作此觀擾攘讀書家教人尋頂門著力處不超以真珠船送人窮崖矣讀是觀者識得眉公一片老婆心地便能自得觀耳

枕中秘

枕中秘

護書

明　永叔　衛泳　撰

予家舊藏書往往為人借去或浮沉焉或託辭焉以是菹結于心因自咎曰借書三痴予居二矣既讀陳眉公書蕭金湯載硬索巧賺輕借奪視為惡魔又復詫曰予漸于魔也久矣邇來我往借書大有靳意毋乃盬于惡魔而然歟不足怪者然人來還書大有污損於是悔輕借之靡及矣宋人張功甫品梅著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謂觀梅者如是則梅之幸不幸存焉者矣近時吳人金三拔品曲亦著宜稱屈辱之文予之作護書也亦準宜稱屈辱屑幽與識

宜稱十二事

淨几名香展對　韻士宴會賞鑒　名飲揭置座右　野老晴雨較量　同心登眺提携　空谷時當足音　良辰美景稱說　可兒錦囊懷袖　佳人知趣把玩　馴僕拂晒收藏　哥石彝鼎相傍　趣人珍護送還

屈辱十八事

俗子妄肆雌黃　達者一覽便擲　愴夫攘為己有　拘儒塗抹更改　游閒手卷作筒　學究破句點讀　林沙彌溷數陳　惡客豪吸喧訥　愍人狼籍作踐　市井聚談擾溷　仕途包封書帕　巷內路傍粘帖　窗下障風代枕　酒肆茶坊脍炙　措大襪補褁書　內人挾冊裁剪　酒肆書頭上帳　傭書胡寫亂抄

悅容編一

明 永叔衛泳訂正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歿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顧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於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所悅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收

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為扁舟五湖人矣豈猶向空山讀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款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然復不敢自陋用以公之好事為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幃房庶女子有情不至埋沒云爾

隨緣

天地清淑之氣金莖玉露萃為閨秀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琴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河歲月都不能阻隔然非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細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顰即西子點額即壽陽肥者不失為阿環瘦者不失為飛燕奇醜者不失為無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字堪充柳絮才高略減妒心已有小星遺意無才便為德大貞出於淫皆當棄短取長安知不買骨致

焉而天龍降於好畫哉

閨閣之事古來不廢則知婚姻非假苐緣自為之合非可強為則雖人而實天也隨之一字大有理解

葺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插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為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莊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盎美人是

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目兼以助粧

修潔便是勝境繁華當屬後乘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適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飾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艷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綃白苧皆須衷

衣潤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韻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嫁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荊裙布自須雅致

花鈿委地無人收此是真緣飾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禿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修精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有齋頭帚共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絲翹、白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霙、佛娥、輕煙、紅香等俱佳若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仰愛慕之類也必洗去

待月拖衾選侍最工

雅供

閒房長日必需數具衣廚食櫥豈可濫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

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墩、香几、筆硯、綵箋、酒器、茶具、花罇、鏡臺、粧盒、繡具、琴、簫、碁枰至於錦衾紵褥畫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蘆花被絮薜布簾紙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為供甘露為飲橄欖為餅蛤蜊為羹百合為蓋鸚鵡為婢白鶴為奴桐栢為薪薏苡為米方得相稱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傳奇觀圖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

俠以至舉案擬甕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模範閨
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麈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
問偈譚仙談俠真可改觀色意滌除塵俗如宮閨傳烈女
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蟲館彈詞六種以
備談述歌詠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為陳設共話古今奇
勝紅粉自有知音

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

然女校書最堪供役

尋真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脣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
態星眼微瞋柳眉垂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
態鬓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繡榻斜倚懶之
態長顰減翠瘦靨消紅病之態惜花愛月為芳情停觴踏
徑為閒情小窗凝坐為幽情含嬌細語為柔情無明無夜
乍笑乍啼為痴情鏡裡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目
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
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艷神爽如秋月神
清如玉壺冰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縷

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為上得趣次之得態
得情又次之至於得心難言也姑蘇臺半生貼肉不及若
耶溪頭之一面紫臺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
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
所守追懽渾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
慇懃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
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癡與柔趣則其
別者乎神則其困頓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為大幸矣容

怪之曰痴心婦人負心漢子其來也非一日矣負心吾
不忍為之痴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深情重何時脫離
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淚生死病中何時出頭不若暫
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各自奔前程大家不
至擔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
不殺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只
願今生得壽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
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又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時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蓋爲雨前茶體有真香而有真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於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窨酒如霜後橘如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艷陽薄羅適體名花助粧相攜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簟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款

洽高樓翫月窺窓恍擁婷娟而坐或共汎秋水芙蓉蔭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嵗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刪午夢揭幃偷覷半嬌黄昏着倒眠鞋解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强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時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真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

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三以至二十三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蓓蕾以至爛熳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覗覗矣故時當及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詩謎角技攜手閒玩者爲次酌酒舖殽抗聲潦倒者爲下

晤對何如遥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問花凝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尚有深情儻得美人而情不摯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慇懃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叅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玄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臙脂花粉學步效顰借資最精

招隱

謝安之屐也嵇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胷中無癖悵悵靡托者也眞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已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淸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的烟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眞絕欲以視買山而隱者如何

日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痴漢顚倒枕席牽纏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爲桃源而爲椰巷矣不勝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達觀

誠意如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關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妲巳其失天下也先於桀紂吳亾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了一西子文園令家徒壁立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窮奢極慾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籛未聞鰥居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色而兒殤莫延世之夭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札癘者相率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辦怪乎名節道義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儻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勘破關頭古今同盡緣色以爲好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盡藤蘿我獨存此悟得眞身而觀有獨至者也痴女戀男正無達觀昔一妓被逼若吟曰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爲高潔克此一念可登仙果

緣色以爲好一語原有主張要知不是緣好以爲色也若是情人眼內出西施便是緣好以爲色固知作者自是具眼且緣者借也亦與醉翁之意不在酒同一法門

有室者常能遠色鰥居者每至神馳色之好不好正不
在形迹上論也此都是作者溷人處須要曉得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勝境

明 永叔衛泳訂

峯

峯似青蓮如劍如戟插雲入漢翠滴晴嵐掛海迎霞亘旺
連雉振衣千仞之致也

嶺

山嶺綿亘臥牛眠象樵歌牧笛頗足幽棲尋訪山僧此爲
幽境

巖

巖石之勢向人欲落見之發怪想叢生桂樹倒垂藤花題
詩其上豁我渺思

崖

崖取傲岸如六鰲戴山亭亭拱立平可羅床側可結屋丹
泉翠壁左右映發古樹修篁遠近青葱幽處其中與麋鹿
共遊

洞

窈窕嶔崎洞之致也如瓊宮瑶室鬼斧神工却無幾痕

桃花萬樹寒雲一両與道流逸士翻藏書說錄形法不覺澗水潺潺松風謖謖

澗

澗有率然之勢盤旋生動古松危石點之細溜㵎㵎宜遊偃出没壑有疎蕩之勢如楚漢鴻溝劃然中斷又如瞿塘灩澦吞吐百川礧砢拏攫長橋飛跨瀑布喧騰秋水寒烟排空作勢獨得之徑無過於此

坡

坡之逶迤麓之秀宛入山有路路有行人住山有村村有犬吠林飛鳥影寺出鐘聲灌木蕭森小莊歷亂宜牛羊雞點花鳥投間

湖

湖光玻璃萬頃桂楫蘭漿主謳唱漁歌固成浩景何如溪上灘頭洲前汀外練紋如帶篆影平沙蘋末風生蘆頭雪落烟寒雲滃石白砂清花打漁人之笠鳥喚渡戶之舡瀟洒容與別有致乎

潭

臨潭設磯澄心危坐智者所樂若取於泉須萬斛之珠纍纍不絕山頂石罅襯蘚溜苔一見沁骨聲入空堂光涵虛牖松風瀟洒竹韻琮琤移竹爐茗椀就之

水簾

水簾森懸玲瓏為佳如鮫人之節冰綃萬丈瀑布飛流遥掛為佳如銀漢傾翻吞丸峻坂總宜怪石巉屼丹崖翠壁僨聲嘯月蟾影流冰令人塵心俱盡

枕中秘

園史

明 永叔衛泳摘

灌園一事其略有十萘枯花微笑妙悟禪機種樹千言深藏治理雖云小道可質大方紀綱法第一一曰下種核宜排子宜撒其法收枝頭乾定懸通風處臨種少曬擇向陽所以肥土鋪半將核尖向上排定再以肥土蓋之欲種蓮實亦如此法子則不然須以灰泥各半將子雜拌於中按法撒之乾濕得所為妙二曰分插先築肥地以水滲定擇

根傷小枝連處截斷次年移之或用木鈎鈎條釘地以肥土壅之或將猫竹一節劈開納泥於中合縛枝上或剪尺許以濕紙包裹及插芋蔔內埋土中置陰處勿令乾即活三曰接換必須相樹貼大宜高截貼小宜低截對接上下各止去半片偶接上下各斜去半片種接截平本根削斜分枝插皮內合接同種兩枝各削去半邊俱用麻縛茂密泥封密裹四圍搭棚以防烏雀常將水灑更避日色若遇狂風大雨急宜遮覆否則不活四曰移植凡記枝之所向將竹刀掘起下勿傷根上勿損葉如前種之再加肥土填滿四邊又以石竹扦定麻皮縛牢以防風搖又以石子鋪面以防泥濺如泥一濺葉即黃瘦仍須澆灌得宜謹避風日數日即活或云移栽果木宜在望前則子繁多五曰修補須得意趣去游水枝向下者刺身枝向內者駢細枝連結者冗雜枝多亂者風枝細長者傷枝新發者仍將大枝截去以蜜塗之蟲窠其上自能古意復以馬糞和泥塗其潤處或用魚腥水澆之便生苔蘚尤助野趣如欲曲折臥倒其皮隨意轉摺以棕縛之六曰保護務令適時勿致日相侵寒熱暴至當以布帳遮之或茂篩覆之如遇[illegible]

雨淡日和風出架庭中勿令着地恐致根長及引蟲蟻盆花之法莫過於此或云花果忌麝當雜種葱蒜若既為所觸急於上風燒硫黃氣以解之七曰催養須於冬日將樹掘起洗淨勿傷根芽當量樹之老嫩於日中曬數日乾極則灑水復用肥泥拌宿壤種之若天暖澆糞數次亦可但不可曬一面犯則三面無花矣又於元旦子時將斧斑駁椎之則結子不落澆社酒則子繁又以社日杵百果根則子大八曰却蟲每於元旦將火遍照植物上或清明子時將稻草一根縛樹上或種時將大蒜一枚甘草一寸先放

根下永無諸蟲之患若有蛀眼以硫黃或芫花塞之有蟻窠以香油或羊骨引之有蚓穴以鴨糞或灰水澆之九月貯土須鋤青草以糞澆之煨過再澆如此數次搗碎篩淨揀去磚瓦草根收藏缸內安頓日照雨灑處或將黃泥浸臘糞中年餘取出曬乾用之復將炭屑及瓦片浸糞窖中以爲鋪盆用十日澆灌必分蚤晚蚤宜肥水澆根其法鋤嫩青草拌陰溝泥令卷缸內久則自然流出青水澆之晚宜清水灑葉其法取天落水或河池水貯缸內投石子數枚澄過灑之若晚間驟雨切勿令見炎烈日曬後熱氣蒸

花故也或云如欲催花以馬糞浸水澆之數日後開者次日即開

牡丹

牡丹一種世稱花王事物紀原云唐武后冬月遺詔遊後苑百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於洛陽故洛陽花爲天下冠大抵此花宜秋社前或秋分後緩去宿土勿傷細根隨坐壇內用土輕覆即以雨水或河水灌之滿壇方止俟次日土乾低凹填滿復澆如初和土宜白斂末每花一本用末一斤能殺諸蟲或云牡丹中秋生日移栽必旺須直其根屈之則死此栽花之法也種子則於六月收枝間黑子風眼一日曬以濕土八月以水試之取沉者畦種約三寸一枚來春芽長驗是子活次年八月便可移種然性畏日炙夏月須用葦箔遮之此種花之法也分花須揀科大枝多者八九月間全根掘出視可分處用手擘開以小麥一握拌土栽如前法此分花之法也接花亦宜秋社前後將本枝及分枝各斜削去半合如一株用麻縛定調泥塗之以兩瓦圈合內填細泥待來春去瓦隨以草蓆圍之或揀芍藥根肥大如蘿蔔者削尖如馬耳將牡丹枝劈開如燕

尾插下縛緊以肥泥培之即活或云立春如遇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此接花之法也澆花亦有候八九月旬日一澆法宜雨水立冬後五日一澆法宜糞水十一月後摟鬆根土以宿糞濃澆一次或二次餘宜河水至冬末地凍春分花發夏際天炎俱不可澆澆則花開不齊且多損根鬚或遇旱則於凌晨以河水澆之勿使濕其枝葉一云牡丹芍藥俱可酒澆此澆花之法也培養須八九月時壅土二寸三年一次春夏風日覆以帳幕秋冬霜雪障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蕊謂之打剝花纔落剪

其故枝勿傷花脉又於冬至日以鍾乳粉和硫黄少許置根下或換開花根以水中苔衣壅之則來春花盛此壅花之法也折枝揷瓶先燒所處鎔蠟封之可浸數日不萎或用蜜養芍藥亦然如已萎者剪去下截斷處用竹架起於水缸中盡浸枝梗一夕復鮮此養花之法也花所畏忌如香麝油漆多種葱蒜韭薤以辟之土蠶木蠹徧螘白飲蟻黄以殺之孝子孕婦庸俗猥尼所剪折廚設絕交論以防之凱譬花之法也至如清異錄載揷舉牡丹法以九月取用硫黄碾如麪拌細土挑動花根壅罨入土一寸[illegible]土

三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蕾生如粟粒即搯去惟留中心一蕊氣聚故花肥至開時大如盌而物類相感志載賸金牡丹法以白朮放根下諸般顏色悉是賸金則又幻花之法也諺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花何可不珍惜哉

芍藥

洛陽牡丹廣陵芍藥古來並傳故芍藥亦號花相治花之法八九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隨用竹刀剖開剔去老腐先壞猪糞和泥分種向陽處然分不欲數數則花小種不欲深深則花衰種後培以雞糞澆以黄酒則[illegible]

開時扶以竹篠則花不傾倒有雨遮以帶箬則花堪耐久花既萎落亟剪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則脉理皆歸於根明年花繁而色潤

蘭

花有數種一曰建蘭莖葉肥大翠勁可愛若葉生白點謂之蘭虱以魚腥水或蚌水洗之二曰杭蘭取大本種以黄土用洋鹿糞澆之花亦茂盛三曰興蘭一名九節蘭花有餘香實不逮所謂蕙也四曰風蘭幹短勁花黄白不用沙土取竹籃貯之懸於有露處或盛以敝髻用頭髮襯之五

曰箬蘭其葉如箬似蘭無香以上三種俱可勿藝別有一種名賽蘭者佛家謂之伊蘭樹如茉莉花作金粟香特穠烈尤堪戴揷好事者易名金粟蘭諸譜不載殆非蘭種亦猶蠟梅之於梅花也相傳培蘭四戒曰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大要先於梅雨後取溝瀆肥泥曝乾羅末或圃山頭黄土猛火煆過取出揀斧候九月終挑起舊本剛去老根鬚以皮屑分種盆內滲泥壅之勿使根曲長滿復分三歲爲度但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當即洗去又忌春雪着點即枯須以竹籃單盆計日轉曬風雪既却

日色復匀迨至花發周圍如一澆用雨水河水或皮屑魚
腥水須四畔匀灌勿得灑下致令葉黄黄則以清茶澆之
又聞注茶瓶中亦可插花黄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
茗汁則芳良有以也故肥水頻澆多生蟣虱宜研大蒜和
水以筆蘸洗除之或云盆須水奩可隔螻蟻分宜毀盆不
傷花根最爲得之舊有李延平口訣謹附如左

正月安排用坎方離明相對蕩陽光雨淋日炙都休管要
使蒼顔作改常

二月栽培更是難須愁葉變鷓鴣斑四時插竹防風折惜

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面西風隄防濕處多生虱根
下猶嫌太糞濃

四月清和日似丹沙泥立見漸時乾新鮮井水休澆灌膩
水時傾儘若干

五月新芽滿舊窠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他性剪
子芟時又恐多

六月驕陽酷雨加盆中蘭蕙正開花凉亭水閣堪安頓否
則簷前作架遮

七月新凉暑漸消却宜三日一番澆更防蚯蚓傷根本肥
水長將使尿調

八月天時稍覺凉在他風日也何妨經年污水專爲好還
用雞毛積漬良

九月時中有薄霜階前簷下慎行藏若生白蟻并黄蟻葉
灑清油定不妨

十月陽春媛氣回來年花笋又胚胎幽根不露真奇法盆
滿猶宜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須用密收藏長教土面生微濕乾

燥之時葉正黄

十二月天霜雪欺謹宜屋裏保孫枝直須解凍春前動纔
見斯人道長時

桃

桃爲仙木能制百鬼故神仙家植多種之種法宜擇暖處
寬深爲坑先納滋牛糞與爛核其中尖頭向上覆土尺餘
春深芽長移栽實地若仍留糞中則實少而苦矣或云種
時以桃核刷淨令女子艷妝種之他日花艷而子離核又
於春後以刀豎劃其皮則樹不夭社日舂根下土或以刀

橫斫其枝則實不墜以煮猪首汁放冷澆之則子不蛀以多年竹燈檠懸掛樹間則蟲自落然桃性淺寔十年輒枯世稱短命花不若多種碧桃人面桃或每歲趣插以易老朽

李

諺云種桃宜密種李宜稀法於臘月中取根上小條移種別地待長行栽或云取桃樹接之則生子紅甘又於元旦或上元以磚着樹岐或於臘月以杖擊枝間至正月晦日復擊可令足子其不實者亦於元旦五更以火把四向照

之當年便生謂之嫁李

杏

栽種之法與桃李同但宜近人家不得移動耳又聞宋時揚州杏冠卿家堂前一株杏花多而不實一老嫗曰來春與嫁此杏冬深忽携一樽酒來云是婿家撞門酒索處子裙繫樹上已奠酒辭祝再三而去家人咸哂之明年結子無數

橘

種法於正月間取核撒地長至二尺三月移栽以枳棘接之其本易活澆以米泔勿犯猪糞冬後株寔既盡以稻草覆之如有蛀虫以鐵線搜出仍作杉木釘塞之○一種曰柑香味特勝一種曰橙堪以調鱠又一種曰香櫞揀置盤匜以瀰蒜盒其蒂上香滿一室皆絕品也種法畧同因附記之

桐

秋後收子春間種之無不即生婆娑直上擎子剝之真秋爽也

梨花

花有二種瓣舒者佳春間下種三尺移栽或將肚梨笋取作拐樣斫其兩頭火燒鐵器烙定津脉臥栽於地來春發芽別取嫩條截長八寸名曰梨貼削開原幹插入梨貼稻草緊縛不可動搖月餘自發長即生梨梨生用箬包裹勿爲象鼻蟲所傷洞庭山梨俱用此法或云接梨桑上生子甘脆一說接梨以春分前十日接柿以春分後十日

櫻桃

櫻桃古名楔桃一名朱桃一名英桃爲鳥所含亦名含桃其法二三月間折有根枝栽於土中糞澆即活仍記陰陽

各遂其性否則難生且復不實矣又聞之古語云鳥饞食而便墮雨薄灑而皆零如遇結實即張網遮之以驚鳥雀更貯蒿箔覆之以庇風雨

海棠

花計數種昌州香海棠不可得矣其次西府為上貼梗次之垂絲又次之栽花之法宜於春間將貼梗海棠拳枝音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冬截斷春中移栽以櫻桃接之則成垂絲以梨樹接之則成西府以木瓜頭接之則成白色若欲其鮮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

剪去花子來年花茂而無葉矣瓶花以薄荷包根或用薄荷水養之或云木瓜花似海棠故亦有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葉先海棠花在葉後為差別耳別有一種曰秋海棠相傳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涕淚灑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名斷腸花性喜陰濕宜種背陰謂之海棠者取其似也

木蘭

花開碧白絕無梁條降冬結蕾尚未放葉大都玉蘭最忌水浸以辛夷並植秋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特馥辛夷一名木筆又名望春別名房木或謂之候桃云

瑞香

種法於芒種時就老枝上剪取嫩條破開折頭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插入土中根生壅好勿令外露復以燖猪湯從花脚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扦插勿換右手無不可活又云宜用小便可殺蚯蚓然香花忌糞瑞香尤甚不若壅以頭垢或用浣衣灰汁為妙蓋此花根甜灌以灰水則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復能肥花也但此花一名麝囊香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花賊宜獨處之

紫荊

植幹絡花如綴珥其法開花既罷傷枝分種然性喜肥復畏水當如護諸小兒時其饑飽可也

杜鵑

花極爛熳以杜鵑啼時開得名花性喜陰畏熱法用山泥揀去粗石并矢浸水澆之更置樹下陰處則花葉青茂較之石巖以映山紅接者大不侔也

薔薇

法俟立春折當年枝連其榾柮扦陰肥地築實其旁勿使傷皮外留寸許長則易痒矣或云芒種日及三八月皆可

插如腦生莠蟲以傾銀灑灰撒之別有野外叢生者名野薔薇香更穠郁差比玫瑰扑茶煎服可驅瘴鬼

玫瑰

宋時宮院多採玫瑰結爲香囊芬氤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大凡花木不宜常分獨此花嫩條新發勿令久存即移別地則種多茂若本根太肥翻致憔悴矣或云其性好潔人溺之即死

罌粟

罌粟者麗春別種也一名米囊種具數色法宜中秋夜或重九日裸形種之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臺而千葉須先糞地肥鬆後以暴汁拌撒以泥蓋之可免蟻食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條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爲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亦復不惡別有剪羅二種春名碎剪羅秋名漢宮秋二花相似秋色較勝性喜陰尤畏糞肥土種清水澆春深芽長方可分種

酴醾

酴醾木香開花同時若扳條入土壅泥月餘俟其根長剪斷移栽並植檻前堪爲靴攵耳

石榴

栽花之法於三月初取指大枝長尺有半八九餘枝共爲一窠燒下頭二寸勿使瀋失先掘潤坑深尺七寸廣徑尺豎枝坑畔環布令勻置礙石枯骨於枝間一層土一層骨石築實之令沒枝頭寸許以水澆之常令潤澤既生之後復以骨石布其根下十月天寒以藁裹之又有種子之法先于樹頭號定向背霜後摘下以稀布囊貯之仍依舊號懸掛通風處復敲堅細土篩去瓦石潑糞數次收貯篩內至次年二月初取家用大盆鋪土三寸不得太厚勻播數每按一小潭納榴子數粒蓋土半寸許灑水令濕置向陽處俟長寸許每潭揀留一大株照水再澆既長分種盆內盆須極小種不宜深仍令向陽日澆數次有雨即蓋勿使淋去土味或以麻餅浸水當日午澆之則花茂盛或云盆榴無法只須浸曬冬間霜下收回南簷如土乾時略將水潤至春深氣暖可放石上剪去嫩苗勿令高大盛夏置日中或曬屋上免近地氣致令根長及爲蝸蟻所穴每朝用米泔水沉沒花觔浸約半時取出日曬如覺土乾又復浸之殆良法也

葵花

大抵蜀葵性喜肥地收子曬乾鋤地令熟秋末種之春初刪去繁細常以肥壅灌之五月繁華莫過於此秋葵種子宜在春時以手高撒梗亦長大瓶花之法沸湯插之以紙塞口則不憔悴可觀數日或以石灰蘸過令乾插之花開至頂葉亦不軟鳳僊芙蓉拘同此法

蓮花

蓮花種色甚夥散見諸帙可異者琳池有分枝蓮南海有睡蓮滄洲有金蓮流香渠有夜舒蓮芸輝堂有碧蓮玉井有十丈蓮兜疑潤有黃蓮鄆鄴有千葉蓮儋州有四季蓮而釣傷池分香蓮為冠郡人稱分香蓮不用錢者是也至如近日所傳並頭重臺品字四面觀音品目愈奇風致愈減矣大約此花白者藕勝紅者蓮勝種藕之法驚蟄之後先取田泥築實缸底復將河泥平鋪其上日曬開裂再則益之迨至春分將秧分種枝頭向南壅好勿露夏日酷烈勿令水乾冬天凍結宜遮稻草既免花刑且善後計矣一說半缸田泥壅牛糞少許隔以蘆席令藕根上行以河泥覆之至如藕根之下糝放硫黃或以臘糟塗藕少許古

法雖然未可輕試也種盆蓮之法將乾燥蓮實裝入卵殼中令雞母同抱候子雛既出取天門冬搗末和泥安置盆內收蓮寔種之花開如錢如欲青蓮磨穿硬殼略浸染缸依法種之昔湖州染工世治靛甕嘗以蓮子浸於甕底經歲種之便生青蓮事載太平廣記當信此法不謬養花之法瓶貯溫湯以紙蒙之側尖花枝隨手急插或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或將亂髮密縛折處仍以污泥封固其竅先插瓶中然後注水或將竹針十字扦蓮使出白汁方始插瓶蓋此花易萎非是不可耳至於池荷別無他法以缸種鹹秧併泥填入炭簍沉之水中自無不盛譬如縱壑之魚有不自得者哉

薇花

薇花四種紫色之外有白色者有紅色者又有紫帶藍焰者曰翠薇少爪其膚枝輒搖顫一名怕癢樹此花易植勿事功力四月開九月歇俗謂之半年紅山園植之亦可作耐久朋矣

茉莉

南宋禁苑夏月納涼多置茉莉素馨等花鼓以風輪清芬

滿殿大都此花性極畏寒預於屋下掃聚塵土堆積靜室俟其熱過篩取細者將所得花換去故土實此種之澆以米泔水或燖猪湯復於六月六日以魚腥水澆之霜降以後移至廒下如極乾燥微濕其根或埁向陽屋內掘一淺坑將盆埋下以筏籠罩口泥塞其傍勿使通風或以木棉花核覆根半尺仍罩筏籠用紙封密數日一開略澆冷茶立夏去罩出土一層填新泥用水澆之俟芽長始用糞次年起根換土全栽如此收藏十不失一或云取溝濆肥泥爛草盦過煨以猛火和皮屑鋪盆種之如欲扦插於梅雨

時剪新發嫩枝折處劈開置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如扦瑞香法閩廣人家悉用此術又聞吳中有隱者每至秋後輒從人家收買殘枝開畦列種結茅爲棚以蔽風雪遇有白色開簾曬之畜鴨千頭夜宿其下花根藉煖糞復壅之來年花發其息十倍併記之以告花匠

鳳僊

其種易生春時下子花開纔落即去其蒂則堪耐久謂之閣花若以五色種子同納竹筒埋之花開五色亦奇種也插瓶當用沸水不爾連根種之或用石灰入游可開半月不萎

菊

種法有九要一日養胎冬初菊殘折去枝葉擁地作淨埋根其內糁以新泥澆糞數次菊本既壯春苗乃發二日傳種凡遇奇種用杉木鑽孔插秋其上浮之水缺俟其生根移栽陰地或插泥丸埋之土中依法澆灌數日即活若得接本須於花後將枝按下橫埋肥土每近節處自然生苗收其中榦花本不變三日扶植倒繫肥土加以濃糞堆土令高移花種之仍覆碎瓦以防泥濺蒔苗既活扶以竹杖

四日修葺於驚蟄半撥取老根淨去宿土雨過分之不宜肥肥則瘫頭仍以箔覆勿經日色淩晨水澆謂之分秧分秧之後俟高數寸摘去其頭令生岐枝繁雜勿剪以備傷害長及半尺用籃盞覆月遇九日有出籃者則擬其腦秋分方止夜去其籃以承露花開平齊謂之摘頭菊頭既摘叢間生眼亦須掐去勿使奪力否則癡瘫謂之掐眼菊花貴少枝留一花挑去細蕊氣力既併花開倍大謂之剔蕊五日培葭菊雖傲霜寔則畏之俟蕊未開移至宇下根纏紙條就盞引水根潤花滿可耽月餘若有黃葉摘則

氣洩以韭汁沖根青茂如故矣六曰幻弄先於春初擇取老艾剪其枝葉故土培之接以諸菊各將本土封固接頭俟其枝茂然後去之秋深花開各依本色或於九月收霜貯瓶埋之土中菊有含蕋調色點之透變各色或取黃白二菊各披半邊用麻紮合所開花朶半白半黃如欲催花於大蕋時鼻能眼殼先於隔夜澆硫黃水次蚤去殼花即大開依法留之可至春初七曰土宜須擇肥地糞酵三次去其浮者收之室中春初出曬搜去蟲蟻蒸羅既淨取俟蚤盌過雨根露覆以餘土可收雨澤不使根爛八曰澆灌

春用糞汁夏用毛水立秋之後預用糞水初次糞一水五二次水倍之三次糞水相半花蕾既結始用純糞九曰除害夏至前後有黑色蟲名曰菊虎亦名菊牛宜於蚤間及巳午未三時尋殺之或旬朝揭活蟲灑蟲上自不至如巳被齧傷則此葉偏垂急尋傷處摘去些子庶免毒攻致生秋蟲又有傷根者曰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蠧頭者曰菊蟻以鱉甲置傷引出棄之蛀枝者曰黑蛐以麻裹筋頭輕捋去之賊葉者曰象幹蟲以鐵線磨鋒尋穴搜之能如此法便堪爲松菊主人不減淵明矣

桂

栽桂之法須俟夏初攀枝着地以土壓之逾年截斷含蕋移栽灌以豬糞蠶沙壅之如患蛀損取芝麻梗懸之樹間能殺諸蟲種樹書云木犀接石榴其花必紅別有草本名水木犀二月分種香味不減又有月桂一種定非同族法於花謝摘去其蒂亦如鳳僊花發無巳如遇蟲食魚腥澆之次第栽培眞堪鼻選矣

芙蓉

栽花之法須於冬初剪花嫩條截作三尺掘坑埋之仍以

土擁來春三月先取木針釘地作穴塡糞令滿然後插入上露寸許遮以爛草花開分栽近水尤盛如欲爽花須於隔夜以靛調紙蘸花蕋上仍裹其尖花開碧色五色皆然亦異趣也

玉簪

玉簪潔白如玉清香襲人法於春初移種肥土性復好水盆石亦可俟含蕋時納粉少許凌晨傅面尤能助粧

金錢

金錢午開子落一名子午花以子種之俟長過寸扶以小

竹亦一奇卉。

雞冠

種花之法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盛扇撒之則如團扇散發撒之則成瓔珞如欲雙色各拔半逐紉麻縛之法與菊同別有十樣錦四種秋後收子撒肥土中毛灰蓋之春初即生並植堦砌均堪點綴秋色

梅

昔孤山處士以梅為妻以鶴為子幽人花伴梅實專房矣種法春間取核埋糞地俟長數尺以桃接之若欲移種

須去其枝梢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者或云於苦楝樹上接之則成墨梅瓶花之法將醃肉汁撇去浮油入瓶插之可至結實或用煮鯽湯亦可陳眉公云以乾鹽貯瓶插梅其中鹽梅相和尤覺清韻耳別有一種名蠟梅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計三種子種者佳夏間子熟採而種之秋後發芽澆灌得宜數年之後亦可分栽梅譜又云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罅隙間始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豈腴妙絕

水僊

水僊二種單瓣者佳五月初旬竹刀起根小便浸之過月取出懸近竈烟處至八九月間純用猪糞拌土植之不可缺水凌波之名殆不虛也或云和土曬燥半月方種假以肥土糟水澆之宿芽後搭棚遮霜雪仍留南向小戶天暖即開曬之北方土寒凡牡丹海棠俱用此法高深而云上近滷鹹花發必茂雖花忌水鹹然梅花水僊插瓶用鹽當無所損耳

竹

種法須俟五月十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一云宜用辰日一云宜用臘月一云宜每月本命日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然諺云種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山中無僧莫此為便須掘濶溝鋤治令熟以馬糞和泥填高一尺許如無馬糞以礱糠代之候至而後劚取向南枝斬去竹梢并以草繩移種東北角每數竿一叢以河泥壅之勿以足踏及用物築實如慮風搖須作架扶之蓋竹性向西南故須種東北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是也若生竹米滿林

輙枯。法於初時擇一大竿。截留一三尺。鑚通其節。以大糞實之。或云如欲引竹於隔籬埋狸或死貓於墻下。明年筍自迸出。惟聚皁莢刺或芝蔴箕埋之土中。可以障之。別有草木數種。一曰淡竹。開色青翠。設色不殷。或云即詩菉竹。一曰碧竹。一曰石竹。俱有小花。文采可玩。

柳

古來名士風流。往往寄情於花柳。予號幽寂。豈復情癡。但花落眼前。柳生肘左。如可觀化。何患風塵耶。種法正二月間取臂大枝長尺有半。燒頭三寸。埋土令沒。以水頻澆。數

條俱生。留一茂者。堅木為依。以繩欄之。一年之中即高丈餘。掐去旁枝。務令直聳。復去正心。則四散下垂。婀娜可愛。或云倒插為楊。順插為柳。先用沙木削釘。釘地作穴。然後插之。永不生虫。或於根下埋蒜一枚。或候臘月二十四日插之亦可。

芭蕉

芭蕉花實闊廣極多。我地無之。遂為奇貨。種法冬間去硬。以稻草覆之。俟其發芽。分取小根。用油簪脚橫刺二眼。終不長大。可作盆玩。

菖蒲花節

菖蒲九節。神僊所珍。蒲種有大曰金錢。牛頂。臺蒲。劍脊。虎鬚。香苗。大約蒲性見石則細。見土則粗。法於夏初竹剪修淨。細沙密種。深水蓄之。不令見日。秋初再剪。勿染塵垢。及犯油膩。霜降收藏。用缸盎之。春末始開。務避風霜。年久不分。漸成細密矣。若石上蒲尤宜洗根。流以雨水。勿見風烟。夜移就露。日出即收。如患葉黃。壅以鼠糞。或蝙蝠糞。用水洒之。若欲其直。以綿裹筯頭。每朝捋之。或云四月十四菖蒲生日。修剪根葉。無逾此時。宜積梅水。漸滋養之。蓑以踈

簾。微襲日暖。則青翠易生。尤堪清目。古有四季訣云。春遲出（勿犯春風）。夏不惜（須剪二次）。秋水深（得以滋養）。冬藏密（更避寒霜）。又有忌訣云。添水不換水（添水取其鮮。換水傷元氣）。見天不見日（見天沾雨露。見日恐焦黄）。宜剪不宜分（剪頭則細短。分本則粗長）。浸根不浸葉（浸根則滋潤。浸葉則腐爛）。可謂良法矣。他如虎刺。翠筠。並喜陰濕。春初分栽。伴以怪石。同列几間。真客友也。

枕中秘　終

瓶花史

明袁宏道中郎著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囂崖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為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為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為卑官所絆僅有栽花種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為余案頭物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為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于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即有至者率為巨璫大畹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于鹿豕身蔽于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而指為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于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為梅為海棠夏為牡丹為芍藥為安石榴秋為木樨為蓮菊冬為蠟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為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姊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輦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緗梅為上海棠以西府紫綿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瓤大紅舞青猊為上芍藥以冠群芳御衣黃寶妝成為上榴花深紅重臺為上蓮花碧臺錦邊為上木樨毬子

早黃爲上菊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蠟梅磬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叙此四種者要以判斷羣菲不得使常閨艶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襃榮于華袞今以蕊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愼哉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譬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

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觶尊罍方漢壺素温壺匾壺窰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然寒酸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水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梁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五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

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眞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堦下樹墓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床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眞味非甘苦也花有眞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氣燥烈一被其毒旋卽枯萎故香爲花之劍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臍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釜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烟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牕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覩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燄濃寒花之夕也脣檀烘日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歌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盻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庭大厦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讙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

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夜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致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浴榴宜艷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道流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蠟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九使命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艷寔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蘋婆林檎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罌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爲婢蠟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淸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翾風羊家之淨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

也蜀葵妍于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纖巧頋氣有餘何至出子瞻榴花樂天秋草下哉

十好事

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塊儁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之負花癖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于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萼則移枕攜襆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閑居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尚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十一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十二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于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牕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蓟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窗下狗鬬蓮子衚衕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升遷强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中贗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初行

酒畫與酒館爲降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謔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幙雪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麄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歟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濫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掃花頭陀陳繼儒識

盆史

明深甫高濂著

盆樹之尚天下有五地最盛南都蘇淞二郡浙之杭州福之浦城人多愛之論値以錢萬計則其好可知但盆景以几卓可置者爲佳其大者列之庭榭中物姑置勿論如最古雅者品以天目松爲第一惟杭城有之高可盈尺其本如臂針毛短簇結爲馬遠之欹斜詰曲郭熙之露頂攫拏劉松年之偃亞層盛子昭之拖拽軒翥等狀栽以佳器槎牙可觀他樹蟠結無出此製更有松本一根二梗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結爲山林排匝高下參差更多幽趣林下安置透漏窈窕崑石應石燕石臘石將樂石靈璧石石筍安放得體時對獨本者若坐岡陵之巔與孤松盤桓對雙本者似入松林深處令人六月忘暑除此五地所產多同惟福之種類更夥若石梅一種乃天生形質如石燕石蟹之類石本發枝含花吐葉歷世不敗中有美者奇怪莫狀此可與杭之天目松爲匹更以福之水竹副之可充几上三友水竹高五六寸許極則盈尺細葉老幹瀟疎可人盆上

數竿便生渭川之想亦盆景中之高品也次則枸杞之態多古雅中紅子扶踈時有雪壓珊瑚之號本大如拳不露做手又如檜柏耐苦且易蟠結亦有老本蒼柯針葉青鬱束縛盡解若天生然不讓他本自多山林風致他如虎茨余見一百兵家有二盆本狀笛管其葉十數重疊每盆約有一二十株爲林此眞元人物也後爲俗人所收又見僧家元翁奇古作狀寶玩令人忘餐竟敗豪右美人蕉尺史上盆蕉傍立石非他樹可比此須擇其常之石方愜心賞他如楡椿山冬青山黃楊雀梅楊婆奶六月雪鐵梗海棠

櫻桃西河柳寸金羅漢松婆羅松剔牙松細葉黃楊玉蝶梅紅梅綠萼梅瑞香桃絳桃紫薇結香川鵑李杏銀杏江西細竹素馨小金橘牛奶橘冬時纍纍朱實至春不凋小茶梅海桐纓絡栢樹海棠老本黃楊已上皆可上盆但木本奇古出自生成爲難得耳又如深山之中天生怪樹種落巖竇年深木本雖大樹則婆娑曾見數本名不可識似更難得又如菖蒲之種有六金錢牛頂臺蒲劍脊虎鬚香苗香蒲之法妙在勿令見泥與肥爲上勿澆井水使葉上有白星壞苗不令日曬勿冒霜雪勿見醉人油手數事爲

忌種之崑石水浮石中欲其苗之蒼翠蕃衍非歲月不可往見友人家有蒲石一圓盛以水底其大盈尺儼若青璧其背乃先時拳石種蒲日就生意根窠蟠結密若羅織石竟不露又無延蔓眞國初物也後爲腥手摩弄缺其一面令人悵然大率蒲草易看盆古爲難若定之五色劃花白定綉花劃花方圓盆以雲板脚爲美更有八角元盆六角環盆定樣甚多奈無長盆官窰哥窰元者居多絛環者亦有方則不多見矣如青東磁均州窰元者居多長盆亦少方盆菱花葵花製佳惟可種蒲先年蔣石匠鑿青紫石盆

有匾長者有四方者有長方四八角者其鑿法精妙允爲一代高手傳流亦少人多不知又若廣中白石紫石方盆其製不一雅稱養石種蒲単以應石置之殊少風致亦有可種樹者又如舊龍泉官窰盈三四尺大盆有底冲全者種蒲可愛若我朝景陵茂陵所製青花白地官窰方圓盆底質細青翠又爲殿中名筆圖畫非窰匠描寫曾見二盆上蘆鴈不下絹素但盆惟種蒲者多種樹者少也惟定有盈尺方盆青東磁間或有之均州龍泉有之皆方而高深可以種樹若求長樣可列樹石雙行者絕少曾見宣窰粉

色裂紋長盆中分樹水二漕製甚可愛近日燒有白色方圓長盆甚多無俟他求矣其北路青綠泥窰俗惡不堪經眼更有燒成兎子蟾蜍劉海荔枝党仙中間一孔種蒲此皆兒女子戲物豈容汚我仙靈見之當破其坦腹爲菖蒲脫災山齋有崑石蒲草一具載以白定劃花水底大盈一尺三四下製川石數十子紅白交錯青綠相間日汲清泉養之自謂齋中一寶

枕中秘終

枕中秘

茶寮記

明無諍陸樹聲著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汲罌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予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苦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于陽羨士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參沸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絶味清乳面不黟是具入淸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略余方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秒秋旣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鎭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于茶寮中謾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于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塊胸次間者

二品泉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減鮮冽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餑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嚥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

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

七茶勳

除煩雪滯滌酲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勳不減凌烟

枕中秘

枕中秘

酒緣

明寧野吳從先著

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百福之會非酒不行則酒與人最親有如良朋屬我交好人何可一日無友也昔人亦呼曰歡伯曰紅友玉友曰君子觴曰青州從事曰郎官清皆從人命名以友取義意可知矣第人之交與有緣無緣則不合不合則爭與支離是非狂悖不能相安於無事而飲者亦然合則契若親爭則疾若讐也非酒之有投有不

投緣之有合有不合也故歷觀古人酒緣可想因為拈出若顛倒於狂藥恣酗以罵座邯鄲見闥軍法從事既無好緣友道欲絕吾不敢訂入交籍也曹子建曰宜城醪醴蒼梧縹清雲沸川涌素蟻如萍王孫公子游俠翱翔獻酬交錯宴笑無方大非快意之相適寧無伏劍於瓊漿偶揭一二而標為酒緣以寄遐思不能盡述以備知己

郭子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和酒自引人入勝地此為客交之緣

劉輿長曰見何幼道飲使人欲傾家釀此能令着傾心於

我而有神交之緣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此之謂量交之緣
吳志曰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爲酒壺寔獲我心矣此猶張元伯之於范巨卿有生死之緣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廚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爲校尉此投好而緣在知已
晉中興書曰畢卓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忘勢之交良緣非偶

晉中興書曰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斗飲濤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不以泛濫爲緣交之正也
晉紀曰劉伶縱酒放蕩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褌衣諸君自不當入吾褌中又何惡乎忘形之交緣在世法之外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等共飲酒散髮裸裎閉戶不接外客交固頗爾緣自深至
語林曰劉伶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渴甚求酒於妻其妻責之捐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以誓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於是飲其酒御其肉塊然復醉緣之深者妻孥不能間也
世說曰白子高少好隱淪之術嘗爲美酒會道客一日有四仙人齎藥集其舍求酒子高知非凡乃欲取仙藥雜之仙人云我亦有仙藥十足賓主各出其藥謂子高曰卿藥陳久可服吾藥子高服之因隨仙人飛去仙緣固不易得也

志怪曰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方醒耐久之朋非旦暮遇之之緣矣
孔融傳曰融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嘗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大其心以與天下交結緣之廣無如此者
魏志云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于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否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痛以醜見僇而臣以醉見赦帝大笑曰名不虛言緣因
不以是非阻也
語林曰羊琇字稚舒冬月令人抱甕釀酒情之所種可謂
甚於緣矣
世說云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
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交自有定情緣又不
可妨於泛也
世說曰張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為身後名不
如即時一杯酒緣固不以聲名奪也
世說曰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
者唯有清風對吾飲者但有皓月幽人韻士之交緣自應
耳
袁紹在河朔至夏大飲云以避一時之酷暑故號河朔飲
結避世之緣其患難之交與
阮修字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余
無擔石之儲有緣者可與同貧賤

東方朔常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張安世字少孺
為光祿勳有帥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
不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其緣在禮法之外幾不為曲
謹者彈射耶
邴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韓子廉
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孟博虞于於會米肉送原
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
夙緣直當於離合間窺之
謝奕安兄也為溫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偪桓溫酒

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
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兵何所在溫不責之與周豪緣
亦不惡
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酒大醉而歸人歌曰山公時一
醉酩酊無所知日暮倒載歸倒着白接䍦緣之所寄一往
而深
王戎過王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
暢于此今思邈若山河緣之所牽令人不能忘情爾爾
後漢劉寬字文饒每引見帝令寬講經常於帝前被酒睡

帝問太尉醉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匪憂心如醉分憂之友豈曰虛緣

枕中秘 終

香禪

明 赤水屠隆著

古之名香種種稱異或出自外夷或製自宮掖其方其料俱不可得見矣余以今之所尚香品評之妙高香生香檀香降香真香京線香香之幽閒者也蘭香速香沉香香之恬雅者也越蘭香甜香萬春香黑龍挂香香之溫潤者也黃香餅芙蓉香龍涎餅內香餅香之佳麗者也玉華香龍樓香撒馥蘭香香之蘊藉者也棋楠香唵叭香波律香香之高尚者也幽閒者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恬雅者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溫潤者晴窗搨帖揮麈閒吟篝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佳麗者紅袖在側密語談私執手擁爐焚以薰心熱意謂古助情可也蘊藉者坐雨閉關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爇香靄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高尚者皓月清宵冰弦戛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爇香霧隱隱遶簾又可袪邪辟穢黃暖閣黑暖閣官香紗帽香俱宜爇之佛爐聚仙香百花香蒼朮香河南黑芸香但

可焚于卧榻客曰諸香同一焚也何事多岐余门内趣各別薰燎畚容梁施香僻甄藻豈君所知悟入香妙嗅辞姸媸日余同心當自得之一笑而解

香爐 焚香七要

官哥定窯豈可用之平日爐以宣銅潘銅彝爐乳爐如茶盃式大者終日可用

香合

用剔紅蔗段錫胎者以盛黄黑香餅法製香磁盒用定窯或饒窯者以盛芙蓉萬春甜香倭香合三子五子者用以

盛沉速蘭香棋楠等香外此香橦亦可若遊行惟倭橦帶之甚佳

爐灰

以紙錢灰一斗加石灰二升水和成團入大灶中燒紅取出又研絶細入爐用之則火不滅忌以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死不靈入火一蓋即滅

香炭墼

以雞骨炭碾爲末入葵葉或葵花少加糯米粥湯和之以大小鐵塑搥墼成餅以堅爲貴燒之可久或以紅花楂代葵花葉或爛棗入石灰和炭造者亦妙

隔火砂片

燒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則香味漫然頃刻而滅取味則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須用隔火有以銀錢明瓦片爲之者俱俗不佳且熱甚不能隔火雖用玉片爲美亦不及京師燒破砂鍋底用以磨片厚半分隔火焚香妙絶燒透炭墼入爐以爐灰撥開僅埋其半不可便以灰擁火先以生香焚之謂之發香欲其炭墼因香爇不滅故耳香焚成火方以筋埋炭墼四面攢擁上蓋以灰厚五分以火之大

小消息灰上加片片上加香則香味隱隱而發然須以筋四圍直搠數十眼以通火氣週轉炭方不滅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其香盡餘塊用瓦合收起可投入火盆中薰焙衣服

靈灰

爐灰終日焚之則靈若十日不用則灰潤如遇梅月灰濕而滅火須以別炭入爐煖灰一二次方入香炭墼則火在灰中不滅可久

匙筯

匙筯餅南都白銅製者適用製佳瓶用吳中近製短頸細孔插筯下重不仆或古銅或竹木或磁瓶俱雅

枕中秘

棋經

宋清和張擬著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為四隅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候夫棋三百六十黑白相半以法陰陽局之線道謂之枰線道之間謂之罫局方而靜棋圓而動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傳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得算

棋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戰未合而算勝者得算多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戰已合而不知勝負者無算也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由此觀之勝負見矣

權輿

權輿者弈棋布置務守綱格先于四隅分定勢子然後拆二斜飛下勢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與勢

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皆古人之論後學之規舍此改作未之或知書曰事不師古無以克永世又曰慎厥初惟厥終

合戰

博奕之道貴乎謹嚴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占角此棋家之常然法曰寧輸數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後有後而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兩生勿斷俱活勿連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與其戀子而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勢與其無事而強行不若因之而自補彼衆我寡先謀其生我衆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必也四顧其地牢不可破方可出人不意掩人不備凡敵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絶之意也棄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也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也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也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虛實

夫棋緒多則勢分勢分則難救投棋勿逼逼則使彼實而我虛虛則易攻實則難破臨時變通宜勿執一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自知

夫智者見於未萌愚者暗于成事故知己之害而圖彼之利者勝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以逸待勞者勝不戰而屈人棋者勝老子曰自知者明

審局

夫棋布勢務相接連自始至終著著求先臨局交爭雌雄未決毫釐不可以差焉局勢已贏專精求生局勢已弱銳意侵綽沿邊而走雖得其生者敗弱而不伏者愈屈躁而求勝者多敗兩勢相圍先蹙其外勢孤援寡則勿走機危陣潰則勿下是故棋有不走之走不下之下誤人者多方成功者一路而已能審局者則多勝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度情

人生而靜其情難見感物而動然後可辨推之于棋勝敗可得而先驗法曰夫持重而廉者多得輕易而貪者多喪不爭而自保者多勝務殺而不顧者多敗因敗而思者其

勞進戰勝而驕者其勢退求己弊而不求人之弊者益攻其敵而不知敵之攻己者損目凝一局者其思周心役他事者其慮散行遠而正者吉機淺而詐者凶能自畏敵者強謂人莫己若者亡意傍通者高心執一者卑語默有常使敵難量動靜無度招人所惡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斜正

或曰棋以變詐為務劫殺為名豈非詭道耶予曰不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兵本不尚詐謀言詭道者乃戰國縱橫之說棋雖小道實與兵合故棋之品甚繁而弈之者不

一得品之下者舉無思慮動則變詐或用手以影其勢或發言以泄其機得品之上者則異於是皆沉思而遠慮因形而用權神遊局內意在子先圖勝於無朕滅行於未然豈敢假言詞喋喋手勢翩翩者傳曰正而不譎此之謂也

動微

凡棋有益之而損者有損之而益者有侵而利者有侵而害者有宜左投者有宜右投者有先著者有後著者有緊辟者有慢行者粘子勿前棄子思後有始近而終遠者有始少而終多者欲強外先攻內欲實東先擊西路虛而無眼則先覷無害於他棋則做劫饒路則且疏受路則勿戰擇地而侵無礙則進此皆棋家之幽微不可不知也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名數

夫弈者凡下一子皆有定名棋之形勢死生存亡因名而可見有衝有斡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劄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有蹺有夾有拶有辟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持有殺有鬆有盤用棋之名三十有二圍棋之人意在萬周臨局變化遠近

縱橫我不得而前知也用行取勝難逃此名傳曰必也正名乎其弈之謂歟

品格

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鬬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勝計未能入格今不復云傳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雜說

夫棋邊不如角角不如腹約輕於捺捺輕於辟夾有虛實

打有情僞逢綽多約遇拶多粘大眼可羸小眼斜行不如
正行兩閙對直則先觀前途有礙則勿征施行未成不可
先動角盤曲四局終乃亡直四板六皆是活棋花聚透點
多無生路花六聚七終非吉祥十字不可先紐勢子在心
勿打角圖奕不欲數數則怠怠則不精奕不欲疏疏則忘
忘則多失勝不言敗不語振廉讓之風者君子也起忿怒
之色者小人也高者無亢卑者無怯氣和而韻舒者喜其
將勝也心動而色變者憂其將敗也赧莫赧于易耻莫耻
於盗妙莫妙于用鬆昏莫昏于覆劫凡棋直行三則改方

聚四則非勝而路多名曰羸局敗而無路名曰輸籌皆籌
爲溢停路爲芇打籌不得過三淘子不限其數劫如金井
轆轤有無休之勢有交遮之圖奕棋者不可不知也凡棋
有敵手有半先有先兩有桃花五有北斗七夫棋有無之
相生遠近之相成强弱之相刑利害之相傾不可不察也
是以安而不泰存而不驕安而泰則危存而驕則亡易曰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布十三篇作于淸河張公擬公嘗仕宋爲翰林學士其
文章政事固未暇論而觀尤集稱其英姿卓識迥然特
立於風塵之表於是亦可以想見其儀刑矣是編辭不
能悉公之平生而其修詞命章傍通曲暢非深造是道
者曷克臻此爾後作者迭興莫不極力模擬或取遠而
遺近舍大而從小求其能盡奕之情如公者鮮矣今諸
家聚錄加以訓詁多重複外戾適足自亂亦無取焉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詩訣

明永叔衛泳輯

一源 徐迪功

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

二廢 釋皎然

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三體 白樂天

有竅有骨有髓以聲律為竅以物象為骨以意格為髓

四深 釋皎然

氣象氤氳深於體勢意度盤薄深于作用用律不滯深于聲對用事不直深于義類

五忌 白樂天

格弱則詩不老字俗則詩不清才浮則詩不雅意短則詩不深意襍則詩不純

六義 楊仲弘

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淡曰蒼古曰沈著痛快曰優游不迫

七戒 楊仲弘

曰差錯不貫串曰直置不宛轉曰妄誕不切實曰綺靡不典重曰蹈襲不識使曰穢濁不清新曰砌合不純粹

八妙 徐迪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

九準 楊仲弘

立意要高古渾厚有氣槩忌卑弱淺陋鍊句要雄偉清健有金石聲琢對要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忌俗野寫景要細密清淡忌庸腐雕巧寫意要景中含意意中帶景議論發明運思清淺書事如大而國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用事要因彼證此不可著迹雖死事亦當活用下字要精思宜的當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間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晴木葉開鍊末後一字押韻要穩健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磉欲其堅牢也

十悟 徐迪功

或鈞音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詩有十倫總歸超悟

四言詩

須本風雅間及當曹然勿相雜也皆有白首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亦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

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曲勿便可解有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

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于詩音盡于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葺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

選體

世人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

詩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

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

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䕫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

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為尤難如作

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
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
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
力無跡方成篇法

五言律

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
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
不數人人不數首

七言律

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
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
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
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
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
實難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
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
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
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
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
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愼之愼之

絶句

絶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
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

和韻聯句

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于押字
渾成聯句在于才力均敵聲華情寔中不露本等面目乃
爲貴耳

騷賦

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
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
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
尋修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

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
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
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横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

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寳雜厠皆是瑕壁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

情兼風雅而後可言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絶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宮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市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枕中秘

書譜

宋白石姜夔著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草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眞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眞至難豈眞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眞

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眞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

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當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偏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為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

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撇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後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于米老曰書

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體之後至于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

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亦有仿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

深字懸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懼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

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于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燿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閤帶則

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乀以發代乏乏亦以捺代之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匀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寘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

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如囗圍音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閒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

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

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

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瘦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為肥矣或云

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册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大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劣韋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勢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于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飜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遒潤加之亦猶枝幹蕭踈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遒剛佷者又掘强無潤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孤疑者溺于滯澀遲重者終於拙鈍輕瑣者染于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至如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而常遲速而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于方圓遁繩鉤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

若藏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之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
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
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
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
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
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用筆條
勁媚 見情性條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
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
一出于自然如草書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則字有積薪
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于左者應于右起
于上者伏于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
惟王右軍爲妙

立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
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
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鳴呼喉嚨等是也在
下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山頭須令覆其下
走之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
相副稱爲善

踈密

書以踈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魚之四
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踈密停勻爲佳當踈不踈反
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踈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
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
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
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

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姸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于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隷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枕中秘

繪妙

明永叔衛泳輯

六法三品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于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絶傅染得宜意趣有餘者則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三病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

六要

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

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六長

麁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八格

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十二忌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觀畫之法

夫觀畫之法見短勿詆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大凡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象歸依四象者謂有四國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孤閒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析筭承紋信分形貌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豔麗閑雅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

古今優劣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

徐熙黃筌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于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粉本

古人畫藁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賞鑒好事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傅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

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絹素

唐人五代絹素麁厚宋絹輕細望而可別唐宋也

古今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仿傚而粉墨皆浮于縑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琴旨

明　永叔衛泳輯

斷紋

古琴以斷紋爲證蓋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一應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斷紋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光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于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用雪罨激烈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辯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兩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為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處則嵌橫堅木以承絃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濶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壺瓶此或以夫子樣周緬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與樣皆不一皆非古制又于第四絃下安徽以求與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陰陽材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日照者為陽背陽不面日者為陰謂如不信不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覆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

取古材造琴

古琴難得於精金美玉得古材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甑永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為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甑水槽慮其薄而受濕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為金聲所入最為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令陳述之昔吳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伺一年斵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霅川葉夢得上云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㬥之金石水聲感人之所處在密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關凡喧雜之聲求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製琴不當用俗工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俾不得促辦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斵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幷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橫厚木于卓下夾卓以麤繩縛之依法匣訖候

一月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正一上並一月方乾面糙漆偕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蔽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擇琴不必泥名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製琴不必求奇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琴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竅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或自岳之外別有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色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盡退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從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莫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擇琴底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制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錯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

桐木太鬆而理踈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縷條條如絲線密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指掐不入爲奇其掐得入者而粗踈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人多誤用之

梓木多等

有楸梓錯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黄心梓其理正類楮木而極細黄白不堪若作器用雖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材料須不經取漆

而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

製琴腹宜安鳳足處須小阨之過足則腹寬之益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則復揚而出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横廣也面底皆然於阨處穿鑿足

琴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紙以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多晦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槽腹法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絃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令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若如瓦相合而治之唇又關閉不宜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巽文簡公張越琴于池沼開以指探之果如此

琴受生氣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沉閽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濕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朗經一月餘聲復矣

浦江古琴

婺州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頗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臣璫所沮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府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縣法當無比矣

琴面有穿孔

南昌一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絃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從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絃今已轉從他處

琴案

琴案須作維摩樣庶案脚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坫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

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囊木不用膠合面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潤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琴室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岩洞石屋

之下清曠地清寂境更有泉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挂琴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槅及漆槅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人猫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令密受子口仍釘鈕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大襻竪背肩後則不損然襻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彈琴盥手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絃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凉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污天氣太燥亦難爲絃若陰凉處無害

焚香彈琴

惟取香清而煙少者濃烟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兒女態者

對花彈琴

彈琴對花惟岩桂江梅茉莉荼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宜也

彈琴對月

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閒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

臨水彈琴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洒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

膝上横琴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興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横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蚌徽

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光彩愈煥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横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常用海上産珠蚌則有光彩

道人彈琴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枕中秘終

枕中秘

曲調

明茂原葉華著

迦陵音指迷十六觀

古之樂章樂府樂歌樂曲皆出於雅正粤自隋唐以來聲詩間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花間集迄于崇寧周美成諸家討論古音審之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即諸家後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令爲之其曲遂繁求

其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間惟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達吳夢窗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蔓之詞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其所短精加鍛煉像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余疎陋謭才生平好爲詞曲借述管見倣十六觀以列次于左知音者願同商之

一製曲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命意既了思其頭何如起尾何如結方先選韻而後述曲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

夜涼獨自甚情緒于過變則云西窻又吟暗雨此則曲意不斷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須要精煉句法于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工不可輕放過相答襯副便了如東坡詞云似花還似非花也人無惜從教墜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風流子云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如史邦達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如吳夢窻登靈岩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閒九重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姜白石揚州慢云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無聲此皆平易中有句法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句法中有字面若遇中有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鍊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為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窻皆善于煉字面者多于李長吉溫廷筠詩中來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與詩不同曲之句語有兩字有三字四字至七八字者若惟疊實字讀之且不通況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之類兩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更

能消最無端之類此等虛字却要用之得其所若用井宜佳話觀者寧無掩卷之誚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要清空不可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澁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窻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又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礙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澁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把前事夢中休花開烟水流鷰辭歸尚淹留垂柳不縈裙帶住設長是繫行舟此曲疎快不質實恨不多見白石如疎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春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虛又且騷雅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以意為主要不蹈襲前人語如東坡中秋水調歌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夏夜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王荊公金陵桂枝香館吟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幽歡慢與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素絃一般七更苦皆全章精料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于物作者必在心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然須跳出

窠臼外時加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
僕矣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之難于令猶詩之難于絕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閑
不得末句取當留心有有餘不盡之意如陳簡齋杏花
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乃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
意于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𨷂乎率易近或有用
力于此者儻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之射鵰手製曲者
當作此觀
一曲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八句相對

中間八句相對却須用工着一字眼如詩眼一同若八
字既工下句便合少寬庶不窒塞莫太寬易又着一句
工緻者便精粹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如爲伊淚落如
亢若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
又如伊尋消問息瘦損容光如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
餉留情所謂淳朴漸變如澆風矣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用事亦難要緊着題融化不澁如東坡永遇樂云

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疎
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
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諳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飛
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所使製曲
者當作此觀
一詩難于詠物曲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摹寫差
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
在結尾如史邦達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剪蘭心偷
粘草甲春雨云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盡

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
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至杜陵路沉沉江上望
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峯和淚謝娘眉嫵
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日門掩梨花
剪燈深夜語雙雙詠燕題云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
年塵冷皆清空中有意思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不可強和人韻若倡者曲韻寬平庶可賡和倘韻險
又爲人所先而必欲牽強賡和則句意安能融貫未盡
若思未見有全妥韻者東坡和楊質夫水能吟起句便

合護東坡一頭地況後片愈出愈奇眞是壓倒今古吾
輩倘遇險韵不若祖其元韵隨意換易或易韵荅之亦
古人三不同之說或引他意入來捏合成章必無一唱
三嘆如少游龍水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
猶且不免東坡誚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簾風弄月陶寫性情曲婉于詩蓋殺出鶯花燕有之間
備述予情可也若隣于鄭衛與纏令何異焉如陸雪窗
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猶是不整屏間麝
煤冷但眉山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

井帳無人與說相思近日帶圍寬盡重有殘燈朱幌淡
月疎星那時風景陽臺路遠雲雨便無準待歸來先指
花梢教看却把心期細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辛
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桃葉渡楊柳暗南浦怕上層
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憑誰勸啼鶯
聲住在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
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
去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要酬之樂別離之愁回文
題葉之思峴首西湖之感一寓于詞若能屏去浮艷樂

而不淫是亦漢魏之遺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詠節序者不惟不少概見類皆塵腐不過爲時納
佑之作所謂清明折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
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詠
元夕風消焰蠟露浥烘爐花市燈相射桂花流月纖雲
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
闐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史邦達東風第一枝賦立春
云草腳愁回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朱簾
翠筆倦題綠戶畫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想一掬

相思亂藏翠盤紅縷今夜見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
緒寄聲沽酒人家犹約戲遊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
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醉扶歸去黃鐘調喜遷鶯賦
燈夕云月波疑滴碧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
綜纖練黃道寶光相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
無賴隨香燭曾伴狂客踪跡謾計約老了杜郎忍聽東
風笛柳院燈疎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
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悞玉人夜寒簾隙如此詞不獨
精粹又且見時景之感家宴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

向雁兒下聽人咲語此亦不惡而以俚詞歌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最難離情情至于離則哀怨必至苟能調感愴于融會中斯為得矣白石琵琶僊云收柴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愁絕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鴂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又還是宮燭分烟柰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與空堦楡莢千萬縷藏鴉細柳為玉尊起舞回雪想西出陽關故人初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艸

凄凄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柰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消凝黃鸝又啼數聲離情必如此乃為情景交煉得意言外製曲者當作此觀

一曲中用字有清濁法入聲自然音節到音當輕清處必用陰字音當重濁處必用陽字方合腔調用陰字法點絳唇首句韵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黃為句歌之則歌黃字為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為句協矣蓋荒字

屬陰黃字屬陽也用陽字法如寄生草末句七字內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為句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為渾字非也蓋黃字屬陽昏字屬陰也製曲者當作此觀

掃花頭陀有讀書十六觀金粟頭陀演度曲十六觀可謂千載合璧案頭不可無此以醒睡魔居士識

秘中秘終

枕中秘

胟陣指南

明雲間表孺徵著

一

拳者權也馬者乘也亦鬭賓則易窮大衍機則善託因託而乘攻所必獲出窮而變反復其常常在我則開在彼矣

二

兵者務氣雄者務隱氣盛有贓氣隱有作作啓一路之奇隱犯千蹊之險初臨貴犯其險以常彼之庸次陳貴犯其庸以寄我之險凡三交而往蔑不慎者無險無庸應敵若鍾無庸無巧視裨如老雄附隱投胟陣堅矣

三

師衡首虛彼不意也師久滝拂彼不度也巧十而拙一拙為巧用度九而意八意可一序序十之三上堲也序十之五中黨也序十之八下類也先序後規歷其術而往堲可悔矣

四

性者情之設質者性之貌十甲曰質註甲曰情設甲曰貌貌為性也性何彰乎滿不自搖跡不自呈浮不自疑定不自遒性不自假形不自謀四體生則笑語從七性遣則遲速隨矣權者意性而兩商交者因彼而藏我者也

五

胟有五隱顯數如之交有五色服形半之蓄而示細再而示緩纖而示廣壯而示欽易而示難胟之隱設也細則緊其無蓄緩則仍其非再廣則擁其不纖欽則帶其莫難則捺其勿易顯之隱設也五隱之內五色示焉裹甲於袖端搖其端而服體呈矣安所僞焉

六

凡陣交以顧者可得其色交以津者可得其涯交以素者可得其情彼無算則我有缺彼詳應則我無破矣

七

上士貴固中士貴搖下士貴襲能避彼襲十勝其在能先彼搖內專於外固道之師無襲也無搖也而必襲也必搖也

八

俎豆者軍旅之寄詩書者干戈之府相形則爭相類則亂彼銳以先我萎而動焉此我銳也彼可萎也彼常以吹我

旣而投焉出我億也彼可投也投之而累億戒其銳我也
故億貴奇也

九

未陳慮其實既野計其合既陳籌其常既退恐其復常不
可忘復不可易視復如初合復可易得也視常如一路陳
可累獲也能壽於世之外者復不縱矣

十

留師之實非前則後非多則寡留九面攻一衆之算止此
約矣留一面擁九衆之奇止此顯矣商其所臨閱其來攻

師實不待閱而半可億也

十一

壘以撓脊爲藏合以屈信爲申藏而設奇尚可度其廢也
申而不藏夫何畏乎屈吾間也伸吾間也知屈伸之間者
雖藏猶綱矣

十二

陣敗尋其孚量溢盡其雄非數多者獲少而師勞脫有物
故不可得當矣故七合而六可因者有合而小孚也故孚
多而敵可窮也追窮逐遁十易於一也

十三

最險者圖乎以襲最智者附抽以披襟貴伏也舒貴理也
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

十四

不言而雌雄者言在視也不數而多寡者數在心也師常
久則殺廢而數不足論矣甫其避也遁吾所常也何啻數
之粗跡乎

十五

閱象以指布位以策數在目先象在位先得象而策數者

以神合外神也是名後天得數而揆實者以象合外象也
是名先天

十六

以意戰者默類而往以語戰者盛氣而往以形戰者閱實
而往以故戰者籌常而往意者合天之膞也語者佐天之
膞也形者天定之膞也故者天襲之膞也知斯而陳者乎
可玄矣

枕中秘 終

枕中秘

砭俗支言

明伯高周高起訂

案頭書筆縱横　磨墨歪斜

壁間扇上詩畫惡俗　用字紙拭器及作爆

不許解人借書　書因珍惜反束不觀

信意妄批駁　筆硯塵垢

翻閲人書不爲整頓　刻稿序評假列名爵

談棋博不休　謙得無謂

逢人愬窮　恨群小勢利

是非隨人轉　淫朋徵逐

疑仙訕佛　俚鄙詩字奪人扇書

滿口譏訶　强探秘密

香氣觸腦鼻　茶酒淋漓几席襟袖間

態度妖諂　袖包扇柄

瓶花滿把插無位置　有意恣忽以市超脱

喜説市朝鬧閙事　戲謔無節

亂撒唾涕　忌彼才高肆我誹彈

器物矜誇奇古　收藏假帖諛書

自多其學不肯語人　僞裝有道氣象

好書胡亂裝釘　踞坐几上

印章蠢濫油垢不別　毀成器

僻見自是　不樂規諷

境處幽閒輙作煩惱　間斷妙談

多驚咤　執物窮價

惡聽鳥虫聲　看花便折

妄議建置　吝償付庸工

手穢不勤洗拭　忌諱一切凶事

苛禮　惡見親故貧寒者

寝興不時　嗜殺

嫌惡衣食

支言刻既成伯高自跋曰歲在庚申夏孟偶攜數卷坐閉桐窗下于時晴光在林鳥語時墮不須玉磬頻敲而俗緣已盡淨矣遂抽筆書右事數則粘之屏間蓋欲以俗破俗自砭砭人永拔塵根也未能免俗請監于茲

枕中秘終

枕中秘

食譜

清漳陳逵叟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花石鼎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言各有饑色呼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烟火氣因食譜予口授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與味道腴者共之

啜菽 菽豆也今豆腐條切淡煮蘸以五味

禮不云乎啜菽飲水素以絢兮瀏其清矣

羹菜 凡畦蔬根葉花實皆可羹也

先聖齊如菜羹厎祭移以奉賓及敬之至

粉餈 粉米蒸成加糖曰餡

天官籩人糗餌粉飲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薦韭 春薦韭一名鍾乳草

四之日蚤幽風祭韭我思古人如蘭其臭

貽來 來小麥也今水引蝴蝶麵

貽我來思玉屑塵細六出飛花天一生水

玉延 山藥也炊熟片切漬以生蜜

山有靈藥錄于僊方削數片玉清白花香

瓊珠 圓眼乾荔也擘開取實煮以清泉

汲金井水煮瓊珠羹蚌胎的皪龍目晶熒

玉磚 炊餅方切椒鹽糝之

截彼圓璧琢成方磚有馨斯椒薄灑以鹽

銀虀 黃虀白水蔥椒和之

冷冷水白剪剪銀黃齏鹽風味牙齒宮商

水團 秫粉包糖香湯浴之

團團秫粉點點蔗霜浴以沉水清芬且香

玉版 筍也可羹可蔬

春風抽籜冬雪挑鞭淇與公族孤竹君孫

雪藕 蓮根也生熟皆可薦籩

中虛七竅不染一塵豈但爽口自可觀心

玉酥 蘆菔也作羹美

雲浮玉糝月浸瑤池咬得菜根百事可爲

炊栗 蒸開豢蔬

周人以栗亦可以貯紫殼吹開黃中通理

煨芋 煨香片切

朝三暮四狙公何爲卻彼羊羔啗吾蹲鴟

丹窴纍纍綠苗菁菁餌之羨之心開目明

采杞狗杞也可餌可羨

甘薺薺菜也東坡有食薺法且曰天生此物爲幽人山居之福

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天生此物爲山居賜

菽粉菉豆粉也鋪蕈爲羹

硍破綠珠撒成銀縷熱蠲金石清潵肺腑

紫芝蕈也木蕈爲良

漆園之菌商山之芝溼生者腴卉生者奇

白粲炊玉粒沃以香湯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有一簞食吾復何求

已上二十品不必求備得四之一斯足矣前五品出經典列之前蓋尊經也後十五品有則具無則止或樽酒醻酢暢敘幽情但勿醺酗恐俗此會詩詠采蘋禮嚴祭菜澗溪沼沚之毛可羞王公可薦鬼神以之待賓誰曰不宜第未免貽笑于公膳侯鯖之家然不笑不足爲道彼笑吾吾笑彼客辭出門大笑吾歸隱几亦一笑手錄畢又自笑曰閒過輒一笑萬一此譜散在人間世共傳笑將無窮也

枕中秘終

枕中秘

清供

明永叔衛泳訂

漆几

淨室之中明窻之下宜設漆几數張上置古書佳帖端硯彩箋閑來開卷興到揮毫一切俗物如筭子帳簿之類俱當屏絕惟是四壁圖書一庭花草互相映發乃妙

牀榻

牀有石牀繩牀藤牀數種石取其清繩取其軟藤取其涼

復有匡牀匡者安也榻以木爲之狹而卑楂梡之屬山齋晝永偃仰北窻二物固不可缺

隱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爲之横生三丫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之蒲團或榻上倚手頓顙可卧書云隱几而卧者此也

枕簟

綠陰清晝高卧北窻羲皇上人華胥樂國惟意所適至於花間月出松下風來意致蕭然二物眞爲快活宜擇其妙者用之

裀席

近有用蘆花爲裀冬月溫軟坐卧皆宜席有莞蒲二種莞宜夏蒲宜冬皆山齋不可少者

蒲團

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有落花宜擊淸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餉潛消俗慮

鐘

得古銅漢鐘聲韵清遠者佐以石磬懸之齋堂所謂數聲

鐘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是也

磬

有售玉者股三寸長尺餘古之編磬也有古靈璧石色黑性堅者妙懸之齋中客有談及人間事擊之以代淸耳

簫

洞簫爲上圍五六寸者是若秋夜月明或桂花下茅亭中仰卧片石吹一兩曲秋風古調以動天籟令人冷沁一身毛骨

壁

古人以玉爲柄用以對客清談者近有天生竹邊若靈芝如意形者有小萬歲藤者傍枝玲瓏儼肖龍形製爲麈柄甚雅其拂以白尾爲之妙

如意

古人用以指畫向往或防不測煉鐵爲之長二尺有奇上有銀錯若隱若現真宜和物也近有天生樹枝竹鞭磨弄如玉不事斧鑿者佳

古鏡

鏡如寒潭秋月可正衣冠鑒鬚眉察氣色屏妖邪修潔之

士固不可一日少此

寶劍

悲嘯之餘醉吟之頃宜啓匣取干將叩之覺雙龍飛動紫氣干霄壯氣勃勃置之膝上斗文隱起芙蓉錯落山魈木魅縮首屏跡亦山齋之雄也

石品

石品爲庭中磊落奇觀有亭亭者有纍纍者有稜稜者有碨磊者有平平者有突突者鵲倚虎踞獅眠丸攫羅利刹僧之屬厥狀非一山房得之殊增嵯峨

鼎爐

宜爐古鼎須蒼奇樸雅堪供几席之玩如吳中覆盎細爐亦可作焚香對客之具

帳

冬月紙帳或白厚布或厚絹爲之夏月吳中穉紗爲妙以粗布爲帳底如綴頂式糊其三面前餘半幅下垂上寫梅花副以布衾蒲枕蒲褥右設几鼎燃紫藤香逼相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

被

以玉色或蘭花布爲之上畫蝴蝶飛舞變態不一儼存夢蝶餘趣

山齋清供倍增幽人雅致堦前片片紅飛窗外嚶嚶鳥語須得奇玩怪石點綴其間靜養道心至如緋綠鼎彝輝煌金璧自是玉堂貴物豈堪幽居賞識故聊舉一二清供以公同志者永叔氏記

花中秘　終

枕中秘

儒禪

明寧野吳從先述

夫儒與禪分門也久矣究竟心與性何分也靜與定何分也習與漸何分也買與頓何分也明與悲行分也其律其戒行其講貫其夏楚棒喝等儒以衣冠而禪則緇但儒陽以致君澤民而禪陰以佑君福民中庸與楞嚴較玄法華與論語證實宋儒遑遑尋其奧義而玄解之釋氏亦以修身立命為摩頂一義彼且為蒲瓢彼且為仁孝彼且為不

貳彼且為朝聞夕死而禪之侵入于儒也然儒者以參兩為精神則真質幾滅以激昂為意氣則含忍尚少以奢靡為分願則福力不諧不若求之一身降伏吾魔調攝吾神日月運行于崑崙之墟天河轉運于閭尾之關重樓不鎖絳宮可居其功業文章聽之造化取精于闇忘機于恬參之無十疑保之有四大祈與吾輩共證雪山以發明王之夢分緣泗水來傳萬古之燈則真儒之禪門也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究解紛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虛室生白清明如神苟有暇昧本真立喪惟是日濯日磨時劇時刃能聽人非常思鬼責非分之獲意外之求不邀名不矜舉嚴於一介極之屋漏而後面目可以對人世也是吾儒不偷盜禪

五色令人目眩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化工無限錙銖惑心有如以馳騁之風流恣情性之探取或為分香或為憐媚即犯大戒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不苟是吾儒不

邪淫禪

鑄古冶今表忠誅佞一言破紙天淵升沉必使交于異日往者法明遠涉天竺流寓僧居一人誦經一人患痢穢污無量其讀經者了不相顧明乃穆然遂為薪水掃除浣濯病者困頓遑遽料理七日之間一心不亂其病者愈光恍非常屋中積穢皆變華馨明遂大悟以無覬覦故而真心無摩是吾儒布施禪

傳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天道戒盈而就虛地道戒崇而處卑地藏王如來各各證

佛誓願度盡衆生方乘大寶退處菩薩霄僅慈悲法雨時垂耳露不竭賢愚讚歎人鬼欽承以持戒故視心心微合願願滿使完赤子之真心順世緣之浮冈承之以謙守之以拙居氣于剛捍難于柔危險值不爲之避巽媚乘不爲之迷道以持身學以爲已終始自存精神湛如是吾儒持戒禪

夫車敗於馳虎刺于逸何者雖完輪重輻必從究觀乎等前我一氣然後可以垂之永久勒于不磨好者美之惡者惜之綺文飛語以小疵掩大節以一節概生平何以惟于

古鼓於管耶不墾不慰陽予陰奪皆可黙證以道後言是吾儒不妄語禪

任水惑性美疾亂真有形之害小無情之禍大富吾意者流醉之投吾梲者嚼嘰之浸入而浸淫恣索而恣他則天地可以漂溺世界可以割炙怨之利鋒情之虐敵爲之甕者七尺之軀也爲之甗者一井之口也惟養以恬澹休其天和庶於此味有會是吾儒不飲酒食肉禪

大士分七寶臺以奉如來故簡文遂以瓔晃以下九十二種事佛休文以本身以外七十七端奉佛而布施之名遂立是名布施實非布施何以故有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惻隱慈愛此心平等極溺扶危隨時妙應不貢報于目前不納容而遠到即截舌劒牙以厚歷而市感有忍始有濟能翕故能張所以阿難見窘于摩登一心懺悔僧會初栖於吳國入戒焚修立心貞固鋭志開修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智計鋭于時艱磨練勞于勢逆竪山脫水火而重摩勿踐經石室而竭慮折腸折齒之雄自斃自敗之用堅持巳律容受亦大必有不毀之金剛斯具不朽之經濟是吾儒忍辱禪

夫大乘之道并具識所能窺也萬仭之峰并足力所能到也必有超世之真精無生之妙悟揭三車于鹿苑開十誦于能宮游戲道神解悟無量勝下生光月以繼夜服中流火雪乃成山問禮問官爲格爲致麥可漂也金可投也薪自斃也草自然也床可穿也股可刺也鍛鍊之極日月爲之改吾諷詠之苦鬼神猶且呼玄登峰造極凝精結神五塵不濁三修自章竭一生之拮据定萬古之楷模是吾儒精進禪

妙道凝玄何言得以宜其與大乘弘覺惟黙足以定其宗

石室之秘文要于心悟護珠之聯貫總在修持所以洗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綱磨金剛之杵搓玉柱之鈴煞無漏之燈決有識之水卷青蓮之舌蘊紅爪之奇理源於幽德司其契不嚬而文章燦于宇宙闇然而造化在吾掌中是吾儒禪定禪

昔道會日誦萬卷道安早悟三空篤志清修同盟法伴尋歷奥義標顯玄言一日過山僧山僧寂然若虛頹然若木相與大布玄言各吐妙義泉瀑雲流花分采競因扣山僧以何所有山僧曰能念觀音經一卷耳二人不之信曰爲

凡誦之可也開卷朗唱異香繞於座天樂鳴于空雖誦聲已畢而餘音尚饒曰一杯水具大海味要在了見真宗直窺微義如徒日誦盾乘雖多亦奚以爲是吾儒智慧禪

枕中秘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衛泳編泳字永叔蘇州人王晫今世說曰吳門之有永叔兄弟猶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陸時人號稱雙珠其弟著作今未見是編仿馬總意林之體采掇明人襍說凡二十五種曰閒賞曰二六時令曰國士譜曰書憲曰讀書觀曰護書曰悅容編曰勝境曰園史曰梔史曰盆史曰茶寮記曰酒緣曰香禪曰棋經曰詩訣曰書譜曰繪抄曰琴論曰曲調曰拇陣曰俗砭曰清供曰食譜曰儒禪皆隆萬以來纖巧輕佻之詞前列凡例二十五則題曰致語考宋代教坊乃有致語而泳取以自名尤可異之甚矣